

鳳
雙
飛
全
專

長
篇
唱
詞
說
部



鳳雙飛全傳目次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愛英才郭公拔士 | 點會元張景馳名 | 一 |
| 第二回 | 封義子聖主識奇童 | 證三生仙郎逢舊友 | 二五 |
| 第三回 | 感異夢善人辭世 | 信邪言蕩子尋花 | 六〇 |
| 第四回 | 賺癡情晚芳亭上訂虛盟 | 妬同心鳳凰臺下興誹謗 | 九六 |
| 第五回 | 老豔引狂蜂累及柔枝遭損折 | 妓花避急雨終逢浪蝶飽偷香 | 一三七 |
| 第六回 | 鬧書樓珠還合浦 | 謁侯門琴遇知音 | 一七三 |
| 第七回 | 進美人奸宦黑心迷幼主 | 聽吹笙頑童肉眼識神仙 | 二一八 |
| 第八回 | 好弟兄愛極反成仇 | 假相知禍人偏得福 | 二五二 |
| 第九回 | 索愛臣儲君出禁苑 | 殺淫僧公子鬧菩提 | 二九一 |
| 卷二 | | | |
| 第十回 | 忿流言折壁分珠 | 送征人離營泣風 | 一 |
| 第十一回 | 諫新君親臣移外任 | 賀生辰狹路遇冤家 | 三六 |
| 第十二回 | 永北城兩帥大交兵 | 騰越州雙雄同受縛 | 七六 |

- 第十三回 白無雙捨身謀賊
 第十四回 識天時女帥附中華
 第十五回 正法破傍門王子奮威速敗賊
 第十六回 攀龍嶺小將捉妖僧
 第十七回 遞情詞奸雄挑麗質

- 張靈雀奉旨救親……………一二〇
 用人謀將軍誅逆后……………一六四
 美人換寶馬無雙失意再投番……………二一二
 探虎穴重墮殄大逆……………二五八
 破陰謀俠女斬淫徒……………三〇三

卷二

- 第十八回 靜海王無心陌路救嫖娼
 第十九回 鬧朝房奸臣下獄
 第二十回 天緣合夢鮑夫人貴府看東床
 第二十一回 衆賢良朝堂論奸宦
 第二十二回 貪財殞命青州府壯士除奸
 第二十三回 義服英雄楚家莊盜魁納款
 第二十四回 麻姑仙巧指蓬萊道
 第二十五回 貴將軍任俠判蠟奸
 第二十六回 一語犯天顏張都督有心辭貴寵

- 僧佳人有意移舟招吉士……………一
 勸淫娃聖主決疑……………四〇
 敵仇爲婚郭殿下蘭房續佳偶……………七五
 一英雄旅店退強徒……………一一〇
 盜寶傷身譚城驛武師擒寇……………一四八
 情深抗僮濟南城王子求仙……………一八八
 郭重瞳錯認武陵源……………二三〇
 莽少年枷號遊街市……………二六七
 羣奸施毒計郭將軍無罪陷風流……………三〇八

卷四

- 第二十七回 難星過度真小姐辱處邀榮
 第二十八回 比頑童奸雄輸愛妾
 第二十九回 明諧花燭沐夫人窮究玉樓詞
 第三十回 傾蓋感心同離而合妙容從誓約
 第三十一回 虛名實累鮑香兒屈受虎狼刑
 第三十二回 三虎鬧華堂案妹無憑空受辱
 第三十三回 思郵念切登州城二美寄書
 第三十四回 賽六郎喪心謀至感
- 奮好重來張逸少福中生禍……………一
 訪同胞遣使下東洋……………四三
 贈約佳期張都督空回巫峽夢……………八七
 深閨談大義曷而難博士守初心……………一三一
 枉已從人何武師勉賦峴嵒技……………一七三
 一疏辭禁苑忠言有驗再加恩……………二一五
 報愆心偏三仙島羣奸敗績……………二五八
 勝子都剖腹救良朋……………三〇一

卷五

- 第三十五回 郭將軍盆冤得雪復擎天
 第三十六回 破瓊州真姬被擄
 第三十七回 蠻公主空設三奇計
 第三十八回 雙姊妹義救慕容珠
 第三十九回 爲良人美女盜奇丹
 第四十回 運神織元戎破妖后
 第四十一回 靖妖氛王子奏奇功
 第四十二回 楊一清智激監軍謀除國患
- 沐都督功績已成重失地……………一
 築金臺王子專征……………三九
 大元戎連拔兩雄州……………七七
 一英雄誤入無門陣……………一二〇
 靈巧計蛟精棄陵水……………一五四
 遭急難教習認親兒……………一九三
 掃賊寨張郎除宿患……………二二〇
 明天子恩加義弟竄錫龍章……………二六一

第四十三回

賜金蓮洞房迎淑女

評玉貌雪夜宴嬋娟……………二九六

卷六

第四十四回

披山俊傑難回少女堅心

夙世姻緣終賴神仙助力……………一

第四十五回

擾河南風子肆強梁

雪父恨蛾眉伸大志……………五〇

第四十六回

女英雄假降平賊寇貴戚班師

巧神僂降筆設前緣才人得偶……………九四

第四十七回

玉殿辭婚建昌侯空逢傾國色

銀屏藏美勝子都醉攪洞房春……………一三五

第四十八回

賜榮歸王子祭先靈

悲往事張郎題舊壁……………一七七

第四十九回

避暑獨眠私通兩婢

京都故國喜產雙兒……………二二〇

第五十回

罪烏釋樊籠總是因情及愛

罡風吹畫閣幾成碎玉飄香……………二六六

第五十一回

英雄削色女將軍激父罵賢徒

閨閣傷和勝子都辱妻鞭愛婢……………三〇六

第五十二回

金屋閒情遍詠風花雪月

玉堂佳話演成富貴神仙……………三四八

鳳雙飛全傳 卷五

第三十五回 郭將軍益寃得雪復擎天 沐都督功績已成重失地

話說御醫奉了聖旨。只得過來撫了半晌。雖有微溫。並無大熱。便奏道。凡人心最難得死。故人身死。歷三日下棺。倘有心胸未冷者。此却不可爲據。天子怒道。他却不是病死的。正恐劍尖攔着了心。所以死耳。如今胸中既熱。可見心不曾傷。心既不傷。皮肉事小。豈有救不活之理。兩個御醫。嚇得汗流浹背。伏地叩頭道。縱使心不着傷。無奈牙關緊閉。湯藥不能下咽。臣等雖欲救治。亦無法奈何。頃陛下恕罪。天子聽了。越發心焦。倒是張永想出來道。萬歲且慢着急。聞得二王爺倒有仙方。善治異症。以前張都督征吐番國時。中了妖法。命在垂危。也虧他醫好。此時何不教他進來救救。若能救活。原可免他死罪。若救不活。再殺也不遲。天子猛省道。我倒忘了。既然如此。你快去召來。只怕已經殺了。張永道。衛士未回。料想還不曾殺。待奴婢去看。一頓說沒命的趕出來。說到此處。列位也要着忙。這裏已經鬧了半天。郭殿下豈有還不曾死之理。幸虧還有個擔擱在內。所以實然還未死。諸公且聽莫嫌煩。青雲帶領金吾卒。高興非凡。趕到監。正待叫門。同進內。忽然一想打頭眩。此人勇猛非常。比若對他身老實言。怎肯低頭甘受死。只消把我一冲拳。豈非性命先相送。還有便宜在那邊。這個差司當錯了。方纔何故忒心歡。此時欲卸無從卸。怎取驢頭覆聖顏。呆呆想。再而三。空無一計在心田。只得着衆兵立在牢前等。自己翻身下馬鞍。大理寺中去尋好友。幸而張綵在堂前。青雲細把來由說。要與你商量待恁般。奸賊聞言真個喜。渾身好像疥蟲鑽。連聲此事真容易。你且從旁袖手觀。只着一名軍士去裝成好面對他談。只說是朝廷准了張都督。敍集諸多文武員。便殿之中親審問。他聞此語必忻然。出

了監還不可說破。直須走到朝門外。哄他俯伏塵埃等聖旨。然後一刀從後刺。豈不是乾圓潔淨妙非凡。(白)青雲大喜。隨即作別下堂。張綵又想凌雲一死。白如玉無所倚仗了。我的冤仇。此時不報。更待何時。就吩咐一個家人。悄悄在監旁等候。一見挾殺頭出去。速速進監。着禁子黃昏時候。把白無雙結果。不得遲誤。(唱)家人答應匆匆去。張綵抬頭謝老天。又叫一聲癩賊子。我惡虧吃你幾年。一般也有時辰到。報盡從前切骨冤。這個混名提應了。殺頭今日當真拚。無雙是你心中愛。也送他同你逍遙赴九泉。掃興無過張逸少。珠難再合璧難連。空留下。碧梧軒。雙鳳齊飛剩了單。大抵也無生活理。必然死做一連牽。這叫做自家作孽應該受。我也心中再不憐。慢說奸雄多暢快。再提王子在深監。未知逸少回來事。早起穿衣又整冠。各樣點心家內備。自生爐火把茶煎。無雙陪坐相同吃。二王爺忽地心頭弼弼參。一陣疼來真作怪。渾如劍搗與槍攢。憑他鐵漢難熬忍。手內茶杯落地間。阿暗連聲擗上靠。面容失色汗流眉。嚇壞了。白雙官。急問因何是這般。王子攢眉稱不好。忽然心痛不能擔。秀嬸料道無他故。早起多因冒了寒。殿下摔心難再答。抽身竟自上床眠。呻吟伏枕連呼痛。如玉焉能識病源。只好替他遮錦被。呆呆坐定把他看。正當痛得無方法。忽聽門兒扣幾聲。(白)無雙只道家內人。慌忙出來開了。衛士走進來道。奉聖旨提二王爺便殿詢問。無雙聽了好不歡喜。就問道。今皇上已把二王爺定罪的了。爲何又要審起來。衛士道。這是張都督回來。極力保奏。所以如此。王爺何在。快請出來好同去。無雙道。原來如此。只是王爺正在此心痛。這便怎麼處。就領他同到床前說知。郭殿下痛得四體皆癱。那裏掙扎得起。只說一聲。既然如此。你却要等一等的了。衛士也不敢催促他。(白)只得耐心床外坐。約來等到一時寬。重腫稍覺心頭可。君命來宣不敢延。勉正衣冠忙下榻。衛軍例要謹扶掖。遲遲走出監門外。賊子將身躲半邊。先讓他身行幾步。方纔跟上不聲喧。重瞳只爲心無主。兩手酥麻腿又酸。一個衛軍濟甚事。幾呼跌倒在前。又添一個來幫襯。(白)緯便緯住。

了。(唱)無奈身軀似泰山。再也不能飛步走。只好由他隨意慢懶懶。(白)青雲想道。這廝該死。所以魂也不在。身上。(唱)想來不費絲毫力。頃刻驢頭托在盤。意足心寬無別慮。一頭喜笑手提鞭。行來已到朝門外。張永猶如猴跳圈。禁掖門中剛撞出。紅頭赤頸喊連天。(白)劉公子刀下留人。萬歲有旨。召二王爺進豹房去。救活了張都督。再作道理。青雲聽了。只驚得目定口呆。郭殿下倒覺不解。連忙問道。這是怎麼說。張水道。剛纔衝士出來。要把王爺正法。張都督着了急。竟自剖心死於殿上。幾個醫官。無法可救。皇上特赦殿下。速進豹房。若救活了張都督。將功抵罪。(唱)張太監。說一回。重睡纔得醒。疑呆。一聲阿呀全忘痛。把衛士雙雙就撇開。搶步忙跟張永走。倉皇直進豹房來。其時已過將交午。(白)天子已進後殿。用午膳去了。只有那。(唱)大小官員。把御榻圍。王子上前無別話。將屍抱住體相偎。放聲大哭呼賢弟。縱使君心不可回。你平日。也有才。只要你法場收拾我屍骸。再將實據君前奏。也使牽奸把我陪。盡害生前冤與恨。爲兄泉下得舒眉。就是一生友誼全終始。爲什麼一念之間就蹈危。父母遺軀不自重。忍將利刃割胸懷。青年忽作黃泉客。薰折芝焚玉樹摧。我已臨刑翻幸免。你遭無妄最堪哀。何不想聖君恩重龍頭選。何不想父母年高少侍隨。何不想嫩下姣妻誰照管。何不想未生子媳繼門楣。何不想兄遭屈陷無人辯。何不想姊在蠻夷不得歸。休說道全始全終完友誼。反做了不忠不孝罪之魁。泰山之死方爲重。輕若鴻毛死不該。此刻爲兄雖在此。再生之念已成灰。你今若得重甦醒。辨白冤情或可爲。若是杏然身竟死。縱然有幸聖恩開。爲兄誓不偷生過。三尺龍泉也自裁。留作傷心千古事。百年遺恨風風臺。神魂若聽爲兄話。碧落黃泉早早歸。畢竟同生還可樂。勝於同死下泥堆。重睡哭到傷心甚。五臟皆如烈火炊。口吐鮮紅流滿地。兩旁內侍盡傷悲。(白)一齊勸道。萬歲召王爺進來。原要救活張都督。王爺哭到這等地位。還怎樣救他。快請住了。設法相救。郭殿下那裏肯聽。只管哭了又叫。叫了又哭。張永走將過去。揭起龍袍。(唱)又伸一手將屍摸。說也

希奇實怪哉。早已渾身溫又軟。此番喜得笑盈腮。慌忙再把牙關啓。竟好好的就開了。灌下湯調藥一杯。殿下哀聲呼不住。猶如甲馬把魂追。果然一個張都督。竟是洋洋活起來。氣轉丹田喉內響。四肢齊動眼雙抬。榻前忽見凌雲面。心內糊塗兩淚垂。只說一聲也罷了。果然地府得相隨。重臨酒泪還哭呼。莫當相逢在夜臺。你已重生兄未死。只是大家受了一場災。(唱)那時逸少聽了。再睜起眼睛。團團一看。方信自己是死而復活。又問道。你已綁赴法場。又何得至此。張永代說了一遍。逸少方得盡知。又與凌雲執手大哭。高鳳羅祥。跌彈子一般。跑進後邊報道。郭殿下把張都督救醒了。天子道。是用符救醒的。還是用藥救醒的。二監道。也不會用藥。也不會用符。只是一場大哭。哭醒的天子大喜。慌忙起身而出。(唱)郭殿下見駕來。連忙俯伏在塵埃。君王走到龍床畔。果見張郎動眼眉。喜恨交加呼逸少。爲人何苦像嬰孩。不知與你言相戲。竟當爲氣急似雷。君得身軀同草芥。輕輕捨命把人陪。全不想上宰人主忠君缺。全不想下轍雙親孝道虧。忠孝兩忘徒一死。誰人有你這般狀。自知理屈張都督。默默低頭口不開。(白)天子見他不做聲。也就消了恨意。又見郭凌雲俯伏在地。便說道。他既哭醒了。逸少姑免其死。仍着衛士帶去收監。凌雲頓首道。陛下若念臣受罪是屈。卽容臣一辯。若道臣謀反是真。懇卽賜死。若要臣再下圈套。臣其實不能奉詔的了。天子聽了。心內也覺惘然。停了半晌道。你私通蠻女。密送臘書。被家將趙能執書告發。已是千真萬實的了。還有何辯。凌雲道。趙能者。並非臣之家人。不知從何而至。望陛下傳旨。提取此人。與臣當殿一對。只真假立見矣。天子道。趙能給賞發放。料已回家鄉去了。此刻那裏就提得他來。凌雲道。趙能並未還鄉。現有倒藏匿之所。然非衆人所知。乞求陛下遣衛士數人。至臣家內。同何世威往捕。只再無不到之理。(唱)郭殿下主意高。誓不將身再下牢。天子聽他反覆奏。龍心頗悟氣潛消。沉吟只得從其請。旨着金吾各帶刀。張府協同何教習。立取那趙能償對莫容洩。衆軍奉旨忙忙去。殿下知君懶坐朝。又請召集大臣同看審。庶幾衆目辨人妖。並言逸少爲臣下。豈可僭臥

龍床着袞袍 別榻遷移方是禮 免教駭異動臣僚 君王一一依他奏 內侍宮官碌亂跑 移置張郎於後殿 御臣又把藥來調 外敷內服真忙亂 無益之言莫細談 只說衛士同來都督府 堂前先說這根苗 又驚又喜何無敵 正事匆匆豈憚勞 鐵索麻繩都準備 吩咐大家家不許隔吵吵 只宜隨我拿人去 若是聲張就脫逃 一衆兵丁齊答應 跟他行走絕無竄 這時候因何不見劉仙桂 原來也打聽得拚殺頭一場大哭 這把張都督哭得活了轉來 〇曉得今番又弄毛 趕到家中先報信 老劉氣得腳雙跳 正當無可如何處 〇只見小內官 〇〇奔上樓來汗似澆 〇亂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 一班衛士擁進門來 要捉趙能去 與皇上親審 此刻已在廳上了 劉瑾大驚道 朝廷何以得知 青雲道 必是拚殺頭猜疑在此 所以來搜 這衛士都是孩兒的手下 怕他怎的 一面說 走將出來 世威舉手道 小可奉着聖旨 到貴府拿捉趙能 公子莫怪 青雲見了世威 倒吃一驚 掙扎道 趙能是郭家的人 怎麼到我家來捉 世威道 也不知 既然奉旨而來 總要搜一搜的了 〇說罷 昂然朝內走 青雲跟着暗心焦 世威一路穿將去 〇〇只見一所書房 〇〇揣說得玉砌金堆真富饒 想是青雲安歇處 將身走進眼觀瞧 週圍着地鋪絨毯 吩咐諸軍動手 〇地板已經全露出 絕無門路可推敲 〇〇青雲叫道 毯子下可是藏得的人麼 你也不像做知事的教師 世威也不答應 又往床後一望 還有一架空地 地下也不鋪毯子 〇〇團團靠壁尋將去 但見麻繩露一條 心內了然只一扯 下邊聽得鐵鈴搖 奸奴沈吉從梯上 聽不分明甚吵鬧 地板撐開頭探出 世威喜得笑聲高 兜頭一把捉將去 真個輕鬆像草包 更不多言忙出外 急得個青雲好像火中燒 焉得趕去將他奪 只得奔上樓來兩淚拋 報與父親劉太監 爺兒急做一團糟 世威走到廳堂上 就把奸奴細縛牢 兩個衛軍扛着走 出門上路倒道遙 〇〇此時內閣大臣已到豹房 見過聖駕 一同等候 〇〇不多時來了金吾卒 把着奸奴塔上擦 上殿又將來歷奏 官家到此也咆哮 立呼帶近龍書案 沈吉渾如爛死貓 抖化塵埃頭不舉 君王怒發再難熬 〇〇喝令

衛士將他縛了起來。對着面拍案問道。你既是郭水忠的親隨。怎麼藏在劉瑾的家內。其中必有委曲。速即從實招來。(唱)假趙能如夢初驚醒。看了那殿宇威嚴魂也消。豈比法堂能巧辨。面容失色口哀號。不用夾。不

用敲。就把那始末根由一氣招。白璧蒙塵郭殿下。此時纔得見光毫。閣臣三位俱嘆歎。獨有焦芳像木

雕。天子既知諸賊計。不勝大怒氣沖霄。當時旨敕金吾卒。將此奸奴首立梟。劉瑾欺官容不得。賊臣

張綵也難饒。一同拿下錦衣獄。奉旨金吾就拔刀。拽出奸奴召沈吉。不須監斬到西曹。金塔之下刀光

起。頭落塵埃血上標。全是他助主害人行毒計。博得個眼前報應命難逃。當官得賞今何在。只好買辦

衣棺把紙錠燒。(白)沈吉已死。衆衛士拖出屍首。又拿劉瑾張綵去了。(唱)幾死重生王義弟。三呼頓首謝神堯。

君王愧悔從前誤。敕賜平身北面朝。溫慰數言還賜坐。依然好待當同胞。這纔像風雲不測天公性。

(白)二王爺自進東宮。已領略得儘足夠矣。(唱)豈是今番第一遭。(白)所以倒看得極是平常。受了辱。並不怨恨。

得了也不喜樂。上天入地。總還是這副不二價的面孔。不多時衛士把劉瑾張綵拿下獄中。上殿覆命。天子面諭閣

臣。共議其罪。衆官受命拜辭。先出豹房去了。(唱)殿下思量朝聖母。奈無冠帶又無袍。特差內監家中轉。取

到了蟒服金貂共玉韁。穿戴進宮朝太后。豹房大內隔遙遙。娘娘尙未知其事。(白)直到凌雲朝見之時。一

一細奏。(唱)太后仁慈悲喜交。敕閣片時辭出外。紅輪早已墜山凹。豹房再去辭天子。前殿空空真寂寥。

(白)有內侍領進後殿。原來天子正在看視病人。張都督雖負重傷。曉得了外邊之事。已是放心安臥。宮娥太監。送

水煎湯服侍。凌雲與逸少同歸。天子道。彼係重傷之人。急切未可移動。且調養數天。精神稍復。步履可移。自遣人送

回可也。(唱)逸少也言兄且去。自家安歇莫煩勞。重臨看勢難相強。沒法還須耐幾朝。辭駕出朝天已暗

只見那家人伺候立成洵。欣然相接何無敵。牽過金鞍白玉驃。王子上鞍呼教習。秀昆豹是坐監牢。

再煩速去同他轉。免得驚惶過一宵。教習應聲分路去。衆家丁跟隨家主去滔滔。一程早到驛門首。

客相同楚絳霄。接進正廳齊賀喜。正當有興鬧吵吵。世威已到家中轉。如玉相同也轉來。(自)郭殿下身雖出獄。心實未寧。不耐衆人熱鬧。略坐片時。就喚掌燈入內。此時只有三個人跟隨。(唱)同進碧梧軒一座。寬衣坐定覺逍遙。內堂女眷先開信。沐氏夫人涕淚交。猶幸兒身未死。算來還要謝天曹。並聞王子回家內。吩咐廚房送酒肴。如玉絳霄並教習。一同侍坐飲香醪。(自)郭殿下問問下人。曉得麗玉小姐。正被母家接去。也就不進內房。何世威等雖知逸少。剖腹鳴冤。却都不曾目擊。自然還要問問郭殿下。又與他細細說一番。(唱)何無敵。楚絳霄。十分氣忿恨好刁。無雙也却生淒楚。深恨官家性格喬。既已逼他身至此。如今留住也徒勞。卽如劉瑾並張綵。何不登時斬市曹。做勢收監成甚用。(自)只怕過了一夜。(唱)明朝性退又寬饒。(自)凌雲嘆道。此乃必然之理。我已預知。必是這奸賊惡貫未滿。所以也不曾力爭。只好自家定了風頭。再作理會。(唱)絳霄無敵俱稱喜。俊傑知時不用焦。彼此言談頓勸飲。重瞳雖只坐金交。一心記挂張都督。舉目還將四下瞧。三載重來渾似夢。眼前風景覺蕭條。美中不足增傷感。那得開懷與致豪。况且日間曾吐血。此時心痛未全消。佳肴美酒全無味。力倦神疲不起腰。(自)何武師見他不快。就命小使撤去酒席。鋪好正床。請殿下安置。又把側邊床帳。讓與無雙。自己還到對過房中住了。(唱)王子上床猶不快。心頭好似火煎熬。身軀發熱頭暈重。夢寐虛浮魂蕩飄。大抵人生虧血養。奈何失血似奔潮。憑他鐵打英雄漢。難免生災病一遭。慢說重瞳身有病。再談劉瑾下天牢。家中急壞劉仙桂。落魄亡魂沒路跑。幸得焦芳朝內出。黃昏時候靜悄悄。到門來見劉公子。着急青雲叫老焦。此事如何能解救。焦芳把着手來搖。(自)公子不要這般着急。我看皇上的意思。決不把令尊置於死地的。公子明日且進去叩頭。涕泣哀告一番。若肯救極然之妙。若不肯。再來與我商量。青雲道。等他不肯。再與你商量起來。倘被閣臣定了罪。便怎麼好。還是商量定當了。再去求好。焦芳道。這也容易。天子若必不聽。公子再請出銀十萬。充助軍餉。以贖父罪。天子料也聽了。至於議罪。有

我在關中。再無不照應之理。公子只管放心。青雲道。這便纔好。我們若出銀贖罪。張老大料也要照常例而行。你再通知他一聲。也好等他准備。焦芳道。這個不消公子費心。我就去知會。叫他自家上表便了。說罷作別而去。(鳴)

青雲此夜難安枕。坐等天明鳥出巢。便進豹房來見駕。免冠伏地淚珠拋。連叩首。假悲號。痛苦情形難盡描。竟像古來真孝子。哀求再四拽龍袍。官家初聽連噴吐。後被他抵死歪纏勝鬼妖。不覺昏迷心又軟。沉吟半晌縞眉毛。喚他立起身來聽。汝父居心實太刁。諛陷凌雲幾滅族。並連逸少至餐刀。罪當反坐無容赦。留你餘生家免抄。已是從寬恩莫大。何須口舌再喫喫。青雲涕泣交加下。陛下恩同天地高。臣豈無知忘感戴。但求格外再寬饒。口中說着頭重叩。弄得君王怒氣消。(白)只得命他暫退。待我細思。青雲奉旨而出。且在外邊等候。天子仔細思量。只礙着一個張逸少面上。不好竟赦劉瑾。只得走進後殿來。先與他講講看。他可肯容情否。逸少聽了。就大怒道。劉瑾欺君誤國。非止一端。以今日看來。那激反之事。也是真的。兩罪俱論。青雲也在數中。虧他還敢灣着舌頭。這般胡說。陛下何不一併拿下他。天子見他動氣。料想是不依的了。(鳴)不用與他重說此。忙談別語做收稍。青雲在外專等候。等到紅輪落海滄。不見君王傳教旨。忙轉詢問衆奸僚。內官附耳低聲說。只爲張郎在內喬。(白)青雲復又進內。天子果然責他。以前與張綵通謀。激變外夷之事。青雲泣道。臣也自知有罪。只求陛下。略念數年犬馬勤勞。格外施恩赦免。若迫於庭議。臣願出家財。以備瓊州用兵之費。贖罪何如。天子聽了。似乎有理。欲待准他。又想逸少必然不肯。只得假做怒容。喝罵了幾句。又命內監把他又出豹房。青雲忿怒交加。只得又去與焦芳計議。焦芳道。今日王楊二人就要定罪。我對他說。皇上之意。不要致劉公於死地。只議了個活罪罷。看他們神氣。都以爲不然。索性不肯議。一同推病出去了。李西涯是壓我不倒的。明日令符。必然上表。公子再如此這般。用個苦肉計去請。不怕皇上不准。青雲悉依其教。(鳴)狼與狽。共爲謀。此夜愁腸暫撇去。次日青雲清早起。單單洗面不梳頭。金冠綉服都拋卸。披髮青衣學死囚。徒步出門。

真好看。(白)直到豹房門外。俯伏在地。放聲大哭。天子其時正看着逸少傷處。令醫官敷治。(唱)黃門走報這情由。怒而且笑張都督。暗想青雲不識羞。天子聞言呆着臉。雖然不忍在心頭。口中這說由他去。那管他身哭斷喉。以此衆奴難再稟。任他長跑像獼猴。停一回傳木官捧來宮內。就是那兩賊連名在獄內修。內侍接來呈案上。君王坐定展龍眸。看來也是青雲意。一片哀詞苦告求。似有淚痕淋紙濕。把一個官家看得滿腔愁。思量輾轉渾難決。座上抬身拂袞裘。(白)走到床前。遞與逸少。逸少看了道。這必是張縉寫的了。陛下心內如何。(唱)天子回言依我意。現今有事在瓊州。罰銀二十萬兩充軍餉。也可將他兩命留。冷笑連連張逸少。總之陛下看人邱。(白)二十萬銀子。直甚希奇。陛下若把他們處決了。臣與凌雲情願各捐十萬。若要許他們贖罪。臣其實不依。天子笑道。凌雲親受其害。尙且不來爭持。你與劉瑾張縉。都是多年相識。何苦做這等冤家。逸少道。這等相識。原是冤家。還要說他怎的。陛下若必要赦此二人。只怕歇不上一一年半載。就把誣陷凌雲之事。果真要自己做出來了。(唱)與其日後千刀劊。莫若今宵一筆勾。倘使青雲知畏懼。學爲誠實改虛浮。保留富貴終身過。便是君恩寵待優。天子聽他言至此。料來必不肯干休。噫言一笑回身出。且自開懷去踢球。苦了外邊乾孝子。哭得個口枯舌燥氣難收。跪得來腰酸腿軟渾身痛。飢餓難禁更可憂。(白)這些心腹內官。只得又去悄悄奏道。劉青雲遠在外邊。哭得半死半活。萬歲爺畢竟怎生發落他。天子聽了。其實過意不去。只得說放進來。再去召閣臣來面議其事。青雲聞召。方纔匍匐而進。不發一言。惟有伏地叩頭。涕泣而已。(唱)天子哀憐仍賜起。當時賜膳列珍羞。不一時李焦二相同來見。旨着雙雙共熟籌。李相沉吟不敢對。焦芳奸賊中機謀。當時力勸君王准。又把那孝子忠臣贊老劉。天子攢眉長嘆息。卿家未曉細根由。朕原有意相寬釋。怎奈那逸少和他切齒仇。以此遲疑難決斷。卿須代朕再推求。但能解釋張郎意。不怕凌雲不肯休。(白)焦芳道。這也容易。張都督乃是有病之人。不能出外。陛下只消戒了左右。不與他說知。也無

從作難了。天子笑道。這等方法。真是欺人。何爲解釋。焦芳不能對。天子沉吟半晌。又叫仙桂過來道。你若必要救出父親。顧不得要折些志氣。可隨我進去。先對逸少叩頭請罪。然後待我教你父親便了。青雲心雖不服。不敢再言。

（唱）君王說罷忙移步。李相焦芳太豎兒。隨駕一同來殿後。只見明窗不啓閉朱扉。內官侍立看爐火。宮女趨承洗玉卮。見駕忙忙奉錦幔。金鉤高搭挂東西。青雲見了張都督。泣拜床前委四肢。伏地叩頭如搗蒜。口中不敢出言詞。張郎見景心明白。且自妝裝當不知。無奈李焦同走過。殷勤問候笑嬉嬉。此時不免相酬應。又問青雲着甚癡。無故床前頻哭拜。莫非竟當我爲屍。君王笑道休爲詐。他的官雖比你低。不論人心皆一樣。爲何折節至於今。實因代父來求告。勸你如今且恕之。張郎聽氣重提。默然不答有多時。焦芳奸賊真花面。也在床前把禮施。費盡神思來勸解。青雲磕碎了額頭皮。萬分無奈張都督。方得開言告主兒。陛下既然心已動。臣雖有力也難持。但思如此欺君罪。朝野相傳盡得知。若竟出銀能贖罪。直把那皇明律法當兒嬉。官僚百姓俱相效。威令如何服四夷。陛下若然思社稷。只好免其死罪也罷了。充軍煙瘴律須依。君王未及稱然否。床下青雲掩面啼。焦老又將都督叫。既然大量發仁慈。須知煙瘴充軍罪。與死無差委實難。還望改爲監候絞。也使他們感德與天齊。官家聽說欣然笑。此論無差最合宜。他們陷害永忠。也只問到長繫之罪。如今都問候絞。却是反坐了逸少。也不必再言。逸少道。賊然候候。原也不差。只恐過了幾日。陛下又把他們救了出來。叫臣有何法呢。這都張綵從前曾做過。非臣執拗把君欺。君恩若肯從公斷。臣復何言敢爲私。若欲俯從仙桂請。臣今願死不遵依。張郎說到心頭腦。好比周瑜中箭時。迸裂傷痕鮮血挂。喉中氣擁欲昏迷。天子見他氣得這般光景。又嚇得手脚慌忙。急命青雲等退出外邊。改日再議。青雲與李焦二相。只得辭駕去了。張都督只是悶悶不樂。少刻御醫進來看治。奏道。昨日傷痕。已有連合之勢。今爲怒氣所傷。血肉迸。未免又費周折了。天子聽奏。好生懊

悔。父親到房內。慰諭再三。逸少過了一回道。臣之性急。乘於父母。不能改移。若要惱怒無關。莫若傷痕速愈爲妙。然而醫官用藥。大略不過如此。依臣愚見。還望陛下遣人去問凌雲。取藥救治。只不消旬日。傷處必愈矣。天子喜道。既然如此。朕卽遣人去問凌雲。取來便了。(唱)君王說罷回身去。立遣黃門快馬馳。張府之中求妙藥。話中再表二王爺。自從釋罪歸私第。次早差人去接妻。張綵令堂老太太。只因性格忒仁慈。奸雄眼內如無母。(白)所以這些事情形。也不與他知道。直到自己奸謀敗露之日。(唱)解帶除冠赴錦衣。手下倉皇回府報。兒方得盡聞知。太夫人雖恨兒爲惡。終是親生豈忍伊。氣苦交加還痛哭。(白)麗玉小姐。只好從旁勸解勸解。又見丈夫着人來接。(唱)此時不敢再遲延。拜辭老母回家內。王子抬身步踈移。接進中堂同坐定。自然有一般悲喜敘分離。只因尙未同衾枕。到晚依然兩處栖。心痛米糲還未愈。懨懨困倦懶寬衣。武師執掌家中政。內外當心東又西。那得常來書室坐。(白)楚絳霄待郭殿下之心。雖也算好。(唱)語言却不甚投機。也難時刻相陪奉。只有無雙倦不辭。自己身軀雖軟弱。殷勤監督衆童兒。不離左右床畔。伏侍當心世所希。閒暇相陪還講話。(白)問起殿下現有各種丹藥。何不自家調治好了。(唱)也省得昏昏伏枕致神疲。重瞳答道伊須曉。此疾根源比衆奇。只爲我和張逸少。義如同氣勝連枝。他方剖腹人昏暈。我便心疼沒主持。日下他身傷未復。我雖有藥自知醫。也難治此心頭痛。要好還須兩下齊。如玉聽來真不錯。只求逸少病痊時。(白)這一晚。恰好內侍到門口。傳聖旨。郭殿下急取兩包妙藥。寫明內服外敷。與他帶去。何世威又把內官留住。細問一番。方知天子又有寬釋二奸之意。送出內官之後。就走進書軒。告知殿下。凌雲嘆道。此雖聖心不悟。亦由二奸氣數未盡。據我想來。劉仙桂既已叩首謝罪。逸少只該趁早收篷。做了個半截漢子。也能若十二分固執。天子必定不肯聽他。倘把劉張二賊放出監來。可又是一場乏趣。世威道。殿下之論極是。督爺不肯奉詔。一半也恐殿下不依。如今殿下既有此心。何不寫封書札寄去。使他看了。就可好幾分。凌雲道。若寫書札。又沒有

個的當之人可寄。爲今之計。須得武師親至豹房。託門閹轉奏。若能進內。便將此意悄悄通知。方爲穩便。又好看他的精神狀貌。也使宅安心。世威道。這也不難。待小可明日去走一遭便了。(唱)此夜話不必提。來朝五鼓報金雞。世威早起穿公服。出了牆門上馬騎。直至豹房尋內監。央他上奏聖人知。君王聽說何無數。乃是張郎受業師。許彼進宮親探望。不消見駕再陳詞。內官得旨忙傳詔。教習心歡謝闈兒。引領側門朝內走。迴廊曲折透塔堦。無心細看皇宮景。直到書房見督爺。師弟相逢俱滴淚。重生再世也依稀。張郎手批師尊坐。自己還將衣服披。無敵先將傷處看。幸而已止血淋漓。又問飲食仍如舊。只是那面上無光損玉肌。(自)逸少自然問家中之事。世威道。夫人得信之後。不消說日夜憂愁。無奈不能進來看你。郭殿下因失血成病。也還不曾起床。大抵總要你全愈歸家。纔得大家安頓的了。逸少歎道。這個自然。又將昨日之事。一告訴。世威看那伏侍的內官。稍爲走遠。便附耳說道。這些事我已盡知。郭殿下現有如此這般囑咐。勸你將就幾分。也罷。逸少想了一回道。既然如此。我就省些氣力罷了。只是這劍傷未愈。臍上又不肯放我歸家。想起來實是氣悶。世威道。殿下叫你只要撇開氣悶。不動愁煩。則旬日之間。再無不全愈之理。(唱)家內事情都有我。你只要安心靜養候歸期。張郎喜悅頻頻應。忽又心頭觸所私。附耳還將師父叫。西園景况近何如。世威答道。承相問。指日無多會有期。托庇平安休挂念。自家保重費身軀。衆人望你歸家早。莫在這關裏還想開是非。道罷抽身忙作別。張郎不便自修書。但將數語相叮囑。外慰頂贖內及妻。教習還家俱道遠。沐夫人與二王爺。愁煩稍撇將心耐。靜候張郎返舍時。再說那逸少石師身去後。孤眠轉帳自思維。既然老大言如此。情理無差我聽之。况受君恩非鮮淺。果然是再行拗這禮非宜。莫如趁水開船罷。奸賊終須報有期。想到欣然神思倦。酣眠高枕補玄虛。從此後撇開煩惱歡樂。服侍當心有闍奴。內服仙方入世少。靈丹更在外邊敷。劍傷已合心窩內。最喜疤痕半點無。下榻穿衣能走動。思量要轉自門回。

(自)其時逸少在宮調養傷痕。已是第七天了。皇上知他強健。甚是喜歡。只爲劉瑾之事。不肯放他。又着內侍傳旨。道。劍傷雖愈。本元未復。必須再養三天。方可歸家。張都督無可奈何。只得仍然住下了。(唱)話中且說劉仙桂。坐在家中口歎吁。無計解圍留父命。幸虧道焦芳暗裏用心機。幾天不見君恩降。料是強郎不肯依。這一日又到君前頌泣請。弄得個君心無主亂如絲。只得再宣逸少來相問。却也未識他身依不依。就叫青雲迴避過。免他若見怒重提。少停來了張都督。次第而行上殿墀。臣禮朝參君賜坐。旁邊內監奉茶卮。官家還怕張郎惱。仙桂之言且慢提。細啜香茗開口笑。先將閒話講多時。然後青雲連日哀求懇。攪得心煩口舌疲。死罪從輕長繫獄。救他一命似螻蟻。故而召你相商議。可否卿須奏朕知。逸少已經心允洽。當時就扯順風旗。說道臣非執意把龍心逆。恨他們朋比爲奸國法欺。既然是陛下好生恩格外。微臣怎敢不遵依。但是若然竟釋劉奸罪。似把王章太石低。贖罪捐銀須照舊。稍留國體整威儀。君王笑道都依你。便寫硃批御筆揮。付與內官傳閣部。(自)其時王楊二公。猶然托病。不到朝房理事。(唱)焦芳作主用權宜。憑他紊亂蕭何法。造化奸臣不必提。二姓各捐銀十萬。限期交納助軍需。從寬改罪稱監候。也不過掩耳偷鈴把張郭愚。仙桂心中猶痛恨。捐銀受罰臉無皮。黃昏自到監中去。把這情由細說知。氣壞劉奸雙腳跳。悶昏張綵像癡迷。却做了周郎妙計空思算。罰罪捐資雙倍輸。還被那朝野笑談真掃臉。害人害己失便宜。打蛇不死終留患。反讓仇人去燥皮。估盡上風威勢重。料來難望出囹圄。雖然留得餘生在。竟似鳥入籠中沒處飛。越想越思心越恨。宛如一隻鬪輸雞。(自)張綵氣了一回。只得勸道。總之我與千歲榮辱相同。氣也無益。這郭張二賊。我們與他結成了切齒之仇。如今留得性命。只好耐心等候。若有出獄之日。少不得慢慢再尋別計。收拾他們報復此仇便了。(唱)真個是得福嫌輕雙國賊。江山好改性難移。青雲不敢重開口。半晌無言且告辭。二賊心頭雖氣悶。然而無可奈何之。耐煩且在天牢坐。只望君恩赦。

罪時 已弄到死裏逃生猶不悟 只怕後來難免碎分屍 再說那豹房養病張都督 倏忽三天已屆期 調
理精神仍復舊 家中已有信通知 清晨打點歸家內 戴好朝冠換蟒衣 恭候君王身出殿 正容朝拜在
丹墀 官家笑說無容姿 知你歸心勝馬馳 若再強留三五日 必然又要害相思 當時吩咐諸奴輩 快
到槽頭帶坐騎 裝好雕鞍都督坐 你們送去莫遲遲 張郎叩首塔前謝 天子還將御手攜 慰諭徐行休
太急 回家說與永忠知 登州已有他人代 都督中軍職尙虛 假旨頒行成實授 他如病好步能移 卽
當赴任休遲緩 免使諸軍久廢弛 逸少聞言心大悅 謝恩辭駕出朱扉 逍遙穩坐金鞍馬 文采風流
日姿 奉旨送行諸太監 前呼後擁好威儀 臬宮直出回私第 衆客相同何武師 接進前廳稱賀畢 說
來一事却希奇 恰好那 二王爺 心痛全然沒半些 聞報欣然忙出外 無雙歡喜後邊隨 絳霄也在書
房內 有興回來見督爺 逸少先傳天子命 諸人賀喜更齊 重瞳看得功名淡 喜只喜兄弟同朝不遠
離 衆圍告歸休細表 弟兄歡樂盡忘疲 同歸寢室寬衣坐 各飲清香茶一卮 細敘別來多少話 分明
徒步過山谿 幸而命不該遭屈 纔得個歷盡崎嶇見坦夷 大抵從今都脫晦 吉星高照難星離 說完大
概辭兄長 內院之中來見妻 夫婦相逢婢奴接 也不過一番悲喜敘分離 略談幾句回身出 依舊相陪
友共師(白)到次日至沐府。候了岳母。(唱)偷閒來看鮑香兒 殷勤敘別把芽茶飲。劉瑾之謀不及提 稍坐
片時仍別去 出園上馬轉門問(白)此時郭殿下病已全愈也就去授了中軍都督之職。(唱)清閒話 休多敘
要講那將軍沐夢熊 奉旨代親覽聖詔 兼程星夜走匆匆 一朝到了雲南省 帥府堂前見父翁 開讀
諭音知聖意 移兵入廣勸番奴 公爺出鎮多年久 父子雖然有信通 因是閑非都不曉 還須細細問兒
童 夢熊一一從頭訴 又出張郎書一封 都督方纔知細底 也言天子太朦朧 區區女寇非強敵 何不
先差郭永忠 却要調兵於此處 虛糜國帑換做功(白)駙馬道。此乃劉瑾等恐怕奸謀敗露。所以如此耳。據何

世威說來這女寇頗亦利害。手下都是水軍。爹爹此去也要留意些。沐公笑道。利害殺了終是個女人。我雖不善水戰。部下將官多有識水性者。況且詔上原有先着瓊州守將調各路水軍聽用等語。料想也敵得過他。你好好的代我鎮守幾時便了。講論一番。自然又進去見一班姊妹。還有幾個妹兒不必細說。(也)公爺既奉君王詔。怎敢遲延等過冬。點將挑兵忙數日。祭旗發炮鬧喧轟。教場起馬滔滔出。一班不隨征的將士。并有青年駙馬公。相送數程俱退轉。前途聽講大元戎。精兵一萬隨身帶。那怕天寒冒雪風。號令森嚴韃草足。並無耽擱在途中。廣西取路行來近。臘月初旬到廣東。渡海過瓊先有報。王總兵郊迎十里鞠躬參。教場屯扎諸軍馬。館驛安排酒席豐。款待元戎並衆將。公爺席上問王兄。番人曾否來侵犯。各路軍兵可會同。王帥欠身拱手謝。番人從未舉兵攻。各州軍士皆齊集。戰艦增修火藥充。更有一人名楚楸。(自)乃是郭殿下手中親信之將。驍勇出羣。(也)前隨天使便來瓊。欲圖効力隨麾下。未識元戎可否容。(自)沐公爺已會聽駙馬說過。楚凌霄便道。彼既思効力軍前。豈有不容之理。若在此處可即喚來。王總兵聽了。就着人喚進凌霄。就在席前叩見。(也)黔國公爺抬貴眼。看來便覺稱心胸。堂堂氣概非凡俗。凜凜身材豈下庸。貌既驚人才可信。真不愧梁山泊上舊英雄。當時命在傍邊坐。左右忙添篔與盞。(自)沐公爺又細問以前交戰之事。凌霄一一對答。公爺大喜道。本帥初來。正患不知人情地理。幸遇壯士。可以無憂。今日是十八了。各路兵馬齊集。尚不知利鈍。何如。本帥部下的雲貴兵。又不識水性。擬欲屯扎海灘。操演半月。至新歲出師。即屈壯士暫充教習。望勿見怪。凌霄道。公爺言重了。楚楸當得効勞。(也)這一夜就在縣中同歇息。凌霄又見郭成龍。知道是南京殿下堂兄長。更有常英湯見功。都是世威門下弟。言談得合快相逢。來朝都督移軍出。海岸屯營對日紅。會集廣東兵四萬。天天操演架檣艦。光陰快。箭離弓。倏忽之間歲已終。早又是正德五年新改歷。公爺雖只在軍中。終朝大搞諸兵將。樂奏鏡歌配鼓鐘。初二罷操停一日。初三五鼓挂風籬。鳴金放炮。

舟師起。浩浩旌旗出海東。五萬大兵分三隊。凌霄開路作先鋒。話中再表三仙島。公主娘娘俏女容。去歲收兵回島後。就把父親安葬築墳塋。喬裝駱馬心常挂。盼望君恩下九重。公主娘娘真有趣。若想到父親慘死恨無窮。就是一場大哭驚天地。恨不得掃死靈前把父從。若是哭完去過後。依然歡樂笑溶溶。全然不想終身事。玩月觀花興致濃。把這位西貝郎君看守定。不許他片時煩惱縐眉峯。新年愈覺增豪興。暮舞朝歌最發鬆。這日正當酣飲處。軍情報入翠微宮。(自)原來是巡哨軍探知中國又差上將統領大兵前來征伐。所以在殿前擊鼓。侍女傳報進宮。駱馬聽了。不覺髮形於色。公主笑道。你一向當那中國裏都是好人。如今可也見出來了。我在此間。尚且差兵來討。若果進去。不知已死了幾時。事已這般。愁他何益。待我下山。抵敵便了。說罷擲杯而起。駱馬看他已有幾分醉意。只得也同出殿下。衆頭目早已披挂侍候。當時擺隊下山。聚集船隻。結下水營。又見哨軍報進說。中華頭隊已到三十里外了。淡煙想道。不知那主將是誰。待我領兵三千先上去探試一陣。當下頂盔貫甲。插箭懸弓。從前用的槍。因被楚凌霄奪去。自謂削去威風。誓不再用。換了一桿金枝畫戟了。(唱)隨身只帶三千卒。擂鼓搖旗往上沖。將次行來三十里。接着了中華頭隊好威風。遙遙一望船頭立。恰好迎來對面逢。彼此定睛皆認得。欠身把着手兒拱。淡煙便把將軍問。去歲秋間表一封。曾付家尊回本國。想來已遂聖明聰。因何忽又與師旅。難道是又被奸臣把主蒙。足下領兵爲首隊。主軍莫是郭重瞳。凌霄答道非如是。原是番婆禮欠通。不肯投降先望赦。朝廷那肯便相從。故而聲罪重來討。(自)猶幸這位主軍。雖不是郭殿下。却也不是好黨之人。(唱)乃是雲南黔國公。都督張爺親岳父。更兼熟識令尊翁。(自)張都督又有書信托了他。他也不是一味貪功好殺的性子。某某又在他麾下。今日既遇何兄。請回去說與蠻女。他若好好投降了。(唱)原可保身家性命無傷損。若是不聽良言再逞兇。沐帥神威非比別。兵如猛虎將如龍。區區海島非其敵。指日長驅一掃空。必至於國破家亡人至死。有何好處在其中。何兄早

早回營去。叫他仔細思量莫弄窮。(白)淡煙道：原來是沐都督來了。他是我朝第一員名將。若到此間，真是泰山壓卵，勝敗之勢不問可知。在我的意思，也要勸他投服爲上。只是他的生性不聽好言，又恃着國富兵強，一聽天兵入境，早就打點廝殺。我就去勸他，也未必肯依。凌霄道：若果勸他不聽，這就是他自取滅亡，也不必再去顧他了。(唱)今日事非前日事，來朝若果兩交鋒。尊兄切勿將他助。(白)只要保護着。(唱)張府千金就是莫大的功。

人虎頭稱領教，勒兵不戰走如風。回營細述凌霄話，沐帥英才不衆同。不比前番能抵敵，莫如趁早就收篷。飛香接口言稱善，公主娘娘怒滿胸。你每只知圖自己，我須不是小孩童。主兒不下招安詔，爲將如何敢放鬆。我若投降猶失計，終不免轅門斬首血流紅。與其束手遭屠戮，又何不死在千軍萬馬中。還算英雄真豪傑，黃泉見父少羞容。(白)況且當初我原去投順的，他們爲何三番兩次這等作難。如今惹發了我的性子。(唱)憑他飛將從天至，誓不甘心拜下風。兵廣糧多何足畏，也不似前番軟弱與他膿。直須殺盡中華卒，方見雌飛勝過雄。使他們聞我威名心胆碎，自然不敢再來攻。連篇海話憤公主，確似咆哮母大蟲。氣壞聰明賢駙馬，呆呆不語看蒼穹。淡煙笑得腸都斷，也不和他再唧噥。且自回船安歇去，準備着來朝做啞又裝聾。由他自去相迎敵，只怕今番就送終。(白)再說凌霄就在二十里外，停住戰船。將次黃昏，沐公爺中隊已到。凌霄上船告稟，遇着何淡煙之事。公爺道：這蠻女既然劣性難馴，也不必望他歸服。明日竟進兵決戰便了。凌霄唯唯而退。歇了半夜，四鼓起身，衆軍造飯飽餐披挂已畢。恰好天色已明，便望三仙島進發。公主也準備出戰。點將之時，小大王高臥不起。公主也知道他的意思，也不去催促他。自己帶了幾十員頭目三萬精兵，開營放炮而出。將行十里，就迎着了中華大隊。前鋒報上主帥，沐都督傳令把船隻擺開，自出船頭候他冲陣。(唱)好一位三仙島主美娘娘，大振軍威不比常。自領雄兵爲首隊，兩軍相遇水中央。只見對面船隻先停住，陣脚排開一字長。隊伍森嚴兵不少，約來與我也相當。大船頂號當中隊，帥字黃旗風展

揚 想是元戎親出陣 不比那瓊州守將縮頭藏 定時望到船頭去 無數兵丁列兩旁 正色認旗帶沐字
三簷寶蓋半空張 虎皮椅上將軍坐 金甲紅袍大帥裝 白面長髯軀貌偉 猶如托塔李天王 看來實
有三分用 不可輕他要謹防 公主娘娘心內轉 公爺眼力更高強 遙觀望見番兵到 一片旌旗白似霜
女將一員居首隊 銀冠束髮雉翎長 梅花甲 淡金釧 白錦征袍織鳳凰 臉似芙蓉花着露 眉如柳
葉翠凝芳 櫻桃小口瓊瑤鼻 俏眼澄清水一汪 粉頸纖腰眉瑣瑣 傾城傾國着戎裝 小憐出獵疑相似
飛燕登台一樣腔 慢道佳人南國麗 今看美女出番邦 隨身帶甲持戈者 都是番姬別樣妝 此女定
爲山上主 可稱絕色世無雙 細腰長腕把兵戈弄 比着那巧笑蛾眉更又強 都督正當觀看處 美人立
定最軒昂 鶯喉嚨嚨清遠脆 對着船頭把聲揚（白）那船上的主將可就是中華黔國公否公爺道然也這女
子想就是慕容珠了。你且立定船頭本帥有話問你。（唱）你雖是 出蠻荒 都生得超羣出衆貌非常 何不就
早投本國尋婚配 夫妻團圓百歲長 定然要遠離中華求匹耦 但知以貌取夫郎 却又偏偏招着了雌女
婿 惹出無窮大禍殃 去歲曾將天使促 還說是一時之忿爲親亡 後來既讀君王詔 便應該悔罪投誠
自納降 何得尙爲無禮事 既不把張何二女送還鄉 反來上表先求救 明明是奇貨安居挾上邦 一統
華夷天下主 豈容小醜肆猖狂 今差本帥提兵到 取汝之頭猶探囊 但念汝爲妓弱女 一朝裴玉與埋
香 雖然自取猶堪惜 因此上再用良言與你商 若肯倒戈投順了 將軍更有熱心腸 保得你終身得所
良緣就 猶勝山中作盜王 公主聞言生一笑 你休滿口自誇張 俺家雖是番家女 亦頗知時識大綱
初待你朝原有禮 並不會與兵作亂犯邊疆 無如你主多昏憤 信任奸邪欺善良 上表求降原不許 反
來征伐逞強梁 人心大抵皆高傲 誰肯由他手內將 你既有才爲主帥 提兵討逆正堂堂 何用這花言
巧語將人騙 早些兒擂鼓鳴鑼戰一場 只怕你敗到極來無處走 反要叩頭乞命叫娘娘 失聲大笑賢都

督 小小裙釵忒逞狂 既是這般不識好 便教大戰有何妨 我爲大將多年久 赫赫威名振遠方 黔虜
強胡多戰過 旗開拱手豈誇張 娘子軍中出入渾閒事 那怕葦陰獨闖陽 你的雙刀雖巧妙（自）只好欺
那些（也）無能俗物軟兒郎 若擋着將軍手內神鎗利 難免藕紅賺海棠 到了那魂散魂消無法處 少不
得心舒意服願投降 沐公口內尖鑽話 公主娘娘怒滿腔 大罵匹夫真老賊 人將入木鬚毛蒼 還來說
這風騷話 頰子多應痒得慌 大喝一聲冲上去 船頭相近响兵乒 纜腰一擺雙刀起 大雪漫空奔面龐
都督回身輕閃過 金槍一舉放毫光 兩邊交手船頭戰 男女爭雄各逞強 諸頭口 衆兒郎 搖旗吶
喊鬧嚷嚷 兩邊冲上齊相殺 中國諸軍並不忙 隊伍分開同抵敵 這場大殺豈尋常 中華將士猛如虎
海島兵丁猛似狼 鎗刀利 劍戟長 鎗又鎗 鎗盡純鋼 旗旛影動天光暗 鼓角聲喧水族慌 將將兵
兵分對偶 真如惡煞鬪金剛 眼光錯處頭隨落 手腳遲時命立亡 兩下合兵成幾萬 戰船如蟻攪東洋
辰時戰到將交未 彼此兵丁各有傷（自）若講中國的將官 原與那些番邦頭目不相上下 只有楚凌霄驍勇
異常 偏是番人狡猾 兩個頭目夾併了他 所以也未分勝負 至於沐都督的英雄 公主原不是對手 只差得出身貴
介 做慣了馬上將軍 今日初經水戰（也）只覺得轉動之間不稱意 到要渾身着力謹提防 手中槍法雖然熟
跨下嫌無戰馬幫 八面威風難盡發 故而公主可支撐 看看殺到濃深處 畢竟陰人遜了陽 公主娘
娘神力竭 一身香汗溼衣裳 姣容變作胭脂染 玉臂酥麻難抵當 兩眼昏花刀法亂 心頭無主意惶惶
公爺颯得多清切 破綻之中只一槍 疾似流星難閃躲（自）公主魂膽皆消 只喊得一聲阿呀（也）槍鋒却
已到胸膛 沐公雖在威風處 聽得鶯聲巧似簧 鐵石心腸難做定 登時手脚軟洋洋 雖然擲透銀花甲
不中心窩中在膀 皮肉着傷留了命 翻身滾下大船艙 番軍一見娘娘敗 個個魂消出頂梁 撥轉船
頭忙退走 公爺不去趕紅妝 回身且把番兵殺 槍擺猶如龍混江（自）恰好楚凌霄殺了一員頭目 一個帶

傷而逃。番船隊伍一亂。中華將士盡知元帥殺敗了番婆。(唱)鼓噪爭先惟恐後。全憑一着佔高強。英風銳氣愈常倍。聲似轟雷振八方。此際番人難抵敵。全軍大亂好慌張。紛紛擾擾回船走。鼓角無聲旗不揚。沐帥驅兵追且殺。真如猛虎逐羣羊。番軍死者難勝數。海面滔滔血水汪。盔甲刀槍都棄擲。哀聲振動海龍王。駙馬爺營內登樓看。何淡姑娘也起床。望見本營軍大敗。飛香終是軟心腸。吃驚悄悄呼賢妹。你既初時不去幫。此時還該相救應。忍教坐視彼遭殃。(自)淡烟道。若論這個人一味任性。直要由他。只是不忍害這些軍士們性命。然而沐都督自來。我豈能上去抵敵。只好在營門外照應。罷了說罷。走下樓來。帶了一隊船隻。出得營門。早見敗兵將到。就吩咐放炮三聲。擂鼓吶喊。假做接應之勢。沐都督聽見。恐怕他們添出生力。兵來助戰。連忙下令。不必追窮。衆兵聞令。只得都住了。公爺就在十里之外。結寨收兵。這一陣殺得番軍心胆俱碎。亂紛紛的敗進營來。駙馬忙忙出接。(唱)女兵扶進賢公主。胸側流紅帶了傷。見了淡烟羞變惱。高聲喝罵狗兒郎。既然不病原扒起。何得妝野又做盲。竟不前來幫助我。居然袖手看從傍。淡烟大笑將言答。我昨夜原曾勸你降。你不肯聽還發怒。今朝出陣氣昂昂。不來喚我相回去。我自然留守營中諒不妨。及至登樓知勝敗。領兵出寨急忙忙。敵軍早又回身去。叫我何從把你幫。公主聞言心更惱。不來幫我到平常。如何還把投降說。莫要討當着人前打耳光。駙馬連稱休動氣。(自)那衆番奴把公主扶過來。解開了衣甲。(唱)且將妙藥治金瘡。傷輕且可熬疼痛。扎縛依然坐在船。再把這三萬精兵重點計。約來捐折五千雙。四個頭目無尋處。盡喪波中不用詳。公主娘娘心氣苦。自從老父得山崗。用兵必勝從無敗。今日裏大吃人虧第一場。駙馬愁眉長嘆道。小題做出大文章。生靈數萬遭塗炭。是我生成命不祥。你又心腸多執拗。強將螳臂把車擋。恐還不止如斯敗。看勢還該自付量。(自)公主道。敗到盡頭。不過殺了我就完了。還有麼甚思量。這個沐雷。一見我就說了許多刁話。我其實恨他。該降也不降的了。駙馬道。他說你什麼來。

（唱）公主便將前話述。這般惡語恨難忘。寧拚戰死心無愧。誓不貪生拜狗彘。人虎將軍拍手笑。慨然志氣憑堅剛。彼時何不將他殺。還被他身搦一槍。血濺猩紅先應了。可知惡語不荒唐。未曾魄散魂清者。還是他憐你如花好面龐。你莫當他無大用。此時說得响嚨嚨。後來殺到無頭路。不肯拚生還要降。這幾句好似清油燒烈火。又如諸葛氣周瑜。英雄自負贊公主。怒氣攻心不可當。跳起身來兜面啐。沐雷想是你爺娘。我今無力重多話。只請伊家快束裝。趁早離營歸本國。免教終日望家鄉。一心恨我如仇敵。作怪成精像病狂。（白）淡烟也怒道。說出這樣話來。真是放屁。你要我去。我決不挨在此間。但是兩個人同了來。只放一個回去。我却不肯。公主道。你要同他麼。老實對你說了罷。（唱）禍端皆爲你賢兄長。已害得損兵折將父親亡。若還放了他回去。天大怨仇莫抵棒。任是家亡并國破。我身誓不放他行。寧可的頭毛打結相同死。做一個地覆天翻狼散場。今夜對伊明白講。從今以後莫思量。何將軍聽了冲天怒。（白）還待與他爭論。（唱）怎禁得駙馬將身在內擋。推出淡烟方住口。娘娘氣倒在胡床。一般婢主知心意。伏侍殷勤送粥湯。又把飛香看守定。恐他遁走出船艙。這一夜衆軍不敢寬衣甲。打鼓明燈着意防。惟恐中華兵殺到。（白）那知沐公爺並不作劫寨之計。（唱）直到一輪紅日透扶桑。光明正大來挑戰。公主登樓坐靠窗。監督諸軍牢把守。炮聲不絕箭飛蝗。中華元帥雖驍勇。此際心中沒主張。半日收兵重退轉。能思妙策勝張良。方欲攻破他營寨。不致三軍盡受傷。（唱）此時何淡烟也來樓上觀。若果殺出營來。有何難處。只恐公主情極。先殺起姊姊來。又沒有人救護。所以不敢舉動。及至華兵退去。又想沐公爺是員上將。必定想出個計策來攻打。縱使遲幾天。料得再無攻不破之理。我只要保着姊姊就是了。也不必心焦。（唱）以此且將心按定。不離左右伴飛香。毫無智術贊公主。只恃兵多廣有糧。四面高山皆險峻。勝如鐵壁與銅牆。拚教不戰惟堅守。何懼三年五載長。等他食盡兵疲無意趣。自然歇手走他鄉。（白）公主想着這個主意。自以爲千安。

萬穩的了。所以也並不損愁。沐都督回到營中。把這些地方形勢。細細思想道。他這島四面都有關隘可守。若被他退上島去。在下仰攻。就覺費力了。須趁他在水寨內。還覺容易些。想到二更。尚未得計。忽聽得一片响聲。就如千軍萬馬自西而來。打得幾百號戰船。一齊搖動。原來是起了大風。顛然得計道。他這島正在東南。我的兵却在西北。若順風而攻。炮箭不足懼矣。只此一戰。便可成功。何必再用他計。楚凌香在旁道。風勢既順。何不索性用個火攻。都督道。若用火攻。張小姐在內。惟恐玉石俱焚。即便保全。又防蠻女見火勢猛烈。必定捨舟入島。却又難於攻破了。還是冲營爲上。凌香稱服。都督即時傳出令來。因恐造飯遲延。各賞好酒熟肉。(唱)衆軍士。盡喜歡。威風倍長不知寒。從來兵貴乎神速。火把燈籠立刻燃。元帥親身居首隊。全軍盡起寂無喧。話談公主營中事。(自)因爲勞碌了兩日。(唱)此夜雖然尙戒嚴。守到二更將盡處。人人疲乏且偷安。枕戈帶甲都酣睡。那願風吹北與南。還是娘娘先睡醒。營中打鼓正連三。聽得那狂風激浪如奔馬。驀地心驚意悚然。坐起身來稱不妙。此風火起助中原。火攻一用如何避。立喚宮娥把令傳。趁早移軍山後去。免教失勢受摧殘。滿營將士方驚覺。得令之聲尙未完。早聽得號炮一聲營外起。渾如地烈與天坍。吃驚不小抬頭望。塞外通紅火燭天。吶喊聲隨波浪湧。華兵已入大營盤。此番嚇得渾無措。(自)穩道是火攻來了。(唱)誰敢拚生再上前。衆口齊呼不好了。爭先恐後亂開船。紛紛只望旁邊卸。(自)公主聽得這一片喊聲。(唱)也嚇得手脚慌忙往床下顛。急把飛香拖着走。上樓一望路心寬。(自)連忙傳令道。並非火攻。不過劫寨。何必這般慌亂。衆頭目速當奮勇迎敵。退避不上者斬。(唱)宮娥樓上高傳令。頭目還多在後邊。擂鼓裝威齊殺出。怎禁得前邊已是散沙般。四分五落難重合。沐帥身先衆將官。冲入中軍雄似虎。番兵頭目好心寒。不敢前只得把。強弓硬弩去遮欄。中華船上先防備。(自)每船上總有一隊藤牌。(唱)弩箭雖多射不穿。倒把許多弓箭手。紛紛欲落水中間。番兵更又慌張了。竟把紅衣大炮燃。不料敵兵都在北。却應了逆風點火古

來言 烘然一炬非通小 打掉了自己營中人數千 中國兵丁齊大笑 乘風趁浪更爭先 長鎗大斧交鋒
利 直撞橫冲勇倍添 殺得番兵心膽碎 逆風抵敵更艱難 兵亡將死難勝數 大小舟船水內翻 公主
船樓看得細 心慌一似滾油煎 思量自己來迎敵 又怕旁邊何淡烟 定劫飛香先遁去 只得個傳呼退
走快回山 衆軍得令連忙退 那曉得剛剛到海灘 都督坐船隨後到 見了那龍飛鳳舞綉旗旛 凌霄心
內先明白 一縱飛身過敵船 手起青龍刀偃月 光如匹練幾盤旋 船頭護衛諸軍士 盡落波心最可憐
趁看船中人沒影 船梢兵將也逃完 提刀直上船樓去 雖有宮娥一大班 喊叫來迎成甚用 心慌早
已半身癱 刀鋒着處人人倒 公主雖知勢不然 豈肯甘心而待死 翻身跳起拔龍泉 上前要殺中華將
楚大官人豈等閑 噓的一聲當劍口 震麻虎口臂連肩 青鋒落在船樓下 玉體橫斜到半邊 鐵漢焉
知憐美色 揮刀就要斬嬋娟 駙馬爺嚇壞高聲叫 人虎連忙搶上前 戟架刀頭稱且住 凌霄回轉眼來
觀 原來就是何人虎 便叫何兄莫阻攔 (白)這等害人作亂的燈女不殺怎的淡烟笑道他家駙馬在此怎肯
容你殺他還是生擒了罷 (唱)楚凌霄聽得淡烟稱駙馬 回頭又乃看中間 果有位銀冠束髮無盔甲 玉帶
藍袍的美少年 想就是殿下夫人都督偶 方纔捺住滿心烟 橫刀打拱還稱是 走近樓窗往下看 (白)大
叫道女寇已擒請元帥扎住了大隊罷 沐公聽了就下令衆軍不得妄動這時節四萬番軍死了一小半走了一大
半原也沒有了衆將開令都不敢再追一隊隊戰船聚攏在山脚之下這一場混殺不覺的天色已亮了沐元帥帶
領衆軍走過公主大船就在中艙坐定楚凌霄押着下來駙馬還不放心叫淡烟同去 (唱)公主下艙身立定 昂
然那肯把腰彎 沐公大笑將言問 你如今好比鮮魚網內鑽 縱有威風無處使 還做這軒昂氣概與誰看
氣傷心肺賢公主 大罵囚奴老賊蠻 要殺俺時只管殺 誰來與你再胡談 淡烟也恐元戎怒 搶步忙
來打拱參 都督已知何氏女 看來丰度實非凡 歡容起立還拱手 出衆衛敘宛似男 禮畢抬身稱姊命

傳言拜上帥爺前。此人雖則行無禮。還望仁慈立見原。若准投降免一死。終身仰感德如天。(自)沐公爺本有憐惜之意。此時一聽說情。自然合拍。便道。既是張小姐說情。本帥豈可執法不依。蠻女速即叩頭服罪。本帥饒汝一命便了。(唱)元戎格外留情意。劣性妓娃總不甘。鳳眼圓睜眉直豎。頭兒別轉不回言。公爺此際渾無法。一笑回頭對淡烟。無奈此人還不服。既然令姊把他憐。只宜仍付君君守。還望高才莫厭煩。相熟之人言易入。勸君投順始爲安。(自)淡烟打躬應命。都督又道。令姊在樓不便相見。煩足下代言致候船上。所有婦女金帛。本帥不取一毫。仍留應用便了。(唱)英雄女將聲聲應。都督抽身過自船。駙馬方從樓上下。隨身更有衆丫環。仍來立在娘娘側。伏侍穿衣又整冠。公主此時魂似失。不知地北與天南。垂頭喪氣無言語。便向房艙榻上眠。駙馬知他心氣苦。勸他越把氣來添。因而只在傍邊坐。且待他氣過之時。緩緩談。淡烟姑娘真老到。滿船上下看團圓。鎗刀利器都收過。不怕他身再使蠻。大事已完心暢快。只消準備返中原。大軍屯扎三仙島。放胆安心用了飯一餐。都督雖然捉女寇。還須訪問細根源。(自)自己坐在船頭。又請何淡烟出來細問。淡烟道。此島本是暹羅國所管。慕容韜原是福建人。成化中常爲海寇。至宏治初年。遂據此島。二十餘年。國王不能恢復。如今慕容韜已死。其女已擒。所有些頭目兵丁。不足爲患的了。都督道。既然如此。暹羅國王一向是臣服我朝的。本帥即當傳檄國中。令彼收復此島。然後班師。(唱)又聞去歲秋間事。有一欽差李內官。被捉拘囚還未死。也須足下到高山。取來一併歸中國。免致遺留有未完。(自)淡烟應諾。正要上山。只見衆宮女一齊跪稟道。娘娘既進中原。婢女輩自然也隨去的了。下山時。不會料到這個地步。各人的衣服首飾。多留在宮中。再歇幾天。這島就是別人的了。乞帶了婢女們上去收拾收拾。就是娘娘動用之物。也好取了來。淡烟道。既然如此。就去收拾便了。衆婢大喜。一齊跟上山來。彼時山下的消息。已報上山來。守山的頭目兵丁。聞得公主被捉。只怕天兵要來捕空巢穴。也是分路下山。駕船逃散了。淡烟走進宮門。只見一般婦女。在那裏號哭。使

吩咐道。事已這般。汝等不消着急。天朝元帥。並不上山。妄殺一人。此鳥歸還暹羅國主。汝等各自取了財帛。別尋去處。便了。衆婦女聽了。好不歡喜。那班跟來的宮女。並不敢兜搭。只顧收拾那些金珠寶貝。錦衣綉衫。這樣又要那樣。又要。直到天色昏沉。又見小大王進來。催促大家無可奈何。(唱)只將幅重裝戴好。滔滔推了下山巖。淡烟把李超交付公爺訖。衆女忙忙動手搬。車中物。盡歸船。又請娘娘鳳目觀。公主愈加心氣苦。失聲大哭。淚如泉。此山是我爺爺掙。坐享榮華三十年。誰料一朝身至此。國亡家破死猶慚。還要這金珠寶貝。成何用。難道我真個偷生捨面顏。投服中華重過日。你們收拾也徒然。一班婢女驚呆了。駢馬心中甚不安。陪笑上前忙勸道。爲人何苦太心偏。當初與我相商議。原說要同進中華。撇此山。壞在翠好懷小忿。釀成大禍致干戈。若論這幾番惡戰非兒戲。性命直回刀上懸。今得留生真萬幸。若然全我到幽燕。自然有還你安身處。決不欺心負昔言。玉帛金珠皆可用。莫把這國亡家破苦牽連。迴思去歲秋間事。假使無人搆禍端。奉詔投誠隨入內。豈能家破一齊搬。娘娘哭道。雖如此。情禮終須有兩般。我若是好。好投誠同入內。爺兒骨肉保團圓。拋家棄國何爲恨。偏是遭殃這一番。父死含冤身作虜。縱教你不負從前。傍人那肯相欽敬。只當無能下賤君。一世威風難奮發。教人怎不動心酸。(自)飛香笑道。情理雖然如此。無奈事已至此。挽回不轉的了。(唱)也只好歸於命運。該如此。看我三分薄面顏。忍耐些兒將就過。况加自己正青年。終身豈沒飛騰日。或有威風更勝前。哭泣自傷何所益。若然哭死更難憐。聲聲勸。再而三。無奈姣娃淚不乾。看得淡烟心內惱。忙拖姊妹到前邊。(自)低低說道。這個人是越扶越醉的。你不去睬他。少不得自己原就住了。飛香笑了一笑。就坐在外邊。看衆宮女收拾。這些金珠寶物。沐元帥又草了檄文。次早差一員副將。上岸傳與暹羅國王。國王大喜。(唱)當時率領諸文武。又把肥羊美酒担。親到船中來拜謝。稿軍之禮獻尊前。公爺看過都收下。國王回城就遣官。不費張弓並隻矢。安然收復舊山川。不勝感激中。

華帥表過之時莫絮煩。都督屯兵已數日。功成豈肯再流連。黃昏傳下班師令。來日天明要挂帆。猛將雄兵皆有興。果然一戰靖烽煙。凌霄歡喜猶加倍。此夜安心卸甲眠。那曉得王子夫人張小姐。雖非薄命配紅顏。無奈運途還踴躍。要轉家鄉難又難。此處小災剛脫卸。那邊又起大波瀾。如今再說雙峯島。萬惡強徒張混天。自與徐榮分別後。流光荏苒又經年。既與那三仙島主通和好。自去年間得慕容縉身死。却也曾致祭差人化紙錢。新歲以來無別事。夫妻日日醉華筵。這天忽有巡兵報。北路逃來幾號船。說是慕容公主將。哀聲求見實堪憐。大王聽了稱奇異。放落金杯到外邊。吩咐帶他來見我。少停來了將三員。叩頭哭訴家中事。中國差兵到本山。駙馬娘娘俱被擄。全軍大敗散如烟。小將們隨風到此來停住。料得巢空卵不全。歸路已窮無去處。故而哀懇見龍顏。乞求收錄全蟻命。感不盡王爺恩萬千。大吃一驚張起鵠。如何隔得不多天。就有這般作怪希奇事。可曉得中國差來甚將官。自頭目道。聽得是甚麼黔國公沐雷。原是大國國裏一員有名的上將。起鵠聽了。就喜得跳起來拍着手笑道。原來就是這。個惡賊。既如此。俺非但收納你們。竟要領兵趕去。奪轉你們的公主駙馬。還要殺了這斷纜罷。只是今日晚了。風又不順。再也來不及。待俺與娘娘商議停當。來日一定起兵。你們且去將息了一夜。再來聽令。衆頭目大喜。拜謝而退。張起鵠走進後營。就與妻子細說。蛟精道。害了義妹之恥。又報了大王之仇。真乃一舉兩得。有何不可。但不知中國有多少兵來。待俺明日細細問了這頭目們。方好發兵往救。起鵠稱是。過了一夜。夫妻兩個同出帳來。衆頭目參見已畢。起鵠就喚三仙島的頭目。過來細問。頭目道。中華兵不過五萬。將不滿百員。大王這裏料遠比他們多些。蛟精道。俺這裏合島也只得六萬兵丁。若與大王一齊帶去了。沒有人守山。若留下一半。這三萬兵那裏就敵過五萬。我想你們島內的兵將。料來還有一半存留。雖然逃散。也只在近處罷了。你們若要將仇報。也須召集諸軍與戰船。我想大王前去殺。免教兵少將心寒。三員頭目齊聲應。下島乘舟四處觀。果然的逃散兵丁皆

在近 相逢備說這番言 大家歡喜聞風至 陸續呼招你我牽 一日之間都會集 共成三萬有餘寬 冲霄好不心歡喜 除下那着傷中箭弱同癱 只取齊頭三萬數 人人壯勇可爭先 (白) 又把自己的兵也點了 三萬大小頭目各數十員 糧草器械各色齊備 (唱) 衆船集聚山前候 然後夫妻入帳眠 妖婦也防夫失利 又將秘訣枕邊傳 倘然戰不過中華將 只要如此與這般 管取成功不費力 強徒喜極應連連 天明梳洗穿衣甲 別了娘娘上馬鞍 衆將相隨同下海 順風恰好轉東南 鳴金掌號全軍起 旗幟鮮明紀律嚴 百里水程行得快 片時早已到三仙 只見那島前空闊人聲寂 影响何來半隻船 起鴿心慌連頓足 我們也不算遲延 他們去得如何快 莫不是知道王爺要報仇 所以脫身先走了 快些打聽這根由 (白) 三仙島的頭目連忙上岸 打聽分明 下船稟道 中華元帥已把這坐島盡了 逼羅國王他們的兵也是今早起身的 起鴿道 這便還好 既然去不多時 我們追上去便了 若殺了沐雷 救了公主 再來奪這座島也不遲 (唱) 衆軍奉令無停止 抖擻精神只向前 一口氣兒追到夜 何曾望見有旗幟 冲霄急得心如火 難道他們上了天 既已出來豈能空退轉 催軍好比箭離絃 不分晝夜追將去 踏浪冲波只當頭 足足追來三晝夜 方纔影影見前邊 旗幟招展船成隊 劍樹鎗林簇簇攢 頭隊報知張起鴿 登樓一望果其然 更兼望見瓊州地 一點波心如彈丸 (白) 纔得安心 復又想到 沐雷這賊 自負英雄 豈真怕我而去 想是還不會知道耳 我且送個信與他 好等他早早接戰 就吩咐放了三個大炮 轟天塌地的响聲 中華兵人人震駭 郭成龍押着後隊 就到船梢一望 只見無數戰船 旌旗蔽日 從後而來 慌忙去報與元帥知道 沐公急至後船 帶了千里鏡 上樓細看 只見認旗上雙峯鳥混天大王七字 不知又是甚麼來頭 只得退轉中軍 請何淡烟細問 淡烟道 原來這個逆賊來了 我這幾日間 倒不曾告稟元帥 這就是雲南造反蒲網脫逃的張起鴿了 都督道 原來是他 楚凌霄却也說過 并聞朝廷已置之不問的了 怎麼他倒自己出來 淡烟道 必是三仙島有人逃去報信 所以他趕來的 沐公笑道 這等看

來。想是活得不耐煩了。此處已近崖州。我也不用轉去迎敵。竟移兵近岸去等他。看他怎生奈何得我。當時傳命衆軍。把船隻一齊傍岸。然後列成陣勢。(也)安心候。好一回。賊兵漸漸近將來。冲霄船上睜睛看。恰好華兵已排開。廳蓋下邊元帥立。紅袍金甲放光輝。仇人相見嘖嘖喜。大喝兜頭叫沐雷。你飽掠金銀并婦女。洋洋得意欲何爲。快將賊眼睜開了。認一認爺爺却是誰。大笑公爺呼賊子。你身縱使化飛灰。帥爺却也能相認。這等胡言可像獸。我到有言須問你。雲南幸免殺身災。漂流到此留殘命。好像投生換了胎。就該將狼子野心收拾起。改好從善莫胡爲。理名隱姓偷生過。倒也不怕無常把命追。何苦這般無見識。挺身又把我來追。可是三年活得心煩厭。到底要送了頭兒纔快哉。冲霄聽。怒滿腮。匹夫老賊狗烏龜。還來說這開心話。我兩次三番吃你的虧。時刻不忘常在念。初因無勢暫時挨。三年發得兵糧足。(自)原是要殺到雲南報仇雪恨。再不道你。(也)湊巧剛剛先送來。三次相逢難歇手。此仇不報是奴才。話未說完船已近。混鐵鎗兒順手抬。便望仇人兜面刺。沐公此刻怒如雷。蘸金鎗舉忙招架。衆將軍看見元戎鬪賊魁。領隊冲風齊殺上。三軍吶喊鼓如雷。番兵番將全迎敵。地覆天翻殺一堆。公主娘娘樓上坐。望見了自家旗號後邊隨。料得是敗兵逃去求他救。頓覺心歡止痛悲。只恨手中無寸鐵。不能早出重圍。駙馬爺與着何人虎。倚仗元戎有大才。所以心中毫不懼。安然同坐在樓台。倚欄指點如觀戲。卯刻交鋒到巳牌。勝負未曾分半點。強徒急躁滿胸懷。暗思老賊凶如舊。我若將他只管陪。非但不贏還恐敗。早些決散莫癡呆。就把那妻房秘授妖詞念。頃刻狂風陣陣吹。鯨吼獅鳴聲不絕。滔滔白浪向前推。冲得那中華船隻難存頓。直撞橫冲亂打開。軍士慌張諸將急。怎能捲索與收桅。賊聲大振驚天地。手脚倉皇沒主裁。棄載拋戈邪跌倒。紛紛落水實堪哀。賊頭拍手哈哈笑。又把雄兵猛將揮。跟着風波冲上去。大刀闊斧逞雄威。中華將士該遭劫。船被風顛勢已危。怎得提戈重抵敵。憑他鐵漢

變泥孩 命長的翻身滾下船艙去 命短的跌下波心顛倒栽 都督更加立不定 一交跌去了紫金盃 又
虧楚大官人力 拋進船中暫且假 起鵠正當高興處 忽然一想把胸捶 大聲嗚叫諸軍士 快快留心看
一回 若見那公主娘娘并駙馬 一全救出理應該（白）衆軍士聽了一時不敢亂殺 却又不曉得在那裏 只得
齊聲叫道 三仙島上的公主與駙馬 若在那隻船上 快請出來 公主此時 也被風浪顛播 心驚胆戰 聽得這片喊聲
情知有救 便將半截身子探出來 應道 俺們在這裏 你們快來相救 恰好與起鵠打個照面 起鵠大喜 急叫撓鈎手
上去 何淡烟大怒 在艙內搶身出來 欲與他們廝殺 不防這隻船被浪頭一掀 那裏立腳得住 鷄子翻身 跌下海內
去了 衆番軍把撓鈎搭住了 這隻大船 拖住後隊 自有三仙島的兵船保護住了 張起鵠率領衆兵 放心大殺 又虧
這風勢太猛 一霎時光把中華船隻一齊打散 追也追不着了 這一場大殺 已過了兩個時辰 漸漸的風平浪息 起
鵠拍手大笑道 俺家娘娘的仙法 實在神通 這一陣殺得果然爽快 但不知沐雷這廝 可曾結果否 正說間 恰好一
員頭目 撈着金盃來獻 起鵠看了 喜道 盜既在此 這老賊必定跌下海中 我的冤仇 也好算報的了 如今可以攏住
座船 且待俺去會了親 再作理會。（唱）齊聲應 衆嘍囉 立刻移軍快似梭 大小兵船俱擺岸 賊王做出好
規模 刀鎗擲下衣山整 擺擺搖搖船上過 軍士船頭先稟報 娘娘親自接強徒 張起鵠 眼兒睜 昔
年曾見這姣娥 今番相見尤加美 與我家王后形容差不多 走進艙艙先作揖 口稱姨妹笑呵呵 娘娘
答禮深深拜 輕啓朱唇叫姊夫 不幸一朝國家敗 命如難鴨近湯鍋 威震大力來相救 恩德如天銘肺
腑 起鵠連稱休客套 既稱至戚兩運和 禮應患難相扶救 只恐來遲罪更多 襟丈因何不見面 莫非
還在怕風流 娘娘更命宮娥請 駙馬千般沒奈何 勉強下樓來一見（白）那裏真去與他就殺親。（唱）從
來只把大王呼 冲霄細看他容貌 好一似玉樹臨風透水荷 比着裙釵差幾許 若然與我當家婆 算來
却也多相稱 若做家公必定慳 這個女娘差眼力（白）揀着這樣漢子（唱）焉能快樂稱心窩 胡思亂想却

顏看 坐定身軀似着魔。說道妹妹長來襟丈短。(自)飛香小姐心亂如麻。那裏肯與他答話。(唱)愁容滿面促雙娥。回頭把着賢妻問。你只知自己身軀脫網羅。(自)竟不查理查理。我的兄弟麼。公主道。我又不叫。叫我有何查究之法。宮女道。婢女們倒曾看見小大王走出船頭。就跌下海去。此時想已沒命的了。(唱)駙馬一聽諸婢說。魂靈也像水中拋。附心跌足號啕哭。公主娘娘兩手搓。怒目還將諸婢看。(自)似乎說。何必這等要緊說。明。(唱)只該依我應含糊。冲霄見了心中想。足見書默見識無。拱手又將襟丈勸。既然令弟死兵戈。想來也是前生定。你夫妻雙全福已多。且試停悲休要哭。還要共圖大事勝當初。飛香聽。泪如珠。我是無能弄筆儒。遣將行兵全不解。焉能赤手建雄圖。口中說着抬身走。衆婢連忙用手扶。扶進房船還痛哭。將身睡倒在氈氈。外邊起鵲哈哈笑。(自)公主不好直說出來。(唱)還要遮瞞畫鬼符。又把一班宮女罵。爲何口快又心粗。這般要緊和他說。又遇這獸人出相迂。一事不爲只管哭。還要到房船裏面去躲身軀。(自)可像怪別人來救他。倒害死了他的兄弟麼。起鵲大笑說道。秀才見識不過如此。俺再不怪他。竟與妹妹商議罷了。如今三仙島已被國王奪去。若有那回兵恢復的工夫。倒不如就在這裏奪了瓊州。這個地方十分富足。還比三仙島寬大得多。也不算折本。姊妹以爲何如。公主道。姊夫高見無差。况且沐雷已死。瓊州沒有能人拒敵。若能奪了瓊州。俺也不敢獨佔。自然與姊丈平分。起鵲大喜道。既然如此。就先在這崖州奪起便了。(唱)蠻賊賭着商量定。白道英雄不怕輸。起鵲回船傳下令。飽餐戰飯衆番奴。娘娘吩咐了環輩。若意當心守丈夫。自己渾身重結束。張大王帶得好龍駒。一乘送與娘娘坐。男女同行忌憚無。四萬水軍齊上岸。漫山塞野似飛鳥。行來一路逢人殺。擡着刀頭當犬豬。嚇壞鄉村諸百姓。男啼女哭捧頭顱。紛紛攘攘東西竄。什物拋遺滿路途。城內官員先得報。已經嚇得遍身酥。雖把那四門緊閉添兵守。怎敵凶蠻衆賊徒。一炮烘然城已缺。接連三炮打城隅。打做了一條大路滔滔走。不問軍民與吏胥。狹路相逢休想活。文官武將

盡遭屠。合城號哭天愁慘。到處屍堆鮮血污。直鬧到紅日西沉人沒影。凶神殺性也消除。州衙堂上同安座。張起鴿大笑哈哈手捋鬚。連說幾聲真爽快。好似那破瓜切菜削葫蘆。照依這等戎囊帶。立取瓊州真易乎。只是今朝天已晚。明籌決意就長驅。慕容公主稱然也。這四萬雄兵已有餘。姊丈若留衙內歇。俺還要回船料理些須。（自）起鴿笑道。料無別事。不過是丟不下姊夫罷了。何不去接了他來。公主道。只恐他一時不肯。所以要俺回去。明日好同他上來。起鴿道。既如此。俺不好攔阻。姨妹請便。公主上馬出城。回到船內。問衆婢女道。此刻駙馬何如。衆婢女道。哭得死去活來。連夜飯也不肯吃。婢女們千言萬語。總勸他不住。他此刻還睡在床上哭哩。公主聽了。走進船來勸道。人死不能復生。你這這般哭法。不要自己哭死了麼。況且並不是別人殺他的。足見得也是他的命。你不要錯怪了別人。（鳴）飛香冷笑搖頭道。你既身如得水魚。正在相同張起鴿。商量道寡又稱孤。攻城掠地多高興。何用開心再管予。公主回言休着惱。雖和起鴿共謀圖。並不會把隱情說向他知道。原把伊家當丈夫。明日還須同上岸。你只索丟開煩惱自寬舒。將往常與致重拿出。也使他不敢輕看當腐儒。駙馬聞言重嘆息。實然無計可如何。沉吟半晌方開口。你既然還要遮風用紙糊。我有三句正經話。（自）你若肯聽。便同你再過幾時。若不肯聽。我竟求撒手。莫要支吾。公主道。你且說來。那三件飛香道。第一件。不許與張起鴿合兵。第二件。不許妄殺官長。第三件。不許擄掠百姓。你依也不依。公主笑道。並無難事。有甚不依。你且請吃些夜飯。好好睡了一宵。明日就與起鴿分兵便了。說罷又叫取過夜飯來。（鳴）就殷勤舉箸親相勸。駙馬心傷滴淚珠。勉強用些仍睡了。夢中還把妹兒呼。更敲五鼓寒雞唱。夫婦離床衆婢趨。伏侍梳頭裝束好。遙觀紅日透東隅。（自）此時還有一萬軍士在船。公主又喚頭目過來。吩咐小心謹守。不許妄動。頭目拱手而退。（鳴）夫妻上馬同登岸。馬後遺隨衆婢奴。行進州城難注目。屍山血海逼通衢。駙馬爺更覺添悽慘。愁鎖雙眉那得舒。到了州衙軍士報。混天王迎接下塔除。（自）相見坐下。公主便說。俺昨夜

又想出一個道理。這瓊州地方。三州十縣。俺若合兵一處。攻破這十三座城池。可不太費了時日。爲今之計。莫若與姊丈分兵兩路。攻打罷。起鶴道。這也不差。那個攻破的城池。就是那個得了。中華若再差兵征勦。俺和你首尾相應。唇齒相連。便覺有勢了。只是彼此不可背約。公主道。俺家幾死復生。皆出姊丈所賜。豈有背約之理。只望姊丈始終照顧就是了。當下商議已定。各自分了本部兵丁。張起鶴去攻陵水縣。公主去攻昌化縣。此言少表。如今再說何淡烟。雖然跌下海中。幸虧命不該絕。隨着浪頭。跳在別隻船上。(唱)這時候風狂浪急欲翻舟。憑你英雄不自由。姊妹焉能重見面。且同自己命根留。大軍盡被狂風刮。船隻飄搖順水流。幸喜賊兵追不上。人人縮頸閉雙眸。聽天由命飄將去。直到黃昏風漸收。大小舟船俱攔住。水天一色月光浮。大家纔得心神定。好像陰司遊一遊。感謝閻王重放轉。精神重振出船頭。原來不是崖州地。(自)已是府城外了。也虧那一陣狂風。送到此地。(唱)衆將忙來參主帥。沐公頭上少兜盔。(自)查點起來。少了幾號船隻。損兵半萬有餘。公主的座船。絕無影響。有看見的軍士。稟說賊船劫去了。(唱)此番急壞何人虎。黔國公爺滿肚愁。頓足捶胸稱罷了。枉爲大帥統貔貅。纔擒番女仍遺奪。便死東洋洗不盡羞。衆位將軍齊勸道。這都狂風急浪共爲仇。故而失利非關戰。豈是元戎少智謀。(自)楚凌霄道。我看這風浪來得奇怪。只沖激我們的船。賊兵又空無妨礙。難道天也助賊爲虐麼。淡烟道。並不關天意。向問他的妻子。善會與妖作怪。必定他也學了些。所以這般胆大。(唱)劫去番婆還小事。飛香姊妹在船樓。不知性命如何了。說罷悲傷淚噎喉。元帥此時無別法。只好等來朝再去殺蠻囚。此宵傍岸權停扎。等到金雞報曉籌。正待開船重進發。只聽得岸邊大叫且停舟。一人跳到船頭上。滿面通紅汗似油。跪稟昨宵將二鼓。(自)有報馬入城。(唱)報稱海賊破崖州。合城文武都驚壞。又聞得元帥遭風此處留。特請進城同計較。若能破賊免擔憂。(自)都督大驚。只得上岸進府。文武官一齊出接。共訴賊破崖州之事。沐元帥也說自家擒了女寇。又被劫去等語。王總兵道。海面交兵。風波不測。原是

險事。如今賊既據了崖州。必定還要攻掠別縣。若用兵陸地。倒覺把穩些。所以末將請元帥進城商議。莫若移兵上岸。去復崖州。不識元帥以爲可否。沐公爺也被風浪嚇怕了。聽得這話。甚是喜歡。便道。兄言甚善。若在岸上。賊可唾手而擒矣。隨即傳令出城。調兵三萬。上岸擊賊。何淡烟要打聽姊姊下落。也就跟了上來。這一日正是上元佳節。沐公爺急於破賊。不肯停留。然而軍士進城。又必要吃飯。再將寄養的戰馬。整備起來。與衆將官乘坐。已是午後光景。(唱)方纔放炮三軍起。都督提鎗上紫駟。王總兵送出教場三十里。依然歸去守瓊州。大軍行到天將晚。只見報馬飛奔氣喘吼。馬上之人翻下地。道傍半跪稟情由。東來海寇真猖獗。奪了崖州還不休。午前進兵又破了陵水縣。殺人如草血盈溝。元戎聽了冲天怒。不及回言只點頭。催遣衆軍無少歇。直走到更聲遠遠聽譙樓。方纔擇地安營寨。何淡將軍女俠流。另歇一間營帳內。(自)衆將官一著怕元帥的法令嚴明。二者敬他英雄凜烈。那個敢有一毫戲侮。(自)任他獨宿靜悄悄。五更早起重登道。都督心如烈火燃。無奈兵多行不快。並非有意故遲留。(自)是走得百里開外。又早夜了。只得安營。又聽得紛紛傳說。昌化縣也被海賊破了。公爺驚道。海賊雖兇。那有這般迅疾。遂差軍士出營打聽。方知破陵水縣的是張起鵠。破昌化縣的却是慕容珠公爺道。他們既已分作兩路。我們兵少。却分不開。只好先往陵水縣的了。(唱)若將張賊先梟首。女寇無能不足憂。此夜安眠明日起。任他風雪洒戈矛。冲寒冒冷催兵進。走得來七竅生烟汗濕裘。又聞儋萬二州俱失了。逃民如蟻走荒邱。成羣結隊紛紛至。女哭男啼滿道周。怒髮冲冠沐都督。恨不得立將反賊試吳鉤。(自)又走了一日。將近萬州地界。只見前面烟塵亂起。小校飛報。賊兵來了。元帥爺就令衆停止。自挑令旗。就地擺成陣勢。早見混天大王的旗號。漫山塞野而來。前面番兵見了中華人馬。也是飛報大王知道。起鵠道。原來這廝還不會死。這一陣斷斷饒他不得的了。只是不可被他笑我是烏合之衆。(唱)當時立馬傍山崖。也展紅旗把隊排。擂鼓三通方出陣。高聲大叫老王巴。前番海內幾乎死。怎樣將身上岸扒。又領殘兵來送

死 此番休想再歸家 公爺聽 到銀牙 那有言詞答應他 躍馬飛來鎗就刺 金光射處一團花 冲霄

也把長槍使 好似蛟龍鬥蟒蛇 衆將領兵齊殺過 番兵番將擠挨挨 各分隊伍來迎敵 喊殺連天鼓角

譁 楚大官人從後看 賊人槍法甚堪誇 較之水戰尤驍勇 藝出師傳果不差 雖然元帥稱老將 焉能

睡手就擒他 必然我去相幫助 縱馬如飛出左斜 來助元戎攻逆賊 青龍刀舉放光華 沐公看見凌霄

到 胆壯心雄力更加 雙戰賊奴剛數合 混天王兩臂覺酸麻 幸而倚仗妖邪法 心不驚忙胆似瓜 手

內輪鎗頻架格 真言嘿念在胸懷 依前頃刻狂風起 刮地翻天捲黑沙 早地雖無波浪湧 山頭石塊樹

枝杈 紛紛吹得隨風舞 此際華人沒計遮 風來猛 脚步斜 沙灰迷得眼兒花 樹枝石塊從天降 打

得頭疼盞盞歪 到此不由人作主 登時隊伍亂如麻 凌霄手內刀難使 都督方將兩淚揩 早被賊頭槍

刺過 左肩膀上血如篩 幸虧老棟英雄體 不至翻身落地扒 阿呀一聲回馬走 混天王拍手笑哈哈

領兵冲入中華隊 好像樵夫去砍柴 不論短長并老少 只消順手就哈喇 兵丁將士魂俱喪 跌去猶如

倒骨牌 上邊的着刀遭鎗休說起 下邊的自相踐踏土中埋 只有那邊落後還保命 四散奔逃如亂鴉

張起鴿只望帥旗飛馬趕 聲聲叫把沐雷撻 楚凌霄耳聽難禁受 不怕狂風石與沙 勒馬揮刀重抵敵

約來過了一杯茶 前軍去遠無蹤影 此際安心不怕他 抖擻精神刀再舉 再將逆賊砍成渣 冲霄也

識他英勇 像是能人老作家 不敢看低心更用 鋼槍展發放雲霞 渾身本事都拿出 各把英雄門面排

虎鬪龍爭三十合 棋逢敵手沒些差 時辰已過妖風息 這纔是心正之人不怕邪 再戰一回天已晚

西方隱隱墜硃沙 自張起鴿見時光不早 就虛架一槍勒馬跳出圈子外 叫一聲朋友 你的手段到也不差 只是

天色已晚 且請開交 明日再戰罷 凌霄也記掛着元帥 回說既如此 且饒你多活一夜 起鴿笑道 誇得好口 你且通

了名來 凌霄道 俺乃山東楚凌霄是也 起鴿聽了 把頭一顛 勒馬走入自家本陣去了 凌霄也望前而去 一路追尋

聞得元帥往樂會縣去。也趕進城來相見。沐公爺悲喜交集。獎賞其殿後之功。凌霄道：「此賊本有技能。又仗妖法。正所謂趁風打劫。我兵所以吃他的虧。若要勝他。先要破他這妖風。方好取勝。」成龍拍手道：「甚麼妖法。這賊子是個風響。所以殺到極處。就放出風來。我們原不是他的對手。若要煞他的風。大抵非師父不可。若早知他要來。楚大官人該把我家師父留在這裏也罷。」（唱）郭老七話蹺蹺。幾乎笑壞楚凌霄。回言兄既知其故。何不將他當面嘲。他若知羞并怕醜。風頭或者減分毫。成龍笑道：「成何用。他的厚臉渾如生鐵包。莫說嘲他全不怕。便教辱罵也徒勞。」公爺喝道：「休胡說。只有那狗血噴筒可破妖。」汝可協同知縣去。必須整備在今宵。來朝帶向軍前用。可使妖風立刻消。奉命成龍不敢緩。（白）就同了知縣。連夜備辦起來。（唱）一言交代莫嘮叨。再談起鵠收兵馬。得勝連場氣更驕。但不知沐老身逃何處去。（白）一面安營造飯。一面差人打聽飯熟時。恰好探子回來報說。（唱）華兵退走未為遙。現今樂會城中歇。城上旗旛風蕩飄。（白）起鵠笑道：「這斷吃了一槍。料也不能出戰。所以躲在城內去了。他的糧草船隻。諒必都在府城。莫若趁他疲病之時。俺們連夜進兵。先去奪了船隻。破了城池。」（唱）斷送他糧草全無歸路絕。身棲小縣腹中枵。勢孤力弱無人救。不免終須死一遭。頭目傍邊齊答應。慌忙取飯切羊羔。大家吃飽同收拾。起鵠抬身四處瞧。又看衆軍尋地下。拾那些損傷旗幟折鎗刀。林樹山谷東西插。隱約遙看像賊巢。然後起身乘月色。偃旗息鼓靜悄悄。兼程去取瓊州府。樂會城池且暫拋。都督在城焉曉得。一宵過了明朝。噴筒狗血皆齊備。郭七將軍帳下交。雖只沐公身負痛。丈夫豈似女兒姣。無非敷上金鎗藥。依舊全裝着戰袍。辭縣宰。上鞍轡。領兵率將去。滔滔。原到那宵交戰荒山下。賊影全無甚寂寥。但見樹林鋒刃密。旂幟影影見山凹。疑惑賊寨山中扎。擺陣還將戰鼓敲。半响依然人不見。此番元帥好心焦。（白）便問那個敢去探個虛實。楚凌霄道：「小將願往。何淡烟說道：「恐有伏兵。我與將軍同去。當下同進樹林。周圍一看。知道是假插旌旗。慌忙回報。都督大驚道：「這般賊

智必定去襲我府城。奪我糧草船隻了。快快追上前去。衆軍士聽了。個個着急。亡命而走。怎奈這張起鵠已先去了半夜。番人走路又快似華人。那裏趕得上。這樂會縣離府城二百九十里。走了一日。纔走得一半路程。(明)人疲馬乏難前進。只得安營住下來。絕早抽身重又走。人人似滾油澆。那知賊衆乘鋒銳。個個身輕似羽毛。已過程途三百里。清晨早到府南郊。滿城官弁心驚戰。緊閉城門拽吊橋。(自)張起鵠看了這般形勢。越見得城內沒有能人。只怕城中放炮。就預先念起咒語。趁着這一陣狂風。馬是識水性的。這些軍士生長在海中。那怕這一河之水。(鳴)不用浮梁并木筏。齊齊渡水過長濠。城頭衆將都看見。惟恐城門閉不牢。欲放炮時風不利。又防反把自家燒。只將亂箭來擋抵。又有藤牌兵一淘。飛舞盤旋遮蓋住。混天王越發逞英豪。一馬如飛竟到城牆下。仰面睜睛喊得高。快快開門迎聖主。免教殺做一團糟。王總兵急喚長鎗手。把這紅巾逆賊挑。鎗手應聲朝下擲。賊頭本事果然驍。側身閃過舒猿臂。倒把鎗桿一把撈。鎗手着慌忙一扯。賊徒趁勢發狠腰。棄鞍一跳登城上。撒下長鎗拔短刀。王老將軍逃不及。可憐頃刻趁陰曹。兩傍軍士魂飛去。吶喊齊聲往下逃。沒命回身嫌已晚。人頭宛若綉球拋。其餘文武諸官弁。個個心慌胆也搖。走慢的撞着刀頭都絕命。走快的開城上馬亂奔逃。番兵城外觀風勢。便往東西兩路抄。恰好門開齊擁進。刀鎗劍戟亂如毛。不分貴賤排頭砍。起鵠翻身又往城下跑。切菜砍瓜真順手。滿城俱聽哭號啕。屍骸疊疊如山積。血污汪汪似海潮。直殺到活者已完逃者盡。眼前空闊景蕭蕭。強徒縱得心餘暢。立定身軀抖戰袍。大笑幾聲把天色看。太陽當頂未初交。開言吩咐諸兵將。(自)殺使殺得爽快。(鳴)只是我腹內空虛力也消。猶恐沐雷追到此。閉城安坐且逍遙。大家吃飽增神力。再等他們來祭刀。大小番軍齊奉令。先把那四門閉得緊牢牢。自家還有餘糧帶。就在城裏把飯燒。又把這盞甲刀鎗收拾起。死屍都在外邊撿。這時候城中只有居民住。無不魂飛胆盡消。悉聽他們胡亂做。再無人敢出來聽。

(白)這裏纔吃得飯完。元帥領兵也到了。前軍將近城河。忽見屍橫滿地。又見城上遍插賊旗。飛報元戎。沐公大驚。
(唱)連忙策馬前來看。果見屍骸撇滿郊。城上旂旛分五色。當中麾蓋赤金銷。女牆之上強徒立。對面相逢把手招。大笑哈哈呼老賊。任伊四脚一齊跑。府城早被王爺奪。你若誠然本領高。快快上城來殺我。不要東張西望又奔逃。公爺聽氣沖霄。大罵強徒莫逞驕。詭計襲城何足論。如今不用口嘵嘵。快些上馬開城出。再與將軍戰一遭。勝敗雌雄從此決。鎗尖之上斷難饒。沐公忿絕河邊罵。起鵠心腸實在刁。口內胡言還答應。手中飛出一枝鏢。公爺突見連忙閃。已中腮傍帶耳梢。阿呀之聲猶未絕。
(白)第二枝鏢又來了。忙把手去一綽。却又不曾綽住。(唱)打下來正中馬騾毛。龍駒驚跳前蹄起。倒把將軍跌一交。城上番軍齊拍手。笑聲一似滾波濤。華兵急把龍駒帶。綽起元戎拔下鏢。又見番兵齊走動。頻吹畫角鼓連敲。行軍自古惟乘銳。元帥遭傷血濺袍。衆將心驚軍士駭。挾扶都督上鞍韉。不由將令身皆退。楚大官人把手搖。(白)大叫道。既要走。何不竟往船上去。若退別到處。那些船隻又是反賊的了。衆將聽了。方纔搭轉來。望海岸而行。張起鵠已是飛馬出城。(唱)大叫沐雷何處走。劈頭又遇楚凌霄。喝聲狂賊休猖獗。偃月刀飛劈頂臬。起鵠閃開鎗就刺。兩人賭鬪傍城壕。一班頭目與兵卒。吶喊飛追過弔橋。中國將軍心更怯。好像那傷弓之鳥失翎毛。只奔海岸尋船隻。還是裙釵胆氣豪。殿後且行還且戰。行來十里。有餘遙。華兵盡下船中去。番卒無船枉自勞。只得回身都退轉。淡烟氣忿實難消。(白)想這張起鵠此時。必定與楚凌霄斷殺。就躍馬提戟。再到城邊。雙戰起鵠。殺到十合有餘。張起鵠也有些來不得了。把馬一捨。跳出圈子外來。立在自家陣上。淡烟大叫道。逆賊爲何又走了。起鵠定睛一看。原來他與何淡烟。自小雖然認得。其後南北分開。他已置之度外。直到三仙島交戰時會着。只當他真是男人。便道好奇怪。你是何人。虎吓。前日你家哥哥。還道你死在海內了。哭得好不傷心。那知你倒在此處。敢是降了沐雷。反來殺我麼。淡烟聽了。倒按着怒氣。就問道。那

桂駟馬如今何在。起鶴道：他是我的連襟，怕去難爲他麼？如今現同着妻子，依舊領兵，好不威風受享。只是爲着你哭得如癡如醉，這幾日不曾吃飯，淡烟聽了，略覺放心，便說：既如此，煩你寄個信與他，說我跌下水去，幸虧跳上別隻船，留了性命。現今在沐都督帳下爲將，叫他不要哭我了。起鶴笑道：原來你也會跳船頭的。我君連襟面上，就替你帶個信也罷了。只是沐雷這斷是好男風的，你年紀又輕，相貌又好。如今在他部下，到要着實防備，防備他。淡烟喝道：你這賊子，三句不脫本行，走你娘的路罷。起鶴大笑幾聲，領兵去了。何楚二人也回到船中。這三場大敗，折兵幾及一萬，傷了偏將四員，府城一破，糧草盡失，盡田器械，不必言矣。沐都督羞忿交集，又恐朝廷加罪，（唱）撫心痛哭，冲鮮血，欲把殘生送寶刀。嚇壞旁邊諸將士，齊來奪住動哀號。湯常二將同聲勸，曾記雲南殺賊苗，也被妖僧施幻法，狂風刮地火來燒。兵圍永北燃眉急，尙有甘霖下九霄。救應來時團立解，依然勦賊建功勞。此番料也同前歲，元帥何須苦自煎。莫若收兵屯對岸，羽書告急達王朝。朝廷必定添兵馬，何慮無時把賊首梟。（自）楚凌霄道：二位將軍之言，甚是有理。雲南之戰，楚槍雖不曾見，却也聽人說來，和尙的妖法極是利害。元帥調郭殿下到營，（唱）一陣便將妖法破，這衛熊身如鐵，打與銀澆，也弄到兵疲力盡，迷無路。束手成擒似犬貓。（自）目今郭殿下雖不在，公爺屬下，若上表備言妖術利害，懇求天子遣他到來，皇上也諒無不允之理。他若一到，此賊指日可擒。（唱）勝敗兵家常事耳，英雄豈可學兒曹。瓊州雖失休回顧，退守雷州策最高。（自）沐元帥被他們解勸不過，只得強打精神，敷貼好了傷處，就傳令立刻開船，直退到徐聞縣界，方纔住扎。（唱）傍岸駐兵權保守，果然依着楚凌霄。飛章告急朝中去，專望重瞳來破妖。只爲沐公兵一敗，瓊州盡付賊爲巢。廣東各省皆傳報，文武官員心內焦。處處修城增守禦，天天練馬把兵操。地方近海尤嚴緊，來往的商船那敢搖。未曉救兵何日到，好將逆賊命勾消。這也是生靈劫數遭塗炭，等到他惡貫盈時就沒處逃。到此處手倦神疲權擱筆，香茶慢飲下同聽。

第三十六回 破瓊州真姬被擄 築金臺王子專征

前回書中。講到沐公爺。業已成功。復又喪師失地。於小醜。忿不欲生。衆將勸止。只得拜表進京告急。請發救兵。懇差郭殿下出師勦賊。如今移兵屯扎在徐聞縣地界。候旨待罪。這些閒話表過不提。再說張起鶴。退進城內。此時日已西斜。就尋個安身之所。見這個總兵衙門。極其寬大。就下馬而入。坐在大堂。吩咐道。這座府城。不比別處。既歸於我。正要養馬屯兵。你們進去傳俺的號令。凡有執事之人。一概赦免不殺。速即出來。照舊供役。服侍衆兵。竄道。這些官員的家小在內。便怎生發落。起鶴想了一回道。這幾日間。殺順了手。總是殺的。今日且開些恩。但有妓僧婦女。美貌兒郎。一併取來見我。也好侍奉侍奉。衆兵一聽得令。進內搜尋。幸虧王總兵不帶家眷。只有這班廚夫僕役之類。聽得傳令免死。一齊走了出來。見了大王。叩首謝恩。軍士又稟說。總兵沒有家小。起鶴又喚衆頭目。往各處衙門搜索。凡有金帛。年輕子女。一概拿來。不許私自藏匿。(唱)衆頭目。應齊聲。各帶親隨數百兵。大小衙門分路去。搜求子女共金銀。書中有事須詳述。聽講瓊山縣內因。勤儉當家真奶奶。去秋忽地病纏身。延醫服藥全無效。竟作黃泉路上人。縣宰悲傷妓女哭。賢郎扶柩轉鄉城。縣尊本是身多疾。况且年華已六旬。還算命中真有福。於多也是病沈沈。新正纔得交初六。正寢而終閉眼睛。公子回鄉猶未至。送終全仗女千金。雖然不是親生養。感念多年撫育恩。况且並無兄弟在。感喪哭泣比親生。寫書再寄家中去。上憲當時委縣丞。暫署銅章行宰事。(白)小姐與衆家人商議。只等新官一到。就要把靈柩寄頓尼庵。(唱)搬移守孝讓衙門。豈知二七剛纔過。忽聽得海賊來攻破了城。合宅驚惶無所措。家人小使盡逃奔。真小姐。最聰明。料得滿路兵戈沒處行。不肯出衙甘坐守。脫除孝服與麻裙。單身走上高樓去。梁上先穿白汗巾。打算幸而無賊至。自該留命伴亡靈。倘然有賊來衙內。決意捐軀免辱身。又把那上下衣衫鞋。

輿轅 周身縫緊密層層 縫完袖手窗前坐 想起親人實痛心 再不料一別京師難再會 淚如珠索放哀聲 又恐怕悲傷惹起貪生念 發狠的萬事去開不挂心 耳聽外邊真熱鬧 天翻地覆幾時辰 後來漸漸無聲息 (自)再歇一回 (唱)又聽得吶喊聲高戰鼓鳴 却像出城非進內 一回漸漸又無聲 未知究竟因和吉 死出樓窗往外靜 (自)原來這樓甚高 一眼直可望到三堂之外 (唱)忽聽宅門遭打碎 三堂擁進一班人 明盔亮甲持刀斧 可想而知是賊兵 急急回身朝上走 那知又有一奇文 長梯好好騎邊豎 忽地橫斜倒在塵 用力再扶扶不起 虛空恍若有人擎 此番倒覺心慌亂 手脚酥麻沒理論 再聽外邊聲雜沓 賊兵早已進中門 算來片刻難遲緩 搶近樓窗小足登 不顧危樓高百尺 登身一跳出空庭 這時候香肌準擬登時碎 玉竹拚教片刻分 纔首蛾眉今已矣 纖腰長腕變成塵 芳魂怨魄隨風去 化作啼鴉帶血痕 那曉得命裏只該生不死 空中護佑有神明 庭前一陣紅光起 白石階前現紫雲 托住佳人難着地 番兵番將倒心驚 如飛趕到庭中看 轉眼之間不見雲 只有女人眼地上 身材妓小素衣裙 連忙就地攙扶起 傷損全無年正輕 面帶驚慌還是美 大家歡喜怪連稱 (自)都說道明明在樓窗上跳出來地上 竟長出一朵雲來托住了 此劇案又不見且喜並不曾着傷 相貌倒也生得標緻 (唱)拿他獻與王爺去 小姐雖慌尚未昏 自恨因何身不死 偏偏又被賊奴擒 金蓮雙頓號咷哭 大罵蠻奴衆賊人 快快將刀來殺我 莫生妄想要奸淫 番奴不解中華語 一個頭目名爲毛裏猴 口喚妓娥不殺你 何須害怕放哀聲 (自)你像是縣官的家小 俺把你去送與大王 正好好處不必啼哭了 (唱)蠻兒口內嘮叨說 小姐聽來也不明 罵着強徒不絕口 幾人綽住步難行 毛裏猴直進中堂去 衆卒跟隨四下尋 僕婦丫環都走散 只留棺木孝幃停 金銀細軟箱籠物 約莫無多值萬金 (自)又見這樓上房中有幾件樂器 毛裏猴道 這個妓娥想是善於音律的 大王最喜歡舞 俺們把這些樂器也拿了去 (唱)番卒應聲多取下 扛箱拔籠鬧紛紛 又尋着

一肩大轎歡喜，硬把佳人捺進身。嗚嗚咄咄扛着走，一程出了縣頭門。總兵衙門來呈獻，小姐悲傷欲斷魂。起鵲換裝方入席，後堂熱鬧遍張燈。恰好那許多頭目皆回轉，叩見王爺俱自陳。各得金銀並子女，毫無隱匿盡交清。(白)起鵲吩咐把金帛收在一邊，子女帶來見我。衆將官一聲得令。(唱)帶來堂上齊齊立。女女男男數十名，半是官員妻共女，半爲仕宦子和孫。妖嬈婢妾青年僕，但是姿容有幾分。一概身遭強賊擄，莫分貴賤與卑尊。賊頭舉目團團看，放盞哈哈笑幾聲。暗想女人雖不少，看來姿色總平平。若和皇后相方比，那個能如腳後跟。孩子更加無出色，當初我在北京城。相與的歌兒小旦皆如此，怎及那郗白秀崑。只好算遣悶消閒頑耍物，當不得知心着意嬌親人。(白)又見他們人人懼怕，個個低頭就開口道：你們不必這般害怕。我這大王原是中華人氏，深曉得各處民情。領兵到來，不過殺那些貪官污吏，並不用累及無辜。你們又都是青年美貌之人，取你們來，不過要鋪床疊被，侍奉左右而已。(唱)並非殺戮並磨難，不用驚慌但放心。好待王爺歡喜過，管教快樂更安寧。若然爛強言冲犯，惱了王爺反受刑。起鵲上邊如此說，衆人方敢略抬睛。觀見這大王獨桌朝南坐，錦帶貂裘結束輕。相貌軒昂非醜惡，年華少壯約三旬。果然不像蠻夷種，出口言談是本京。大抵孩童多怕死，從來婦女少堅貞。聞言那敢相違拗，跪地齊齊叩謝恩。只有妙容真小姐，目如不見耳無聞。袖兒掩面哀哀哭，背立筵前對外庭。起鵲見他不拜謝，聞言此女是何人。爲何痛哭無休歇，轉過番奴毛裏猴。(白)稟道：這個女人是縣官的家屬，非但姿色可觀，而且有些奇怪。小將領兵進縣，他在一座絕高的樓上，跳將下來。想是要尋死之意。那知這庭心裏面，忽地現出一朵紫雲，將他托住。渾身上下，並不會傷損一些。小將十分奇怪，與他講話，他又不懂。請大王親自問他，就知道名姓了。起鵲喜道：這等說來，必有大大的福氣，不可小看了他。吩咐衆男女，都往傍邊席上飲酒。衆頭目也坐在下邊，自家席上，只添一把交椅，把這女子扶過來，與俺共桌而飲。(唱)軍士應聲忙走過，紛紛催逼貴千金。同來席上

橫頭坐 強徒纔得細觀睜 只見他面如帶雨梨花白 眉似含烟柳色青 半散雲環偏嫵媚 一身素服更
 娉婷 姿容秀麗全無俗 體態輕盈又帶文 年紀無多十七八 端莊信是宦家生 雖沒有我家皇后驚人
 豔 比着這一衆裙釵迥出羣 任是悲啼無笑色 看來愈覺可人情 不由心內多憐愛 笑臉歡迎叫美人
 看你形容生得好 決非下賤與貧民 可將姓氏並門戶 說與王爺仔細聽 視死如歸真小姐 喝聲逆
 賊聽分明 若然問我人人曉 小雅爲名家姓真 父在瓊山爲縣宰 原不是低三下四等閑輕 雖然命蹇
 遭擒縛 誓不偷生辱此身 逆賊何須攙作想 快些殺我正該應 (自起鴿笑道。這等說確是一位真美人。不
 是假美人了。) (也) 語言出衆驚人膽 只可惜一對秋波俏眼睛 看得人兒不仔細 莫非近視帶三分 故而
 不識英雄貌 信口連將逆賊稱 幸喜大王不着惱 良言反要勸千金 休啼哭 免生嘆 聽俺和你細講
 論 莫笑區區爲海賊 出身原是大邦人 雖然不貴家曾富 祖籍邯鄲屬廣平 武榜解元張起鵠 少年
 遊俠有聲名 只因天子多昏暗 信任奸邪誤國臣 公道全忘懷小怨 英雄受屈志難伸 因而不願居中
 國 流入東洋已數春 (自) 初時原不曾打算殺到這裏。只爲大明皇帝無故與師。來伐我的鄰國。(也) 又用沐雷
 爲主帥 當年與我是仇人 相逢狹路難繞赦 爲此離山統大兵 殺得他來魂盡失 順風奪了這州城
 軍民庫藏皆歸我 建國立王足遂心 皇后雖然家內有 眼前侍奉少妃嬪 故而取幾個良家女 陪伴王
 爺拂枕衾 他每容顏無甚好 看來獨你算頭名 又聞樓上飛身下 平地曾經出紫雲 托住身軀無損害
 想來是個貴人星 大王所以心中愛 破格相看眼倍青 勸你好生從順了 便當封作貴妃嬪 榮華享受
 誰能及 皇后相同姊妹稱 遠勝在家從父母 姻緣只配一書生 這般好處來難得 快快停悲變喜忻
 小姐聞言兜面啼 此時猶未到三更 匹夫已在南柯夢 夢話焉能嚇醒人 我的眼珠清似水 看你這賊
 奴只值一毫輕 天兵一到難逃避 網內之魚立就擒 無賴賊 濫小人 妖魔見日現原形 稱王道霸無

三日 剝下龍袍就駕崩 皇后娘娘也難自保 癡心休想立妃嬪 莫如早早歸山去 還好偷安過幾春
道賊耳聽還大笑 美人也倒會調情 大王最是知情者 任你消閑罵幾聲 但只是哭罵多時疲倦了 還
該將養略停停 吃杯美酒消枯渴 莫把珍珠腹內吞 說罷便將袍袖轉 梨花面上拭啼痕 回身又把金
杯取 自執銀壺滿滿斟 一盞香醪雙手奉 強挨美女近朱唇 激得個妙容小姐冲天怒 劈手撿來響一
聲 擲去正當強賊面 金杯中額肉生疼 酒淋兩眼鬢眉濕 嚇得強徒跳起身 雙手亂揩羞變惱 高聲
喝罵賤妖精 大王這等加恩待 你竟全無半點心 既是這般尋死路 叫伊身首立時分 腰間掣出龍泉
劍 嚇壞傍邊婦女們 小姐此番心大悅 抬身引頸候加刑 賊因看他如此樣 臂膊酸麻不敢擊 倒退
身軀重坐下 青鋒按在桌間橫 小姐喝道 爲何又不殺了 張起鴿答應不出 仰着面孔又笑起來 真小姐實
在氣他不過 嗚呼號啕大哭重新罵 要奪青鋒力不能 搶起席間諸色菜 杯盤碗盞共壺瓶 劈頭劈臉拋
將去 打得強徒沒處躡 面上雖疼還小可 淋漓汗水透衣襟 抽身只得跑開去 小姐打他不着 索性
連桌子一掀 嗚呼可惜華筵值幾金 四脚朝天翻在地 珍鮮百味散天星 番奴個個心驚戰 又恐他頭撞
磚牆一命傾 碌亂忙來圍繞住 七張八嘴鬧紛紛 賊頭看了渾無法 只得喚過衙中走使人 自問道 你
們這裏可還有甚老年僕婦 着幾個出來 這些人答應進去 尋了四個老婦 出堂叩見 起鴿吩咐道 俺把這位小姐
交付你們 尋一間好房子 與他住下 須要好言解勸 着意提防 若被他尋了短見 卻要你們宿命的 衆婦人戰慄奉
命 把真小姐扶的扶 抱的抱 擁進一間潔淨內房 坐在一張椅上 再三解勸 小姐那裏肯住 張起鴿吃了幾杯酒 就
被這一場吵鬧 嗚呼桌子掀翻無了菜 好生着惱恨裙釵 滿衙人役皆惶懼 打掃塵埃席再陳 冲霄怒氣
方消散 精神復振舉金樽 長鯨吸浪渾渾相似 痛飲開懷到二更 酒盡看殘人也醉 一班頭目告辭行
分頭各覓安身所 大小官衙變賊營 自張起鴿先把這班少年子弟 安頓在一帶書房居住 然後帶着許多婦

女直進內堂。分派他們兩個一房住了。真小姐的住處。還在後邊。彼時哭得昏沈。眼睛閉着。似夢非夢。忽見一個道姑走來。扯着自家兩手。每邊吹了一口熱氣。依舊去了。小姐倏然驚醒。也不知是甚麼意思。恰好這（唱）逆賊一心難放捨。單身移步到房門。千金痛哭多時候。淚盡喉乾兩眼昏。氣息淹淹腸欲斷。斜依畫燈背銀燈。冲霄看得多清切。滿腹生憐越動情。悄步輕移朝內走。兩傍婦女跪相迎。佳人回顧強徒到。主意惟拚了一生。只當無知身不動。賊因偏要獻殷勤。扯張交椅挨肩坐。連喚姣姣與美人。看你面容多秀氣。因何性格欠聰明。須知既入牢籠內。怎能夠插翅騰空脫此身。饒你真心不怕死。大王豈是莽將軍。憐香惜玉從來慣。害理傷天總不行。勸你把尋死心腸收拾起。秋波再轉看分明。大王委實容顏好。並不是青面紅眉綠眼睛。年未老。正青春。力雖勇。猛性温存。當初身在中華國。風月場中最有名。挾彈邀遊馳駿馬。紅樓妓女盡傾心。還有那夫人小姐都相愛。悉聽侯門似海深。暗約私期害密遞。常常與我有交情。後來雄據雙峯島。皇后猶非世俗倫。乃是仙娥身下降。十分相愛結成親。美人雖只容顏好。比我娘娘遜幾分。若做貴妃真不屈。何苦的心高氣傲不應承。賊因口扯謊天謊。氣得佳人火直噴。大罵賊奴真放屁。這般鬼話嚇何人。饒你貌比潘安美。怎抵千秋亂賊名。若要我身從亂賊。如非姓假不姓真。（白）起鴛笑道。承贊了我的相貌。雖不曾與潘安比過。然而自信卻也不差。（唱）美人不肯相從者。我也深知內裏內。無非是怪我鬚鬚留得早。香腮濕貼恐生疼。如今卻也非難事。我就將刀剃盡根。如此知心並着意。也該見好就依遵。若然還不知時務。必惹王爺動手擒。問你裙釵何本事。焉能擋抵力千斤。莫如還是相從好。樂得個擁抱扶持入繡衾。小姐聽完尤大怒。別無言語再相爭。抽身便望牆邊走。衆婦遮攔發極聲。逆賊心慌隨後起。搶進一步手兒伸。擋來意欲關腰抱。此際佳人急出魂。平日身軀姣又軟。深藏綉閣怕風侵。金蓮窄小難行動。纖手難將重物拾。今夜身當危急處。蛾眉倒豎面翻青。冷

瓏玉指麻姑爪。便把強徒掌面門。可笑兇蠻無賴賊。平日裏殺人如草賽虜君。今朝爲色全忘氣。又見妓娃手力輕。越發心寬毫不急。思量抱起上床行。(白)小姐見打他不痛。大叫道。逆賊你走也不走。起鵝笑道。我不走。你待怎的。小姐氣極了。雙手向他肩上儘命一叉。若講這些氣力。其實也不多。(唱)只因吉人遇難天公相。暗裏幫扶有鬼神。任是頑皮張起鵝。霎時頭暈眼都昏。手酸脚軟難存立。跌去窗前丈有零。五岳朝天身着地。幾乎跌斷背梁筋。衆婦人只怕千金死。四面攙扶戰戰驚。逆賊羞慚忙跳起。繫冠束帶抖衣襟。無由遮飾哈哈笑。稱贊妓姣好技能。不知是那個教師傳授你。這般跌法果然精。(白)俺也曉得你手段了。(唱)從今再不敢行無禮。盡改邪心變至誠。點燈裝香勤供奉。譬如一位活觀音。但求息却雷霆怒。切莫重將死路尋。低頭說罷還作揖。好模好樣出房門。幸有那班無能婦女當災晦。還好去再展威風。徹夜淫。小姐看他身去後。心虛反覺汗如淋。渾身發抖毫無力。退坐金交語不成。(白)一個老婦忙去閉了房門。三個人又低聲勸道。那大王既去。小姐請免愁煩。好好的睡罷。小姐定了六神。暗暗想道。我一向自知並無氣力。方纔雖然拚命。聞得這賊驍勇過人。也不該竟是跌去。敢是詐爲沒用。騙我睡了再來的麼。又想了一回。又悟道。非也。他既如此。若不是無可奈何。豈有竟放手而去之理。(唱)仔細推詳無別說。還是那麻姑念我志堅貞。因而暗裏來相助。身隕危樓命尚存。此刻又將強賊退。保全白壁價連城。以此看來禍中還帶非常福。比着他人勝萬分。吐氣揚眉知有日。終身料不久沉淪。日今只可權時耐。哭泣徒教自損神。逆賊豈能成大事。無非烏合與狐鳴。眼前可待天兵到。淨掃妖氛復太平。到也自然離虎口。重歸故國見諸親。如今但保身無辱。任是幽囚也可生。想到其間憂變喜。丟開尋死這條心。和衣且向床中睡。(白)然而說便這等說。(唱)到底是膽怯心虛睡不寧。四個婦人尤晦氣。輪流看守到天明。(白)張起鵝早上起來。查看各處倉庫。府城之內。自然比州縣不同。好生歡喜。又與衆頭目商議道。崖萬二州。陵水一縣。已屬於我儋州昌化。已屬

慕容公主前日又聞他破了感恩縣。如今還有會同樂會澄邁定安大昌臨高六縣。那四縣都在府西南一帶。莫若讓與公主。會同樂會都在東南。俺們索性取來連絡了那兩州一縣。可不是好。只是俺離不得這裏。你們索性取來。領兵一萬可破了。衆頭目奉令領兵去了。起鵝辦完正事。又想到真小姐身上。便道這等一個妓弱女兒。爲何有這般氣力。昨夜把我跌這一交。此刻還有些腰酸腿痛。照依這等風勢。那裏弄得上他。若要殺了。其實不忍。若要放去。更覺不甘。(唱)豈有人心真鐵打。從來猶犬伏溫存。激他所以咆哮發。好好相看性自馴。只恐那幾個婦人無用處。不能周到護奇珍。必須添置嚴看守。又着隨身一小軍。(白)吩咐速往船上去。帶幾個有力婦人來。看守服事。自己又到房外去張。(唱)只見佳人朝外坐。不拖脂粉亂烏雲。雖然眼內無珠淚。滿面愁煩翠黛顰。不敢進房忙退出。後堂傳令衆廚丁。三餐進膳皆鮮潔。細果香茶百味陳。房內鋪張加富麗。鴛鴦綉幔盡銷金。又把那擄來玉帛金珠類。送與妓女道悶心。小姐看來心暗想。這些綵繡共金銀。我家焉得多如此。都是那大小官員武共文。剗剗萬民膏與血。却被你一齊收拾做人情。殊不知我身一向居安樂。尚且錢財看得輕。今在流離顛沛日。豈以爲貪圖貨利逐奸淫。饒伊遍地鋪金寶。買我心歡萬不能。除却三餐茶飯外。任他婦女勸頻頻。再不肯梳妝插戴更衣服。拚做囚徒鬼魅形。起鵝時時來探窺。希圖日近日相親。隔窗笑臉頻呼喚。無奈妓娃見卽噴。怒目而觀。佯不睬。強徒沒趣便回身。倏而又

是三天過。頭目提兵破兩城。回到府中同見主。又有八名娼婦進官廳。(白)就是軍士的妻子。住在船上。都是知兵善水。力大身雄。起鵝吩咐他們。盡住內房看守。以備不虞。小姐見這些娼婆進來。心內未免着急。然而已被他們看守。寸步不離。死又死不成。逃又逃不去。也只好硬了頭皮。得一歇過一歇而已。幸虧張起鵝。被這一交跌怕。再不敢來用強。又過一日。聞得西南四縣。都被公主奪了。現今駐兵澄邁。起鵝大喜。就差個頭目去請王姨。到府城一會。再議戰守之策。當夜殺牛宰馬。預備酒筵。又去捉了許多優人妓女。聽候供應不提。再說這慕容公主。自與張

起鵲分兵攻破昌化儋州之後，各城官弁，聞得沐都督兵敗於前，王總兵陣亡於後，一個個心驚胆落，誰敢遮攔。一見兵來，就棄城而走。所以得這五縣，並不會費力。又有駙馬作主，嚴禁衆兵不許擾害百姓們，也安堵如故。不比得張起鵲所到地方，直要殺個與盡纜住。這一日兵屯澄邁，身坐縣堂，忽見張起鵲差人來見，備說島主已得了府城。聞得娘娘兵駐此地，特遣小將相請娘娘進府一會，再議大事。公主應允，時已黃昏，就留那頭目住下了。(唱)自家回到內房中，說與喬裝駙馬公，打點來朝同去會，飛香不得不相從。此宵安睡無他話，次日纔聞報曉鐘。梳洗出堂傳下令，點了三千健卒盡驍雄。八員頭目同隨侍，放炮離城取路東。六十里程途行得快，城邊小校報如風。混天王率衆來相接，只見一隊紅妝捧玉童。(自)心裏想道：我並不會請他，怎麼他也來了。(唱)想是防備老婆偷了我，故而必要自監同。兩家相遇齊拱手，彼此添花賀大功。並馬入城歸帥府，頭門下了駿花聰。大堂之上重施禮，坐定金交茶一鍾。(自)起鵲就說昨日遣人之時，本欲請兄一會，只恐要留下守城，所以只請了姨妹，難得兄也肯來，真是絕妙之事。駙馬正沒好氣，只冷笑道：在桂某原不肯來，無奈這位令姨妹道我是中國人，恐怕我逃走，所以同來。起鵲道：怎麼有了這等美貌夫人，還要逃走，除是個癡子，姨妹也決不是防備這一着。(唱)多應是防你風流貪美色，要與那宮娥侍妾去私通。從來婦女皆如此，誰把夫君肯放鬆。至戚往來非攪擾，你也不消煩惱縐眉峯。須知一介書生體，原不可風月場中大用功。公主娘娘呼姨丈，何須取笑話虛空。請將掠地攻城事，與俺夫妻說始終。起鵲應聲稱是了，便言前日大交鋒。殺得那沐雷棄甲拋戈走，鎗刺眉頭血染紅。乘月夜，走匆匆。府城不用力來攻，長鎗扯住飛身上。順手刺死王總戎，殺盡官兵城已據。纔見那沐雷追到假裝凶，又被我一鏢打得幾乎死。大敗而逃下海中，細細說完公主笑。果然姊丈是英雄，只可惜便宜沐老留殘命。殺了他時更快胸。(自)起鵲道：那番是沒有船，所以被他逃去。前日已着人去調船，即日可到。若到了，俺就殺過市州，再無不擒老賊之理。只不知姨妹的

船隻可曾移過來。公主道。也曾去調。一到之時。俺就幫助姊丈。同去便了。但不知姊丈殺了沐雷之後。還是再去攻打別郡。還是只守這個瓊州。起鵲笑道。姨妹你終是個女人。開口不大。我做姊丈的。(唱)昔在雙峯爲島主。好像似一窟之水養蛟龍。但能活命難施展。以此上歛伏雄心做了睡大蟲。今日既然收此郡。好一似風雲際會電雷轟。乘銳氣。駕長風。一舉先收這廣東。次取江西登陸地。安徽山左路相通。勢如破竹趨蕪湖。直到京師進九重。殺盡那誤國殃民文武。拈出來大明皇帝小孩童。自登九五爲天子。纔算得蓋世英雄。志氣洪。姨妹若能同我去。就與那平分天下享無窮。(白)公主道。原來姊丈有此大志。俺那裏得知。(唱)若講那大明天子多昏暗。信任奸邪不用忠。大抵也該亡社稷。朝廷另換主人翁。但只是照依姊丈方纔論。還覺得耽擱時光欠易容。據俺心中休上岸。倒不如統兵即日整風箴。舟師直抵登萊地。先據膏腴齊魯封。後取北平其實近。管教馬到就成功。(白)起鵲道。姨妹之論也是只有一件。如今沐雷還在對岸。若知你我去取登萊。他必定還把瓊州奪去。可是白費了一場心力。兼且近着俺們家國。倒有內顧之憂。爲此一看到底。還要先殺沐雷。一面寄書與你姊姊。叫他索性也棄了梅島。(唱)領兵率將同來到。守把瓊州不脫空。我和你殺了沐雷無內顧。長驅方可向山東。娘娘聽了連稱是。姊丈高才不衆同。真個俺家千不及。只宜聽令執鞭從。兩人商議多高興。駙馬旁觀像木鐘。起鵲回頭瞧見了。呵呵大笑叫仁兄。俺和令正相商議。你是文人腹內通。也該應評論誰人說得是。怎麼的呆呆袖手詐昏庸。(白)飛香想道。你這逆賊。竟當我不知兵法。所以說這燥脾話兒。你既然問我。我只賞你一個乏趣。掃掃你的興。也是好的。便說既如此。大王不可見怪。請聽批評。據某想來。大王與公主的議論。一個也不在行款之內。真是坐井觀天。以爲天小耳。(唱)全不想堂堂一統中華國。太祖傳留至孝宗。一百餘年方鼎盛。豈比那衰弱漢運將終。山河險阻城池固。將廣兵多盡虎熊。我這裏兩處分兵剛六萬。幾員頭目數權充。偶然一舉僥天倖。得破瓊州敗沐公。若竟要仗此橫行。

陶大事 何異乎驅羊搏虎入林叢 蟲飛蛛網蛾投火 轉眼亡身退步窮 依我萬全安穩策 高飛須待羽
毛豐 只宜守此招人馬 養士屯田過幾冬 等待兵多糧草足 再圖打仗正冲鋒 強徒聽了心中惱 只
礙着姨妹娘娘俏面容 不好生噴還笑道 雖然此論也精工 然而終是書生見 缺少英雄氣烈烘(白)俺
却再沒有這般耐性的 飛香道 大王下問 桂某所以直言 若不以為然 某也不能相強 公主恐他們說出氣來 連忙
道 他是書生 所以說的全是小膽話 姊丈不可見怪 起鵲笑道 既為至戚 豈敢多心 還有一句要緊話 幾乎忘了
(唱) 前日提兵追老沐 後軍一將忽相逢 原來却是何人虎 對我曾經說細衷 說道他跌下波心原未死
身驅跳在別船中 現隨老沐多安穩 託我傳言與表兄 休當他身真死了 傷心痛哭淚流紅(白)公主
笑道 這厮原不是好人 到底跟着沐雷去了 你從此也可放心 飛香聽了 想來也不像假話 (唱) 纔得個撇開煩惱
生歡笑 相謝傳言把手拱 酒到之時同入席 杯浮琥珀最香濃 山珍海味般般備 只少烹庖鳳與龍
美貌優人斟玉盞 妖嬈妓女舞鸞鴻 五音雜奏歌相和 平地皆鋪五色絨 逆賊開懷還自贊 繁華不讓
帝王宮 大堂宴客多喧鬧 絲竹聲隨陣陣風 驚動深閨真小姐 正當悶坐靠窗櫺 (白)聽得外邊熱鬧 問
是甚麼事情 這幾個中國婦人 有了衆番婆替代 都身子鬆了些 好在外邊走動 問道 大王在堂上宴客 男女二人
說是甚麼三仙島上的公主 駙馬都生得十分齊整 好像金童玉女一般 小姐向來曉得飛香改扮之事 心內想道
這位駙馬 必定是張小姐了 他弟官高極品 夫配王侯 若比起我來 又高了數倍 (唱) 只因才貌兩稱奇 致惹奸
人起禍基 改扮而逃迷女寇 中途強逼做夫妻 漂流海外經三載 信息難通骨肉離 及至相聞尤費力
直等到朝廷遣將大興師 平海島 有歸期 意外風波是又非 身在軍中重被劫 如今猶是着男衣
這般奇事從來少 大抵人間做女兒 才色兩端都是害 莫如貌醜性情癡 倒能享福長安樂 穩坐閨中
步不移 賊衆猶稱爲駙馬 隱情大抵未曾知 我想他身雖在筵中坐 心內多應如亂絲 滿腹愁煩誰可

解 對人強笑背人啼 我今也與他相類 若能夠競面相逢手共攜 各把衷腸相訴說 也好把胸中鬱悶
這些微 無如咫尺天淵隔 夢想徒勞怎見伊 小姐傷悲頻歎息 倏然紅日已沉西 主賓盡醉華筵散
混天王留住連襟與小姨 盛設款留過兩日 戰船已到兩家齊 起鴿與公主各自領兵下船 這瓊州與徐
聞縣相隔只得七十里海面。(唱)順風片刻揚帆過 大小番兵賽虎雞 吶喊搖旂沖殺上 傷痕猶可沐公爺
領兵率將忙來敵 抖擻精神勝負時 自出左軍迎逆賊 楚凌霄右首戰番姬 兩軍大戰徐聞縣 半日
未分雄與雌 起鴿石來難取勝 胸中默默念妖詞 狂風動 捲旌旗 天地皆昏黑霧低 白浪隨風頃刻
湧 幸虧得中華有備佔先機 船樓一隊噴筒手 陣陣紅腥急雨飛 怪浪妖風沾狗血 登時消滅法難施
中華將士心添壯 逆賊羞慚鎗再提 惡戰仇人拚性命 (自)公主不是楚凌霄的對手。(唱)交鋒半日神已
疲 幸虧衆將來幫襯 不至遭傷損四肢 再殺一回天已晚 人人力倦眼昏迷 大家只索丟開手 各自
收兵息鼓聲 起鴿移舟重傍岸 好生煩惱見王姨 此番仙法遭他破 叫我還將何計施 (自)公主道這一
陣雖不曾勝也不曾敗 姊丈且免愁煩等姊姊來時 自然還有妙法 起鴿道妙法雖有俺如今想起來 姊丈的說話
倒也是有些意思。(唱)畢竟兵微能將少 交鋒豈得盡便宜 俺今倒要遵他教 買馬招兵不可遲 此處地
方多廣闊 高山巒谷敘諸黎 人人勇悍皆能戰 我和你即日城頭建大旂 招集他們同聽用 方纔不怕
受人欺 慕容公主點頭應 既要招兵過幾時 目下還該分路走 各人遣將守城池 四方八路招人馬
合少成多妥當些 當下兩人商議定 分開船隻走東西 (自)起鴿仍進府城 公主自歸澄邁 各差部下的頭目
分守城池 立起招軍旗號 自有這些不服王化的黎民 望風歸附 若講到瓊州一府 共有十三座城池 兩家的兵分
開把守 每處不滿五千 此時沐都督若深知賊勢 引兵而來 原也容易克復 只可惜不曾曉得他分兵之事 所以不
敢過來了。(唱)這裏話 且慢提 再說那羽書告急到京師 瓊州失陷非輕小 嚇壞了當今萬歲爺 急召

掌朝三關老 乾清宮內議軍機 君王說與諸臣道 爲一措敘事甚微 再不料惹出這般無妄禍 瓊州盡失付蠻虜 沐雷老將猶然敗 表存凌雲朕甚疑 未識可能當此任 諸卿共議定何如 李楊二姓同聲應 御弟之才臣等知 宏毅深沉兼智勇 不比得等閒浮薄貴家兒 沐雷之荐無差失 陛下龍心不用疑 天子聞言方意決 焦芳打算已多時 連忙也向君前奏 假着公言暗濟私 自奏道以郭殿下之才雖不思不能破賊 然臣聞帝王之師必出萬全 今瓊州一府現爲二賊所據 首尾相應 故其害倍常 若只這一帥往征 猶恐有掣肘之病 右都督張雋才智雖不及郭殿下 而驍勇絕倫 向稱飛將 若用此人爲副帥 分兵勦賊 最相宜 管教一舉平雙寇 又不怕正副相商心不齊 天子聽來真不錯 點頭稱善也相依 立時宣召張和郭兄弟同來拜玉墀 自天子就把沐公報奏衆人定議之事 宣諭了一遍 也盡禮盡忠 郭殿下 叩頭領旨別無辭 出言終算張都督 謝道微臣才力低 不敢粗心當大任 只堪守禦在王畿 焦芳之語難憑信 別選能臣作二帥 自天子笑道 去年你就請行 今日差卿 怎又不去 是甚麼意思 逸少叩首道 臣非別意 實是被去年嚇怕了 如今賊勢更不比去年 馬到成功之說 自料不能 若就誤幾時 禁不得又被奸人讒譖 所以不敢奉詔 天子聽了 也覺不好意思 停了半晌 道 去歲之事 皆由朕誤 今日既已明白 豈可再聽讒言 自今以後 若有人再行讒譖者 朕必手劍誅之 并須擇日築台 行遣將之禮 卿可放心同去便了 天子說了這話 張都督纔得歡喜 頓首謝恩同退去 君王此日罷遊嬉 立將聖諭傳中外 又着欽天擇吉期 兄弟同歸私宅內 合家大小盡開知 楚絳書 何武師 稱賀王爺與督爺 打點從征真有興 白秀峴也是喜孜孜 只有個張郎外貌雖歡悅 心內憂煎人不知 並不是懼怕交鋒難取勝 也不是牽連父母妻和妻 端只爲瓊州已破 皆歸賊 料得那妓弱真娘難自持 若死干戈真可憐 邊防做了蔡文姬 此時欲問無從問 恨不身生兩翼飛 飛到瓊州先察訪 只堪呆想意自疑 張郎正在無頭腦 來了真家元老兒 氣喘吼吼承主命 廳前叩見二王

爺 備言小姐同堂伯 出任瓊山一載餘 今日忽聞朝內報 瓊州盡失寸無遺 想來合宅同遭難 小姐
悲傷淚泫衣 幸聞得爺受君恩爲大帥 故差老僕而陳詞 若然恢復瓊州日 萬望留心一念慈 訊問遺
民諸父老 縣官身死衆應知 最憐弱質年還幼 當此兵戈大亂離 全節而亡也罷了 若然被擄更遭欺
全憑大力清查究 免使終身陷污泥 這也是無可奈何情極想 莫怪是尋針大海出難題 蒼頭說罷頻
揮淚 王子聞言也慘悽 正色端容連應諾 這也是情關骨肉定如斯 我身自必留心訪 生則攜歸死竟
屍 (白)元義謝了一聲。又取出小姐的手札送進內堂。沐夫人拆開看了也是大驚失色。忙請丈夫進來商議。逸少
道。此時路途遠隔。我却也無可如何。總要等到瓊州再行查究的了。(唱)沐氏夫人無可說 追想往事淚沾衣
終不然前生註定人緣淺 因此上阻隔多端意不如 逸少也防妻發惱 必然要恨鮑香兒 只推有事抬身
走 免得多言惹是非 (白)郭殿下見逸少走到書房。又與他計議道。賊勢既急。我你領兵須從登州泛海而去。既
使衆軍安逸。又免途路耽延。逸少道。兄言極是。但不知那蠻女。把我家姊姊怎生安放。若被張起鵠石破出來。就更
加不妙了。凌雲道。這總是他命中多難。我和你急也徒然。且到那邊再作理會的了。(唱)此夜無詞同歇宿 來朝
纔聽五更鷄 就到那教場挑選兵和將 日日當心無空時 選到精兵成十萬 十二員戰將共偏裨 錢糧
器械般般足 早是與師上吉期 王子尙無家室戀 張郎難免爲賢妻 幸虧這夫人頗帶英雄性 不作妓
癡掩袖啼 但囑夫君須努力 莫將家事苦思維 若能取得封侯印 方不愧馬到成功名望馳 張都督別
過妻房辭岳母 (白)又要到西園去安慰了香兒。諸事自尋歡樂。我就回來的。(唱)不須挂念望歸期 鮑五姑娘
腸打結 不禁痛哭手牽衣 送郎直到園門首 獨自回房最慘悽 這一日天子親身離鳳闕 百官擁護整
朝儀 駕臨演武場中歇 曠祝拈香祭帥旗 戎服登臺郭殿下 隨征將士列班齊 舊時平賊將軍印 今
日君王自捧持 更有上方三尺劍 一同賜與二王爺 遣將禮 自古道 君王宣諭有言詞 闕中殿與卿

同享 關外惟卿獨掌之 有利於君無待命 賞功討罪用便宜 賊平奏凱歸期日 朕與卿家解戰袍 王
子謝恩而受命 君王方下將臺基 鸞儀簇擁回宮內 頭隊先行何武師 副帥居中王子後 三軍浩蕩出
王畿 百官相送長亭外 此日威風八面俱 號令嚴明軍政肅 曉行夜宿敢言疲 一朝行到登萊界 文
武相迎滿路歧 海口戰船皆會集 人歸船內馬停蹄 真仙轉世爲名將 今比雷靈關外施 神鬼遲依妖
孽退 長風破浪險如夷 大兵東下今休唱 再講那起鵠差人去見妻 頭目持書歸海島 蛟精親手拆封
皮 展開細看雖明白 心下狐疑沒主持 (自便傳這幾個守山頭目進帳商議道) 大王背上要我棄了此山 盡
帶軍兵根草到瓊州去助他 我想此山乃根本之地 若棄下來 必被暹羅國王一齊收去 那瓊州雖大 不知地勢何
如 若險固不及此山 就是失算了 以此遲疑未決 要你們商議商議 還是聽他不聽他 衆頭目都不敢答應 內有一
個年老的名喚李良謀 本來胆小怕事 又知娘娘妬意極深 就趁勢討好道 這條主意 大王出得差了 娘娘不可聽
他 瓊州地方小將也曾到過 地輿廣大 四面巨洋 形勢險固 千萬不如此島 若要守城 非數十萬人不可 我們若移
家而去 只得五六萬人 濟得甚事 倘若中華發到大兵 四面攻殺 那時家鄉遠隔 糧草不敷 娘娘縱有大才 只怕也
要抵敵不住 蛟精道 原來如此 大王爲何並不思量 李良謀道 大王的爲人 有些莽撞 一遭得勝 就看得百事不難
況且中國裏邊 多出美女 他此時 想已收納下許多三宮六院 所以就不想回來了 蛟精聽了 深以爲是 就喚那頭
目進來 詰問 大王可曾攜甚麼婦人 頭目不敢遮瞞 盡以直告 蛟精怒道 原來果有此事 若不是李良謀說來 我也
被他騙了 李良謀道 如今娘娘 何不寫書去催促他 把瓊州讓與慕容公主 自領了本部回來 蛟精道 若與他直言
他必定不聽 莫若如此 騙他回來便了 (鳴) 商量定 不寫書 另差得用一番奴 駕船星夜來中國 直進瓊
州見賊徒 稟說大王離島後 娘娘有病在身 軀 不茶不飯多沉重 身臥牙牀半月餘 (自) 初時只道大王
就回去的 所以不曾着人通報 (鳴) 前日王爺書到 稟 方知得地已安居 娘娘雖喜身難動 作主之人別個

無 故道小人連夜到 大王須索破工夫 輕裝即日回山寨 檢點金銀共積儲 率衆遷移離海島 方纔
停當免疎虞 賊囚聽了番兒話 冷汗渾身骨也酥 嘆氣捶胸連罷了 一團高興要遷都 偏偏皇后生災
晦 難道他仙法難將惡病除 (自)這等說來總要回去的了 立刻傳進幾員頭目 吩咐他們把守城池 不可輕忽
兼要留心秘密 莫被敵兵得知 待俺悄悄歸家 不幾日就來的 衆頭目齊稱得令 起鵠又想 這些孩童婦女 都用得
厭煩 也不必帶去了 (也)只有一人真小姐 至今猶未兩歡娛 若然留下心難放 一衆婆娘見識粗 防備
不嚴就逃走了 須要將他帶去莫糊塗 又恐怕娘娘有病多煩惱 (自)若見了他 不指望吃藥 (也)倒是澆他
醋一壺 醋透心肝焉得好 須要深藏別帳巧支吾 一番打算多停當 走到房前把婦女呼 (自)吩咐他們
收拾了真小姐動用之物 明朝就要下船回去 衆蠻婦答應進房 真小姐是個聰明人物 與他們相近多時 漸漸也
解得番話 就問道 你家大王 又要往那裏去了 番婆道 大王說明日一早就要回去 所以若俺們收拾收拾 與小姐
同行 小姐聽了 又吃了一驚 只當他不敢與中華斷殺 (也)因此滿載人財回本國 傷心兩淚落如珠 思量在此
雖遭難 還是中華舊日居 若是同他歸海島 迢迢遠隔幾程途 豺狼穴 盡番胡 地陌生疎勢轉孤
全節不能留性命 若然留命必遭污 縱教身命全無損 欲見家鄉可得乎 想到其間真痛苦 一聲大哭
氣難舒 昏沉悶絕羅幃內 嚇壞番婆衆手扶 接氣灌湯多一刻 悠悠氣魄又重甦 睜開鳳眼團團石
依倚清明退黑烏 氣忿交加雙足頓 高聲喝罵衆番姑 我身愿作中華鬼 誰要你們假做慈悲救醒奴
(自)衆番奴受他的氣也不少 無奈怕那大王 所以再不敢回口 只得跪下來勸道 俺們並不是假慈悲 實爲自家
性命要緊 還望小姐發些真慈悲 留着自己一命 就是救了俺們八命了 小姐聽了 料來再也死不成 (也)痛哭多
時重又想 既然天不給微軀 焉知沒有回鄉日 但只是瑣瑣裙釵怎自圖 須要傍人來搭救 番邦料想
救星無 中華雖有親和戚 又沒個湊巧機緣可寄書 呆想多時生一法 說來半巧半如愚 (自)就取出箱

內許多金銀首飾。分賞與這四個中國婦人。含淚吩咐道。我的姓名跟脚。你們已是盡知。此番去後。你們須要留心。倘有我的親戚。尋來訪問我的生死。你們千萬替我細說一番。等他們也好設法救我。四個老婦得了這些金寶。好不喜歡。(唱)連聲答應該傳信。包救千金出火爐。小姐沉吟遺墮淚。這也是癡心妄想弄玄虛。豈能真遇親人到。那得重還合浦珠。悲歎多時方入寢。東方早又現金烏。混天王先出衙門外。衆番婆擁過千金上小車。直出城門來海岸。下船又見別人無。只有那賊頭身坐中艙內。吩咐番婆護美姝。送入後艙深且密。臥牀鋪設襯氈氍。驚疑小姐心難定。又問傍邊衆女奴。(白)方曉得不帶別人。并去了還來等事。小姐想道。若能再來。倒也極妙。只怕他不帶別個婦女。又要來與我贊興。這便怎麼好。(唱)仔細思量無別法。只將性命對強徒。少停早膳前縮送。推說胸中悶未除。賞與衆人分吃了。自家假臥枕珊瑚。飯來也不抬身用。任意喉乾舌上枯。湯水一些都不吃。甘爲餓殍葬溝渠。(白)到了晚間。外邊又送進夜飯來。(唱)幾般海味時鮮菜。更有香濃酒一壺。衆婦強扶賢小姐。下床必要用些須。佳人緊閉櫻桃口。別轉身來自向隅。衆婦着忙連苦勸。反惹他盡將酒飯肉和魚。連盤帶碗都推掉。狼藉珍羞滿地鋪。(白)衆婦人沒法。只得出來報與大王。張起鵠連忙進來說道。這飲食裏邊並無毒藥。美人爲何忽然不肯吃起來。敢是要絕了食。去成仙隱。小姐一見他來。不覺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厲聲喝道。你一向不來逼我。自然吃些。看見今日勢頭。料必放我不過的了。我不趁早餓死。還待你凌辱到幾時。張起鵠見了這個虎勢。不由的毛骨悚然。倒退了幾步。(唱)半响方纔裝笑臉。美人不必動毛粗。大王焉敢來相強。情願中艙獨守孤。但請寬心並放胆。再休絕食上仙都。說完急急回身去。不敢重來鬼畫符。暗暗心歡冀小雅。將身退坐碧紗櫺。一班婦女同收拾。暗恨王爺作事慙。既是見他心就怕。焉能做得婦和夫。何如早早丟開手。也免得我輩遭瘟日抱扶。怎奈癡心張起鵠。只言日久事堪圖。來朝好好仍供膳。惟恐佳人損玉膚。小姐見他不敢拗。也知天意救無辜。自然還

要留殘命 迅速行舟數日餘 已到暹羅蠻國界 先有那哨船迎接在中途 片時行至雙峯島 懼內的強人胆氣無(自)欲把真小姐攔帶上山 又怕他啼啼哭哭 驚動了皇后 只得吩咐衆番婆 依舊看守他在船內 自家騎馬上山 衆頭目一齊出接(也)張起鴿只道妻房真有病 無心答話口含糊 匆匆急進盤龍帳 相見娘娘問起居 一看心歡還暗駭 只見他姣容依舊勝芙蓉 烏雲光焰衣裝豔 有病之言莫是虛(自)坐定了說道 俺因報仇心急 追趕沐宙 又爲得了瓊州 攔住身子 再不過娘娘玉體有甚不快 頭日報到瓊州 嚇得俺魂不附體 連夜趕回 幸喜娘娘面色如初 想已全愈了麼(也)好一個 假娘娘 含糊且是應夫郎 接風酒席先齊備 頃刻排來後帳房 一衆蠻姬勤服事 佳肴頻進捧金觴 夫妻對飲三杯過 妖后開言叫大王 就把那前日得宵觀細底 傳齊部下共相商 知道這瓊州地勢難憑守 舉國遷移計欠長 爲此詐稱身有病 着人騙你急還鄉 相勸你 莫荒唐 何苦的爲了他人把自己忘 貪着中華三尺土 癡心要撤自家邦 圖新棄舊非良策 眼見便宜在那廂 莫若安心還守舊 深居此島享安康 你今須聽爲妻勸 也莫噴來也莫慌 好好的下令收來諸將士 攻城掠地莫思量 賊頭聽畢妻房話 掃盡無端一大場 手冷如冰杯落地 多時纔得拍胸膛 強陪笑臉重新說(自)既是娘娘定主張(也)只還有兩樁大事要提防(自)一者俺們若收兵回來 令妹就沒了幫手 恐怕還要吃虧 二者俺已惹動了中國 即使目今棄了瓊州 他們日後 也要來征伐 這又如何抵敵 蛟精說 這也不難 若果爲了妹子 便暫緩收兵 明日再寫書一封 差人送去 仍說我有病未愈 不能脫身 這些兵將 留與他應用 中華再有兵馬來 可守則守 若勢不相敵 便棄了瓊州 同來我處 此山形勢險固 地土豐饒 一年收成 就有二年糧草 五六萬人 守住了四面 中華人就生了肉翅 也飛不上來 還怕他怎的 起鴿聽了 心雖不樂 口內却不敢再言(也)連聲諾諾 遵皇后 暫把高飛志氣藏 妖怪見他從了命 歡然又把笑臉裝 開懷飲到天光晚 一月分離似覺長 重整巫山情百倍 直睡到日高三丈起眠床 混天王有事前營去

妖怪心頭暗付道：人道中華多美女，若然有個比奴強，他身豈肯輕拋撇，必定攜歸在船內藏，待我輕身前去。看當時急急正衣裳，八名婢女隨身帶，走馬如飛出帳房，下島要來尋美女，再講那妙容小姐在船艙，滿腹鬱悶難排解，要那些蠻婦相扶走近窗，略把外邊風景看，高山萬仞海茫茫，不分南北東西路，觸目愁添更慘傷，正在憑窗珠淚滴，忽聽得鸞鈴陣陣響叮嚀，抬頭又把山坡看，原來是一隊裙釵別樣妝，小袖長袍騎駿馬，八人前後擺成雙，當中一個驚人貌，頭戴金冠飛鳳凰，身穿紅袍花綉滿，番邦却有這姣娘，佳人正在看瞻處，衆馬跑來近岸傍，鞭指船頭齊吶問，船中婦女好驚惶，亂拖小姐回身走，大怒千金罵狗娼，（白）我氣悶不過，難得有這個美人來，正好看看，怎麼又把我亂拖，衆婦跌脚道：這就是我家皇后娘娘，若見了你，斷要殺你，一面說，就把小姐推進後面，正要關門，那知皇后娘娘早已上船來了，嚇得手腳無措，一齊跪下來，蛟精走進中船，坐在椅上問道：大王回來，帶有多少婦女，可喚出來見我，衆婦人料道：嚇不過，只得叩頭道：在瓊州原有幾十個，此時却只帶一個回來，並沒有第二個蛟精道：這一個想是他心愛的了，衆人道：大王便愛他得緊，他却一些不愛大王，一月以來，只是啼啼哭哭，不肯從順，大王要回來，恐他逃走，所以帶在船裏的，妖精聽了，還不全信，冷笑道：既然被擄，那容他不從，敢是你們替他遮飾，衆婦道：娘娘面前，誰敢說假，其實還不曾肯從，（白）小姐後船明聽得，料來無處把身藏，移蓮步，出中艙，也不慌來也不忙，袖捧胸膛，深萬福，含悲啓口叫娘娘，妾身便是中華女，被擄多時實未降，日夜悲來求一死，無如大衆護隄防，而今幸與娘娘遇，請賜青鋒劍下亡，免得終爲強暴辱，黃泉銘感德無疆，妖魔耳聽言如此，再把裙釵看細詳，只見他半舊青衫無綵綉，蓬鬆綠鬢不成妝，紅銷玉頰香肌瘦，怨鎖春山眼一汪，質地看來雖算美，終須不及我容光，貧生怕死人常事，少見他自請損生志氣剛，粗服亂頭容自毀，並沒有妖怪打扮媚情郎，看來恰是豎貞女，何故遭擒活受殃，總是真娘該活命，妖魔也起善心腸，一腔妒忌全消却。

反要仁慈學大方。含笑迷迷點首道：「難得你這般志氣實高強。娘娘也是知明白，何忍無辜劍下亡。只恨大王無道理，不該強逼你同行。然而有幸相逢我，還算得福自天來大吉祥。」（自）小姐聽了這番說話，曉得他倒有憐憫之心，便即跪下道：「難得娘娘這等寬宏大量，既然憐念難女，萬望勸解大王，開恩釋放。這就是救人救己了。蛟精道：勸解大王，倒也容易，只是你這等一個孱弱女子，就放了你，那能夠就轉中華。只怕又要落在別人手內了。與其再受一番苦楚，何不就在俺手下做個侍兒，倒還安安穩穩。你可答應麼？」小姐道：「娘娘若肯收留，難女豈有不應之理。只恐大王還要逼勸，爲之奈何？」蛟精笑道：「大王在我面前，再不敢放肆。若要私下纏擾，俺再着幾個心腹丫環，與你做伴，自然近也不敢近你的了。」（自）只要將他如此制，管教不敢再猖狂。千金感激深深拜，再造之恩死不忘。能使微軀不受辱，終身情願侍娘娘。」（自）蛟精道：「若是別人，我豈肯如此。在你面上，實是破格用情。只是講了半日，還不曾問你的姓名，並不知有何才技。小姐道：「賤妾姓真，名喚小雅，字妙容，也沒有別樣技能。只曉得詩書音律而已。且現有幾件在此。這幾隻箱中，還有好些衣裳首飾，一并帶去便了。」蛟精大喜，又把這班婦女喝了起來，吩咐道：「若見大王，就說我把妙容帶去，不必瞞他。」（自）衆人悚懼聲聲應，妖怪抬身就出籠。眼見裙釵無氣力，步行怎得上山岡。就叫個番姬牽了雙乘馬，首飾衣衫共幾箱。樂器幾般都帶了，齊上馬勒絲繩。高山直上如平地，那怕崎嶇道路長。進了後營方下馬，佳人舉目細觀張。帳中擺設多華麗，滿處皆焚羅解香。想是娘娘安歇處，兩邊侍女立成行。」（自）蛟精又吩咐道：「你既要隨我，須要梳好了頭，換一件潔淨衣服。再來侍立在此。等大王進來，待我當面羞刮他幾句。小姐領命，隨有番女引到側邊小帳之內。等他打扮。小姐此時，（自）身雖得涼心猶痛，況且身居父母喪，何忍裝修爲豔麗。只換了一身潔淨素衣裳。梳通秀髮蟠雲髻，只戴羊脂玉扁方。餘下金銀珠與翠，（自）一齊捧出來，送與娘娘。聊申謝意。又停了一回。天色將晚，張起鶴纜得走進來。小姐閃在婢女叢中，他竟不曾看見。坐下來只顧講話。衆婢女又擺下夜宴來。夫妻

對坐飲了數盞。(唱)蛟精便把夫君問。此去瓊州一月長。我不相同伊獨至。安能終夜守悽涼。料曾大掠中華女。倚翠假紅樂倍常。多是奴家不做美。無端騙你轉山岡。愛人一衆多拋却。此刻多應心暗傷。哈哈笑。混天王。我的娘娘你着甚忙。難道成親三四載。猶然不曉得我心腸。當初雖也負風月。自與娘娘結鳳凰。仙女臨凡非別比。花容月貌世無雙。風流飽遂平生願。恩愛渾如蜜浸糖。從此眼觀他婦女。任他好煞總平常。這叫做曾經滄海難爲水。縱是分離數載長。也不肯亂與他人同枕席。(自)何況只這幾天。(唱)娘娘何必費猜詳。蛟精聽了心中怒。變轉如花俏面龐。(自)冷笑道。說便說得好。只怕口不應心。起鴿道。我這等人。可會說假話的。娘娘不信。我就賭個惡咒。天在頭上。張起鴿若愛了別個女子。瞞着自家妻子。罰他天誅地滅。活不過今年。蛟精喝道。賭得好咒。我也不來問你。只叫個活見證出來。真妙容何在。小姐只得應聲走出。蛟精指着道。這個人你可曉得否。(唱)強徒一見佳人面。好一似冷水澆頭手脚慌。目瞪口呆無半語。又如泥塑一般腔。蛟精此刻重重怒。大罵無情薄義郎。你的行爲吾盡曉。瓊州府內儘猖狂。淫婦女掠兒郎。快樂無窮家盡忘。從你之人也罷了。此人誓死不投降。你還不能輕饒恕。定要攜歸本地方。藏在船中爲得計。那曉得我身袖裏算陰陽。般般色色都知道。自到船中喚出艙。假做癡呆將你問。你還說得響噹噹。此時活證當前立。可見你爲人良不良。狼子野心終不改。有何情義對妻房。蛟精切齒聲聲罵。起鴿羞漸無底藏。理曲詞窮何所辯。許多小鹿撞胸膛。低頭不敢抬雙眼。還怕他來打耳光。兩手抱頭遮着臉。猶如小鬼見閻王。傍邊笑倒諸蠻婢。背後連將手勢裝。(自)蛟精見他不敢作聲。方對小姐道。你自往後帳去罷。他若再與你胡纏。你來告訴我就是了。小姐大喜稱謝而退。(唱)起鴿看他身去了。方纔立起軟洋洋。算來難解賢妻怒。醜戲須當串一場。走到身邊雙膝跪。牽衣執手叫娘娘。萬般總是爲夫錯。失志迷魂魄也亡。做出這般無禮事。千刀萬剮也該當。只求大量包涵過。救我今番第一椿。下次

若然重犯罪 就罰我自梟首挂長鎗 強徒苦口哀詞告 妖怪抬身怒目張 兩手推開全不睬(自)連飯也不吃了。(吧)忙呼婢女進香湯 銀盆洗盡芙蓉臉 再把清茶慢慢嘗 然後寬衣歸綉被 喝叫衆婢撤靈船 並連燈檮都吹滅 且等他跪到天明出太陽 衆女應聲收酒席 紅燈吹滅暗茫茫 吞聲忍笑齊齊退 爐內單留一柱香 逆賊今番真受用 絲毫不敢逞強梁 呆呆直到三更盡 遍體酸麻無力撐 側耳聽妻已熟睡 方纔越獄上牙床 這便叫兇人自有兇人制 若不然誰救姣娃出火坑 衆婢出來將此事 與妙容小姐共商量(自)小姐聽了也是暢快 又細問娘娘是那方人氏 如何有這般才術 大王竟這等怕他 衆婢因說我家娘娘乃是海龍王的公主 只因偶動凡心 出遊人世 善會騰雲駕霧 喚雨呼風 真是一個活神仙 大王焉得不怕呢。(吧)佳人口應心還笑 此語無憑甚渺茫 那有神仙不擇偶 竟和草賊配成雙 大郡水怪山精類 所以貪淫戀賊強 哄騙愚人誇幻法 冤哉辱沒了海龍王 所幸者今朝待我非常厚 又授防身絕妙方 似有人心殊吝類(自)我既要靠他過日(吧)也只索小心侍奉保無傷 來朝早起隨諸婢 免不得趨走殷勤 心倍當 妖怪終於無巨識 全不看出身乃是大門坊 糊塗只當丫環侍 喚字呼名氣概昂 爲愛聰明知樂藝 倒要他時時站立在身傍 吹彈絲竹中華調 喜聽清音晝夜忘 直待他三寸弓鞋難定立(自)纔命他在絨毯上邊盤膝坐下(吧)這就是恩施格外異於常 可憐官室千金女 身陷蠻夷近虎狼 美玉藏泥誰可辨 蒙塵寶鏡蔽清光 蠻姬蓋婦常爲伴 縱有愁煩憶故鄉 話不投機誰可訴 只好託銀箏玉笛奏悽惶 妖魔雖巧總難解 還贊他音調清高韻遠梁 更有癡心張起鵠 雖然說道怕妻房 賊心生定終難改 當面焉能自作盲 撮空常常偷眼看 見他秋波不挂淚雙行 梳裝打扮多清雅 沒有愁眉怨恨腔 氣色溫柔而且婉 言詞舉措更悠揚 娘娘姿色雖鮮豔 謂致還輸他擅長 想到心神撩亂處 幾乎化去不還陽 看官到此休生笑 大抵人情一樣腔 俗語從來說得好 家花不及野花香 但不知終身可得如心

恩 此時候暫且去開別事談。(自)講到郭殿下。自從登台拜將。奉旨出師。又有張都督做了副帥。親信之士。一概從征。(也)登州下海。浪滔天。十萬舟師赴廣南。頭隊先行何教習。大船百號挂雙帆。順風早到雷州界。曉得那沐師屯兵在岸灘。當下過船先見禮。公爺見了甚心歡。郭成龍也見師尊禮。更有湯常二將官。禮畢世威方入座。寒溫先敘別多年。次而問及交兵事。都督將情細細談。正月內。到此間。提兵過海伐三仙。慕容珠本是無謀女。一戰成功已凱旋。再不料萬惡強徒張起鵠。當初脫走在南蠻。如今又到暹羅國。更有妖人把幻法傳。從後趕來只一陣。妖風孽浪勢翻天。張家小姐並營女。都被他身奪過船。並及瓊州爲彼有。說來我也自羞慚。飛章告急蒙恩准。張郭同來聲勢連。又有武師相助方。自能破賊不須言。(自)世威道。這個賊子。皇上已置之不問。他若安安穩穩。躲過一世。倒也罷了。偏要重出來吵鬧。以我看去。到底是他造惡多端。天也不容他好好的到老。所以鬼使神差。叫他出來的。瓊州失陷。乃是地方官不能守城。也不算公爺之罪。但不知他得了瓊州。可曾又來侵犯。把張小姐與小女。又在何處安身。公爺道。數日之後。他曾率隊來攻。戰到半酣。又使出妖法。幸虧船上預備下狗血噴筒。破了這陣風浪。他便引兵而去。絕不再來。本師因未知虛實。也不敢造次進兵。屢遣哨船。過去打探。又被他把緊要海灘。處處設兵防守。探卒不能上岸。所以臺不知因。前日又差楚凌霄去了。他是個能事之人。必定探得些消息。至於令愛。幸喜不曾被賊劫去。現在中軍。武師既來。正可帶去。世威聽說女兒在此。也覺喜歡。(也)當時傳令船頭上。請過英雄女扮男。拜見親爹開口道。既爲首隊。獨當先。何不移兵便往瓊州去。兒也相隨助一番。教習回言。休性急。賊情未曉。兩相懸。如何輕易將兵進。莫被元戎責自專。暫且過船同住下。從征再歇兩三天。淡烟心內雖焦躁。只好相隨在這邊。又講別來多少事。淡姑娘說到心滿意。還要把父親埋怨錯從前。教得賢徒是這般。(自)世威氣不過。笑道。十幾年的舊事。還要提他起來。皇上若像了你這樣爲人。我早已開個滅族之罪了。(也)你既恨他仇切齒。當時相遇

戰場間 何不就一刀早早將他殺 也省得天子重差將幾員 父女二人空理論 衆軍紮下水營盤 此宵安歇無他事 來日清晨飯未餐 二隊大船兵已到 旌旗蔽日烘聲喧 領軍副將張都督 帶了徐榮楚二官 也到營中參岳父 公爺留款備華筵 談新敘舊增歡笑 只恨工夫少空閑 日暮酒闌方作別 世威又去帶嬋娟 過船姊弟同相會 其道分離已數年 自逸少見他還是男裝 身邊又並無女侍 便說二姊此番料必還要同去 雖然跟着師父 隨身沒有個女人 到底不便 幸喜那慕容公主的婢女鳴鴛 前被凌雲捉住 解到京中 兄弟想着 或有用地之處 所以救留在家 如今也扮男人 帶在此處 又與姊姊向來熟識的 帶過去使喚使喚 便了。(噫)何淡姑娘心大喜 督爺就着這鳴鴛 當時隨着前軍去 庶可相陪一處眠 來日後軍也到了 沐公親自正衣冠 船頭接進新元帥 衆將齊來打拱參 設宴相留同昨日 席間講論盡歡然 白無雙又恐人談笑 只在皇爺背後鑽 沐帥也知他本意 並不去與他多話再牽纏 席終恰好前軍報 楚大官人探事還 三帥欣然齊命召 凌雲叩首在鐘前 備陳舟至瓊州地 海岸週圍設備嚴 小將算來難暗入 鳴鑼擊鼓傍沙灘 賊兵聽得乘舟出 被某生擒一小番 好語誘降他已服 自備訴這男女二寇。(噫)雖然交接兩通連 地方廣大兵稀少 每處留兵只五千 一月來招募黎人挑健勇 思量盡奪大明朝 自張起龍又差人去接妻子 叫他盡帶島內兵糧 也到瓊州相助 不料他妻子有病 不能起身。(噫)差人報信強徒曉 數日間獨自輕裝已轉山 城郭俱留頭目守 喬裝騎馬甚平安 自小將既知消息 就把他帶了回來 請公爺與殿下再當面問他 一問說罷 就把小番喚進 凌雲與沐公再問一遍 聽他說得一字不移 知是實話 就賞了他羊酒 留在軍中 郭殿下對張都督道 起身之時 本擬爲兄專討張起鶴 賢弟去擊慕容珠 如今逆賊既已回山 留守的頭目料無大用 莫若掉轉回來 待我去擊女寇罷 逸少道 不用商量 但兄爲其難 我爲其易 便了沐公道 二君既已議定 本帥尙未奉還鎮之詔 必當留守在此 恭候捷音 凌雲道 某之部下 將佐雖多 親信甚少 欲借家兄與楚凌雲同往

老都督曾意何如。沐公欣然道。同去何妨。就是湯常二軍。頗亦驍勇。困守在此。原是徒然。索性與逸少帶去。也好立些功績。逸少道。如此極妙。(也)商量定。盡喜歡。方纔分手各歸船。何淡烟來見重瞳道。既是將軍勦女蠻。姊姊歸來無伴侶。我當同去始相安。回頭又叫張賢弟。可許爹爹向那邊。逸少回言何不可。自應同去。理當然。淡烟歡喜回身去。殿下還思事一端。說與張郎須謹記。真家義妹託兄言。我今既不相同去。你只好獨自留心這一番。就是賊營他婦女。也要問其姓字與根源。堂堂釋放無傷害。方算得爲將仁心不暴殘。逸少正當思此事。連聲答應把頭顛。相辭自往軍中歇。五鼓分明不少延。王子自趨澄邁去。此言暫緩後來談。話中先表張都督。率領着五萬雄兵衆將官。直抵瓊州無阻滯。(也)因在雷州耽擱了幾日。賊衆早已得知。(也)守城頭目盡心寒。水軍擺陣遙相待。恰好華兵已過南。首隊將軍常奮武。船頭獨立舞雙鞭。水軍頭目名杏順。手舉鋼叉當路攔。兩下交兵方數合。湯建功二隊又冲前。銀鎗擺動如龍繞。賊將名爲馬黑猿。手舞雙刀擋住了。兩軍混殺鼓喧天。片時早有中軍到。都督登樓眼一觀。估計番兵剛萬許。已知決勝定無難。徐榮楚二船頭立。各使方天戟一桿。奪勇大呼冲入陣。偏裨將佐各當先。賊船兵少焉能敵。(也)况且大半是新收的黎兵。(也)水戰生疎未熟嫻。着手紛紛都下海。泰山壓卵怎招擔。黎兵一亂番兵懼。遍體慌張馬黑猿。早被建功挑落水。(也)常將軍見賊隊已亂。(也)一聲大喝起鋼鞭。可憐一個查頭目。打得頭開目不全。餘下幾員偏小將。想來無力可遮攔。盈天發喊回船走。華將如何肯放寬。各領部兵追且殺。督爺又把令來傳。馬軍不許窮追究。隨我攻城上岸灘。一陣馬軍聞將令。齊牽坐騎駕征鞍。張郎也上波斯馬。又帶偏裨將幾員。直上海灘行得快。霎時早已到城邊。(也)張都督。先將軍馬擺成陣勢。擂鼓挑戰。打算番人若不敢出敵。再去攻城。早有打探馬兵。報進城內。那守城頭目。一個是叫巴山虎。一個是叫毛裏猴。先捏着兩把汗。商議道。大王還不曾來。中華兵偏又到了。水軍既敗。我相你也未

必能夠抵敵他。只好出城一戰。若是敗了。竟奔會同縣去。城池原是他們的。留着自家兵馬。還有些用處。(鳴)預先定了全身計。然後提兵出北關。看見中華人馬少。當頭立着領兵官。紅袍金甲光華射。白面無鬚正少年。暗想看來還可敵。就將手下衆兵番。排成雁翅河邊立。兩馬齊出陣前。並不通名并答話。各輪大索號開山。兜頭亂劈中華將。張都督暗笑番奴莽不堪。順手揮刀輕格過。寒光射處響金環。飛來也照番奴頂。三馬相交共轉旋。兩陣兒郎齊擂鼓。搖旂吶喊助威嚴。毛裏猴與着巴山虎。只當那年少將軍。孩子般。放胆寬心齊用力。滿匡四手勝雙拳。那知這位張都督。天賦奇才異等閒。武藝精通欺老將。何懼乎兩個賊毛團。神刀法妙非凡。好似風飄雪滿天。大戰沙場方寸合。兩員番將臂疼酸。身軀馬上速速擺。眼目昏花頭也眩。滿肚驚慌心亂跳。算來還是走者先。手輪兵器虛招架。驢馬齊齊跳出圈。大叫兒郎跟我走。絲鞭曳轉向東南。將軍豈肯由他去。大喝番奴何處鑽。青海龍駒真解事。咆哮不待主加鞭。四蹄一縱騰空起。風捲雲飛彷彿間。番將馬遲跑不及。龍駒早到後蹄邊。張郎手起鋼刀落。一個番奴劈兩片。兩個分開成四塊。屍橫綠野血如泉。衆番兵嚇得魂飛去。吶喊聲如天地塌。又像羣鴉遭銃打。烘然一散走如烟。張郎看了哈哈笑。沒用的番奴值幾錢。喝住衆軍休趕殺。入城先把士民安。(自)衆軍奉令。齊齊跟着都督到城門。更沒有一人一騎出來迎敵。張都督接轡入城。着衆軍士大聲傳諭道。天兵已到。亂賊已誅。城中百姓。不必懼怕。(鳴)街坊人衆聞軍令。好比皇恩降下天。閃在道傍齊跪接。衆軍按刃寂無聲。張郎心挂真家事。先到瓊山縣裏看。番卒盡逃無半個。縣堂空闊景蕭然。當時直進三堂坐。吩咐家丁進裏邊。要喚一人來動問。那知吶喊四圍聞。多時並沒人來應。內堂中但見靈帷一口棺。家將心中真發躁。東張西望四邊穿。(自)直到廚房裏面。纔尋着了兩個水火夫。帶出來戰抖抖的跪下。逸少問道。這裏縣尊那裏去了。衙中一向可有甚麼賊人居住麼。二人答道。知縣老爺。倒是未破城時就病故的。棺木現

在存堂。那知破城時。有幾個賊將來住衙內。不多幾日。就去了。逸少又問道。那縣尊還有一位小姐。可曉得此時在何處。二人道。小姐是有一位。城破之時。合衙逃散。小的們也躲在柴房之內。直到賊將進衙捉出來服役的。小姐去向。其實不知。逸少又問道。那賊大王一向住在那個衙門。二人道。聞說住在總兵衙裏的。(也)張郎聽了無他語。立刻抽身上馬鞍。尋路匆匆來帥府。衙中光景尙如前。兩員賊將同居住。服事之人有一班。都督進堂身坐定。傳來詢問細情端。賊徒在此居停久。(自)必定擄掠許多金帛婦女。(也)堆積窩藏在那邊。大衆叩頭齊告道。金銀細軟積如山。良家子女無其數。盡在空房內室間。都督點頭重又道。汝曹領我細觀看。(自)衆人奉命領路。先到書房。只見一班少年子弟。伏地痛哭。逸少見是男人。且不細問。只吩咐他們不消驚懼。靜候處分。又到一處。見是幾十個婦女。就坐下問道。內中可有瓊山縣令之女真小姐否。衆婦女都躲在房內。不敢做聲。一個衙役道。帥爺問他怎的。逸少不便直言。只答道。他與我關些親戚。所以要問他。衙役道。既如此。這一班都是兩員賊將。後來擄的民間婦女。料道沒有的。以前那賊大王。曾擄許多官府的眷屬。還在內堂縣尊小姐。想必也在其內。逸少聽了。便直進內堂坐下。着衙役進去傳喚這班當災的婦女。他們聽了。歡喜不盡。(也)謝天地。止傷悲。移步慌忙出外來。走到中堂齊跪下。將軍坐下眼雙抬。看來半是中年婦。半是閨娃而未開。身上衣服皆豔麗。宮裙綉襖鳳頭鞋。而龐都有三分色。像是名門養內閣。可惜一番遭劫數。失身盡把賊人陪。然而並沒真家女。不免抬身把口開。拱手向前忙請起。既然都是好門楣。可將姓氏分明說。本帥方能定主裁。衆女聞言羞更苦。低頭個個淚雙垂。延挨半晌方開口。各把根由訴一回。盡是本城文共武。妻兒女媳妾還隨。單沒有縣尊之女真爲姓。懊惱張郎口嘆唉。坐下身軀重問道。汝曹個個入重圍。可知縣令真家女。曾否遭擒也受災。(自)衆女眷未及答應。早有一個服事的老婦人在傍說道。元帥爺爺問真小姐麼。擄是也擄來的。可憐他的命苦。恰恰又被那大王帶回去了。所以不在此間。逸少驚道。原來如此。爲何就獨

帶他去了。這老婦就把真小姐自進衙內誓死不從。張起鵠弄得無可如何。既不忍殺害。又不肯釋放。日夜着人看守。直到半月前帶去之時。小姐散財囑咐之語。細細說了一遍。又道。老爺若是他親戚。須速設法救他。也不枉了他這一番託付。(唱)逸少聞言悲又憤。暗思實是好裙釵。既然烈性人問少。縱被強徒挈帶回。料不貪生終受辱。這時候只愁紅粉已成灰。差遲半月追難及。想是他身命裏該。叫我心焦全沒法。軍情重大且丟開。又把那庫房之內親查點。滿積金銀玉帛堆。大路皆知重出外。天光已晚日光輝。衆軍內教場中歇。百姓多時吃賊虧。今幸將軍除衆賊。歡聲動地響如雷。盡漿箠食家家送。不用諸軍自己炊。(白)衆衙役又備了絕盛的酒席。後堂上點燭張燈。(唱)恭請帥爺身入席。張郎獨坐舉金杯。悄然自覺無佳趣。就把這般官兒郎喚進來。問姓知名皆命坐。再添兩席共成團。消愁遣悶閑談講。造化無知衆小孩。個個心歡無懼怯。人人意樂笑盈腮。張督爺飲到開懷處。忘了將軍八面威。好像同淘並舊友。與他們飛觴擲色又猜枚。饒籌交錯哈哈笑。直飲到漏鼓三聲城上催。一衆孩童皆醉倒。方纔歇手把身抬。(白)衆衙役早又收拾下一間潔淨書房。請督爺安置。又把這班的公子一個個扶進房中。左右近在一處。聽他自己選個把去受用。那曉得他走進書房。到了一副正經面孔。吩咐道。這些兒童婦女。雖曾受過強賊之辱。然本帥既來。就要以理發放。汝等若有乘亂侵淫者。立斬不貸。衆人聽了。不覺毛骨悚然。唯唯而出。逸少方纔和衣而臥。(唱)來朝絕早抽身起。自舉狼毫一筆揮。告示寫成衙外貼。(白)着這些婦女的親人。(唱)進衙識認領人回。合城百姓喧傳遍。父老歡呼感帥台。就有那失主紛紛來帥府。尋妻認女哭哀哀。叩頭稱謝相攜去。骨肉重圓各暢懷。(白)民間婦女都已放完。又着這班公子進去。各認了親人。聚在一處。把這些財帛均勻分派。給與他們。又寫書一封。差兩個親信家將。領他們往海口下船。送到雷州。交與沐都督發放。他們各回本籍。庶免流落窮途。再受苦楚。並令調兵三萬上岸。留下一萬守船。男男女女無不感謝而去。飯後又去查看倉庫。凡有存留之物。一一登記。

分明半日之間。諸事已畢。又歇了一夜。次早楚絳霄等領到了三萬大兵。與在城馬步。共成四萬。炮聲響起。浩蕩而行。又往會同而去。要知張都督本是一員飛將。又爲了妻子之仇。恨不得一口氣殺盡番人。一步兒跨過海面。出了道口。忿氣張起。鵠手下。這幾個番奴。越發不經大嚼。眼見得東南一帶。恢復城池。真個是易如反掌的了。(吧)無大事。且慢提。再講那慕容公主美多姣。駐軍澄邁。收黎衆。日日操兵興致高。倚仗兵多糧亦有。公然竟不怕天朝。(自)張起鵠回去時。原打算就來的。(自)故而未及相通達。後被蛟精苦作喬。方始差人重寄信。娘娘接着細觀。方知姊姊身沾恙。這姊丈單身轉舊巢。病者未安難舉動。又防彼此隔遙遙。中華兵到難迎敵。所以通知路一條。勝只守。敗只退。莫將土地戀牢牢。娘娘看了連聲嘆。我當他是個英雄。胆氣豪。誰料妻房剛一病。就嚇得心神無主氣全消。竟好像自家不得重來此。又不知中國兵來何等驍。佔得城池方幾日。無端又想棄城跑。(自)我的本國既亡。只這瓊州就是我的基業了。(吧)若然再被華人敗。誓死沙場名也標。斷不偷生重下海。傍人門戶受人嘲。一番主意安排定。就把書來火上燒。只顯操軍並練馬。那知纔過兩三朝。哨軍飛報王師到。要請娘娘妙計高。(自)公主道。可曾打聽得有多少人馬。主將姓名誰。探子道。人馬約有十萬。主將名字却不得知。只見旗號上打着平賊大將軍郭的字樣。一路舟師。自登萊下的。公主想道。這等說來。就是那郭永忠了。雖不知他本事何如。然而他有十萬人馬。俺這裏的新兵。還不會教得水戰。若乘舟抵敵。必敗無疑。倒不如放他上岸來。在這平川曠野。斷殺。還覺施展得開些。打算定了。就傳出令來。把船內水軍盡數撤回岸上。船隻移往別處。甲仗盡入城中。准備斷殺。調度已畢。回到縣衙。對飛香笑道。你的對頭做了元帥。領了大兵來了。我特來報個喜信與你得知。(吧)從此愁眉休再鎖。抵擗花燭慶良宵。飛香只當他相戲。冷笑回言我已知。但不知你可甘心隨我去。與他也結鳳鸞交。娘娘聽。頭亂搖。我只爲你害相思。日夜焦。因此上親到登州通信息。那知反把禍殃招。他爲御弟威權重。竟不從中助半毫。直害我國

破家亡爹又死 好一似浮萍浪打水中漂 剛剛得個安身處 他又提兵意氣驕 耀武揚威來伐我 可知是絕無情義蠢兒曹 娘娘豈肯將他嫁 有分相逢砍幾刀 纔得消除胸內忿 你休着急哭號咷(白)飛香聽了方知是真的也笑道若果能殺了他我與他還是挂名夫婦何哭之有(唱)只妨還要遣他害 我和你三載夫妻琴瑟調 一旦分離真可慘 實然難免淚雙拋 娘娘吓道休胡說 他若來時兵就交 你請登城親去看 便知手段孰低高 慢言兩下空爭論 再說天兵過海潮 不見賊船來抵敵 心疑女寇還在內(白)當下擺開陣勢(唱)隔河搦戰口呼嗷(白)公主上城一看見他們人馬不多料知不是元帥就着軍士回話道天色漸晚你們兵又不多俺家娘娘不喜歡特來欺寡着你們回去說與元帥得知約他明早會戰世威聽了只得退下數里着人報知元帥郭殿下也留一萬善水的軍士守船自領四萬上岸擇地安營過了一夜(唱)來朝四鼓全軍起 飯能方聞烏出巢 帳下將軍齊聽令 元戎點定衆英豪 大軍三萬離營寨 行過平蕪數里遙 恰見番兵城內出 旂幟招展過長濠 兩軍各自排成陣 畫角無聲鼓不敲 公主娘娘抬俊眼 只見這中華陣勢有規條 三軍擺列成心字 盔甲鮮明戰馬驕 將士領班有數十 軍威整肅寂無騷 中軍內 帥旂飄 對對長鎗與大刀 曲柄三簷燈蓋下 罩着這主軍大帥面南朝 頭戴着金盞鳳翅朱纓重 身穿著血染猩紅鎧戰袍 外罩魚鱗千葉甲 腰拴九節八環纜 左懸寶劍邪魔服 右插神鞭鬼魅號 百勝金鎗光燦爛 五花駿馬勢咆哮 去年曾在登州見 今日相逢第二遭 面貌雖然還似舊 神威凜凜氣凌霄 較之昔日尤堪畏 確像英雄非草包(白)公主在這邊想郭殿下也在那邊看(唱)只見賊兵有二萬 陣擺雁翅立荒郊 旂旗一色毫無雜 霜雪漫天白浪滔 新收將 盡攪撥 個個猙獰凶惡相踉蹌 中央簇擁煙花隊 數十蠻姬打扮嬌 髻挽雙環烏似漆 身披細甲軟如綃 臉脂抹粉臨戎馬 宛像羣狐出洞跑 手捧旗旛分左右 都是那飛龍舞鳳赤金鎗 後邊更有珍珠傘 映日爭光射綵毫 翡翠妝花垂綉帶 嘶風駿馬

玉逍遙 銀鞍端坐蠻公主 頭戴銀冠五鳳朝 八寶攢成龍扎額 鬢邊還插雉雞毛 梅花甲 素羅袍
鐵葉征裙束柳腰 三寸蠻鞋挑寶鏡 花容本是畫難描 戎裝逼體尤奇別 不亞明妃上馬蛟 何物強徒
生此女 害人不淺宛如妖 血流千里長城陷 罪大迷天斷不可饒 便把金鎗當面指 怒容啓口喝聲高
(白) 慕容珠你既講會戰。怎還不放馬過來。只管觀望些甚麼。這公主在飛香面前。便會誇口。此刻見了郭殿下。不
覺又軟了幾分。就欠身舉手道。原來果是將軍。登州拜識之後。倏已一年。今日重逢。可還記得替尊夫人寄書時否。
凌雲道。怎不記得。但今日不比去年。那個還與你講這些閑話。公主道。並非閑話。實有正事請教將軍。凌雲冷笑道。
兵刃交接之時。還有何請教。快快說來。休得延挨時刻。公主道。將軍不消性急。聽俺道來。(唱)自從去歲到登州
拜識尊顏把書信設 實指望彼此通商成好事 那曉得忽逢豎子起奸謀 領兵截路行無禮 人到危時不
自由 拔劍冲圍方得脫 從此禍起動戈矛 可憐老父毫無涉 慕被奸徒箭射喉 言難出 命歸幽 俺
家那曉細來由 只道是君王真個差兵剿 因此上數萬雄師海面浮 自古爲人誰捨死 免不得奮兵迎敵
保山頭 直到把李超活捉當堂問 方曉羣奸要報仇 埋沒君恩行詭計 詔書不發亂胡謔 何世威親到
軍中議 我只爲看了前軍後可憂 不敢輕身先入內 故將認罪表章修 欲求免死方歸服 無奈官家不
聽求 又遣沐雷兵過海 幾場大戰說來羞 殺得俺損兵捨將無逃處 舉室皆爲帳下囚 彼時節束手蹲
身惟待死 豈期纔得抵中流 混天王忽地追將到 殺敗敵兵把我留 却又是國破家亡歸不得 沒奈何
分據半瓊州 夫人幸喜身無恙 只是鄉思日夜愁 俺也自知雖暫免 賊名早已著千秋 事關重大難收
拾 好一似羊觸藩籬魚上鉤 正在兩難窮進退 幸逢殿下統貔貅 既然要見夫人面 莫把從前好意丟
還望大才明指教 如何得個好干休 (白)在公主口內說出這篇話來。已算折盡志氣的了。無奈這位郭殿下
的情性。又不比別人。耳內聽來。還覺得他倨傲無禮。(唱)非惟不肯相憐憫 越發的怒氣冲空射斗牛 大喝一

聲真賤婢 我也不將前事細追求 只問你若無違抗天朝意 何必要把我夫人若閉留 幾次三番不肯放
釀成大害勢難收 身為女子而如此 大胆恢恢不識羞 罪惡多端難盡數 律該寸磔肉煎油 我今奉
旨提兵到 不許私恩論大仇 饒你生成傾國色 千般做作賣風流 英雄豈落烟花套 不斬妖狐誓不休
速出旗門來受死 無煩長舌再啾啾 這回罵得蠻公主 臉泛桃花氣寒喉 大喝一聲天翻了 世間有
這姦蠻囚 俺因若你妻房面 所以平心共熟籌 你反胡言傷觸我 隨風放屁沒來由 往常道你重賤貴
今日猶如瞎兩眸 皂白青黃都不識 自尊妄大石人邱 既然這等無分曉 我就將伊立砍頭 纔見裙
釵真本事 叫你這英雄無路覓封侯 白凌雲大怒更不回答向衆將道 那個與我取這賤婢的首級 言未
絕 應一聲 楚凌霄躍馬出旗門 青龍刀舞光如電 要搶頭功殺美人 公主目觀猶未言 早有個新收
黎將叫胡成 英雄白負非常力 手內鎗又重百斤 出陣相迎中國將 兜頭就刺不通名 凌霄只得揮刀
架 兩馬相交各用心 從傍看 郭成龍 猶恐凌霄不見功 也拔雙刀飛出馬 思量出陣捉姦容 那邊
頭目烏長勝 也舞錫鎗出陣來 劈面沖來攔住了 四人殺住戰場中 心頭躁 何武師 坐馬連忙提一
提 電閃風馳來得快 三尖刀起照番姬 後邊黎將呼牙赤 手舉粗蠻鐵痰藜 大吼一聲沖出馬 世威
刀落快如飛 蕤黎架住鏘然響 六位將軍捉對兒 各逞英雄誇妙手 不知那個是高低 郭殿下 細觀
瞧 衆人無處捉妖嬈 想來必要親身去 百勝金鎗搖幾搖 坐下催開千里馬 飛來直刺美人腰 此番
更有誰能敵 公主娘娘自舞刀 沖出旗門忙接住 鎗刀並舉馬頭交 一班黎將初臨陣 不識高低自還
豪 挺劍提刀齊殺出 中華將士自成淘 分頭抵敵諸蠻狗 戰鼓如雷兩陣敵 風捲旌旗遮日月 塵埃
亂滾馬蹄跑 男兒勇 女兒驍 人力強時馬更驕 綠草堆前爭上下 黃沙影裏鬪高低 使刀的紛紛瑞
雪隨風舞 使鎗的點點梨花帶雨飄 使鎗的疾比流星追北斗 使斧的光如秋月映瓊霄 使滾的風生豹

尾搖山岳 使劍的氣吐虹霓射斗牛 使戟的不讓溫侯生漢代 使鏢的休誇叔寶定唐朝 鋼叉可刺南山
虎 鐵鎗能屠北海蛟 一邊想殺盡華人爭世界 一邊想剿平海賊建功勞 直殺得雲霧慘天光暗 鬼
哭神愁地轉搖 不戰兵而單戰將 辰牌殺到午牌交 公主娘娘武藝雖精熟 終是裙釵身分矮 怎與重
瞳爲對手 雄心雖在力先消 酸麻玉臂雙肩痛 汗濕香肌透戰袍 眼進金花看不細 但能招架不還刀
重瞳見勢知他怯 鎗擺渾如龍一條 只照心窩並面上 金光耀得眼難瞧 這回嚇壞賢公主 要命便
將體面拋 儘力攔開兜坐馬 回身就往陣中逃 重瞳大喝何方去 你要逃時我不饒 縱馬提鎗追入陣
番兵着急亂嚼嘈 刀鎗劍戟紛紛上 好比羣鴉擁一鵝 惹得重瞳心越怒 圓睜鳳眼豎眉梢 一聲大
喝千軍震 手舞金鎗不用挑 虎人羊羣無二樣 風聲到處血如澆 人亡馬倒無其數 做亂屍軀滾下濠
公主看來不搭對（自）領了數十燈姬（唱）爭先奪路過長橋 進城顧不得諸兵將 就把城門緊閉牢 一
衆黎奴無退處 紛紛潰散口哀號（自）郭殿下終是仁心見公主進了城 衆兵潰敗也就不去追殺 勒馬而回
（唱）番軍看見娘娘敗 早已人人魂胆消 又聽哀聲心越亂 胡成敵不住楚凌霄 昏頭搭腦銅叉慢 早
被凌霄只一刀 削去半肩翻下馬 身軀踹做一團糟 烏將軍雖只名長勝 本事原來不大高 也被成龍
刀劈過 頭分兩半命勾銷 烏牙赤 心內跳 要脫逃時怎脫逃 兩臂酸麻難再舉 羨慕不覺向傍掠
老成練達何無敵 且不將他首級轟 猿臂輕舒只一把 活擒番狗過鞍韜 其餘番將尤無用 手脚儘張
碌亂跑 有命的劍戟叢中逃了去 沒命的刀鎗隊裏赴陰曹 元戎不喜窮追殺（自）見衆番兵已經退去
（唱）下令收兵鏃就破 衆將聞金不敢進 勒回隊伍走滔滔 一程回轉營盤內 人下征鞍馬入槽 帳下
各將仔細獻 元戎一一記功勞 轎門斬了呼呀赤 又出花紅共酒肴 設宴賞功休細說 只講那慕容公
主好心焦 登城望見華兵退 方敢開門把衆招（自）收集進城點一點軍士 還只少得三百有餘 倒折了六員

新將。兩員頭目。心裏好生氣悶。飛香果然在城上觀看。公主與凌雲講話時。雖聽不仔細。大略却也得知。在衆將官前。不好細問。直到回進縣衙。方纔問道。你與他在陣上。講這一會。是甚麼話兒。公主咬牙切齒。拍着桌子道。說起來。真氣死我。見了他。原想着終是你面上。比不得別人。就如此如此。與他講談。實有議和之意。他在我是下氣相求。極致恭。豈知此賊最蠻凶。絕無半點情和理。反是胡言滿口。罵得俺家真刻毒。方纔兩下接兵鋒。偏偏却又遭他敗。幾致身亡萬馬叢。向來說世上人心皆彷彿。沐雷也是領元戎。我身未肯絲毫屈。尚且留情肯放鬆。他比沐雷還有異。去年讎面再相逢。這般以理相求告。反是無情斷不從。足見他身生性惡。行爲不與衆人同。我今受辱無他悔。只悔從前自不通。聽你花言並巧語。傳書遞簡見狂童。直弄到這般地位難收拾。那個曾經見我的功。若是早些有主意。這時榮華猶享翠微宮。娘娘說到傷心處。恨恨之聲手抹胸。氣塞咽喉珠淚灑。風流駙馬笑溶溶。輕輕答道誠如此。你不怨他人自怨儂。何不一刀先殺了。就把那滿腔怒氣盡消鎔。公主睜着眼睛道。殺是決不殺你。只是這個賊。惹毒了人。放却不放你的了。殺到極來。寧可死在一處。你却也不要怨我。只好怨你的對頭。飛香笑道。這條路也久已打算的了。我和你數年。雖只稱相愛。講到恩情。究屬空。若果今年同處死。閻王也必念情鍾。來生定作真夫婦。鳳友鸞交樂正濃。豈有異心翻怨你。你也不消氣。苦悶重重。且將衣甲都寬下。與我開懷飲數鍾。宮婢一班俱在側。殷勤服事美姣紅。寬袍卸甲把輕裘換。時值三春景色融。駙馬又呼將酒到。臨窗小飲傍雕欄。金杯滿注葡萄酒。笑指名花勸玉容。公主見他多喜悅。了然明白在心中。豈真拚命相陪我。無非是穩把回家見老公。想到其間真可恨。長呼短歎縷眉峯。強挨數盞毫無味。越惹心頭怒氣沖。使性將杯丟在地。抽身向外走匆匆。飛香暗笑由他去。侍婢人人心中忖。只恐他身尋短見。數人搶步急相從。娘娘走到二堂上。坐定身軀眼望空。越思越想心越毒。銀牙咬碎叫蒼穹。難道我今生沒有翻身日。〇

這一顆首級真就要（喝）送與狂奴郭永忠。仔細算來真不服。憑他一等好英雄。明朝定娶和他鬪。誓不甘心拜下風。（自）就叫傅乘將官進來。宮女忙出外堂。傳進衆將。都問道。娘娘有何號令。公主道。俺今吃了郭永忠的虧。恨入骨髓。急於報復。又想他驍勇過人。力敵料不能勝。因此傳你們進來商議。那個能出一條妙策。勝得他否。頭目石有才打恭獻計道。娘娘放心。小將就有一計在此。那郭永忠初次行兵。就肯親身出陣。可見是個少年恃勇之輩。沒甚大將的性情。今日又勝了一陣。必定志氣越驕。不把俺們看到眼內的了。娘娘明日再行領兵出城。排成陣勢。待小將帶一隊火鎗手。伏在陣中。娘娘與他假戰幾回。照前敗走。引他追進陣來。火鎗齊放。他縱有萬夫莫敵之勢。却也招架不來的。怕不登時燒死麼。公主大喜道。此計不差。你們且去將息一夜。明日依計而行便了。衆將退去。公主又坐了多時。方纔進內。不見了飛香。問婢女們回說。已吃醉睡着了。（喝）公主聞言彈指笑。今宵任你醉朦朧。明朝再好登城看。看你親夫火內烘。吩咐宮娥休澀漏。自家移步到房中。舉帷也不驚他醒。悄悄寬衣把帶鬆。大事關心眼不熟。翻身聽得五更終。連忙下榻穿衣服。梳洗升堂日未紅。戰飯吃完方結束。今番把穩要成功。領兵三萬開城出。聽得前邊號炮轟。想是中華兵出寨。便將陣勢擺朝東。擺完恰好華兵到。殺氣征塵日色蒙。（自）何世威與郭成龍。領着頭隊。見番兵已列陣而待。也就止住兵馬。公主看得分明。先自叫道。來將不用觀望。快些擺開陣勢。叫郭永忠出來。俺要緊與他決戰。郭成龍應聲笑道。你昨日被他殺得大敗。今日還要見他。真是個不怕死的浪淫婦。他在中軍。少刻就來的。你若十分要緊。我的本領。却也不差。先與你應應急可好。公主大怒道。放你娘的狗屁。既有本領。就走上來。若衝得動俺的陣腳。就算你是好漢。成龍看他擺的不過是四門陣。不以爲奇。竟要上去。世威止住道。不要莽撞。還等元帥來。成龍聽了。纔得立住。世威把兵馬擺開。恰好中軍也到。郭殿下直出陣前。公主一見。就罵道。賊匹夫。今日是你死期到了。（喝）手舞雙刀飛馬出。冲天怒發郭重瞳。手中也把金鎗舉。格過雙刀就刺胸。兩馬奔跑塵滾滾。三軍吶喊鼓咚咚。衆軍立馬旂門。

下 且看終須那個兇 這邊是 我元戎 金盔金甲戰袍紅 那邊却是蠻公主 銀甲銀冠帶白絨 一個是中國英雄身俊偉 一個是番邦婦女體玲瓏 這一個五花虬走龍追電 那一個白玉驄跑可逐風 這邊的百勝鎗搖擺出水 那邊是綉鸞刀舞穿漫空 這一個威儀出衆人間少 分明像上界星君下九重 那一個體態輕盈何處有 好一似姮娥飛出廣寒宮 年相若 貌相同 恰是天成鳳與龍 若做夫妻真個好 惜爲敵國面西東 不能夠碧紗窗下調琴瑟 翡翠屏前樂鼓鐘 轉向這劍戟叢中爭勝負 旌旗影裏鬪雌雄 憐香竊玉渾忘却 雨意雲情沒影蹤 男子不憐傾國美 星光萬點迷重瞳 女人那顧潘安貌 殺氣千條上遠峯 刀法何曾離面目 鎗來只是照喉嚨 龍爭北海依稀似 虎鬪南山彷彿同 五十合來時已久 娘娘力怯變花容 料來苦戰終難勝 力架金鎗撥玉聰 跳出圈兒飛也走 將軍也是放花踪 追來欲待提鎗刺 早見鎗斂入陣中（白）衆番兵是胆壯的。所以手也不動口也不開。好放他進去。郭殿下見此情景。就曉得陣內必有蹊蹺。把馬勒住。公主轉身向外。見他立馬不追。便高聲叫道。狗匹夫你原來也只這些胆氣。可就不敢進來了。凌雲大怒道。滾賤人休得誇口。你就有些詭計。我也看得了。爲何就不敢把馬一放。忽喇喇沖進陣來。（唱）說尙嫌遲來得快 只聽得響聲一片朴通通 烏鎗五百齊齊放 火沸煙騰滿陣紅 地塌天崩山也震 任你硬鐵與堅銅 霎時也要鎔成汁 何況於人必送終 幸喜將軍非別比 天書道甲授仙翁 出軍豈不防諸患 自有靈符避祝融 火藥雖兇無所害（白）公主那裏得知（唱）喜洋洋舉手謝天公 許多機將哈哈笑（白）那曉得一笑未完。忽聽得半天裏。一聲大喝。（唱）宛然深山報曉鐘 頃刻火消煙四散 大家不解甚來蹤 睜睛細看真奇怪 只見將軍郭永忠 依舊的金甲紅袍光燦爛 橫鎗立馬勢崢嶸 休言化作飛灰去 一副驚人好面容 黑氣何曾沾半點 愈加皎潔白瑩瑩 這回嚇壞諸蠻將 個個神呆像木椿 大笑重睡呼婢子 可知你一番妙計已成空 挺鎗躍馬重追過 公主娘娘火直沖 大罵賊奴真可惱 輪刀

接住再交鋒。外邊衆將聞聲息，知道番人因火攻，不識元戎怎樣了。大家着急亂匆匆，楚凌雲喝令諸兵上。衆將爭先似猛熊，三萬大軍隨在後。齊聲發喊賽雷轟，(白)就像潮推浪湧一樣。直冲逾番陣來。番兵雖也有三萬之數，無奈都是新收陣法，還不曾熟習。(唱)他非有力似熊鷹，遇敵焉能不動移。手舉刀鎗來接戰，紛紛隊伍已參差。一班番將迎華將，奮勇當先何武師。率領着一隊馬軍冲入陣，只見這重將還在戰雌兒。滿心大悅高聲叫，殿下神通實出奇。飛舞鋼刀來助陣，娘娘已是力難支。此番越發心慌了，答轉絲繩縱馬蹄。冲散家兵望城內走，將軍豈肯放寬伊。大呼潑潑將何往，追過長橋到岸西。兩馬相離剛二丈，鎗尖刺去略差些。娘娘走進城門內，大叫關門不可遲。那曉將軍隨後到，渾如閃電與風馳。神鎗到處金光射，嚇殺看城衆健兒。烘的一聲都走散，誰人再去掩雙扉。重瞳一馬穿城進，急得娘娘魂胆飛。大叫一聲真罷了，今朝弄巧反成癡。(白)想想城是守不住的了。把馬一兜往內而去。郭殿下隨後趕來。城裏的路道不比城外。趕到一條十字街，遲了一步。不知公主往那一頭去了。正是心焦恰好何世威等領兵也到。(唱)三頭分路重新趕，地陌生疎個個迷。公主娘娘抄捷徑，登城會合衆番姬。守城兵將皆隨後，搶了飛香上馬騎。轉向西城隨路走，丟盡棄甲倒旌旗。喊聲大作煙塵滾，城外番兵盡得知。手脚慌張心膽墜，果然不戰自披靡。如煙如霧紛紛散，瓦解冰消一霎時。中國將軍威倍長，分頭追趕殺機夷。(白)何淡烟不去追殺。飛馬進城，要尋姊妹。(唱)無如街道多彎曲，東走西穿是又非。倉猝那能尋得着，只有一個成龍恰恰到城西。抬頭看見門開了，想是番人去不疑。拍馬提兵追出外，果然有軍一隊亂如蟻。忙忙正往前面去，相去無多未遠離。又見女娘親押後，心歡大叫一聲嘍。蠻婆潑賤休逃去，快快回來見老爺。高聲喊，像活癡。衆番兵嚇得汗淋漓，娘娘搭轉頭來看。人極偏能有妙計施，挂下雙刀弓暗拔。鷓鴣搭上扭腰肢，一聲嘍中弓弦響。宛似流星帶月移，恭喜的成龍防不及。剛剛中臉直穿頤。一

聲阿啣翻筋斗。跌下鞍轡頭撞泥。虧得中軍忙搶救。娘娘大悅笑迷迷。然而未敢回身殺。率領殘兵去似飛。(白)衆軍士扶起成龍。拔下弓箭。搯了鮮血。重新上馬。番軍已去得遠了。(唱)郭七將軍真火冒。咬牙痛罵激狐狸。今朝吃你虧無限。後日相逢活剝皮。負痛攢眉難再趕。回城且把箭磨磨。(白)再說郭殿下追進城來。尋不着公主。欲要問人。這些百姓。聞天兵進城。猶恐亂軍中送了性命。行人早已躲開。店面一齊關閉。街上那有個人影兒。郭殿下十分焦躁。恰好走到一處。又撞着了何世威。說街道甚多。只怕他已從別門逃了。小可捉了一個百姓問問。他說蠻女一向住在縣衙。又指了路道。如今且同前去看看。或者尊夫人還在衙內。就先接了出來。再作理會。郭殿下聽說。便與世威同到縣衙裏來。(唱)只見縣中尚有諸人役。也是當初留下人。王子進堂開口問。賊人據縣已多時。今朝未必皆逃盡。賊眷多應有剩遺。衆役未知原與委。一同跪稟在丹墀。賊人沒有多家小。只得雙雙夫與妻。(白)女竄出戰時。這男子也上城觀看。都不曾回來。想是一同逃了。此時只有幾個婢女。還在內衙。凌雲聽了。甚是懊悔。早知如此。也就先往城上去了。世威道。此番原不曾打仗。就會破城。所以失於檢點。下次只要傳令衆軍。人人着意。再無尋不着之理。說罷。又問衆人道。那女寇在此。可也要撈掠財帛。殺害良民。這些地方官府。都到那裏去了。衆人道。女寇的性情。原也不善。(唱)幸喜駙馬爲人其實好。不容手下亂爲非。進城有令刀鎗按。不害良民犬與雞。文武官員先走散。所留妻小並無欺。儘他門自家收拾都搬出。在此居停數月餘。並不殺人並搶擄。因此上萬民安堵似平時。正當說話成龍到。鮮血淋漓挂滿衣。備訴西門追女寇。那知潑賤最刁奇。倒把我穿聽一箭非凡痛。跌下鞍轡命險些。虧殺衆兵攔住了。賊婆乘空空脫身軀。爲兄無力重追趕。只得回家報你知。殿下聞言心更惱。賊人之非實難齊。來朝誓必生擒獲。萬副千刀剝肉泥。幸有靈丹身畔帶。連忙取上把兄醫。登時血止無疼痛。將息書房且慢提。(白)再說何淡烟趕進城來。四處尋不着姊姊。直趕到西門。方知公主出去已久。料想追不着的了。(唱)也只得勒馬回

身投縣內 見其元帥與爹爹 相同又進私衙看 果然有留下看房一衆姬 胆戰心驚都跪下 哀聲乞命 哭啼啼 淡烟便對重瞳道 此輩無能出賤微 殿下開恩姑赦免 待俺帶歸營內甚相宜 元戎聽了顛頭 允 衆女心歡謝帥爺 立起身來隨女將 原是向來相熟愿相依 (自)不上片時 楚凌霄也來了 稟說小將等 追殺一回 賊兵死者甚多 活者已去得遠了 小將不敢窮追 已在近城扎下了人馬 自己進來稟命 不知蠻女可曾 被擒 夫人可曾尋着否 元帥備道其故 凌霄也是氣忿道 這一番却是不意取城 所以被他遁去 下回都要留心 若 意的了 郭殿下也無可奈何 只得抬身而出 (唱) 又將倉庫開來看 却被番婆養衆黎 倉穀月來多喫盡 空 空不剩半毫釐 庫銀花用將過半 盡飽他們賊肚皮 殿下看完封鎖了 心焦不肯再留羈 依然領衆回 營內 (自)那時衆將官都到帳下來獻功 (唱) 人人都上功勞簿 自有隨行軍政司 登記分明無舛錯 衆軍 賞酒給羊蹄 中軍帳上排筵席 諸將開懷飲數卮 這便是初到瓊州功第一 諸人舉盞賀王爺 要知以 後誰成敗 再等開場下回詞

第三十七回 蠻公主空出三奇計 大元戎連復兩雄州

夜戰洮河馬不嘶 無邊殺氣與雲齊 偷閑雲枕金戈臥 半是人言半是泥 席罷重瞳歸後帳 一心不 放爲賢妻 咨嗟歎息眉頻促 深恨綠慳見面遲 白如玉 笑迷迷 上前操手告王爺 既然急欲夫人見 會記初遭上陣時 蠻女口風原帶軟 求降之意見乎詞 說來端的非其罪 况有傾城絕世姿 論理論 情皆可憫 何不就恩開一綫發仁慈 來朝許彼重歸順 既使夫人脫禍機 又免紅顏遭殺戮 並省那苦 征惡戰衆兵疲 是爲一舉而三得 殿下高才請細思 王子聞言又不悅 回頭作色看纖兒 你身隨我非 今日 性格因何還不知 一向也曾閑講論 登州去歲寄音書 便知此女非端淑 浮薄輕佻不自持 驕

馬招搖將禍惹 因而囑咐有言詞 他身不聽狂如舊 以致奸奴起是非 造反雖非其本意 不該屢欲抗
王師 於今更復非前比 掠地攻城馬上馳 虎視中原心必有 招兵現插滿城旂 昨因見我軍威盛 恐
懼思降實有之 却又不肯投戈並卸甲 恭而無禮話支離 分明要我將他就 奇貨安然尙自居 狡悍之
心猶未改 眼中兀是看人低 今朝火陣雖無用 又射吾兄箭一枝 禮上難容情不赦 憑他美貌賽西施
此言只可旁人說 你也如何這等奇 只當我爲真好色 見他色美便徇私 故將此話來相探 道你聰
明却又礙 說得無雙心棟畏 赧然退立手拈衣 低頭不敢重開口 失笑傍邊何武師(自)接口道 殿下之
心 秀峴豈有不知之理 多分還是他自己愛了那女子 所以想他來投降的無雙聽了 急得要罰咒起來 楚凌霄道
武師不要混話 這個潑婦 其實罪不容誅 那個若再去愛他 真正也不是人了(唱)我有正文把元帥勸 既然一
舉復城池 足知蠻女無能用 勢若寒蟬抱柳枝 殘喘偷延能幾日 夫人指日有歸期 剛纔探了會差出
且待他明日回來便得知 便可進兵重一戰 管將蠻女立分屍 此時殿下休煩惱 且請安眠養四肢
楚大官人說得好 重瞳點首沒言詞 擡身卸下黃金甲 暫臥胡床不解衣 何楚二人皆退出 秀峴隨侍
不相離 一宵無事休煩碎 早又天明唱曉鷄 探事兵丁回得快 帳前跪倒氣如嘶 細言昨夜沿塘探
蠻女雖然竄出西 中道折回南路走 現今在定安小縣駐旌旂 殘軍敗將重招集 小的打聽得分明 連
夜回來特報知 元帥點頭隨下令 諸軍造飯各充饑 飯完拔寨全軍動 春日風和花滿枝 軍旅無心閑
看玩 遽行不放馬停蹄 這邊說 且慢提 詞中再表慕容珠 只因弄巧翻成拙 猶幸殘生虎口餘 射
退追兵虧一箭 心慌意急走長途 殘軍敗卒隨身後 個個皆如漏網魚 更有喬妝賢騎馬 初先觀戰在
城隅 見了那火鎗齊發驚非小 只道凌雲骨已枯 猶幸得大勢登時能反仰 忽聞城破亂兵呼 料然王
子猶無恙 纔覺心安意稍舒 又被蛟娥催上馬 周圍簇擁衆蠻姑 倉惶奪路同奔走 身不由心主意無

逃到定安方止息。守城也有衆番奴，奉迎公主歸衙內。且請休兵歇費。公主多時神始定。氣冲牛斗四肢酥。當將計點隨身卒，只剩凋零九百餘。新舊將官留五個，傷心切齒罵兇徒。(白)守城兩個頭目，一名柴彪，一名木豹。上前勸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娘娘不必過於氣苦。小將等在此已招集了數員勇將，二萬雄兵糧草也有，娘娘且請安養幾天，再議報仇便了。」公主道：「既然如此，你們且去守城。若有敗兵逃來，一併招收入城，也還好有用。」二將領命而出。又有執役人等，鋪設內房，請公主駙馬進房歇息。隨又送上酒席來壓驚。(唱)夫妻同在筵中坐，侍俾旁邊捧酒壺。駙馬頗將公主怪，不該瞞我暗謀圖。然而不好明言責，又被他道我專心護丈夫。公主也知他記恨，又慚失算自家輸。無言再去朝他說，頓足捶胸只嘆吁。面面相看毫沒興，一般氣索更神枯。不多幾盞皆離席，倦極忙將冠帶除。同進內房安歇了，一言交代莫支吾。(白)再說柴彪木豹同在城頭，要招集那些敗殘人馬。若說澄邁縣的黎兵，原有三萬開外，死者不過數千，所餘尙衆，無奈都是新收，不比得烏中傷卒。只這兩陣見天兵利害，就嚇得魂胆皆消，大半依舊逃散了。尋覓而至者，不過五千餘人。二將招收進來，過了一夜。(唱)天明公主升堂坐，衆將戎裝帶甲趨。參見塔前同侍立，娘娘舉目看徐徐。六員乃是新收將，一般體胖身高相貌粗。外貌雖然都看得，不知勇力果何如。當時便對柴彪道：「郭賊饒雄與衆殊，俺自兵屯澄邁縣，也收得一班黎將，貌魁梧，人人武藝稱精熟，誰料交鋒上陣時，一個也非他對手。半遭傷損半遭屠，如今六將雖雄壯，却不知那個真能敵此奴。頭目柴彪拱手告：『對娘娘豈敢話兒虛。』」(白)指着石邊道：「那四員新將，雖然弓馬熟嫻，却只與小將們彷彿，原算不得上等。又指左邊道：「這岑祥岑瑞二人，」(唱)乃是嫡親兄弟同胞養，勇力皆能敵萬夫。倒曳耕牛時作耍，常常赤手搏於菟。娘娘若把他們用，莫說這幾萬華兵不在乎。就是要天下橫行多去得，若不信不妨面試辨賢愚。(白)公主喜道：「既是這般，俺還有甚麼不信。自當重用他們。只是還有一慮，聞得那郭永忠頗有賊智，此時雖不曾見，然而不可不防。俺這裏勇

將雖有了兩員。却少了個謀士。還恐對他不過。柴彪道。娘娘何出此言。駙馬爺向有大才。難道還怕這郭永忠麼。公主又不好說明出來。那時只得長嘆一聲。便道。俺一向不會與你們說知。所以還不曾知道。這位駙馬乃是中國人。一心只想看要回去。此時他身雖在此。心却不比當初的了。因此只是袖手呆呆。坐觀成敗而已。他若早肯出些計謀。我以先也就不至敗在沐雷的手中了。這個郭永忠。又是他的故人。他益發不用說起你們以後。俱要留心。俺若出兵在外。切不可聽他的號令。衆頭目聽了道。小將等也是有些疑心。原來果有此事。木豹道。既然駙馬不肯主謀。一時也尋不出甚麼謀士。(唱)小將雖然無大用。不知戰策與孫吳。然而隨主多日久。頗知行兵識地輿。前日出城圍打鐵。曾看見樹林一帶在前途。虬枝怪木參天半。內有長蛇猛獸居。稠密可藏兵一萬。又兼路徑甚崎嶇。此林正阻華兵道。捨此而行別路無。(白)小將想來。倒可在其地暗伏一彪軍馬。俟中華兵到來。出其不意。半路邀擊一陣。必然取勝。不知娘娘以爲何如。公主大喜道。這座樹林。俺也曾經過。却好設伏。郭永忠乘勝氣驕。今日必然就到。你速點一彪健卒。先伏林中。俺再領精銳出來接應。兩路夾攻。使他首尾不能相顧。斷無不勝之理。(唱)衆將塔前齊讚好。木將軍頃刻下庭除。點了那八千健卒多驍勇。更有岑家弟與兄。來到深林時尚早。果然樹木蔽天烏。潛藏隱處無人見。再揀參天樹一株。(白)着一個軍士扒上去坐定。吩咐道。若見華兵到來。前隊由他過去。直見了中軍帥旗。方可吹角爲號。又令衆軍坐定歇息。吃些乾糧。準備少刻廝殺。(唱)慢說番軍同等候。再講那何世威領隊作前驅。行來大路纔過半。忽聽風聲刮耳呼。馬上抬頭把前面望。原來是深林一帶接雲衢。風吹樹響如獅吼。約莫綿長有里餘。不覺心驚忙勒馬。疑眸細看意躊躇。(白)淡烟問道。爹爹爲何不走。世威把鞭指道。你不見這座樹林來得險惡。林內恐有伏兵。淡烟笑道。地勢雖只可疑。那公主未必就能在此設伏。世威道。軍旅之中。小心爲上。你可轉去報與元帥。等他也好留心。淡烟只得勒馬坐馬。跑轉中軍。見了元帥。備述一遍。(唱)郭殿下。更聰明。答道誠然有茂林。自必留心焉可忽。然而險處

暗藏兵 必思邀截吾中隊 君可回身告令尊 放胆前行休遲緩 若聞背後有軍聲 更宜速進休回顧
者遇番家接應軍 截住莫容他往救 番奴失勢定分奔 淡煙得令忙回馬 說與生身老父親 教習點頭
心已會 領兵策馬竟前行 果然絕不聞聲息 過了深林便放心（自）郭殿下見淡煙去了。又恐自己擁在兵
馬之中轉動不便。（鳴）吩咐諸人休護從 隨身只帶楚將軍 兩乘駿馬當前走 大隊翻教遠遠跟 無片刻
近深林 樹上番兒兩眼睜 前隊過完中隊到 當先一將甚超羣 戰袍血染蟠龍綉 盔甲長鎗盡赤金
珍貴衣裝非小輩 分明就是主軍人 為何反自當前走 傘蓋旂旛不着身 將校紛紛都落後 這般倒
運必遭擒 手內畫角忙吹起 響徹雲霄數里聞 林內番兵知發作 一聲響喊似山崩 元戎勒馬回頭看
果然番兵出樹林 爲首兩員騎馬將 一般似虎皮戰襖豹皮裙 犀皮甲 嵌銅釘 面色稀奇活蟹青
碧眼黃眉師子鼻 短鬚連鬢似紅纓 身長膀闊腰圍大 各使狼牙棒一根 面貌神情皆彷彿 猶如兄弟
一胞生 聲音宛似開毛竹 滿口胡言聽不清 兩馬齊來輪棒打 風聲亂響吸人魂 虧得這中華主將毫
無懼 手舉金鎗現五雲 隨意展開如電遠 兩條鐵棒不沾身 楚凌霄好不心中怒 大叫番奴莫逞能
縱馬揮刀橫砍過 岑祥眼快轉身迎 這邊岑瑞當元帥 四馬相交兩對風 木豹驅軍鋒擁上 剛剛接着
大明兵 兩家混殺華夷會 步卒奔波戰馬騰 吶喊聲高天地轉 黃沙捲起太陽昏 前邊驚動何無敵
便叫親生幼女聽 可是伏兵中道發 爲爹料事也分明 淡烟答道雖然是 元帥英雄兵又精 必定中途
能敗賊 我們只顧趨前行 爺兒講說滔滔走 又聽得後面連珠砲聲 想是番人爲信號 炮聲相約救
兵臨 催軍急進無多路 約莫離城十里零 又聽烘天三炮響 漫空殺氣滾征塵 果然對面番兵到 蔽
日旂旛捲白雲 馬步整齊將一萬 世威喝來且消停 擺開陣勢先相候 公主娘娘自領兵 望見華兵先
擺立 當時躍馬出旂門 高聲便喝中華將 背後軍聲豈不聞 主帥已爲吾將殺 揚揚還向那邊行 世

威馬上哈哈笑 算你能言會嚇人 殊不知林內伏兵逢我帥 已經殺得散如星 你身救應來遲了 倒不如早早回頭縮進城 還好偷生挨數日 不然身首立時分 (白) 公主罵道。俺道是那個。原來又是你這烏龜。你那女兒一向跟着甚麼漢子去了。再不見他走出來。淡烟聽了。把馬一擡跑出來。大聲喝道。放你的狗屁。昨夜破城時。我就四處尋你。不知你又跟着那個漢子逃了。直到此刻纔鑽出來。(唱) 我和你當初雖也曾相好。今日分開不是親。兵力之中休怪我。斷難留手記前情。娘娘聽說冲天怒。更設言詞再理論。飛舞雙刀兜面砍。世威猶恐女難贏。揮刀大喝先擋住。人虎還將晝戟輪。領衆直冲番將內。四員黎將試新鮮。黎兵一萬齊齊上。中國偏裨將幾名。奮勇爭先同抵敵。兩邊鼓角震天鳴。一時酣鬪無高下。先講那木豹林前戰。大軍步卒八千雖勇悍。華兵二萬有餘零。勢分衆寡焉能對。却被華兵裏幾層。抵敵不來逃不出。死傷相繼血如噴。救兵不到天將晚。木豹壞心急斷魂。手舞長槍雙臂軟。看來時勢已無成。東冲西突思最走。正遇成龍七煞神。刀砍肩頭翻落地。衆軍捉去捆麻繩。番兵失主又慌亂。衆口號呼天不應。岑瑞獨擋中國帥。已殺得汗流挾背欲昏沈。眼光一錯遮難及。早見金槍直刺心。急急回身朝右閃。却傷左肋寸來深。血流如注征袍透。魂胆皆飛碎了心。躍馬落荒逃了去。岑祥雖有力千斤。黎奴到底多粗莽。不及凌霄武藝精。也有些兒擋不住。回觀弟走更心驚。狼牙虛晃兜回馬。也望南邊急急奔。逃到里餘方吶喊。灰沙障目似烟騰。方曉得救兵反被華兵截。却不知公主娘娘是怎生。抖擻精神重磕馬。高聲大喊似雷霆。拚生撞入壞心去。教習多時戰美人。要算裙釵筋骨好。雙刀飛舞似通神。爭強用盡平生力。午後相擋直到申。此際實然難掙扎。四肢麻木汗如淋。外邊恰好岑祥到。眼見娘娘力不勝。奮勇忙來擋敵將。娃娃得脫便回身。岑祥跟着娘娘去。不顧他兵與我兵。亂劍亂打冲出去。(白) 世威急急趕來。(唱) 亂軍雜踏已難尋。這回惱得心如火。縱馬搖刀兩眼睜。只望番奴多處砍。直如猛虎入羊羣。

(白)此時一員黎將已被淡烟刺死。又追着一員過來。恰好與世威撞着。順手一刀。劈成兩半。那兩員見勢不好。早已走了。(嗎)主逃將死軍心怯。誰敢當先搶命爭。一亂之時成大敗。拋戈棄甲走紛紛。殺心未已何無敵。更有驍勇女俊英。率將驅兵隨後趕。黎奴今日大遭瘟。只殺得血如海水盈溝澗。狼藉屍骸滿地橫。追殺下來將五里。殘兵四散杳無形。武師方令收人馬。擇地安營日已沉。少刻元戎兵也到。千軍萬馬盡歸營。父女二人接着從頭訴。衆將還將首級呈。木豹重傷身已死。一同梟首挂幟門。三軍勁躍爭豪氣。准備明朝再出征。這邊話。且慢停。再言公主敗回城。只因酣鬪何無敵。氣力全消出了神。跑進縣衙剛下馬。一交跌倒寂無聲。嚇慌伺候諸嬖婢。駙馬堂前也吃驚。碌亂跑來齊一看。只見他面如白紙手如冰。喉中氣絕雙睛閉。却又全無刀劍痕。隨後也無兵與馬。只有岑祥一騎進儀門。大家急問因何故。猛將搖頭脚亂登。只說一聲兵敗了。娘娘戰乏故昏沉。飛香聽說悲遊喜。衆婢扛扶擁玉人。直上縣堂交椅坐。灌湯喚醒一時辰。方纔舒展微睜目。覺得骨節酥麻道體疼。口不能言身發抖。(白)飛香看見他。敗到這般地位。(嗎)又覺得滿心不忍翠眉蹙。吩咐衆環扶抱歸房內。安臥牙床覆錦衾。閉戶垂幃風不透。煎湯送水甚殷勤。娘娘說與丫環輩。可到城頭代我行。計點敗回人共馬。進來回報知我聞。(白)衆婢奉命出去。一回。進來稟道。敗殘兵馬都已回來。娘娘帶去的。還只少得千餘。林內這枝伏兵。都被華兵殺了。逃回來者。不滿五百人。(嗎)兩員黎將沙場死。岑瑞遭傷木豹擒。又有一人身在外。乃是張大王部將叫羅文。向來留守文昌縣。今日逃來說細情。原來那中國差來有兩帥。統兵過海路隨分。右軍副帥張都督。三日之前破府城。巴山虎。毛襄猴。一場大敗盡歸陰。今朝又破文昌縣。鏡勇非凡賽衛青。將士聞風先破胆。看起來東南一帶也難憑。娘娘聽畢宮娥話。愈覺心焦烈火升。眼看飛香稱罷了。姓張都督又何人。定然是你親兄弟。兩路交攻勢必贏。我死之時由你去。夫妻姊妹共相親。(白)飛香聽了心內

甚覺不安。只得答道。或者不是。亦未可知。我就回家也。斷無礙下你的道理。自然還要同去爲是。公主切齒道。我受了郭永忠這般羞辱。難道還去降他。這等話。再休對我講。(唱)飛香無話重回答。默默安眠到五更。公主娘娘神略健。起身依舊整烏雲。出堂傳進羅頭目。再把根由問一巡。所謂中華張副帥。年華幾許喚何名。(白)羅文道。聞得他單諱一個雋字。年紀只好二十上下。面貌就像美女一般。不知爲甚麼這等饒勇。出陣時。必身先士卒。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擋着刀風。就是一條血路。那個迎敵得他。同伴弟兄以及新收兵將。都被他殺得罄盡。小將只得棄城而逃。欲往會同等處。又恐他即日就來。所以逃到此間。望娘娘暫留麾下。公主想道。這等說來。確是他的兄弟了。頓足歎道。這都是你家大王失算。若自己住在此間。何至於此。正說間。軍士飛報華兵在城外挑戰。公主自料不能取勝。吩咐且不要睬他。又令衆頭目各思良策。必要敗他一場。衆將打拱而出。分守四城。不敢出戰。何世威等了半日。不見一人一騎出城。只得回營繳令。楚凌霄稟道。蠻女連敗了幾場。精銳已盡。故閉城不出。殿下何不進兵急攻。即日可破矣。凌霄道。不然。蠻女雖敗。其心未輸。閉城不戰者。不過休養士卒。再圖報復耳。我即攻城。彼亦有備。且夕未必能破。徒使百姓驚惶。我意且是由他數日之後。他必出戰。戰時擒之。亦未爲晚。(唱)所慮者他身下海潛逃去。教習須當速一行。多帶火槍並火箭。疾趨海口趁黃昏。將他船隻都燒燬。斷絕歸途始放心。何教習應聲忙出外。帶齊火器一千兵。潛投海岸休提表。元帥當時令衆軍。各守營盤休妄動。衆將官無人再敢說攻城。一宵閑過毫無事。五鼓敲殘天又明。教習回營參主帥。備言戰艦一齊焚。並無半隻會逃脫。守卒人人喪水濱。(白)又見淡烟鎖着四個蠻婢。上前叩見。說這四個丫嬭。看守着一船金寶。見俺在岸上號哭請降。願把這些寶物買命。俺就留了他們。又把這些金寶裝載回來。請殿下查點收納。說罷就把這些箱籠打開。(唱)擺列帳前並坐下。毫光奪目盡奇珍。元戎不愛金珠貴。大略將來計點清。封鎖收藏毫不取。未知以後屬何人。四蠻姬隨了何人虎。原當前軍入內營。同伴一班重殺會。死中得活盡盡忻。(白)戰

船已燒光，還有許多活命的番卒，逃進城來。(唱)縣衙哭訴娘娘曉，可恨華人大狠心，黑夜乘風來放火，戰船百號一無存，宮娥裁寶投降去，小卒們冒火冲烟奪路奔，又被他們連砍殺，只留幾個苦伶仃，焦頭爛額來城內，報與娘娘作處分，公主聽完真氣死，口呆目定像亡魂，心火如發毫無措，虧得個頭目柴彪走上廳，跪稟娘娘休氣惱，昨宵小將細思尋，已經想得陳平計，自讚真能敵孔明，悉聽華人兼智勇，也難出我掌中掌，管教骨內皆糜爛，好與娘娘把氣伸，公主聞言何計策，必須把穩始為精。(白)柴彪道：此計若行，斷無不穩之理。公主道：既然把穩，你且站起說來。柴彪應聲而起，走近案邊，方纔說道：小將細思，驛馬爺既與郭永忠有舊，倒是一個好機會。娘娘只要假着他的口氣，寫一封密書，差人送到敵營，只說願為內應，約他於二更時候，領兵到城，俺這裏開門收納。他見了必定忻然依允。俺這裏就在城門上，多備滾木石塊。城門內有三條街道，左一邊伏了絆馬索，撓鉤手，右一邊伏了腳踏弩，神臂弓，當中再藏下一千健卒，候他一進城來，就把城門閉上，木石掩其後，鐵騎當其前，左有馬索撓鉤，右有強弓硬弩。這時節任他是三頭六臂的好漢，到這裏打的好漢，弄到進退無門，免不得也要粉身碎骨。這般計策，娘娘以為穩也不穩。公主笑道：若賺得他來，確是壘中捉鱉的穩事，只恐賺他不動，兼且沒有這個大胆人敢去下書。柴彪道：若單是郭永忠，不論誰人都可差去，只爲何人虎在營內，略覺難些。又幸小將曾受過驛馬大恩，何人虎在山目見，今日就去一走，他必定相信是實了。公主喜道：這却不差，只是我與驛馬筆跡不像，若寫書去，也要被他們看出破綻來。這一着還要商議。柴彪想了一回道：這也不妨，娘娘既不會學驛馬筆跡，竟不用書，只取驛馬一件隨身佩帶之物，與小將拿去，只說耳目衆多，寫不及書札，將此信物爲據，他們若一見就信，固然妙極，卽或不信時，小將還有三寸不爛之舌，包管隨機應變，說到他們聽信便了。(唱)此番大悅驛公主，難得你爲主勤勞出志誠，既是這般真易事，我今現有一奇珍，出於本國中，華少羅斛香囊綉玉雲，驛馬向來常佩帶，今朝偶在我衣衿，便將此物爲憑據，入虎觀之必當真，說罷胸

前忙解下 又將素帕裹雙層 柴彪接去藏懷內 叩別娘娘就起身 不用頂盔並貫甲 輕裝快馬出城門
 無多路 到敵營 望見旂旗五色新 正待尋人來打話 那邊來了衆遊兵 見他立馬營前望 像是番
 邦打探人 大叫快將奸細捉 柴彪急急放韉繩 滾鞍下馬重開口 掙扎瓊州好語音（白）說道 列位休得
 囉囉俺家並非奸細 乃是城中頭目奉駙馬差來 要見你家元帥議事 有勞通報一聲 衆兵道 想是下戰書的 可把
 書出來看 柴彪道 與你們看何用 須要面見元帥方好 衆兵道 既如此 你且在此等候 柴彪答應立住 一個軍士報
 進營來 却說郭殿下身坐中軍 忽然兩眼連跳幾下 自覺稀奇 暗暗想道 我凡遇心驚肉跳 必有是非 今在軍中 必
 定更加效驗 這般眼跳 敢是敵人在那裏暗算我麼 正在沉吟 恰好軍士進來 跪稟其事 愈覺悚然 心動 就吩咐帶
 他進來 軍士奉令而出 帶進柴彪 免不得下個全禮 凌雲問道 汝既爲番營頭目 姓甚名誰 是那個差來 要與本帥
 商議何事 柴彪叩首道 小將姓柴名彪 奉駙馬差來 約元帥裏應外合 去破城的 元帥作色道 胡說 駙馬者 乃是你
 家公主的丈夫 那有勾合敵人 反去暗算妻子之理 敢是蠻女差來誑我的麼 柴彪道 小將實奉駙馬之命 豈敢有
 甚誑騙 凌雲伴笑道 這就奇了 那駙馬與我身居敵國 素昧平生 有何瓜葛 就肯這般做美 柴彪道 元帥休得多疑
 請聽小將細稟（唱）那駙馬出身原是在中華 詩禮門風富貴家 只爲天帝元年三月內 自京回浙不乘車
 舟行方至山東道 不料仇人伏水涯 鑿漏船艙沉下水 幸而不死岸間爬 適逢島主同親女 東嶽燒
 香帶玩耍 相救歸路同講論 見其貌美更才佳 欲將公主姻親許 又想著路遠遙遙定不諧 因此上哄
 到登州同下海 纔得個逗留爲婚配 姣娃 駙馬是身雖勉強居山島 心憶家鄉每嘆嗟 又值天兵連下剿
 每每的勸妻投順莫延挨 娘娘不聽夫君語 直弄到國破家亡沒抵遮 昨晚敗回身發暈 現今有病難
 尊衛 駙馬爺看得機關便 密喚柴彪進小齋 備說領軍王義弟 乃是幼年相熟好通家 此時正可同歸
 去 妙策良謀已預排 來與帥爹相約定 二更時分聽鑼篩 領兵直到城前候 小將開門放進衙 共縛

娘娘成大事。免教玉石一齊埋。致言元帥休疑慮。依計而行保不差。(自)柴彪一氣說完。郭殿下沉吟半晌。聽汝之言。似乎有理。但還有一說。汝終係蠻女手下之人。駙馬何得竟以心腹相託。柴彪道。若是他人。駙馬原也不信。只爲小將去年偶觸老火王之怒。將要斬首。駙馬力救。方得留生。小將雖出蠻夷。心非木石。(唱)每念新恩思補報。效他黃雀與靈蛇。駙馬爺也識人奸善。以此方將小將差。冒死而來通信息。帥爺若恐是虛花。只須喚出何人虎。當面將情細問他。好個柴彪真利口。說得個有枝有葉有根芽。重睡笑道。誠如此。可把書兒取出懷。(自)柴彪就把這手帕取出來。放在桌上道。駙馬因耳目衆多。寫不及書札。又恐元帥不信。特把這貼身佩帶的香囊帶來。做個信物。望元帥見諒。元帥解開一看道。此物我也從不曾見過來。怎麼就算信物。柴彪道。元帥不認得。只問何人虎就認得了。元帥就令傳何人虎上帳。不一時。淡烟自外面入。柴彪見了。便叫一聲小大王。久遠了。淡烟道。原來是柴大哥。到此何幹。柴彪再把來意說了一遍。又道。請小大王看這香囊。便知真假。淡烟看了道。此物實是駙馬身上的。假出甚麼來。元帥聽了這句。便不追究。改容而起道。如此說來。你確是個有肝膽的義士了。吩咐設席款待。柴彪急止道。不煩。元帥苦心小將之來。同伴中都是瞞過的。在此已耽擱了多時。豈敢再叨酒席。只求元帥早定了主意。好待小將去回覆。淡烟道。既是這般要緊。我也不及寫書。就煩你致意。駙馬說。悉依尊命。二鼓時。必定領兵來的。柴彪大喜道。既然如此。小將在城上專候元帥。若到城邊。鳴金爲號。小將即便開城。還有一着。進了北門。就有三條街道。當中的一條不通縣治。元帥緊記。須從左右兩邊分兵而進。一直就可到縣衙前了。(唱)元帥點頭連答應。柴彪已把穩瓶擡。叩頭忙把元戎別。立起身來兩腿麻。軍士領他重出帳。攀鞍上馬去。加鞭。如飛直望城中去。好見娘娘把口誇。元帥見他身去了。失聲不覺笑哈哈。回頭說與何人虎。潑婦真同井底蛙。掩耳偷鈴行此計。只堪自騙自開懷。如何入得他人耳。少刻方知枉弄乖。(自)淡烟道。柴彪這廝。雖實曾受過姊姊救命之恩。然而終是隻蠻狗。那裏就好這等託他。我正有些疑心。殿下可也看出來了。凌

雲道。別樣話倒也裝飾得罷了。只這沒有書。就是大破綻。須曉得既可把他喚到書房。叮囑這些言語。又把信物與他時候。也非一刻。何不把這工夫。寫了封書。若爲與我稱呼不便。只姊姊之間。常言俗語。便可取信的吓。(也)何事不能修片紙。反要這般費口與勞牙。已將馬脚先前露。還要哄騙何人當小娃。整大官人閱此語。十分氣惱頓雙靴。(自)聞道。殿下既已看破奸謀。何不就把這番奴役了。轉要放他回去怎的。元帥道。放他回去說了。我這裏將計就計。好去襲城。凌霄道。他們既來誘敵。城內必有埋伏。我軍豈可進城。元帥道。行軍之法。應變無常。豈必他約幾時。就要起時去麼。汝但傳令合營將士。日落時。使解甲安臥。初更而起。二更造飯。三更披掛。把令便了。整鋒宮不取再問。(也)只得出來傳帥令。全軍奉令不喧嘩。午間造飯同餐畢。閑坐些時到未牌。解甲枕戈都歇息。元戎只是飲香茗。慢談這裏營中事。再說番奴一老柴。回到縣堂真有興。將情細告美裙敘。郭永忠初見還疑惑。做勢裝腔怒眼斜。後被俺講出通篇真道理。並連信物一齊拿。當時問了何人虎。纔得個喜笑生春滿面花。許允二更兵必到。只消準備送終他。娘娘聽。喜無涯。感謝皇天照靈。積日冤仇今日報。且教這個狗玉巴。夾攻四路無逃處。肉化爲泥骨做渣。將士人人添喜氣。娘娘當時把人差。(自)先封左邊兩條巷口。傳諭居民。每邊借幾間門屋。一邊伏下撓鉤。一邊伏下弓箭。再辦許多木段石塊。堆積北門。又傳令滿城。上燈時候。就不許在街坊行走。如有犯令者。許衆軍隨路砍死。百姓聽了這個號令。無不心慌。未到黃昏。就家家閉戶。睡得聲息不聞了。(也)早聽譙樓將一鼓。柴彪各處去安排。左邊巷內添軍士。百道相繼是白麻。間雜橫斜鋪滿道。上邊還用土來遮。當中一路藏驍騎。都執着長柄刀鎗鐵馬叉。右面多藏弓箭手。(自)餘下這些兵將。(也)分門把守各城垣。娘娘自在堂前坐。數盞明燈照白紗。衆婢懸刀都侍立。準備着生擒敵將要哈喇。只有個飛香尙未知其事。早已安眠在內衙。一更過。二更喧。城上番兵與致添。蓋蓋燈籠添蠟燭。人人擦掌又摩拳。滿心只望華兵到。打算爭雄各向前。扳着城牆朝外望。

星光閃閃荒田 敵營隱隱明燈火 想來是將挂征袍馬上鞍 少刻定然人馬至 耐心轉向裏邊看
那知等了多時候 萬籟無聲更寂然 搭轉身來重探望 何曾鬼影到城邊 岑祥便對柴彪道 可笑中華
賊將官 此刻猶然兵不動 這般遲鈍枉爲男 柴彪答道何焦急 只在須臾早晚間 你須要打起精神清
眼目 切不可伸腰呵欠倦奄奄 岑祥不敢重開口 只是身軀坐不安 那曉得漸漸二更五點過 外邊越
發少人烟 二更過 三鼓交 石有才等得好心焦 過來也對柴彪說 莫被他識破這根苗 所以按兵全
不動 我們空自等長宵 莫如早早將身睡 煩惱柴彪手亂搖 此計誰人能識破 想來是暗中就攔路程
遙 我們若是將身睡 他到城邊羅亂敵 倒要吃驚忙手脚 只宜耐性等爲高 有才聽說心中悶 蹬脚
重新往外瞧 遠望敵營還是舊 風吹旂幟慢飄遙 號燈不動人聲絕 但聽提鈴與擊刁 手扯柴彪重又
說 他們這等靜寥寥 分明不作攻城計 你的機謀不穩牢 說得柴彪真動火 圓睜兩眼腳亂跳 縱然
他不提兵至 爲將如何可憊勞 也必要打起精神過一夜 你們休得想逍遙 石有才冷笑無言答 搭轉身
來向本處跑 衆番兵等候多時人不見 一團興致也冰消 其時三月天雖暖 夜半登城望西郊 陣陣春
風吹面目 冷冷露水澀征袍 又無酒飯來酬賞 漸覺饑寒不可熬 個個心中生怨恨 垂頭喪氣口嘮叨
岑祥倦極跣身坐 閉目沉沉像懶貓 三更盡 四更催 衆軍意懶又心灰 手中兵器都丟下 眼見華
兵斷不來 不怕柴彪呼與喝 東歪西倒四邊假 一齊睡去無聲息 今夜柴彪倒盡氣 怨恨敵人無信行
這般騙我不應該 機謀枉設心空用 軍士喧嘩更損威 滿肚心焦誰共語 胡床上面坐呆呆 不由也
是神精倦 閉了雙睛軟一堆 那曉敵營原作備 一更而起二更炊 三更飽飯俱披挂 齊赴中軍聽指揮
(白) 郭殿下料定此時番兵等得疲倦 已是睡了 方喚楚凌霄吩咐道 此事非汝不能 可帶馬步六千 雲梯一座 疾
趨城北 轉過東路 獨自上城 斬鎖開門 放進兵馬 勿得粗心有誤 凌霄奉令領兵去了 元帥又喚何世威道 城破之

時。蠻女必奔西南兩路。武師也引馬步六千去守着西門。若見蠻女出來。用心擒捉。不可放過。何世威得令也。領兵去了。元帥又對成龍道。北門是他設伏之處。必有精銳在內。兄也領兵六千前去守着。若見開城逃出。務必截住斬首。成龍答應。也是去了。元帥又吩咐白無雙。與幾員偏將。小心守着營寨。然後自領馬步六千。又恐亂軍中認不出。那假駝馬的面貌。並遣何淡烟隨從。往南門而來。(唱)趁着那殘月初上燈不點。全軍急走盡啣枚。先說這楚凌霄兵至城門外。已聽得四鼓沉沉斗柄回。仰望城頭人不見。號燈半暗有長煤。吊橋之上驅兵過。擱列城邊密密圍。便把雲梯東首靠。凌霄舉手按銀盔。放刀下馬登梯上。上得城牆往內窺。果見番軍皆睡倒。雷聲震地響如雷。放心跨落輕轆走。一縱飛身下地來。上面番軍全不覺。下邊也有衆粗坯。一般睡得渾如死。寶劍輕抽白練迴。鐵裏門門隨手斷。一聲響亮把門開。出來飛上青驄馬。軍士歡呼在後隨。一擁進城聲大鬧。輪刀挺斧又提鎚。番軍此際方驚醒。手脚慌忙沒主裁。立起亂跑跑不及。人頭滾滾落塵埃。極聲只喊軍兵到。嚇壞城頭石有才。手下兵丁都嚇醒。摸頭不着好奇哉。紛紛攘攘爭奔下。前面之人被後面推。倒撞下城多半死。跌傷叫喊哭哀哀。石有才正與凌霄遇。街巷相征難退威。兩馬纔交刀已中。長槍落地手難抬。魂飛魄散回身走。楚大官人不去追。只把番兵隨手劈。刀光如雪順風吹。東門一鬧三門震。大小番軍夢裏回。不識天兵何處至。柴彪頓足口連咳。岑祥找不着狼牙棒。軍士忙將木石推。碌亂爭先推下去。(自)恰好這三千伏兵。也在睡夢裏聽得天兵到了。(唱)一齊冲出巷門來。剛剛撞到城門口。打得顛頭個個開。叫苦連天人亂竄。可憐吃了自家虧。(自)柴彪與岑祥趕下城來。見城門依舊關着。打殺的反是自家軍士。急問中華兵。到底在那裏。你們這般胡鬧。恰好東門一個軍士逃過來。哭訴道。華兵已進東城。不知有多少人馬。石頭目也殺得不見了。兩個聽了嚇得發昏。欲待開門逃走。又恐沒人保護公主。(唱)心撩亂。手脚忙。思量走出報娘娘。岑祥跑進左邊去。右手柴彪走得忙。兩巷伏兵都嚇醒。

昏頭搭腦正驚惶。這邊亂把麻繩扯。那一邊弓弩齊來箭似蝗。倒運柴彪身中箭。撓鉤搭住莽岑祥。極聲大喊方纔住。性命雖留已帶傷。脫了難關亡命走。娘娘身坐懸符堂。三更不見華兵到。也道他們識隱藏。所以不來休等了。更深下體倦洋洋。抽身便進房中去。也是安眠入夢鄉。驛馬早眠已先醒。勿聽喊聲一片鬧街坊。初時尚遠看若近。不覺心驚鳳目張。坐起身來喚侍婢。因何這等鬧嚷嚷。衆嬪熟睡無人應。自還是公主睡得醒些。自聽得飛香喚耳旁。自翻轉身來說。爲什麼這等大呼小叫。飛香道。這般大鬧。你難道不聽見。公主是關心的。自應了一聲忙坐起。寨帷正見月當窗。喊聲鼎沸城中滿。定不出東西南北方。大吃一驚言未出。又聽得打門一片響兵兵。衝中也是人聲沸。軍士號呼走進房。大叫娘不好了。華兵殺進禍非常。此番公主魂飛去。一個番身滾下床。披上靴兒雲鬢挽。開門急問衆兒郎。伏兵各路今何在。爲甚全然不阻擋。小卒回言真怪事。北門沒有鬼來張。實然反在東門進。意外之災怎備防。說罷回身先去了。娘娘着急整戎裝。這時節一班婢女多驚醒。四體酥麻勉力撐。急急攙扶賢驛馬。穿靴束帶着衣裳。騰雲步。出三堂。虧得這看馬番兒狼在行。坐騎牽齊先等候。娘娘惟恐失飛香。抱他同上雕鞍坐。腰帶相連對面廂。數十宮娥隨在後。雙刀撇下換金鎗。出衙却好柴彪到。不及將情細講章。只說如今何處去。那邊又到一岑祥。自大聲叫道。敵兵風勢甚銳。料道擋不住的。娘娘快尋出路。公主道。如此你們隨俺速出南門。往臨高去罷。恰好石有才與岑瑞也撞將來。都說快走。敵兵將要來了。(唱) 娘娘一馬沖前進。岑氏雙雄在兩傍。柴石二人同在後。宮娥數十裏中央。此時驛馬渾無措。又恐怕滾下鞍韜性命無。只得把公主攔腰雙手抱。任他跑去庶無妨。一行直到南門下。軍士紛紛正亂忙。聽說開城忙動手。披門去鎖忽囉囉。開門一看驚非少。殘月高升照遠荒。只見對河兵一隊。齊齊擺列在沿塘。將軍立馬高橋頂。金甲紅袍耀眼光。恰是天朝元帥到。回身即走步履踉。(自) 公主大喝道。既已

攆着他。逃有何用。衆將官隨俺拚命殺去。(唱)說時放馬沖門出。大罵奴才莫逞強。你道上風先佔住。且睜
騰眼細端詳。大權還在娘娘手。且和你拚命拚生戰一場。眼力如神郭殿下。早見他兩人一馬坐雙雙。
銀冠綉服男裝者。雖不分明見面龐。想是飛香無別個。所以他這般大膽氣昂昂。果然又是疑難事。聚
鼠須防寶器傷。面上還宜裝不曉。喝聲賤婢狗淫娼。金鎗只照頭和面。公主娘娘也舞槍。接住橋邊爭
勝負。淡烟不敢上前幫。圍門只好把傍人殺。就養溫侯勇倍常。四將心慌誰敢戰。只保着一般婦女繞
城牆。沿河京向西邊去。何武師帶領雄兵閃一傍。盡放番人橋上過。(白)然後往前一冲。(唱)太山壓卵勢
難當。柴彪派客河中去。石有才跌下鞍鞦斷脊梁。馬蹄身軀屍骨化。番兵大半見國王。一班宮婢無人
救。猶幸華兵怒女娘。得放手時都放手。只留岑瑞與岑祥。帶傷雙鬪何無敵。殺得天昏月也黃。(白)公
主與凌霄戰經幾合。雖有了護身符。然而一馬雙蹄。轉動到底有些不便。(白)鎗到不離頭與面。自家吃力怎提
防。算來只好奔西路。儘力關開曳紫輦。也望西邊飛也走。重騎大喝向外方。提鎗拍馬忙追趕。勢急
渾如虎撲羊。(白)公主跑到西首橋邊。幸沒人來攔阻。就一直跑過來了。(唱)又值岑家兄弟都逃走。何世威恰
好回身把對岸張。劈面相逢相躲避。一鎗先去刺胸膛。眼明手快何無敵。左手飛來綽住鎗。右手提刀
朝下砍。這回嚇壞一飛香。一聲呵吓他人耳。倒使英雄着了忙。右手一停刀不下。姣娃魂胆盡飛揚。
爽槍撥馬斜沖過。不顧高低走落荒。元帥來時人已去。再追形跡已茫茫。想追不及方停馬。悔恨無窮
其他快(白)淡烟也趕過來道。終久被他走了麼。世威道。我接住了他的鎗刀。也砍下去了。都是這假驢馬極叫一
聲。把我嚇住了手。倒被他擦肩逃過去了。元帥道。便爲這一着。若不然。我也不放他過來。世威笑道。小可又要說舊
話了。(唱)曾見雲南同剿賊。衛熊也把白無雙。當爲至寶隨身帶。制得個多少英雄沒主張。後轍前車同
一理。番人倒有妙心腸。淡烟說道休閑話。大抵番兵已殺光。船隻又兼燒燬盡。他今無路可歸洋。必

然西走臨高縣。我們且進城中再細商。(白)郭殿下也無可奈何。只得依了淡烟之話。領衆入城。(唱)一路行來傳號令。番人畏死速投降。街頭亂卒東西竄。聞令齊呼千歲王。到處投戈爭跪拜。元戎吩咐莫驚惶。好生聚集西門去。卸甲除盔改了裝。來日教場伺候點。衆番兵猶如死去再還陽。磕頭拜謝抬身起。盔甲拿來撇道傍。齊赴西門空處等。元戎令下豈尋常。衆兵不敢誅降卒。按刃而行到縣堂。早聽金雞三報曉。紅輪隱隱投扶桑。(白)元帥身坐大堂。淡烟又進內查看。房內已走得人影全無。只留床帳而已。當下出堂回撥。不片刻。早見楚凌霄進衙繳令。備述雲梯滿城。斬馘番兵等語。少刻成龍也到。訴說守着北門。見一員番將。開門而出。被我截住。身了首級。以下番兵也被衆兵殺死大半。逃走者不過百人。又問蠻女可曾捉着弟婦。在那裏。世威回說。一齊走了。二人聽了。甚是氣忿。元帥既已進城。自然要停留一日的了。(唱)大兵依舊歸營去。然後盤查庫裏倉。一一驗明封鎖過。安排午飯有廚房。飯完又喚諸降卒。點數無多八百雙。元帥當堂宣諭道。汝曹雖只出蠻鄉。也曾世受王家惠。一百餘年德澤長。何得盡爲蠻女誘。望風趨附目無王。若依軍法皆該斬。(白)本帥因體天子好生之德。(唱)姑恕無知許納降。免死各歸田里去。須要洗心革面學循良。若然漏網仍爲賊。難免終遭殺戮殃。衆卒聞言皆感泣。一個個叩頭立誓指穹蒼。方纔散出城門去。各自爲生返故鄉。元帥也歸營內宿。話來再說美紅妝。離虎口。走村坊。幸喜天明見日光。岑氏弟兄並衆婢。尋蹤覓跡見娘娘。一堆聚在荒田內。個個渾如鷄落湯。駢馬吃驚猶不快。面容失色罩濃霜。不勝氣苦賢公主。哭叫蒼天兩淚汪。再不道我的命途窮至此。被人殺到這般腔。雄兵猛將皆何在。剩得遺數騎寥寥向那廂。岑瑞岑祥同勸道。娘娘休得動悲傷。城中一萬餘千衆。難道登州盡滅亡。將士也該留幾個。多因走散在他方。我們且往臨高去。彼處分兵又有糧。舊卒也應尋覓到。安身之後再商量。(白)衆婢女也道。二將軍之言甚是。娘娘速請前行。若再遲疑。只怕追兵又要來了。公主道。我走不難。只是驢馬沒

有一匹坐騎。又且精神困乏。倒有些爲難。岑祥道。坐騎不難。小將情願相讓。只是劣的。不知駟馬可能騎否。若騎不來。倒待小將馱了走罷。衆婢女都笑將起來。飛香奮然道。死生有命。我若不該死。就是劣馬。也不妨與我騎就是了。岑祥聽說。連忙跳下地來。公主只得把飛香扶上那匹馬去。終久不甚放心。(唱)自家一身牢攬住。又令宮娥緊護幫。好個岑祥真脚健。步隨衆馬走官塘。程途百里行來快。早到臨高縣地方。策馬進城。番卒見轉身通報急忙忙。(白)守城頭目名喚賀勇焦賢。連忙下城迎接。道。聞得中華元帥兵駐定安。娘娘爲何只領數十騎到此。公主嘆道。不要說起。定安也被他們破了。只俺們九十人。留得性命。逃到此間。還是空腹的。二將聽了大驚。急請娘娘進縣下馬。解甲而坐。一面就備進酒席來。公主用罷。吩咐幾個婢女。先送駟馬進內房歇息。自己坐在大堂。賀勇焦賢又帶四員黎將。上堂參拜。並訴招集黎兵。也有一萬六千之數。連着島中舊卒。共計二萬有餘。娘娘且請安身。再議報仇便了。正說間。忽報有二員頭目來了。原來就是柴彪與羅文。公主道。你兩個怎樣逃來。還有那幾員將官。許多兵馬。被他們殺了麼。柴彪道。小將跌下城河。不敢動彈。直伏到人靜之後。方敢出來。恰好與羅文相遇。又在近城打聽。聞得軍士們死者小半。大半投降。石有才等都死於亂軍之內。猶幸娘娘得脫重圍。估道必在此處。所以兩個同着尋來。(唱)娘娘聽。兩淚流。會記得島中五萬勇鷄貅。被那沐雷幾陣消亡半。精銳猶存三萬餘。過海以來皆併力。故能所到望風投。自從六處分開了。每處無多半萬留。雖有黎兵充數目。未諳戰法是新收。只消一敗如星散。多感諸人出計謀。却又上風都反下。幾回砍了自家頭。城池兩座輕輾送。想起來一半雖因計不周。一半也因精銳少。故而連敗不能休。如今俺也無他法。現在遠存四縣州。將有八員兵兩萬。不如招集計爲援。背城一戰如能勝。不消說報了從前莫大仇。不勝事教同絕命。也免得連番敗北受人羞。(白)柴彪道。昨日之計。雖是小將用得。不周。至於失城。都是石有才之罪。只管說不來的了。不來的了。使這些軍士。沒了戰心。一齊酣睡。以致敵兵來也不曉得。若依小將再等一回。何至於此。公主道。如

今城已失了。石有才也死了。說也沒用的了。你只替俺往三處調了兵馬來罷。焦賢道：小將也要來多開口了。只望娘娘不要動怒。那三路傷兵調來固好。只是這些新兵。一團高興的投了來。還不曾試過他。若留在此間。自然原好。只怕有了四萬人馬。糧食艱難。若要打發開去。他們必定要怨恨。倘或一時喧鬧作亂起來。這便如何是好。公主聽說。不覺呆了一回道。這却果然。然而若是不調舊兵。這新兵委實無用。將士又不多幾員。叫俺怎生抵敵。賀勇也打拱道。據小將想來。敵將既這般驍勇。即便招集舊兵。也未必抵敵得過。若然要把華兵退。勸娘娘連夜須將書札修。差遣一人回海外。混天王島上去相求。請他即日提兵到。敵將雖強事不憂。公主回言雖也好。只恐他專心妻子戀衾褥。遲疑不決身難動。他未來時我先斷喉。羅文走過來道。這個娘娘不須憂慮。俺家大王。也有七座城池在此。現今也失了兩處。大王不來救應者。還是未曾得知。未得報之故耳。娘娘若寫了書。不要差遣別個。就與羅文回去報。備陳始末細根苗。大王乃是英雄性。豈肯將軍馬城池白白丟。必定提兵重過海。娘娘放膽莫多愁。公主喜道。如此極妙。今日天色已晚。敵兵料也不來。亦且去將息一夜。待俺寫了書。明早打發你去便了。羅文答應。與衆將一齊退出。公主走進內衙。問驛馬何在。衆婢道。在房內睡着。公主就在外房悄悄寫了一封書札。雖不怕他攔阻。終覺得被他見了不便。就着婢女出去。交與羅文。然後自家走進房中去。驛馬翻身展鳳眸。見了佳人連嘆息。愁眉雙鎖曲如鉤。娘娘又恐他生氣。自便香茗取一甌。坐下床沿雙手奉。殷勤相問語溫柔。飛香嘆道。今何日。性命急如水上浮。虧你有心還願我。細思到底甚來由。娘娘失笑回言道。想是前生結下仇。今世相逢焉肯放。看來不死不休。勸伊只索將心耐。切莫思量這郭死囚。飛香看他這等歡喜。必定又有了甚麼算頭。所幸那郭死囚。也有些作用。料道不會吃你的虧。且是裝呆不再說。此宵安穩夢悠悠。來朝絕早羅文起。要轉雙峯把信投。公主戰船燒已盡。故從岸路走崖州。尋着了自家船棧回山去。此話書中且暫丟。公主

既遣羅文去了。就打着堅守不戰的主意。好等張起鶴來。衆頭目各獻守城之策。公主道：你們自信不差就是了。不用一一問我。衆頭目去後。宮女蘇鶴笑道：他們的方法。總也平常。若依丫嬛主見。還得娘娘與駙馬一同上城守禦。索性揚言攻城若急。就要先殺駙馬。包管嚇得那郭永忠。他攻也不敢來攻了。公主笑道：既是這般。何必等他來了纔說。就叫取一面木牌過來。寫上一行字道：攻城若急。先斬飛香。着軍士把一根長竿挑出城外而挂。(唱)然後自來城上坐。焦賢賀勇及柴彪。用心督率黎兵將。守把諸城不憚勞。傍晚天兵方入境。離城數里擇平時。結成大隊屯兵馬。未曉番人有此謀。來日天明皆飽飯。楚凌霄奉令勇糾糾。帶齊所部來挑戰。城上番兵不出頭。悉聽他擂鼓搖旂頻吶喊。大家自是靜秋秋。凌霄等得心焦躁。策馬趨前望敵樓。忽見木牌挑在外。一行大字黑如油。看來不覺生驚駭。任是英雄莫展籌。只得回營從實告。元戎聽了氣沖牛。(白)一時竟沒了理會。何世威上前道：此乃蠻女緩兵之計耳。兵法云：主貴持重。客貴速戰。小可請領一隊軍士去叫罵。那蠻女極會動氣。少不得出來。郭成龍道：若要罵人。最好是我來。況且吃了那潑婦一箭之虧。且與師父同去。先出口氣。元帥道：去便去。但不可莽撞近城去。再受了他的暗算。成龍道：這是爲兄曉得的。不煩老弟吩咐。當下三個同出帳來。帶了一班口尖舌快的軍士。(唱)來城下。路不多。大家立定眼兒睜。師徒兩個先開口。軍士傍邊拍手和。百樣千般都罵出。猶如作耍唱清歌。順風吹送城牆上。不懂的番軍把手搓。公主娘娘心火烈。花容變轉豎雙蛾。(白)大叫道：了不得了。這兩個賊匹夫。直恁大膽。就要開城出戰。焦賢急止道：這是他們誘敵之計。娘娘切不可開城出戰。公主道：這等罵法。叫便那裏聽得過。便不開城。你們也要與他對罵才好。焦賢道：對罵何益。莫若受他一回。他們小覷我們。必定近河來罵。那時把藥箭齊發。怕不一齊射死麼。公主只得勉強坐下。這裏罵了多時。見沒人答。郭老七獸性發作起來。說這等罵得不爽快。所以那潑婦也不肯出來。如今須要脫了褲子。直到城下去罵的。何世威道：使不得。倘被他一炮打來。亂箭射出來。這便如何抵敵。還得趣

抽身回去了罷。楚凌霄也道：武師說得不差。成龍那裏肯聽。只說就是不脫褲子。也總要走上些。這等遠着。到底不聽見的。(唱)說時拍馬如飛走。無計遮攔楚與何。只得跟他同策馬。衆軍隨後也奔波。揚威耀武高聲罵。那曉剛剛走近河。只聽一聲梆子響。城頭箭發似穿梭。方纔發喊慌忙退。早已紛紛中箭多。要算成龍回得快。只傷戰馬後蹄健。一交跌下朝天仰。虧殺兵丁衆手拖。腳蹣踉跄跑帶塗。城頭大笑衆番奴。(自)郭成龍等。退到了原處。(唱)城中不見番兵出。纔得立定身軀氣喘呵。又見那中箭兵丁都跌倒。霎時氣結見閻羅。傷痕紫血流如線。面色皆同炭樣烏。楚大官人心悞惱。世威滿口怨賢徒。成龍此刻無言答。方悔粗心見識疎。只得同歸大寨。重睡也是怪哥哥。雖說得交鋒豈保無傷損。罵戰如何走近河。數十兵丁皆枉死。豈非遺笑在番婆。(自)成龍氣不過了。倒說老弟。你也忒殺貪心。我們與他交戰連勝幾場。已殺了他們萬餘人馬。今日纔折得這幾十個兵。難道還不該麼。動一動就是我不該。以後我也罰咒。再出去的了。世威笑道。這位七少爺。枉枉長到二十四歲。獸性還與小時一般。殿下不要與他理論了。楚凌霄道。百十兵丁。却還是小。只可恨那蠻女閉城不戰。又把夫人做了當頭。這便有些費力在此。(唱)何無敵。把頭顱。元帥雖然口不言。滿腹躊躇心自問。攻城克敵並非難。奈何妻在他人手。蠻女由來作事蠻。若到那督糧之時無洩忿。必然動手就相殘。豈非枉費心和力。縱使成功社稷安。萬戶封侯何足貴。此心常抱恨終天。必須設一周全策。終使秦庭白璧還。兩盡公私家國利。方不愧身為男子立人間。沉吟久。指頰彈。偶爾回頭看側邊。忽見無雙身畔立。頓然心動觸機關。若教如此並如此。潑婦終須入套圈。此處人多殊不雅。晚來方可對他談。思量已定心纔放。少刻紅輪漸落山。夜飯完時歸寢帳。楚凌霄與白雙官。佩刀左右同隨侍。王子方將如玉看。只喚秀嵬伊試想。番姬今日把城關。按兵不出因何故。牌上之言可忤然。(自)無雙道。蠻女連敗幾場。精銳已盡。所以不敢再戰。牌上之言。倒是真的。元帥道。我也知道是真攻。

城是斷斷不可的了。你可代我思量。如何處置纔是。無雙道：據如玉想來。只好分兵四路。守住城門。蠻女食盡兵疲。少不得餓死在城門了。元帥笑道：此所謂小兒之見。他若外無救援。焉敢困守此城。敢於堅守者。必待張起鵝來救。應耳。我們若只守住城門。救兵一到。豈不反受其害麼。即使沒有救兵來。衆人餓死。豈有猶剩一人之理。無雙沉吟道：如玉癡愚。不曾想得到此。若果這般。殿下更須早爲之計。凌霄道：計是有一條。用却終要用你。但不知你能去否。無雙道：如玉受殿下深恩。實同再造。若差遣湯火不辭。只要殿下指授方略。元帥道：汝既肯行。我即與你細說。（唱）說汝爲人無別用。向來以貌得人憐。我今差你城中去。假做平人見女蠻。此女猖狂非鎮靜。必然愛色想成奸。你須曲意相承順。他既移情向所歡。看守假夫心必急。不能同坐與同眠。你消停數日。乘空隙。可到城頭只當頭。我遣游兵常打聽。若然望見你容顏。便知已得番姬寵。就可攻城不再換。大約破城常在夜。你若能打定鐵心肝。便從寢室梟其首。算你功勞第一先。或爲私情心未忍。只要假裝着。急苦相牽。使他不得行前智。我的夫人保便全。不用赴湯並蹈火。只要你自家勉力莫心寒。（唱）說罷凌霄笑。如玉官人反自慚。俯首多時方答道。只恐怕說來容易做來難。倘然番女無憐意。那得如心是這般。（白）元帥正色道：以汝姿容。豈有不能得志於一蕩女之理。若以失身爲辱。他又不是男人。何難之有。無雙又想了一回。纔說：既然殿下決意如此。如玉怎敢不行。明日就去便了。正在商量。恰好何家父女一同進帳。（唱）也爲飛香來問計。重瞳實告不相瞞。武師大笑稱爲是。又對無雙叫喜連。這等差司其實美。便宜迴勝在雲南。衛熊是個遮轡子。尚且將伊寶貝看。何況女人原好色。荊州穩取妙非凡。淡烟耳聽諸人話。都是那小靚裙釵太不堪。氣忿沖心放不住。雙眉直豎眼睜圓。一聲冷笑把爹爹叫。這穩取荊州且慢話。只怕有些拿不穩。莫做了周郎妙策害孫權。（白）世威驚道：這是殿下的主意。你怎麼說出這話來。淡烟道：我曉得你兵法上邊。也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殿下出這條主意。只會知己。却未知彼。其實不高。世威喝道：何以見得淡

烟道。衆人之心。皆以白如玉。久擔無雙之名。男子猶愛。何況女人。殊不知女人。也有好歹。難道做到女人。就總是貪淫好色的麼。這等一想。情愿的話。我不要聽他。(唱)重瞳看見他生氣。若與相爭愈不甘。只得從容分解道。女人原有兩三般。比如君是閨中傑。正直光明養偉男。萬馬千軍曾出入。春風桃李不相關。自然不懼淫邪誘。縱有無雙豈足言。至若城中蠻女子。若非好色性輕儇。當時令姊男裝束。何得牽衣引過船。以此想來淫必矣。焉能見色反貞堅。我因知彼方爲計。或者功成不枉然。令姊歸來君亦喜。妖姬罪惡已通天。縱教碎骨分身死。也是他自取之殃不必憐。(白)郭殿下周全得圓穩公平。何將軍方纔息怒。又說慕容珠的爲人。我也與他不甚投合。如今又做了敵國。難道還肯幫他。只是好便說好。夕便說夕。姊姊遇見他時節。都是那兩個丫環不好。其後同居數載。並不會見他做出甚麼不端的事來。常與姊姊說。你若肯一世住在此間。我也情愿一世陪你。以此看去。却也不算輕狂。凌雲道。此乃身居海島。所見者不過醜陋番夷。尙能如此。若見中華美者。必定故智復萌。豈有真爲令姊守節之理。楚凌雲等都笑起來。淡烟道。既然殿下料得他這般道地。俺也不敢強爭。但恐得立刻成功方好。(唱)還有一言真緊要。他生得性如烈火耳如綿。一言不合登時怒。劍砍人頭只當頭。婢女之言常聽信。非刑濫賞或時番。秀峴若到城中去。即使他身就喜歡。也要留心防變惱。更須防嚇衆丫環。方能有助無相害。獨力謀爲到底難。元帥點頭稱極是。無雙唯唯立旁邊。淡烟說罷方辭去。已聽更敲二鼓殘。(白)元帥又教導了無雙許多大關節。其餘小事不能盡數教他。無雙自信不是痴人。儘可臨時應變。當夜歡歡喜喜的過了。(唱)東方亮。烏雀喧。無雙梳洗不遲延。隨身細甲先除去。頭戴金絲束髮冠。水綠長袍明織錦。紫絨鶯帶扣連環。銀紅襯襖花枝綉。粉底烏靴綠線盤。衣華麗。貌鮮妍。回頭顧影亦翩翩。行來彷彿穿花蝶。陣陣香風撲鼻鑽。若使生人逢陌路。竟疑天上降神仙。元戎一了微微笑。教習還來仔細觀。上下端詳連讚好。果然俊美賽潘安。單差忒覺身材小。氣宇軒昂實未然。

若是番婆問的年多少 只好回他二八正芳年 更兼生日非常小 臘月殘冬二十三 方使他身心喜
若云十九已完全 蠻婆必定生嫌鄙 說是個渺小之人不值錢 又出城門休受納 倒做了一場笑話被人

傳 無雙發極兜頭啐 你們父女爲人纔一般 開口來無好話 我今不耐聽胡談 回身便向重驢拜

拜罷忙忙上馬鞍 又與凌霄稱暫別 加鞭竟出後營盤 元戎目送無雙去 方出中軍受衆參 祕密不教

諸將曉 安心只候好音還 (自)且說白無雙上馬出了後寨 穿到傍邊 (也)遠城遠遠行將去 轉到城門是正

南 放馬竟從橋上過 低頭按轡手提鞭 徐徐走到城門外 仰面睜睛看上邊 驚動城上番兒稱怪異

慌忙報與一焦賢 (自)焦賢道敢是中國差來的奸細麼 快去拿來 (也)衆軍得令忙跑下 悄悄輕輕拔了門

大喊一聲齊擁出 就將如玉劈胸擗 無雙假意高聲叫 好好人兒到此間 爲甚你們拿住我 莫非打劫

要銀錢 衆軍不聽他分說 拖進城來門就關 公主其時還未到 焦賢吩咐衆番兵 將他送到衙中去

猶恐疎虞自押監 (自)到了縣衙 公主正喫早膳 忽聽報說 焦頭目在城門口 拿得一個奸細 押送進衙 請娘娘親

自審問 (也)公主聞言忙立起 衆嬈隨出二堂前 紗櫺坐定方傳令 速把中華細作牽 軍士應聲忙帶進

無雙只得跪羅磚 娘娘舉目先詳視 只見是玉裏金裝一少年 俊美風姿肌色嫩 纖腰瘦質似嬋娟

看來不像真奸細 莫把平人妄屈冤 當下開口先問道 你這廝單身匹馬到城前 遠城窺探因何故 想

是中華細作奸 奉着何人差到此 快些從實講根源 若然大膽違遮飾 頃刻疆頭落下肩 如玉聞言方

答道 娘娘請待訴情端 我非細作奸媒輩 實是名門宦室男 此處縣尊徐國祚 先人與他是同年 我

從舊歲來投託 多感他留住衙中數月寬 今歲新春正月內 只因縣宰老親喪 八旬大慶人人曉 年伯

徐公備禮盤 差我代行相拜賀 豈知回到半途間 兵戈擾攘城俱失 僕從逃亡影獨單 遁退皆難無良

法 寄居昌化一山庵 避兵數月還兼病 所有資財漸用完 病好出去潛打聽 紛紛聽得路人傳 娘娘

作事多仁厚。所到城池不殺官。將士並無淫掠者。地方清靜萬民安。方纔放膽重來到。又見城門緊緊關。不敢呼叫因仰望。衆軍忽地喊聲喧。開門拿捉稱奸細。伏望娘娘鑒此冤。公主聽他說得好。當爲實話把頭顱。(自)就喚焦賢道。聽他說來。實非奸細。是你拿錯了。快快放他去罷。焦賢一聲答應。無雙倒吃一驚。想道。這等鬧綽。竟叫我去。了麼。連忙道。謝娘娘不殺之恩。但不知徐縣尊可還在否。若在此。我要原去投奔他。公主道。這個休想。俺雖不殺縣官。這縣官倒有些烈性。破城時就自刎了。俺敬他是個忠臣。容他家小好好成殮。打發出城。聞得已渡海回鄉去了。怎樣還去投奔他的。(唱)白如玉。聽此言。登時兩淚落如泉。哀聲說道誠如此。却又空來這一番。徐合已亡何所託。家鄉萬里在幽燕。盤纏缺少如何去。留得殘生也枉然。說罷號啕而痛哭。娘娘大喝甚瘋顛。這般大膽無規矩。放肆號呼我面前。不殺你時也罷了。難道貪心還想要盤纏。嗚叫軍士拖他去。推出城門莫管閑。此際無雙真着急。既來豈可就空還。免不得叩頭再把娘娘叫。念我無知在幼年。失禮多多該萬死。然而並不是心貪。實因自分難爲活。流落窮途苦不堪。淚出痛腸聲亦慟。娘娘海量要包涵。(自)公主見他這神景。不覺失笑一聲道。真是個不知世事的小孩子。着甚來由捉他進來。這等鬼混。無雙聽見他這一笑。就胆壯了幾分。又哀告道。娘娘若憐念小兒。麾下現養着千軍萬馬。何在乎一個人的口糧。若肯收留効用。便真是再生之德了。公主大笑道。俺養的千軍千馬。都會打算冲鋒。你是個孱弱小厮。料得手無縛雞之力。要養你何用。無雙道。娘娘不要把小人忒看輕了。(唱)我出身本是儒家子。武藝之中固不諳。但也曾熟讀五車書在腹。詩詞歌賦盡成篇。若然收納軍營內。記室參軍職可專。草檄司書先効力。娘娘既有志冲天。將來必定登龍位。難道執掌朝綱盡武官。少不得也有文官依古制。那時或入翰林班。尚容開老皆堪任。何謂全無用半分。(自)公主更加笑道。你倒想這等好日子。莫是做夢麼。(唱)公主實無留戀意。怎當淫賤衆丫環。從傍看得心如火。個個貪圖這美少年。不約而同連插口。有的說着他年幼

實堪憐。有的說文人却也非無用。有的說武藝何難只要傳。有的說救弱扶危真好事。有的說臂如吃齋把香拈。聲聲只勸賢公主。留下他身恩德全。(白)公主被他們一陣參掇也就信以為然說既如此就留你在此罷了。無雙暗喜道。果然是軟耳根。沒威嚴的。就像那張先生審事一樣。衙役書班多要插下口來。這就有些指望了。慌忙又拜道。愿娘娘千歲。公主道。說了半天。還不曾問名姓。你既然在此聽用。須速報來。無雙便以實而對。衆丫嬛都低低的笑道。好名姓。實在不差。公主揮手道。不要多講。快請駙馬出來。上城去罷。無雙聽說駙馬就立起來。退在傍邊。不片時。飛香自內而出。與公主一邊講話。上馬出衙。帶着幾個丫嬛去了。無雙想道。這就是殿下的夫人了。面貌神情。方與張先生相像。言詞舉動。倒還來得敏捷些。所以扮着男人。也沒人看得他出。將來配了殿下。恰是一對好夫妻。(吧)心暗想。好喜歡。一時無處把身安。呆呆自在堂前立。忽見番軍把馬牽。行李一毫都未動。這是娘娘有令故交還。又指一間書室多空闊。說道收拾鋪陳此處眠。如玉應聲忙走進。解開被褥向床攤。碎銀先把番兒謝。又託他把馬寄槽中解了鞍。然後自家身坐定。又將明鏡照衣冠。內衙裏還有好些婢女。娘娘出去無拘束。三五成羣四處廝。見了這美貌郎君誰不愛。就要來兜兜搭搭話喃喃。無雙也把他們覷。大者年長二十餘。中者約來十七八。幾人最小髮披肩。面龐都有三分色。嘻笑輕狂也一般。所用丫嬛皆此類。主人可想欠端嚴。此時正在求人處。格外春風口舌圓。笑臉歡容相答對。殷勤曲盡軟綿綿。說道我身年少初來到。法令規條尙未諳。侍奉娘娘如有失。全仗一班姐姐共周旋。衆嬪歡喜齊聲應。就往廚房把話傳。吩咐廚夫將飯送。菜同上席盡時鮮。清茶美酒皆供給。反勝城頭衆將官。(白)這一日公主見華兵不敢近城。甚是得意。飛香雖然不樂。却也無可奈何。傍晚時依舊同回衙內。同坐飲酒。公主忽然笑道。今日這個白如玉。相貌倒也生得好的。只是身材渺小。態度嫵媚。比駙馬還軟弱幾分。並沒有一點丈夫氣概。不要也是一個女子麼。衆婢女聽說都呆了一回道。果然。若是男子。那得有這般美麗。公主道。你

們以後切要留心看着他。衆婢道。若是女子。便怎生發落。公主道。若是女子。切不可難爲他。收進來。索性便宜駙馬。與他做了小妾罷。飛香笑道。多謝多謝。一之爲甚。豈可再乎。我沒有這等好心境。倒只愿他是個男子。等你納了他。赦了我罷。公主嗚道。這等人就是男子。我也是不愛他。你休得妄想。(唱)說笑一回還對飲。飛香暗暗想胸前。前記得昔年身在京師去。有一無雙白姓男。如玉爲名年尚少。辱身只爲好容顏。黔國公把我爹爹誘。共結私情斷袖歎。後入東宮爲伴讀。與凌雲却也有牽纏。此人名姓無差錯。來歷稀奇異等閑。莫不是隨了凌雲身在此。爲子掣肘破城難。因而借彼爲香餌。欲取金鱗上鉤竿。若不然那有官門佳子弟。不思父母棄家園。放之不去甘從賊。不顧聲名膽似天。他是莽頭不細察。我須識透這機關。凌雲此計非爲妙。忒把人兒小意看。然我此時難說破。且將冷眼在傍看。娘娘那曉他心事。暢飲傳杯到半酣。入室安眠明又起。登城把守不辭煩。(自)講到這班婢女。本是輕賤骨頭。年長者也都是慕容容韜幸過的。(也)自從烏主身亡後。冷落衾裯已半年。公主又招雌駙馬。鏡花水月兩虛懸。人人活把孤孀做。滿樹蚊花那個攀。正是淒涼無可奈。不知何時再得逢良緣。昨宵忽見年輕子。俊美風流個個憐。只恐他也爲西貝貨。清晨急急到書軒。無雙正在窗前立。忽見他們擠一團。指點自家驢上下。連忙舉步出欄杆。(自)迎着問道。衆位姐姐。爲何不進房來。只管指點甚麼。衆婢女相視而笑。無雙帶着心虛。再三請問。那舞鶴笑道。你有些像女子。無雙道。這也奇了。我若是女子。爲何要穿着男衣。舞鶴道。衣裝原是男子。而貌却像女人。所以我們有些疑惑。無雙道。原來如此。這也容易。我把靴子脫下來。與你們看。就明白了。衆婢道。這個沒用。若像我們那個。並非小脚。無雙道。這等我就把身子。與你們看。說着。就把衣服解開。與他們看了道。若還不信。再把下身看看如何。(唱)衆女見他真不假。烘然一笑走如烟。無雙忍笑重穿好。暗想他們是這般。必定主人猜着我。又防失錯像前番。故而昨日如冰冷。今日還來把我盤。驗看既真心必喜。機謀十分已成三。只是如今既作男兒事。不

比當初做小官。那得人來常就我。自家也要去攀緣。况兼此女多姣美。迥勝平常婦女班。若與相親非折本。絲毫氣力也須拚。思量到此心頭熱。頓覺身軀坐不安。只在堂上堂下走。巴巴等到日歸山。(自說)勳公主回來。忙走到外面。打拱迎接道。如玉在此已是兩天。娘娘可有甚麼差使。公主道。此時沒甚事。有事俺自然差你不用問的。說罷仍與駙馬同進去了。(也)無雙雙眼看姣娥去。心亂如麻意惘然。半晌垂頭搔鬢髮。一腔氣悶口難言。攢眉頓足回房內。側轉身軀榻上眠。懊悔雙姬何人物。須不是珠宮玉女九天仙。爲何這等裝身分。不若人兒在眼圍。氣了一回重悟道。他身軀得轉衙間。焉知我是真男子。若到房中衆婢談。必定改容相待我。何須着急枉憂煎。(自)想了多時。又起來引鏡細照。不覺笑道。他生得醜陋驚人。却也能在我之上。我這副相貌。郭殿下是個雙料眼睛。尙且也一見如故。何物女子。難道比郭殿下還高上幾分。這能夠不愛我麼。况有這些丫環。先與我這般熟路。只要託他們從中撮合。料也不難。想罷又耐過了一夜。早上起來。就到二堂伺候。果然這些丫環已對娘娘說了。公主出來。見無雙立在階下。又把他看了一眼。心內想道。男子生到這般面貌。不是飛黃騰達之人。只好做個小旦。公主便去了。無雙見他又把自己細看。穩道有些意思。只是不能夠與他講話。呆立多時。又不見那些婢女出來。只得走到宅門口探望。(也)方纔看見衆番姬。却在三堂多會齊。原來是賭踢皮毬爭勝負。人人捲袖更撩衣。無雙大膽疾身進。喝彩聲連又道稀奇。衆女回頭都看見。同聲答應笑嘻嘻。我們無事常頑耍。你也前來踢一回。如玉回言我不會。只能坐着品高低。說時便向傍邊坐。看他們三個東來四個西。踢得圍毬高撞屋。流星趕月半空飛。贏家拍手哈哈笑。輸的拖來打竹皮。你吓我啐推又扯。跌翻就當馬來騎。面紅頸赤流珠汗。撒散烏雲背上披。骨節全無胡鬧吵。笑聲一似水田鷄。(自)無雙見他們這等發鬆。也是好笑。說罷蹴鞦韆。原是軍中之戲。各位姐姐。既會踢毬。必定也會打鞦韆的。且再請打一回。與我看看何如。一個道。會是會的。只是此處沒有架子。一個道。你是文人。一些不曉得武事。打

與你看也徒然。無雙笑道：你們若肯教我，我包管也就會起來。難道男人的氣力，真個不如女子麼？又一個笑道：要教也容易。你說會吟詩作賦，就把這踢毬爲題，先做首詩，與我們看看。若好我們教你學武罷。無雙道：詩有何難，此處沒有紙筆。我口占幾句，何如說罷。就朗吟八句道：

劫火飛灰滿十洲，國亡家破未知愁。
翠蛾競向窗前畫，檀板爭從月下謳。
素腕自憐金跳脫，雲鬢倩正玉搔頭。
敵兵壓境渾閑事，還道春風蹴綉毬。

衆婢女本來不大曉得詩中好歹，但見他應口而成，又且聲音婉轉，比鸞笙鳳笛還惹聽些。就人人歡喜道：好的單差念這一遍。我們記不清，須把紙拿來寫了。還好與娘娘看看。無雙想道：這首詩，明是譏笑他們的，怎好寫出來。便說這首詩還不算好，不必寫他。若要呈與娘娘，須待我用心用意，做一首好的，與你們去拿。舞鶴指着裏邊道：既如此，這裏邊內芍藥正開，你就做一首好的罷了。無雙往內一看，果見有一欄芍藥，種在三堂背後。庭心裏邊，當下喜道：就依你，待我到房內去做了來。（唱）說完便轉書房內，磨墨揮毫仔細思。半晌稿成先自誦，雖然叶韻頗相宜。愧無妙句驚人眼，若遇高才必見嗤。幸喜番娃非道韞，也堪搪塞略相欺。花箋謄寫多端正，舉步將行却又遲。只恐怕駙馬未知琴裏曲，不要詩中看出是非。莫如索性瞞他好，想能方纔步緩移。重到三堂稱列位，雖然潦草已成詩。還防犯諱難呈進，列位須當另出題。（白）衆婢道：犯了甚麼諱。無雙道：犯了駙馬的諱。若被駙馬見了，必然不喜。列位若肯替我用情，瞞着駙馬，只送與娘娘，這便也就不必換了。衆人都不曾答應。舞鶴最刁，就佔着這詩，必定有些蹊蹺在內，便笑道：這也使得。你交與我就是了。無雙聽見，連忙遞與他，却是封好的。又對衆婢作揖道：列位姐姐，不可對駙馬講。若得娘娘批好了，必當重重相謝。（唱）衆婢口中雖答應，心中個個起猜疑。然而愛惜他容貌，所託如何好不依。如玉回身仍出外，耐心安坐盼佳期。奸刁舞鶴歸房內，暗想其中事可奇。必是少年生妄想，要與着娘娘兩下做夫妻。詩中寫着關情話。

因此上叮囑休教駢馬知。我想娘娘多美貌，年當二九正芳菲。只因誤選雌姦容，虛度春光四載餘。雖與那西貝郎君和且愛，初時原想共枝棲。豈期今日成仇敵，同家之言是不用提。此時便氣忿傷心專殺伐，所以說死生誓不兩分離。然而我替他身想，若到平安快樂時，如此風流靈活性，焉能一世守孤雌。自然還要將人嫁，但恐才郎世上稀。難得新來白如玉，這般年少美丰姿。禮安宋玉逢當面，我君來正是天生好對兒。儘可隨緣爲配偶，鸞交鳳友效於飛。也堪帶挈丫環輩，暗裏偷沾雨露微。但不知他的心中情愿否，我今且把這張詩。背人悄悄呈他看，他若心歡有意思，便可從傍相撮合。也樂得大家快樂免孤悽，思量定。藏了詩，等到紅樓漸落西。夫妻雙雙城上轉，娘娘舉眼看塔墀。忖然說與飛香道，芍藥姣紅品不低。我和你日日登城無暇賣，可憐寂寞好花枝。今宵莫惜燒銀燭，須對紅妝飲一觴。傳令廚房排盛席，宮娥灑掃莫遲延。飛香嘆息顛頭道，可惜名花值亂離。暮落朝榮難自保，將來或被馬充饑。我今對彼增惆悵，無論黃昏與曉雞。愿飲千杯拚一醉，但不知可能直到太平時。(白)公主見他提動愁腸，又要說到自己身上。慌忙就把別話打斷了。宮娥們灑掃庭心，又點起許多紅燭。(唱)酒筵就在窗前擺。傾國名花自古道，一衆丫環皆侍立。兩邊品竹又彈絲，歌音舞態般般妙。公主娘娘更健脾，還要自取琵琶彈一曲。昭君出賽最相宜，滿堂笑樂將花賞。舞鶴心中却有私。(白)暗想道：吃到完，少不得原是同睡。明日早起，又一同上城。這首詩那得閑空，送與娘娘看呢。想了一回，又想着自己道：日間娘娘雖只出去，同伴衆多，大家牽扯，只好與他說說話。這時候衆姊妹都在此間，我倒好獨自出去走走，或者先有些好處，豈不美哉。打算定了，就假裝頭疼，告稟娘娘。公主道：既然頭痛，你先去睡罷。舞鶴大喜，假意往內一走，倒在側門裏，穿去三堂。從黑暗中回到宅門，走出二堂，側首就是一帶書房。初先原是衆將官在內居住，如今却要守城，所以一個也不在內。只有白無雙住在左邊，吃完了夜飯，沒甚事情，只在窗前呆坐。(唱)聽得後堂真熱鬧，歌音嘹唳八音齊。暗

思番女何歡樂。可想爲人必帶癡。正在沉吟燈燭對。忽見一人走進掩雙扉。抬頭細看方知道。却是青年舞鶴姬。笑臉相迎忙問道。日間所託事何如。（白）舞鶴搖手道。你不聽見麼。娘娘正在裏邊賞花吃酒。那裏有空了。無雙道。既然還不會看詩。你又出來。有甚話說。（唱）丫環笑道。無他話。只要前來問問伊。到底詩中何所有。須當直告我聞知。方纔肯代伊傳送。若有遮瞞却不依。（白）無雙想道。這個丫環倒也解事。（唱）既要攀花須大膽。上前便把手來攜。批他坐下方開口。附耳輕聲說得低。我的詩中無別樣。實然句句寫相思。借花却把娘娘讚。欲使他知我情深慕玉姿。慨許烏鴉爲鳳友。不嫌黃豆配珍珠。便爲如玉三生幸。姐姐聰明乞諒之。如玉說完幾句話。丫環掩口笑嘻嘻。原來果是癡心想。初出娘胎一小斷。倒生得色膽如天真作怪。我就將詩呈獻不爲奇。只防惹發娘娘惱。把你登時活剝皮。如玉回言休嚇我。全憑姐姐力扶持。若得把這椿好事圖成了。後謝還多斷不欺。（白）舞鶴笑道。你也是流落無依。挨在這裏吃飯的了。還有甚麼謝我。無雙也笑道。今夜對你實說了罷。我的囊中盤纏原也儘有。豈真是流落之人。挨在此間。原就是希圖進俸之意。你若能用心幫襯。婉轉成全。事成之後。當以千金奉謝。舞鶴道。原來如此。所以一見娘娘。就賴定了不肯去。你雖有銀子。其如我不是貪財的人。却也沒用。說罷就立起來。假意要走。無雙扯住了道。不要這等做喬。我已猜着你的心事了。不愛千金。必定另有一件心愛之物。兼且不肯到事成相謝。我就預先交納何如。舞鶴道。你曉得又是甚麼。無雙笑道。若要我再說出來。太覺粗俗了。（唱）彼此聰明須意會。何消乾酪又迂拘。口中說着攔腰抱。更比那張綵家中在道些。舞鶴見他猜着了。忻然也就不推辭。相攜竟入青紗帳。暫效鴛鴦交頸棲。如玉雖非真愛他。只因借作上天梯。殷勤曲盡風流意。該死的丫環着了迷。好像渴來逢美酒。直吃到酩酊大醉懶穿衣。無雙笑對裙釵道。如此名公好謝儀。送你預先收下了。極該替我用心機。若能得了娘娘意。主婢通連一局棋。方得天長並地久。不然指日就分飛。（白）舞鶴道。我也但願如此便好。只是

娘娘的生性。喜怒不常。我一時却拿不穩他聽與不聽。無雙想了一想道。你既拿不穩。可好騙他出來。等我把這首詩。當面進呈。就好相機行事了。舞鶴喜道。這倒把穩些。只是你總不可性急。我若見好騙他的時候。自然騙他出來。一面說。穿好褲子。跨下床來。側耳一聽。內室中笙歌已歇。誰樓上倒打二更。慌得手腳無錯。撒下漢子。跑出書房。溜進宅門。到三堂一望。幸喜纔得終席。人還不會散開。纔得放心。仍從側門掩進房內。悄悄的睡了。(唱)少停大眾都歸內。事不關心那個知。閉戶吹燈多睡了。五更又聽曉鷄啼。娘娘駙馬同酣睡。日照紗窗尙掩扉。衆婢出房同灑掃。堂前伺候又多時。方見那內房小婢開門出。公主還將衣服披。半晌下床洗了臉。衆環服畢挽青絲。也是合當有禍今朝去。恰值喬裝駙馬爺。痛飲醇醪過了景。夜深風露又侵肌。朝來自覺精神倦。說與嫂娥我已疲。懶得抽身還要睡。更兼連日苦奔馳。今朝再不登城上。你自前行莫待予。(白)公主道。你既然身子不快。我就陪你一日罷了。也不必定去守城。說罷。就不換戎裝。仍穿便服。坐在內房。用了早膳。舞鶴撒個空。把詩送還無雙。又說娘娘今日不到城上去了。我必定哄他出來。你便好好在此等候。說罷就跑了。(唱)如玉忻然忙打點。自持拂帚號龍鬚。塵埃拂盡焚香坐。專等雲霄降玉姬。舞鶴進房仍伺候。只見娘娘坐着看閑書。一時未敢輕開口。立在傍邊氣不嘶。(白)直到吃了午飯。駙馬還不會起來。公主呆坐了這半日。(唱)自覺心煩並氣惱。抬身拂袖看東西。思量何處消閑走。此際丫環恰中機。搶步前來忙告稟。二堂側首有魚池。花開樹種庭心內。嫩白姣紅賽粉脂。景物可人堪玩賞。更兼潔淨少污泥。娘娘若是心煩悶。何不消閒看一回。(白)公主喜道。既有這個所在。自然要去走走。說罷就跨出房來。衆丫環那曉得。白如玉住在彼處。一齊跟着要走。公主喝道。你們日日在衙。難道還玩耍得不够。我偶然舉足。又要跟着亂跑。駙馬睡在房中。倒不要陪伴陪伴的麼。(唱)罵得衆環都縮退。前邊舞鶴喜孜孜。暗思大抵天緣就。引領娘娘步急移。出了二堂來左首。小門推開竹爲籬。三間書室無多大。小小庭心綠草稀。幾樹花開妓映日。杜

鵲相間白茶碾。假山石上齒蘭放。青粉牆邊峽蝶飛。白石池中涵碧水。悠游還有數條魚。庭前主婢同觀玩。房內無雙早得知。窗縫之中先一望。只見那娘娘身立靠薔薇。不穿甲冑家常扮。耀眼雲鬟鳳翼低。窄袖長袍鷹背色。素絲織束小腰肢。不施脂粉天然醜。只樣裝梳更出奇。一笑勾人魂欲斷。千花萬卉失芳菲。果然生得人間少。無怪青雲要發疑。殿下爲人非木偶。豈真絕不愛憐伊。奈何犯了迷天罪。金屋銀屏沒分居。却把美差差着我。若能上手最便宜。只防一怒花容變。好叫我雖有邪心不敢提。正在胡思並亂想。奸刁婢女賽狐狸。開言又叫娘娘道。且進書房息貴軀。公主依言同走進。坐在一張交椅是花梨。自舞鶴咳嗽一聲。無雙就疾趨而出。向上打拱道。原來娘娘到此。如玉不知失於迎接。望娘娘恕罪。公主見他自內而出。方曉得他就住在此間。也不以爲怪。只說一聲罷了。自己仍坐着不動。無雙立起來。就問道。昨夜聞得內堂管樂齊鳴。說是娘娘賞花夜宴。敢問所賞何花。可就是三堂後面的芍藥麼。公主道。正是。你倒幾時看見來。無雙道。昨日偶在宅門望見。如玉曾賦一詩。意欲進呈。未知娘娘允許否。舞鶴插口道。有甚不許。不過看得好不好罷了。你且取出來。無雙聽了。慌忙走進去。取出這詩。再打一拱呈在桌上。公主親手展開。原來是一首五言六韻。題爲隔簾芍藥。其詩曰。

珠箔輕明處。瓊英爛漫開。遙知傾國色。應在避風臺。豔想明妃骨。香凝合德腮。新妝飛燕舞。戎服小憐回。暮府韓郎少。西隣宋玉才。慙慙如何寄。蜂蝶倩爲媒。

（唱）花箋寫得勻如水。公主雖然不善詩。語意之中都解得。略看一遍便生疑。沉吟反覆重新看。上截雖然花作題。中截全將人比較。至於後截遞躡躡。不知說的誰家話。倒要將他問細底。自當下就喚無雙問道。俺家雖然識字。却不會做詩。所以看了。也不明白。你再把這詩中之意。講與俺聽。何如。無雙笑道。娘娘聰明絕世。豈有解不出詩意之理。還請仔細推詳。公主道。你若單做花。俺原也解得出。只爲你這詩句全說了人。實屬

不解。無雙道：借花比人，就是詩中大意了。娘娘何必細問。舞鶴又插口道：這等說，你多分就把花比着娘娘。無雙笑而不對。公主心內已是了然。就故意呆着臉。又問道：既把花來比我，那韓壽宋玉，都是男子，却又比着誰來。無雙見他不惱，竟以爲成了七八分。就大着膽說道：此二人者，乃是如玉不搗麩，比着自身。正要請問娘娘，未知以爲可否。（嗚）白無雙說得好輕鬆。實指望頃刻之間成了功。那曉得公主娘娘聞此語，登時烈火透天宮。花箋扯碎兜頭擲。大罵奴才賊狡童。你敢是吃了狼心並虎膽。又好像烏珠挖去耳塞聾。青黃皂白無分辨。放肆胡言自道通。自比韓郎並宋玉。爲媒要請蝶和蜂。不知把俺家當作何人物。大膽包身斷不容。桌子推翻身跳起。無雙看見勢頭兇。方纔驚懼思量走。早被娘娘扭住胸。腰下彎刀不見。耳光先自打兜風。大呼舞鶴將刀取。嚇得了環心內沖。目定口呆難答應。將身躲去靠窗櫺。（皂）白無雙雖有些本事。終不及公主。被他兜腮幾掌。早已仰面一交。公主把他兜胸踏住。又叫舞鶴快取劍來。舞鶴嚇昏了。只得跑進二堂。躲着也不進去。無雙掙扎不起。也覺發起極來。大叫道：爲殿下而死，死而無怨。只恨不會成功。死得無益。說罷不覺大哭。公主聽了，便喝且住。你這等口風，莫不果是郭永忠差你來的麼。無雙罵道：若不奉主之差，那個真來稀罕你這賤婢。公主越發發怒道：這賊匹夫弄到計窮力竭，所以使出這美人計來。意謂俺家必然中計。就好裏應外合，攻破城池。救他妻子去了。殊不知這等邪計，只好騙那些愚婦愚夫。那能騙得動英雄豪傑。大約倒把個心愛的小廝，白送性命了。口裏說兩隻手揷住了他兩隻手。舞鶴又再不見來。正在急躁，恰好衆將官這日不見公主上城，不知何故。焦賢帶了幾個軍士，直進縣衙。要來問問。走到二堂，忽聽得書房裏有人嚷鬧。（皂）疑心走進張張看。只見這姓白的孩兒倒地中。公主恐他驚住了。驚奇不曉甚來跡。慌忙就把娘娘問。公主回頭氣直沖。大叫焦賢來得好。將刀替我刺喉嚨。焦賢答應將刀拔。如玉魂飛上九重。又叫一聲郭殿下。你可能救我出牢籠。焦賢得聽言如此。又見他淚流雙眼苦甚濃。頓覺心酸忙縮住。身軀退立手兒拱。（皂）又問道：娘娘前

日既已留他在此。今日爲了何事。又要殺他。公主道。這賊子到底是郭永忠送來的奸細。你拿得不差。俺一時受騙收留了他。幾致不測。天幸今日就敗露了出來。焦賢道。怎樣敗露的。娘娘爲何獨自拿住他。丫環們都到那裏去了。公主頓足道。你若不來殺。可來捉住他。待俺定了神。再與你講。焦賢獨恐一個人拿他不住。(唱)連忙喚進諸軍士。吶喊嗚呼真鬧烘。又取一根粗索子。將他綁得緊蓬蓬。娘娘方得回身坐。番將還來問口供。此刻無雙拚一死。大聲喝罵狗番戎。我實是中華元帥差來到。要取城池兩夾攻。不料番婆淫又惡。今朝忽到我房中。口稱要我同他睡。見我推辭不肯從。他就登時翻轉面。我今方悔自家蒙。若然從了何非妙。着也是命裏當然運數窮。(白)公主大喝道。放你娘的狗臭屁。我少不得把你先割了舌頭再殺。外面這一箇裏面許多丫環也跑出來。七張八嘴的問道。到底爲着了甚麼來。(唱)公主此時真氣殺。不管他兵丁頭目立成叢。便將細底根由說。可恨無知郭永忠。當我何人行此計。(白)我今先把這頑童(唱)刺成肉醬還他去。也使他見我爲人兒不兒。衆婢聞言都嚇壞。眼觀如玉淚溶溶。滿心要救無從救。個個心如木杵春。(白)公主就叫衆軍士。先把他拖到大堂。待俺來看。着細劇。又對衆婢道。舞鶴之賤人。初時參掇我出來頑耍。此刻着他取劍又斃着不來。必定與那賊子。先是串通的。你們也去尋着他。帶到大堂審問。衆婢不敢違拗。(唱)只得應聲尋四處。二堂背後恰相逢。拖牢直到堂前去。又有個伶俐丫環叫探蓉。仔細想來終不妙。抽身向內走匆匆。進房備細將情訴。驚壞了床中駙馬公。我道凌雲原失算。看人不透枉重瞳。如今果爾機謀敗。害了他人只爲儂。既已聞知難坐視。披衣不顧冷和風。穿靴下榻忙忙走。先說那幾個番兒賽虎熊。拖出罪人堂上等。無雙仰面叫蒼穹。我今一死雖無怨。只可惜負了恩人不建功。正說之間。公主到。一團殺氣透眉鋒。先將舞鶴來推問。命絕蠻姬口像封。面若死灰雙眼睛。木雕泥塑一般同。(白)公主見他四答不出。想必是做賊心虛。拍案罵道。那賤人這般模樣。不問可知。軍士們快拖去砍了罷。(白)番軍得令忙拖下。手起

刀光似白虹。寂不聞聲頭已落。滿庭熱血尚鮮紅。可憐年少妖嬈女。雖只是賣主貪淫法不容。畢竟無雙真不利。近身就要送人終。半宵恩愛今何在。只得個衆口傳揚。就算死後榮。自公主既斬舞鶴。又吩咐衆軍士把白無雙破牙拔舌。碎剮凌遲。軍士正要動手。恰好飛香已到。大叫道。且慢殺人。我有話講。軍士見是駙馬。慌住了。公主驚道。你身子還不會好。怎又跑了出來。飛香道。聞得你要殺白如玉。特來解救。公主道。這斷是個奸細。你難道不知。還要來救他。飛香正色道。便爲知道是好細。所以來救他的。公主呼道。這是那裏說起來。飛香道。就是我面上說起。他做奸細。也只是爲我而來。我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公主怒道。原來如此。若這等說。我非但偏要殺他。還要把那郭永忠捉來。殺與你看。飛香也怒道。我是好言相勸。你怎麼這等無情。若果捉住了郭永忠。便算你真。是英雄豪傑了。我也不再來勸。這個白如玉。却是無用之人。殺之何益。你若偏要殺他。我也偏要放他。寧可你放了他。你殺了我。倒也使得。若要我看他。被你殺。斷斷不能。說到這幾句。飛香小姐聲色俱厲。焦賢與衆軍士都嚇得膽戰心驚。不敢仰視。公主雖與他同居數載。却從未見過這等勢頭。突如其來。也嚇得倒退幾步。坐在椅上。竟答應不出來。衆丫環都是照顧白無雙的。(唱)趁勢上前齊跪勸。娘娘度量要寬宏。此人實是無能輩。駙馬之言當聽從。公主多時方啓口。一聲罷了手搥胸。既然你等皆如此。無怪乎舞鶴和他也串通。死罪縱然饒過了。若竟是這等放了他。俺就當真不值半毫銅。喝叫軍士將鞭取。須把他打得皮開肉變膿。(白)飛香見他不去殺了。已算萬幸。難道打這好不許他。(唱)也要由他消口氣。將身且自坐朝東。聽憑軍士遵他令。手舉皮鞭像黑龍。拖下無雙鞭背脊。可憐一塊水晶瑩。皮鞭着處條條裂。血雨飛星灑滿空。(白)打到三十。白無雙已是死去活來。駙馬喝住道。再打下去。原也不活了。快些放了綁罷。(唱)軍士聞言忙住手。娘娘怒氣未消鎔。又差婢女廚房內。刮取鍋煤有一鍾。把着無雙塗滿面。猶如戲上尉遲恭。單差沒有胡鬚配。耳上還加插箭鋒。這纔是粉面魔王真辣手。自家只要顯英雄。何曾愛惜無雙貌。苦殺了那郭永忠。

(自)駙馬看了。又好氣。又好笑。說這般打發。比殺罪還重些了。公主道。若不如此。我也不肯饒他的性命。吩咐還把他這匹馬來。縛在鞍上。焦賢送他回去。軍士扯過馬。把無雙扎縛停當。駙馬還不放心。(唱)自己也上玉道遙。同了他們做一淘。送到城門親眼看。焦賢一馬過長橋。手中還曳無雙馬。大路行來數里遙。恰遇中華巡哨卒。連忙立住喚聲高。(自)大叫道。一個奸細。送還你們。(唱)說完又恐人追殺。放手回身急急跑。回到城中覆了命。城門依舊閉牢牢。飛香方覺心安放。但覺身軀不耐勞。依舊回身將息去。娘娘猶未氣全消。單身還到城頭坐。着意防隄不憚勞。(自)再說中國巡兵。聽見這番將說。甚麼送還奸細。(唱)個個茫然心不解。連忙走上共觀瞧。原來一匹銀鞍馬。綁着個人兒像鬼妖。面孔黑如鍋底樣。蓬鬆頭髮四邊飄。上身赤剝單穿褲。滿背鞭傷數十條。左耳上邊還插箭。大家驚怪口嘈嘈。無雙氣苦兼羞痛。惟有汪汪兩淚拋。半句話兒難答應。幸虧一個楚凌霄。(自)這日正領着巡兵也上來。一看不覺大驚道。你是白秀昆吓。爲何弄得這般模樣。無雙見是凌霄。方纔哭道。不必說起。殿下枉費心機。果然應在何人虎的口上了。(唱)凌霄聽說驚還怒。腰下連忙掣寶刀。先把麻繩都割斷。此時不及問旁叨。相扶且自回營內。形容改變黑而焦。滿寨兵丁俱不識。人人呆看說蹊蹺。重瞳自遺無雙去。屈指而今已四朝。不見巡哨來報信。卻如千里隔迢迢。未知到底能成否。正在猜疑心暗焦。忽見凌霄奔入帳。面容失色氣咆哮。(自)口裏叫道。殿下不好了。白秀崑回來了。(唱)一聲未絕無雙至。掩面羞將大衆朝。見了元戎雙膝跪。一聲痛哭已魂消。轟然暈倒身軀伏。嚇得重瞳冷汗澆。急喚侍兵扶掖起。可憐面目像燒窑。倉皇不及將他洗。先把溫湯取一瓢。搗起牙關徐灌下。一邊再去取長袍。拿來就將遮身體。又拔雕翎出耳稍。細看幸而非藥箭。想來不止赴陰曹。叫呼半晌方甦醒。微睜兩眼淚雙拋。衆將驚疑不敢問。成龍偏要究根苗。(自)郭殿下到此地位。也不要瞞人。就與他直說。成龍頓足道。原來是你失算。這等潑婦。只該選幾百個梢長大漢。去送與他。怎麼把

這等嫩小官去。自然不濟事的了。(唱)回身又把無雙問。可是他嫌你年輕未長毛。元帥喚兒休混話。又將丹藥水來調。鞭痕箭創俱敷治。如玉神安痛可熬。方把那始末備陳還涕泣。番婆兒狼狽熊彪。若非駙馬將身救。如玉焉能把命逃。衆將聞言皆氣憤。元戎心似火炎燒。回頭說與何無敵。令媛原來見識高。若聽他言何至此。這場恥辱自家招。世威聽了難回答。只把無雙面上瞧。(白)元戎此刻也無可奈何。且命無雙退歸後帳。調養傷痕。夜來何世威回到自帳內。淡烟早已得知。笑着說道。何如。郭殿下原忒把女子看得輕易了。自然就要吃些女子的虧。我的話可也不錯。世威道。雖然如此。你也切不可去譏誚他。惹他越發動怒氣。淡烟果然只當不知。郭殿下悶坐後營。心內想道。何物女子。這般利害。非但苦了如玉。又把我羞辱這場。還得了的麼。(唱)終不然立地頂天男子漢。輸與那婦人得志逞英豪。如今偏要將城破。他可能識我機關第貳遭。思量定。解紅袍。換其便服喚凌霄。並同家將芳和茂。上馬穿營聲不吶。不出後營從右轉。望城一徑走滔滔。凌霄問道因何事。元帥回言月正高。且到城前觀地勢。來朝擬破賊人巢。凌霄不敢多開口。趁着這耀眼光夜寂寥。數里行來城已近。城樓纔聽一更敲。守城番將皆嚴謹。畫角頻吹又擊刁。(白)離城百步。凌霄等一齊立住不行。元帥策馬而進。凌霄道。城上有人。殿下爲何還要上去。(唱)殿下聞言全不語。回身只把手來搖。凌霄不敢重開口。何得將身站住向前瞧。元帥揮鞭驅坐馬。直臨城下近長壕。據鞍仰面觀城上。半晌底頭抹眼梢。左右長短頻指點。猶如要把地圖描。徘徊尙未回身去。早被城頭番狗瞧。望見慌忙來報主。幾員頭目喜心苗。(白)走到牆城邊一望。賀勇道。遠遠還有幾個人。必然又是奸細。快些去捉。焦賢道。我們開城。他豈有不曉得。若怕捉必定先走了。若被我們捉住。只怕又是白如玉一流人物。莫若賞他一箭爲妙。柴彪道。這副相貌。好像就是郭永忠單騎而來。可是取死之道。你們眼力都不濟。還待我來。(唱)說時就把驃弓拔。抖擻精神縱一縱腰。藥箭一枝忙搭下。雙睛覷得穩牢牢。一聲大喝弓弦響。好似流星落九霄。

正中中華元帥臉。應弦翻下馬鞍轡。焦賢賀勇齊齊讚。楚大官人魂膽消。郭茂郭芳連叫苦。豈知倒運在今宵。凌霄滾下青驄馬。纔把元戎兩手超。又聽城頭梆子響。着忙背了飛跑。自跑得快。所以不曾中箭。跑到舊處。方纔立住。郭芳郭茂。綽住主人。定睛一看。原來一枝箭。咬在口內。面上並不會着傷。大家驚喜道。既不曾傷損。為何跌了這一交。元帥放了箭道。不用多言細說了。於是依然上馬。悄悄回營。方對凌霄細說誘敵之計。凌霄大喜退出。傳諭衆將。防備劫營。白無雙道。今夜若不來。明日又侍怎樣。元帥笑道。今夜若不來。明日還有誘他之法。這番算計。若再落空。便真是枉生人世了。這裏話按下不提。再說柴彪在城上對衆頭目道。這中箭的多分就是郭永忠。我這場功。終久立成了。焦賢等都道。若果是他。今夜必死。明早差人出去打聽的實。再報與娘娘不遲。

(自)大家說得多高興。滿望成功在一朝。半夜餐兒同吃過。不一回東方發白曉鷄號。就差探子開城出。扮作村夫去探樵。打聽中華營內事。重曠等到五更交。(自)不見番女來劫營。料得他未知的實。所以還不敢輕動。今日必定有人出來探聽的。(自)即時又喚凌霄道。指授他身計一條。楚大官人忙出報。戎裝卸去。即穿袍。領同郭府諸家將。手內還拿金紙包。附近村坊胡亂走。不管他男人女子共兒曹。相逢便是拖來問。可有醫家手段高。住在何方並指引。銀錢送你買茶糕。(自)這些百姓認得是營裏出來的將官。有便說有無便說無。不敢與他多搭。恰好這幾個探子走過來。凌霄又問道。樵夫你們可曉得這裏有好醫士麼。探子答道。將軍問這醫士怎的。凌霄道。我家的元帥。昨夜被番賊射了一枝藥箭。甚是沉重。所以要尋個好醫家的。探子道。元帥營中難道沒有隨征的醫士麼。凌霄道。醫士原有。怎奈醫了一夜。毫不見功。着急纔出來尋的。探子道。原來如此。我們卻不曉得甚麼醫家。凌霄去後。一個探子飛奔進城。報知此事。(自)柴彪聽說真歡喜。風痒渾身沒處搔。上馬慌忙來縣署。二堂之上菓多姣。姑娘喜道誠如此。悉聽他身本事曉。今夜斷難過活。醫生用藥也徒勞。必須再遣人相探。若是身亡我運交。就可發兵乘亂去。殺得他屍如山積血如潮。(自)柴彪道。

探子還有在外邊。只要請娘娘在城候報。公主大喜。又吩咐衆丫環道。驢馬有病未痊。切不可把此事被他知道。若有漏泄者必斬。衆婢同聲答應。公主仍帶了八個有勇力的。與柴彪一同上城而坐。不一時。又見探子回來報道。小的在敵營左近打探。(唱)只見幾員華將營中出。祭禮豬羊軍士挑。往那各處廟堂祈保祐。求籤卜卦紙錢燒。看來病勢多危急。不久國王下帖邀。公主聞言心更喜。只愿那神明切勿把他饒。(白)午飯過後。又有軍士報道。敵營中有許多軍士出來。尋採草藥。小的問問他們。都說人是沒用的了。這些醫生。也不過死馬當活馬醫。希圖萬一而已。公主吩咐。再去打聽。探子應聲而出。又到營前。只見營內的兵。紛紛攘攘出的出。進的進。不知所作何事。直到日已斜西。又有一個將官。飛馬而出。外邊軍士迎着問道。武師又往那裏去。將官答道。元帥自知不濟的了。又恐身死之後。軍內沒人主持。因此差我往會同縣去。報與張都督。請他連夜到來。交代後事。說罷。急急往東去了。探子連忙回報。公主道。這等看來。郭永忠必死無疑矣。只怕那張都督一到。俺又勝不得他。柴彪道。兵貴神速。莫若趁他未來。今夜先去劫寨。他那裏軍心已亂。必定不能抵當。一敗之後。就是那張都督也嚇得不敢來了。公主道。既如此。你們快些準備起來。初更就去。此時不比別時。就被他們知道了。也不妨的。(唱)柴彪答應就回身。立刻傳言與衆軍。打火搬柴忙造飯。馬兒喂飽好登程。諸軍士。喜益益。一個個披袍甲冑。灑盪纓。刀槍劍戟先磨弄。打點今宵一陣風。飲酒飽餐天已晚。一鉤新月又東升。娘娘急欲將仇報。盡點驍勇二萬兵。頭目八員分隊伍。只留一將守孤城。帶來婢女皆隨後。出得城門正起更。數里行來無片刻。抬頭已到大明營。雖然燈火營中亮。巡哨全無鼓不聞。可想軍心先已亂。主兒成者已歸陰。娘娘拍馬當先走。軍士齊齊喊一聲。寨柵沖開拔鹿角。潮退浪湧進轅門。前營皮帳都掀倒。只見無多數百兵。吶喊倉皇朝內走。想來一起在中軍。粗心公主毫無慮。衆將爭先各顯能。萬馬奔馳雄似虎。鎗刀簇擁密如林。關烘烘殺進中軍帳。皮帳掀開吃一驚。鬼影全無人莫說。娘娘還不解其情。猜疑莫是先逃了。留下

空營賺我們 誰料一言猶未絕 忽然炮響似天崩 後軍一派軍聲起 畫角齊吹戰鼓鳴 士卒如林沖出帳 當先馬上—將軍 金盔金甲紅袍 百勝金鎗灑綠纓 大叫番娃蠻婢子 饒伊狡猾智謀深 此番到底遭人騙 還有何言速受擒 公主將他重一看 原來就是郭凌雲 方知又落他圈套 要轉身時難轉身 烈火冲心羞變惱 刁奴賊子罵連聲 今朝詐死將人嚇 前日無端獻美人 總是邪謀非正道 枉爲大帥不圖名 俺雖中計心何畏 偏要前來與你拚 手起雙刀兜面砍 軍贖鎗擺現金星 兩人接住營前戰 後面番奴把眼睜 方曉得中國將軍原未死 大家嚇得汗淋漓 明知中計思量退 那曉華兵三路勻 左右兩營齊殺出 猶如快手寒飈 盡將番衆包成餡 鐵壁銅牆勝幾分 番將八員無處走 拚生只得要相爭 岑祥來把娘娘助 雙戰中華大帥尊 岑瑞剛剛逢楚槍 鋼刀鐵棒兩相迎 柴彪恰與成龍遇 以下偏裨將佐們 接住五員番國將 華兵四面敵番兵 殺聲宛似波濤沸 地轉天旋月不明 劍樹鎗林龍虎鬪 未知到底那家贏 (息說到此間 列位必道何世威爲何不見 難道真去見張都督了 做書的道 其實不會 日間望東去者 全是郭殿下的妙用 聲言去請張都督來 其實走在一個隱避坊村之內 淡烟與白無雙 也雜在軍士之內 假裝探藥 東走西奔 漸河也來聚做一處 打探的番兵 看得眼花撩亂 那裏得知 此時會集了五千健卒 聽得本營中喊殺連天 曉得是番兒了 (馬世威便領諸軍校 風捲雲飛出小村 不向本營來助戰 單單要救費千金 其時月被浮雲掩 人盡銜枚馬抽鈴 倒捲旌旗皆向後 疾趨數里近城門 淡烟打着番邦話 先到河邊來叫城 城上番軍朝外看 朦朧認着自家入 守城黎將名牛猛 走近牆邊問一聲 爲甚嫌娘剛出去 你們急急又回程 (息淡烟道 娘娘走到半路 想着驕馬在衙 放心不下 特着俺們回來 與你們協同保護的 快些開了牛猛信以爲實 就吩咐開了城門 華兵一擁而入 門軍番將 定睛一看 方曉得都是華兵 嚇得手脚無措 往後就跑 軍士齊聲叫道 天兵已到 番奴們要命的快走 不要命的便來 (息) 這時候守兵只有三千外

一聽其言盡沒魂。牛猛慌張忙上馬。提鎗趕下急如星。劈頭正遇何無敵。順手揮刀不費心。恰好攔腰分兩段。屍橫地下血如噴。黎兵一隊齊跑散。父女揮刀戟也輪。狹路相逢無放理。殺人如草不聞聲。上邊大半知風勢。散手回身四處分。開了三門齊竄出。不分南北且逃生。街坊更有誰攔住。一馬當先白秀昆。領了何家雙父女。如飛竟往縣前行。縣中已有人通報。婢女成洵在內廳。嚇得魂飛心膽落。忙拖驢馬着衣衿。騰雲駕霧同跑出。搶了堂前一盞燈。大叫馬夫牽坐騎。馬夫個個睡昏昏。夢中嚇醒無頭腦。手脚慌忙擦眼睛。帶馬裝鞍來不及。天兵早已進衙門。淡烟下馬來堂上。目見燈姬有一羣。擁逼飛香將上馬。高聲便喝衆妖精。此時還待何方去。衆女抬頭看得清。骨軟筋酥齊跌倒。淡烟拾步到中心。手攜姊妹連聲叫。騎馬渾如夢內醒。按定神魂方啓口。今宵會面假還真。珠娘大衆今何在。賢妹如何得進城。何人虎。叫姊妹聽。原來你尙未知因。珠兒中了重瞳計。困困身軀在我營。妹與爹爹先到此。賺城而進是真情。從今脫了他身鈞。骨肉重圓事也平。說罷相扶歸椅坐。飛香此刻喜還驚。喜的是脫離陷阱愁眉放。驚的是公主今番命必傾。何武師同白如玉。齊齊下馬放刀兵。世威打拱相安候。如玉低頭跪在塵。拜見一番方立起。許多婢女淚盈盈。叩頭乞命哀聲痛。騎馬還將教習稱。此輩低微皆婢女。殺之無益且開恩。自淡烟道。這個不消姊妹吩咐。以先澄邁縣中留下的一班。寶船上邊看守的幾個。都不曾殺。現在我處。這一班也留着服事姊妹便了。衆婢大喜。叩謝起來。依舊侍立。淡烟又道。城上番兵。想已走盡。我們還要去分兵把守。姊妹獨自在。我不放心。還要同去了再來爲妙。飛香因這一驚。出了一身冷汗。風寒盡散。頭目清明。身子也覺強健了。(唱)這纔是人逢喜氣精神爽。應諾抬身步也輕。衆婢相扶同上馬。復來城上四圍巡。番兵已是無蹤跡。只有那棄擲刀鎗滿地橫。何無敵。撥衆兵。分頭守了四城門。刀鎗盡甲都收拾。拔去旂幟與號燈。自己帶來旗八面。周圍換插簇新新。一番佈置租完畢。約莫時光過二更。

月已沉西天黑暗 淡烟去請姊安身 飛香搖手呼賢妹 一事還須仗你行 彼處軍聲猶震地 想來公主未傾生 你今速往營中去 以我之言告主軍 切莫竟將他殺了 必須活捉始相應 淡烟笑道真難事 姊姊猶然顧此人 元帥恨他仇切齒 只防未必聽求情 飛香又道何言也 縱使凌雲見恨深 我自與他曾結義 同憂同樂指天盟 如今豈可皆相負 使彼身亡我獨生 抱愧於心何日已 你須速往莫留停

(白) 淡烟道 既如此 你且在此再坐片刻 我去了來 世威與無雙心裏都笑他癡氣 口內却不敢阻攔 只得走過來 西邊立着 遠遠保護 淡烟提鞍上馬 又帶了一盞小燈 出城門再回舊路 (唱) 行來將近抬頭望 火把燈籠數里明 喊殺之聲猶未絕 連忙撇下手中燈 挺身直進中圍去 要把中華主將尋 再說番家兵二萬 只因失勢困壞心 驚惶懊悔心先亂 中國兵多藝更精 將士人人皆奮勇 果然叱咤起風雲 初更殺到三更轉 一半番奴了命根 黎將三員皆戰死 焦賢賀勇已亡身 柴彪自悔謀爲錯 插翅難飛上碧雲 正待橫刀將自刎 成龍手快已生擒 岑家兄弟俱傷重 東嶽西嶽沒處奔 公主娘娘雖勇猛 怎及得中華元帥好精神 可憐用盡平生力 漸漸頭眩兩眼昏 玉臂酸麻腰疲軟 銀冠落地散烏雲 雙刀散慢心頭急 汗濕征袍四五層 招架不來逃不去 泥丸宮內走三魂 (白) 郭殿下曉得他心神已亂 觀個破綻 把鎗左右一擺 只聽噹哪一聲 雙刀盡落 凌雲一聲大喝 焰面又是一鎗 公主畢竟來得伶俐 側身一閃 雙手倒接住了 這桿鎗 抵死要奪 元帥猶恐被他走了 (唱) 腰間急把金鞭拔 一道光華炤背心 公主見他來得猛 回身要走慢三分 一聲響 唳肩頭中 玉骨冰肌痛怎禁 手脚離披翻下馬 此番喜極貴將軍 心如鐵石毫無礙 手提金鎗下絕情 再不料被傍邊來一將 方天畫戟響噹噹 鉤開百勝金鎗利 公主平空得救星 負痛飛身上馬 伏鞍而去 扯韉繩 命該不死神靈祐 倒被他冲散西南一隊兵 突出重圍亡命走 又有四名婢女幾兵丁 並同岑氏雙兄弟 乘亂冲圍也出營 跟着娘娘逃了去 元戎氣得火冲心 回頭再看

傍邊將 白馬青袍綉扎巾 不是番夷諸賊黨 原來倒是自家人 要知此將何名氏 下回開場再講明

第三十八回 雙姊妹義救慕容珠 一英雄誤入無門陣

話說郭殿下回頭一看。見是淡烟。不覺大驚道。蠻女將次就戮。足下爲何到要救他。淡烟舉手道。這也不是俺的意思。因奉姊姊差來。要懇殿下生擒蠻女。不料剛剛到此。他已跌下馬來。一時叫喚不及。只得擋住了鎗。他又偏偏逃去。是見命不該絕。殿下也不可怪着旁人。請收了兵。進城去罷。元帥聽了。也就回噴道。原來如此。暫且饒他。明日再議便了。隨即下令道。賊兵畏死者。速速投降。違抗者。盡殺不赦。(喝)軍令下。如雷震。千兵萬馬應齊聲。番軍聽了如天赦。那個賊人不惜身。手內刀鎗齊放下。屍山血海把身蹲。高聲盡把天爺叫。若許投降莫大恩。我輩並無違抗者。同心拜望乞留生。元戎聽了心中喜。隨即鳴金止衆軍。各自分開歸隊伍。旂旛不動鼓聲停。霎時清楚毫無亂。只有那滿地屍骸帶血橫。(自)衆軍見了元帥。又復羅拜馬前。元帥吩咐衆兵。收拾了甲仗馬匹。然後又傳諭他們。起來立在一處。約莫還有一萬開外。帶傷者有五千。逃亡者不過五千。元帥又對淡烟道。此間寨柵俱倒。還要佈置一番。君請回城回覆令姊。好等他放心安歇。淡烟答應而出。(喝)軍士提燈前面照。進城四鼓已沉沉。將情細告飛香姊。駢馬方纔意稱寧。上馬重新回縣署。喜而忘寐古人云。內堂深處桃燈坐。婢女煎茶香再焚。細敘別來多少語。倏然雞唱又天明。元戎發放諸降卒。死者埋之掘大坑。寨柵營房重整好。有功將士盡登名。諸凡安貼朝餐過。按轡雍容始入城。教習無雙同出接。執香跪拜衆居民。一程到了官衙內。人虎將軍也出迎。傳集縣中諸吏役。不過是清查倉穀與金銀。無關緊要零星事。說也心煩暫且停。公主猶然無下落。須當講與衆人聽。自從冲出重圍去。星月無光頭腦昏。辨不出東西南北路。只見前邊遠遠有紅燈。疑爲自己城中插。黑暗之中把馬行。只望燈光忘命

趕還防後而有追兵。色那曉得望着這盞燈，不過在百步之外，要走近去，却又不能。(唱)饒伊走馬如風快，只在前邊遠遠明。趕了多時還未到，忽然而滅杳無形。大家正在驚惶處，只得為鵲聲喧出樹林。仰視原來天已亮，方纔立馬接神魂。娘娘開口稱奇怪，半夜行來只望燈。趕到天明燈也滅，為何也不見城門。岑祥粗魯回言道：「此處希奇地陌生，不像向來行走過。莫非另是一乾坤。」(自岑瑞道：「看得見天光，決不是陰司地獄。這盞燈又來得奇怪，必定是仙家地方。公主定睛一看道：「休得胡言。俺須認得這裏，已是僑州界內了。倉卒間不知不覺，竟走了百餘里路。追兵想也不來，只不知圍內衆兵城中人口，怎麼樣子。正說間，只見林子裏跑出幾十個人來，都是三仙鳥的舊卒，哭拜在地。公主驚問道：「你們留守臨高，怎麼也到此處？」衆卒道：「娘娘出城未久，就有一隊人馬來叫城，確是本國人口氣。朦朧月色之下，旂號衣甲都看不分明。牛頭目信以為真，開城放進。那曉得何人虎領着一隊華兵，先把牛頭目一刀殺了。」(唱)小卒們無力能抵擋，只得奔逃脫了身。潛伏近城還探望，旂旛改換一時新。宮娥駢馬無蹤跡，料得同時已被擒。只得奔逃來此處，娘娘前去劫他營。爲何剩得無多騎，城內風聲既不聞。因甚倉皇也到此，臨高已遠百餘程。娘娘體被鞭傷重，聽了其言又一驚。氣苦交加擋不住，口中鮮血霎時噴。翻身跌下道遙馬，嚇壞跟隨數十人。(自)八個丫環倒還留著四個。(唱)急忙滾下鞍韉齊走過，攙扶擁抱救娉婷。極聲只把娘娘叫，公主顛翻兩足蹬。痛哭連呼天絕我，城池失了事還輕。奈何人也遭他辱，枉枉多時費盡心。一旦仍然歸賊手，如今方悔我無能。中他調虎離山計，失去珍奇沒處尋。還有何顏生世上，莫如一死早超生。腰間就把龍泉拔，四個丫環汗直淋。衆手抱持齊痛哭，岑家兄弟不知因。(自)還只道駢馬真是男子，所以公主急得這般。都跪下勸道：「駢馬既是華人，雖被他捉去，料也不至傷害。娘娘若尋了短見，還有那個去救他。此處既近僑州，也是我們的地界。娘娘還請自家保重。且到州中，必定也有雄兵猛將在內，再圖報復。却也不遲。公主哭道：「俺自與郭永忠交戰，不上一月，就失了

三座城池。損將二十餘員。折兵七萬有餘。柴彪木豹石有才等。都算有些智謀。無奈使出來。都在此賊之下。(嗚)幾番弄巧翻成拙。力既窮而智不勝。雖有他州諸將佐。向來智勇只平平。焉能高出奸奴上。料想冤仇報不成。莫若早些由我死。也免得無辜殺害衆生靈。丫環四個同聲道。縱使交鋒不得贏。還有羅文求救去。張王最是有親情。况兼自有城池在。料得如今已起身。只在數天兵必到。娘娘豈可自輕生。還宜退守儋州去。且等雙峯島上兵。到此與他分勝負。再行定奪始相應。岑祥岑瑞齊稱善。事不宜遲趁早行。說罷把身先上馬。娘娘痛極體伶仃。不能再與他們拘。四婢當心左右分。綽上雕鞍扶著走。幸而片刻到州城。小軍先進城中報。頭目驚慌出郭迎。迎進城中時未午。殘兵敗將各安身。娘娘還到州衙內。午飯排來也不吞。敷了鞭傷忙睡倒。渾身發熱更加痛。一心猶爲飛香苦。數載渾如手足親。昨日猶然同笑語。今朝忽地影離形。此時想在臨高縣。脫了男衣再著裙。萬惡因徒何造化。算來其實不甘心。丫環又在旁邊勸。駙馬終須是女人。豈算娘娘真配偶。向來只是想家庭。如今脫了牢籠苦。可想而知正喜忻。未必還將誰記憶。娘娘何必再疑情。(白)公主喝道。你們愚人之見。難道相愛者。只有夫妻。兩個女人。就不該相愛的。所以那賤人舞鶴。把性命都在男子手內了。(嗚)我須看得人情透。不把男兒當寶珍。偏與女人多契合。同居屈指五年春。他雖常把家鄉念。愛我之心也是真。一旦分離於意外。縱然他去有夫君。前心頓變丟開我。我要丟他萬不能。若是今生無再會。莫言手刃郭凌雲。就把那大明一統江山奪。殺盡朝中君與臣。自做官家登九五。這場冤氣也難伸。(白)四個丫環。見他執而不化。不敢再言。只得好好服侍。停了一回。公主又問道。六員頭目不見回來。多分都被殺了。昨日救我的人。我一時看不明白。到底是誰人。婢女道。好像是何人虎一般。也在外邊進來的。公主道。這等說是淡烟。然而淡烟的心。未必這等好。必定是駙馬著他來的。(嗚)重圍得脫皆其力。可見他心不負恩。說罷愈加增氣苦。手彈珠泪溼羅衫。又無婢女成羣立。

獨日淒涼冷氣侵。碎盡雄心銷壯膽。如癡如醉倦沉沉。話中按下賢公主。再表元戎駐大軍。(自半日開究看倉庫造冊註明。諸事完成。已是申牌時候。衆將官與大隊人馬。駐在城外。隨侍在城者。不過何成二人。與幾名家將而已。忙裏得閑。何世威出了個東道。著官廚備酒。與殿下賀喜。又送一席進內去。與張小姐洗塵。(也)姊妹雙雙同入席。葡萄美酒泛金樽。淡烟又命諸蠻婢。妙舞酣歌管樂呈。歡笑言談頻勸酒。只可惜庭前芍藥已凋零。飛香飲了多時候。樂極悲來百感生。縱有珍饈難下咽。停杯不語獨傷神。淡烟解得他心事。把盞還呼姊妹聽。向日漂流居異域。雲山萬里隔滄溟。可憐受盡思鄉苦。五載沉埋直到今。始得身軀脫鐵網。回家有日見雙親。想來真是無邊喜。正合開懷飲數巡。何苦的還要美中尋不足。這般煩惱爲他人。飛香嘆息雙眉蹙。連我心中也不明。一向被他牽縛住。愁如海水一般深。恨不得登時灑脫回家去。永享安康樂太平。誰料一朝身得脫。滿心又覺不安寧。想他數載同居室。夫婦雖然是偕名。待我之情其實厚。同胞姊妹不能勝。只因誓愿同歸著。私進登萊寄好音。天不佑。遇奸臣。反惹波濤疊疊興。島主無辜遭毒手。可憐至死不知情。國亡家敗俱由我。他尙毫無怨我心。自與你身公散後。晨昏照管更殷勤。前宵偶感風寒疾。湯藥親煎致問頻。昨日清晨將出外。猶然回覆我衣衾。豈知一去無回轉。浪影萍蹤片刻分。咫尺便爲秦與越。想來無路再相親。追思往日同歡敘。恰是羅浮一夢醒。笑貌音容猶在目。房帷枕席尙鋪成。美人一去知何所。雨散雲飛入杳冥。人到此間非木石。焉能覩物不傷情。飛香說到悲哀處。泪溼青衫似雨傾。一衆丫環俱涕泣。管絃絲竹寂然停。英雄女將雖無淚。但覺心酸笑不成。搔首望天天已晚。撒開殘席便抽身。香茶慢啜窗前坐。早又是月落空階樹影橫。駙馬餘哀猶未了。自移筆硯口微吟。花箋集取唐人句。舒寫愁腸古變新。付與淡烟方細看。忽聞傳語進中門。(自)說元帥在堂。請何將軍有話商議。淡烟聽了。就把詩箋藏在袖內。走出三堂間道。殿下有何話。凌雲道。適者探

馬回來報說。蠻女退進儋州去了。某等決於明早起身。但念令姊。既脫賊巢。若仍居此地。似覺不穩。若相送回京。路程又遠。兵戈之際。事出兩難。愚意莫如攜帶同行。庶幾可以照應。但恐令姊爲嫌疑不願。故請足下面談。有煩轉致。淡烟道。姊姊在外國裏邊。也作過幾年的了。何況自家營內。有甚麼嫌疑。我去對他講就是了。說罷。正待轉身。袖內的詩箋。忽然飄落於地。元帥拾起來道。這是甚麼紙。淡烟道。這是姊姊剛纔寫的詩。俺正看時。忽聞呼喚。所以就隨手帶了出來。元帥聽說是詩。就展開細看。原來是四首集唐。其詩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佳期夙願相從。明眸皓齒今何在。油壁香車不再逢。鉛金帳冷水沉烟。魚在深潭鶴在天。共道人間惆悵事。英雄無策鹿麋婚。高髻雲環宮樣妝。風流爭似舊徐娘。玉關西望堪腸斷。一曲伊州泪萬行。別時容易見時難。忽坐關心有幾般。好是綠窗風月夜。更無人倚玉闌干。

(唱)郭殿下 看了詩 詩人之意已明知 不禁微笑開言道 令姊高才世所稀 舊句拈來如自作 查無痕跡最新奇 只因立意非平準 外面聰明內執迷 苦苦猶將番女念 渾忘身是假兒夫 若然此女身亡後 看彼傷神到幾時 教習無雙俱笑道 實然是對好夫妻 淡烟熱視重瞞面 似有三分好意思 乘勢接詩還答應 果然姊姊十分癡 昨宵既已將他救 今日還加痛別離 酒在跟前全不飲 愁眉雙鎖泪淋漓 重嗔笑道真癡絕 足下還當致某詞 奉勸他身須石破 千刁萬惡是蠻姬 縱然日後生擒獲 國法難逃罪必誅 斷斷不能重聚首 休教枉自費心機 (自)淡烟道。蠻女之罪。姊姊也已盡知。只是念他相待甚厚。又有了盟誓在先。所以情有不忍罷了。元帥道。相待殷勤。也不過居異人爲奇貨耳。若果有同歸之意。見我之日。何不早降。又設毒計。若非我先識破。早已粉骨碎身。死無葬身之地了。我與令姊。是何名分。這般待我。不愛令姊極矣。彼既負於前。此亦可背盟於後。知書識字的閨秀。難道這點義禮。還不會解。反要爲蠻女遊說。真是奇事了。淡烟驚道。這張詩實是無意中帶出來的。因爲殿下說起。我也答對了幾句。也不算替他遊說。殿下不要這等多心。何世

威惟恐女兒出言粗莽。推著背道。曉得的。曉得的。你快些進去罷。明日一早好動身。淡烟只得進來。對姊妹細說。飛香愈加不悅道。這等說來。我也斷不要同他去的。與其看他殺人。莫若眼不見爲妙。淡烟道。這又錯了。向來逸少說他高自矜持。不肯把心事被人看透。焉知今日又不是假話。我一時說他不過。只得走了進來。去却還是去的好。(唱) 倘然日見他擒獲。或者原還可護持。只在臨時能應變。此時何必避嫌疑。一班婢女同稱善。服侍仁心駙馬爺。解帶除冠歸帳內。五更纔聽報金雞。急忙梳洗整前候。元帥出城先去了。留下多能何武師。與著淡烟同計較。雖然駙馬未更衣。既歸本國須尊重。特備毡帷一小車。相隨安身藏玉貌。衆環遠把馬來騎。周圍簇擁來城外。遙望中軍帥字旗。纔入中軍隨大隊。滔滔起馬竟投西。(白) 傍晚時光。已到僻州城外。三軍齊集。擇地安營。中軍之後。另設一帳。淡烟與衆婢保護飛香。同住其內。并有衆婢。也聚做一堆。見了飛香。還稱駙馬。說起公主。個個心酸。都勸駙馬向元帥說情。招降了娘娘。大是美事。飛香嘆道。我在軍中。正要救他的性命。(唱) 若教城破身遭執。然後求情事已遲。莫說趁今城未破。有煩賢妹告他知。若能招撫容歸款。也免得生靈死慘悽。(白) 淡烟答應了。隨即起身出來。走到元帥的內營。恰見父親與楚凌雲都在帳中講話。便上前叫了一聲。世威道。黑夜黃昏。出來做甚。淡烟正色道。若無正事。決不亂走。因奉姊妹之命。來見元帥說情。要求招降慕容珠。不知元帥許否。元帥冷笑道。昨日之語。令姊想也得知。怎麼今夜又來說了。淡烟道。雖已得知。奈他終久不忍坐視其死。元帥不可動怒。請聽我替他講來。(唱) 他說那。慕容珠。雖然屢屢抗王師。是從殿下捉兵到。便想登州會面時。爲好送書非有怨。如何失禮再相欺。一心便欲來歸款。陣上先將此話提。誰料元戎毫不睬。惡言辱罵出人奇。揮兵直上還嫌緩。情面何曾有半釐。獸極猶然能反鬪。爲人誰不想全屍。求降不聽無他法。只有憑城勉力支。雖有毒謀翻自敗。冰消瓦解至於斯。可知沒有騎雄略。終是裙釵見識低。殿下統兵爲大將。威行關外用便宜。若能許彼重歸順。申奏朝廷料也依。早息干戈何

不美。懇君聽納發仁悲。元戎聽了搖頭道：「令姊雖生淑惠姿，大義未明徒有辯。不知臣子用便宜，自爲身受非常任。越要從公不敢私，有利國家方可用。如今若免慕容珠，朝廷雖不相加責。自問於心君實欺，願了私恩忘大義。」眼前雖只早班師，倘然養虎重爲患。怎免傍人論是非，慈不掌兵從古說。既然爲將不能慈，出兵誓必誅羣寇。有累傳言令姊知，於理實然難奉教。招降之意再休提，凌雲在側還幫攬。此女兒發出外夷，狼子野心難化服。當初誤在沐公爺，聽情不把他梟首。倒失瓊州悔已遲，若此番仍放手。後來爲將更難醫，（自）淡烟笑道：「這話又忒把他看得高了。昔楚霸王有拔山舉鼎之力，號爲蓋世英雄。到那八千兵散之時，尚且自刎於烏江之上。他兇殺了，終是個女子。只看被沐都督捉在船中，身邊沒有了兵馬，也就束手無策。惟有痛哭求死而已。張起鵠之來，一者是頭目通信，二者爲自己報仇。况有妖法，所以沐公力不能當。難道早殺了他，就連瓊州也不失了麼。如今若招降了他，決不要封他甚麼官職。不過免其一死而已。只要他手無寸鐵，就與那平等婦女一樣的了。還怕他會做出什麼大事來。若防他要學武則天之樣，只不要把他去進上就是了。以外之患，我包票也寫得來的。殿下不要這般膽小。元帥啞然笑道：「這個膽其實大不來。那蠻女雖沒有武則天的才智，却也狡猾非常。又有賢姊妹與他結連，真如猛虎添翼，足可橫行天下。辟易萬夫，我輩雖是男人，那裏制得他下。如今且進去道達一番，令姊若能見諒，不用再說。」（自）若然執性猶難改，我亦無從再措辭。只悔自家行事錯，不該急急賺城池。拆開比翼鴛鴦鳥，分散同心連理枝。不見功勞猶自可，反爲仇恨豈相宜。從今再不問多管，袖手傍觀悉聽伊。仍到番營爲駙馬，百年長共好夫妻。家鄉父母休思憶，切莫逢人再寄書。元帥一片冰冷話，何將軍滿面泛胭脂。一腔怒發難開口，拂袖抬身步就移。走進後營從實告，玉人氣得意昏迷。沉吟半晌還呼妹，可恨尖刁薄幸兒。善化不從須惡化，任他口舌會調皮。我今還有回他話，且看他身依不依。（自）淡烟道：「他已回得這等斬釘削鐵，何苦捨著面皮再去求他。飛香道：「只消如

此這般。並不是折志氣的話。且看他怎生回答我們。淡烟道。極妙。重又出來說。我把殿下之言。一一回覆。姊姊說。誠然如此。足見殿下的爲人行事。千萬不及慕容珠。住在此間。却也無味。真個去了好。只要殿下準備車馬。他即刻起身。凌雲道。這又差了。我不過儘到他。並不是要打發他去。他又怎見得我的爲人行事。不及慕容珠了。淡烟道。我也問他。他說。只看前日慕容珠要殺白無雙。我對他說情。他雖只盛怒。也就聽了。今日爲他說情。殿下就必不肯聽。可見得待人之情。到底那個好。白無雙聽到這句。早急得滿面通紅。眼光只看著殿下。似乎說聽了他罷。不要拖累起我來。元帥聽了。却也無從可辯。停了半晌道。他既去意已決。我也不便強留。只是此時已有二更。不必說起。且待明朝送他回去就是了。淡烟聽得。又進來回覆。衆婢驚道。這等看來。又嚇他。不倒便待怎麼處。飛香道。不要你們著忙。他也不過嚇我罷了。我只當是真。且到明朝。難道好當真打發我去。少不得另換一番主意了。說罷。和衣方就枕。衆環心內尙驚疑。世威見女身回後。即便開言問帥爺。難道放他真去了。適纔之話實還虛。重瞳笑道。真堪恨。是把無雙挾制予。我若再稱行不得。他必定登時喚馬又催車。故而只可將他應。耳畔勞叨且暫除。到明日。改方圖。叫他自寫勸降書。差人送與橙姬看。此女雖然見識粗。恨我已深。焉肯服。必然回絕好音無。那時我再行攻殺。彼有何言復辯乎。何楚二人齊道好。方纔各自歇身軀。來朝日出東方亮。元帥還呼何武師。色進帳。囑咐道。此話即煩武師轉達。但不可把後來之話。與令媛得知。世威道。這個人小可理會得。當下便進小帳。來見飛香道。昨晚殿下一時失口。小姐竟信以爲真。事後思量。頗自懊悔。意欲遵令招撫。又想那慕容珠甚有恨心。倘或不從。反失了他體面。因此特遣小可進來致意。請小姐自寫書。差人送去。方便女相信。必定投降。小姐就請寫起來。差個婢女送去罷了。飛香聽了。甚覺歡喜。想一回。道要我寫書不難。只是招降了來。仍要殺害。這就不妙了。世威道。豈有此理。誅降戮服。非名將所爲。況且殿下向來言必有信。從不肯騙人的。小姐只管放心。話已說明。小可回覆殿下去了。說罷。轉身忙出外。一班婢女笑容舒。慌忙取硯磨香墨。

又把花箋桌上鋪。駝馬拂衣身坐定。才高不用久躊躇。揮毫半晌書成就。句切情真意有餘。放筆先教賢妹看。試思此去果如何。(白)淡烟道。若招書上寫來到這般懇切。再無不聽之理。只不知姊姊在那邊。這些話可會講了。若講不聽。此番也就拿不穩了。飛香道。說雖說過。彼時我尚在他手內。兵勢又未全敗。所以不聽耳。(唱)如今我已離他掌。智力俱窮陣陣輸。困守孤城危旦夕。若還不聽自真愁。一邊說着忙封好。付與宮娥名秀奴。人虎將軍爲護送。穿營直出走長途。行來已到城河畔。驚動城頭衆莽夫。個個伸頭朝外望。淡烟勒馬住龍駒。(白)仰面叫道。城上不要放箭。駝馬打發了環。送書在此。要見公主。你們若不敢開城。可放根索子下來。扯他上去。守城頭目聽說是送書。只得放下一根粗索。秀奴把馬拴在河邊樹上。帶子繫在腰間。淡烟道。聽與不聽。早些出來回覆。俺在附近地方等你便了。(唱)說完即便回身退。衆軍動手便抽繩。頃刻之間人扯上。(白)頭目們認得。果是娘娘的婢女。(唱)差人相送下城隅。一同到了州衙內。公主遭傷骨節酥。敷治無功。翻痛極。猶然睡倒碧紗廚。忽聞婢女華營轉。勉強翻身衆手扶。朝著外。問秀奴。前宵毒計中奸徒。一場大敗城池失。你等相與駝馬居。想被敵兵都捉獲。緣何竟不砍頭顱。今宵又得重回轉。那個差來寄甚懸書。侍婢叩頭方說道。婢女們盡做敵營俘。幸虧駝馬垂恩重。意外全生網內魚。今日回來非爲別。也因駝馬愛人殊。眼視中國兵威盛。又念娘娘勢已孤。強弱相懸無救應。實難抵敵再支吾。故而又把音書寫。勸娘娘急早投降免受屠。說罷取書忙奉上。銀鈎搭上帳流蘇。娘娘接了從頭看。句句關情入肺腑。氣苦交加雙泪滾。他還愛惜我微軀。無如郭賊欺善甚。現在鞭傷死復甦。切骨深仇天不共。投降之理斷然無。雖知他是真言勸。只得將他好意辜。(唱)秀奴道。郭永忠雖然可恨。無奈駝馬一心。記掛娘娘。就是寫這封書。也費了許多氣力。娘娘若必不聽。婢女們也覺過意不去了。公主道。寫書罷了。還費甚麼氣力。秀奴又把駝馬與淡烟講論之言。並向元帥說情等語。細細說了一遍。公主驚道。這等說來。還是郭永忠騙他的。我

若降了。必定仍被他殺了。秀奴道。有駙馬在營。如何好殺。公主搖頭道。駙馬在他營內。倒不比在此處。生死之權。只在主將。郭永忠若殺了我。他沒本事跳破了天。你快些回去覆他。說我與其死於降虜。還是死於戰場。有病之時。也不能寫回信。(唱)又難把著別人差。你今速去莫延挨。口傳我話休忘了。昔日皆因我害他。離鄉井。走天涯。羈留數載隔中華。承他極是通情理。愛比同胞恨不懷。目下算來他害我。國亡親死又無家。我身也是知清白。再不噴他害我差。只恨其夫無道理。惡心毒口勝狼豺。我原自料難擋敵。指日城亡命運衰。他若有心憐念我。只消收拾葬屍骸。便是一生交好全終始。不用悲傷與嘆嗟。我死黃泉心不恨。閻王殿上去清查。前生到底何冤業。今世相逢鏡裏花。來世必須重結好。百年相敘永和諧。說時又向烏雲鬢。拔下金釧碧玉釵。付與秀奴還囑咐。家財百萬散如沙。只留這件隨身物。出在於闐非浪跨。帶去與他爲憶念。免教淪落土中埋。娘娘口說宮娥聽。個個悲傷把淚揩。秀姐算來無別計。叩頭辭主出州衙。一行同到城頭上。依舊縋身往下扒。人虎將軍迎著問。丫頭搖首說難諧。(自)淡烟一聽不成。便不再問。即刻上馬。回轉營中。飛香急問道。大事如何。秀奴跪稟道。娘娘執意不回。婢女却也沒法。又爲鞭傷甚重。不能寫書。還著婢女回來覆命。飛香道。他說些甚麼來。秀奴含著眼淚。述了一遍。又把玉釵呈上。這是娘的遺念。請駙馬收了。(唱)玉人聽到傷心處。心肺俱酸逼體麻。一陣傷心朝後仰。連人連椅倒塵沙。驚慌衆婢忙奔過。拖的拖來叉的叉。擁抱扛扶重上椅。只見他面如白紙咬銀牙。朱唇泛紫雙睛閉。悶絕渾如中急痧。驚得淡烟身發抖。一班婢女鬧喧嘩。人中摺住搥胸口。叫喚連聲湯就傘。灌下咽喉還接氣。隔衣又把肚皮搯。千方百計般般救。已刻看看到午牌。氣色猶然人不醒。淡烟急得頓雙靴。計無所出悲難禁。衆婢心頭苦更加。大放悲聲齊哭起。哀聲好比奏胡笳。元戎正坐中軍帳。諸將全裝立兩排。忽聽後營誘婢女。鴉飛鵲亂喊吱喳。片時忽又哀聲動。好像開喪釘孝麻。便叫武師前去看。因何這等鬧胡柴。

世威答應抽身起。進內思量問女娃。只聽帳中呼姊姊。此番不用究根芽。回身急走將情告。元帥心驚叫阿呀。(白)又問道。這是爲甚麼。世威道。小可也不會細問。殿下快取一粒藥來去。救活了再問。元帥急忙走進內帳。取一粒仙丹。世威接了跑進。大叫道。不要胡鬧。殿下有妙藥在此。快調化了灌下去。包管就活轉來。衆人聽了。方纔住了哭聲。(也)接過靈丹杯內放。壺中又把熱湯篩。調開灌入佳人口。直透重樓十二塔。藥氣到時真氣轉。腹中幾陣響哇哇。一聲痛哭神魂醜。淚滾珍珠落滿懷。大衆齊聲稱好了。世威也是笑哈哈。方纔細問因何故。婢女們直訴根由不敢遮。教習方知蠻女事。點頭不住口嗟呀。出來說與重瞳聽。所料雖然並不差。無奈夫人多執性。依稀又像小兒家。今朝一聽傷心語。頃刻魂飛上碧霞。若把蠻姬擒又斬。必至於肝腸寸斷不留渣。倘然真個相同死。豈不是白費精神枉弄乖。奪轉佳人仍斷送。還須出外好安排。元戎聽了雙眉縐。默默無言口用茶。半晌方纔身立起。又將一服好靈丹。(白)付與世威道。此名安神散。武師請拏進去。著婢女化與他吃。再請令媛出來。還有話講。世威接了。又進來。衆人也把飛香扶在床上。心內明白。愈加痛哭。世威喚婢接了藥去。又同了女兒出來。凌雲道。番女既誓不投降。令姊爲何還這般偏執。如今我也沒法。(也)再煩足下勞唇舌。爲我傳言奉勸他。蟻首蛾眉天下有。將來若是轉中華。我非吝惜錢財輩。原把金銀載滿車。遍訪人間年少女。選幾個才通今古貌如花。與他補作閨中伴。管比番姬百倍佳。此時身在軍中宜自愛。須知爲彼一裙釵。直弄得天翻地覆長城陷。擾攘兵戈苦萬家。耗費錢糧難計數。血流千里枕屍骸。方龍白髮秦廷轉。大衆歎呼樂正賒。算起來此體真如山岳重。奈何自作井中蛙。但知一點私恩義。且休說把我勤勞撇浪沙。難道那養育之恩多不想。空教父母望巴巴。歸期在即翻尋死。人世何來此事耶。(白)郭殿下講這一番道理。何將軍不住的搖頭說。這些話姊姊豈不知道。無奈也是看得破。跳不過耳。元帥聽了。不覺失笑道。兩個女人。何得重情到此。這等看來。他們不是假夫妻。竟是真夫婦了。淡烟聽

到這句話。不覺勃然變色道。這是那裏話。比如殿下一般。也有莫逆的朋友。也有所愛的開人。難道不是一樣的男子麼。然而兩雄並立。還覺事有可疑。獨到那兩女同居。斷然沒甚苟且。姊姊雖是女人扮的。是男子。慕容珠須不是男子扮的女人。即便情之所鍾。也非貪淫好色之比。殿下不依。也就罷了。何必說出這些奇怪話。說罷撥轉身軀。竟走了進去。元帥氣不過笑道。真個女子只幫著女子。我竟是勞而無功。世威道。做到女子。任是聰明。總有些偏執意見。至於淡烟。越發在情理之外了。不管尊卑上下。一味子出口傷人。殿下不可介意。且先設個妙法。安頓夫人要緊。（唱）這樁難事實難當。弄得元戎沒主張。那有心情重出外。默然坐在後營房。思量久。再思量。何女雖然性氣剛。細味其言誠有理。假如逸少與無雙。傍人雖有淫邪議。吾問吾心實未嘗。只爲情投并意合。就覺得時時在念不無忘。須知兩女相憐意。也與吾曹一樣長。推己及人情不異。忍教一死一悲傷。

然而安頓非容易。若要我自己差人去勸女娘。莫說番姬不肯聽。便降也覺少威光。左思右想無良策。除非是告示親書紙一張。射入城中傳我意。蠻姬若肯獻城降。庶幾不到全丟醜。半面威風尙可裝。即便抗遠仍似舊。我身已算盡心腸。殺之有理非爲暴。不怕他們再阻當。（自想罷）就與何世威說知。世威也稱極妙。白無雙連忙磨墨鋪紙。郭殿下親提兔穎。寫出一張告示來。打上了平賊將軍的印信。再著何世威送進後營。其時天色已晚。飛香睡在床上。還與淡烟講論。衆婢女侍立帳前。見了世威。連忙通報。淡烟走來說道。這時候了。爹爹又來則甚。世威道。若無正事。我也不來。只因郭殿下被你教訓了一番。自知理屈。剛纔親筆寫了一張告示。打點明朝射進城內。去招降那位公主娘娘。又恐駙馬爺不信。特著我送進來看。好請放心。淡烟聽了。就把告示接進帳來。丫環移過畫燭。飛香展開一看。只見上寫著。

大明元帥平賊將軍郭示爲恩開格外。招撫叛夷事。照得蠻女慕容珠。弄兵海外。攻陷瓊臺。屢抗王帥。罪該寸磔。本帥到此句日。連復三城。儋州一城。刻日可下。祇念生靈塗炭。老幼驚慌。有傷天地好生之心。用開成湯。

三面之網。限爾五日之內。解甲投降。尚能免死。倘執迷不悟。破城之日。噬類無遺。如欲自全。急宜革面。特示。飛香看罷。略略放心。又著淡烟傳話道。既然如此。悉聽元帥射進城中便了。世威道。殿下還有一言交代。此番實爲張小姐面上。已是破格用情。豈女若果降了。萬事全休。倘再不降。這却斷要殺進城去。把他碎屍萬段。莫說張小姐要去解救。就是皇上下了赦書。他也不聽的了。淡烟笑道。殿下道我偏向我其實只是從公。此番若再不降。便是死不足惜的了。那個若再解勸。我就先賞他一刀。(唱)教習連稱多謝你。仍將告示覆賢王。淡烟入帳。還呼姊。殿下雖然聽你行。但恐珠兒不肯聽。又把一團好意付東洋。鳴鸞姐。汨汨汪。上前又手見紅妝。丫環也在心中想。公主雖然自負強。從幼性情人盡曉。也非鍼打硬心腸。此時只爲仇相激。負氣拚將命。抵當。若有傍人翻覆勸。管將烈火化清涼。丫環十載相隨侍。心腹看承實異常。亦是去年分散了。不能相見好恹惶。明朝情願城中去。再把良言勸一場。或者娘娘能聽信。可不是依然一處享安康。飛香拭泪稱然也。昔日相逢在路傍。原是你們勸撮合。如今舞鶴已身忘。算來此事全憑你。冒死拚生赴火湯。若得他敵國重爲秦晉好。便算你一生忠義可流芳。秀奴又道。雖如此。我看娘娘帶重傷。痛楚呻吟。難轉動。還不知可能保得命根長。必須索性求元帥。付與靈丹絕妙方。帶進城中醫好了。方能率衆再投降。(旦)飛香道。這也不差。賢妹可再去一走。淡烟道。爲人爲徹。自然我去走遭。說罷到中軍。告知姊妹要求敷藥。郭殿下不能推託。只得取一服與了他。(唱)此宵無話皆安睡。五更雞鳴出太陽。楚大官人選帥令。單身匹馬到河塘。箭頭扎縛將軍示。射進城頭落在傍。衆番拆看雖明無主意。免不得送來衙內與娘娘。娘娘正在肩頭痛。看了登時手拍床。擲向塵埃還大罵。他身若果要人降。也該遣個能言使。或是修成書一方。好語相招方是禮。如何還是氣昂昂。寫張告示將人諭。擺盡元戎大帥腔。這等好心何足道。分明是學那諸葛氣周郎。將人氣死心方快。我今是難免孤身抱恨亡。說到此間身發聳。丫環四個好驚慌。

哀聲正把娘娘勸。忽然的又有人來足步忙。却是鳴鸞同秀姐。雙雙近榻問安康。四環一見多驚。齊問多時在那廂。(白)公主見了鳴鸞。也不勝驚喜道。你還是去年同在登州失散的。我只道已被劉仙桂殺了。怎麼今日也得回來。鳴鸞坐在床上。先把被華人捉住。解到京中。蒙張老爺救了性命。留在府中。恩養半年。今年又隨著出來等語。細細說了一遍。公主道。如此你倒有好處安身。爲何又來尋我這倒運的主人。(鳴)婢女回言非別事。只因驕馬念娘娘。至於痛苦身成病。暈絕幾乎不轉陽。元帥聞知心不忍。已將告示射城牆。限於五日將城獻。可免全家喂虎狼。駙馬是惟恐娘娘還不聽。故而又著小梅香。進城苦口重相勸。伏望娘娘細付量。他既肯告示分明親筆寫。可知不是假心腸。識時務者爲英俊。順水推舟理正當。降了中華千萬好。依然姊妹又成雙。百年聚首同歡笑。比到那自己身亡在戰場。又害得駙馬悲哀陪一死。算來兩下孰爲強。(白)公主道。他是兼絕了麼。秀奴也把昨日之事。告訴一遍。又道娘娘倘有一長兩短。駙馬爺誓不獨生。公主聽了。不覺潸然淚下道。他的好心。我豈不知。怎奈天不從人。却也沒法。鳴鸞道。何謂不從人。公主道。你難道還不曉得麼。(鳴)我與他數載同居情意合。曾經立誓對三光。既然不得爲夫婦。情愿相隨嫁一郎。私進登州也爲此。豈期志了滅門殃。郭永忠又不知好歹。反肆欺凌當犬羊。結得冤仇深似海。故而寧死不投降。今生料想難重會。留待來生再補償。說罷撫心遵大哭。鳴鸞又乃勸娘娘。郭將軍雖是無情面。也只爲身任元戎奉帝王。難把私恩欺大義。故而反目在沙場。城池原是中華有。還了他們也不妨。折將損兵雖可痛。須知成敗事之常。如今他既能留手。且保平安壽命長。不看僧容看佛面。英雄度量要汪洋。前仇一概丟開手。不必斤斤再較量。就不嫁他身也罷了。無非守個活孤孀。(白)公主聽他說得情理。就呆了一回。又是一聲恨道。這些事原也罷了。(鳴)如今所恨無他事。只恨他前夜相逢把我傷。鞭打肩頭幾絕命。此仇切齒怎相忘。今朝雖只來招撫。又不差人說細詳。只把這告示一張城上射。裝腔做分忒堂皇。

這般倨傲全無理。怎叫我消釋冲天怒一腔。(自)鳴鸞笑道。說起這張告示。他爲妻子面上。千萬情分。沒奈何。方纔寫出來的。怎麼還好怪他。至於交戰之間。更是兩不相讓之時。駙馬曉得娘娘傷重。又問他討取靈丹。也毫無吝惜。已與丫環帶在此。包管醫治好了。(也)公主搖頭稱不可。你休聽信話荒唐。倘然他把陰謀用。毒藥來攻我命亡。鸞姐回言無此事。既爲元帥體堂皇。如何又好將人騙。想是靈丹絕妙方。今日快些敷好了。

明朝管許就離床。(自)說罷。就把這些藥放在杯中。將好酒調了。(也)揭開錦被觀傷處。也覺心酸泪兩行。藥醃鵝翎輕拂拭。娘娘幾日痛非常。敷完頓覺全無痛。頭目皆清遍體涼。此際心歡連讀好。既然他有這仙方。何不把妻房治。一任他爲我悲傷染病長。(自)鳴鸞道。豈有不醫。無奈駙馬犯的是心病。自言不見娘娘。病也再不會好的。娘娘既然止痛。何不決計投降。等丫環去回覆一聲。也使他放心得下。公主又想了一回道。郭永忠也限我五日。你到這等心焦。我敗到此間。三晝夜不會合眼。此刻幸而止痛。又覺力倦神疲。那裏定得出甚麼主意。且睡了一覺。醒來再講不遲。(也)鳴鸞聽他如此說。看來有三分降意。在胸腔。當時又道。誠如此。小婢還須侍榻傍。先遣秀奴回覆去。也教駙馬放愁腸。娘娘閉目點頭應。頃刻甯然入夢鄉。衆婢心歡無再說。秀奴依舊出城牆。回營備述娘娘話。氣惱雖然已略忘。痛止神安思熟睡。投降還要慢商量。(自)姊妹二人。聽了還是捉摸不定。然而無從再說。只好由他。郭殿下開知。也是按兵不動。且看他再想出甚麼主意來。只有鳴鸞在城。滿心焦躁。却又不肯十分催促。公主自痛止之後。覺得萬事俱忘。昏昏沉沉。竟睡了半日一夜。(也)直到那來朝雞唱五更殘。方始徐徐夢內還。被內翻身重脫視。鞭傷左體臂連肩。肌膚復舊消青腫。賦白溫柔不異前。此際心歡真快樂。慌忙坐起著衣衫。丫環五個齊幫襯。猶恐傷風冒了寒。服侍依然床上坐。梳頭洗臉用朝餐。娘娘雖覺身安逸。力氣全無尙軟癱。背後多將衾枕靠。口和婢女共閑談。鳴鸞又把娘娘問。玉體如今既已痊。畢章如何降也否。早些決計莫遲延。娘娘聽。鎖眉尖。半晌沉吟。

又彈 非是我聽良言甘受死 端只爲投降又有許多難 若然不嫁南京郭 駙馬身回本國間 便要改裝婚嫁過 依然撇我影形單 既不能飛揚塞外仍威武 無非是吃飯穿衣過幾春 趣味全無何所樂 較之身死尙多慚 若然竟是隨他嫁 縱使凌雲不棄嫌 我的心中終不服 因而未肯豎降幡（自鳴驚道）這些還是後事。娘娘何必這等慮他。依著丫環此時且是降了。若到回京之日駙馬自然有個主意。安放娘娘。決不至幽囚失勢便了。公主尙未答應。忽報頭日們在三堂安候。公主道。既如此待我再去與衆將官商議起來。（唱）說時便把床兒下 婢女難於再阻攔 服侍穿袍靴拔緊 絲羅束好戴銀冠 擁扶直到三堂上 衆將齊來叩首參 公主開言稱罷了 我雖身體幸平安 中華又有招降示 使我心中悶一團 欲待闖城仍拒守 只恐怕救兵不到命難全 若然竟是投降去 又恐怕貽笑雙峯張混天 一夜思量無定策 今朝又把你們傳大家商議如何好 免使身回羊觸籬 聞此語 衆番蠻 個個低頭口似鉗 心內人人原怕死 又防公主性威嚴 想來未必甘投順 誰敢當先便發言 半個時辰無一語 娘娘急躁頓金蓮 我因正事諄諄問爲甚都如噎一般 首立岑祥難退縮 方纔叉手告婢媼 小將們本是癡愚性 只曉驅馳隊伍間 智略從來心內少 况加膽怯在從前 皆因獻計諸頭目 反害娘娘敗幾番 目下誰人能定主 常防爲好又成空 算來委實無言對 還要娘娘自主專（自）公主道。我若自有主意。何必要問你們。岑祥道。既然如此。娘娘只好決之於神明的了。公主道。這倒使得。但不知此間神道何處最靈。岑祥道。小將聞得土人傳說。南門外離城三里地名柏樹村內。有一棵大柏樹。垂陰數畝。高接半天。樹上有個將軍。極其靈驗。逆之則死。順之則生。衆鄉民侍奉多年。有求必應。娘娘若要問卜。須得去問這位神明。公主道。一個樹神。那得這般靈驗。你又何以知之。岑祥道。這棵樹上。城就望見了。小將第一夜上城守禦。就望見這棵樹上。挂滿紅燈。因此動問居民。方知樹上有了神道。其後夜夜如此。可想不是虛言。公主道。若果這般。你們快些去備了祭禮。待我親自出城。（唱）莽將岑祥連答應 領同衆將下

堂前 娘娘回轉深房內 美酒葷腥概不沾 素飯完時方沐浴 重換了一身清潔好衣衫 只因力怯難乘馬 身坐輕車下了簾 看守內房留二婢 四人隨了上驪鞍 岑家兄弟衙前候 軍士還將祭禮擔 取路出城行得快 早到了鄉村一帶有人烟 岑祥望見通靈樹 吩咐停車把轡攀 公主抬頭先注目 果然見婆婆老柏勢參天 根圍粗壯從來少 樹下荒蕪不種田 凜凜風聲天日蔽 看來光景便非凡 命將祭禮先排下 衆婢方來用手攙 徐徐起 上絨單 降速真香玉手拈 三獻金樽行四禮 口將來意自通傳 姓名鄉貫並年歲 爲有疑難事一端 特叩神明來指引 敵營在北我居南 神明若道投降好 爐內香烟向北灣 若是守城爲上策 爐烟須是向南邊 娘娘祝罷抬身立 說也希奇豈偶然 頃刻微風從地起 香烟烏鳥似龍蟠 氤氳只望南邊去 驚喜娘娘頭暗顛 跪倒絨單重祝告 若然依舊守城關 只懸將寡兵糧少 大敵來時抵對難 還要懇求神力助 方能耐等救兵還 神明若肯從空佑 悵向西方再轉旋 說罷抬頭重一望 烟雲果又向西灣 此番大悅贊公主 岑氏雙雄也喜歡 拜謝一番收祭禮 滿心懷惱是鳴驚 然而不敢輕開口 上馬相隨手執鞭 簇擁歸城將日暮 岑祥又去滿城傳 不知世事諸蠻狗 竟信神明謊謬談 踴躍歡呼齊奉令 孤城守把更牢緊 娘娘回轉州衙內 夜飯完時不去眠 時值清和天氣好 滿亭月色照湘簾 重添書榻開窗坐 口飲香茶喚衆環 既是神明能護佑 我今再不顧中原 只愁駙馬難相會 以此心中常挂牽 四婢呆聽心不語 鳴驚正要勸嬋娟 忽聽得半空一陣風聲響 樹木皆鳴颯颯然 推起浮雲並黑霧 遮得個月光慘淡暗漫漫 大家只道天將雨 意欲開窗把椅搬 又聽一聲唳庭內響 渾如飛馬下長天 回頭忽見花陰下 走出戎裝將一員 金盔甲 亮光鮮 綠錦袍兒臂帶拴 凜凜身材七尺長 方方白面有三髯 昂昂按劍來階上 閃閃睛光向內觀 此際娘娘驚不小 慌忙立起眼睜圓 大聲喝道何方賊 夜靜更深到此間 莫不是敵國差來行刺者 可知道娘娘清夜未酣眠

此人聽說毫無懼。手拂長鬚帶笑言。敵國誰能飛到此。美人不用太心寒。若然問我何來歷。柏樹將軍世所傳。感你日間曾設祭。特來奉謝美嬋娟。娘娘聽說驚呆了。再把他來仔細看。果然白面精神皆有異。連忙雙膝跪羅磚。口稱既是神明降。凶吉還須示一番。但恐房帷多褻瀆。不然可請坐而談。將軍答道無妨事。舉步輕移進畫欄。便向正中交椅坐。面南背北坐端端。五名婢女多驚壞。靠壁而排木偶然。公主抬身還侍立。敬他神道體尊嚴。只聽他說道。前日汝在臨高。敗走之時。曾有神燈引道。即吾救汝之命。汝可知否。公主悚然對道。原來就是管神垂祐。彼時其實不知。又見他說道。這也罷了。今夜祈禱之事。吾已盡知。但你若要神力相扶。須依我一事。我身雖只爲神聖。愛慾之情不異凡。見你姿容生得好。風流豔麗比天仙。正堪坐我夫人位。勝嫁凡夫不值錢。因此上。駕雲烟。趁此良宵猶未殘。與你先成鴛鴦偶。來朝便把敵營盤。管教殺盡中華將。頃刻伸眉報大冤。來意說明非是歹。切休懼怯與羞慚。妖神坐上叨叨說。婢女心頭弼弼參。公主娘娘真氣殺。此時依舊膽如天。抬身上高聲吓。我道神明不假傳。所以虔誠來祭告。誰知頃刻現真原。分明是個妖怪。口出胡言放屁般。你道我速退時。哀堪侮辱。殊不知大蟲雖病性猶然。早些退去無他說。莫待我寶劍隔頭沒處鑽。妖樹聞言身立起。哈哈大笑把頭顛。將軍好意相憐愛。汝反無知出大言。既是裝腔還不肯。今宵撒手亦非難。明朝此際來相接。看你奔逃向那邊。說罷還將袍袖舉。而龐輕拂帶雲環。性如烈火蠻公主。觀此情形大不堪。左臂雖傷憑右手。驕頭就去拔龍泉。劈頭砍去無聲息。但見他一個翻身往外參。跳出庭心無影響。只有那陰風陣陣逼人寒。此時倒覺忙無據。順手將將窗戶關。退轉身軀床上坐。鳴鸞與著四丫環。方纔慢慢挨身出。一個搖頭吐舌尖。公主多時神魄定。一聲長嘆叫鳴鸞。我因誤聽岑祥話。幾致人身被鬼纏。如此妖魔容不得。明朝起早赴城南。砍倒妖樹連根掘。也免得後患遺留總不安。自鳴鸞道。此樹既是妖怪。則所占之

事不准。不知娘娘砍了他。就要決計投降爲上。公主道。砍了妖樹。自然再議投降。此時神思不寧。我要睡了。鳴鸞不敢再言。只得服侍他睡下。四個丫環心虛忒忒。擠做一堆。都在床前睡著。原來此樹作祟有年。專迷婦女。若講平常人物。見了這陣陰風。就要昏迷成病。幸虧這慕容公主。是個非常剛烈之人。只因運氣不高。惹他欺侮。然命根自在。不過發熱頭疼。睡到天明。出了一身冷汗。依舊神清氣爽。梳洗停當。就傳話出來。岑家兄弟。聽了好不驚駭。只得點齊了百名健卒。伺候娘娘。上馬同行。出城三里。又到這柏樹村下。衆兵丁各持刀斧。喝喝咄咄。周圍亂砍。那知此樹真奇快。好比銅澆鐵鑄般。任你剛刀並大斧。紛紛豎劈又橫剗。非惟不得連根倒。皮上何曾半點斑。一個時辰。毫不動。兵丁弄得手兒酸。岑家兄弟真無奈。也把狼牙鐵棒。趕上前來。齊動手。咬牙瞪目。喊聲喧。果然用盡平生力。竟被他築進狼牙九寸寬。又誰知轉眼生根。拚不動。拚得個喉中氣喘汗流肩。只能放手傍邊立。惱得娘娘口出烟。拔劍上前。還大罵。半空高舉玉尖尖。一聲響亮飛來劈。方曉真如鐵石堅。五指皆麻傷虎口。青鋒迸起落傍邊。反將一個隨身婢。砍得來額上流紅。再可憐。阿嚏連聲先退走。心如鹿撞衆兵番。人人縮頸將頭抱。又聽妖神樹上言。大笑道。你若要砍殺我。除非去問那呂洞賓。借了飛劍來。這些凡刀鈍斧。是沒用的。還不去。早些整備。二更時分。就來接你了。衆人聞言。毛骨悚然。娘娘又氣又羞。慚。回身勒馬如飛走。岑氏雙雙領衆。喪氣垂頭。跟在後。飛奔依舊進南關。娘娘退入州衙內。氣得花容似紙錢。岑端岑祥。惟嘆氣。果然倒連沒遮欄。公主定了一回神道。你們不消害怕。且去將息一回。到夜來。拚得嚴兵設備。看他能夠怎樣了我。二岑只得答應退出。公主也回進內房。鳴鸞又勸道。娘娘不要怪丫環煩碎。若要斬此妖樹。必須先服中華。公主道。降了中華。就有人斬得他了。難道呂洞賓在他營內麼。鳴鸞道。說起飛劍。郭將軍却有一口。乃是仙家傳授。專能斬怪除妖。若在陣上。放起飛劍來。殺人數萬。千里流血。娘娘若降了他。去借他的用。一用。有何難哉。公主笑道。你不知聽了誰人的亂話。他若有這般寶貝。早已殺了。

我了。還等到今日麼。鳴鶯道。這是張都督與他夫人講說。丫環聽見的。又說郭殿下因受仙師之戒。除斬妖怪怪之外。不可輕易傷人。所以上陣之時不用。若果一用。我們這些人馬禁得他甚麼來。公主道。誠然如此。你可去問他。借來與我。先斬了妖樹。然後降他。鳴鶯道。這又不妥的。娘娘若不先降。他怎肯借出這般寶貝來。公主道。他既不肯。我也不降。鳴鶯跌脚道。娘娘若再不降。晚間那怪來迎。即便怎麼好。公主大喝道。死生有命。成敗在天。我在千軍萬馬之中。被郭永忠打倒落地。也不曾死。何況這小小妖魔。怕他怎的。真會捉了我。去麼。鳴鶯哭道。打在地。虧了小王。若不然。却也難保。公主道。誠然如此。我就敵不過妖怪。少不得也有個救命的來。何必這般膽小。(唱)鳴鶯看見他如此。兩目流珠像線穿。公主歸床權歇息。夢回日影墜西山。起身慢慢穿衣服。恰好廚房進夜筵。用罷重新披挂好。身騎駿馬上城南。撇開皮椅居中坐。吩咐城頭將幾員。抖擻精神同等候。且看那妖神可敢到城前。同聲應。衆番疊。往來巡邏設備嚴。聽得樓頭交一鼓。月明如水照郊原。只因兵火流離際。城外人稀絕野煙。滿目淒涼窮寒景。幸而入夏不知寒。少停又是初更盡。漏鼓頻敲兩下連。正說妖神來與否。忽聞風起勢盤旋。人人吹得寒毛豎。遍地沙飛案索然。一陣浮雲遮皓月。大家立起細腳觀。依稀望見城南路。一隊人來有正千。衣帽旂幟都是黑。好比那烏鴉陣勢趨翻翻。號燈兩盞中央打。柏樹將軍大字懸。隱隱而來如駕霧。霎時早已到河灘。岑祥大叫妖兵到。岑瑞思量把火燃。(自)公主急止道。不可。你看這般風勢。不要又燒了自家。這是開城出戰爲妙。岑祥道。他是陰兵。怎樣與他撕打。還是閉門拒守。他自然不敢上來。正說間。又聽得下邊叫道。慕容珠可敢出來會我。公主大怒道。這妖賊恁般猖獗。你們不敢出去。待我獨自見他。說罷拔劍下城。岑祥兄弟攔阻不住。只得把吊橋放下。也跟下城來。吩咐衆軍士擂鼓助威。然後把城門開了。公主一馬過橋。只見陰兵已退去一箭之地。便大喝道。妖神何在。爲何我出來。你又不肯出來了。(唱)三句話。未說完。忽又是狂風一陣起團團。陰兵隊裏高聲吼。有一隻猛虎搖頭向外參。公主明知

妖變相 喝聲道：「怒沖冠，兜頭一劍迎將去。」那曉他利爪伸開，賽鐵鉗，一爪撲來真個猛。青鋒落地響，銀環此番公主難招架。帶轉絲繩欲退還，又誰知馬被驚慌不認路。刺斜逃走向西邊，岑家兄弟雖勇，吹寒陰風頭就眩。跌倒身軀扒不起，衆軍都怕鬼來纏。兵兵先把城門閉，抱了頭兒縮一團。柏樹妖神焉肯捨，咆哮撲地趕輝娟。娘娘急得心如醉，幸虧這千里龍駒脚力堅。馬走猶如風送葉，虎追好比箭離弦。倉皇不辨東西路，約莫奔來十里寬。回顧妖神追已近，焉能走上焰摩天。此時方覺心中悔，悔不關城助衆言。自逞英雄終是誤，屍骸瑟瑟葬荒田。平生抱負今休矣，功不成而名不全。公主正當危急處，再不料果然救命有星官。諸公試想何人物，乃是南京殿下賢。因爲招降兵不動，這一夜黃昏心內忽生煩。因而帶領何無敵，更有那楚大官人白姓男。步出營門同玩月，舒懷望景共閑談。未幾一個時辰後，忽見雲遮皓月圓。又有那刮地狂風西首到，吹得個人人發抖軟加棉。武師口內稱奇了，莫不是鬼怪乘風下九天。如玉聞言心已懼，慌忙縮去靠他肩。元戎即便抬頭望，只見那對面遙遙路一灣。有一人兒騎白馬，後隨猛虎是斑斕。雲飛電閃追奔過，身命危亡片刻間。頓覺心驚忙立起，飛魚袋內把弓拈。雕翎搭上回頭看，馬上之人已往地下顛。火速開弓飛白羽，大蟲正去把人啣。豈防一箭兜頭中，疼痛難當脊背掀。聲吼如雷逃了去，重睡舉步自趨前。三人碌亂齊跟上，來把那墜馬之人看一番。方見他細甲銀冠衣素白，蠻靴小小襯金蓮。面雖失色還堪認，竟與那敵國裙釵一樣顏。公主身軀眼綠草，心雖明白口難言。自郭殿下看了面貌，倒吃一驚。如玉凌雲，不知所措。何世威拍手笑道：「你是慕容珠阿，往常自負英雄，招降不聽。怎麼一個老虎也捉不來，倒被他趕到此間？」又是一人一騎，這些手下都到那裏去了。公主還不做聲，世威又道：「你還是跌壞了，可認得我們麼？」公主方纔答應道：「怎麼不認得？你是何世威，他是郭永忠。」世威喝道：「救了你還要呼名喚姓，公主道：「我正不知道這枝箭是那個射的。」世威道：「是我家元帥，偶在營門玩月，忽見

老虎趕著人來。所以仁心相救。不估道倒救了你。公主道。既然如此。此刻却已認清。快把刀來割了我的頭去。也不折本。說罷。坐將起來。引頸受戮。世威只看著元帥。凌雲道。若在陣上。自然狹路難容。此時他被猛虎追來。已是筋疲力盡。我若把他擒斬。倒算不得英雄。還是放他去罷。(唱)說罷。回身朝後走。娘娘反覺意茫然。思量今日何原故。如此仁心度量寬。可見招降非是假。我身一命似絲懸。出於意外逢他救。往日雖稱切骨冤。有此一端俱可解。算來順水要推船。當時便叫何無敵。令媛千金在那邊。快去請他來到此。我今有話對他談。(白)郭殿下聽說。重又立住了道。他既有話說。武師可去喚來。世威只得答應。急進後營。說知其事。假駙馬不勝驚喜。何將軍跟著就跑。趕到外邊。果見元帥。還在看月。凌霄如玉侍立兩邊。公主還坐在地上。便上前笑道。既然打獵。爲何不帶一人。又被老虎追到這個所在。公主道。若是平常老虎。原不怕他。只爲是個妖怪。所以如此。我正有句話要問。特來請你出來的。(唱)哈哈笑。何淡煙。你今既有話長篇。自然請到營中去。可曉尊夫正挂牽。也好與他先一會。免教一日似三年。若在這野田露草成何樣。男女成羣要避嫌。元帥聞言心暗笑。回身走過讓嬋娟。淡煙雙手扶他起。公主身疲力似綿。只好將身跟著走。營門將士不遮攔。直來小帳飛香在。更有宮娥一大班。相見牽衣渾似夢。人人痛哭淚珠彈。淡煙力勸方歸座。婢女烹茶送玉盤。茶罷飛香方問道。我們費得口唇乾。方能告示來招撫。又送靈丹痛已痊。何事遲疑還不決。今宵幾至喪郊原。幸而反遇仇人救。往日深仇亦可捐。如此正該投順了。休教固執命難全。娘娘嘆息還揮淚。也把那下問神明說一番。豈料妖神爲鬼祟。因而又有此波瀾。算來實是時衰敗。性命雖留總帶慚。(白)飛香驚道。原來有這等事。我却也不知。淡煙笑道。雖是妖怪不該。也由你過於任性之故。郭殿下終是個正派人。所以有了招降之舉。不殺你了。如今急速投降。還怕那柏樹精怎樣了你。(唱)公主聞言重歎息。想來也是數當然。但是我又聞婢女鳴鸞說。他有奇珍出上仙。飛劍隨身能伏怪。我身疑信尙相參。如今煩你重相問。

他若是果有奇珍在袖間。概許先行除妖樹。方信他英雄蓋世出人前。那時率衆來歸附。這纔是心腹無疑死也甘。自飛香道。若說飛劍。委實有之。只是你這般口氣。他又不是受委曲的。只怕未必肯先去斬他。還要你先獻城池爲是。公主喜道。他既真有寶劍。我也自然決意投降。至於口氣。是我生就這般。隨你們怎樣去說就是了。飛香道。既如此。再煩賢妹去說一篇來。淡煙笑道。我到做了撮合山了。一面說。走將出來。恰好郭殿下已歸後帳。解甲而坐。何世威也坐在傍邊。見了女兒。就問他在內說些甚麼。淡煙先把公主遇見妖神之事。述了一遍。凌雲不覺笑道。這般癩癩。却也虧他。只是才差些。所以到處不能強過。世威也笑道。既不肯降中國。又不肯做柏樹夫人。畢竟要待怎樣的。淡煙道。他說既受殿下活命之恩。前仇盡釋。是愿降的了。只是受了那妖神之氣。心不甘。又聞鳴驚說起。殿下有口飛劍。善能斬妖服怪。他的意思。要求殿下索性去斬了。這飛妖樹。一則與他出氣。二則使部下歸心。特央小將出來告稟。凌雲道。他既誠心納款。我之飛劍。原是專管妖邪。地方上既有這等妖孽。明日就去斬了。也替民間除害。並着他率領部下。看了再降。淡煙喜道。如此更妙。此時已交三鼓。他也不敢回城。姊姊意欲留他過夜。不知殿下許否。凌雲道。這些小事。與我無干。悉憑令姊便了。何人虎。笑盈腮。即便回身進內來。備述元戎皆允許。飛香聽說也開懷。許多婢女尤歡喜。煮茗焚香翦燭煤。服侍娘娘並駙馬。淡煙有興也相陪。此宵無暇歸床臥。直講到參橫月落五更催。內外營盤人盡起。大軍已把飯來炊。合營用罷時方卯。殿下仍差何世威。傳話慕容公主道。回家先去喚城開。說知昨夜投降意。然後再領我城南去。一回。公主聞言稱是了。又防駙馬動愁眉。便邀人虎相同去。並轡而行取路歸。話說城中諸將佐。目觀公主被妖追。誰人敢去相尋救。面面相看是歎唉。直到天明雞報曉。衆環正在哭哀哀。忽聞外面高聲叫。不用悲啼門快開。衆將登城齊一看。娘娘前走淡煙隨。推詳又是他身救。火速開城放進來。二女入城同坐定。幾員蠻將擠成堆。齊齊問候賢公主。又訴陰風刮地來。某等受傷多發抖。况兼迷目有沙灰。故而

無路相尋覓。去救娘娘脫此災。(白)公主歎道。不聽我等之言。原是我自家失算。幸喜垂危之際。又遇着了救星岑祥道。可就是小大王麼。公主便把遇著郭殿。下相救之事。細細說知。衆將官人人歡喜。就說道。既然如此。小將們是然隨主投降。再無他說。說罷。就去把這些旗上。一概貼了降字。開直了各處城門。卽解甲投戈。隨了公主出北門伺候。不多片刻。只見兩面紅旗。一羣步卒。擁著三匹馬。徐徐而來。衆將官齊齊跪下。公主只在馬上欠身。並且不肯開口。凌雲曉得心猶未服。佯若不知。吩咐他領路而走。(唱)一衆番人隨在後。只見這元戎並不戴金盔。繡巾裏髮雙龍額。箭桿藍袍玉帶垂。弓箭腰刀多不挂。只有飛劍幾人抬。兩傍夾路戎裝者。便是凌雲與世威。步卒又無刀斧執。只帶著肩挑繩索好奇哉。低聲就把軍士問。軍士回言不用猜。大樹砍翻無別用。扛回營內做柴坯。(白)衆軍士想道。竟奪得這般穩當。不要也像我們主子一般。一面思量。早到南城之外。將近柏樹村。忽又是狂風大起。走石飛沙。天日俱暗。公主嚇得回馬就跑。凌雲道。爲何又不走上去。公主道。這陣怪風。必是那妖神來了。凌雲道。如此待我見他。便了說罷。策馬上前。未及數步。早見灰沙影裏。現出一人。白面三髯。綠袍披髮。手提寶劍。站在馬前。大聲喝道。郭永忠。我與你往日無仇。近日無冤。你昨夜射我一箭。奪了慕容珠。今日又來伐我巢穴。請問我有何罪。快快講來。衆番將在後邊望了。無不戰慄。凌雲大喝道。孽障。你迷人婦女。煽惑愚民。妄爲禍福。便是罪不容誅的了。還有何說。(唱)妖神聽。總雙眉。一劍如飛照面揮。殿下側身輕讓過。還他一個掌心雷。仙傳正乙玄門法。妖怪難逃霹靂災。應手化成煙一道。隨身飄散慢雲迴。須臾風定塵沙息。依舊天清日有輝。番將遙觀心更駭。娘娘大喜放蛾眉。當先領路重前進。進了村坊將已牌。直到樹邊方立馬。中華大帥把頭抬。仰觀枝葉參雲際。俯視盤根數十圍。又有狼牙與鐵棒。雙雙築在樹中排。(白)便問道。這又是甚麼原故。公主道。這是部將岑祥岑瑞的兵器。昨日築在上面。都扯不下來。凌雲道。此時妖樹精靈已被五雷擊散。可去取了下來罷。岑家兄弟。果然走到樹邊。盡力拖扯。那知扯了多時。依舊分毫不動。只得放了手。

立在旁邊。凌雲笑道：這般沒用，必定還要我來說罷。凌雲就跑過樹邊，順手一把先拔了下來，再把那一根一擊，也落在地下。岑家兄弟看他神色不動，只像個頑耍一般，就嚇得伸了舌頭，縮不進去。凌雲又引著他們退了一箭之地。公主眼睜睜的坐在馬上，要看他這口寶劍是怎麼一個樣兒。（唱）又見他只伸右手朝天指，就有那一道金光把手隨，冲上雲霄旋又舞，好一似神龍飛下九天來。條長數丈驚人眼，果然是孽怪潛形猛獸哀。正在希奇連噴噴，早見他翻身一轉似虹垂，輕輕落下平陽地，不用將軍再指揮。繞樹齊根剛一轉，就聽得響聲好比泰山頽，可憐千載成精樹，枉有沙泥萬丈裁。頃刻之間分兩段，葉如星散嫩枝萎。身橫地上長難計，鮮血津津看者呆。這雖是劫數當然妖眼滿，也由取禍在蛾眉。通靈至寶飛虹劍，不肯輕輕便放開。就地盤旋光燦燦，輕鬆似把紙來裁。直把他砍成段段方飛起，收劍光華往舊處歸。此際妙娥如夢睡，方信得將軍實是有神威。斬妖服怪猶如此，何事驚人不可爲。若再懷疑真取死，滾鞍落馬跪塵埃。當場下拜先稱謝，更有番黎衆益材。繞住元戎齊叩首，歡聲動地響如雷。重瞳識透蠻公主，昨夜猶因勢力達。此際投誠方是實，弄兵雖是罪之魁。但看他始終不異剛強性，迴勝那紅粉無能坐內閣。劣馬收縵原可用，驅馳終有鞅韉才。（白）一轉念，忽又想著仙師贈劍之日，曾有一言說：此劍非惟斬妖除怪，並能得一佳偶。以此看來，大抵還有些夙世牽纏。因悟到數定難回，未免也冷心變熱，吩咐他好生上馬，領路回城。這些帶來軍士，自然吶喊嗚呼，扛抬樹段回營去了。公主把殿下引進城內，衆百姓也是家家結彩，戶戶焚香進了州衙。用過午飯，少不得也是查看倉庫，又釋放了這些黎民。只有三仙島的兩員頭目，舊卒五千，不能回去。岑家兄弟又是情愿隨軍，郭殿下開恩允許，仍令公主統於部下。（唱）許多出，已辦完。黃昏依舊轉營盤，元戎自入中軍帳。如玉相迎甚喜歡，衆將也無誰敢語。只有個賴皮老七氣難甘，直來後帳將身坐。老弟連呼付口喃，取笑他未及成親先懼內。又將蠻女善相留，可知不是真豪傑。到底還將美色賞，既是今朝仍滾台。

何不就省些氣力早從權。元戎因重親親誼，伴若無知免碎煩。公主淡煙同入內，飛香接見喜非凡。娘娘也把城南事，飛劍除妖訴一番。衆婢聞官俱吐舌，將軍真是活神仙。淡煙意欲將他耍，只恐他狡悍方除又變慚。因此留心熬住了，只將正話與他談。（自）正講論間，又見何世威押著軍士，扛進八隻大箱，放在地上。說道：這是主公船上的金寶。元帥得了親手加封，並不會取用半點。如今特地還了公主，也省得留在外邊。挈帶艱難，公主大喜，仍著衆丫環收了。淡煙又道：如今你既投降，還有昌化感恩二縣未曾收復，可能寫兩封書，差人送去。傳諭守將解甲投降，也免得再受殺戮。公主道：這個容易。我今夜就寫起來，但聞得頭目柴彪，前日被捉，現今未殺。索性請你去說個面情，也放了他。就把這書信著他送去。淡煙道：這個容易。我今夜說一定放他，說罷就出來對元帥說了。又道：此兩處必定投服，就是東南一帶，也沒甚能人，只有張起鵠這賊，還不見來。若要我們過海去勸他，又覺費些周折。元帥道：這也不難，只逸少預先約定，收復了各處，兵會崖州，假做不能攻破。他若得知，必然來救。等他上了岸進城後，守住要隘，不令他下海，還在陸地擒他，可不費周折了。淡煙稱善而去。次日天明，尙未拔寨。又來了一起軍餉，解官是錦衣衛經歷吳信，交納了文書。元帥又詢問京內之事，吳經歷答道：自從殿下出京，不上半月，皇上就把劉瑾、張綏赦了出來。劉瑾復掌內權，張綏實授了吏部。（唱）奸宦奸臣尤膽壯，肆行不法勝從前。旁人傳說將謀逆，私鬻刀兵件件全。天子被蒙毫末察，朝臣又不敢糾彈。看來必有非常故，宗廟朝廷不久安。元帥點頭還笑道：賊奴既敢弄威權，反謀必起何須察。所幸他黨羽雖然有衆，奸不過焦芳、張綏輩，只能詭佞亂朝廷。欲謀大事誰能濟，好一似不看風頭扯滿帆。必致連船多覆沒，煩君歸去寄吾言。朝臣百姓休驚恐，大約無過一二年。西市但觀誅逆賊，雲開依舊見青天。恭身唯唯，吳經歷領了批迴，望北還。（自）公主早已寫了兩封書信，著婢女送出來。元帥又放出柴彪，當面吩咐道：我知你頗有口才，這兩封書，著你送去。傳諭二縣守將，天兵一到，速即獻城，勿得抗違。自取殄滅。這柴彪死中得活，答應連聲，叩謝起。

來。卽刻上馬先去了。元帥又對何世威道。蠻女既降。此處已無強敵。武師可往逸少處報知此事。一則免他挂念姊姊。二則約他在崖州相會。好等張起鵠來。(鳴)教習聞言心大喜。拜辭立刻往東西。元戎拔寨仍西去。此去諸君亦了然。馬到成功無大事。何須費筆寫連篇。如今要講雙峯島。起鵠身遭妻子牽。坐守賊巢難舉動。兇心暫撤且安閑。只有那邪心雖死尤難改。日觀真家美淑娟。常在妻房身畔立。時時思想去歪纏。無如妖后真嚴緊。更有番姬日夜看。任你賊心多制度。不能下手總徒然。(自)倏忽之間。又過了兩月光景。張起鵠惡貫滿盈。這一夜睡夢之中。忽見一個金盔金甲的神將。走來說。混天王你的大運到了。明日就有人來請你。到往中華國內去做一統天子。你可打點動身。不可錯了這好機會。起鵠聽了這幾句。喜得雙脚一跳。就跳醒來。方知是個夢。却也來得奇怪。連忙推醒妻子。與他細說。蛟精駭異道。我方纔也見一個神將說。我要做皇后。正要問他。却被大王推醒。兩夢相同。實是希奇。起鵠道。以此看來。我却是個真命天子。如今決意起兵。殺進中國去罷。蛟精道。不知那明日有人來請。這句是真假如何。起鵠道。神明託夢。豈有不真之理。此時天色已明。我與你快快起來等候。(鳴)一頭說。就伸腰坐起穿衣。又束纜跨下床來。靴拔上。張神作鬼亂呼。蠻姬一衆多驚起。服侍娘娘著綉袍。梳洗剛完紅日出。忽聞外面鼓連敲。娘娘問道因何事。婢女慌忙出外跑。不一回領了羅文來報後。強徒一見說蹊蹺。你曾留守文昌縣。爲甚單身往家內逃。番將叩頭稱萬死。懷中摸出小書包。這的是慕容公主封來信。請大王與著娘娘細細聽。起鵠拆書觀一遍。又驚又喜又咆哮。(自)跌著脚道。原來郭凌雲張逸少這兩個賊子。也鑽出來了。正是天從人愿。恰好去一總報仇。這個夢來得實在靈驗。此一去必定直搗幽燕。穩做皇帝的了。蛟精此刻也信爲實。便說既然如此。快出去傳諭衆將。好打點起兵。當時就同出來。升帳坐定。傳齊了許多頭目。備道其事。恰恰那李良謀。已於數月前。老病身死。以下這些番將。都是不知天高地西。莫不踴躍奉命。蛟精又道。我們去便去。但是合島上。只有三萬兵丁。若再留一半看家。帶這一二萬去。夠得甚

麼。起鵲笑道：皇后你還要說這小意見的話兒。我既江山能坐一統，這些微海島還要他怎的。自然把合島兵馬一總帶去。那邊有這幾座城池，養著新兵舊卒，過海之後，聚攏起來，可也就夠用了。蛟精道：既然如此，目今時勢已急，不可久停。妾身今日就點一半兵將，先去救應慕容珠。大王在此收拾了滿山糧草庫藏，隨後再來救應自己的城池罷。起鵲道：娘娘既肯先去，更加妙極。我也去收拾起來。（嗚）此時合島皆聞令，點將與兵實鬧，驚動妙容真小姐，不勝之喜謝天神。慌忙來把娘娘見，懇乞仍隨婢女淘。妖后點頭相允許，當時也不話嘮叨。點齊人馬將山下，戰艦如蟻號帶飄。（白）蛟精下了大船，隨身服侍，雖有數十名婢女，其心腹得用者，止有四名。向來說是龍宮裏帶出來的，名字叫做心兒、意兒、靈兒、巧兒。（嗚）侍立隨身，爲羽翼。可知原是一班蛟，呼風吸浪爲常技，或在船頭或在梢，水族之中皆助力。只聽得風聲雷聲浪滔滔，大小舟船輕似葉。汪洋萬里水中搖，三日之間行已近。全軍雀躍笑聲高，抬頭已是崖州岸。放下風帆下了錨，（白）以先張起鵲帶來的戰船，也在其處。曉得大兵一到，守船頭口，就過來參見娘娘。蛟精問道：汝等在此，可知各處消息。頭目道：連日打探，一概得知。慕容公主降了中華郭大將軍，俺們的城池，也被副使張都督奪了五處。今日又在陵水縣攻城了。蛟精聽說公主已降，不覺大怒道：這個賤人，我們正來救他，他倒等不及，早又降了。既如此，我且先去救我的城池。但不知此處到陵水，還有多少路。頭目道：此間到陵水，旱路却有三百里，彼處不近海，船隻難進去的。蛟精道：既如此，從旱路去教便了。當下領兵上岸，先往崖州吩咐守將。大王明後日就到，你有新兵守城，把那些舊卒與我帶去。守將奉令，就把那五千番卒，並逃來的敗兵，一齊交出來，湊滿二萬。蛟精領著兼程而進，那知剛剛入境，就見一隊敗兵，號哭而來，報稱陵水縣已被張都督破了。（嗚）妖后聞言，心越怒。催軍急進，不辭勞。前行數里，天將曉。安定營燈更鼓敲，都督也知番賊到。盡將人馬共鎗刀，一齊移進城中住。解甲休兵過一宵，次日蛟精驅隊伍，逼城討戰在東郊。（白）張都督先到城上一觀，見番兵不滿二萬，就對何世威道：我先出戰。師父慢慢的

再來。當下點了二萬兵。幾員將。(唱)渾身結束將城下。開了東門過吊橋。貼對番營排陣勢。兩家戰鼓一齊敲。將軍直出旂門外。舉目先將對陣瞧。蠻將幾員分隊立。主軍却是女嫖妖。金冠子。雉雞毛。內著蟒龍錦戰袍。外穿金鎖魚鱗甲。征裙緊束小蠻腰。手提雙股龍泉劍。身跨嘶風萬里驃。面貌生來真個美。鮮花一朵畫難描。惜乎嫁作強人婦。若是生身在我朝。倒好買他爲侍妾。朝歌夜舞最逍遙。蛟精也看中華陣。塵蓋高張綉帶飄。五色旂門元帥立。金冠束髮二龍交。黃金甲。紫羅袍。勒甲絲鬃九股纏。袋內弓彎犀角靶。壺中箭插雁翎梢。坐騎龍種波斯馬。手綽三尖兩刃刀。再看面龐驚又喜。光華耀眼勝瓊瑤。不禁暗暗心中讚。果是中華人物高。勝我丈夫千百倍。分明是塊玉來雕。一生眼內何曾見。有幸相逢斷不饒。顧不得身爲皇后貴。捉他回去快心苗。後營成就風流事。那怕傍人把我嘲。想得閒懷忘了氣。盈盈笑臉啓櫻桃。(自)塵蓋下邊橫刀立馬者。可就是中華張都督麼。逸少道然也。你這婦人。想就是張起鶴的妻子。那狗賊。躲在甚麼所在。倒著妻子出來擋頭。敢是聞得張督爺來。預先嚇死了麼。蛟精笑道。休得誇口。俺在海外。便聞得你威名。連復五城。勢如破竹。只道是甚麼生劍澆就的好漢。頑鐵打就的英雄。(唱)也防部下無能敵。所以親來走一遭。見面方知傳說誤。還是個娘胎初出小兒曹。焉知上陣行兵事。倒不如早早投戈免一刀。拜認娘娘爲老母。等你那父王奪了大明朝。就把你立爲太子東宮位。倒也是福分無雙。命裏招。大笑張郎還大罵。賤人休得賣風騷。英雄是有英雄智。何須鐵打與銅澆。你若知些風與勢。早些拜伏下鞍轡。將軍或者慈心發。收作丫環侍酒肴。若不知機須出馬。好將首級送來梟。(自)那時候。張都督一馬飛去。(唱)說時已把龍駒蹶。冲出旂門便舉刀。妖婦慌忙連出陣。龍泉雙舞放光毫。兩人接住方交手。心痒難熬楚絳霄。費載高擎先縱馬。湯常率領衆英豪。爭先奮勇齊沖過。番將番兵似海潮。馬步分頭迎敵住。各人用力顯雄驍。兩邊戰鼓如雷震。風捲旂幡塞內飄。殺氣漫空天日暗。征塵蕩

深鬼神號 將軍可比離山虎 妖婦真爲出海蛟 中國兵強連將猛 番邦馬壯更人驍 兩軍大戰多時候
未見誰低那個高 練達有能何教習 領兵暗出北門抄 刺斜冲入番隊軍 吶喊聲同天地搖 全運長
鎗並大斧 逐人亂劈馬連挑 (自) 番兵正戰得出神的時候 不防蔣地裏 添出這一枝生力兵來 (也) 驚慌急急
回身轉 前面華兵又不饒 躍騎成羣冲壓過 夾攻兩路果難熬 雲時隊伍紛紛亂 架了前邊後不招
手脚倉皇難措置 人翻馬仰亂如毛 蛟精獨戰張都督 正有些兩臂酸麻力漸消 又聽後邊聲大起 自
家軍士忽呼號 情知中國生兵至 只得擺開敵將刀 勒轉絲鞭拖寶劍 如飛望著陣中跑 衆軍一見娘
娘走 碌亂跟隨急急逃 我要爭先他恐後 自相踐踏一團糟 張郎隨後驅人馬 趕殺看看五里遙 望
見番邦營已近 (自) 也怕有救兵出來 (也) 方纔立住把鎗敲 收兵緩緩回城內 部下齊將首級交 都督記
功皆候賞 投戈歇息解征袍 (自) 再說蛟精敗進營中 喘息定了 方纔計點人馬 還虧走得快 只折兵一千有餘
帶傷者倒有二千以外 頭目也少了兩員 初次交兵 就是一場大敗 這些將士 個個心寒 蛟精看得極其平淡 說你
們不須害怕 今日之敗 我非不能勝他 正是示弱之計 使他勝了一陣 必定志滿氣驕 明日再來 管取在吾掌內 你
們只要放著膽 看我活活擒他 衆將唯唯而退 蛟精吃了夜飯 帶著四個丫環 掌燈出營 詳觀地勢 恰好扎營左邊
有個小小土墩 就取些石灰 糝墩數十步 畫成大圈 又布了八卦 周圍再插幾面旂幟 擺設完成 然後進營安歇 過
了一夜 絕早起來 又着幾個妖女 上墩守陣 四個小妖 各帶草把 埋伏四邊 自己却坐在營中等候 再說張都督早
上起來 不見番兵搦戰 就對何世威道 這個婦人 竟不曉得甚麼兵法 領的兵馬又不多 所以一敗之後 就不敢來
了 我們今日須去挑戰 世威道 我聽見淡烟說過 這個妖婦 儘有些法術 你也要防備他 逸少笑道 從來說 邪不勝
正 雖有妖法 能奈我何 說罷 即帶二萬人馬 開城自出 番卒探知了 飛報進營 蛟精便著合營人馬 盡數出敵 又下
令道 華兵若至 我必詐敗而逃 你們不許驚慌 只宜力戰 倘有違令 敗回者 盡斬不赦 (自) 令完 方把陣排開 等

候無多茶一盃 恰好中華兵馬到 青春都督恃雄才 不將士卒重排陣 竟是冲鋒殺過來 妖婦相逢含
笑說 昨宵誤吃小兒虧 今朝必要將仇報 看你英雄也受災 張都督 喝賤才 昨宵雖被你逃歸 今
朝斷斷難容放 不斬伊頭人不爲 手舞鋼刀飛馬過 妖魔也把劍來揮 後邊殺上中華將 這裏番軍擁
一堆 併力相迎同混殺 搖旂吶喊鼓如雷 蛟精主意先拿定 爭鬪無多八九回 帶轉絲轆忙就走 大
呼小子敢來追 (自)逸少只估他有甚麼標槍袖箭之類 大喝道 爲何不敢把馬一磕 隨後趕來 妖怪却不進陣。
(喝)如飛反望傍邊去 逸少提刀緊緊隨 轉眼追來將一里 妖魔忽地笑盈腮 兜回坐馬輪雙劍 架住
鋼刀喚小孩 (自)你且看一看 走到甚麼所在來了 (喝)逸少聞言方注目 原來外面四周圍 約來百步餘多
廣 畫個圈兒是石灰 自己已經圈內立 當中有一土高臺 上邊幾個番妝女 手捧長幡繡帶垂 更有
皂羅旂一面 金書三字放光辉 分明寫著無門陣 不覺高聲笑起來 (自)蛟精道 甚麼好笑 逸少道 這地上
畫個灰圈 就算甚麼無門陣了 可不笑煞了人 蛟精也笑道 你莫管他灰圈不灰圈 只是陷在陣中 斷斷出去不得
的了 逸少大喝道 既能進來 爲何就不能出去 況且並無人馬 算得甚麼陣 這等法兒 只好騙那三歲孩子 蛟精道
你說沒兵馬麼 且看那邊是甚麼來了 (喝)逸少抬頭剛一望 果然人馬四邊來 東西南北依方部 四色旂
旛甲與蓋 面色生成都配合 青紅黑白好奇哉 齊齊上 把圈圍 妖婦飛身上土臺 拍劍燒符還作法
狂風驟起黑雲堆 此番大怒張都督 鳳眼圓睜倒豎眉 匹馬竟從東路走 提刀要斬陣門開 人叢殺
出年輕女 高髻雲環花滿枝 細甲青袍騎駿馬 桃花嫩臉瘦身裁 尖尖玉手長鎗舞 大叫兒郎莫想回
接住交鋒三五合 張郎刀比電掣迴 一刀砍中妖燒臂 鮮血橫流叫苦哀 撇下長鎗逃了去 將軍性
發轉神威 揮刀亂把番兵砍 草豆原非有用才 應手紛紛都跌倒 原形畢露在塵埃 (自)逸少見這砍倒
的人都變了青色草豆 便知妖邪之術 不足懼他 勒轉馬來喝道 這些人馬 已被我殺了 你這妖婦 可敢下來 蛟精

想道。這廝果然驍勇。此時還是清醒。料想捉不住他。須要把他弄到昏迷。方好下手。(唱)當時也不回言語。急急真言拍令牌。頃刻陰雲當頂罩。陣中昏暗黑如煤。眼前莫辨青和白。伸手難將五指猜。但聽得鬼哭神號聲震耳。此番都督也驚呆。東西南北渾難定。急得心如火如炊。又恐有人來暗算。手中只把寶刀揮。周圍舞轉遮人馬。妖怪點頭讚有才。(白)重又下台。再念咒語。狂風漸止。散了一半陰雲。陣中有了亮光。只不放出日色。好似傍晚光景。張都督定睛一看。只見這石灰圈上。長出一座城牆。出去不得。明知也是妖法。(唱)心無畏。膽放寬。提刀便砍這城垣。那知長得真堅厚。好比銅流鐵鑄般。連砍數刀全不動。後邊忽聽笑聲喧。回頭却是妖精到。發怒心焦不敢拔。掉轉刀鋒當頂劈。妖魔雙劍急相還。支持架格方三合。拍馬飛奔又過南。逸少大呼何處走。追來好比箭離弦。依稀十里餘多路。走進崎嶇一座山。妖怪不知何處去。路途叢雜又彎環。心中越發生焦躁。立馬徘徊四下觀。記得方纔行數里。想因出了石灰圈。但不知此山乃是何名號。奔撞追來出去難。一面思量一面望。山均望見一茅庵。想來有甚僧和道。策馬忙來叩幾鞭。有一道人門開出。蕭蕭鶴髮配童顏。欠身便把將軍問。何事戎裝到此間。逸少將言從實告。不知此處是何山。有煩指引回城路。道士聞言頓幾顛。(白)原來就是城內的張都督。小道不知得罪了。此山名爲捉虎山。離城不過十里。都督請進庵去。用一杯茶。待小道相送出山便了。若講張都督也是真仙下降。原不該受到妖怪的降魔。只因他自落紅塵。就被物欲移了根氣。縱情酒色。迷失本真。所以雖是英雄。終不免被妖邪侮弄。此時已有些神魂顛倒。辨不出是真是假。(唱)聽說有茶心便喜。果然答應下雕鞍。草堂之上將身坐。一盞香茶潤口乾。茶罷放杯重走出。龍駒不見在門前。吃驚尋覓毫無影。方是疑心被賊牽。(白)道士道。或是跑去吃草。亦未可知。都督且出山去看。說罷挽著手。領出了亂山。說一聲此間是了。都督請自去罷。逸少回轉頭來。(唱)道士忽然無影響。滿心發躁鼻生烟。猜疑不出何原故。白日青天被鬼纏。前面又無城廓在。只

有那汪洋大海水連天 心神恍惚毫無措 只得提刀到岸邊 四顧茫茫人跡少 只有那扁舟一葉泛沙灘
此時愈覺心如醉 開口連聲叫渡船 聽得船中輕答應 一人向著外邊鑽 (自)原來是個女子 立在船頭
問道。這位將軍全裝甲冑。要往那裏去的。來叫我這小船。逸少道。我在陵水縣出來失了道路。煩你渡我到城。重重
賞你。女子道。既然如此。快請下船來。(唱)這時節逸少身如夢裏浮 倉皇竟是下扁舟 提刀跨入船中去 坐
定身軀難仰頭 女子將身梢上立 一邊搖櫓轉為喉 蠻歌唱得真清脆 都督聞聲再舉眸 細看裙釵年
甚小 一窩黑髮亮如油 雙環挽就穿心髻 額上還將青絹兜 玄色短衫穿一件 長裙細襖白花綉 紅
綉半幅當胸束 三寸弓鞋曲似鉤 小口彎眉瓜子臉 腰肢嬌娜甚輕柔 側身向著船艙內 含笑還將俏
眼丟 (自)暗暗想道。這點點女子。怎麼獨自在這裏弄船。相貌倒生得動人。難道沒有父母的麼。再想忽悟道。莫非
也是妖精。不要又上了他的當。還是上岸去罷。走出後梢一望。船又直搖在大水之中。連岸也望不見了。不覺大驚
道。你這女子。到底是甚麼人。待格我到那裏去。女子聽說。就放了櫓繩。笑迷迷的答道。我實不是凡人。乃九天仙女
是也。(唱)只爲開君身有難 故而特特駕扁舟 度伊脫難成仙去 奉勸將軍不要愁 今夜且從船內住
奴家侍奉展袞襦 與君成就鴛鴦侶 也是姻緣夙世修 口內胡言身已近 千般做作賣風流 香肩斜靠
英雄體 十指尖尖頸上勾 都督看他如此樣 仙姬豈肯把人偷 必然又是邪魔黨 便罵妖嬈不識羞
劈面將他只一掌 妖姬跌去像圓球 剛剛滾落船艙內 都督追來正要揪 早見他身先跳起 提刀來砍
勇糾糾 此時空手難招架 鞘內忙將寶劍抽 妖怪看來不搭手 拖刀竟向水中投 此番氣煞張都督
頓足挺胸不依 又聽狂風天半起 聽如猛虎吼林坵 海中頃刻波濤湧 十萬長鯨水而游 冲得小船
顛又倒 蘆蓬吹去蕩悠悠 (自)張都督曉得都是些幻法。不是實境。(唱)自家况且原知水 打定心神怒也收
只在船中盤膝坐 任他顛播一時週 狂風漸息波濤靜 攔在沙灘近碼頭 又不知甚麼巖樓並海市

拚生索性去開游。捨舟挈劍重登岸。却是村坊景色幽。茅舍竹籬雞犬出。桑麻豆粟滿田疇。正當信步行將去。忽見個披髮童兒跨水牛。(自)迎着問道。尊客何來。逸少定睛一看。見這牧童頭梳雙髻。身著青衫。面白唇紅。十分妖媚。心內已是了然。便答道。我是過路的。你問我作甚。牧童笑道。若是過路的。天色要晚下來。何不到舍間暫住宿一夜。明日再行。逸少大喝道。總是一班妖黨。休得胡言。一劍砍去。牧童把身一閃。正砍在牛背之上。這牛大吼一聲。竟帶著劍。飛也似去了。(自)隨有那數十田夫同趕到。手提鐵鎚共泥鐵。大呼捉賊齊來打。都督心如沸滾油。赤手挺身來架格。拳風到處響。鐵鎚鐵器紛紛落。跌倒爬出衆。現出原形皆草豆。又是一場鬼混沒來由。(自)逸少雖不曾着傷。馬匹器械都已失去。又且尋不著路頭。好生焦躁。蛟精在台上看了。暗暗喝彩道。此人心神雖亂。膽力猶存。這些法術。弄他不倒。只得要用我的寶貝了。(自)重念咒。再敲牌。慘霧陰雲盡散開。紅日依然當頂照。張郎好比夢中回。疑神定魄重觀看。海市蜃樓化作灰。身在圈中仍未動。妖魔仗劍立泥堆。聲聲只把癡兒叫。你的英雄何在哉。枉枉奔馳多少路。因何還在陣中圍。可知跳不過娘娘掌。速速投降莫弄訣。張郎聽。怒如雷。大罵淫媚潑賤才。你若有些真本事。快些放馬下高台。將軍雖只無刀劍。還有雙拳賽鐵錘。把你妖嬈能打死。休教草豆替當災。(自)妖精笑道。好個不知時務的孩子。既然這等死不服輸。我就放出寶貝來。取你的命了。(自)說時仰面朝天上。小口輕張動玉腮。噴出腹中珠一顆。半空旋轉放光輝。大如斗斛明如月。照定張郎打下來。逸少不知真法寶。猶如看戲一般呆。那知早把眉頭中。其重千鈞不可抬。任是英雄禁不起。一聲阿呵口方開。身軀跌倒平陽地。魄散魂飛去不歸。妖后此番心大悅。飛身而下衆環隨。(自)去近一看。已是暈死了。就把他金冠除下。挂在刀頭上。馬而出。此時兩軍大戰。已有半天。勝敗未分。蛟精沖出來。舉刀大叫道。你那張都督已被我捉了。頭盔兵器都在我的手中。你們還待爭鬪些甚麼。中華兵將聽了這句。大吃一驚。再定睛一看。都認得不是假的。(自)人人嚇

得魂飛去。手脚倉皇沒主裁。不約而同齊發喊。紛紛亂竄要奔回。番兵此刻增豪氣。踴躍爭先如浪推。正所謂得勢貓兒強似虎。華兵無主更依誰。楚絳雷連聲大喝。馮能禁。一亂之間事不可爲。招架無人。逃者半。番軍乘勢又飛追。湯常二將渾無法。天幸相逢何世威。正領後軍來接應。忽見那前軍亂走喊聲哀。(白)驚問道。爲何敗了。楚絳雷答道。都督被擒。全軍大亂而走。我那裏禁止得住。世威聽說更覺吃驚。急把人馬勒住。擋著路頭。衆番將又見是生力兵來。也不敢再戰。慢慢的退回去了。(唱)其時日已將西去。教習擔壘口。嘆嘆。只得個領隊重回陵水縣。主軍一失。棄心灰。徐榮只把師尊問。何計明朝去拾歸。(白)常衝武道。等到明朝。只怕已被他殺了。楚絳雷道。這倒不妨。那妖婦前在陣前。就大有愛慕督爺之意。此時捉去。決不殺害他。逼勒做親。倒也有分。明日去救。料還不遲。何世威好生不樂。然亦無可如何。惟有閉城思算而已。再說蛟精收兵回寨。坐在帳中。看看這匹龍馬。甚是歡喜。先著小番牽去。養在後槽。衆蠻女又把張都督扛進營門。放在地下。停了半晌。漸漸醒來。睜眼一看。見身子已在番營。知道被他們捉了。也不開口。蛟精喝道。你此時怕也不怕。降也不降。逸少顧目道。既落套中。有死而已。何必多言。蛟精見衆將在傍。不便再說。只吩咐把他監禁後營。等大王來了發落。(唱)一衆小軍齊答應。連忙動手就來抬。張郎只爲肩頭痛。連累得遍體酥麻手足痠。八面威風難再使。任憑妖怪去施爲。直送到後邊一座空營帳。安放身軀亂草堆。地黑天昏無處走。淒涼獨自少人陪。妖精非是無憐惜。只爲他自逞英雄志不卑。被捉猶然如此硬。受些磨折也應該。等他曉得三分苦。方肯低頭聽指揮。這纔是妖怪心腸兒又惡。迷魂陣法賺英才。未酬錦帳風流愿。先受困圍東縛災。但不知簿上姻緣曾註否。天公可肯暗爲謀。此時端的難推度。且待我下回開場再講來。

第三十九回 爲良人美女盜奇丹 隋巧計蛟精棄陵水

前回書中。講到張都督。恃才輕敵。已被蛟精捉住。囚禁番營。何世威退入城中。與衆徒弟商議半夜。毫無計策。楚絳霄道。督爺技勇絕倫。倘且被他捉了。可知妖法利害。我們去救。也是徒然。莫若明朝待我趕到西路。報與殿下得知。若請他移兵到此。斬妖服怪。是他的拿手。怕不救了都督。斬了妖精。世威道。我也計無所出。只好如此的了。(唱)商議定。歇身軀。來朝五鼓聽啼鳥。絳霄早起忙裝束。膝上平拴兩道符。有口能言書不用。飯完正要上征途。那知天不從人愿。勿地陰雲起四隅。隱隱雷聲聞四野。一條條電影掣雲衢。拳頭雨點從空下。頃刻街坊可養魚。直打得城上兵丁難立定。渾身溼透亂奔趨。急忙撐起牛皮帳。收拾旂旛馬其車。將就大家存立住。眼觀急水漲溝渠。(白)湯常二將。猜是那妖婦。曉得我們要去請救。所以撮弄下這場雨來的。楚絳霄道。這也未必。如今芒種初交。正是要下雨時候吓。(唱)若無霖雨依時降。田內禾苗也要枯。正所謂天道流行生萬物。豈真作法是妖狐。我們只願將城守。此刻雖難上路途。早只今宵晚明日。必然雨止現金烏。那時再去非爲晚。(白)像督爺這等一個有福人。難道就真會死在妖怪手內麼。(唱)列位寬心且聽予。大衆聞言雖道善。武師只是記賢徒。昨朝料也曾傷損。所以遭擒入網羅。又想他雖只心雄並膽壯。終究是出身富貴享豐腴。身穿錦綉猶嫌硬。口喫珍珠尙道粗。偶有傷風並咳嗽。就苦得眉頭促損氣難舒。成羣僕從隨身轉。信口還將師父呼。如此榮華姣養性。怎經忽做賊營俘。縱然尙未分身首。痛苦之災可免乎。若歇三天並五日。算來難保沒疎虞。思量到此真焦躁。呆望青天手撐鬚。無奈青天偏作對。渾如倒海與翻湖。不知要到何時歇。悶得英雄氣也無。慢表城中何教習。再講那妖精得勝快心窩。朝來打點提兵出。殺盡華人喂馬騾。誰料忽然天下雨。小軍飛報急如梭。請將營寨移高阜。免致諸軍水內拖。又恐華人行毒計。囊沙決水發洪波。(白)蛟精笑道。這些小事。何必移動大營。吩咐心兒出去。好生佈置。心兒答應而出。繞着寨柵。也畫了個石灰圈。進來覆命。停了半晌。這雨越下得大了。衆番將終覺不放心。蛟精就領

他們到營門口一看。(唱)只見外邊大水將盆尺。獨有園中不異初。地白草乾無滴水。衆蠻拍手笑呵呵。娘娘有此神仙法。中國之人值幾何。烏主王爺無量福。今年穩取漢山河。(白)蛟精洋洋得意道。你們今日且去放心將息。明日再聽指揮。衆將得令而散。蛟精回到後營。吩咐四婢道。那張蠻子。已受了一日一夜的苦。你們且送些酒飯去。試試他。可有降順之意否。(唱)小妖四個同聲應。好酒連忙取一壺。把肉切來三寸闊。更兼白飯與青蔬。一程送到牢房內。聽講青年勝子都。因胆大。受災磨。身遭監禁賊人窩。肩頭傷重連心痛。一夜渾如一歲過。一日又因無飲食。憑他鐵漢也須燒。身眠草上難翻轉。正是心焦沒奈何。忽聽得啼笑之聲人進內。抬頭却見四蛟娥。手攜盞盞攪頰。走到身邊做作多。三寸弓鞋把身上踢。笑聲不止喚因徒。娘娘賞你看和酒。快起來寒飽了皮囊再受磨。說得張郎心更惱。思量開口罵蠻婆。只因呼吸皆疼痛。料想難于大喝呵。只好閉着口兒睜眼看。怒容不睬衆妖魔。(白)衆妖怪見他勇力雖消。雄心尚在。便覺有些害怕。不敢十分侮弄他。只得改口道。娘娘若我們送酒飯在此。將軍請起來。喫了再睡。或少聽罷。方纔答應道。我坐不起。怎樣喫法。衆妖笑道。令我們扶你起來便了。逸少道。桌椅全無。難道就在地上喫麼。衆妖道。桌椅雖無。我們自有個道理。說罷。就一齊坐下來。心兒從後扶起。意兒托着菜盤。靈兒捧着酒壺。巧兒執了杯筯。(唱)安排定。酒忙篩。奉勸殷勤果不差。逸少只因身負病。口中泛苦舌尖麻。菜蔬幾色全無味。猶幸香醪味頗佳。連飲數杯壺已竭。衆妖又把飯來挨。強吞半碗喉嚨咽。吩咐收回快取茶。兩妖應聲收了去。香茶熱水一齊拿。篩茶恭奉將軍口。洗面完時還代措。意欲放他重睡倒。督爺又乃喚番娃。我身生長中華內。不慣安眠在亂柴。你等既來服侍我。須將枕席另鋪排。四妖聽了迷迷笑。纔得留生口就誇。做出許多高貴品。昂昂氣概把人差。(白)殊不知認也不會認得我們。那個肯這等服侍你。逸少道。爲何就不認得。向善心兒道。你是昨日被我砍一刀的女婿。白言兒道。你是撐船的女子。向巧兒道。你是騎牛的牧童。意兒道。我又

是誰。張都督實在說不出了。三個笑道。他便是山裏的道人。可是變了相。你就不認得了。逸少道。認得不認得。都也無關緊要。你們就不肯服侍我。我也不來強求。快些走開。等我好睡。四妖又笑道。不要這般煞氣。我們還有好話兒在此。講與你聽聽。何如。（唱）你今既要身安享。何不就改換粗心學了乖。投我國。棄中華。娘娘一定喜無涯。非惟得用封官職。還要留在身邊同玩耍。我輩自然常服侍。風流快樂勝仙家。比到那不降愿作刀頭鬼。身首分離沒處埋。到底誰甘與誰苦。請你自去想胸懷。張郎已識妖魔意。且試將言騙騙他。半响停言消怒色。點頭佯做口呀呀。爲人誰不貪生命。誰肯真將死日巴。止不過恨你主人心太狠。將人弄得眼昏花。不知何物傷身體。性命將危痛轉加。差惡之心人盡有。焉能折氣跪裙釵。（白）衆妖笑道。若不用些毒手。那能夠捉得你來。你若肯投降。娘娘有妙藥。自然包管還醫好了你。逸少搖頭道。他若先醫好了我。我才肯降他。如其不然。寧可被他殺了罷。四妖聽了。不敢再言。只得同進來回覆主母。蛟精道。這個聽他不得。我若醫好他。他越發不肯降了。心兒道。若不醫好。他又不降。倘或痛死。豈不可惜。意兒道。娘娘是恐他沒有真心之故。依丫環愚見。莫若今夜就弄他進來。先成了好事。他自然就真心投服了。靈兒笑道。他痛得動也不動。做出什麼好事來。巧兒道。這也容易。若到了這裏。娘娘只要先用些手內工夫。（唱）把他痛苦先醫好。就可歡娛兩意諧。久久看他心已定。那時方可用丹砂。補其筋骨如前勇。再做將軍也不差。妖后回言雖也好。只恐怕口中還要亂胡柴。豈非羞了娘娘面。莫若心兒替了咱。先去試他從與否。我爲後轍看前車。心兒聽說。非常喜。叩謝娘娘賞美差。閒講一回。天又暗。忙點了宮燈一盞。是紅紗。（白）其時天氣溫和。軍營裏本來不用被褥。只拿了一條猩紅絨毯。走到後營。對逸少笑道。你的造化。娘娘着我來醫你。醫好之後。即速投降。逸少道。我既說明。豈肯失信。但不知怎生醫法的心兒道。不消細問。做出自知。說罷。就把草鋪鋪勻。放上了絨毯。（唱）扶過將軍重睡好。解衣服褲又寬靴。張郎只爲身難動。兩眼睜睜悉聽他。脫到一絲不着體。絨單揭起半條遮。只將兩

手相扶攬 長爪輕輕背上扒 指掌如綿溫又軟 撫摩勝勝比藥來搽 片時頓覺傷痕愈 既不酸疼也不麻 此際張郎心大喜 失聲不覺笑哈哈 果然醫得毫無痛 神效非凡手段佳 妖婢聽他言一句 登時放胆念頭歪 自有那迷魂技藝都拿出 這時候任是無情也要邪 癡至身軀難定主 忽然一想挫銀牙 妖精不比凡間女 莫爲這片晌風流誤國家 只是終須無力氣 不能動手把他叉 耐心惟有裝作睡 妖怪心中比似麻 反覆推搖頻叫喚 無如難動活屍骸 鼓聲已聽三更轉 妙絕張郎實可誇 假睡竟成真睡去 妖魔也覺力微衰 慾心化作東流水 只當今宵喫了齋 氣極翻身也閉眼 遠身而睡不來挨 一忽醒來天色已有些亮了 看看這位名公 嗚嗚然閉目如無氣 發怒抽身拔繃鞋 挽起青絲衣着好 進來細底訴根芽 原來這個張蠻子 氣力單將門面排 上陣行兵真個狠 好似一出山猛虎惡狼豺 被窩裏面毫無用 竟像那煨灶狸貓爛死蛇 踏斷尾兒頭不動 莫如綁去快哈喇 娘娘耳聽丫環說 嗷嗷低頭手刷牙 仔細思量終不信 男人那有不貪花 還是你自家沒福難消受 到底還須我對他 自心兒聽了方不敢做聲 娘娘用過早膳 又出帳一視 這雨落得更大 不覺計上心來 卽喚四婢吩咐道 外邊的水想已深了 我們趁此出去 興起波濤 先把他全軍淹沒 可不省了許多手脚麼 四婢奉命 卽時結束停當 同出營門 只見平地上已有七八寸水 衆將官都來觀看 四個小怪 鑽下水中 大妖立於水面 嗚嗚這是他出身海底技之常 遇水而興勢益狂 四小妖現了原形波內攪 愚人看不出短和長 只見霎時水漲波濤起 白浪滔天似海洋 無不稱奇並贊嘆 果然仙法世無雙 水隨妖怪妖隨水 聲似雷鳴勢莫當 頃刻之間盈四野 可憐沒了幾村坊 城中將士因天雨 正是心焦沒主張 皮帳高撐同把守 忽聽响聲一片異於常 非鏽非鼓非雷震 尤勝乎萬馬千軍出戰場 衆口稱奇朝外看 眼前一派白茫茫 原來是滔天大水從東至 已及城頭半截牆 此際不由都嚇壞 齊聲發喊鬧嚷嚷 楚絳霄說道奇了 此地非爲近海疆 天雨無多剛一日 爲何

洪水忽爲殃。徐榮猶是番人計。決水河堤用上藥。常奮武連稱都慢說。正經急在怎攔擋。何武師畢竟多能幹。喝止諸人不要慌。這一回真是妖精施法術。只消定性可隄防。(白)湯繩武道。若是妖法。自然要用狗血破他。只是那裏備辦得及。世威道。沒有狗血。人糞也是一般。吩咐衆兵道。快往百姓人家取來。潑他下去。(白)衆軍得令如飛走。百姓聞知魂也亡。淨桶端來忙奉獻。近城還有大毛坑。肩挑手撮紛紛到。就攔無多片刻長。水又比前高尺許。城門盡在水中央。諸將士。好驚惶。指點軍民手脚忙。各處亂將人糞潑。風吹撲鼻好奇香。蚊精怕糞從來說。今日施爲正春腔。四個小妖先已到。水中滋味大家嘗。登時嘔吐頭疼痛。挫了威風怎發揚。曳尾垂頭魚閉口。都到那城門脚下把身藏。(白)妖精一住。水頭也就住了。城上見水勢略定。也略覺放心。楚絳寄道。此時水色頗清。你們有好眼的。可來幫着我看看。下邊畢竟有甚麼妖物。在裏邊作禍祟。(唱)衆將軍答應齊來到。幫襯年輕楚二郎。東望西張都未見。世威眼力最高強。已經看見城門下。屈曲彎環四物長。伏在水中不敢動。滿身鱗甲映波光。似蛇有足龍無角。恰似蚊精作禍殃。指與衆人方看見。人人發惱拍胸膛。開弓搭箭齊齊射。妖怪原來聽得詳。掉尾回身舒四爪。浪頭激起響乒乓。穿梭竟是歸原路。弩箭雖多不着傷。恰遇大妖從後到。聞知越覺氣昂昂。(白)就喝他們。依舊變了人相。(唱)跟隨左右擎兵器。念起真言風更狂。腳踏波濤來得快。城頭將士正觀張。忽然。而人來到。五個妖嬈怪女娘。前面便是強賊婦。金冠雉尾綉衣裳。後邊四個年輕婢。雙柳垂環一樣妝。身上單穿紅披甲。八條玉臂舞刀槍。分明就是妖精變。弩石前來箭似蝗。妖婦手中揮寶劍。胸中念着鬼文章。紛紛矢石空投水。又有諸軍放鳥槍。那曉妖魔全不懼。大家弄得沒商量。只得又把屎糞潑。(白)這屎糞潑來。雖然潑他不着。終究水就漲不起了。(唱)妖魔也覺心焦躁。難道好空手回營削面龐。發狠齊聲朝上罵。城頭一衆狗兒郎。既然無可將人奈。何不開城早早降。屎糞潑人真可笑。饒伊潑盜總無妨。這般主意何

人出。想是卑田乞丐王。市井棍徒無賴輩。常常潑糞鬧街坊。今朝事急將來用。辱殺了中華一統大明邦。請你快些收拾起。若有那英雄好漢正堂堂。早些城上飛身下。與我娘娘戰一場。妖怪罵人真會罵。聲聲入耳賽箏簧。別人個個心中怕。噁口無言像木椿。只有世威該倒運。被他罵到不成腔。不由激起無名火。氣湧咽喉利害忘。大叫一聲如虎吼。飛身一登出城牆。三尖利刃高提起。直砍妖魔喝賤婦。(白)妖精正是揚武耀威之際。那料得果有個人跳將出來。(白)倒喫一驚幾砍中。慌忙就把劍來擋。何武師本事原高妙。就在那水面冲鋒戰女娘。妖怪心頭驚且異。看他身披鐵甲響叮噹。猶能踏水如平地。那有凡人這等強。必定也是精與怪。故而加倍把心當。小妖也是心中怯。入眼呆睜立在旁。(白)至於楚絲霄。雖然曉得水性好。不過能夠在水底裏。伏得幾日罷了。(白)若講那踏水而行全不會。誰人再敢出來幫。衆妖大戰多時候。真是雙龍攪大江。刀法如神何教習。憑他妖怪弄陰陽。終須力怯難擋抵。冷汗渾身着了慌。又想這斷真個勇。不宜竟是他傷。必須捉去招降服。正好幫扶我大王。擬打算。在胸膛。真言口中念洋洋。袖中飛出稀奇寶。軟似絲絲白似霜。捏在手中無一把。抖開不過丈餘長。有名叫做見柔索。飛在空中放白光。倏忽飄雲朝下墜。英雄此刻怎隄防。着身頃刻收來緊。纏繞周圍數十行。好像蟲投蛛網內。一任你銅澆漢子鐵金剛。千斤勇力無從使。虎入牢籠變了羊。妖后槍來拾在手。四續奪取寶刀扛。大家得意回身去。且轉營中把體面裝。大水滔滔隨怪走。雲時退盡現平陽。城頭將士人人見。好似那惡夢初醒意渺茫。水已無蹤妖沒影。滿城幸免一時亡。單軍捉去何無敵。急壞了楚二徐榮常與湯。面面相覷無理會。搥胸只有叫穹蒼。慢談此處人人急。再說那妖怪回營意氣揚。(白)衆將官迎着問道。大事如何。妖精假說道。俺家初意原要灌城。其後思量。不忍害那些百姓。所以仍縮住了。先捉得一員勇將回來。等天色暗了。再去攻城。說罷把何世威放下。自己升帳坐定。好好的問道。你這斷姓甚名誰。是何官職。既被娘

娘捉了，須速從實報來。世威此時一點也展動不得。只得答道：「俺這裏行不更名，坐不更姓。北京城裏一個何世威，也不做甚麼官職。不過是張都督的教師。你要問我則甚？」（喝）妖怪聞言，喫一驚，會記得丈夫常與我談量。北京教習何無敵，武藝精通力最強。先與他身多見好，五年從學習刀槍。後來反目成仇寇，記恨於心死不忘。若得一朝拿住了，必須砍做肉泥漿。然而我石他驍勇，恰是擎天一棟梁。殺了之時真可惜，莫如好語勸他降。當時打點諸般計，坐上抬身把笑臉裝。忙喚丫環鬆綁縛，並將交椅擺於傍。小妖應聲將案解，（自）索性連甲也卸了下來。（喝）只剩藍袍跨馬長，扶上金交身坐定。妖魔啓口敘溫涼，原來就是何師父。與我夫君張大王，向是師徒稱莫逆。止因分散不同鄉，俺家猶未知名姓。得罪多多在戰場，此刻說明真抱愧。伏祈海量要包荒，世威已喻妖精意，只得回言不敢當。若說尊夫張起鵠，與我相交還是小時光。至於長大成人日，久已成仇變面龐。招官事，捲行囊，遠遁高飛各四方。賊匪龜奴都做到，忽然南面又稱王。我身誓不將他認，他的爲人更不良。恨我之心深入骨，向來料也告妻房。今朝既已身遭縛，師弟之名再不當。速把世威梟了首，等他也好快心腸。妖魔聽了迷迷笑，足見英雄志氣昂。非是俺家不曉得，也只爲深知夫主性情剛。必有那粗心冒犯師尊處，所以成仇不合腔。若果被他親手捉，自然也要逞強梁。幸而遇俺知明白，不忍英雄屈喪亡。奉勸若能降我國，自當一力勸夫郎。冤仇解釋重和好，師父還將徒弟幫。并力同心成大事，從來富貴享安康。英雄貴在知時務，請把斯言仔細詳。教習聞言心暗笑，開言又乃告紅妝。深蒙錯愛愚頑漢，論理投降也不妨。但是中軍先在此，還該細細與他商。他如不服吾難服，他若降時我也降。（自）蛟精笑道：「這也使得。但依我想來，莫若投降的好。若必然不肯，俺只得準備囚車奉送二位到大王手內。聽他發落的了說罷，就着軍士領進後營，與張都督相見。列位，你道何世威既無損傷，妖怪爲何就肯這等寬釋他。原來這溫柔索，最是利害。將就些的人，被他捆過，就要攤軟。」

一世。即是英雄好漢。不欺一年半載。也不能復元。此時雖未軟爛。提刀挺槍。却是休想了。(喝)所以放心不用鎖。將他送進後營房。小番即便回身去。立定英雄把眼張。空營內。像馬房。又無桌椅。又無牀。一堆亂草排窩鋪。都督呆呆坐在傍。金甲紅袍何處去。隨身只剩短衣裳。一頭黑髮蓬鬆亂。損瘦了蓮花好面龐。真是無端遭困厄。不由心內好悽惶。上前正欲開言叫。都督抬頭更着忙。師父好生城內住。爲何也到這邊廂。世威嘆息將身坐。細說如何短其長。氣得張郎心也碎。一交跌倒鋪中央。武師着急連聲喚。用盡平生兩手擔。擔起多時懷內竊。依稀暈死再還陽。氣平也把前情訴。可愧妖嬈忒逞狂。生長到今十九歲。這般難實初嘗。(自)世威聽完了。不覺到笑起來道。原來有這許多奇文。實在受了大苦。然而事已如此。那裏飛得上天。我正要與你商議。(喝)勾肩附耳低聲說。何不隨機且詐降。若得同眠真便易。輕輕結果這婆娘。張郎搖首稱難也。萬惡妖魔豈不防。又有小妖爲羽翼。焉能容我試鋒芒。(自)世威道。你若肯從他。這幾個小妖。在我身上。包管調開了。你若沒有刀劍。只要騎住了他。扯着兩腿。一擲兩開。也就夠了。逸少道。一擲兩開。總要力氣去做的。(喝)我今雖只無疼痛。筋骨伸舒受了傷。兩手不能持寸鐵。半身兀自軟洋洋。焉能擲得人兒動。自把身軀送陷坑。倘被妖精纏殺了。可知做鬼沒威光。世威笑道。何多慮。起鴿身非鐵與鋼。與彼成親已數載。還能造反要謀主。你的才能更比強徒勝。平日貪花處處狂。到如今就口饒頭來送你。喫他幾日又何妨。只消等得精神復。管取成功在臥牀。若是此時單做硬。妖嬈必起毒心腸。立時斬首營門外。縱使名流萬載芳。到底算來非上策。焉能定國與安邦。(自)逸少笑道。事勢雖已如此。無奈我一個好端端的身子。娼妓且不曾嫖過。怎麼就與妖怪睡起來。縱能成功。到底是一樁缺陷。莫說別樣。只被郭老大。就要埋怨殺了。師父既有這個算計。何不自己去了結他。可不更比我了當幾倍。世威道。我這般年貌。自分做不來。所以裏勸你去。逸少道。妖怪的心性。管甚麼老少嫖娼。況且你這等人。儘也看得。他又這般好待。焉知不

愛你這幾根鬚。你若以自薦爲羞。等我薦你去。就是正笑之際。忽見四個小妖。送進酒餚來。就請師徒二人。席地而坐。飲了幾杯。心兒問道。你們商議得怎樣了。到底降不降。逸少答道。你家娘娘的好心。我也知道。降是自然降的。無奈此時力氣。還不會復。若要陪他睡。也覺其實不能。(唱)有煩回覆他知道。他若能耐着心。慢慢講章。等我數天神力健。再圖歡樂效鴛鴦。倘然性急難相待。我實難於用力撐。幸有吾師身在此。不妨先去伴娘娘。他身雖只非年少。四十纔過髮未蒼。上陣英雄不用說。攀花本領更高強。中華婦女人人愛。真是個風月場中老在行。管取娘娘心大喜。你們也好在從傍。偷塞送煖沾餘惠。勝比孤眠嘆夜長。衆女聞言俱大笑。齊聲說道好誇張。既然師父能如此。徒弟因何不像腔。見了女人眉就縐。頭兒縮向頸中藏。(自)逸少正色道。我是有了病。所以這般。若有好時。何懼之有。你們若不相信。只要去問問大王。他在遼遼國裏。靠此爲生。到底是那樣的傳授。衆妖想了一回。似乎有理。靈巧二婢。就到內營對主母說知。蛟精道。話雖不差。只可惜年華欠少。終久不甚相當。只好賞與你們用用。張鬚子却斷斷不肯饒他。你們且出去看他醉了。就扛進帳來。俺自有處置。二妖答應而出。又把他酒杯內下了迷藥。(唱)任憑海量張都督。喫了迷魂酒一觴。不覺心昏神困。頭死生患難一齊忘。倒身頭枕師尊膝。頃刻酣然入夢鄉。靈巧二妖忙動手。一頭一脚就來扛。世威此劍心驚跳。站起身來撒酒漿。兩手齊拖拖不住。被他扛了去忙忙。這邊兩妖嘻嘻笑。他去原非上法場。正與娘娘同快樂。襄王神女會高唐。你今何必空憂慮。現有相陪人一雙。教習回言且慢說。若能成就儘平常。只恐怕骨節不順娘娘意。性命交關沒抵擋。煩你二人先打聽。若是他們安穩效鴛鴦。方能使我心無慮。與你們睡到來朝日照牆。二婢回言真扯淡。這般絕世美紅妝。有何不願相從理。還要差人去應擲。說能上前來扯扯。何武師雖非道學念文章。只因老大邪魔退。任你扛扶不上場。况且心因徒弟掛。渾身失指意傍徨。鑽眉跌脚推開手。獨自盤旋繞帳房。兩個小妖真氣殺。師徒一體是戎囊。悶

身急走喃喃罵着甚來山兩眼盲 與這死因空嘆氣 莫如還去守孤孀(自)一面罵走將出來。先說靈巧二妖把逸少扛進帳內。(唱)其時已是夜昏黃 紅燭高燒香細焚 一衆蠻姬先退出 單單留下女妖精 人已到 喜盈盈 扶上胡牀仰臥身 內外衣衫都剝去 妖魔細看尙昏沈 就將一盞滄花水 先向他身臉上噴 然後自將衣服解 強挨玉體近郎君 面龐着了張都督 酒意分消漸漸醒 似覺身軀靠依崇 朦朧開口喚師尊 妖魔笑道非師父 是你尊堂嫡嫡親 逸少聞言方舉目 突然一見好心驚 厲聲便罵妖嬈婦 應聽全無是甚形 意欲推開身坐起 妖魔捺住不容行 此番急得心頭跳 難道由他做不成 幸喜下身還可動 急時須要儘平生 雙龍飛脚齊齊起 正中妖魔腹其心 顛下胡牀真痛殺 連聲呵嘖地中蹲 張郎坐起思量走 怎奈衣衫沒處尋 靈巧二娘都嚇壞 忙扶主母喚連聲 大妖此刻羞兼怒 也不穿衣再着裙 就向桌間抽寶劍 赤身趕過罵冤魂 這般不受人抬舉 必要娘娘動狠心 照定頭顱只一劍 此時任是鐵將軍 算來却也難逃命 但聽錚然響一聲 萬道紅光冲出腦 滿營照得煥然明 妖魔虎口都麻木 力乏頭眩耳亂鳴 又是一交朝後倒 小妖兩個眼兒昏 直到一杯茶後紅光散 方敢幽幽走近身 扶起娘娘重細看 眼前那有死尸靈 依然一個張都督 端坐胡牀怒目睜 此際不由心不怕 渾身發抖汗淋漓 齊齊縮向傍邊立 逸少開言喝賤人 還敢這般呆着臉 快些還了我衣襟 大妖棟樑忙揮手 速速還他送出門 二婢聞言方奉上 張郎着好下牀行 暗中不認來時路 呼喝丫環掌了燈 左右攙扶方出帳 匆匆竟轉後邊營 正逢心意回身去 一見雖知事不成 不敢開言多立住。(自)等他進帳去了。(唱)方纔結伴一齊奔 回來細問方纔事 妖婦穿衣定了神 細說其情真作怪 滿心斷送彼殘生 那知頭上紅光起 到震得兩臂酸麻虎口疼 二婢聞言俱大駭 這等說來莫非竟是一仙人 就將營禁成何用 必要飛騰上了雲 妖后回言無此理 神仙豈肯被人擒 無非命不該當絕 遇難成祥禍易深

今夜原因吾性急 明朝越要好石承 待他久久知恩德 是必傾心入我們 說罷自家方睡了 滿腔烈火
化成冰 張郎回轉平棚內 教習猶如見寶珍 歡笑相迎來道好 相攜坐下問其情 張郎備訴方纔話
可恨妖魔潑又淫 不得成姦羞髮惱 抽刀就劈使人驚 彼時我亦無招架 自料身軀兩半分 誰道平空
一聲響 紅光萬道忽飛騰 妖魔轉白翻身跌 我却全無傷半星 以此脫身重到此 看來到底命該生
故而白刃難加害 落得今宵顯偶名 教習聞言驚又喜 細思還把舌頭伸 死生固是天公註 達士從來
看得輕 只想彼時扛進去 你身竟是醉昏沈 被他剝到渾身出 曳去拖來行到行 幸是雌妖終不惡
將人弄醒再云云 倘然遇着確妖怪 順水推船事已成 然後醒來何法處 不生不死到難禁 張郎答道
誠如此 可見區區是福星 不遇男妖偏遇女 有勞師父代吹簫 苦中作樂同聲笑 此夜安眠夢裏寧
五更過 雞又鳴 雲收雨霽太陽升 妖魔急急抽身起 點了驍維一萬兵 四個小妖都結束 出發發狠
去攻城 寨中只剩三員將 守卒無多半萬零 內帳單留諸婢女 話中再表一佳人 妙容小姐隨妖后
住在營中幾日長 眼見生擒張副帥 明知就是自夫君 四名妖婢常奔走 送酒搬肴服事勤 聰慧之人
何用說 已曉得內中必定有私情 故而晚上先迴避 清早娘娘出了營 一衆嬪姬都走散 姣娥獨臥自
沈吟 日前便曉張都督 兵過瓊台復府城 數日癡心還指望 我遭賊擄定知聞 此時又值軍相遇 但
願他身破賊兵 帶我身軀回故國 也不枉當年費力兩連姻 誰知妖法真難測 破賊無功反受擒 可惜
英雄真上將 堂堂儀表正青春 一朝誤落斯人手 節敗名虧更損身 撇却君王並父母 妻兒不得再相
親 早難道世間男女皆同調 貌美傷軀確確真 想到其間悲欲咽 不由珠泪自紛紛 正當無可如何處
忽聽得帳外傳呼自己名 拭泪慌忙趨出外 原來却是一番兵 見了道你就是真妙容麼 娘娘走到半
路着我轉來吩咐你說 那兩員敵將 監在後營 須要好生供侍 丫嬪們若去服事 還要你去照看 一切不可把他

們輕慢。小姐聽了，暗暗裏歡喜道：「既然如此，目下不比當初，正是流離患難之際，倒要去看他一看的了。」（唱）當時答應稱知道，就叫同班姊妹們，美酒佳肴仍送去。師徒兩個已抬身，詳觀兩婢容非舊。教習開言問一聲（息）昨日那四個丫環，都到那裏去了？又喚你們出來，二婢答道：「那四個是娘娘貼身服侍的，今日都跟去攻城，所以喚我們出來的。」（唱）逸少聞言猶不樂，恐防妖婦破堅城。千軍萬馬俱難保，有負朝廷是怎生。想到愁煩呆袖手，杯中酒不知吞。世威雖也心中跳，又恐賢徒悶越增。強打精神反勸解，回頭又問一敘裙。你們那個能彈唱，都督跟前勸幾巡。兩婢回言都不會，另呼會者勸將軍。抽身進內忙傳話，小婢點頭說正應，便喚了五個歌姬來勸酒。自攜樂器也隨行，一同來到監房內。另設絨單遠坐身，象板輕敲和玉笛。琵琶絃索配胡琴，鶯喉宛轉歌新曲。不亞中華上國音，逸少初時不在意。聽來方覺動心神，蠻姬那曉中華樂，不免抬頭細細睜。對面兩排人六個，五人相貌只平平。一般都是蠻裝束，小袖長衣豔色新。止有一人中國扮，蟠龍寶髻玉爲簪。鬢邊也不堆花朵，水綠衫兒白絹裙。藍緞弓鞋裙底露，約來三寸竟無吝。肩瑣瑣，骨亭亭。約莫芳年近二旬，杏眼疎眉懸膽鼻。梨花粉面淡紅唇，尖尖手按梅花笛。目不邪觀耳聽聲，絕少輕浮粗俗氣。真如野鶴在雞羣，此時不覺生驚駭。放了犀杯自付論，此女形容非俗輩，更兼相熟在雙睛。分明就是真家女，被擄身隨亂賊軍。幸得相逢真可喜，料他心內也知因。只因一眼將他看，依舊呆呆不舉槍。兩個番姬都好笑，提壺只與世威斟。世威也在心中想，這個錯欵品格精，好像何方曾見過。莫非都督意中人，今朝夫婦當場會。咫尺天涯難認親，半响之間終了曲。五音六律一齊停，張郎坐上方開口。獨指東邊問美人，看你衣裝非外國。丰姿更不類貧民，必爲富室名閨秀。何故依稀在賊營，姓氏來由還記否。可能對我細言明，佳人耳聽將軍語。難道他還認不清，欲待開言通姓氏。又恐他一時性急露真情，故而不敢將言答。珠泪還從肚裏吞，逸少見他不

答對 愈加焦急問連聲 千金只是無言語 滿面愁容泪欲傾 幸見琵琶伶俐女 從傍啓口告將軍 他身原是中華產 父在瓊山作縣尊 就是今年正月裏 大王率衆破州城 見他美貌心中愛 意欲收他封貴嬪 無奈他身多福強 聲聲愿死不應承 大王到也全無法 只得將他帶了行 回到島中無數日 娘知道發愁心 將他收作隨身婢 絲竹吹彈教我們 不許大王重逼勒 此時到也甚安寧 將軍要問他姓氏 小雅爲名嫡姓真 都督聽完一席話 這場懽喜豈平平 欲將前事和他說 忽又思量住了聲 耳衆人多反不妙 莫如還當不知聞 自真小姐見他不復做聲也暗暗懽喜道 幸虧他喫緊之時 倒還有些含蓄 若一直說出來 被衆人知道 恰又不妙了 衆婢又勸了幾杯 張都督無心再飲 就着他們撤席而去 然後對師父道 這個人倒在不意中尋着了 只是怎樣救他 世威笑道 此時正所謂自顧不暇 怎麼還想救別人 且到自己脫了身 再作計較 張郎聽了惟嘆 正不知何日方能脫此身 小姐回營身坐下 默然俯首又思尋 看他今日諸行動 爲我留心頗至誠 無奈自家同受厄 焉能救拔我飛身 除非是我能先去將他救 脫了龍潭與虎坑 再領雄師平逆賊 那時救我始相應 然而此亦癡心想 目衆人多勢怎能 又沒一人幫助我 從來鷓木不成林 思量到此心如碎 百感齊來恨轉深 泪灑珍珠多一會 方纔自解再評論 常言天下無難事 只要人能用苦心 步步留神休懈怠 豈無一隙可相乘 此時何用空焦急 暫撇愁煩拭泪痕 假做閑頑隨衆女 各營走轉細觀睜 聰明本是天生就 處處端詳默記清 紅日西歸聞后轉 一班婢女盡來迎 問言可否將城破 妖后搖頭答未曾 華將雖然無勇猛 守城方法頗稱精 兵疲只得回營寨 且到明朝再理論 自不多時夜飯熟了 還來四個小妖送去 大妖一邊吃酒 就喚妙容問道 那兩員敵將可曾好的 供待他 小姐道 娘娘吩咐 怎敢有缺 蛟精道 好俺這多幾日 正要攻城 日日要你當心料理 小姐答應了 又假意問道 這兩員敵將 既然尚未投降 娘娘爲何竟不鎖禁他 是這等放手散脚 不要逃走的麼 蛟精道 他們經過了

俺的法寶氣力全無。要逃走也逃走不去的。小姐道：這幾日雖然如此。只怕平復了。還要凶起來。(白)妖婦聞言還笑道：你今尚未甚分明。我之法寶非凡妙。但是人兒着了身。饒你英雄真好漢。終身骨軟又酥筋。參茶補盡皆無效。永不還原復舊神。那得輕輕逃走去。多狡聽了更心驚。開言又叫娘娘道：如此分明是廢人。還要降他何所用。這般着意好看承。妖魔笑道：伊雖巧。終是裙釵在世塵。那曉仙家玄妙法。既然有法把人擒。自然有法將人解。他若投降助我君。我便賞他丹一粒。登時復了舊精神。還能筋骨加強壯。更比當初勝幾分。小姐聞言方暗喜。原來妙法這般靈。妾身愚魯焉知道。正所謂生死之權。手內錠。口內說時心又想。日常見一水晶瓶。內中滿放紅丹藥。說是仙家至寶珍。放在牀頭皮匣內。想來便是救其人。思量半晌天光暗。夜飯完時點了燈。自轉帳房安睡了。日長夜短又天明。(白)妖精起來。用過早膳。又打算道：昨日攻城。一者兵少。二者怕他們的紅衣大砲。所以不得成功。今日須要盡點雄兵。多帶婢女。先去壓了他們的砲。然後攻城。則無不破之理。(白)安排主見多高妙。就點蠻姬數十名。後帳之中傳秘訣。人裸體不穿棍。外邊虛罩長衣服。口念妖詞毒咒文。滿寨雄兵都帶去。只留二百守營門。內留四婢供差使。小姐從傍看得真。又喜又愁還帶急。此悉機會正相應。只是他身雖係妖邪輩。待我非常算有恩。論理不該如此做。然而若不這般行。張郎陷沒終非了。縱有王師破賊兵。那個還能相救我。依然玉石一齊焚。如今只索將心昧。且放他們出鬼門。便是娘娘查究起。無非捨此一殘生。(白)打定了主意。就差四個丫頭。去送酒飯。自己走到蚊精的寢帳之內。開了皮箱。取瓶一抖。抖出十餘粒丹藥來。又取兩張紙包。做兩處藏在身邊。爲恐一粒未必見功。須要每人與他兩粒。約莫他們已喫完了飯。就拿了一壺茶。走將出來。(白)正見那四個丫頭收盤出。更兼剩酒與殘羹。千金目觀他們去。搶步連忙入帳門。護子茶壺輕放下。上前檢手。觸深深。師徒忽見裙釵到。性急慌忙站起身。灑袖低頭同答禮。佳人未語泪先淋。含悲啓口稱都督。

何事英雄落陷坑。妾已盡知君受難。昨因人衆未言明。今朝特地來相見。更有徽詞上告君。逸少聞言心大喜。歡容回答叫敘裙。我知小姐非今日。乃是初來復府城。郡署之中曾一宿。訪之故老及遺民。幸逢婦女從頭訴。便曉佳人被賊擒。恨不登時飛過海。日常繫念每頻頻。昨宵也爲諸姬在。未敢將言細細陳。此刻方纔從實吐。正所謂天從人願幸何深。千金拭淚點頭道。舊話雖多且慢論。今日相逢雖是好。奈何天道欠公平。尊軀也落牢籠內。又被妖邪幻術侵。賤妾此來非爲別。幾丸妙藥帶隨身。敢將貴恙先醫好。然後商量出此營。說能就將丹四粒。分開兩盞把茶斟。奇香撲鼻開心竅。玉手擎盤奉二君。教習接杯忙問道。不知此藥是何名。千金非善鼓黃術。何處尋來救我們。小姐道。此丹原是娘之物。凡被法寶所傷。非此莫治。所以妾身冒死盜來。請喫下去。便知效驗了。二人聽說。連忙一口嚥下。果然纔到肚底。就覺得熱氣薰蒸。精神奮發。迥不似那軟癱的模樣了。直喜得像登了仙一般。又向小姐作禮稱謝。小姐道。此事不宜遲。趁着全軍皆出。妾身引領二位。取了馬匹鎗刀。快些去罷。師徒聽了。喜無窮。隨了裙釵出帳中。此刻內營真寂靜。寬心托胆去匆匆。兩邊帳內拿盔甲。穿戴提刀又過東。合寨兵丁都出去。馬帳之內也空空。只留青海龍駒在。一個番兒睡眼朦。對着鑼鍋方煮豆。張郎得勢就行凶。一刀先把番兒殺。頃刻屍橫血直冲。小姐嘆驚朝後退。龍駒見了主人翁。搖頭擺尾真歡喜。教習權將馬卒充。鞍轡忙來架好了。將軍回眼看姣容。自又問道。小姐還是與我們同去。還是怎樣。小姐道。若有坐騎。原可同去。無奈沒有。却不能步行。都督且請去了。再作商議。世威道。這個使不得。小姐若留在此間。性命難保。自然同了去。爲是。張郎解得師尊意。便請千金上玉驄。我等步行無所礙。一人前導一相從。千金不語回身走。激得那張郎氣滿胸。搶步前來只一把。攔腰抱住不放鬆。飛身上馬鞍鞵。小姐驚慌滿面紅。阿呀連聲難掙扎。馬蹄起處勢如風。已經直出中軍外。教習還思見一功。急向地爐燃出火。草堆點着響烘烘。霎時烈

火冲天起 滿帳烟迷黑霧濃 然後提刀奔出外 再談外面衆番戎 正當斜集軍門口 忽見紅光射九重
好像後營失了火 不勝驚駭鬧叢叢 齊齊趕進來觀看 正與將軍劈面逢 更覺驚惶齊大叫 張郎怒
發展刀鋒 光華繞處遮身體 大雪漫天彷彿同 碰着刀頭人就死 番軍魂胆盡銷銘 抱頭縮頸紛紛散
逸少身如鳥出籠 幾百番軍不在意 見他們兩邊分散路兒通 橫刀竟把營門出 衆軍猶如撲大蟲
發喊重新跑進內 那知又遇一英雄（自世威也爲要緊回去不計較這幾百個人只殺開一條血路跑出去了）
又見裏邊四個婢女亂滾出來一片聲喊只叫救火（也衆軍聽了尤其急）個個魂飛上斗宮 一半冲烟奔進
內 喊聲鼎沸破喉嚨 搬移什物撤皮帳 幸喜毫無箱與籠 一半出營拿水桶 河頭打水響了東 進來
向火連澆潑 還有的許愿求天拜祝融 慢表此間人救火 再言妖后把城攻 城頭惹惱中華將 要把紅
衣大碾轟 誰料妖魔先作法 燈籠數十打前冲 長衣脫下全身露 口內還將咒語噴 裸婦從來能壓碾
碾神一見倒威風 火燃藥線登時隱 大小皆然不見功 城下番兵齊拍手 揚威耀武一窩蜂 渡河竟
到城牆下 正所謂得勢貓兒賽虎熊 矢石交加非所懼 藤牌蓋頂曲身躬 手提鐵杵銅鎗棍 只把城門
着實冲 任是門兒堅且厚 也弄得環搖軸轉響鏗鏗 滿城正在驚惶處 來了青年都督公 望見情形心
大惱 一聲大喝似鳴鐘 腰肢挺 放青鋒 殺進圍城亂賊中 手舞鋼刀如電繞 只聽得人頭亂滾撲咚
咚 人翻馬倒無其數 血雨飛腥滿處紅 嚇得番兵魂盡落 大家不曉甚來蹤 兩員賊將來擋抵 碰着
刀頭就送終（自）蛟精正在攻城忽聽得喊聲大起不覺喫了一驚（也）勒馬回身朝外看 只見那一團光彩亮
品瑩 滾來好比風車樣 看不出身材與面容 轉眼之間身已近 連忙雙舉劍飛虹 高聲大喝攔擋住
何物東西這等凶 逸少雖聞全不理 兩邊接手正交鋒 外邊又到何無敵 撞着個倒運蠻奴叫石巨鐘
三合未完頭落頸 坐騎倒是匹好紅驄 被他扯住飛身上 腳踏連環鏡熟銅 雙手舞刀冲進去 人如猛

虎馬如龍 有人揮着皆糜爛 拉朽摧枯最發鬆 殺得番兵心膽碎 盡疑天將下虛空 避之恐晚誰能敵
雲散星飛西又東 城上諸人觀見了 也只道救兵必是郭重瞳 急於報忿諸偏將 更有多能楚二兄
開出城門來接應 吳賽彪本是寶驍雄 壞心見了妖皇后 聲吼如獅亮几洪 高舉鐵叉當背打 妖魔今
日難星逢 一交翻下金鞍馬 疼痛難熬化白虹 一躍冲天飛了去 倒把個莽夫嚇得像泥童 定神方見
張都督 大笑開言叫主公 初起還猜郭殿下 豈期都督出牢籠 貴體無恙真恭喜 教習何爺料也同
此刻諸人皆盼望 安心且請進城中 張郎答應將刀按 只爲隨身帶玉容 進了城門不住馬 竟投縣署
走匆匆(吧)吳賽彪跟着問道。這個女子是誰。可是捉住的妖怪麼。逸少又與他說知其事。此時城上人也看得明
明白白。更覺歡喜。又見番軍散漫而走。湯繩武看着衆軍。追殺了一陣。就吩咐鳴金衆將。官方纔徐徐退轉。先說張
都督到了縣署。方把真小姐放下來。畢竟是個文弱女子。怎禁得在這千軍萬馬之中。一番衝突。身上雖不曾受傷。
早已嚇死了。張都督好生着急。忙着幾個官衙人役。去領了妻小進來。親口吩咐道。快把這位小姐。扶進內衙。救醒
了。重重有賞。衆婦人齊聲答應。果然扶了小姐。直進內房。(吧)血衣脫下。歸床睡。又取溫湯一大鍾。盪起銀牙
徐灌下。輕輕拍背更搥胸。千金惡運交將退。所以在生死關頭轉一通。此刻難星過了度。悠悠魂魄轉
還宮。咽喉氣轉身軀熱。鳳眼微開心尙蒙。如醉如癡難說話。張郎一見喜溶溶。連稱有幸無妨了。吩
咐垂帷莫透風。再取香茶並薄粥。與他慢慢潤喉嚨。心安自甯能開口。此際床前休鬧烘。吩咐罷時方
立起。輕輕悄悄出房櫺。外房自有家人輩。服事除盃把甲鬆。血污征袍都脫下。重新梳洗照青銅。安
神定魄三堂坐。飲過清香茶一鍾。(自)只見一個婦人出來稟道。這位小姐已經清醒。只是神思困乏。還不能起
身。請老爺放心。就是逸少道。既然如此。你們還要好生服事。我出去走走再來。(吧)口中說。整衣衫。舉步重新出
外邊。上馬出衙城。又到 世威率衆也回還。楚絳霄以及諸偏將。解甲齊來問帥安。都督又將前後事。

從頭細說不遮瞞。說完自己哈哈笑。一體開心衆將官。口贊督爺洪福大。故而妖怪不能纏。更兼遇難成祥瑞。得救夫人脫難圍。心內還疑他隱諱。豈真見色竟無貪。張郎也把諸人慰。連日當心拒賊壘。冊上登名還給賞。其時日已墜山巖。一心記掛真家美。上馬而回到縣前。直進後堂人寂寂。竟來房內看嬋娟。這時候佳人漸漸心明白。鳳目睜開四下觀。只見自身牀上睡。牀前婦女立成班。衣裝盡是中華飾。却又全無熟面顏。半晌驚疑開口問。衆婦人小心下氣訴根源。多妓細聽方知道。好比陰司又轉還。喜氣能摧神氣爽。連忙坐起把衣穿。梳洗完成恰好張郎到。小姐抬身出位前。萬福深深重致謝。張郎喜笑動容顏。慌忙答禮開言道。我亦身軀在此關。不是慧心先救我。焉能此刻就同還。算來彼此恩相敵。更喜精神已復元。從此安心休復慮。且居此處共盤桓。賊平自必同歸去。好兒尊親骨肉圓。小姐正容低聲應。張郎此刻更心慳。雙睛睨視佳人貌。回憶京城在小園。費盡心機求一語。他身只是冷心肝。虧殺了夫人忽起仁慈性。竭力擔承結鳳鸞。又被香兒行間阻。險些拆散好姻緣。今朝不意而相遇。可也無從再避嫌。意欲殷勤談細底。忽聞堂後有人傳。自報說何武師已在書房。請督爺議事。逸少聽了。只得起身出來。動問師父有何話說。世威道也無別話。只因你鑽在內房。我想這位真小姐。雖已許配與你。然而到底不會成親。你若這等心焦。不時進去。可也旁觀不雅。所以請你出來的。逸少笑道。原來爲此。要我不進去。却也容易。只是料理却要料理他的。當夜就着家人置備。凡是閨房要用之物。一概送進內堂。嗚。婦女相陪供奔走。禍消福至美嬋娟。心中也覺多舒暢。從此深居魂夢安。閑文話。休碎煩。撇下須將緊要談。倒運妖精遭毒打。脊梁骨上痛非凡。單身脫走歸營內。只見兵丁一百寬。黑嘴烏毛如活鬼。披頭散髮衆丫環。齊來哭把娘娘訴。走了中華兩將官。臨去之時還放火。可憐艸盡燒完。蚊精一聽魂飛散。方曉城前將二員。就是我營逃出去。然而他未喫仙丹。如何氣力登時長。半晌開言喝衆嬾。你等在營因甚事。

走開竟不把他看。刀盔馬甲俱藏過。怎被他們取又穿。縱火燒糧渾不曉。明明是通同放走把誰瞞。四人嚇得魂兒落。叩首哀哀只叫冤。婢等早時將飯送。看他喫了始收盤。妙容隨即將茶去。半個時辰也未完。就聽得一片聲音從外起。冲天烈火滿營烟。慌忙趕出呼人救。別樣東西一概撇。只有糧車難去搶。及乎火熄衆兵言。方知走了中華將。若說通同實未然。白蛟精又問衆兵都說。小卒們在營門把守。忽見內營火焰冲天。連忙趕進來要救。忽見這兩個華將擋將出來。勢如猛虎。刀鋒起處。已殺了五十餘人。其實攔擋不住。只得由他走了。纔進去救火的蛟精聽了。再不明白。又問真妙容。爲何不見衆丫環嚇昏了。都說不知。有幾個眼快的軍士道。那張都督出去。馬上還帶着一個女人。剛纔救火匆忙。大家也不曾說起。若少婢女。只怕就是他。(唱)妖后聞言心頓悟。怪得道那賤人昨夜口喃喃。原來套問諸般話。今日裏必定乘空竊寶丹。救了二人同脫走。故而驍勇復如前。妖嬈賤婢何刁惡。救命之恩撇半邊。倒敢這般欺弄我。分明是個黑心肝。早知養虎反爲害。悔不將他一劍割。正所謂行了好心無好報。原是我自家失算在從前。就與那慕容潑婦皆同理。受了深恩總報冤。真個善人天不佑。從今再不好心田。妖魔氣倒中軍帳。敗後殘兵也轉還。陸續歸齊重點數。折兵五百將三員。鎗刀馬甲多亡失。還有遭傷一百寬。氣了多時也無別法。且向內帳取金丹。幸而尚未全偷去。就取溫湯下一丸。頃刻傷痕停了痛。衆軍又向火場翻。翻出那好些餘剩焦黃米。尚可支持三兩天。且煮一餐充了腹。如今再講別情端。(白)這日清早。張都督尙未回城的時候。楚絳霄因何武師被捉。自己不能脫身。又開郭殿下已至崖州。就修書一封。打發一個家將名喚呂元。往軍前請救。因恐馬行不快。腿上也扎了朱符。趕到崖州。天已近午。打聽得張起鵠已到城內。郭殿下現在城西北十里安營。尋到營門。這些軍士都是認得的。不用通報。就領了進來。(唱)中軍叩見重瞳帥。送上將軍書一函。殿下看完全心大駭。是何妖婦這般蠻。凌霄如玉同聲說。都督才情非等閒。教習驍勇尤出衆。如何失利到連番。

足知妖法非常厲。陵水危於旦夕間。殿下必須施妙法。早行解救始爲安。元戎聽。把頭點。腹內思。妖婦既然多利害。差兵遣將沒相干。若然自己移兵去。強賊身緣沒阻攔。必定又攻諸郡邑。反成失勢被他牽。必須如此並如此。方使妖魔自退還。但不知逸少而今凶與吉。當時淨手取金錢。焚香先卜文王課。卦象排成大喜權。便喚呂元吩咐道。督爺非止不傷殘。今朝便脫樊籠厄。陵水無危穩似磐。汝且外營將息去。來朝我自運機關。呂元奉令將身退。白秀昆同楚大官。又問來朝何處盪。重瞳大略指其端。二人欣喜皆稱妙。夜飯完時鼓更喧。元帥便將書寫就。凌霄收拾去安眠。來朝絕早抽身起。也把朱符腿上添。拜別元戎登大道。行來好比箭離弦。程途三百裏容易。早見番營在眼前。御首長河多樹木。陰濃綠葉可遮炎。大官人走到青松後。便把衣包放下肩。假做歐涼並解手。凌巧兒來了衆番兵。思量做飯來淘米。忽見凌霄立岸灘。戰服武巾腰束帶。身材氣宇甚雄軒。心知不是平民輩。一闕齊來打個圈。圍住英雄高喝問。是何細作膽如天。敢來這裏私窺望。要命須當老實言。楚大官人全不睬。褲腰東好抖衣衫。回身竟是提包走。白飛番軍見他。這等強頭強腦。越發猜疑怎放寬。劈手將包先奪去。齊呼捉賊鬧哄哄。紛紛動手來扯住。却被凌霄只一響。打倒兩人隨地滾。飛身撞出走如烟。衆軍大喊忙追去。那曉他脚快猶如馬一般。轉眼已經不見了。只得大家立住解衣包。白原來是舊衣幾件。曹信一封。衆番兵那裏識得這漢字。只得送進營來。說其原委。請娘娘看看。到底是甚麼書。蛟精接過來。只見正面寫着。楚二將軍手拆。背後寫着某年月日。崖州大寨封寄。就曉得是敵將所寄。連忙拆開細看。不覺老大喫了一驚。衆將官都來問道。書上寫些甚麼。娘娘這等喫驚。蛟精道。這是中華郭元帥寫的。想是這裏城內的將官。先去求救他。所以寫這封回書。說我家大王。昨日已到崖州城內。雖不會會兵。他已定了計策。三日之內。一定破城。吩咐這裏的將官。只要緊守三日。等他捉了大王。再來相救等語。可不要喫驚。衆將都呆了道。有這等事麼。大王

既到崖州。自然把滿山的糧草輜重。盡數搬在城內了。州城若破。縱使捉不住大王。却也不便這裏的城。又急切攻打不下。這便怎麼處。較精道。便爲如此。天幸今朝還被我們得着了這封書信。如今也無別法。只有卽刻收拾棄了此城。退轉崖州。與大王合兵一處。也就不怕他了。衆將都道。只有這般方好。蛟精當下就傳令。合營得知。(也)打柴造飯休遲誤。大小三軍盡飽餐。收拾滿營輜重物。少停就要拔營盤。慢言妖怪營中事。再表英雄將一員。奉主之差行了計。放心大膽進城垣。驍衛見了張都督。備述元戎說一篇。逸少閒言心甚喜。果然老大像神仙。妖魔若是將兵退。我去幫他理必然。正值廚夫排膳到。便留勇士在書軒。絳霄並有何無敵。同坐閒懷飲又談。飯罷方纔同出外。巡軍飛報在堂前。賊兵已是將營拔。大隊滔滔退往南。楚大官人拍手笑。妖魔到底是愚頑。果然墮了元戎術。好似游魚入網罟。某且回營先覆命。督爺准備莫遲延。當時打拱忙辭別。趁此紅輪未落山。二官人相送親兄出城來。督爺就把令來傳。疊軍知悉先齊備。又進私衙說一番。小姐也須同着走。零星收拾有多般。大家直到更深睡。只候天明上馬鞍。(自)楚凌霄離了陵水。一口氣走到崖州。天色還不曾暗。進帳來見了元帥。備訴張都督。果然已在城中。妖后見了書信。亦已退兵等事。元帥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午後時。那逆賊差人下書。約於明早會戰。我已允了他。汝且去將息一宵。明日好隨我出陣。凌霄答應了。自去將息不提。再說張起鵬收拾了滿山的人口貨物。渡海而來。到了崖州。盡數搬運城內。只留一員頭目。總領戰船。仍在海內安頓。自己進了城內。就曉得慕容珠已降了天朝。皇后去救陵水。郭元帥也到城外安營。十分大怒。休息了一天。就下書約戰。又把這些新收黎將。整頓一回。畢竟他曉得些兵法。分派得清清楚楚。就不比那些烏合之衆了。(也)這一夜。將就眠。四更造飯五更餐。全裝甲冑諸軍士。拱聽王爺號令傳。點了十員驍雄將。馬軍一萬賽魏貅。其時早已紅輪出。放砲三聲啓北關。出了城門行數里。遙觀塵土起漫天。原來乃是華兵到。彼此通知不亂參。各把陣圖排定了。三通鼓罷角聲喧。兩家主將同

隨陣 王子頭抬把衆觀 鐵騎成羣排雁翅 當中一隊繡旗靡 三簷曲柄黃羅傘 罩定強徒立下邊 他是居然王者樣 金盞蓋頂翅冲天 外披金甲連環鎖 內襯紅袍繡蟒蟠 花護頂 獸吞肩 掩心鏡與月同圓 紅鞵玉扣獅鷲帶 左手懸刀右插鞭 丈八鋼槍櫻似火 追風快馬錦爲鞍 規模大略還如舊 面色蒼蒼有了得 海上多年爲盜賊 愈加凶惡勝從前 賊徒也看中華陣 馬步平分隊伍聯 飛虎旗門麾蓋下 中軍大陣立端然 紅袍駿馬金盞甲 相貌分明似往年 只是當初還作將 今爲主帥更威嚴 然而我不將他怕 心內思量未發言 早見重瞳呼逆賊 當初曾記在雲南 衛熊身喪攀龍嶺 被你單身脫了圍 只道今生無處覓 豈知天網不容寬 依然自然來投到 與我重逢在此間 這纔是惡貫滿盈該絕命 從今無路再逃潛 快些出馬休觀望 好與將軍把命拚 呵呵笑 張混天 你身終是幼兒男 偶然儂倖成功績 就把英雄小觀看 俺在雲南那一載 猶然如淺水困龍蟠 自然被猷欺鯨咋魚蝦笑 徧禮蛆生苦不堪 目下幸而歸大海 神威豈比在泥潭 正當是風雲際會飛騰日 打破瓊州只幾天 萬馬千軍如刈草 沐甯老賊最刁奸 也殺得屁滾尿流逃回去 要誓明朝有甚難 你若聰明知世事 要留富貴體完全 倒戈速速投降了 海放王爺最重賢 不記從前些小惡 也把你封爲王弟做親藩 北方死在沙場上 馬蹄爲泥不下棺 還是那條門路好 早些想想自收船 元戎聽了重重怒 大罵無知草賊蠻 你本是市井博徒成甚物 敢於滿口出狂言 莫非害了風魔病 狗肺狼心盡想偏 思欲提槍先出馬 凌宵在側舉刀攔 自說道何必殿下去 侍小將先與他戰幾個合兒 說罷躍馬出陣 大叫道 草賊快來納命 張起鵝追趕沐公之時 曾與凌霄會過 雖曉得他有些本領 自己做身分 又不肯去對敵他 便對幾員新將道 你們不要呆瞧 也好出去試試手段 喝 頑徒令 衆無違 就有個黎將蒲龍搶出來 楚大官人先望見 見他頭戴白銅盔 身披鐵甲魚鱗掩 內襯青袍錦帶垂 手執銀裝鎗兩柄 坐騎踢雪馬烏雕 面如火赤鬚鬚捲 豹眼圓

睜倒豎眉。立馬先將名姓問。蒲龍生性有些獸。不聲不響如鸞唳。轟地兜頭打一鎗。楚大官人心發火。世間有這死囚呆。鋼刀一舉梟開去。掉轉身軀劈面回。兩位將軍剛接手。那邊頭目叫羅虺。挺鎗直向中華陣。這壁廂也有成龍郭指揮。手舞雙刀忙敵住。又聽得喊聲大起賽春雷。八員賊將齊冲出。都是些頭大身雄蠢惡坯。直望華兵沖突過。中華也有衆偏裨。分頭出馬來迎戰。兩陣咚咚盡鼓催。元帥此番熬不住。一聲叱咤縱神威。五花虬走如飛電。百勝槍搖刺賊懷。張起鵝。怒益腮。側身讓過把槍抬。飛來也照元戎面。兩馬相交在一堆。隨後兩軍齊殺上。渾如滾滾與潮推。真個是鴻門界上爭南北。九里山前大合圍。鐵馬金戈齊簇簇。雄兵健卒擠挨挨。施威番將擋華將。奮勇元戎鬪賊魁。喊殺之聲聞數里。神仙聽了也愁眉。交鋒還是寅初刻。直殺到日過中天挂未牌。(自)若論兩邊軍士。雖然同是一萬。然而一邊半是步卒。一邊全是馬軍。大勢看來。原也該馬軍得勝的。所幸中華步隊都是精練之兵。進退得宜。行止有法。所以並不弱于馬軍。雖然各有所傷。却還未見勝敗。至於張起鵝。本來不是郭殿下的對手。幸而娶着了這個賢慧妖精。非但不極死他。又把許多丹藥與他喫了。(也)他因此上反比從前筋骨好。依稀鐵骨與銅胎。况知殿下非凡勇。惟恐今番又倒盡。滿肚的精神都使出。鋼槍舞得好心開。蛟龍出水分明似。巨蟒鑽雲彷彿猶。大戰重曠郭殿下。約來一百有餘回。公然沒有絲毫懼。元帥心中稱怪哉。逆賊驍勇反勝昔。此時日影漸西垂。我身雖不將他怯。只恐怕軍士捱飢力也痿。莫若早休徐再議。莫教疏失損軍威。(自)打算已定。就架住槍頭。叫一聲逆賊。我與你合圍已久。勝敗未分。軍士們殺了這半天。大家也餓了。莫若各人回去休息。明日再戰何如。張起鵝此時肚裏實在也有些忍不得。就趁勢做個大方。哈哈笑道。既然如此。就暫把這顆頭借與你再喫一頓飯。明日却要早早送來。莫惹王爺動氣。說罷。各回陣後。吩咐鳴金。兩家軍將聽得鑼聲。也是緩緩而退。郭殿下回到大寨。衆將官解甲投戈。用過了飯。自去休息。再說慕容公主身在後營。打聽得兩下交兵未分勝。

負。便對飛香道。張起鵲雖然是個草賊。然而在我你面上。算得有恩。此番若送在沙場。可又是我害他的性命。我意欲寫封書札。差個頭目送去勸降。不知元帥可能許他降否。飛香道。這個逆賊。真是萬惡無窮。你既歸了中華。他也是恨你的了。還去勸他則甚。不要白討他羞辱一場。公主道。我去請了他來。如今若坐視其死。可也過意不去。勸他一勸。他若不降。我也算盡了一場心力。以後便不關我事了。飛香道。既然如此。就去勸勸也不妨。只是既在此間。沒有私下差人往敵營走動之理。須要去請了令來。公主道。這個自然。又對淡烟道。你是慣與元帥講話的。煩你再說一聲。淡烟笑道。從前是爲你。所以費盡了舌頭。如今你要救人。還想我去討乏趣麼。公主道。我就自己去。原也不難。只是一個人。自覺沒趣。如今就是央你同去走走。還待我自家告稟何如。嗚哈哈笑。女英豪。既然專心爲賊毛。我便將身同你去。但不知元戎可肯把他饒。當時舉步分前後。直出中軍不用抄。却好元戎歸後帳。看齊靜半燭高燒。案前不免同行禮。王子抬頭見二妓。便問出來何處事。淡烟只把妹兒瞞。賢公主。啓櫻桃。細把來由說一遭。起鵲若能同納款。也省得一番辛苦費兵刀。伏祈殿下從寬許。俺自差人出力招。元帥聞言心暗想。你纔留得命根牢。癡心又想把他人救。可見裙釵智不高。幸喜那逆賊斷然無聽理。我今樂得不拘橋。待伊自取三分辱。也把肝腸冷一條。想罷忖然稱有理。此奴若肯順天朝。我身也省多周折。事不宜遲早去招。公主聞言心大喜。當時告別轉身跑。凌雲如玉從傍聽。盡曉他身疏木梢。何淡姑娘心亦解。當時同進後堂寮。飛香問妹歸何速。莫是凌雲不肯饒。一笑淡烟呼姊姊。若然我去總徒勞。幸虧扯了他同去。畢竟生成面目姣。不費精神剛數語。南京殿下更蹊蹶。聲聲入耳毫無厭。滿面冰霜立刻消。笑口權容親許允。絕不似從前做作太矜驕。已飛香道。這也罷了。只不知張起鵲肯降不肯降。淡烟道。元帥尙且肯聽。何況於這個野賊。必定手到成功。公主道。你這死囚開口就不是好話。我此時權且讓你。只把冷眼兒看着。少不得也有出些破綻來。那時也由我慢慢的作耍。說罷。就喚丫環。捧着茶碗。鋪

幾磨墨。闕論長篇。足足寫到一更時候。大抵不過開陳利害。力勸投降。免貽後悔之意。(唱)寫完封固方歸寢。五更天明又一朝。便喚柴彪親喝呀。柴彪奉命上鞍轡。營門直出來城下。對了門軍打話高。這一日天氣陰霾無日色。濃雲密布雨星飄。因此上賊王不作交鋒計。只在城頭望四郊。聽得門軍來跪稟。思量不濟甚根苗。便呼帶進三仙將。不免低頭又曲腰。起鴛開言先喝問。你家公主太情柔。既然背約降中國。與我王爺已絕交。還有何言來對我。柴彪立起手雙操。口稱現有書兒在。奉請王爺貴目瞧。說罷恭身忙奉上。賊因接了看愈條。稱呼不改還如舊。試且開函標一瞧。從頭起。念滔滔。念完不覺氣沖霄。氣完忽又朝天想。大笑連稱我已知。這是那中國元戎王義弟。昨宵陣上脫身逃。明知我的軍威壯。不敢重來把戰挑。所以差他爲說客。虛言好比嚇兒曹。殊不知他爲婦女楊花性。見了男人魂就消。因。此上廉恥全無投了去。王爺豈比賤妖嬈。饒他恐嚇胡言騙。氣概軒昂不動搖。論理要將來使斬。又恐他不明白等心焦。如今姑免伊身死。待我親將御筆標。幾句回書須帶去。與他看看也逍遙。柴彪聽好心焦。忍氣無言像木雕。立在旁邊不敢動。賊頭身坐在城凹。喚一個小軍捧過文房具。滿灘銀硃在兔毫。就把來書批數語。自誇押韻最才高。原封交付柴彪手。還說你造化無窮免吃力。番將吞聲忙告別。城門上馬過長橋。如飛奔到中華寨。氣喘聲嘶冷汗澆。元帥開言先動問。柴彪只是把頭搖。連稱不濟真無用。小將幾乎送賊巢。一紙原書批在此。看來不得好開交。(白)說罷就送上書來。郭殿下展開一看。原來在書背後寫着十數句道。

慕容賤婢。忘恩負義。背約投降。還來放屁。上等英雄。混天皇帝。國富兵強。拔山蓋世。豈比婦人。無謀喪志。明日戰場。刀槍銳利。攻破華營。反掌之易。賊婢無能。斷難逃避。生擒不殺。罰爲營妓。賞與衆軍。方消我氣。

(白)元帥看了。倒覺好笑。就着小軍進去。傳喚慕容公主。來看張起鵠的回書。(唱)公主娘娘忙答應。此番不

把淡烟邀 單身竟出中軍帳 先問柴彪怎樣了 番將回言休說起 受他一等罵嘮叨 也難細對娘娘述

且看他自己稱尊的御筆標 公主聞言心甚駭 走來案側向東朝 尖尖玉手將書取 細看猶如喫一刀

滿面通紅羞變怒 登時扯做廿來條 厲聲大罵無知賊 不識高低是草包 他既這般誇大口 我身更

不等明朝 此時即便提兵出 且與他賭賽輸贏那個高 說罷回身將要走 元戎止道莫咆哮 此賊原是

無人性 作亂多年背本朝 既是勸降他不聽 從前情誼盡勾銷 此時若再單身出 他比伊家力更饒

勢必交鋒反失利 莫須還是等來朝 率兵助戰隨吾往 縱是難將賊首梟 也可無虞而得勝 還能簿上

記功勞 娘娘聽了元戎話 半晌方纔怒氣消 默默無言回後寨 碎書丟向火中燒 飛香知道無言語

何淡烟也罵強徒萬惡刁 待我明朝幫你去 拿他砍做肉泥糝 慢談這裏營中話 再說強徒意氣驕 打

發柴彪身去後 自稱自贊擺搖搖 用完午飯將天望 漸漸時明日正高 忽見軍士報道 娘娘統領大兵

已到城外了 起鴿大喜道 如此那張逸少 必定已被殺了 當時開了西門 接進皇后兵馬 安頓一處 蛟精自進州衙

與丈夫一同坐定 起鴿問道 娘娘與那小張斷殺 勝敗如何 蛟精便說 自到陵水 三戰皆捷 捉了師徒兩個 囚在後

營 只因要緊攻城 誰料還被他逃了 起鴿跌足道 這就是娘娘失算 這兩個本是我的仇人 捉住了原就該殺了 怎

麼留着他 蛟精道 因是大王的仇敵 所以打算索性破了城 送來與大王細細處治 也不再估到就會逃走 想是他

們命不該死 所以這般懊悔也無益 起鴿道 這也罷了 既然攻城未破 正是要緊之時 娘娘為何又退兵到此 蛟精

道 你們還不曉得麼 又把前日得着郭元帥的密書之事 說了一遍 爲此我特地趕來的 起鴿聽了 也是喫驚道

原來如此 但不知他們要用甚麼計較 蛟精道 這却不知 所幸我已到來 也就不怕他了 且看他施出甚麼計來

(唱) 起鴿點頭連道是 也把那慕容公主下書招 從頭告訴賢妻子 妖精連稱主意高 這等賤人該痛罵

賊頭眼看衆妖怪 忽然又問真家女 蛟后深心會使刁 只說被華將行凶搶了去 遮瞞竊藥這根苗

強徒聽了連聲嘆。頓足垂頭把耳摸。妖婦知他心裏恨。懣容解勸莫心焦。他身在此原無用。譬若從前已死就開交。你若星必要嬾妃充下陳。現有這四名婢女養花蛟。不妨權且先收用。我決不喫醋拈酸把氣淘。強賊聽妻言幾句。幾乎一樂赴陰曹。正當拱手連稱謝。來了個頭目名爲伍彥超。自上前稟道。小將留守此城。招軍的時候。就知道城南三十里虬龍山中有個寨主。姓孟名興國。生子四人。俱有萬夫莫敵當之勇。手下也有三萬黎兵。獨霸一方。官兵不敢勦捕。小將曾送禮物去招他。適值孟寨主有病。受了禮物。應許病好之時。必來相助。此時已領了二萬人馬。現在城南求見大王。還是留他不留他。起鵠喜道。既有勇將來投。豈有不收之理。你快去領他進來。(唱)連聲應。伍彥超。當時帶馬上鞍韉。出城引進黎峒主。父子相同走一淘。直進州衙堂上面。黎奴雖有力雄曉。貪淫劫掠爲長技。見識從來不甚高。因爲從前得軍賄。就把那混天王認作大英豪。上堂覲下朝王禮。千歲三呼不敢驕。起鵠連聲稱少禮。又呼侍卒擺金交。齊齊圍在旁邊坐。父子偷睛往上瞧。見了妖精容貌美。分明是幅畫圖描。仙姬玉女渾無二。驚喜非常心內條。(自)張起鵠最會批評人物。口裏雖與他們攀談。眼睛也觀看。你道這孟興國。怎生模樣。(唱)只見他裝金面色帶兜鍪。兩道濃眉曲似鉤。豹眼橫生獅子鼻。紅鬚一部捲如虬。粗臂膊。闊肩頭。八尺身軀似水牛。年紀問來剛五十。雖然夏去已交秋。聲音響啞精神旺。本事應知定不低。長子如龍次如虎。三名如豹四如彪。如龍滿面荷花記。如虎尊容似黑貓。如豹生成灰色臉。一般的身長體壯勇超。若非惡煞從空下。定是魔王出世遊。只有如彪生得好。年纔十四髮披頭。面如紫玉無斑點。眼似寒星光彩流。鼻直口方眉又黑。身材小巧養猿猴。全然不類兄和父。倒像他人把種留。(自)忍不住就問道。你那三個孩兒。雖然面色各別。精神眉眼。恰纔有些相同。爲何獨有這一個。竟生得另出一家。絲毫不像。敢是過繼來的麼。孟興國欠身道。主公好眼力。他實是隨着母來的。所以面貌絕不相同。起鵠笑道。原來如此。孩子倒也生得可人。只是年紀還少。那裏就

會交鋒打仗麼。孟興國道：年紀雖小，氣力倒也有些。在小將原不肯帶他出來。無奈他性情強，偏要跟着來的。起鵝道：也是他有志氣。俺到喜他。如今就點他做個貼身侍衛。庶幾比那些將士還安逸些。孟興國便叫兒子謝恩。起鵝大喜。就封孟興國爲兵馬大元帥。三子皆封將軍。並賜金銀綵緞等物。父子五人拜謝而受。蛟精又說：如今人馬共有七萬有餘。須往城外扎營。與華兵對敵。起鵝道：正該如此。悉聽娘娘分撥便了。蛟精只點三萬雄兵。與孟興國帶來的滾成五萬。移營出城。餘下頭目幾員。二萬餘步卒。守着城頭。又恐敵將來攻。預先指授了幾條方略。然後自己出城而去。這一日恰好張都督也到了大寨來。兄弟相見。姊弟重逢。姑嫂聚會。自有一番熱鬧。只是交兵之際。無暇細談。兩處合來。想本有中華兵八萬。更兼番卒是新收。共成九萬餘人馬。旗幟如雲。五色浮。營按九宮分部位。刀槍劍戟與戈矛。光芒耀眼如林列。果然是人見心寒。鬼見愁。一衆裙釵居後寨。重圍保護。自無憂。一宵無話。休多講。又聽金雞唱曉籌。早飯方完。軍士報。敵營炮响發龍驤。元戎點首稱知道。便點精兵一萬壽。大將六員俱出戰。又推賢弟去當頭。自淡烟與公主聽得。兩家大會。果然也跟了出來。公主身邊。又帶着岑祥岑瑞。共成十將隨都督。號炮三聲震斗牛。出寨里餘排陣勢。重騎身跨五花虬。自爲押後監行伍。手執紅旗上土邱。自陣勢排完。賊兵方到。張起鵝原領着三萬人。一路行來。已擺就了長蛇之勢。相遇華兵方立住。當方出馬賊徒因。旗門望見張都督。大笑哈哈兩手悠。高叫一聲張逸少。我和你別來不覺五年秋。恭喜你身材到也多長大。可怒你面貌如前尚不邱。聞得你日前身居陵水縣。被我家娘娘捉住鎖咽喉。不知用甚歪心術。脫了圈兒往外溜。虎口餘生真大幸。就應該早些縮退自優游。如何還敢把王爺見。必定要了頭兒纔罷休。張都督叫死囚。休得要耀武揚威與兜兜。可知你的賢妻子。把我師徒兩個像。合意情濃親釋放。今朝約定到崖州。要應外合把烏龜捉。你若自料殘生難保留。速速將身扒出洞。何苦的神號鬼叫在陰溝。口中說着催開馬。手起刀來砍頭。逆賊閃身。

輕讓過 交還劈面使蛇矛 一個是行凶殺瀆強盜 恨恨之聲想報仇 一個是挂印專征真虎將 英雄
氣概望封侯 這一個刀來只照強人頂 那一個槍去常穿敵將喉 槍起處雨打梨花光閃閃 刀落處風飄
瑞雪響嗖嗖 槍如白蟒翻銀浪 刀似青獅滾綉球 師弟師兄同一藝 三番相遇怎干休 真個是棋逢敵
手難分解 馬到坡心不自由 大戰沙場三十合 未知誰劣與誰優 (自)孟興國看了一回。就對四個兒子
道。那中華元帥年紀雖輕。武藝倒便也不愧。俺們快出陣。他陣脚好立個頭功。(唱)齊聲應 衆兒郎 興國當先
出戰場 大斧開山雙手舞 要來沖陣助主張 崩門底下何無敵 看見這番奴大又長 想必有些真本事
橫刀躍馬就來搗 孟興國 氣昂昂 不問人名瞎逞強 一斧兜頭來得重 三尖刀架响叮噹 陣前接
住方交手 性急年輕猛四郎 一馬如飛沖殺過 楚絳霄一見笑聲揚 這點孩兒也要來尋死 畫戟忙揮
架住槍 殺在右邊空闊處 兩軍吶喊助威光 又聽得 鼓咚咚 賊軍殺出孟如龍 年方三十當強壯
手舞鋼刀號劈風 這裏將軍常奮武 提鞭接住兩交鋒 又來如虎並如豹 一樣年輕性格凶 一使月牙
鎗鐵鎗 一輪雙鋼菜花銅 這邊也有雙英俊 郭七將軍湯建功 兩馬並驅迎住了 楚凌霄原去戰蒲龍
何人虎 慕容珠 更有岑家二莽夫 眼若元戎旗號轉 兵分兩翼向前趨 夾攻左右從傍入 鬚鬚長
蛇大陣圍 此際賊軍無大將 陣心殺出四番奴 名爲海福並山壽 一喚蒙圭一蘭狐 捉對成雙迎敵將
我兵奮勇奪前驅 賊兵雖衆因中斷 蛇腹穿通勢已無 進退艱難掌掣肘 自相踐踏送身軀 淡烟戟
刺蒙圭喪 公主雙刀斬蘭狐 山海二人心膽怯 拖刀敗走保頭顱 岑祥岑瑞皆驍勇 一對裙釵膽更粗
賊將雖多誰敢敵 被他們橫冲直撞大聲呼 彎刀宛似風飄雪 畫戟渾如龍搶珠 更有狼牙雙鐵棒
風聲到處血模糊 賊兵大亂無頭腦 強者相迎命早烏 弱者魂消惟有走 拋戈棄甲滿長途 可憐一座
長蛇陣 三萬雄兵何益乎 轉眼之間分四段 倒好像火燒黃鱗與鱉魚 (自)張起鵠殺得出神。那曉得後邊

之事。郭元帥立在高處。恰望得分明。恐怕賊營中有生力兵來接應。就着白無雙領了幾個家將。直到陣前。高聲傳令道。賊兵已敗。衆將軍不必貪功。好好的退轉去罷。四人聽了。方纔領着衆兵。仍分兩翼而出。賊兵此時。已是七零八落。沒命的逃走。那裏還敢來阻攔。淡烟等率領衆兵。仍回舊處。(唱)元戎身立高岡看。起鵠驍兵與衆殊。便令岑祥與岑瑞。去將都督共幫扶。二岑得令如飛去。相助青春勝子都。人虎將軍也縱馬。來幫老父鬪黎奴。張起鵠雖然力比當年勝。單戰將軍便不輸。怎經得兩將添來三戰一。自思若要強支吾。必然白把頭兒送。趁早揮槍力尙餘。格過鋼刀攔鐵棒。鞍韉一座驢能駒。驀然跳出圈兒外。大惱張郎罵匹夫。岑氏弟兄齊叫喊。一同放馬趕強徒。孟興國殺不過何無敵。正有些手脚慌忙氣喘吁。豈料淡烟從側到兜頭。一戟响呼呼。還虧我在金盔上。(自)盔也打落下來。頭上也擦傷了一塊。(唱)只嚇得魂膽飄搖骨盡酥。阿啞一聲頭拜倒。何武師眼光一錯路糊塗。被他鑽過鋼刀口。拍馬奔逃去似梭。人虎將軍隨後趕。世威勒馬笑哈哈。回觀五對將軍戰。(自)那四對恰是對手。(唱)只有山東楚二哥。倒被他披髮蠻兒殺敗了。逃回本陣戟橫拖。心中不覺稱奇異。小小孩童力倒多。正在思量他已到。一槍手起刺心窩。(自)世威把刀架住說。叫聲孩子。你姓甚名誰。且報明了。再講斷殺。小將道。俺叫孟如虎。你問了便怎麼。兜面一槍刺來。(唱)世威閃過輪刀砍。好似蒼蠅鬪烏雞。交手方纔三四合。忽聞陣後大敲鑼。衆將軍雖有冲天志。耳聽金聲沒奈何。只好齊齊丟敵將。跑回本陣罷干戈。孟家兄弟齊空手。定了精神把眼瞓。不見父親並起鵠。(自)連軍士也沒個影兒。方曉得已被華兵殺敗。(唱)一腔勇氣盡消磨。慌忙同了蒲龍走。意興蕭條不比初。(唱)姊弟二人與岑祥岑瑞。追不着張孟二賊。只得也退了回來。郭元帥收兵回寨。計點人馬。不少一人。淡烟與公主。斬了兩員敵將。部下共獻首級二千。只有楚綠霄伏地待罪。元帥曉得他本事平常。也就寬恕過了。何世威道。這個蠻兒。倒很是來得。小可意欲捉住他。因聽得鳴金。只得放他去了。成龍道。這個孩子。相貌也生得不差。師父

要捉住他，可是又想他做徒弟了。世威道：「經着你總是默話，逸少道：「不要睬他。我與師父講正經話，張起鵠的「本事竟與當初不同。我與他鬪了多時，竟勝他不得。師父可曉得是甚麼緣故？何世威道：「這却我也不知，只怕還是你不會用心之故。不然他已是三十來歲的人，又且酒色無度，不會軟弱，也就是造化了。那裏還會強猛起來？」元帥道：「我便不解。那日我與他交手，也覺比前倒凶了幾分。以後相逢，大家都要小心爲上。講論一同，各人卸了盔甲，歇息不提。再說張起鵠敗轉營中，衆將官及殘敗兵馬陸續而到，計點損失，折兵二千有餘，帶傷者尚有一千以外。頭目少了兩個，孟興國又不見了金盞，好生着惱道：「我與元帥都被他們兩三個夾攻，敗了也還有說。至於軍士，我們有三萬，他們只好一萬來人，怎麼也會這般大敗？喝罵這幾個頭目道：「想必是你們不肯用力之故。衆頭目嚇得戰戰兢兢，惟有叩頭謝罪而已。蛟精勸道：「大王不消氣惱，這些凡人的陣圖，總是有破法的，所以勝則爲幸，敗亦平常。今夜待我去擺出一個奇妙之陣，也只要幾員守將，一萬兵了。」（唱）外邊看，原不奇，內中玄妙有精微。若然不把華兵敗，悉聽諸人笑我低。起鵠聞言心大悅，此時紅日已沈西。晚餐用過黃昏到，妖怪抽身換了衣。靈巧二嬭隨左右，諸般法寶袖中攜。又帶了蠻姬數十兵三百，來到營前空地基。架木爲樓兼掘窖，周圍布蓋用心機。此宵不得回營宿，留下心兒與意見。陪伴主人同榻睡，淫徒快極感賢妻。五更過雞又啼，一輪紅日透成池。妖魔布置多停當，又點了一萬雄兵賽虎貔。指點周圍排了陣，果然此陣世間稀。（白）其時兩營相距，不過十里之遙，雖亂時光，村坊都踰做了平地。一望去沒甚阻隔，這邊放炮吹角的擺陣。中華營內早已得知，郭殿下仍點一萬馬軍，自爲前部，張督爺改做押後，浩蕩而來。（唱）兩軍相近抬頭看，番陣疎疎兵馬稀。外像看來如缺月，並無曲折與逶迤。爲什麼上邊一片陰雲罩，黑氣漫空事可疑。必有妖邪爲主陣，當時說與衆人知。（白）衆將官口中雖答應，眼前却看不出甚麼來。（唱）沙場立住人和馬，戰鼓頻敲哨喊聲。對面番兵毫不動，但聞畫角響低低。旂門一將飄然出，不是男人是女兒。觀打扮，更稀。

奇 芙蓉冠子翠青絲 外穿鶴氅玄青色 內襯鵝黃百蝶衣 廣袖羅襪不帶甲 絲條五色豎長鬚 白裙
 百褶翻銀浪 花袖弓鞋二寸餘 春風面賽出芙蓉 柳葉蛾眉畫不如 媚眼橫波光欲射 朱唇淡淡掩紅
 犀 坐騎一匹桃花馬 五彩裝鞍錦障泥 玉手玲瓏渾玉琢 雙提寶劍號雄雌 輕盈態度風中燕 嬌娜
 身材楊柳枝 怒氣全無含笑臉 勾人魂魄死誰知 此時若遇貪花輩 未及交鋒就要軟四肢 幸喜相逢
 郭殿下一觀不用再思維 厲聲便把妖魔喝 你可是萬惡無窮反賊的妻 妖婦眼觀心暗想 此人一派
 好威儀 看來猶勝張都督 但不知內裏如何可受欺 按定心神兜住馬 輕輕開口笑迷迷 (自己想你就是
 郭永忠了。既然認得娘娘。何不早早下馬。元帥驥目道。休得忘廉喪恥。既是妖婦。喫我一槍。 (馬)口中喝 槍就提
 不由分說刺妖姬 妖姬胆大毫無畏 閃過身軀劍也飛 平賊將軍催坐馬 展開槍法縱腰肢 槍槍只
 奔妖精面 可笑妖精心想疑 自道操人真老手 安排鐵網候熊羆 手中雖舞龍泉劍 並不傷情盡力施
 架格遮欄如戲耍 還將俏眼遞情兒 重瞳越發心中惱 恨不得將他兩半撕 元帥妖魔場上戰 衆將
 軍看得眼迷離 (白)郭成龍對師父道。你們說他相像慕容珠。我看他比慕容珠更好。天下有這等女子。管他甚麼
 妖精不妖精。能夠與他睡一夜。也是福氣。可笑張逸少。爲何偏要逃了回來。世威笑道。若講相貌。究竟與慕容珠不
 相上下。只是慕容珠上到戰場。滿面都是殺氣。不像他這樣妖嬈。所以覺得不如了。你既這等愛他。今日就等他捉
 了去。一世不回來。何如衆將聽了。人人失笑。楚凌霄道。上陣交鋒。不是說混話的時候。元帥既戰住了這妖婦。料也
 不要人幫。我們不去冲陣。待怎的。當奮武道。楚兄說得有理。我們快些去冲。當下六員戰將當先。一萬雄兵在後。潮
 推浪湧。殺將過來。番陣裏沒有將官。只有衆軍士迎敵。 (馬)當前一隊旗籐牌 隨後刀槍密似麻 擒住中華兵
 與將 殺聲大震起灰沙 人雜踏 馬交加 畫角頻吹鼓亂搗 外面正當喧鬧處 陣中殺出一姣娃 青
 絲挽就雙雙髻 鬢畔斜簪兩朵花 不挂征袍並細鏡 短衫一領把上身遮 下身更沒裙和褲 兩腿光光

在馬上跨 相貌妖嬈身嬌娜 尖尖玉手劍雙拿 劈頭撞着了湯繩武 喝問淫媾發賤娃 做這賊形把誰
魔鈍 銀槍一轉刺胸懷 女董仗劍忙迎住 劈面交還豈讓他 一個是中國英雄名將種 銀槍出手滾龍
蛇 一個是番邦變幻妖精女 寶劍遮身映彩霞 我用心來他着意 男人伶俐女尤乖 交鋒十有餘回合
賤婢佯輸口不誇 帶馬如飛跑入陣 將軍也放鐵蹄騶 趕進來乃是空空地 (皂當)中有一座將臺 (皂
插着許多五色旂幡風內斜 正要抬頭觀仔細 忽聞聲噪似鳥鴉 女兵數十台傍出 粉面油頭相貌歪
一般的紅背心兒身上套 精光下體只穿鞋 步行右手持刀劍 左手搖旗盡黑沙 出相奇形難着眼 分
明是一羣活鬼進中華 團團裏住湯千戶 任你英雄手段佳 被這些妖氣沖來經不起 只覺得手忙脚亂
眼昏花 東邊殺到西邊去 南首還投北首又 只是牢牢無出路 猶如羊首觸籬笆 守台還有妖嬈女
抓一把香灰白似沙 撒下台前攢七竅 將軍今日中妖邪 心昏氣塞渾身軟 跌下鞍轡仰面翻 女卒上
前拿住了 剝除盔甲但留靴 娘娘早上會吩咐 捉住之人刀慢加 台下有坑深且闊 將他推下像生埋
外邊殺得真高興 那曉將軍已被拿 (皂)靈兒捉了華將就乘馬上臺對巧兒道外邊還有幾個將官你再出
去引他們進來我在台上助你巧兒答應下台上馬而去高聲叫道那個賊將還敢進我陣來郭成龍合當倒運
(皂)聽了這一聲嬌翠好咽喉 馬上連忙掉轉頭 見一個女將沖來奇打鬚 頭梳雙髻亮如油 紅綾帕
肚皮兜 翠羽雲肩彩色浮 褊體肌膚如白雪 衣裙不着最風流 弓鞋踏着連環鏡 手舞長槍不怕羞
惹得成龍疑氣發 思量定要把他揪 刺斜一馬忙沖過 妖婢揮槍把眼丟 交手方纔三四合 楚絳霄看
得攪搜搜 手輪畫戟忙來助 不提裙釵總不休 妖婢實然難抵敵 慌忙撥馬往陣中溜 二人大喝同追
趕 一隊英雄在後頭 跟了將軍俱入陣 那妖姬台上展雙眸 (皂)看見人多了恐怕小術無用就拔起這面
主陣的氤氳吐霧皂羅旂 向台外連展幾下衆女卒也把手內的皂旂亂搖 (皂)一霎時狂風大起陰雲罩 紅日

無光天地幽 滿陣昏昏如夜黑 神號鬼哭鬧愁愁 這回驚了中華將 方信妖魔有毒謀 急急回身尋出路 女兵關住不能由 二人奮勇齊冲散 數百兵丁盡虎彪 作怪不知何道理 就像那打牆惡鬼弄翻猴 殺來殺去多時節 力怯心慌冷汗流 四方八面都走到 縱然難出這圈兒 心慌便覺神昏亂 恍惚身如夢裏浮 地北天南都不曉 妖魔方把皂旂收 (自) 又取一段香木點着了 指着台下把氣一吹 就有一道青烟奇香 直直射到中華人的面前 這就叫做迷魂香了 (唱) 郭老七鼻聞香氣心先醉 手脚麻木兵器丟 任是魁梧雄健體 一堆軟下像蠅螞 女兵吶喊忙擒住 (自) 衆軍士也就七顛八倒的跌下來 楚絳霄還不曾十分聞着 (唱) 嚇得心如沸滾油 人到極來拚了命 一聲大叫震荒邱 雙睛出火渾身迸 夾緊鞍韉拜倒了頭 畫戟高擎朝外擡 擡番一個粉骷髏 龍駒一躍騰空出 好像魚兒脫釣鉤 (自) 此時楚絳霄等還在外邊廝殺 若講那一萬番兵 原經不起那幾員大將 無奈借了這些妖氣 就出奇勇猛起來 一座陣圍 竟像銅牆鐵壁 中華兵非但不能攻破 倒傷損了好些 蛟精與郭殿下戰了多時 抵敵不住 撥馬而走 郭殿下那裏肯捨 隨後趕來 妖怪走進陣去 楚絳霄恰好出來 忙促之時 擦肩過去了 絳霄迎着凌雲 極聲喊道 元帥進去不得 元帥勒馬道 這是爲何 絳霄搖頭道 好利害妖法 走進去就跌倒了 快些傳令退了兵罷 元帥聽了 也覺喫驚道 既然如此 你速到張都督處傳令鳴金 絳霄連忙跑去 見了督爺 說知其事 逸少大駭 就着軍士鳴金 何世威等聽得金聲 遂徐徐引兵而退 郭殿下自爲殿後 衆番兵也不敢來追 回到營中 六個將官 只剩了四個 楚絳霄又連陣中之事 元帥道 此是妖術 湯將軍也必定被拿了 不知性命如何 計點兵了 也折了三百開外 好生納悶 一時却也無可奈何 再說妖怪敗進陣中 指望郭元帥也來上當 那知等了半日 非但元帥不見 連兵馬都退去了 只得把這些殺死的華兵 拖出陣外 盔甲器械 收拾一邊 看看這兩個將軍 年紀雖小 相貌却也平常 便對兩個小妖道 也看你們勞碌一番 賞與你們用用罷 只是中華人性格不好 切不可去寬放他們 用過幾天 還等他死了 就是二婢女連聲答應 蛟精又上

馬回營。對張起鵠誇說。殺敗華兵。生擒二將。明日還要請大王出去。看我捉住了郭永忠纔罷。(唱)強徒聽說喜無疑。立命營中備酒卮。夫婦慶功相對飲。兩名妖婢坐東西。姣妻美妾真非愧。受享風流不算低。誰料賊徒還未足。因見這如彪小將猛家兒。雖無宋玉潘安貌。也有玲瓏悅目姿。番國從無如此貌。賊心一見便懷私。故而點作隨身將。喫了三杯醉眼迷。看見他按劍低頭身侍立。就喚他也來吃酒共遊嬉。蛟精也是將他愛。小將心中尚不知。飲得開懷忘忌憚。猜拳行令盡橫飛。席終方命如彪退。夫婦依然共榻眠。靈巧二妖留陣內。移燈取酒下沙泥。與兩個中華男子同酣飲。一對名公着了迷。雖曉妖精多利害。無如見色總難辭。此時不顧青和白。且是開懷當了妻。徹夜歡娛如夢境。朝來睡到像僵屍。二妖得趣抽身出。台上梳頭洗面皮。恰好那起鵠三妖俱進陣。商量又要弄玄虛。(白)夫妻二人坐在台上。先焚起一爐迷魂香。然後心兒意見。同往華營叫戰。恰好這一日。公主與淡烟來見元帥。同聲稟道。今日若去打陣。某等愿作前鋒。凌霄道。妖法迷人。本帥還無有破陣之法。二位不可造次。淡烟道。便爲聞得妖法利害。俺們一夜想來。那些精赤婦人。只好迷惑男子。俺們却同是女的。可也不怕他。元帥一想。却也有理。便道。既然如此。二位今日且領本部番兵。先去一試。若果不受迷惑。明日再作主張。只是也要小心爲上。有人答應。就領了十員番將。健卒五千。先自去了。元帥又點楚絳霄。常奮武。爲二隊。也領了五千馬卒。又有一隊噴筒。何武帥爲後隊。也領五千步卒。乃是一半火鎗。一半弩弓。這都是防備妖法之用。(唱)大軍三隊滔滔出。路遇妖魔早探知。飛報陣中妖后瞭。蛟精聽了自尋思。他們兵衆吾兵寡。衆寡相懸戰不宜。莫若今朝單用法。免教士卒受他欺。當時吩咐諸軍道。你們且在營門看是非。擂鼓助威休出陣。看吾只在一週時。管教大敗中華將。不費張弓箭一枝。軍士齊齊稱得令。蛟精又帶四妖娘。一同出馬門前立。遠望征塵日色迷。轉眼之間頭隊到。怪哉一派白旌旂。慕容兩字明明寫。口不開言暗暗思。難道是主帥無謀能將少。故而殺出慕容珠。我今正是將他

恨。沒巧相逢恰中機。腹內思量身不動。再說那慕容公主領熊羆。賊軍已近抬頭望。人馬無多值甚奇。便把自兵停住了。蛟精看見已無疑。連忙拍馬先冲出。手內還將寶劍提。(白)大喝道。我道是中國裏甚麼大將。領着兵來。原來是你這沒廉恥的賤人。來做甚麼。公主見他開口就罵。也是怒道。好潑賤。俺只爲與你相好在。前所以寫書相勸。你那丈夫不知好歹。反把俺羞辱一場。今日之來。不爲取你首級。還做甚麼。(吧)蛟精聽。怒滿頤。大罵妖嬈沒臉皮。打仗交鋒都慢講。你今日聽我言詞。可記得上年相會三仙島。我只爲要解冤仇心善慈。與你認親姊妹。兩家和好有年餘。不知你因何把着中華犯。黑地昏天害了爹。真弄得國破家亡身被擄。殘兵奔告我王爺。因至成。把兵提。過海親來搭救伊。奪了瓊州分一半。又曾立誓對神祇。這般待你非爲薄。實指望唇齒相連永不離。那曉得我的夫君剛轉背。仍被那中華殺得膽魂飛。城池幾座輕輕送。縮頭而逃滾屁尿。這還是無力無才也罷了。(白)最可怪的是。(吧)既然請救送音書。難道這十天五日都難耐。又不是馬盡兵消食已無。請得救兵將入境。自家早又豎降旗。背盟竟去投中國。殺父之仇渺不思。今見我來又不愧。領兵尙敢作前驅。公然竟是中華將。且問你所嫁親夫在那方。想是你預先謀殺了。已與那郭家蠻子做夫妻。因此上出頭捨命相幫襯。廉恥全然沒半些。在你便自道光輝增百倍。我看來分明一等賤東西。國亡家破渾無怨。屈膝從人作賤微。立在陽間真可愧。莫如早早赴陰司。還免得萬人唾罵千人笑。父在黃泉少哭啼。妖怪罵來真刻毒。言言徹骨透心脾。娘娘被罵冲天火。粉面翻來亦似碓。也是厲聲回口罵。奸刁潑賤慢噴蛆。既然利口來差我。怎不問心問自家。見了中華男子面。爲甚麼專專陣上就調嬉。生擒又不將他斬。留在營中爲甚因。這便是養漢婆娘偏賣嘴。當人豈啻自稱奇。若然真是英雄將。早早輪刀放坐騎。與俺當場拚一戰。做一個我生你死永分離。話猶未畢雙刀砍。妖婦擋開劍又飛。兩馬交頭場上轉。三軍擂鼓喊聲齊。(白)何將軍惟恐裙釵失手舞。

動那方天畫戟，（也）縱馬登場來助戰。那邊妖婢喚心兒，輪槍出馬忙迎敵。更有靈兒與巧兒，各舞雙刀同出馬。這邊也有勇蠻黎，岑家兄弟高聲喊。四手同輪鐵蒺藜，按住雙雙妖與怪。又有個三仙頭目滿耶溪，也來幫助娘娘戰。那壁前還有妖精一意兒，拍馬沖來擋住了。雙槍並舉沒高低，這時候十乘戰馬沙場上。黃土堆中滾鐵蹄，兩陣軍兵呆着看。這場賭關果然奇，三仙公主雙拳后。一樣妓容世所稀，若不是兩色衣裳同坐馬。神仙莫可辨妍媸，一個是金冠金甲猩紅襖。一個銀甲銀冠白戰衣，這一個寶劍揮來如電掣。那一個慧刀使處雪花飛，年彷彿。態依稀。一對昭君馬上騎。這一個着露天桃皎面目。那一個臨風弱柳嫩腰肢。一個是榴花映日紅妝豔，一個是雪裏寒梅粉素姿。這一個好比姮娥離月殿。那一個猶如玉女下瑤池。外邊姿色雖全美，內裏心腸總不慈。一個罵負義忘恩歪潑賤，一個罵刁萬惡怪狐狸。一個想登時捉去割成醬，一個想頃刻拿來剝盡皮。這邊的刀去不留情半點，那邊的劍來那肯讓毫釐。這真叫從來世事多反覆，恩變爲仇是變非。大戰沙場三十合，一時尙未見雄雌。（也）此時三隊已到，楚絳霄見頭隊立着不動，策馬上前仔細一看，方知是戰將不是戰兵。又看這六員女將，都生得態度鮮妍，光華奪目，不覺看得呆了，也不想上去幫。倒是那七員番將，焦躁起來，柴彪說他們雖不用兵，俺們現在有將交鋒打仗之際，那裏還好依理而行。莫若一齊出去幫助娘娘殺了那妖婦，就可大事完了。（也）番蠻主意安排定，抖擻精神坐馬提。叱咤一聲山岳動，直如七煞下天梯。槍刀戟劍紛紛上，鞭鋼鎗又件件齊。竟把妖精圍在內，分明好比磨盤磨。大刀闊斧兜頭砍，短戟長槍刺肋肢。鐵鋼鎗鎗當背打，鋼叉亂搗馬前蹄。妖魔枉是通天手，裏住核心要受欺。東招西架來不及，看來無力可支持。胸中嘿把真言念，頃刻狂風立正西。捲起灰沙遮日色，愁雲慘霧半天低。紛紛石塊從空下，冰塊還同燕子飛。打得那十員番將頭腦痛，淡烟兩眼也昏迷。慕容公主難招架，但聽人喧馬亂嘶。曳轉絲韃人退走，哈哈大笑衆妖姬。

乘風趁石同追趕。衆番軍正是慌張叫苦時。又見五人冲入陣。勢如猛虎下山谿。大家嚇得魂飛散。亂竄狂奔只恐遲。那有一人能抵敵。楚絳霄負痛力難施。也只好回身拍馬如飛走。無主番軍似馬蟻。四個小妖追敵將。大妖要殺慕容珠。流星趕月追來快。瞬息之間一里餘。(自)幸虧接着了二隊人馬。公主跑進陣中。常將軍見這一派狂風急電。走石飛沙。早知是妖法來了。連忙放過公主。擒住蛟精。大叫道。噴筒手何在。(喝)這裏一聲纜出口。後邊早聽響蘇蘇。噴筒五百齊齊放。鮮血調和犬與豬。萬道紅光空裏射。辟邪端的是靈符。霎時風止愁雲散。寇不傷人石也無。中國兵丁齊拍手。蛟精發惱罵囚徒。後邊恰好心兒到。口叫娘娘何懼乎。一法破時有兩法。袖中取出小葫蘆。搖幾下。響呼呼。口角烟噴陣陣烏。冲出許多兇惡獸。非牛非馬亦非爐。大都虎豹豺狼類。擣杵捱打結隊驅。更有那怪相奇形人不識。渾身好比炭來塗。咆哮嘶喊聲冲過。血口張開毒氣鋪。人見驚慌猶自可。那知戰馬骨先酥。尿流屁滾毫無力。跌倒塵埃口內鳴。半萬華兵真倒寇。你頗我壓情誰扶。這些惡獸雖凶狠。幸喜非真盡紙糊。不會傷人並吃馬。(自)衆軍兵那裏知道。(喝)人人着急掉頭顱。亂扒亂滾哀聲喊。海沸河翻不亦乎。(喝)蛟精見公主也跌倒了。趕上去就一劍幸虧砍在背上。故不會砍下頭來。正要再砍一劍。又虧何淡烟一戟架開。扯了就走。蛟精大怒。驅着這班猛獸。隨後趕來。衆華兵不敢攔擋。都望兩邊而退。又虧何世威領着後隊已到。聽得前面喊聲大作。舉眼一看。恰見許多奇形怪狀的猛獸。駕着一陣黑烟。張牙舞爪而來。也曉得定是妖法。(喝)就着那一隊烏槍迎惡獸。聲音但聽骨都都。烟騰火烈冲霄漢。真獸相逢骨也枯。何況紙糊無用物。祝融相見只須臾。兇形惡狀成灰燼。四散飄搖影響無。中國全軍方放胆。後邊氣殺衆妖姑。提刀挺劍重來到。教習雖然不怕輸。只恐他還有妖邪凶狠法。因而不敢再心相。(自)楚常二將。幫着世威。且戰且走。並有這五千火槍弓弩。間隊而行。你若趕近去。就是一陣火槍。蛟精雖不怕火。終也停了一停再趕。近時又是一陣亂箭。如此者接連數

次。前軍早已進了營門。較精看來，捉不着的了。（喝）方纔勒馬回身走。先表英雄大丈夫，救得佳人歸大寨。幸虧甲破未傷膚，中營來把元戎見。備訴妖精法術多，未進陣門俱敗走。虧得這後軍兩隊共幫扶，量情度理重贖帥，也不能責備他們見識粗。點頭但稱知道了，少停衆將返長途。雖然軍士多傷損，幸喜生還數似初。兩陣交鋒難得勝，揚揚得意衆妖魔。以爲中國無良將，指日成功聽凱歌。一夜安眠明日，又差妖婢去奔波。華營討戰聲聲叫，未曉元戎計若何。妖婢終須能破否，下回書上再聽科。

第四十回 運神機元戎破后妖 遭急難教習認親兒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前書唱到妖皇后，陣擺氍毹勝兩番。此日天明人盡起，又差那心兒討戰到營盤。聲聲要請中華帥，快快前來把陣觀。若有推辭還不出，枉爲大帥掌兵權。（自）中華軍士飛報進營，元帥即喚何世威等吩咐道：今日可隨我進陣走走。妖法雖多，不過陰邪之技。古云：心正能辟妖邪。只要自家把神魂安定，不可慌張。包管就不被他愚弄了。楚凌霄道：這個容易。我們行止進退，只要跟定元帥就是了。（喝）元戎說罷，抬身起，手拔金鎗上馬鞍，爲怕妖邪兵不帶，只有個不知利害的白雙官，一團高興相隨去。都督留營把衆監，炮響旗開元帥出。後隨五將騎相連，抬頭早見番邦女，頭戴銀絲束髮冠，鎗金帕，護香肩。內襯猩紅窄袖衫，外罩金釘桂子甲，絨緜五色扣連環。上身結束多周到，下體因何不怕慚。耀武揚威高喝叫，快些去把陣圍觀。重瞳也不回言語，舉手忙招將五員，胆壯心雄跟着走。霎時到了陣門前，衆兵已奉娘娘令，見了華人不阻攔。七馬相隨齊入陣，元戎舉目看中間，將臺一坐高高築。遍插旂幟五色鮮，妖婦紛紛臺上立。黑旂手捧長桿，旂上邊白書三字氍毹陣。元帥明知是異端，立馬大呼妖婢子。下臺好把命來拚，這邊一語方纔發。背後音

普聲大吼 趕出一羣婦女 赤身露體艱難觀 當頭一將身騎馬 也是妖嬈豔女娟 稀奇相 戴金圈
黑髮如雲披滿肩 赤膊上身衣不着 皂色裙子夾腰拴 肌膚映出如霜雪 手舞雙刀名綉鸞 口叫中華
諸賊將 今朝休想再奔還 大妖手把旂招動 頃刻雲騰霧也漫 黑地天昏風四起 女兵趕上打圍圈
分明一隊迷魂鬼 陰氣沖人透骨寒 此到重瞳心大怒 鼻中出火口噴煙 鬚眉倒豎何無敵 楚氏雙雄
氣觸天 更有將軍常奮武 聲如虎吼髮沖冠 白無雙跟定明元帥 四名妖婢忙迎敵 六馬齊奔兵器舞
鎗刀戟與雙鞭 四名妖婢忙迎敵 誰道今番不比前 刀似電光雲內繞 鎗如毒蟒霧中蟠 鞭疑猛
虎隘風門 戟勝蛟龍波裏翻 陰氣那如陽氣旺 女兵倒運也傷殘 英雄絕世賢王子 百勝神鎗更不凡
瀧開去 鎗一團 光華燦爛遠身旋 飛來恍似龍舒爪 朵朵金花五色蓮 妖怪如何能抵敵 人人心
拿打頭眩 重騎看得多清切 喝一聲宛像春雷振九天 打個轉身鎗一滾 靈兒左右中鎗尖 喊聲呵噯
丟兵器 望着東邊只一鑽 嚇壞巧兒剛要走 那知右脅撞鎗尖 筋傷骨折幾乎墜 望北飛奔不敢還
心意二妖魂盡失 看來無力可爭光 撇開早早全身命 一個投西一往南 四個小妖都殺敗 女兵那敢
再遮欄 喊聲鼎沸紛紛走 臺上妖精滿腹煎 急放妖旂將扇取 揭開爐蓋兩三撮 霎時滿陣清烟透
只望華人七竅鑽 元戎忙中抬貴眼 情知有異遣香烟 大呼衆將回身罷 楚二官人也了然 高叫諸兄
須速走 說時帶馬緊加鞭 三人耳聽言如此 也是心慌拍馬還 只有無雙身落後 昏迷七竅已昏然
腳輕頭重朝前倒 自虧得何世威回頭看見 自擗掉手慌忙一把攙 不顧死生抱着走 人人掩鼻不回觀
主妖恐怕他逃脫 急放溫柔套索圈 又把妖珠噴出口 光華兩道射長天 重瞳知覺抬頭望 恰見妖
珠月樣圓 正照自家頭上打 慌忙一手舉槍桿 相迎一下叮嚀响 自若是輕的物件 自還要被他打去
空中百丈寬 無奈此珠其實重 剛剛只落在旁邊 冤哉打着了常千戶 連馬連人盡倒翻 元帥吃驚方

待散 這邊又落一繩圈 一聲响囉平空裏 捉去年輕楚二官 急壞凌霄忙要搶 早被妖珠打着背中間
力強掙得身軀住 口吐鮮紅伏馬鞍 當此迅雷難掩耳 重瞳實在也心寒 幸虧坐馬皆奇快 早已飛
奔到陣前 番卒雖多都攔倒 猶如脫却鬼門關 風馳電掣回原路 妖后情知趕捉難 只得且收珠共索
賊徒狂笑拍妻肩 果然法寶非常妙 打得他們沒洞鑽 只可惜何郭兩人逃了去 若能捉住更心歡
（白） 蛟精道：這次且便宜了他。下次若來。大王須要在外邊攔住。使他進退無門。還會飛上天去麼。四個小妖知道
娘娘得勝。方纔一個個鑽了出來。女兵倒死了一半。張起鵠要殺這兩個將官。心兒道：殺他門還覺費手。不如活埋
乾淨。一面說。就把二將推下坑中。起鵠於是也就罷了。因為方纔看見白無雙。又問衆婢道：華將之中。有一個最小
而最美的。你們可曾見麼。衆婢都說見的他。第一個跌下馬來。被何世威救着去了。所以倒不曾捉住他。起鵠道：這
是我的故人。姓白。名如玉。以後相逢。娘娘切記。不可害他性命。須要把他活擒了。我要用他。蛟精道：這個容易。在我
身上。捉與大王便了。說罷。又取丹藥兩粒。與靈巧二婢。救治鎗傷。殺死的蠻姬。掘地埋葬。諸事已畢。自同張起鵠回
營。心兒意兒。也留在陣內。到了晚間。少不得也去與這兩個將官。纏眼。楚絳霄本來好色。自然樂從。常喬武是直性
武夫。女色面上。原是不講究的。（唱）無如撞着這癩妖怪。不論精粗總要纏。落在其中逃不過。也只得學些
在道強隨班。四男四女坑中睡。何異陰司不見天。亂拽亂拖忘爾我。八人攪做一堆頑。這纔叫淫妖作
事非人類。大略交卸休絮煩。只說華人歸大寨。張郎接着問情端。重瞳備訴妖魔狠。滿寨聞之盡駭然
教習手中把如玉放。可憐迷死像棉團。凌霄既失親兄弟。又被珠傷痛不可担。纔進營中身跌倒。口
噴鮮血似流泉。受驚不小明元帥。急取葫蘆兩粒丹。分灌二人扶入帳。叫呼約有一時寬。方纔甦醒能
開口。如玉渾身像軟癱。楚大官人還叫痛。元戎親爲解衣衫。又將妙藥敷傷處。只道消停就會痊。元
帥看他身睡好。方纔走出外營盤。右軍都督呼兄長。我等凡人體一般。所以每遭妖術害。你却有天書

妙法受仙傳。雲南會把妖僧破。休怪驅神反掌間。爲甚如今全不用。反被這妖魔得志逞風癩。(色)元帥搖頭道。賢弟你不諳天書。不知連用天書之法。要曉得天書上面。雖能役鬼驅神。不過也是論其大概而已。至於這些妖術。那裏件件都有。甚麼刻板破法。註在上邊。原要自家活變。慢慢想出來的。這一刻之間。心忙意亂。又不曾虔誠齋戒。叫我那裏就運用得來。逸少笑道。既然如此。只要齋戒幾天。原就好運用的了。凌雲道。便爲這般。所以要從今日齋戒起。直到第三日。方可破得他。講論一回。用過晚膳。又同進去看看。楚白二人。楚凌雲疼痛如前。白無雙也不能行動。(色)重驢好不心煩悶。都督呆杲袖手觀。坐了一回方別去。此宵元帥夢難安。天明急起方梳洗。忽見張郎到帳前。笑說兩人該有救。昨宵我到後營談。多承賤內真家女。送出包中藥兩丸。說是妖魔親手製。若然被彼法傷殘。他方雖好終無效。此藥醫之病立痊。元帥聞言心大喜。忙將滾水化靈丹。二人吃下喉中去。氣轉渾身片刻間。楚大官人忘了痛。沉沉閉目睡聲酣。無雙白覺精神旺。谷碌翻身下榻前。稱謝世兄並殿下。重驢歡喜放愁顏。從今齋戒心無礙。軍事多交副帥專。只在後營床上坐。睡頭閉目像參禪。胸中嘿嘿推情理。運用原非片晌間。此日正逢天下雨。兩家罷戰展旂幡。賊王夫婦同酣飲。飲至黃昏卸甲眠。直到來朝紅日出。妖魔打扮像神仙。領兵又到華營外。搥鼓搖旂口喊乾。不見中華人面影。妖魔笑得肚皮酸。(色)以爲郭永忠嚇怕了。不敢出來。衆番兵又恣意罵笑。鬧了半晌。方見何世威一馬出營。高聲說道。我元帥偶染小疾。不能出兵。約你且過一宵。明日在陣中候死。蛟精大笑道。既然有病。姑且赦他。明日若再有推頭。俺就大驅人馬殺進你營內來了。說罷引兵而回。與丈夫細說。起鵠道。雖然如此。只恐夜裏要來劫營。到要防備防備。蛟精道。有我在。總不怕他。講談談。又過了一日。到了晚上。又傳令各營。帶甲明燈。提防劫寨。那曉得空等了一夜。鬼也不會來一個。直到五更。纔得放心睡覺。郭殿下這一晚。雖不會去劫營。卻也不得空閑。(色)三更沐浴就更衣。點燭焚香四鼓時。先召天君生姓畢。吩咐他空中伺候斬妖姬。天神

奉令方纔退。親畫硃符筆。又提畫就辟邪符四道。自藏一道在青絲。其餘三道分三位。逸少凌霄共武師。結束完成。天已亮。衆軍造飯各充饑。全裝甲冑在前候。元帥心中有主持。先請何淡煙出來。吩咐他。停一回。若聽得番陣雷鳴。就領兵到來接應。又吩咐慕容珠。監督衆將。緊守大營。以防不測。然後點兵二萬。自帶楚凌霄爲頭隊。張都督與何武師爲二隊。放炮開營。人馬出。賊兵飛報大王知。蛟精入陣先相等。逆賊忙將鎧甲披。諸將戎裝皆候戰。華兵到陣已辰時。賊軍鼓噪忙迎敵。元帥當先拍坐騎。帶了凌霄同入陣。只聽一聲炮响閃旌旗。妖魔主婢齊冲出。高叫無能賊小斯。今日進來休想去。凌霄大喝怪狐狸。挺身躍馬揮刀破。隨後而來郭帥爺。四個小妖虧吃過。今朝不敢着人低。齊齊接住凌霄殺。五馬成淘滾過西。妖后仍來迎大帥。交加兩馬踏沙泥。雌雄劍比雙龍攪。百勝鎗如獨蟒飛。陣內交鋒十數合。妖魔白分力難支。虛當一劍兜回馬。意氣揚揚笑滿頰。大叫賊奴能起否。元戎不睬放龍駒。蛟精看見他如此。自道今番必中機。衣袖一揚繩索放。飛來好比白虹覓。那知將近重墮頂。盔內靈符法更奇。正氣一冲邪氣餒。奄然落地巧難施。妖怪見了大吃一驚。暗想這是甚麼緣故。慌忙拂袖收回索。又吐胸中一粒珠。元帥眼觀毫不動。妖珠沉重勝游絲。落下來正中金盃頂。響一聲炮起空中有丈餘。千道光華幾迸裂。將軍只當未聞知。提鎗只顧朝前趕。此際妖魔像嚇癡。二法不靈難歇手。坐騎一拍馬長嘶。登時足下風雲擁。飛上高臺把扇提。爐內幾搗香直透。氣氣滿陣盡煙迷。元戎更不將他睬。只恐凌霄受了欺。勒馬回身來助戰。金鎗一轉中心兒。心兒負痛拖刀走。意兒吃了一驚。手內長鎗路路遲。卻被凌霄刀劈過。肩頭肉卸血淋漓。一聲呵哨鎗丟下。嚇壞靈兒與巧兒。遍體酥麻頭亂縮。東逃西散走如飛。元帥不去追趕。把馬一勒。仍到臺前。大喝妖婦。若有本事。速即下臺。休得空便這幻術。妖魔聽。好驚疑。三術無靈是甚意思。性急慌張無可奈。桃花俊臉泛胭脂。尖尖手向腰間摸。摸出葫

蘆把步移 丟下臺來一聲響 霎時烈焰滿空飛 帥爺回顧凌霄道 不用驚慌術甚低 勇將顛頭同立馬
果然火烈不沾衣 盤旋半晌毫無用 漸漸消磨不自知 元帥高聲呼潑賤 這般妖法有何奇 妖魔羞
忿相交集 又取葫蘆略大些 向着臺前只一抖 水聲歷落滾連珠 一轉眼 不周時 大水汪汪浸馬蹄
那曉將軍全不怕 又不見書符捏訣念真詞 憑他水勢推還湧 馬立波心只自如 急得蛟精心欲碎
正當無法可重施 忽聞馬上將軍笑 鎗指高台說是非 自你的技藝不過這般 如今想也使盡了不要走 看
我的法術來也 話未說完 左手向上一指 刮辣辣一個響雷 好比天崩並地塌 震得波濤倒退瀉東洋 將
臺搖響幾坍倒 擊斷了氤氳主帥旗 覆手一雷朝下打 逆蛟此際怎支持 五雷正法防傷命 一滾翻身
亂抖衣 化做白虹往天上走 自那佑道畢天君等候已多時 兜頭一下黃金錘 自若是將就些的精怪
早已渾身化作泥 自幸虧此妖修煉功深 況且命不該絕 只打兩脚朝天頭下水 冠簪落地髮還披
魂消魄散難施勇 水遁而逃做了漏網魚 四個小妖都嚇倒 隨波遁走不留遺 自主妖一逃水也頃刻
退了 元帥與凌霄尋不着妖婦 只得回馬 殺出陣來 恰好賊營兵也到 孟家父子作前驅 凌霄接住孟興
國 兄弟貪功不助爹 蜂擁齊迎中國帥 又來頭目四番夷 長鎗利戟胸前刺 巨斧鋼刀頂上披 雙劍
單鞭爭繫打 鋼叉鐵鑼亂拖撕 將軍果是人中傑 畏怯何曾有半釐 遍體精神俱奮發 神鎗宛似舞虹
霓 揮南北 指東西 點點金星耀眼飛 上護其身下護馬 風聲雜沓雨霖霖 一人戰八心偏壯 千支
文光射紫微 任是番人多猛勇 誰能舉手近身軀 正當殺得天昏暗 二隊華兵又到齊 更有賊頭張起
鶴 趕來還想助姣妻 劈頭正遇何無敵 喝一聲狗賤王巴向那裏飛 起鵠抬頭觀見了 冲天烈火吼如
獅 牙根咬碎雙睛突 手起鎗來不認師 教習將身輕閃閃 一刀回首照頭披 仇人相遇難分解 捨命
忘生殺做一塊兒 剩下張郎誰抵敵 今朝且把弱門欺 推開龍種波濤翻 飛舞鋼刀實躁脾 直撞橫冲

無對手。殺人好比砍田雞。賊兵殺得魂俱喪。望影而逃只恐遲。(自)此時妖婦已遁。營中又恐丈夫失利。忙令黎將蒲龍領兵一萬。再去幫助。蒲龍領衆出營。殺進陣來。恰好撞着了張都督。忙亂之中。也不容話。搶上去。就殺做一堆。何淡烟在營聽得炮響。又領岑祥岑瑞帶了一萬雄兵。也來救應。(唱)彼此合兵成六萬。算來數目不差池。只因賊將無驍勇。(自)孟家父子又都困在壞心。(唱)只剩諸番與衆黎。單只好抵敵華兵爲隊領。怎經得又添三將賽鶻鷂。狼牙鐵棒成雙對。方天畫戟只一枝。將勇能教兵壯膽。爭先踊躍不知疲。賊兵無倚心先怯。躲閃奔逃隊伍離。岑瑞岑祥攻左右。渾如二虎出山巒。淡煙殺進重圍內。戟舞如龍駿馬馳。一面殺人睜眼看。這邊並不見爹爹。那邊倒有人圍繞。原來是八個番奴戰帥爺。兵器如林花碌碌。想來還未見高低。不勝大怒忙催馬。一戟橫斜拗過西。有一個頭目名爲青眼狗。今朝正是連通時。卻被戟尖挑去將三丈。跌下沙場踹做泥。七將眼觀心裏跳。孟如虎回首喝蠻兒。揮刀正欲將他砍。那知他手快如飛戟。又提恰中左腮鮮血冒。幾乎落馬也爲泥。拖刀負痛先逃走。元帥見淡烟傷了二將。緊一緊神鎗縱四肢。頭目三員無大用。一淘相送赴陰司。如彪如虎並如豹。目觀心慌汗濕衣。發喊一聲都走散。這時候賊軍半壁已成虛。(自)淡烟殺到東邊。見張起鵠正與父親死鬪。連忙上前幫助。起鵠見添一人。心內有些慌亂。早被何世威一刀砍來。逆賊招架不住。把身子往後一仰。(唱)可憐一匹逍遙馬。頭落塵泥替主兒。馬倒之時人也倒。(自)父女兩人刀戟齊下。(唱)滿擬斷送賊頭驅。那曉惡賊身雖倒。手內長鎗不脫離。一擺挑開刀與戟。翻身跳起走如飛。亂軍擾攘難尋覓。怒氣冲天何武師。(自)會着了元帥。自家捉不住賊王。只好把賊兵出氣。(唱)三騎縱橫如電閃。刀鎗畫戟快如馳。賊兵雖衆焉能敵。所到驚慌撤鼓旂。棄甲拋戈爭路走。猶如避雨衆螻蟻。孟蒲二將聞兵敗。膽顫心搖力不支。不約而同都走了。我軍乘勝復長驅。賊兵今日該遭劫。架格難而走又遲。攬着刀鎗何用說。自相殘踏更披靡。這場大戰非同小。

直殺得血海橫流山積屍。動地哀聲天也震。愁雲慘慘日光無。閻羅展簿先相等。一筆勾銷名萬餘。這也是既上沙場難歇手。非關爲將不仁慈。辰牌殺到將交酉。賊衆奔逃影漸稀。衆將軍乘銳還思攻賊寨。元戎猶恐失便宜。鳴金傳令收人馬。將士如何敢不依。軍馬聞金都立定。元戎又令衆兵知。收拾了盔甲鎗刀先回轉。士卒歡騰不片時。收拾完成重擺隊。滔滔退出戰場基。剩了親軍數十並諸將。隨定元戎步不移。自元帥正要開言。只見畢天君從空而下。上前繳令道。小神等着妖怪。把他打了一鋼。不料此妖大有法力。竟不傷生。跳下水中。又借着水道去了。凌霄道。本帥已知。尊神請退。畢天君打了一拱。依舊駕雲而去。元帥方對衆人道。適見陣中臺下有一陷坑。想七兄等必在其內。我們同去看來。衆將答應策馬而行。又到臺下。若講這坐將臺。不過也是木頭架起來的。當那兩軍混戰。直撞橫冲的時節。爲何竟不會弄倒。皆因這些插的旗幟。上邊多寫着那凶神惡煞的名號。四柱之上。又畫了幾十道妖符。所以就像生根的老樹一般。竟動也不會動。若是將就些的一倒下來。再被人馬踐踏。那坑內的人。可不將做了肉餅。聞文表過。只說衆將官隨了帥爺。直到臺下。果見有一個黑洞洞的深坑。就立在坑邊。齊聲大叫。這四個人跌在坑內。日裏遊眼不見天光。口不沾飲食。直要到黃昏時候。妖怪纔帶些酒食下來。一飽之後。就要與他們歪纏。這等境界。憑你好漢。也有些過不得。所以數日後。三個都像死了。畢竟常奮武不大深於情慾。所以逗留得些精神。此時聽得叫喚。驚醒轉來。想必是救兵來了。掙扎應道。我們都在這裏。元帥大喜。又差軍士回去。取了火把麻繩來。就將火把點在上邊。楚凌霄跳將下去。仔細一看。就像一團小豬。橫七豎八的睡在草上。又氣又好笑。何世威放下麻繩。楚凌霄把他們一個個拴好。扯上去。然後自己躡身而出。(唱)元帥看兄並二將。一般如醉又如癡。常英雄只能開口。四體皆癱馬不能騎。吩咐健兒走了走。又將火把照妖旂。將臺燒得乾乾淨淨。走馬回營日墜西。諸將論功皆註册。三人昏臥尙如泥。重瞳自料無方救。都督遠來見淑姬。訴說再求丹四粒。真家小姐笑微微。我留此藥原無用。取出連包送督爺。逸

少欣然來外帳。就將四粒放茶卮。常英自服三人灌。灌下喉龍有半時。六眼齊開如夢醒。身遂不見。一羣雌。方知已是回營內。破陣之情尙不知。(自)大家問起來。何世威細細說了。又問你們陷在坑內。可有妖怪來纏擾否。三個聽了。自覺無顏。答應不出來。(鳴)只有名公郭老七。猶然得意笑嘻嘻。直言上告無瞞。笑壞了張郎共武師。楚大官人心內惱。足見得邪人所以被妖迷。若然遇我誰能夠。必要將他兩半撕。(自)元帥見他們活了。萬事全休。到也不會責備甚麼。只叫他們安養後營。不必勞動。這四位名公。雖然吃了丹藥。無如受了內傷。(鳴)不比外傷容易好。還要幾天無力軟疲。閔文表過中華將。再說混天王。敗轉營中見了妻。共說方纔場上敗。少停人馬也歸齊。賊王升帳重查點。損折雄兵萬有餘。頭目四員都殺了。孟如龍中戟血沾衣。氣得個捶胸頓足牙連挫。妖后娘娘沒意思。勉強開言相勸道。此番雖只受人欺。幸而聖體還無恙。况且兵多廣有資。也只要安養幾天神氣復。再圖報忿未為遲。賊徒聽了無言答。促緊眉頭手捋鬚。妖后又將丹數粒。帶傷男女一同醫。此宵安歇無他話。來日天明又烏啼。忽報中華張副帥。營前討戰領熊熊。(自)蛟精吩咐。不要睬他。張都督等了半日。見沒人出戰。只得率衆退回。郭殿下道。昨日這一場。賊衆也戰乏了。自然要歇幾天出兵。我們也不必去叫罵。且等他自己出來便了。逸少聽了果然不去。(鳴)當時仲夏天晴朗。樂得輕鬆解鐵衣。閑坐軍中無所作。後營邀請二姣姬。何人虎。慕容珠。侍婢邀將酒盒攤。每出營門同打獵。搜尋野獸共山鷄。樹林飲酒爲歡笑。元帥雖知口不提。倏然已過三五日。番營哨卒已聞知。(自)自然就報與大王。張起鶴跌足道。他們倒這等快活。我此刻就趕去殺他。蛟精道。大王不可莽撞。他們雖只懈怠。日裏去總可招架得來。若要勝他。莫過於夜裏劫營爲妙。起鶴大喜。果然傳令衆將。準備今晚劫營。再說郭元帥。這日用過了夜飯。與張都督同在軍中。舉頭望月。忽見東南角上。殺氣冲天。便對逸少道。賊營沖出殺氣。今夜必來劫營。逸少道。既已得知。如何防備。元帥道。應敵不難。只是後營中。這兩位小姐。殊覺不便。賢弟可進去。

速着那兩員女將。率領番兵。保護他們。往後面樹林中躲避。免致受驚。逸少就進去說知。公半淡烟。連忙把飛香小
 雅。載在車中。先出後營去了。元帥又對逸少道。逆賊此番。必定盡領精銳而出。賢弟可領兵一萬也。出後營。聽彼軍
 來。即往搗其空寨。又可以阻截回軍。逸少答應。竟是領兵去了。其時郭成龍等。邪病已痊。都到帳前聽令。元帥又點
 何世威。伏於前左營。郭成龍。伏於前右營。楚氏弟兄。伏於中左寨。湯常二將。伏於中右寨。岑祥岑瑞。守着後營左右。
 然後自領人馬。退於後寨之中。安心而待。(嗚)元戎令。諸將從。人人踴躍想成功。渾如十面烏江伏。只候
 強徒入網中。慢表華營先作備。再談不智母蛟龍。機謀自信無人敵。等到紅輪落樹叢。檢點英雄兵四
 萬。飽餐結束興沖沖。初更便到營樓望。望見華營有火紅。畫角悠悠刁斗振。提鈴喝號鼓咚咚。想來
 上下還清醒。此刻難於便進攻。且是耐心權等候。夫妻議論唧唧噥噥。一更過。二更逢。仲夏時光不比
 冬。月照天心光皎皎。沙場颯颯起微風。日長夜短人疲倦。百姓家家入帳中。再望華營聲寂寂。半明
 半滅號燈籠。提鈴擊柝皆無已。鼓過多時掙一通。此際妖魔心大悅。華人想已睡朦朧。急慌下令全軍
 起。不用標燈火炬紅。領隊前先去。賢郎四位盡驍雄。中軍就是冲霄領。頭日紛紛護主公。妖后
 自家居後隊。四名婢女盡相從。啣枚疾走華營到。首踏黎兵樂滿胸。吶喊一聲先殺進。推山倒海水橫
 中。驚醒了前營一隊巡更卒。叫苦連天假鬧烘。撒鼓拋鞭朝內走。口中只聽喊元戎。番奴那曉行兵法
 只見前營已走空。便望內軍冲進去。掀翻皮帳似雷轟。又跑出許多甲散盔歪漢。看不出兵士將軍甚面
 容。手挺鎗刀來接戰。孟家父子虎狼同。大驅人馬如雲擁。這班人吶喊回身走似風。起鴿中軍都到了
 妖魔三隊後隨攻。一齊進了中華寨。忽聽得號炮聲高振耳聾。後寨方纔人馬出。當先就是郭重隆
 正不知滔滔湧湧人多少。擋住賊兵路不通。只叫賊奴來得好。今宵是你死期逢。孟與國氣極無言答
 大斧當頭砍得凶。四個兒郎隨後上。(息)郭殿下看得了然。(嗚)單鎗接住就交鋒。華兵抵敵番人馬。劍戟

刀鎗簇簇，兩下正當廝殺處。伏兵齊起，出西東。雲南衛所雙千戶，山左英豪兩弟兄，各領雄兵沖出帳。兩邊攔住，不通風。妖魔纔進營門口，又聽連珠響半空。左首飛來何教習，右邊趕出郭成龍。中華人馬如雲密，裏住番兵疊疊重。妖后方知他有備，高聲喝罵舞雙鋒。師徒左右輪刀殺，夾住妖精不放鬆。此際賊兵無出路，一齊擠在大營中。又有那岑家兄弟傍邊到，叱咤如雷氣吐虹。真着急，衆番戎分頭應付走西東。賊兵雖衆遭圍困，手脚慌忙智力窮。進既不能退不可，喊聲大起振蒼穹。自相踐踏紛紛死，自張起鴿明中計。(唱)欲待前行見一功，怎奈自家入共馬。周圍擁塞不通風，左冲右突聲如吼。(自)這些人馬正在慌張，禁得他又在當中一攪。(唱)頃刻間馬倒人亡遍地紅，逆賊心焦全不管。得鬆就望左邊冲，劈頭正與凌霄撞。手起鋼鎗直刺胸，楚槍忙將刀格過。旌旗影裏門雙熊。(自)後營中孟家父子，戰住了郭元帥。元帥殺得焦躁起來，右手舞鎗，敵住了五般兵器。左手忽向腰下拔出金鞭，刷去。只聽得豁喇一聲，正中了孟興國右臂。(唱)只打得肉傷骨折筋都斷，黎將幾乎送了終。大喊一聲回馬走，傍邊嚇壞四兒童。看來不妙忙丟手，一閃跟隨老父翁。五馬齊跑奔出外，郭殿下又隨後趕來。可憐該死衆番戎，紛紛撞倒難扒起。踐踏身軀化血膿。(自)元帥心內也要尋看賊王，一路看來，正見他與楚凌霄廝殺。(唱)撥馬連忙冲過去，金鎗一舉刺喉嚨。賊徒急閃還遲了，刺在肩窩甲貫中。熱血橫流身打仰，幾乎翻下寶花廳。拖鎗大敗朝前走，元帥神威不衆同。縱馬搖鎗追且殺，賊兵大亂沒頭宗。蛟精耳聽軍聲沸，方悔來差自弄窮。急吐胸中珠一粒，思量要害二英雄。那知各有仙符護，只當東瓜撞木鐘。嚇得妖魔無計較，憑他勇猛又玲瓏。一雌怎比雙雄力，已殺得頭上盔歪兩鬢蓬。遍體酸麻珠汗滾，裏衣濕透了秀芙蓉。金蓮踏不住連環鏡，眼進金花兩耳聾。妖婦正當危急處，張起鴿跑來好比沒頭蟲。眼明手快何無敵，恰好回身照面逢。手起一刀當頂下。(自)只聽得插的一聲。(唱)金盔劈破像蓮蓬，賊徒此際真驚殺。

(白) 只叫得一聲阿唷。(唱) 魂魄飛騰出頂宮。性命未該今夜絕。化爲一股黑烟滾。迷得了世威眼閉把刀住。捨命強徒實在兇。竟把那半壁冲開跑出外。賊兵要命一窩蜂。潮推浪湧滔滔出。氣壞中華教習公。疎領衆兵忙截殺。(白) 何世威見賊將走了。憤恨不已。(唱) 妖魔不怕郭成龍。心安可把妖詞念。立刻西方起大風。石塊沙泥如雨下。雲漢月色暗濛濛。華兵戰慄難施逞。衆賊拚生往外攻。元帥眼觀知妖術。此時卻不帶噴筒。口中也把真言念。發手登時霹靂烘。孽散浮雲風也息。沙泥石塊杳無蹤。(白) 妖法雖被郭元帥破了。未免也耽擱。(唱) 賊兵已出重圍去。鼠竄狼奔只向東。衆將驅兵忙趕殺。番人那敢再擋鋒。幸虧一衆妖姦女。合了那孟姓賢郎四弟兄。且戰且行爲押後。保其前隊略從容。(白) 元帥石他們去得漸遠。就吩咐鳴金。衆將聽了。只得退回舊處。收了地上的金刀衣甲。殺死的屍首。也須掘土掩埋。還要重整營盤。倒是一番忙亂。賊衆見追兵已退。纔得放心。急急行來。已到自家屯紮之處。擡頭一看。又吃一驚。營帳不知那裏去了。(唱) 只有一彪人馬當前立。張字旗飄盡綠紅。爲首一員年少將。橫刀立馬勢崢嶸。紫羅袍配黃金甲。寶帶拴腰插彈弓。大叫賊奴何處走。你今歸路已無從。還不自將首級拿來獻。必等將軍拔劍鋒。切齒咬牙張起鵠。眼光迸火罵頑童。帶傷羅馬提鎗刺。都督揮刀放玉驄。兩馬相交三四合。起鵠終是帶傷的。怎如逸少體輕鬆。遮攔不住心頭跳。妖后忙來助老公。起鵠脫身隨衆將。刺斜逃走急匆匆。絞精戰不過張都督。臉泛桃花氣塞胸。拽轉絲繩隨後走。張郎也不苦追蹤。兵丁個個皆歡喜。收拾番營一掃空。車載金銀糧草共。回歸本寨見重瞳。備言賊寨無多卒。(白) 被小弟殺了一半。逃了一半。(唱) 連帳搬回奉老兄。(白) 元帥大喜。一齊收入後營。逸少也問此間交戰之事。何世威一一說知。又說張起鵠這廝。想還命不該絕。被我一刀。斃也劈開了。他的頭上。忽然冒出一道黑烟。薰得我眼花撩亂。仍被他走了。逸少道。這話難相信。前日逃走了。怎麼今日又走了。必是師父見他。殺到極來。想起舊情。不忍下手。所以放他逃了。倒說這些鬼話來騙人。

世威笑道。我放了他。不怪你要說出這句好話來。然而你與他。又是甚麼交情。(鳴)爲甚將他也放過。除非前日認同宗。若依軍法都該斬。且慢開懷信口噴。一對師徒談趣話。帥爺只管計人功。後營女眷都回轉。閑話無煩再疊重。(白)只說張起鵠沒了營盤。安身無處。只得從側首取路。抄到城下來。城上兵丁開門放進。此時天已大亮。夫妻兩個。重進州衙。喘息定了。再把兵將點一點。可憐又折了六千有餘。軍士頭目也少了三個。孟興國還打折了一隻手臂。張起鵠氣倒要死。不住拍着桌子罵道。郭永忠這惡賊。難道是個神仙。爲甚麼我去劫營。他已預先早就曉得了。埋伏得停停當當。又把我敗這一場。是那裏說起。孟如龍道。這個人非惟有智。而且驍勇異常。小將等與他兩次相逢。總是幾個戰一個。還勝不得他。究竟他有多少氣力。(鳴)強徒聽。懶洋洋。呀聲嘆氣沒商量。妖魔是取靈丹藥。敷治夫君肩上傷。又付一丸與元帥。黎奴接了謝娘娘。領同四子將身出。州判衙中去做主場。起鵠進房卸甲睡。妖魔坐下伴夫郎。午間忽聽城門外。大炮三聲振碧蒼。(白)哨卒傳報道。中華人馬已移到我們的營盤側邊來屯札了。(鳴)妖婦回言知道了。傳言城上莫驚惶。小心把守今宵過。來日和他再講章。小卒應聲傳令出。衆番着意守城牆。華營也不來催戰。倏忽西山落太陽。此夜無詞容易過。早又是一輪紅日透扶桑。夫妻梳洗升堂坐。又見門卒報得忙。中國元戎兵已到。城前討戰甚猖狂。(白)張起鵠本是輕傷。睡了一夜。已經全愈。便對衆將道。今日定要去與他見過高低。只是元帥還不會好。你們出去。又要吃虧。莫如領了軍士。只在城門口擂鼓吶喊。助助威風罷。孟家兄弟勇力。自比別人不同。倒要跟我出去走走。娘娘在後邊照應。這一陣斷不輸與他。(鳴)塔前衆將齊聲應。夫婦搽身就下堂。上馬出衙來得快。城門大啓放橋梁。三千兵出城門外。將士紛紛就逞強。張起鵠又問孟家將。今朝那個去相幫。如龍舉手高聲應。兩馬相連放紫鬃。跑過吊橋方立住。抬頭觀看陣中央。(白)只見郭元帥立馬旗門。六健將分於左右。張起鵠大叫道。郭永忠。我連日敗與你。乃是你的兵多。我的兵少。所以我今日不帶軍士。要你與何世威出。

來。與我們見過高下。你可敢麼。元帥道。這有何難。就待本帥親手拿你便了。起鵠道。還有一說。我幾次吃虧。也是你們幫手衆多之故。今日只許一個對一個。若用了幫手。就不是大丈夫之所爲了。元帥道。這話倒也有理。就吩咐衆將。不必來幫。又對何世威道。這個青面蠻奴。想要與武師對敵的。須速把他拿了。(喝)言已畢。舉金鎗。一馬如飛出戰場。逆賊挺身先接住。雙鎗並舉。響叮噠。世威在後提刀出。恰與如龍照面。勸馬先將名姓問番奴。答應好堂皇。(自)俺乃張大王駕下。兵馬大元帥孟長公子如龍是也。你這勝可就是甚麼何世威麼。何世威笑道。好一位元帥公郎。既然知我大名。還敢出來送死。孟如龍更不同言。呼的就是劈面一刀砍去。(喝)此番惱了何無敵。閃過身軀不用擋。發手一刀還劈面。不談情禮要爭強。兩邊鼓角齊鳴動。喊殺聲聞數里長。旂幟飄搖雲霧裏。征塵風捲日茫茫。兩家將士俱獨立。觀看沙場人一雙。只見那郭殿下最軒昂。恨不得立誅反賊靖邊疆。混天王志氣冲牛斗。想奪中原作帝王。自號英雄爲盜首。希圖永遠高風光。一身是膽何無敵。要立功名萬載香。人看去。彷彿長。猶如佛殿四金剛。四般兵器分名色。刀對刀來鎗對鎗。這一個百勝鎗如龍出海。那一個綠沉鎗似蟒翻江。這一個滾風刀映天邊日。那一個兩刃刀飛九月霜。人曉勇。馬精強。威風凜凜氣昂昂。一個是神仙轉世真英豪。一個是惡煞臨凡亂賊王。一個是四海聞風名教習。一個是深山獨踞小豺狼。胸中武藝同精熟。身上衣冠各樣裝。八對馬蹄跑歷碌。四般兵器響星桑。直殺到天旋地轉山河動。沙亂塵迷日色黃。走獸潛行飛鳥伏。反時殺到午時光。交鋒八十餘回合。未見輸贏弱與強。兩陣看呆諸將士。果然是龍爭虎鬥異於常。(自)楚凌雲等見張起鵠。這般驍勇。惟恐捉不住他。欲要去幫。又不敢違元帥的將令。大家甚是心焦。看他們又戰一二十合。張起鵠的精神到底不如郭殿下。殺了半日。氣力使完。腹內空虛。實也來不得了。(喝)手中鎗法看看亂。汗濕渾身心內慌。妖婦後邊觀見了。連忙拍馬過橋梁。龍泉雙舞來相助。逆賊抽身退了場。元帥此時心似火。更無一語問妖娼。

挺鎗接住重新戰。腹內雖空總不妨。自至於孟如龍氣力雖大。畢竟是個強盜出身。只好瞎天瞎地。放火殺人。若到沙場。那有世威老練。(喝)惡戰多時非小可。千斤勇力盡消泮。思量也要抽身去。怎奈無人代抵當。教習明知心已怯。愈加着意謹提防。剛刀裏住他身體。陣陣風聲刮耳傍。耀眼光華如雪片。蠻奴此刻好慌張。只能招架無回手。反覺得眼發頭昏意茫茫。(自)後邊三個兄弟。都看得眼花撩亂。不知誰強誰弱。所以也不來幫襯哥哥。如龍却勉強支持。張起鵠已到城中。搶了幾碗熱飯。一盞冷茶。(喝)精神稍復。揩汗盥甲。渾身盡脫光。只戴頭巾穿箭服。重新上馬手提鎗。如飛又到城門外。跑過橋來賊眼張。恰見世威刀起處。把如龍的大刀劈在傍。舒猿臂。快非常。揪住腰間帶扣搭。一把輕輕提了去。這番急殺混天王。一聲大叫如雷震。潑賊王巴慢逞狂。拍馬沖來鎗戳刺。武師夾住孟家郎。回身一手提刀架。性發狂徒像虎狼。鎗擺梨花攪過體。世威雖有力高強。只因左手將人挾。右手揮刀略慢張。早被賊奴鎗中腿。甲穿肉破血流汪。眉頭一縷鋼刀住。起鴛乘空又一鎗。正中掩心明月鏡。青劍分碎綻星光。和身晃去幾乎跌。此際英雄着了慌。只得將人丟在地。擊刀併力戰強梁。如龍地上翻身起。拾了鋼刀火一腔。手扯繩繩重上馬。這時候兄弟一樣氣難當。弔橋之上來沖過。左右分開各一雙。相助草頭王與后。刀鎗鏗鏘亂兵。世威負痛難施展。尤恐身軀被小鬼扛。坐馬一槍將閣跳出。折些志氣走他娘。賊頭領將還追趕。備了將軍常與湯。兩馬齊催同接住。成龍大怒也來幫。楚家兄弟掄刀戟。共助元戎鬥虎狼。四個小奴都趕出。鎗刀亂舞護娘娘。天翻地覆軍聲沸。男女縱橫陰戰陽。兵刀交加飛烈火。直殺到一輪紅日落西方。雌雄未決岩坡倦。只得開交散了場。元帥領兵歸大寨。武師右腿被鎗傷。血流不止難存立。羞怒交加面少光。三位賢徒齊動手。攙扶送入後營房。張督爺一見連忙問。師父因何這等腔。郭七回言休說起。今朝師父活遭殃。費盡心機方把番奴捉。(自)不防張起鵠這廝。(喝)驀地跑來狼一槍。

大廳刺穿人奪去（自）不是我們救他。（喝）幾乎就去見閻王。都督聞言驚又笑。若然如此也平常。這也是當初忒把便宜佔。目下輪些禮正當。但不知肉上傷痕深幾許。可曾透腹與穿腸（自）湯繩武道。擲在腿上。那裏就會通到肚腸。張起鴿此時。料也不會暢意。以後還要着實防備防備他。常奮武道。從來說。一着錯。滿盤輸。當初不曾防備他。到得如今防備也遲了。世威正着惱。又被他們你一句我一句。只氣得直跳起來道。我被張起鴿擲了一鎗。你們還要把我這般譏諷。那師弟之情何在。算來都也與張起鴿差不多。如今省得你們這般恨我。我索性脫開了衣服。任你們每人戳上幾拾鎗。暢快暢快何如。成龍拍手笑道。這纔應了一句古話。叫做亂鎗鑽狗。只是戳殺了。那個償命。世威道。教出你們這般徒弟。真是死有餘辜的了。還要償甚麼命。正說之間。楚凌霄送進敷藥來。聽見了道。師父着了傷。衆徒弟倒這般取笑。實在不該。難怪武師發惱。督爺也不來聲喝他們。逸少笑道。你是不知這教做上不正而下慢。這是我家師父一向待徒弟。都有些曖昧不明之處。所以他們也這肆無忌憚起來了。叫我聲喝那一個。凌霄大笑道。他們是徒弟。督爺與武師是甚麼稱呼。這等說起來。竟是不打自招了。誠然如此。武師也不必氣他。竟請甘心受罪了罷。世威聽了。氣不過倒笑起來。三位將軍與張都督也不敢再說了。（喝）烘然一笑。齊齊動。好好端端不鬧嚷。扶了師尊同入內。除盔卸甲換衣裳。調開妙藥敷傷處。安放身軀睡在床。人虎將軍知道了。也來看父問安康。不言這裏營中事。再說強徒草賊王。回進州衙身坐定（自）因把師父殺敗了。對着這一班將官。（喝）誇能說勝喜揚揚。只有孟如龍面上無光彩。請罪低頭跪在堂。起鴿回頭觀見了。呵呵大笑手來當。連聲快起休如此。你的技勇才能非泛常。只爲多時空腹戰。故而誤落套中央。然而幸是吾來早。得以全生命未亡。惡賊又遭鎗刺腿。夠他受用痛難當。本王再不來噴怪。只要你打點精神日正長。下次相逢仇可報。也休煩惱自快快（自）孟如龍聽了。又叩頭稱謝而起。蛟精道。何世威雖凶。還不足慮。只有那郭永忠賊子。端的驍勇過人。憑你有多少人戰他。只是不敗。他若在此。我們一日不得成功。細

細思量。只有去請一位高人來幫助。先把他殺了。方可再圖大事。起鵠道。若能如此。妙不可言。但不知那裏有甚麼高人可請。蛟精道。仙山海島。高人却不少。但非凡人可以去得。(唱)必須我自回南海。水府龍宮去見父王。求懇修書前去請。方能到此助吾邦。冲霄喜道。能如此。是我應該國運昌。務必請他多幾位。但不知娘娘何日下南海。蛟精答道。今天晚。明早當行不用慌。起鵠欣然連答應。開懷且自飲瓊漿。夜深安睡天明起。妖婦穿衣整了妝。起鵠在傍還問道。用何船隻送娘娘。(白)蛟精笑道。船隻只好在水面上行走。那裏到得龍宮。我自有的方法。大王請看便知。又吩咐心兒。隨我回去。說罷起身出房。起鵠一同上馬。又帶了幾個番卒。(唱)南門出了匆匆走。轉眼之間到海塘。主婢翻身同下馬。賊徒又乃問妻房。娘娘此去何時轉。妖后回言不久長。早則明朝遲後日。決不使大王久等嘆淒涼。(白)說罷就走到岸邊。又說一聲。我們去矣。主婢就四脚朝天。兩頭向下。望海裏一鑽。只見這水就打了幾個漩渦。差不多直旋到底。張起鵠看了。又驚又喜。只因城中無主。不敢久留。連忙帶領了衆番兵。策騎而回。進了城門。(唱)這日正當天驟熱。風無半點起薰蒸。頂盔貫甲真難事。中國元戎不出兵。逆賊空開衙內坐。也覺得走頭無路汗淋淋。城頭兵將難存立。四散尋涼歇樹陰。直到西方紅日落。方纔東北起烏雲。颶颶風動飄微雨。暑氣全消夜色清。強賊此番心大喜。貪涼身坐在書廳。命將晚膳安排到。衙內原無混雜人。只有妖嬈三婢女。相同孟姓四郎君。五人共桌窗前坐。拂面涼風酒體輕。精緻菜蔬廚僕獻。堆花美酒健兒斟。開懷慢飲多歡笑。起鵠無非自鑽能。(白)又說起前夜劫營時候。被何世威砍這一刀。(唱)一頂金盔分兩半。如今看看也心驚。此頭不過皮包骨。論理該同兩半分。誰料其時真作怪。憑他力大有千斤。非惟骨肉無傷害。頭髮何曾斷一根。足見我爲真命主。虛空護佑有神靈。今雖小敗何爲辱。久後終須大事成。奪了明朝花世界。你們三個是妃嬪。如彪必要封侯位。安享榮華過一生。(白)孟如彪聽了。先是稱謝。又問道。大王日常說起。這何世威到底是那

裏人氏何等出身。現做天朝甚麼官職。起鵠道。他是本京人氏。一向是個武教師。如今也未必有甚官職。不過跟着這班做官的徒弟。出來混鬼混罷了。你要問他做甚。如彪道。小將在家時。也聽見人說。京城內有個做教師的。號爲何無敵。不知是他不是他。起鵠笑道。就是他。這個無敵也是虛名。若果是真。還會被我殺敗了麼。(唱)如彪聽了強徒言。滿腹躊躇不出聲。逆賊豈知他袖裏。又將閑話賭談論。猜拳行令多時候。吃了燒刀五六斤。

三個小妖難掙扎。提防醉後現原形。抽身先自歸房睡。衆番妖駝拾殘錢出了門。孟四郎君也半醉。穿衣告退欲回身。賊徒醉眼將他看。酒助邪魔動慾心。帶笑開言稱且住。此時未晚只初更。乘涼正好將茶吃。何故匆匆撇我行。(白)如彪聽有茶吃。果然依舊坐下。蠻婢泡出茶來。慢慢的吃了幾碗。起鵠揮手道。今夜娘娘不在家。我就在此開住了。你們進去罷。丫環答應退去。如彪又起身道。小將吃醉。也要回去睡了。起鵠道。且慢。我還有幾件東西。在這裏賞你。就取過桌上這對金杯。塞在他手裏。如彪道。小將自投麾下。並未曾立過寸尺之功。怎敢屢受大王的重賜。起鵠笑道。我喜歡你。所以賞你的。那裏必要論甚麼功勞。(唱)小將不知他賊智。接杯在手喜盈盈。說道將來祇有沙場上。効力前驅報主恩。逆賊回言休說起。大王憐你正年輕。沙場効力還宜緩。只要心中見我情。現有一椅容易事。說來你可肯依遵。(白)如彪道。大王若有差遣。雖蹈火赴湯。小將亦當奉命。豈有不依之理。起鵠大喜道。你既肯依我。也不是甚麼難事。可隨我到這裏來。(唱)說時立起身來走。小將連忙隨後跟。跟進這邊房戶內。賊頭反手就關門。將身就在簾穿榻。挽住如彪笑一聲。今夜我身眠此處。你休急急要回程。好生伴我同床睡。明早還當重賞銀。如彪聽。陡一驚。身軀立定眼睜睜。開言就把王爺叫。此說何來是甚因。雖只娘娘身出外。內房還有侍兒們。爲何不與他們睡。要我相陪禮不應。起鵠回言你不曉。這班女子實堪憎。與他睡了毫無味。怎及伊身中我心。趁此夜涼風月好。快些安睡脫衣衿。(白)如彪聽了。已是動惱。還不敢十分挺撞。只得說大王不要作耍。小將在家。總是獨睡慣的。

(唱)如今身在官衙住 雖有哥哥與父親 從不同床並合被(自)若與大王睡了(唱)那能適意夢安寧 賊徒聽說哈哈笑 你那哥哥與父親 相貌生來多醜惡 滿身粗黑并虬筋 自然你見心中怕 不與同眠是理應 我却生成容貌好 膚如玉琢軟溫溫 若還與你同床睡 管取道遙夢不驚 說罷又將衣服扯 如彪怒發喊高聲(自)起鵠笑道好兄弟 不要高聲 大王又不殺你 何用這般的着急(自)口中搗鬼身離座 色膽如天醉眼橫 一把拖來雙手抱 不由分說要相親 如彪此刻心如火 那怕他真是當今萬歲尊 臉泛硃砂高喝罵 原來你有這般心 故而哄我來房內 瞎眼王巴錯認人 用力一推鬆出手(自)兜面就是一拳 張起鵠不防備(唱)打得鼻梁斷折眼兒昏 叫聲呵喏幾乎倒 手脚離披退轉身 大罵畜生何大膽 敢於出手打為君 兜頭一把忙揪住 變轉淫心做殺心 大膽如彪全不讓 當胸也扯賊衣衿 你呼我喝揮拳打 曳去推來脚不停 桌椅檯頭都撞倒 金盃玉盞盡遭瘟 此時更沒傍人在 悉聽他們把命拚 畢竟如彪年紀小 兩家打了一時辰 漸覺得手酸脚軟身無主 起鵠驍雄像殺神 用力一推來得猛(自)孟如彪仰面一交(唱)直跌着傍邊板壁共房門 多年舊木非堅固 撲地連人倒出廳 又壓着廳上許多抬與椅 聲如地塌與天崩 正當好睡三妖婢 忽被烘天響一聲 夢裏驚回魂沒有 只道是城前炮響進天兵 汗如雨濕翻身起 撞出堂來火向明 只見板門翻在地 檯橫椅倒滿天星 兩人就地還斷打 睡眼模糊看不清 急急趕來方認得 跌翻乃是四將軍 大王捺住揮手打(自)孟如彪雖然跌倒 畢竟還有作用(唱)抵死當胸一把擎 所以賊徒難盡力 不然性命早歸陰 三妖駭異無頭腦 走近身來用手分 連叫大王因甚事 這般反臉動無情 賊因總不將言答 靈巧雙雙動好心 左右攔腰連手抱 賊因大喊脚連蹬(自)妖婢道有話好說 爲何就打起來 還不放了起鵠喊道我的手已被你們拿住了 還放出甚麼來 這是他扯着我的意見 一看是真 便說小將軍快些放了手 有話起來講(唱)如彪只得來鬆手 立起身來已氣昏 也不分

清並理白 如飛正走出衙門 二妖也把強徒放 又問因何這等形 跌脚搥胸張起鴿 你們醉死不知因

我身並未將他惹 另眼相看似寶珍 留坐吃茶非歹意 偶然幾句戲言論 誰知小賊真無禮 舉出拳

頭就打人 你道此情容得否 自然就要把他擒 思量打殺方爲快 你每偏來硬處分 縱放他身逃了去

豈非搗我面皮門 強徒說罷噴噴氣 三個妖魔盡了明 冷面搖頭重又道 原來起禍甚微輕 我們已

是將他放 索性多言說幾聲 你是王爺他是將 有何戲話可談論 卽教偶爾閒談及 若是無關緊要

之話 他也未必登時發怒 我等想來非別事 必是你當初賊智又重萌 見他年幼容顏好 妄想鷄奸落

了魂 所以惹他心大怒 老拳奉敬正該應 算來不是他無理 還是伊行少正經 居上不嚴招下慢 說

來倒是一新聞 這般混賬全無體 還要想一統山河奪大明 勸你莫如收拾起 免教出醜在朝廷 三妖

說罷哈哈笑 六手齊來抓面門 起鴿被人猜破了 羞慚也着有三分 嘿然半晌重新道 卽使區區有此

心 他不過強盜之兒爲我將 又非帝子與王孫 何妨好好相從我 這等裝喬忒自矜 意兒笑道 你便

說得輕鬆無奈他本心不愿 能奈他何 起鴿跌倒道 他不肯從 難道我就罷了 此刻偏要去殺了他 這兒道 殺他由

你 只怕孟元帥見你殺了他兒子 他也反將起來 這就有些收煞不得了 起鴿道 依你們主意便怎麼 巧兒又道 我

們是小人 只有小膽主意 若是將就些呢 只好若爲不知 若要周到些 明日還該到孟元帥處 自己認個不是 再賞

他些金帛 方使他沒有怨心 起鴿笑起來道 你們這等幫着他 只怕到先與他有一脈了 三個齊說道 就有一脈也

是你自己不好 領他進來的 此刻倒管不得我們 張起鴿被他們說得無言可對 自解自分惟有笑 耳聽二

鼓已頻敲 一場好事成無趣 只得抽身自點燈 回到內房安睡了 又防妻子要知聞 被他責罵如何賴

還要三個丫環去奉承 再說如彪年少子 一腔怒氣火燒心 奔回州判衙門內 推進書房見父親

哭訴方纔多少事 賊王這等看人輕 全無半點英雄氣 大事如何做得成 我等若然長在此 必遭大禍

死無名。莫若早早回山罷。還樂得自在逍遙作寨尊。說罷放聲大哭。立時催逼要回程。(自此時若是嫡親之父。看見兒子這般。自然要動氣了。無奈孟興國他是帶來之子。又且性氣不好。本來不甚愛他。聽了這話。竟不以為是。倒大驚道。大王雖只這般。你却不敢動手就打他。如彪道。若不動手。那得脫身。孟興國道。只該善言回答。為是如彪道。先把善言回答他。他也不依。若要再善些。只有同他睡了。還有甚麼說。弟兄三個。又都不喜如彪。如龍道。這也未必。你的性氣那個不知。一語不投。非打即罵。那裏肯把甚麼好話去勸人。如虎道。還有一說。大王現有這般千嬌百媚的皇后。你的面貌。也不是甚麼宋玉潘安。他那得就來愛你。如豹道。多分還是你觸怒了他。被他打了幾下。就捏這許多的歪話來。虧你自己也不怕醜。如彪大怒道。據你們這等說來。還是我無禮。三人齊道。你在家中。每每與人相打相罵。那一遭是你有過禮來。今日饒你分辯。也沒人聽你的。(唱)你一句。我一聲。幾乎氣殺四郎君。想來此處無從訴。跌脚號呼向外行。竟到自家房內睡。老蠻心內不安寧。開言便問諸兒子。可恨無智野畜生。撒潑招災天樣膽。大王豈曉內中情。必然道我將他縱。有口還防辯不明。兄弟三人齊答道。此兒實是禍殃根。爹爹若要身無事。明日須當綁畜生。送與大王憑發落。方能卸了自災星。老蠻點首連稱是。一夜安眠鷄又鳴。父子抽身剛洗臉。忽然來了一番兵。(自)說大王有令。着元帥進衙議事。孟興國連忙答應。你先去。俺即刻就來。番兵去後。父子四個。拿了麻繩。趕進如彪的房內。如彪剛待起身。如龍如虎。上前捺住。如豹綁起來。如彪大叫道。父親你做了一世英雄。從來不服王化。怎麼今日倒怕起這個毛賊來。要把兒子送去與他發落。自己體面何在。孟興國只當不知。三弟兄拖着。就走到了州衙。孟興國就先進去。只見起鴉就在三堂。連忙跪倒在地。口稱末將萬死。不知觸犯天顏。今特綁縛在此。候大王正法。起鴉因聽了衆婢之言。慌忙說道。元帥何得如此。俺昨夜因醉後。把如彪打幾拳。醒後思量。懊悔不及。所以請元帥來者。正要認個不是。設席與如彪講和。怎麼元帥倒說起這等話來。使我更加慚愧。快請起來罷。(唱)張起鴉。假至誠。黎奴只是戰兢兢。叩頭。

又把王爺叫 此子原非末將生 自小性情多囑強 從來教訓不依遵 凶頑闖禍爲常事 禮法全無慣打人 木將深知他過惡 故而捆縛在中庭 主公不可留情面 請到堂前石典刑 起鴿回言非是此 俺家實係醉昏沉 先行無禮和他戲 他是孩童認了真 以致大家胡亂打(白)然而他的性格雖凶氣力終小(唱)已被我揮拳打得遍身疼 今朝豈忍還加罪 快放他來見我身 與國遲疑還不敢 三名婢女喚將軍 大王實意將他恕 你莫心虛不當真 快叫令郎來此處 對大王謝罪禮該應 如天大事都消散 何須空自綁麻繩 黎奴聽了他們話 方敢抬身出內庭 命把如彪推進內 果然的赤身花綁只穿棍 冲天怨氣號啕哭 與國開言罵幾聲 你這畜生該萬死 幸虧得主公大度量寬宏 救你不死真難得 快快前來謝主恩 說罷方將繩索解 如彪搗強果無倫 猶然不肯將身跪 如龍如虎獻殷勤 左右將他偏捺倒 磕頭四拜在埃塵 賊徒見彼形如此 又覺哀憐心不寧 笑臉歡容稱罷了 放他好好着衣袴 後堂去飲三杯酒 從此須當要小心(白)如龍如虎又扯他起來 叫軍士去取衣服 如彪哭道 這等呂太后的筵席 我斷不去吃他的了 你們要吃 儘管去吃便了 吃饱了好去同他睡 又是三個丫環勸道 他既氣得這般 想來也吃不下的 放他回去 將息將息罷(唱)兄弟聞言纔放手 如彪帶哭就飛奔 混天王看了哈哈笑 搗強非凡果是真 若要他身性情改 真須換骨洗其心 孟家父子皆無語 少刻廚房席備成 逆賊便留賢父子 後堂深處飲金樽 開懷洒落多歡笑 瞎話連篇講論頻 只有如彪真氣殺 回衙獨坐淚還傾 書無交代難明白(白)看官看到此處 還不知他(唱)到底身軀是那箇生 須待做書人細剖 說來又是一奇文 他的母親原是中華女 生長崖州聚寶村 姓沈媚娘爲小字 生來容貌最輕盈 只因貧賤無家產 跟着他外祖名爲沈子春 浪跡江湖尋活計 鑽梯走索盡皆精 夜來也接行商客 到處喧傳每趁銀 宏治九年春二月 爹兒同到北京城 皇都自古繁華地 生意應知百倍興 其歲媚娘年十八 就知世事與人情 因觀所得

財和帛（自）被這個父親吃酒賭錢隨路散漫（唱）從未存留一二文。料想到頭無積蓄。將來何以了終身。私心頗有從良意。逐日留神用眼睛。無奈命途多倥傯。姿容又不算傾城。王公貴戚高人物。選不上金釵列畫屏。下等閨閣貧賤子。養他不起莫思尋（自）只有那些行商坐賈的富豪。綉腿花拳的子弟。也算得中等人物了。（唱）聞風都要將他娶。他又生成忒細心。或爲年高鬚已白。或嫌貌醜太堪憎。或因情性多鳥薄。惟恐將來有變更。或爲家中妻悍妬。難拚身體受艱辛。故而未敢輕相許。半載踉跄住在京。正是那天下事情難逆料。有緣偏遇在無心（自）恰值這位何武師。替人出去辦事。事畢回來。彼時還是縱情色慾時候。（唱）花街柳巷爲傳舍。走索場中見美人。豈肯胡然輕放過。入門買笑願揮金。當時成就鴛鴦侶。一住其家有數旬（自）若論何世威初意。只不過適與觀花而已。原不會想娶他。（唱）不料媚娘奇見識。慕他一向有英名。容面不俗年還壯。性格玲瓏迥出羣。又值家中新喪偶。般般湊巧甚相應。一心就要將他嫁。枕席之間說與聽。教習初時還不理。後來見彼出真誠。再三說到難推託。只得依他問子春。偏遇烏龜真個惡。欺他不是掌財星。竟居此女爲奇貨。要索千金始賣身（自）何世威那裏拿得出這一千銀子。便說你賣了女兒。原無倚靠。何不好好嫁與我。我情愿養老你。就是了。沈子春那裏肯依。只是一板打定。何世威動起氣來。當時就要撒手而去。（自）無奈姣娥偏不捨。再三苦勸復留停。還防他要抽身去。相待之情分外深（自）你想一個有名的武教師。佔住了個妓女。還有那個敢來奪他。（唱）夜裏休言無別客。日間也不見分文。烏龜好不心中氣。欲待行凶趕出門。又怕他身多技勇。拳風擋着也難禁。只好吞聲忍氣由他住。不意裙釵有了孕。教習知之方着急。這叫做無心種樹忽生根。算來實要將他娶。免得把骨血漂流無定音（自）此時若是平常無賴之人。索性用強佔去做了妻子。倒也罷了。何世威又不肯丟了這架子的。欲待向人移借。眼前沒有這大主兒。只有沐公爺。卻極是相熟。偏偏又在山海關用兵。只得趕去與他商議。沐公爺又留住他。訓練起兵。

馬來。一時脫身不得。不料世威一去。就是幾個光棍來要胡鬧。沈媚娘托病不出。這些光棍發起恨來。又串通一班衙役。告了巡城御史。(唱)把那烏龜捉去敲三十。連夜驅除出了京。及至世威軍事了。沐公慷慨贈千金。歸來再訪人何在。已出京城月有餘。要趕之時無處趕。(自)只好把這班光棍出氣。(唱)人人打斷脊梁筋。磕頭陪禮方纔罷。有了錢財又沒了人。(自)何世威雖然好色。終久不是情癡。氣惱一回。也就置於度外。又往別處尋歡去了。只有沈媚娘還記掛着他。一出京城。只與父親吵鬧啼哭。也不肯在別處安身。沈子春弄得沒法。(唱)只得相同歸故土。倏而十月就臨盆。生下孩兒。幸喜娘無恙。不忍將他棄水濱。撫養懷中剛數月。那知禍事又臨身。孟興國。狗強人。偶爾閒遊聚寶村。忽見姣娥生得好。當時率衆動強橫。門前放火燒房。屋。殺却烏龜沈子春。劫了娘兒回寨內。施威強逼要成親。(自)沈媚娘欲待不從。又恐被他殺了。無可奈何。只得說。若要我從順。須要由我撫養親兒。不可害他性命。孟興國倒也依了他。就把這小廝也當了兒子。取名如彪。沈媚娘勉強相從。且保着這個兒子。希冀後來。或者有個出頭。若講何世威。上半世爲人。只原該生幾個不上進的兒女。只爲他那娘子。雖只出身小戶。性情極是端莊。所以生的女兒。還是好的。至於這個孩子。生於妓女之腹。養爲黎寇之兒。可知就是倒運將軍。爲賊爲盜。爲娼爲優。都是論不定的。再不想數年之後。吃了張起鵠一場惡虧。幸遇張逸少帶到南京。住在郭府之內。(唱)分明進了芝蘭室。日漸薰陶化了心。半世淫邪並狡悍。翻爲正直與公平。知恩德。盡忠誠。協助賢徒報主人。看透邪緣如幻夢。居然見色不貪淫。張郎亦有輕佻處。每每從傍盡力爭。奪利爭名都退後。扶危濟困自當心。其心固未思邀福。天地無私最有靈。功德絲毫皆記取。從前有過已償清。不該再受非常報。應得還他好子孫。以此如彪年漸長。絕非下賤小兒形。性情剛武兼多力。面目依稀肖乃尊。十歲上邊人事曉。偶同如豹兩相爭。(自)如豹罵了他。是帶來的野種。要趕他出去。他就疑惑起來。(唱)進房哭問親娘道。到底何人把我生。其母將情從細訴。原來不可與人爭。

如彪聽了方知道。自此心中起異心。漸與父兄皆不合。時常吵鬧眼睜睜。(白)孟興國見他這般強壯。也就心冷起來。如龍等就越要把他欺負。他又不肯受欺。到那孟興國來投張起鵠時候。(唱)大家不肯將他帶。他又偏偏在後跟。初陣爹兒曾對敵。只因性急未知名。昨宵細問其根脚。心內方知是父親。正在滿腔無設法。又逢平地禍相侵。吃這一場虧苦無門訴。氣得幾乎沒了魂。切齒咬牙心暗想。當初無處把爹尋。故而暫把人依靠。負屈含冤十九春。今日既然知下落。豈甘重復受欺凌。不如趁早投中國。見父同來把怨伸。只有一椿難處事。爹兒從未兩相親。驀然去認他爲父。有甚東西做證憑。須得回山同了母。方能認識進華營。思量定。頓歎忻。撇下愁煩拭淚痕。梳洗穿衣還貫甲。提鎗在手上騎行。只言打獵東方去。放馬如飛出了城。城郭離山無百里。馬行不過半時辰。抬頭早到虬龍寨。進寨慌忙見母親。徹後通前齊告訴。媚娘聽了喜還驚。謝天謝地誠如此。事不宜遲要速行。別樣東西拿不得。只好藏些首飾共金銀。(白)對這些服侍嬪姑。只說同到寨主那邊去。其時孟興國正妻已死。衆姬妾也不來察問他。(白)悉憑母子同離寨。上馬加鞭急急奔。好像那烏雀離籠魚脫網。滿腔會合一家人。豈知萬事天爲主。(白)沈媚娘的命內。還該遲一個月。纔得與何世威相見。(唱)又來了間阻良緣的小難星。出寨剛剛三十里。忽然眼暈又頭疼。腰酸腿軟身麻木。滾下雕鞍坐在塵。嚇得如彪雙脚跳。路傍幸有一鄉村。扶娘帶馬同投托。(白)這人家只有老夫妻兩個。(唱)慨許相留住幾旬。沈氏媚娘床上睡。惡寒發熱意昏沉。可憐嚇壞年輕子。無處求醫與問神。只好呆呆睜眼看。煎湯煮粥用心勤。要知此病何時好。着實還須歇幾旬。運到機緣方湊合。如彪救父立功勳。團緣有日無煩慮。此刻書中且暫停。(白)再說孟興國宴罷回衙。不見如彪影。問問左右。都說早上出城打獵。還不曾回來。孟興國一想打獵。豈有還不回來之理。必是他怕受約束。必定逃回山寨去了。如龍等都說由他去罷。再不要尋他。所以孟興國竟不曾差人去查究。(唱)賊主知道連聲嘆。卻也

無從再理論。傍晚忽聞皇后轉。歡天喜地急相迎。雙雙坐在沉香椅。起鵲連忙問好音。可有高人同到否。妖魔啓口笑盈盈。（白）答道。妾身回到前宮。說與父王知道。隨即寫了書信。差巡海夜叉。送往連雲島山上。奉請一位高士。號爲吟風仙。承他許允。必來相助。只是他還要煉一件法寶。須待四十九日。方能成功。成功後即來。妾身想他既煉法寶。怎好十分催逼他。（唱）昨宵就在龍宮宿。今日辭親就轉城。目下正當天氣熱。從來盛暑不交兵。莫如罷戰將城守。他若爐中出寶珍。一定前來相助我。算來七月已初旬。秋涼正好將兵用。一定應教大事成。逆賊聞言心大喜。若言如此妙無論。娘娘來往多勞苦。請進房中略養神。（白）妖魔果然帶着心兒。進房去了。看官聽說這些話。一半是假的。不過連雲島。止有個老虎成精。實在有些本事。蛟精與他向來認得。所以自去請他。虎精一口應承。只要煉了一件寶貝。就來相助。這會叫妖魔鬼怪。一齊出現。張起鵲當真。有甚麼仙家來了。好不喜歡。當時傳令衆將官。只要緊守城關。就有華兵挑戰。也不要睬他。且過了這六月炎天。仙人到了再講。（唱）令下一聲諸將喜。城中糧草又充盈。大家放膽寬心過。且等秋涼暑氣清。中國元戎郭殿下。雖然急欲破妖氛。無如天氣炎如火。也只得耐了雄心慢出征。將士人人寬甲冑。投戈養馬歇三軍。單單苦了張都督。他是非常快活人。些際分明遺了厄。早間身坐在中軍。雖不要頂盔貫甲常披執。也却要博帶幟冠體像尊。夜裏安眠皮帳內。何來水關共涼亭。又無瓜菜消枯渴。直悶得遍體生烟火。直噴（白）午後空閑。到中軍後帳坐坐。這位郭殿下。又是生就的沉靜性格。聽說多了笑話。他就要厭煩起來。所以又坐不住。這一日偶然穿到後營的帳來。乃是一班女人。棲息之處。（唱）軍士將官俱不到。人稀似覺尙幽清。嫦娥四位輕裝坐。跼立無非侍女們。紗扇齊揮風透體。金戈鐵馬不聞聲。此番大悅張都督。半定身軀不肯行。格外殷勤諸婢女。忙將玉盞奉香茗。至親姊弟原無礙。公主雖然是外人。見慣男兒從。不怕況且爲飛香面上情。自然托熱當親丁。只有個妙容小姐還拘禮。自覺難堪體不寧。卻又身軀無處走。

只好在旁邊陪坐不開聲。張郎知得裙釵意，也不多言去近身。只與自家雙姊妹，把這些別來景况細談論。開懷洒落同歡笑，忘了炎天熱氣薰。直到晚來方出外，武師獨坐在前軍。問言你到何方去，使我團團沒處尋。逸少回言無別處，後營深僻頗幽清。因而在彼閒談話，不比前邊烈日薰。（自）世威笑道：「一樣的營帳，爲何後寨就會風涼起來。不過是你生性這般，喜歡在女子堆中打混，所以熱也忘記了。」逸少笑道：「這自然。所幸那邊女子都是我的至戚，我以後正要進去走走。你老人家不要與我作對，只管嘮叨。」世威道：「這三個自然是你的親人，那慕容公主，卻是外姓女子。」（唱）縱使無人來管你，終須禮上不該應。你今親看元戎樣，難道與令姊千金不是親。公主更爲他服下，將來總是一家人。中軍貼近非遙遠，足跡何嘗到後營。獨你稀奇無石相，專專要去近釵裙。不要在軍中又脫千般體，弄得手下喧傳令不行。張都督，叫師尊，好言勸戒實多承。我非木石無知者，賭氣從今學正經。便與裙釵相混雜，再不像從前沾染動癡心。你身只在旁邊看，若有些兒跡共形。任你如何私處治，當官再去稟凌寒。哈哈一笑何無敵，料想攔他總不聽。只索由他頑耍去，且看他可能真個不癡心。張郎幸有消閑處，心意開舒病不生。又想師父之言原有理，諸凡舉止自留神。進來不過安然坐，或講詩詞或講兵。因此上體局規模猶未失，鳥飛兔走趕青春。等待三伏炎天過，七月初交景色清。細雨輕風飄四野，秋花秋草闌鮮新。征人戰馬皆舒暢，公子王孫扇稍停。綉閣佳人邀伴侶，焚香乞巧賭穿針。連雲島上吟風怪，八卦爐中寶已成。打點精神來應劫，變爲方外一全真。渡海而來竟到崖州地，說與城頭衆小軍。飛報州衙王與后，夫妻聽得好歡心。（自）就差孟興國等，開城相請。直進州衙，張起鵠見他相貌驚人，實非等閑之輩。連忙降階迎接，口稱大仙，待以賓客之禮。虎精也不謙遜，竟坐下問道：「請問大王，這幾日可曾與華兵交戰麼？」起鵠道：「因候大仙駕到，所以還不曾開兵。虎精道：『既然如此，待我明日去會他。』起鵠大喜，就封爲保國軍師，設席款待。這虎精食量非凡，也不裝做，竟是大酒。」

大肉吃了又添。添了又吃。席散之後。起鶴親送他往州衙內安頓。着頭目伍彥超。好生供奉。因知他忌葷酒。想來也用得着女人。又送四個鸞婢與他。虎精忻然而受。過了一夜。早上進衙。自揀了盔甲器械。只點了三十步兵。就要去討戰。起鶴道。軍師既去。爲何只帶這幾個步兵。虎妖道。在俺出場。原用不着幫手。不過要他們去搖旗吶喊。助助威風。大王不放心。再着一位將軍去壓壓陣。就是了。張起鶴就着孟如龍同去。走遭當時放炮開城。行不數里。早到了中華營外。虎精立定身軀。高聲討戰。哨卒報進營來。元帥聽說是一員賊將。也就不以爲奇。早有常奮武與郭成龍要去見陣。元帥恐他兩個不細心。又着何世威等。同到營門照應。(唱)真高興。郭與常。今朝天氣甚清涼。頂盔貫甲拿兵器。上馬同行出帳房。號炮三聲營大啓。但見搖旗擂鼓衆兒郎。二將軍出得營門外。只見這賊將形容迥異常。頭戴虎頭盔一頂。熟銅鎧甲鍍金裝。黃袍緊束烏絨帶。一丈身材出調長。腰大十圍真不愧。稀奇短頸闊肩膀。鼻兒大。臉兒方。鐵戟烏鬚生兩傍。板刷濃眉橫殺氣。銅鈴暴眼閃金剛。不騎戰馬昂然立。長柄金瓜手內將。一派凶形人相少。儼似隻斑蝥猛虎下山岡。成龍見了哈哈笑。勸馬開言問賊強。(白)你這賊將。可報上名來。好等老爺記你的首級。虎精答道。俺乃張大王駕下。保國軍師吟風仙是也。特來請你家元帥見陣。他爲何躲着不來。你們這個小卒。不在俺的心上。快些回去。叫他出來。休得在此白送了性命。成龍大怒道。你當我是無名小卒。且走過來。試試我的手段。若果殺不過你。自然請元帥出來。若殺得過你。不要逃走。(唱)一句未完跑馬出。疊刀舉起是純鋼。兜頭砍下如風利。虎怪提鎚只一搖。震得那刀口有聲飛烈焰。成龍吃嚇眼張張。鞍轡坐穩刀重起。大胆妖魔不怕強。冷笑哈哈雙手舉。洒開大步好堂皇。金鎗跳動如飛電。勇力真堪賽霸王。步行相交方十合。刀鎗並舉鬪光芒。成龍本是中常力。似覺鎗來重不可當。竟有些兩臂酸麻心裏跳。常英躍馬就來幫。吟風看得真平淡。獨力何難鬪一雙。利刃鋼鞭風捲雪。不離頭面與胸膛。八稜鎗似流星滾。只照肩頭共頂梁。惡戰場中三十合。二將軍任

似賽金剛 和盤托盡平生勇 不敵成精猛獸王 鞭法漸疏刀法亂 四條臂膊怎支撐 此番大怒湯繡武
舉手忙招楚二郎 兩馬騰空齊跳出 凌霄也是氣昂昂 更有個轅門副將徐君顯 高喊王巴莫逞狂
要緊之時蠻且泛 鋼刀畫戟兩條鎗 齊來圍住吟風怪 走馬燈兒一樣空 奮武成龍心大喜 精神抖擻
再來幫 鎗兒利 戟兒長 鞭打當頭刀亂攪 喊殺之聲聞四野 星羅雲捲盡鋒鏖 團團裏得無空隙
此際凶魔也着忙 一柄金鎗來不及 只能招架與提防 看來無力將人殺 搖一搖頭兒露本行 大吼一
聲山岳震 頃刻間氣捲出東方 刮得那灰沙滿處迷人目 地覆天翻鳥獸慌 衆將吃驚猶自可 馬聞虎
吼更驚惶 狂嘶亂竄齊奔跳 頗得這六位將軍沒主張 直撞橫翻都落馬 凶魔看得喜揚揚 提鎗大步
飛奔過 要把中華將士傷 忽聽得營內一聲弓響處 飛來一箭息翎長 剛剛中着凶魔臉 左右穿腮血
直注 阿哨之聲停了步 衆將軍方能跳起拉絲轆 如飛跑進營中去 妖怪生噴抹面龐 拔下雕翎丟在
地 抬頭往內細端詳 (自只見一個有鬚鬚的將官 立在營門裏面 手內還拿着弓 就大叫道 你這該死的賊將
既有本事 何不儘早出來 要放冷箭怎的 世威笑道 你若在本事 也不使這妖法來了 我也不上你的常要箭 便再
賞你一支 提起弓來 又是一箭 虎精身體搖搖 急閃時 已在眉骨之上 險些兒射瞎了一隻眼睛 未免吃驚 只得
轉身走進陣內 孟如龍接着道 軍師這一聲 連小將也嚇了一跌 他們既不敢出戰 我們且是回兵 明日再來便了
虎精點頭答應 幸虧他的皮肉堅牢 拔出箭頭 隨即長好了 便與孟如龍收兵而回 何世威等同進中軍 細察其事
元帥驚道 如此看來 又是一個妖人了 明日須待我去會他 先要防備着馬匹爲妙 元帥道 這個自然 當夜焚香淨
手 畫了許多鎮膽硃符 分給合營將士 燒作飛灰 與戰馬吃了 然後安歇 天亮起來 飽吃戰飯 元帥點齊了一隊步
兵 與張都督分爲兩隊 (唱) 三聲炮響營門啓 浩蕩旌旗出戰場 前隊近城排了陣 番兵飛報進三堂 吟
風聽了哈哈笑 便請娘娘與大王 各位將軍同去看 開門放炮出城牆 張都督一見蛟精面 便喝妖嬈

潑賊娟 又合了甚麼軍師來見鬼 莫非是你舊情耶 妖魔聽 氣充腸 忤逆孩兒罵你娘 今日斷難饒過你 催開坐騎劍噴光 飛來直取張都督 都督何曾在眼 笑說一聲來得好 揮刀格過半邊廂 兩人對面方交手 白虎精一眼石去 只見昨夜放箭的人 立在三簷齊蓋之下 大喝一聲忙趕過 提鎗就打罵戎囊 世威此刻心無懼 刀架金鎖響喀喀 一女三男場上戰 兩邊擂鼓震天荒 鬪經三十餘回合 未見輸贏弱與強 虎怪生成心性急 連忙念動鬼文章 傳留古語風從虎 頃刻間陣陣腥風起北方 直刮得石走沙飛天色暗 聲如萬馬共騰驤 又聽得嗚嗚咽咽空中叫 現出那無數妖魔好賊腔 青面紅鬚非足異 三睛四角遍身黃 烏毛黑嘴真難看 凸臉凹頭三尺長 腳踏愁雲噴慘霧 乘風亂舞哭汪汪 一齊沖進中華陣 白象將官曉得又是妖法 放出英雄膽氣剛 率領衆兵迎衆鬼 喊聲大起混刀鎗 那知衆鬼非凡惡 撞着刀頭也不傷 只顧上前不退後 衆軍未免想倉倉 元戎看透妖人術 馬上擡身對上倉 發手雷鳴天地震 條條電影掣金光 擊得這愁雲慘霧登時散 依倚青天出太陽 鬼怪如何能立脚 倏然而滅影茫茫 虎魔越發心中氣 右手輪鎗架輿搶 口念妖詞三五句 又伸左手向肩傍 揭開小小葫蘆蓋 幾陣烏雲淡翠妝 擁出葫蘆飛上去 空中一似烏迴翔 須臾散漫遮天暗 放出那一個飛刀白似霜 四指闊 三尺長 金環滿背繫犀桑 丹爐煉就希奇寶 不是人間鐵與鋼 一變十而十變百 登時化作五千雙 猶如雨點空中落 只望華人砍得忙 此際驚慌何教習 張督爺豪傑也難裝 師徒作對回身走 本陣之中去躲藏 虎怪焉能輕放捨 驅刀趕進陣中央 白元帥看了雖曉得是飛刀 却不知如何破法 只得把雙手齊放 半空中霹靂交加 指望將他打退 那曉得這飛刀是真寶之物 不比那些幻化的東西 非五雷可破 老虎精的膽 又比別樣妖怪大得多 聽了這雷聲 轉是哈哈大笑道 俺也曉得那郭永忠不過學得一個五雷法 然而俺也不怕你 口中又把風吹動 趁起風威勢更狂 霜片相同空中舞 華人今日要遭

殃 肩傷臂折身難保 額破頭開命卽亡 叫苦連聲難抵敵 抱頭縮頸竄如狼 賊王看見華兵亂 勇氣
增添百倍強 夫婦領兵齊殺過 孟興國率領衆兒郎 更兼一衆番頭目 乘輿齊奔也去幫 倒海推山真
個猛 元戎有刀也難當 衆將軍只好將身顧 奪路而行體面忘 軍士如何逃得及 此時命不值猪羊
該活的是刀鎗對裏鑽身去 該死的是亂馬堆中化肉漿 棄甲拋戈丟劍戟 呼天喚地哭爹娘 (白)張起鵠
直撞橫冲 正殺得高興 真是冤家路狹 恰巧又撞着了何世威 大叫道 惡賊 今日是你的死期到了 不把頭送過來
應 還想往那裏走 世威此時只好招架 上面的飛刀 那裏還敢與他對敵 別轉了頭 要往側邊而去 那裏曉得這虎
怪 又趕將近來 (唱)一鎗打過千斤重 拍撻之聲中脊梁 任是英雄禁不起 口噴鮮血濺衣裳 幾乎倒下
離鞍馬 魂膽俱消走路荒 逆賊提鎗趕了去 不知直趕到何方 蛟精領將返騙卒 正所謂狐假虎威在
追得華兵如兔獍 狼狽奔馳相踐踏 屍體遍地好淒惶 幸虧營寨無多遠 三里之餘就見帳房 沒命
忘魂齊竄進 營中大隊也驚慌 元戎急領諸軍校 推過兵車把路擋 又有許多弓箭手 登車發箭似飛
蝗 各營守將俱奔出 急切難將大炮扛 木石搬來朝外打 聲如霹靂響兵兵 人多到底能爲事 賊衆
心驚還不得強 虎怪見他兵勢盛 猶如鐵壁與銅牆 想來急切難攻破 得趣抽身且下場 手執葫蘆重
念咒 飛刀果是妙無雙 萬千百十仍歸一 鑽進葫蘆復閉藏 妖后見他收了法 方纔傳令傳兒郎 鳴
金打鼓還吹角 緩緩而回喜氣揚 (白)華兵見賊衆退遠 方纔放心 兩位元帥 重陞新帳 可憐一萬步卒 只剩得
五千回來 一小半還是帶傷的 郭殿下與張都督 以及五員健將 到底虧了頭上符印 都不曾着傷 不過或被刺去
盔纓 或被割破衣甲 或被砍壞了馬 步行而回 聚在帳下 都說這妖精凶狠 元帥一看 獨不見了何世威 驚問道 武
師爲何不見 衆將官殺昏了 都說不知 逸少急得站起來道 初時還同着我的 走到半路 就不曾見他 難道已被殺
了 元帥道 論理也不至如此 又喚這些敗將及兵丁來問 有一個稟道 小的曾見何師爺 被那虎面妖賊 打了一鎗

口中吐血。又被那賊王追往東邊一帶去的。逸少聽了。大驚失色道。既如此。待我趕去尋尋。淡烟也是着急道。我與你同去。其時軍中飯熟。姊弟二人。將就吃了一碗。就帶了這個軍士上馬出營。走到半路。軍士指說。就在此間往那邊一條路上去的。(也)二人聽說把頭點。帶馬匆匆找上前話。內先提張起鶴。緊追師父過東邊。何無敵合遭愆。臂上鎗傷痛不可言。只爲慌時差了路。焉能到得自營盤。賊徒後面高聲叫。萬惡王巴老賊蠻。往日英雄何處去。爲何不敢轉身還。當初吃你虧多少。也有相逢這一番。捉你回營非但殺。正要細磨細打報前冤。抽腸破腹剜心肺。骨肉拿來油內煎。細嚼心肝方雪恨。你今還向那邊鑽。世威耳聽他身罵。搭轉頭來往後觀。只見他馬似蛟龍人似飛。惡狠狠追來不放寬。思量回馬和他鬪。怎奈渾身痛且酸。料想無疏只有敗。莫如還是走爲先。心思再加重。帶緊繩轉過灣。大笑哈哈張起鶴。饒伊走上焰摩天。老爺也會生雙翅。捉你回來有甚難。放馬飛追無少歇。世威急得滿心烟。經村過廓如飛走。有路相逢就一穿。前走的宛似鯨魚初脫網。後趕的渾如弩箭乍離弦。東西南北都忘卻。一霎時光百里寬。逆賊此時心胆壯。身軀好比駕雲般。工夫不惜跟他走。耀武揚威口喊喧。教習止因傷帶重。正所謂英雄只怕病來纏。脊梁本是多疼痛。又被多時馬上顛。兩腿俱麻腰似醋。更兼熱血向喉參。牙關緊閉身搖幌。陣陣昏頭眼目眩。手內鋼刀都落地。汗流道體濕征衫。神魂飄蕩心如鹿。又恐身軀翻下馬。一把絲鞭雙手扯。腳鈎馬腹上身癱。憑他背後胡柴罵。不敢回頭只向前。強賊看如此。不禁好笑又開言。惡聲改轉呼師父。你枉做了英雄五十年。平日殺人如刈草。行爲果敢沒牽纏。爲何一至於今日。生死關頭竟看不穿。須曉得此處地方皆有我。任伊四處走圍圍。有誰來把你相救。難道真能上了天。前後算來終要死。何須貪戀這片時間。跽腰曲背熬疼痛。縮頸奔逃抱馬鞍。卻不把向日英雄都掃盡。我今眼內也難看。故而勸你休逃了。若說被我生擒心不甘。何不把腰下青鋒先自刎。我身豈不記當年。雖曾吃你多虧苦。外面之恩卻也沾。到如今身死之時。諸恨解。

難道當真還把你下油煎。自然的衣衾棺槨將伊葬。這幾叫恩報恩來冤報冤。我的話兒真達禮。你可能聽我死爲安。世威聽了真是氣。可恨無知狗賊男。到此還思來騙我。免不得精神掙扎顯威風。頭兒扭轉腰肢挺。兩眼睜開豎虎鬚。(自)大喝道。沒廉恥的畜生。你倒說得這般好聽。既然記得也會受過我的好處。爲何就忘記了。那吃虧之處。也是你自己甘心。我並不會強你。饒你那裏說去。也只算把銀子買你吃虧到底。你還折了甚麼便宜。就這恨到必要殺我。起鵲笑道。這些小事。原也平常。我所恨者。恨你有那三件大事。第一件。在邯鄲不肯把女兒配我。第二件。在京中教了張逸少打我。第三件。在雲南幫着沐震來殺我。這三件冤仇。該記不該記。該殺不該殺。如今你若自知理屈。貪生怕死。須速滾下馬來。跪在地上。三呼萬歲。磕了我二十四個響頭。這便饒了你也罷。不然總不依。且看你那些好徒弟。可能夠趕來救你。世威大怒道。真正放你娘十七八代祖宗的狗臭屁。你若捉住了我。自然由你去萬剮千刀。既捉不住。休得來嘆這賊氣。(唱)我的頭兒生我頸。須不比當初食物與銀錢。縱教說盡蘇張舌。決不肯被你輕輕哄下肩。強徒聽。火冲天。既然你不受人憐。我今若不生擒你。枉做人間七尺男。呼的一聲鎗擲過。何世威一頭與他鬪口。那曉得龍駒走乏竟遲延。已經相去無多路。逆賊鎗長丈八桿。只此身軀差尺許。剛剛擲過馬警尖。征駒負痛高聲叫。兩脚平空只一掀。掙脫絲轡前膝跪。將軍跌下錦雕鞍。賊奴大恣思益捉。怎奈他皮賴生成死不拚。跳起身來重又走。冲霄氣得口噴烟。提鎗躍馬聲如吼。抵死追來不放寬。此刻世威真着急。和身盡力向前參。正所謂有家有國難投奔。咫尺崖州是難關。仰面叫天天不應。低頭喚地地無言。親人多少誰來救。早難道性命該從此處殘。約莫又跑三四里。渾身力盡軟如綿。又只見疎林一帶擋前路。自身軀不保全。只得依他死了罷。也無別事掛心田。只想到此頭若去懸城上。嚇壞張郎太慘然。事已如斯難顧惜。剛剛舉手拔龍泉。賊王馬快如飛到。手起鎗來要擲肩。誰料一時心太急。眼光反落在旁邊。偏偏不中何無敵。(自)倒中在一顆

老樹上。(唱)擲進鎗頭幾寸深。強賊心焦雙手拔。那曉得進時容易拔時難。世威見了驚還喜。掉轉身來就把劍揮。起鶴驚慌忙放手。腰間掣出紫金鞭。擋開寶劍身方退。正要將金鞭來劈下。忽聽得林後有人高聲喝。(自)張起鶴。你不得逞強。俺來也。(唱)又聞響亮是弓弦。賊王急要剮頭望。早被他一箭飛來中左額。鮮血淋漓聲呵哨。此番教習好心款。父聽得林中馬響塵沙滾。飛出年輕將一員。頭戴銀冠挑尾雉。面如紫玉髮披肩。身穿箭桿青紗服。手執銀鎗凜凜然。大叫賊奴休要走。劈頭就刺勇非凡。賊王看見驚呆了。(自)你是孟如彪吓。(唱)爲甚幫他到此間。小將生嗔且不理。鎗如龍滾刺胸前。賊頭臉上多疼痛。(自)手裏只剩了短兵器。(唱)心內慌張架格難。大叫一聲真晦氣。滿腔烈火化冰團。兜回坐馬如飛走。小將心焦不細看。縱馬提鎗追了去。武師日觀意茫然。(自)心裏想這個小將。實是孟如彪。怎麼倒來救我。真是奇事了。此時心神一定。越覺得遍體酸疼。立也立不住了。連忙把劍插在鞘內。一步步挨進林來。要尋塊石頭坐坐。那曉得半塊也不見。倒有幾間草屋。近着這樹林。(唱)茅簷竹柱黃沙壁。兩扇柴門一扇關。有個婦人門內立。紗裙比甲淡羅衫。心灰意懶何無敵。也不將他面目觀。走近門來稱大嫂。可容借坐片時間。婦人細看方回答。請坐無妨進裏邊。說罷開門朝內走。世威跟進草堂前。堂中並沒他人在。木椀長條擺兩邊。教習方將身坐下。婦人親自舉尖尖。篩茶在碗殷勤奉。枯渴之人一口乾。那曉熟茶剛下肚。沖得那寸心陣陣打頭眩。一聲喀噉難熬忍。吐出鮮紅一大灘。兩眼昏花來不得。倒身就向櫺中眠。這婦人就是如彪母。驚得心中弼弼參。再把形容覷仔細。還妨不是又開言。(自)走近前來問道。將軍尊姓大名。爲何馬也不坐。被那穿紅袍的。趕到這裏來。可是在陣上殺敗的麼。世威閉着眼睛答道。我叫何世威。因被妖人殺敗。迷路而來。倒覺擾了尊府。沈媚娘聽他說出姓名。不覺大喜道。既然正是何世威。爲何竟不認得我。世威道。素不相識。實不知大嫂姓甚名誰。媚娘道。我就是走索的沈媚娘。兒子替你撫養到十四歲了。怎麼倒說起素昧平生的話。

來（白）世威耳聽稀奇語 時方睜眼向外看 只見婦人身半坐 細腰瘦質小金蓮 瓜子臉 綠雲環 俏眼橫波眉更灣 杏臉桃腮雖欠嫩 規模不改舊時妍 此番倒覺心驚駭 不免摸身問一番（白）原來是你麼（唱）一別京都數十載 我因俗事太紛煩 故而委實忘懷了 你倒原還住此間 惡薄父親還在否 懷胎既是已生男 如今怎樣爲生活 可還是走索縉梯日趁錢 大抵裙釵多善哭 媚娘聽了好心酸 將身坐 淚珠彈 說起分離十五年 誠後通前無隱諱 滔滔細講一長篇 今朝病體方全愈 正待相尋到你邊 不料你身先到此 也虧得孩兒望見論容顏 世威聽了方明白 仔細思量覺自慚 嘆了幾 難爲你這等說來剛纔小將髮披肩 居然是我親生子 此刻因何尚不還（白）媚娘道他見了那賊王急於報怨所以追趕去了若趕不着自然就回來的世威道既然如此你再望門前恐怕我的徒弟也转到這裏來媚娘道你的徒弟是誰世威道我的徒弟甚多好歹不一張起鵠是第一個冤家其餘碌碌不足勝數只到梢頭結大瓜得着個好徒弟姓張名逸少我也就終身倚靠着他目下現爲領軍副帥所以我同着他來的媚娘一邊答應只因房主夫妻都在田內又去喚了他們回來往廚下備辦酒食（唱）自己還來堂上坐 光明不用把人瞞 正所謂冷灰餘火重生熱 枯木逢春又發鮮 再把別來多少話 世威有病怕心煩 依然睡倒搖頭道 慢慢消停對你談 媚娘見彼如斯樣 暗思男子實心偏 久別重逢並沒有三分喜 意氣生疎迥異前 幸喜孩兒年已長 終須骨血是伊傳 死生總要相隨去 不怕你再把人兒撇半邊（白）不說沈媚娘在此打算再說張起鵠被孟如彪追將轉來事有湊巧纔到半路恰好張都督與何淡烟也尋了來劈面相逢逸少大喝道逆賊你把我師父趕到那裏去了張起鵠那裏還敢發威連忙答應道後邊來的不是師父麼逸少往窗一看被他刺斜跑過去了如彪攔將來大叫道你是何人敢把這逆賊放了逸少驚道你這孩子也是逆賊手下之人爲何到趕着他走如彪道你不要管我我要殺他淡烟道只怕追不着了且問你可曾見我的父親麼如彪道你的父親是誰淡烟道我的父親是

何世威。如彪大喜道。他被逆賊正趕得危急。虧我救了他。此時還在後面。既你是他的兒子。就是我的哥哥。如今逆賊既逃。我與你同去見了父親再講。張都督笑道。這孩子好奇怪。幾時又把我家師父拜了乾爹。如彪睜着眼睛道。你的尊庚。看來也比我大得有限。甚麼孩子孩子。我偏也是他親生的。爲甚麼要拜乾爹。又對淡烟道。不要睬他。你同我去。(唱)女將雖然難細問。含糊答應把頭顛。又驚又喜張都督。三馬相隨一字連。兜曲折。走潯環。同來舊處共醜觀。如彪不見生身父。插了鋼鎗便下鞍。走進門來先喚母。爹爹可否在堂前。媚娘看見親兒到。後面還跟兩少年。一樣戎裝騎駿馬。想來都是本朝官。(白)連忙答應道。已在此了。你快來拜見。姊弟二人。聽得這話。就一齊下馬。跟進草堂。如彪見了世威。也不看他。躺在榻上。閉着眼睛。叫了一聲。跪下去就拜。淡烟連忙上前。把父親扶起。世威睜眼一看道。虧了你。怎麼都尋得着。元帥可曾回去。逸少大笑道。元帥倒回去了。但不知師父。這個兒子從何而來。快請講個明白。世威一想。當初雖也與他講過來的。然此時若一說。又要被他重新笑起。其實有些怕他。然而又無可遮飾。只得對媚娘道。這位就是張都督了。那個也是我的孩兒。我其實講不動。你與他們講講就是了。沈媚娘原是個妓女。還怕甚麼不好意思。(唱)微微一笑輕開口。大略重新訴一番。何淡姑娘驚又喜。張郎快樂更非凡。笑得個眼花沒縫呼師父。你真是老蓮亨通妙不可言。此事久經去臘後。那知撮合有蒼天。憂中變喜凶成吉。意外遭逢骨肉圓。生的孩兒人替養。並不費一毫氣力半文錢。今朝又會將爹救。氣宇雄奇信不凡。這等便宜何處有。回身向外對嬋娟。只稱師母深深揖。(白)媚娘聽說他官爲都督。是個極品貴人。(唱)怎敢平身把禮還。嚇得慌來雙膝跪。淡烟一把就相攙。如彪看見他如此。也要殷勤禮貌識。彼此恭身同見禮。草堂之上笑聲喧。禮完恰見房東出。酒在壺中肉在盤。更有菜蔬三兩味。竹籬擺下正朝南。(白)媚娘道。山野荒村。沒甚好菜。請督爺與官人吃一杯淡酒。解解渴罷。逸少道。有此喜事。當得領情。師父此時已有我們服事。師母請進去收拾收拾。我們喫完了。就好同行。世威道。且慢。我們

身在軍中。比不得家內。如彪帶去。倒還不妨。至於媚娘。只怕不便。總使元帥不惱。衆將官還要笑話的。莫若還住在此間。且等賊平之後。再作理會罷。逸少道。豈有此理。既把如彪帶去。怎麼倒把他留在此間。倘被孟興國得知。豈不要送了性命。後營中現養着許多婦女。何在乎添這一個人。只要不與師父住在一堆。衆將官敢說甚麼。世威道。既如此。就去也不難。只是到了營中。我卻不要你這等師母師母的叫。逸少笑道。師父的令正。非師母而何。媚娘道。這等尊稱。實使賤妾置身無地。以後竟叫名字便了。淡烟道。這也使不得。依我只叫姨娘。這纔是個正禮。逸少道。既如此。就是姨娘。快請進去。打點打點罷。再歇一回。天要晚下來了。媚娘答應。就到房中。本來不帶鋪陳。也沒甚收拾。只把一包碎銀子。謝了房主。金珠首飾。依舊放在身邊。走出堂來。衆人也吃完了酒。大家商議。只少了一匹馬。如彪道。母親患病方痊。騎馬本是吃力。正好與我學騎了。把那一匹讓與爹爹。(唱)大家商議多停當。空馬加來架了鞍。女挽父親兒抱母。齊齊上馬出門前。垂鞭緩轡回原路。行至中途仔細觀。拾了三尖刀一口。帶傷蹄馬也須牽。滔滔一路回營寨。師弟先將元帥參。逸少代陳多少話。重瞳聽了也心歡。當時便令如彪。迎見元戎禮必然。衆將也須同見禮。(白)正是今日不說。明日不知。(唱)只因說破這根源。大家觀看如彪貌。竟與尊翁一樣般。稱賀齊聲兼讚賞。驂驢有種豐虛傳。世威倒覺難回答。別了元戎要去眠。徒弟親兒隨入帳。還要把傷痕敷治服金丹。淡烟不用參元帥。已領姨娘進後寨間。(白)自然也先到逸少帳內。媚娘又問世威道。十五年前。聞得大娘身故。只有一位姑娘。這位官人。敢是族中過繼的麼。可曾又續娶了一位人。逸少笑道。官人就是姑娘。師父近來不好女色。所以絃也並不續。姨娘回去。就是夫人了。媚娘道。既是姑娘。爲何打扮男子。也來征戰。淡烟道。此話甚長。我和你且到裏邊再講。當下就令他到後寨來。(唱)同相會。衆婢媼。果然婦女鼓成團。少不得互相問答通名姓。履歷根由講不完。沈氏媚娘伶俐性。既曉得淡烟身是女裝男。愈加恭敬兼親密。何淡姑娘體貌雖剛度量寬。再不要謀估家財欺庶母。大家歡樂笑容添。(白)如彪隨

着父親。也就住在張都督的帳內。說起來。真也有些不信。他的性情。一向生得乖張。與孟家父子。自小住在一家。總是不合局的。這個父親與張都督。真是從小不曾認得過來。論理更該是陌路的了。(唱)誰料他認清知是生身父。頓然的托膽寬心不見偏。都督更如親手足。十分情熱少猜嫌。何武師雖然不喜疼兒女。(自)卻也是從不會做那長者的氣象。(唱)悉聽他身笑且頑。高與無窮張都督。與他說地又談天。猶如一向爲兄弟。不作尋常客套看。慢說中華營內事。(自)再說張起鵠。(唱)逃回城內滿心煩。虎精勸道休煩惱。(自)今日這場大勝。(唱)那怕他大明國裏將千員。管叫幾陣消除盡。穩取山河有甚難。(自)張起鵠因是得勝的。所以也就歡喜了。又對孟與國說知。如彪之事。與國大驚道。如此說來。那畜生定已投了中國。明日待小將出去捉他回來。碎剗凌遲。與大王出氣便了。(唱)妄想癡心空議論。開懷共飲慶功筵。一宵安睡無他話。來日天明飯飽餐。炮響開城兵馬出。直來中國大營盤。揚威耀武排成隊。要請中華主帥官。未知重曉臨陣否。開場請待下回觀。

第四十一回 靖妖氛王子奏奇功 掃賊寨張郎除宿患

話說郭元帥因受了飛刀之害。一夜也曾仔細思量。衆將不受傷。畢竟還虧符錄之妙。以後拚得不帶軍士。倒也不怕他。只是沒有破法。便怎麼好。想到二更時分。正有些困倦。忽聽得袖裏邊一聲響。就像鐘鳴一般。把一個白無雙夢中驚醒。急問道。殿下。這是甚麼響。元帥一時也不知何物。舉袖一看。見了臂上這口寶劍。方纔悟道。是劍嘯。無雙道。劍嘯主何吉凶。元帥道。此劍在儂州用過。因置多時。今夜我正在想那剋制飛刀之法。他忽然長嘯起來。必是他可以制得飛刀。故而顯應耳。無雙喜道。若然如此。明日就可取勝了。因此都覺放心。次日正當升旗而坐。忽聽得賊兵逼營討戰。凌雲便對衆將道。本帥夜來已得剋制飛刀之法。衆將軍放心出戰。軍士們只可在營中擂鼓。

助威衆。將官齊稱得令。當時放炮開營。郭殿下一馬當先而出。見了虎精。大聲喝道。妖賊你還敢立在軍前。這等發威糜。虎精大笑道。爲何就不敢。你今日可還會逃否。(喝)口中說。身向前。金鋪打過勢如山。楚常二將心中怒。躍馬掄刀又舉鞭。接住吟風剛一合。賊營冲出老囚蠻。高聲對着營門叫。逆子今朝那裏鑽。快快出營來見我。如彪聽了怒冲天。(自)就把馬一提。跳出營來。喝道。老匹夫。你叫我些甚麼。與國大罵道。你這大膽畜生。爲何去投順中華。又把大王射了一箭。今日見我來。還不下馬受死。如彪也罵道。你這老賊。我不是你的兒子。你管得我甚麼來。非但射了賊王。今日還要殺你。(喝)長槍舉起當胸刺。與國忙將大斧攔。兩陣俱皆催戰鼓。三軍吶喊助威嚴。只見那鋼鬚倒豎吟風怪。恨不得盡把華人一飽餐。攔腰搖頭行大步。金鋪起發像風團。性如烈火山東楚。誓把妖人亂刃劍。飛舞青龍刀。假月光華耀。逼人寒。常千戶。舞雙鞭。膽壯心雄鐵作肝。顯盡全身真本領。希圖功績賽凌烟。黎奴斧似天邊月。想把這負義乾兒劈兩半。小將槍如龍出水。要將那欺人老賊透心穿。五人四馬沙場走。殺得日暗雲昏天地旋。中國元戎不出馬。賊王夫婦也呆觀。張督爺眼着心中笑。(自)這個黎奴。想就是孟興國了。(喝)好副戎形忒惹看。若與我家師父比。自然師父像潘安。媚娘所以無心向。若把他身留在世。帶累如彪少面顏。待我從中幫一臂。早些完限少牽繩。思量定。取金丸。搭上彫弓拽滿弦。一點寒星飛出去。黎奴此刻怎防閑。剛剛打中釘靶手。阿疇一聲豹眼圓。大斧登時丟落地。如彪一見喜非凡。一槍照臉飛來快。(喝)孟興國嚇得昏沉。連忙一閃。那知閃得太過了。(喝)索性和身往下顛。小將提槍還待刺。那邊嚇壞衆親男。如龍如虎齊沖出。擋住如彪吶喊宜。如豹忙來攙了父。重新上馬走如烟。此番大怒張都督。只恐如彪抵敵難。大叫蠻奴休逞勇。龍駒一躍到場前。三尖刀起如風快。砍中了如龍實可憐。背膊連肩都削下。這般痛苦怎能擔。翻身滾在沙場上。再一刀砍下驢頭大事完。如虎見兒身慘死。魂飛魄散汗流眉。幾乎也要翻身倒。父

子雙雙陣內觀。如豹驚慌身發抖。老蠻大哭淚如泉。指頭忘了傷痕痛。咬碎牙根豎捲鬚。大斧重輪奔出陣。三郎隨後磕征鞍。爹兒裏住張都督。雙劍齊抽斧亂劃。張都督心雄毫不懼。展開刀法勢蟠旋。狂風驟雨從空灑。抵住雙雙大小蠻。怒髮冲冠張起鶴。催開坐騎把槍拈。飛來要取中華帥。繩武成龍出兩邊。利刃長槍擋住了。蛟精手內舞龍泉。也來幫助親夫主。要殺中華將兩員。虎怪心中多急躁。忙伸左手念真言。葫蘆揭起朱紅蓋。一朵烏雲飛上天。元帥已經瞧見了。連忙臂上取金圈。輕輕扯直高擎起。早有那一道金光出劍尖。射着烏雲一聲響。猶如霹靂起雲端。果然邪不能勝正。這飛刀一見劍光。噫就像那鼠見狸貓賊見官。縱有威風難奮發。翻身一轉氣奄然。依然縮進葫蘆去。虎怪大驚道。這是甚麼東西。敢破我的法寶。手裏一慢。早被常奮武打了一鞭。幸虧他骨硬皮牢經得起。眉頭一縐。雙雙肩。依然奮勇相迎敵。元帥心中已放寬。縱馬搖槍也往番營走。幾員頭目四丫環。齊齊擁出橫擋住。賊殺聲如海浪翻。虎怪恐防難得勝。只得要略施小術再纏綿。桀驁跳出圈兒外。自肩頭上拔下兩面令旂。擲去半空插正南。變一旂門高且大。妖魔走入這中間。二將軍殺得心如火。竟不理會。是甚麼地方。兩馬飛追往內穿。那曉得一陣狂風從地起。妖魔此刻現真元。好一隻出奇雄壯斑斕虎。大吼聲高往外參。一爪撲來人莫敵。常英倒運正當前。早被他半身衣甲都撕去。左臂幾乎斷了。膽落魂飛幾頭馬。抱頭奔出鬼門關。凌霄特勇忙迎門。猛虎搖頭眼暴圓。不怕鋼刀參得快。又是一爪撲來。正打在龍吞口上。竟把那刀頭打斷不相連。嚇慌勇士丟刀柄。亡命回身急走還。虎怪咆哮追趕出。見他逃走進營盤。吼一聲隨後參將到。撞入營門倒柵欄。嚇壞門軍齊散走。滿營士卒沸翻天。自楚絳霄與着白無雙。倉皇失措高聲叫。火器諸般在那邊。軍士聞聲齊趕出。昏頭也不把風看。烏槍鐵炮神機銃。碌亂紛紛打向前。再不料猛虎吹風風助火。火逢風勢盡吹還。自家人衆難逃躲。個個燒

成黑炭團 嚇壞營中諸士卒 絲綉如玉像癡癡 爭先亂走無頭緒 不辨東西與北南 一片極聲千萬口
猶如大海浪波瀾 場前衆將先聽得 馬上回頭向後觀 個個心慌無戰志 齊齊勒馬就奔還 賊王見
了心中喜 衆將爭功搶上前 但見華兵逃出外 乘風打劫肆催殘 虎精只在營中跳 那怕銅牆鐵壁堅
聲似鳴鑼驚戰馬 足如鐵爪尾如鞭 乘風亂舞東西撞 口嚼人頭當粉團 三座前營能將少 偏裨雖
有沒相干 誰能捨死常妖戰 只辦奔逃向兩邊 妖后當先還趕進 逢人亂殺逞凶頑 看看殺到中軍帳
（白）白無雙急得沒法。（唱）亡命掄槍把路攔 妖后抬頭觀見了 此人生得好容顏 粉妝玉琢年還幼 殺
了他時大可憐 須要生擒爲我用 就把那溫柔案放軟如綿 無雙不帶仙符印 雖免身軀入套圈 卻被
妖魔捉在手 從頭細看更生歡 姿容猶勝張都督 殺氣全無似女娟 若得與他同一宿 不爲王后也心
甘 只防夫主生噴怪 且是將他瞞一瞞 乘亂回身飛馬走 不來本陣帶丫環 單身竟是回城去 安放
風流美少年 再表重瞳郭殿下一身殺在陣中間 忽聞外面軍心沸 又見空中冒火煙 曉得營中必有
故 撇開一衆女和男 飛身跳馬回原路 只見營門盡倒坍 軍士喧嘩朝外走 衆將軍無力可遮攔（白）
元帥此時還不知甚麼緣故。匹馬趕進營來。幸虧何淡烟率領了中軍士卒。擋住路頭。慕容公主在後營得報。也領
了一班番將。各執長槍大刀。出來幫助。（唱）此時隊伍如林列 簇簇兵戈只向前 猛虎雖凶冲不進 恰逢元
帥到中間 提槍便與妖魔鬪 公主娘娘與淡烟 畫戟雙刀分左右 二岑奮勇也當先 吳賽彪手把鋼叉
舞 一虎難擋將六員 戟刺槍挑雙棒打 刀叉只把四蹄攢 中傷不一難熬痛 料想功勞建不全 伏地
搖頭一聲吼 猛然跳出大圍圈 元戎有馬追難及 只好由他且自安 虎怪飛跑歸舊處 重新變相着衣
冠 提鎗大步來尋主 起鵝開言叫大仙（白）俺正要領着大隊來幫軍師。怎又退轉來了。虎精道。俺見他們內
營兵衆。只好得趣抽身。況且也夠他們受用了。想來郭永忠也逃不上天去。今日不死。明日還在俺的手中。此時大

家疲乏。且回去了再講。起鵲點頭稱是。就領了隊伍。回到城中。忽見蛟精。倒先在衙中出接。起鵲問道。娘娘幾時回來的。蛟精道。妾在陣中。忽然心跳。恐怕城中有失。故此單騎先回。大王與軍士。可曾殺得郭永忠否。起鵲道。還不會。要等明日再殺的了。當下一齊坐定。孟興國死了兒子。屍骨也不得奪回來。好生苦楚。起鵲也看不過。只得安慰幾聲。又賞銀百兩。着他回衙設靈祭奠。自己與軍師吃酒賀功。蛟精此時。已把白無雙藏在一間空房之內。私下吩咐婢女。送酒食去調養他。張起鵲那裏知道。(唱)只因失去孟如龍。不比尋常將士同。身坐筵中雖飲酒。心中悶悶不寬鬆。只有這虎妖連勝真歡喜。滿口嘵嘵自讚功。按下妖魔並賊寇。再談王子郭重瞳。眼觀賊退心方定。兵馬齊歸大寨中。自己更衣重上帳。眼觀將士立西東。偏裨大小人人在。(白)連那養病的何世威也嚇了出來。(唱)只少邯鄲白姓童。幸有衆軍皆目見。說被那女妖活捉去匆匆。重贖聽說妖精捉。倒也忻然無戚容。又把衆軍通計點。(白)共傷了五百有餘。(唱)這也是他們劫數命當終。傷心歎息無他法。收拾營盤要費功。三隊雄帥仍佈列。再將寨柵豎重重。中軍幸喜無傷損。(白)後營女眷。雖然吃了一驚。却也不會走失。(唱)依舊安居放了胸。張督爺救出火燒諸士卒。十分發惱縐眉峯。便將楚二官人罵。如玉無知是下庸。見虎嚇得不足怪。(白)你卻是個強盜出身。(唱)不指望學些兵法去交鋒。難道把舊時經濟都忘了。放火如何不看風。罵得絳霄羞滿面。將身縮去站人叢。成龍又對元戎說。這個妖精實在凶。無故忽來對逆賊。(白)我想起來。只怕就是儋州城外。這個樹神。(唱)記着你前番仇恨故來攻。你身現有仙傳劍。何不將他送了終。(白)凌雲道。樹神已死。那得復生。這個妖精。到是真虎。我今日不把飛劍斬他者。只恐劍光利害。誤傷本營將士耳。(唱)下次相逢難放過。管教逆畜喪飛虹。中華將帥頻商議。逆賊相從猛大蟲。黑地昏天全不曉。一宵睡到日升東。起來覺得炎威盛。赤日當天賽祝融。戰馬騶嘶人氣喘。雲絲不見也無風。算來難把沙場上。只好休兵自斂縱。耐了性兒衙內坐。納涼閒講二堂中。蛟精內室毫無事。思

着中華白世兄 便往房中來看望 推門走進笑溶溶 秀峴本是無多力（白）被這柔溫索一捆（吧）徧體皆癢力更慵 此刻正當床上睡 忽然走進美姣紅 牀沿坐 舉玉葱 輕輕抹腹又搔胸 迷迷微笑聲聲喚 萬種妖嬈自不同 如玉雖聞他是怪（白）然而這等姿容實是日所未見（吧）還疑仙子下瑤宮 又被他一番軟款相偎倚 便覺魂消骨也銷 意欲搔身抬不起 只能睡着眼朦朧 回頭笑把姣娥問 既有私心見愛儀 爲何又制得人兒渾像死 手攤脚軟背難躬 身軀雖只相親近 怎能夠握雨搗雲樂事濃 妖婦聽他如此說 必然實意肯相從 心歡也覺無他慮 便取香湯一小盅 調化靈丹親送過 無雙接飲下喉嚨 須臾便覺精神建 喜極翻身如跳蟲 陣上冤仇去腦後 也不怕青天白日照籠籠 空房幸喜無人到 且上巫山第一峯 人與怪 配雌雄 莫言無意偶相逢 也因報答其夫禮 天道無私垂聖公 只是終於才力欠 不比得登壇拜將善降龍 本來面目猶難改 娘子軍前也要拜下風 妖怪雖淫還算好 因憐絕世美姿容 一般當作親夫待 彼此溫存不逞凶 留戀多時方撒手 依然回轉自房中 也防夫主來看破 一對菱花理鬢容 又想此兒身怯弱 不比那小張鬚子狼如熊 必須加意相持護 吩咐隨身四女傭 只可當心勤伺候 切不許與他搗擾送他終（白）四小妖心內雖也想慕無奈娘娘吩咐所以不敢近他如若不然白如玉這條性命真也活不成了 停一回張起鴿進來那曉得妻子已與別人睡過依舊歡天喜地吃酒開心 只有這老虎精十分怕熱吃了夜飯提着鎖就到城外來乘涼其時正七月中旬時候（吧）聽得城頭一鼓敲 西風颯颯起涼颯 團圓皓月如明鏡 萬籟無聲鳥在巢 秋光淨 暑氣消 妖魔緩步近城濠 有株大樹沿河種 樹下槌衣有石條 虎怪便將身坐定 乘涼看月好逍遙 心中還想明朝事 殺盡華人纔算高 那曉得氣數應該今夜絕 不能耐等到明朝 早有那無常奉了閻王旨 連夜來催怎能逃 你道無常何姓氏 就是那慕容公主美多姣 也因天氣多炎熱 坐在營中似火燒 到晚思量營外走 因而把着淡烟邀 不穿纓

甲單乘馬 兵器隨身不可拋 出了後營來看月 風清四野月兒高 滿腔煩熱皆除去 喜笑言談心不焦
按轡徐徐隨意走 邊營而走向前抄 馬兒走熟沙場路 數里行來不覺遙 倏忽抬頭城已近 河灘立
住慢觀瞧(自)公主望見虎精便說那邊樹下這個大漢不知是甚麼人淡烟一看不覺吃驚道這就是他家軍師
昨日變虎傷人想來就是老虎成的怪我們不要高聲快些去罷公主道他隔着河吊橋又不曾放下怎麼就好過
來可惜不曾帶得弓箭若有在此間我就把他一箭射死倒是一場大功淡烟道他既有妖法難道就飛不過河不
要粗心還是走開爲妙(嗚)兩人對岸低聲說 虎怪偏生已聽明 回轉頭來忙一望 月明如水照荒郊 原
來有一男一女河邊立 馬上低言如戲調 男子形容休要管 睜眼細看這妖嬈 那知不看還猶可 一看
之時就弄毛 只見他 烏雲鬢 黑如膏 髮挽蟠龍三把挑 不戴冠兒不着甲 身穿一領素羅袴 生光
玉面何須粉 入鬢蛾眉不用描 鳳眼澄清欺碧水 朱唇本色賽櫻桃 神清麗 態飄搖 瓊瑋香肩一坦
腰 月下淡妝偏奪日 宛然似姮娥飛下九層霄 妖魔看得心神亂 徧體蟲攢沒處搔 此女定然中國出
這般大膽賈風騷 我今必要將他捉 捉到城中作寂寥 想得心歡身立起 提鎚在手把衣撩 一聲大
笑從空縱 飛過長河不用橋 一手掄鎚打男子 一邊伸手向多姣 此番嚇壞何人虎 公主娘娘魂也消
兩馬驚慌都跳轉 不須鞭打自奔逃 虎精豈肯來饒敵 大步追來喊得高 公主淡烟真着急 還防他
要放飛刀 那曉得凶魔愛色心迷亂 只想捉住佳人好運交 所以不將刀放出 提鎚緊趕不辭勞 前
邊馬走如風捲 後面人追似葉飄 轉眼之間營已近 有一班巡更小卒把鑼敲(自)淡烟大叫道昨日這個
虎精又來了你們快去報與元帥(嗚)小軍一聽魂飛散 丟了更鑼急急跑 女將恐他冲入寨 又要把全軍
踐踏亂糟糟 此時只索拚性命 帶轉龍駒盡戰搖 阻住凶魔當面刺 娘娘回馬也掄刀 二人抵死擋妖
戰 小卒奔回冷汗澆 飛報中軍元帥主 重瞳聽了氣冲霄 抬身出位忙移步(自)衆將官見元帥一走礙

亂跟了出來。(唱)來到營門見莽妖。飛舞金鷄真個勇。憑他一對女英豪。都殺得手忙足亂看。看敗馬仰人翻立不牢。(白)元帥看了就大叫道。你們快些下來。待我殺這妖賊。二人聽了這句。果然就架過金鋪。一般飛跑進營內來了。(唱)虎怪抬頭重一盞。營前將帥擁成團。想來獨力難言勝。急取葫蘆把盞。念動真言雲出口。飛刀旋轉放光豪。重瞳不待他身變。取劍從空只一擦。頃刻飛升長丈許。金光閃閃似勝蛟。剛迎着飛刀口。悉聽你費盡工夫採藥苗。八卦爐中神火煉。此時不值半分毫。一聲響啞登時斷。跌下塵埃沒處撈。衆將心歡齊拍手。虎精發急更咆哮。葫蘆擲下高聲吼。還待呼風再使刁。那曉得飛劍早從頭下落。光華映月彩千條。風聲直過凶魔頸。任是銅皮鐵骨包。吃盡衆生千百戰。罪盈身滅數難逃。滿腔熱血沖天起。一顆頭兒着地拋。衣服層層蟬脫壳。魂靈渺渺赴陰曹。原形現出山中虎。徧體斑斕五色毛。飛劍仍歸元帥手。一班將士鬧抄抄。場前觀看皆稱異。(白)合營軍士聞得妖怪已亡。也擁來觀看。(唱)歡笑聲如沸海潮。(白)張都督又問起淡烟與公主。你們有何事故。乘夜出城。惹他趕到這裏。(唱)公主回言非別故。不過是乘涼玩月走荒郊。偶然走到城河外。那曉他從對岸瞧。忽地飛身河上過。俺們着急故飛逃。(白)逸少笑道。我們原打點明日殺他。再不料今夜就來了。想必是他命中註定。所以一夜也挨不過的。(唱)重瞳接說雖如此。這等閨情把禍招。終究是自不小心無警戒。渾忘身是女兒姣。乘涼不在營門首。無故奔程數里遙。以至城前途此怪。(白)天幸還有一個人同着。(唱)故能放膽讓伊逃。不然定被他拿捉。勢力俱窮難送曉。只好聽憑他處置。呼天喚地也徒勞。娘娘被責無回答。臉泛桃花俊眼飄。扯了淡烟忙走進。元戎吩咐衆軍牢。扛抬死虎回營內。這叫做殺了還須剮萬刀。破腹抽腸皮剝下。肉稱五石有餘饒。(白)因被他接連兩場。傷了無數人馬。其實恨他不過。就着衆軍士細細切了塊頭。(唱)分剖數十鍋中煮。硬木柴枝儘量燒。煮到四更方爛熟。又加鹽酒共花椒。盛來大碗無其數。撲鼻馨香五味調。上下每

人嗜一箸（白）這隻老虎。雖然極大。也抵不得十來萬人喫。（唱）霎時掩底向天朝。張郎大笑連稱美。足見人凶更勝妖。他是一世吃人爲本等。（白）再不曉得他。也有今夜。（唱）被我們喫得好逍遙。（白）元帥道。這便是天理循環。報施不爽。又吩咐把虎皮虎骨。收拾一邊。虎頭掛在檣上。好去羞辱他們。諸事已完。方纔枕戈歇息。若講城上。這些賊兵賊將。雖眼見軍師過河。因恃他有這般法術。料不喫虧。等等不見回來。初時也不以爲異。等到半夜。大家睡得昏昏迷迷。更加不記在心上。所以軍師被人喫在肚裏。並沒有一個得知。（唱）四更過。五更敲。月落星稀鳥出巢。喔喔雞聲三唱徹。紅輪隱隱透山岡。早來數十中華卒。立在河邊發喊。擊鼓鳴鑼。還拍手。大呼城上衆蠻獠。（白）你們的軍師。昨日身亡。故而今日俺們元帥。特把他的首級送還。快快開城。收拾了去。（唱）衆卒耳聽如此喊。大家嚇壞口齊嘈。一齊立向城牆看。只見個老虎頭兒槍上挑。約比米籬還要大。白牌之上。有名標。（白）頭目中有識漢字的。看看乃是賊軍師吟風妖之首。八個大字。華兵把槍桿插在河灘。依舊一閃而去了。衆賊見了。這個光景。只嚇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覷。看了半晌。只得報進州衙。夫妻兩個。剛纔起來。正喫早飯。（唱）妖姬一聽如天打。臉漲通紅過耳稍。半句話兒噴不出。賊頭心似火焚燒。手中碗箸齊丟下。如醉如狂脚亂條。大喊連聲了不得。郭永忠賊子太奸刁。如何把我軍師殺。莫管他身人與妖。總要報仇並雪恨。傳呼速速整槍刀。背城一戰拚頭顱。成敗興亡在此遺。手下賊兵皆奉令。人人披甲挂征袍。蛟精此刻渾無計。也只得硬了頭皮且去瞧。逆賊滿身都結束。提槍跨上五雲驃。紛紛頭目隨王駕。大炮三聲震九霄。五萬兒郎齊擁出。漫山塞野浪滔滔。中華主帥聞消息。也點雄兵六萬豪。放炮開營。旂大展。兩軍相遇不多遙。右軍副帥張都督。望見強徒把手招。昨夜軍師先被斬。可曉得你該絕命。在今朝。早些自捧賊頭獻。省得將軍動寶刀。強徒聽。好懊惱。鋼牙咬碎豎眉毛。罵一聲龜兒小賊休多講。我和你七世冤仇終不消。今夜斷然拚一死。若然兩活不開交。提槍一滾如飛過。照着胸膛狠命

挑 都督回身輕閃過 三尖刀舉劈頭鼻 蛟精舞劍來幫助 元帥提槍把手交 兩帥當前場上鬪 許多將士奪功勞 爭先奮勇齊沖出 賊將跟隨有一淘 不免分頭同接戰 卻有些心虛忒忒膽搖搖 華兵六萬皆精銳 馬步均勻按六箱 進退無差皆中節 兵隨將轉倍雄驍 賊軍也算多雄猛 彼此相持各逞驍 戰鼓齊鳴山岳震 黃沙捲起順風飄 天愁地慘雲遮日 鳥獸潛蹤神鬼號 大戰多時將過午 二張豹未見低高 蛟精怎敵明元帥 已殺得兩臂酸麻閃了腰 (自)只得又把這粒珠子噴出來 元帥不覺大笑道 料你也只得這些技藝 就把左手向空一放 只聽得霹靂一聲 (吧)可惜明珠如斗大 飛騰變化有光毫 擊做了紛紛細碎隨風捲 驚得蛟精像木雕 劍法一鬆槍已進 直穿左臂痛難熬 魂飛膽喪幾乎墜 撥馬如飛往後逃 元帥提槍追入陣 右軍失主盡魂消 喊聲大起紛紛亂 (自)賊兵一怯 天兵一擁而上 (吧)砍倒番人當草茅 孟二將軍該倒運 本來殺不過楚凌霄 又被這亂軍一擁慌無措 早被凌霄只一刀 砍下頭兒提在手 身軀落馬踏成糟 賊兵大亂爭先走 (自)張起鴿聽得這片聲音 (吧)不覺心慌滿肚焦 回轉頭來打一望 只見那半邊人馬亂奔跑 中華將士如天降 大隊沖來賽海潮 皇后不知何處去 好生着急汗流澆 (自)左邊的賊軍見右軍一敗 自然的心慌意亂 也就亂將起來 又被中華的兵一擁而過 (吧)孟家父子俱沖散 頭目雖多總不高 上國將軍增銳氣 猶如猛虎逐羊羔 人頭落地如球滾 鮮血汪汪滿處漂 氣得賊王心也碎 幾乎翻下馬鞍韉 想來獨力難擋抵 虛晃蛇矛勒紫驃 也望亂軍堆內走 張郎豈肯把他饒 驅兵趕到城河口 賊衆爭先過吊橋 又被華兵從後掩 紛紛落水喪波濤 城頭守卒魂飛去 (自)只見大王與王后 走進了城 (吧)就把城門緊閉牢 扯起吊橋還放箭 (自)可憐還有許多軍士 剩在外面 (吧)猶如鳥鵲失枝巢 黎兵大半都奔散 該死的番奴盡祭刀 (自)這一陣 更比別陣不同 (吧)共殺了賊將九員 兵一萬 真是屍如山積血如潮 收拾了刀槍馬匹無其數 早見那紅日西斜掛樹梢 元帥方纔傳下令

收兵回轉自營寨 論功註册皆常事 卸甲安閒莫絮叨 再說賊王夫與婦 勢如瓦解與冰消 一同敗
進州衙內 喪氣垂頭像死貓 孟興國又失一兒心痛損 搥胸頓足哭號陶 幾員敗將皆泥塑 面面看相
語不交 半晌強徒方立起 金盞擲下卸紅袍 一聲長歎呼天地 我張起鶴自負英雄蓋世豪 記得提兵
初過海 攻城不費力絲毫 沐雷老賊聞風走 何等英雄名望標 那晚一朝時運退 連連敗與小兒曹
能臣屢喪高仙死 好像鯁魚被火燒 馬匹刀鎗皆失盡 兵無三萬將寥寥 倘然再敗如何處 難道重從
海外逃 却不把往日威風都喪盡 有何面目向人朝 如今只把娘娘問 可能夠再把良謀出一條 反弱
爲強凶變吉 方免得國亡身死被人嘲 妖魔耳聽夫君說 手指頻將鬢髮搔 促豎眉頭呆着臉 心中好
比滾油熬(自)想來多時只得勸道 大王且免愁煩終不然我與你這等兩個人就會死在郭永忠手內麼 到底還
是算計不到耳 如今幸而糧食儘多衆將官也不要害怕只顧緊守城郭待我安息一宵養好鎗傷再想出一條絕
計必要把這華人一網打盡若留了半個也不足爲奇張起鶴聽了這幾句話兒就回噴作鼻道若能如此原就好
了吩咐這些頭目仍去守城又恐他們不肯盡心免不得取些金銀綵緞一一賞給(唱)衆將官歡喜謝王爺 各
自當心且慢提 妖婦黃昏歸內室 一心記挂白家兒 托言要把傷痕養 相送夫君走過西 再着那心兒
意兒房中睡 自家入室掩雙扉 後窗穿到空房內 如玉相迎把手攜 無他話 急寬衣 帳中歡愛衆皆
知 無雙笑把娘娘叫 今日多應受了欺 脅下故將羅帕捆 是誰毒手犯冰肌 妖魔不肯全去醜 大概
和他路說些 如玉心雖幫本國 只因愛色也成疑 沈吟半晌開言道 你既情深見愛予 今宵一言休見
怪 從來俊傑要知時 我朝元帥非平等 原是個智勇兼全世所稀 任你夫妻多勇猛 已弄得損兵折將
至於斯 孤城困守非長策 分明是甕裏之龜穴內蟻 不久城亡皆受縛 賊王罪惡與天齊 千刀萬剮應
該受 只可惜你這青春美貌姿 又不是實位正名妃與后 何苦的陪他也受劍分屍 非惟死得無名望

我你恩情兩下私，卻也徒然仍撒手。我今代你細思維，莫如及早將城獻。隨我投降見帥爺，非但有功將罪贖。還能長久做夫妻，實爲上等全身策。但不知你的心中依不依，妖魔鬼笑微微。這雖是你心愛我用心思，非是我苦戀親夫不聽你相勸。(白)只爲你那兩位元帥。(唱)都是個冷面無情惡主兒。我若此時依你話，只恐他們還要論前非。依然一體同加罪，你又焉能硬主持。可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那時懊悔也嫌遲。故而不敢從尊命，只好且到臨危再見機。(白)無雙道這一翻着，你自然不得不防。然而我却是知道的吓。(唱)元帥威儀雖正肅，居心其實最仁慈。先將各處城池復，士卒投降萬有奇。也並不曾傷半個，更有那造端起釁的慕容珠。也曾犯下通天罪，目下安然後寨居。你若誠心同我往，我雖年幼識卑微。向來頗得元戎愛，情願兼行必聽依。張都督終是副軍難管我，算來端的甚相宜。你如實意將人愛，便請相從莫見疑。若是執迷還不聽，可見得心中嫌我內才低。終須不捨這強盜，因此上情願相隨死不辭。(白)蛟精被他說着了心病，實在無言可答。想了一回，只得笑道：你不要這等說人，我却也曉得你的脚地。(唱)我的夫君雖作惡，當初是你舊相知。舊情不昧常相好，你也不可將他這等欺。依我這話如此做，明朝我是有言詞。領伊去把他身見，包管他喜地歡天氣不提。一榻三人同笑樂，這便是公平買賣沒高低。(白)無雙笑道：當初我被他欺負得也不少。如今你與我睡，只算還得些利錢。本錢還不曾討得到手，怎麼還肯去送他這條路。勸你夢裏也不要癡想了。(唱)空爭論，有半時。大家無計可何如，神疲力倦都酣睡。條忽天明報曉雞，妖后回房梳洗罷。喫完早點又更衣，賊王方始開門出。走過東房來見妻，動問鎗傷曾好否。心中可有計來施，妖魔看看夫君面。到底心中不忍難，依舊歡容回答道。傷痕已好不須醫，也曾反覆思良策。若爲交兵終不宜，只有今宵三鼓後。大王率衆守城池，我同四婢潛身出。不費張弓箭一枝，發水冲營人莫測。管教他千軍萬馬盡爲魚，強徒拍手哈哈笑。此計無差實在奇，我見娘娘常發水。

與那江湖海浪不差些。牀中冲得人兒動。若再加添四婢兒。自然就萬馬千軍也難抵敵。郭永忠把穩做浮屍。妖魔聽了連聲叫。我替你灑血剜心爭地基。你倒有這等閒情真快樂。忙中作耍亂噴蛆。(息)起鵝笑道。並不噴蛆。實是真話。你們一班龍女。發出來的水。自然比衆不同。心兒道。既然如此。大王爲何就不會淹死了。起鵝道。虧殺我大王。是不怕水的。所以還會在水內降龍。若也像郭永忠等輩。不過馬上將軍。怕不淹死了麼。意兒道。我們是龍女。所以會發水。大王却不是龍子。爲何就不怕水。請問你到底算甚麼東西。起鵝大笑道。就算烏龜。你們可是中意的了。如今說正經話。我只望他們早死一刻。好一刻。娘娘還要等到晚來爲何。蛟精道。日裏邊他們還會走的那裏。就都會淹死了。若到三更。合營睡熟。那時大水一冲。就再沒有一個逃脫的了。所以要等到晚些。(鳴)逆賊想來真不錯。只恨那紅輪不肯早歸西。走來躡去心難耐。(息)只得吩咐擺過酒來。(鳴)夫婦開懷飲玉卮。勝語閒談消白晝。三更好把計來施。那曉得天公不佑猖狂寇。值日遊神各有司。聞得妖魔行毒手。忙來報信急如飛。元戎正坐中軍帳。諸將全裝站立齊。忽然的一陣怪風從外到。吹折了帳前一面大紅旗。吃驚衆將皆稱怪。元帥沉吟未決疑。便取金錢排一卦。推求卦象見精微。駭然說與張都督。幸是風神報我知。主有水災今夜到。合營人口命如蟻。(息)逸少笑道。這等說來。又是那妖婦要來弄手脚了。我們鎮營旗上。現有辟水火的仙符。料也不怕。元帥道。既是天公報驚。想必妖法甚凶。非一符可敵。還要加意嚴防。爲是說罷。先令衆軍士。把中軍的黃旗。一齊移去。分插在九坐營門。取土能尅水之義。然後親身出外。遠着寨柵。把鎗尖畫了大圈。又加上幾十道符籙。佈置已完。回到帳內。意欲選四員善水的勇將。分守四邊。無奈只有何世威與楚凌霄兩個。因想起岑祥岑瑞。是近海黎人。又有慕容公主手下的一萬番兵。都是善水的。就着他們分爲四隊。到夜來守把營門。擒拿妖怪。(鳴)一番佈置多停當。早又見紅日西沉下了沉。夜飯完時更鼓動。四員驍將盡更衣。前營乃是凌霄營。後寨須交何武師。岑氏弟兄當左右。更兼一萬勇番兒。分爲四隊將營守。更有

元戎與督爺 也在那前後營門同坐等 兩傍侍立衆偏裨 軍令下 滿營知 後帳之中衆女姬 沈氏嫻
娘真小雅 飛香小姐尙男衣 三人坐定同談講 不敢前來看是非 只有淡烟真大膽 還加高興慕容珠
也來後面營門望 婢女相隨口笑嘻嘻 十七八 月尙遲 初更打動鼓牛皮 涼風拂拂吹秋草 玉露無
聲鳥不啼 寨內將軍專等候 城中妖怪尙昏迷 夫妻喫到初更盡 纔得開交把席移 一更過 二更催
強徒舉手把窗推 二人同到庭心去 玩月觀星坐石臺 只爲今宵國大事 暫拋綉枕與羅幃 雲情雨
意都收拾 倒學了清客文人茶幾盃 二更過 轉三更 妖魔聽了好歡心 夫妻急急抬身起 四個丫環
在後跟 乘月出衙不用火 提鞭躍馬上城門 賊王坐在城樓上 主婢飛身出了城 衆將都來城外看
只見他們行走到河濱 一齊攢下波心去 那曉瞞人現了形 擺尾搖頭白亂攪 一霎時河中湧起浪千層
獅聲吼 馬奔騰 平地波濤幾尺深 一望無涯真可畏 月光映水亮如銀 絲毫丕向城中灌 只往前
冲最有靈 起鴿開懷連大笑 兩傍頭目賀齊聲 此番更有誰能敵 穩取中華十萬兵 慢表城頭諸賊將
只言水底衆妖精 乘風激浪如飛馬 轉眼之間到敵營 水勢冲來非小可 勝如萬馬與千軍 區區寨柵
並皮帳 豈是銅澆鐵打成 眼見冲開如反掌 合營大小任浮沉 豈期上將先籌畫 正法驅邪妙絕倫
水到圍邊都住了 明明看見大營門 門中士卒如林立 熾炬高烧滿號燈 將校戎裝分左右 旗麾一色
似黃雲 虎皮椅上元戎坐 金甲紅袍貌若神 眼射星光朝若外 衆人指點語頻頻 小妖不覺都呆了
水內低低共講論 他又如何知信息 用何妙法善防人 淹他不死如何好 難道空回白轉身 息大妖道
既已出來 豈有空回白轉之理 這裏是郭永忠鎮守 自然凶些 如今我往後營 你們分往左右 各儘力並 偏要冲進
去 淹殺他們 噫 四個小妖無可奈 應聲只得兩邊分 分來左右營門看 火把通紅盡有人 只得把徧體
精神都奮發 張牙舞爪氣連噴 波濤內打翻身跳 來往穿梭尾不停 激起水花如噴雪 聲同海底吼長

鯨 遠營冲突推還湧 白浪滔天嚇死人 無奈仙家真妙術 休說這周圍寨柵盡生根 就是那空中也有神靈護 水點何曾得進營(自)大妖轉到後營也把裏面仔細一望(喝)都與前邊無二樣 人頭簇簇火如星 輕裝軟扮張都督 婦女隨身有一羣 立在營門同看水 口中說笑罵妖精 這時候正當月到天中處 照得波濤萬里明 水透營盤營在水 倒好像珠宮貝闕水晶營 將軍本是包天膽 一衆裙釵海內生 非但絲毫無畏懼 反爲一樂喜盈盈 妖怪正是心中惱 忽聽營中戰鼓鳴 畫角齊吹人吶喊 四員勇將衆番軍 分頭擁出營門外 下水來將怪物擒 妖后此番吃一嚇 想來難敵幾千軍 飛身縱出波濤上 重變人形把劍掄 大叫營中諸賊將 誰人敢與我來拚 張郎耳聽心中怒 不耐寬衣下水行 牽過波斯真寶馬 提刀跨上勒韁繩 龍駒見水真歡喜 擺尾長嘶四足騰 跳出營盤分水勢 冲波踏浪有風聲 霎時直出波濤面 莫道江心湧巨靈 宛似龍宮三太子 還疑灌口二郎神 寶刀舉起兜頭劈 此際妖魔更吃驚 手足亂忙將劍架 拚生捨死兩相爭 世威轉向營東去 看見妖精現本身(自)楚凌霄也來到西邊 尋那妖怪(喝)果見蛟龍真惡狀 身長二丈又餘零 頭笆斗 眼銅鈴 闊口張開養血盆 四爪如鉤牙更利 身如白練閃金鱗 四員勇將提刀斧 各自分頭砍畜生 逆畜此時難躲避 張牙舞爪也來迎(自)這些軍士擁在水中那裏有甚麼妖怪可殺(喝)只見那河中冲出魚蝦類 就當妖魔了不成 龜鼈蛇蟲都亂砍 鱧鯉鯪鱖盡遭瘟 大妖力戰張都督 營內人人看得清 要助之時難去助 淡烟急急到前軍 將情說向重瞳曉 元帥聞言就起身 也到後營門口望 只見張郎馬走如騰雲 妖魔手內雖掄劍 力怯心慌那得贏 元帥欲將飛刀取 又防傷了自家人 正思開口呼賢弟 忽聽妖魔叫一聲 已被張郎刀砍背 皮肉卸痛難禁 一頭鑽下波濤去 撇了龍泉帶血奔 妖怪一跳連水勢 滔滔滾滾向東行 小妖四個先該絕 遇了擒龍捉虎星 個個身軀分幾段 妖魂渺渺赴幽冥 狂瀾萬頃頓時退 境界依然地坦平 四位

將軍俱大喜，與頭更有衆兵丁，捉拿水族無其數，齊進營盤見主軍。元帥細看知皂白，蛟屍吩咐火中焚，其餘鱗鱗魚蝦類，賞與他們下酒吞。獎賞二卒才力好，楚何二位不消云。張郎忽對成龍道，你等前番落陷坑，就與這四個小妖同作樂。彼時都是俏佳人，豈知今日都遭劫。一夜夫妻百夜恩，也該去痛哭一場收骨殖。免使他黃泉抱恨怨無情，常湯二將多慚愧。潑賴成龍兩眼睜，（自）正待回答出來，却被元帥扯住道，休說這些混話了。且各自去歇息歇息，明日好打點攻城。（唱）老七方纔停了口，這時候合營大小甚歡忻，分頭各自回營帳。且喜東方向未明，大衆和衣權歇息。來朝再好議攻城，慢談這裏營中事。再把那逆賊城頭事表明，妻去之時方半夜。巴巴望到月西沉，想來敵兵都淹死。爲甚娘娘不轉程，心切切，眼睜睜。正和衆將共談論，忽聞耳伴風聲起。回轉頭來吃一驚，恰見姣妻從下上。披頭散髮血沾衿，正所謂入門休問榮枯事。但看容顏便曉分，嚇壞強梁張起鷓。上前挽手問連聲，娘娘爲甚形如此。難道奇功又不成，妖婦將身城上坐。雙眉促緊面皮青，定神半晌方開口。不覺汪汪兩淚淋，哭訴方纔多少事。滿思一舉淹華兵，豈期郭賊先防備。寨柵猶如鐵桶生，水點絲毫難進內。倒殺出許多善水勇兵丁，更兼一個張鬚子。身跨龍駒踏水行，把我一刀傷了背。幾乎痛絕見閻君，丫環四個無蹤跡。大抵身亡在亂軍，可惜我功行千年非淺薄。可惜我幾盤法寶盡奇珍，圖謀瀝盡心中血。實指望一統山河建太平，誰料冤家逢狹路。欺人欺得太無情，般般妙法遭他破。羽翼皆亡剩一身，仔細算來無甚說。總是王爺命裏不當興，故而遇此冤家對。莫怪爲妻少用心，妖婦說完哀大舉。賊王頂上走三魂，偏身骨肉俱麻木。心內猶如擲萬鍼，難在椅中扒不起。約來過了半時辰，方纔仰面長嘆息。這等看來恰是天公絕我們，我也心中無別怨。算來只怨自家昏，當初不聽娘娘話。安樂之中苦自尋，我妄想一朝與霸業。那知敗到不成文，豈非弄巧反成拙。縱有舟船在海濱，怎好退回家裏去。看來要死不能生。

回頭又問諸頭目 若被他們破了城 你們大家無活理 如何只當不知聞 也該出力同商議 難道束手無辭願受擒(○)總頭目聽了 就像泥塑木雕 一個也答應不出 只有孟興國開口道 據小將想來 大王此時錢糧儘有 也還不是束手無策之時 只是兵馬少些 城池廣大 猶恐怕保守不來耳 若說逃走回海內 中國也會來追 在海內交鋒 更加無可倚仗了 小將愚見 欲請大王收拾輜重 棄了城池 同到小將的虬龍寨去 這座寨結在山中 山內地方甚大 柴米都有出產 進山幾條路道 都已築了高關險隘 地方容易把守 從來說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所以小將在彼數十年 也曾有幾次官兵攻打 攻不破 只索罷休 大王若肯去時 悉憑郭永忠怎樣 凶勇包管也進不得這座山 歇到一月兩月 自然也就懈怠起來 然後出兵與他再戰幾陣 敗則退守 勝則進攻 以逸待勞 也是兵家上策 大王以為何如 起鵲想了一回道 若果如此 到也不差 從來說成則為主 敗則為寇 就是我張起鵲了 這座牢城 原不是甚麼祖產 棄了也不足為羞 既已這般 娘娘也不須煩惱 快些進衙去收拾收拾 黃昏時候 作准起身(○)妖后此時感盡倒 算來只好聽夫君 揩乾淚 就抬身 上馬回衙進內庭 吩咐衙中男共女 速將根草共金銀 分頭收拾裝車輛 限定黃昏要起程 大眾聞言誰敢緩 手忙腳亂四邊奔 妖魔取藥敷傷處 又往空房見秀峴 如玉此時方夢覺 忽見他失魂落魄少精神 相攜並問因何故 妖后聞言淚又淋 專到其間瞞不得 從頭細說與他聽 大王欲往虬龍寨 我你恩情怎忍分 欲待同行同不得 此時叫我怎調停 無雙聽 也心驚 兩淚交流石美人 前夜我會相勸你 勸離逆賊共歸明 奈何你不相從我 以至今朝火勢傾 料想無緣長聚首 分離只在此黃昏 一宵歡愛如春夢 雨散雲飛賢痛心 今世那能重見面 除非轉世再相親 早知如此分離速 恨你前番忒自輕 不合將人拿入網 弄得個牽腸挂肚 怎為情 無雙說罷哀聲慟 這是他身被妖迷惑本真 該死妖魔當此際 不由肺腑盡生疼 牽衣執手相假倚 淚滴珍珠欲斷魂 哭做一堆難割捨 竟忘聲息被人聞 外邊收拾多忙亂 倒也無人往內行 只

有烏龜張起鶴 還將妻子當奇珍 看他去了多時候 轉轉思量意不寧 恐怕他身帶重傷勞碌了 必須
我去始相應 慌忙跨馬將城下 回轉衙門覓細君 誰料團團無處覓 其時天色已微明 (自)問問婢女都
說娘娘吩咐一聲就往裏邊去的。只怕還在內房收拾也未可知。(唱)強徒聽了心疑惑 又往房中仔細尋 箱
籠依然人不見 忽聞後面有哀聲 分明好像妻房哭 越發驚慌急急奔 跨出後窗天井去 空房一帶緊
關門 悲啼恰自房中出 又像啼啼有兩人 總是妖魔該命絕 賊頭大步過庭心 到門竟不高聲喚 門
縫之中把眼睜 恰見妻房床上坐 又有個戴巾男子甚年輕 姿容美麗非凡比 並坐床沿兩體親 四手
交加相擁抱 嗚嗚咽咽淚紛紛 口中原是喃喃語 難捨難分苦不勝 逆賊此番真氣殺 偏身皮肉冷如
冰 口呆目定心中想 這是邯鄲白秀峴 怎樣被他拿到此 這般模樣恨難禁 分明久已私相好 因為
今朝棄此城 帶不得來拋不得 故而哭做一堆生 區區枉自稱豪傑 一向猶如夢裏昏 竟被老婆偷了
漢 烏龜大號實擔承 思量到此心如火 倒豎鬚眉跳起身 就把房門只一脚 聲如霹靂響空庭 門門
斷落門推倒 淫婦奸夫嚇去魂 回轉眼來剛一望 賊頭趕進像傷神 青鋒拔出沙魚鞘 大喝淫娃好賤
人 一劍砍來真個猛 妖婦此刻手無兵 慌忙閃過東邊去 砍斷了涼床柱一根 風勢看來無可解 將
身一見就飛騰 化為白氣穿窗出 帶挈無雙上了雲 及至強徒追出外 抬頭四望杳無形 此番氣得渾
如死 一片英雄化為塵 坐倒塔沿丟了劍 仰天長歎兩三聲 當初只道真龍女 所以和他做了親 今
日誰知丟了漏 分明是個惡妖精 不知前世何牽染 與我重纏四五春 安穩之時同受享 朝歡暮樂最
殷勤 如今見我時衰敗 也就登時變了心 偷漢子 養情人 奸情敗露背夫奔 果然樹倒猢猻散 足
見區區命不與 別樣事情還可解 損兵折將也平平 只有這樁醜事如何好 將士焉知內裏因 若問娘
娘何處去 叫我怎生回答衆人聽 正當氣苦如癡醉 忽聽連珠號砲鳴 四野八方都震響 必然城外到

天兵 又防將士難堅守 有氣還從肚裏吞 強打精神身立起 出街上馬再登城 滿城士卒皆惶懼 報說華兵四路分 起鵝鴨言知道了 只消緊守到黃昏 彼兵一退吾兵出 此際何須大吃驚（自）一而說就走到北門往外一看 真好利害也。（鳴）只見旂旛簇簇似雲妝 二萬華兵立戰場 馬虎人龍排隊伍 三簷廳蓋在中央 帥旂底下金鞍馬 玉帶紅袍顯貴妝 就是元戎郭殿下 出人頭地好軒昂 許多將士隨身立 口內言談聽不詳 看了不由心膽怯 回身順手轉西方 低頭再看兵相似 領隊將軍有一雙 這一個頭戴鐵盔纓似火 身被鐵甲閃亮光 藍袍緊束鄉蠻帶 一副無情狼面龐 就是京中何教習 橫刀立馬扯絲纒 那一個頭戴銀盔長鳳翅 魚鱗細甲白如霜 袍穿綠錦絲纒繁 腳踏疊靴鞞革鑲 斜坐龍駒跑出陣 哈哈大笑指城牆 口中不住將人罵 正是山東楚大郎 耳聽難堪又往南路走 下邊兵勢更非凡 領軍副帥張都督 綉襖金冠別樣腔 灑落風流騎駿馬 手中挾彈甚悠揚 抬頭見了強人面 叫一聲逆賊因何不早降 必等將軍攻進內 只怕你難逃粉骨碎身殃 賊王吶口無回答 又走東邊往下張 城外旂旛如壁立 層層戈甲耀光芒 左邊一將何人虎 更有番軍在右傍 統領番兵非別個 原是那三仙島上美娘娘 此番不覺沖天怒 可恨妖嬈潑賤娼 陣上不曾尋着你 今朝相遇恨難忘 且叫報答三分怨 悄悄地抽弓搭箭長 嗖的一聲朝外射 慕容公主不提防 耳聞弦響方知道 急舉彎刀向外擋 終是眼差來不及 恰穿手腕痛難當 登時鮮血沾袍袖 氣得姣娥五內傷 大罵強徒真可惱 回頭喝令衆兒郎 強弓硬弩齊齊發 射得冲霄沒躲藏 只好將身朝內縮 又聽得哄天塌地響兵兵 乃是楚何二將攻西路 炮打城樓震屋梁 郭殿下 在北方 指揮軍士近河塘 雲梯架起觀城內 逆賊平時會逞強 今日勢孤成木偶 一籌莫展意惶惶 還虧一個訛興國 率領番兵用力防 石砲灰瓶並火器 強弓硬弩共長槍 中華將士雖驍勇 不敢飛身過女牆 急切攻城還未破 再講那蛟精帶了白無雙 一時避難飛身

走到底帶了一個人，就覺得身體不靈力不長，飛出衙門難掙扎，恰好有一株大樹靠衙傍，輕輕放下無人見。重變人形喚玉郎，嚇死還魂白如玉，睜開兩眼問姣娘，是何所在將身歇，莫是陰司鬼谷姬。妖婦回言休害怕，這是參天大樹好遮藏，你今且是將身坐，定了心神再講章。（白）無雙聽了，纔得仔細一瞧。果然身子坐在大樹之上，此樹離地十丈有餘，望下去人烟街道，歷歷可數。又問道：底下原是城中，倘然被你丈夫知道，便怎麼好？蛟精道：此處原不可久居，且是休息片時，再同你出去便了。（唱）如玉愁眉連嘆氣，日前是你少商量，一心戀着親夫主，今日如何變了腔，豈肯將他拋撇了，又不知同我向何方。妖魔又道：休埋怨，非我偏心戀賊王，也只爲數載夫妻情不薄，故而未忍便相忘，如今他既無情面，我豈將他再挂腸。決意拋離同你去，出身之處是南洋，仙山海島無窮境，瑤草琪花滿地香，洞府清幽人不到，迴勝那紅塵碌碌利名場。逍遙同把神仙做，萬載千秋樂正長，恰正是百世修來無限福，何須煩惱淚汪汪，心迷亂，白無雙聽他一席話，荒唐半疑半信無言語，如醉如癡百事忘，坐了多時神略定，耳聞熱鬧似翻江。妖魔舉眼圍圍看，兵馬圍城已數匝，大吃一驚遲不得，連忙伸手向胸膛，解下那抹胸三尺紅綃帕，也算隨身寶一椿，口念妖詞連幾抖，變做了紅雲一朵有毫光，手攜如玉相同坐，頃刻飛騰上碧蒼。如玉驚惶眼閉，妖魔猶是意揚揚，呼風喚訣朝南走，那曉得大數難逃此日亡，攻打南門張都督，正當仰面看城牆，急見這紅雲一朵如飛鳥，又聽風聲天半狂，恰好飛來頭上過，駭然心動自思量，莫非妖怪城中出，急探金丸出錦囊，曳滿雕弓弦響處，流星一點快非常，剛剛打着了妖精腿，肉透皮穿骨也傷，阿啞一聲朝下坐，無雙倒運又遭殃，齊齊跌下紅綃帕。（唱）衆軍士見雲端裏，跌下兩個人來。（唱）發威齊聲衆手張，恰好無差張住了，原來男女一雙雙，女人正是妖皇后，滿腿鮮血溼褲襠，男子分明白如玉，蓬頭跣足短衣裳，雖然跌下還攜手，一般的面色如灰體半僵，三尺紅綃隨後落，衆軍不住圍攔。

嚷滿心大悅。張都督吩咐將軍常與湯監押衆軍休妄動。又叫八名健卒把二人扛(自)打從西首轉過來。何楚二人問知其故。凌霄不敢竟退。何世威就跑過北門報與元帥。元帥也是歡喜。傳令衆偏將路退幾步。且慢攻城。自己回了世威。回到營內。張都督先已到了。(喝)小軍押過雙男女。案桌之前跪兩邊。元帥先將如玉問

日前我等在沙場。你被這妖魔捉去人人見。料必貪生已服降。今又與他同出外。欲投何所甚倉皇。無雙見了元戎面。如夢初醒意渺茫。半晌定神方泣告。前番如玉守營房。只因力弱遭擒去。並未當堂

見賊王。多感此人不殺我。空房留待把身藏。數天安穩如常過。今早他身走進房。備訴賊徒兵已敗。

孤城雖守甚驚慌。今宵要往虬龍寨。拾收金銀共草糧。只是難將如玉帶。說來彼此甚淒惶。那知道賊

潛來聽。打進房門勝虎狼。拔劍要將如玉砍。幸虧他飛身帶了出紗窗。騰空起。駕雲翔。意欲奔逃過

海洋。却被世兄將彈打。跌下來榮死又還陽。幸而殿下重相見。若說我歸順強徒實未嘗。說罷俯身連

叩首。元戎不用再推詳。當時吩咐行刑卒。洗綁妖魔赴法境。妖魔聽。淚一汪。重重叩首告賢王。妾

身自悔多愚昧。聽信狂夫犯上邦。伏望將軍憐婦女。恩開一線許投降。人非木石皆知感。從今後痛改

前非學善良。情愿相隨白如玉。終身服役賞門坊。青衣行酒供驅使。報答深恩効犬羊。大怒張郎還大

笑。你倒有這般絕妙好思量。不知道下彌天罪。萬副千刀未足償。任你花言憑巧語。其如我不聽伊行

喝聲綁出營門去。速斬妖嬈絕禍殃。軍校齊聲稱得令。登時動手剝衣裳。妖魔此刻魂飛去。偏體酥

麻沒抵擋。內外衣裳都剝下。飢屑似雪噴奇香。悲啼哭泣芙蓉面。雨打梨花勝海棠。軍士心中皆不忍

這邊嚇填白無雙。昏迷不記軍中法。哭告元戎御弟王。此婦雖然曾犯罪。也與那慕容公主沒低昂

從前既已寬軍令。今日爲何違典章。萬望寬恩尋舊例。赦他一死德無疆。重瞳也不將他睬。拍案還呼

綁出場。(自)軍士細綁已完。推着要走。逸少站起道。此妖不比凡人。還恐被他逃了。須待我親自監斬。還要師父行

刑。世威道：「既如此，也不用他們推待我提了出去便了。說罷，一把攢着頭髮，提出轅門，這白無雙扒起來跟着就跑。」
（唱）哭到營門親眼着，武師站立在中央，妖魔到此難逃遁，長跪身軀對北方。教習抽刀方出鞘，督爺早已出營房，一聲炮響驚天地，但見鋼刀閃電光。寂不聞聲頭已落，冲天熱血冒紅漿。沉魚落雁今何在，閉月羞花枉自傷。五百餘年根不淺，變成美女慣迷陽。只因妄想爲皇后，干犯天條至滅亡。作浪興波今已矣，只落得魂靈帶血反南洋。屍眠地上無餘氣，現出原形三丈長。大笑張郎稱怪極，命將頭在漆盤裝。進營獻與元戎看，如玉官人寸斷腸。眼石蛟屍還痛哭，昏沉如在夢黃粱。世威笑得幾乎滾，舉手前來抹面龐。天下驚人誰似你，眼觀露在這般腔。如何猶是哀哀哭，還當他爲好姑娘。快快進營休稚氣，莫惹得督爺發怒費周章。口中說着拖他走，作怪稀奇白小郎。亂打亂推還亂罵，癩因賤賊狗戎囊。莫言打我心無懼，殺我之時也不妨。我不進營誰管我，休來這念鬼文章。氣而且笑何無敵，你這孩兒瘋病了狂。你不進營該我管，偏生一把扯胸膛。如飛跑進中軍去，告訴元戎作主張。元帥看他神色改，情知妖氣入膏肓。當時拍案重重怒，先把他來罵一場。又令拖翻將棍打，（白）無雙起初痛也不大曉得，直打到二十餘棍，纔覺得清醒了些。（唱）十分疼痛費支撐，方纔自悔胡言錯。伏罪哀求兩淚汪，（白）世威又稟道：「此人實被妖精迷惑，所以失其本真。此時既已清明，殿下恕了他罷。」元帥也就直箇情面，恰好打到三十，就嗚住了。無雙叩頭拜謝，只覺立不起來。兩個小軍把他扶進後營安睡去了。逸少道：「妖婦雖誅，逆賊尚在。我們打點再去攻城。」元帥道：「愚兄已畫算在此，不用攻城。管取今夜捉了那逆賊。」逸少道：「如何捉法？」元帥道：「剛纔秀峴說他要來了城池，住虬龍寨去。我所以想到，莫若放他出了城，只要伏兵幾路，再無捉不住之理。可比這攻城容易些。逸少喜道：「如此甚妙。只是還要差婦差辱他，且救他氣個半死再走。」當下就着一班軍士，把蛟精身首連好，各執長鎗，擗了蛟頭。幾十桿擗着蛟腹，撐將起來，到也好石儼然是一條龍。燈頭上又掛一面白牌，寫着張起鵠之

妻。五個大字。(自)副帥親身爲押後。許多小卒與非常。一程來到城河外。打鼓敲鑼轉四方。當作罷燈隨手舞。倒也是死來一段好風光。四城軍馬增豪氣。喧笑之聲震八荒。衆頭目。看城牆。驚奇報與混天王。賊頭聽了心明白。仰面呆呆看上蒼。長歎一聲雙拍手。這是我從前有眼恰如盲。誤將妖婦爲妻子。弄得如今不像腔。此地實然難再住。快些收拾走他娘。當時急急回衙內。催速諸人共束裝。將士又搬私己物。還圖受用上山岡。那估得中華元帥先知道。密運機謀窰子房。十面雄兵埋伏定。要追項羽到烏江。(自)收拾完成。喫了夜飯。已有初更時分。只見孟興國進衙報道。傍晚時光。敵兵已撤圍去了。只是四門外面都扎了營盤。大王還是去也不去。起鴿道。他在四面結營。雖也是阻我出路。然而這些人馬。攻了一日城。此刻想必疲乏了。我們既要走。自然還趁此夜好些。若等明朝。真要走不過了。孟興國道。小將也是這個主意。說罷。就同出衙門。到了城下。其時兵馬尚有二萬八九千。頭目只剩了十一個。當時議定。孟家父子當頭。六員頭目斷後。張起鴿領五將居中。保護着金銀糧草婦女之類。且喜這夜是七月十九。月色甚明。不要點甚燈籠火把。(自)吊橋放下。城門啓。孟氏爹兒氣力強。兩馬當先開路走。中軍簇擁草頭王。忙時不敢冲營寨。意欲偏行左壁廂。忽聽營中聲大起。猶如倒海與翻江。華兵擁出多多少。一字排開把路擋。口口聲聲拿逆賊。張督爺立在馬中央。孟元帥。氣昂昂。大叫蠻兒莫逞狂。好好讓開無話說。不然砍你做泥漿。哈哈冷笑張都督。更不和他道短長。縱馬揮刀當頂劈。開山斧架響叮嚕。兩人接住相爭鬥。如豹忙來把父幫。又有將軍常奮武。提鞭接住滾成雙。賊兵忘命齊擁過。熟練華兵不着忙。奮勇先迎爭擊賊。鎗刀劍戟響鏗鏘。兩軍混殺聲如沸。塵土彌天月下黃。湯千戶。看從傍。當英戰不下小強梁。催開坐馬忙來助。疾地攔腰只一鎗。真是迅雷難掩耳。可憐一個孟三郎。失聲大叫朝前統。又被鋼鞭打面龐。兩爺難替副下馬。(自)首級被湯繩武割了下來。身子應了他父親說的話。(自)亂馬軍中踹做爛泥漿。二將軍得勝增威勢。兩

馬縱橫在戰場。鞭打鎗挑凶似虎。把這些賊兵殺得好驚惶。正當大亂中軍到。張起鶴見了這般的形勢。咬碎鋼牙吐眼光。大吼一聲鎗亂擺。本來有力養金鋼。拚生更使人難敵。竟被他沖透銅圍鐵壁牆。衆將貪生跟着走。爭先奪路擠踏踏。氣沖牛斗張都督。放馬追來獨抵擋。左右軍兵重聚擁。許多婦女盡文妝。雖然騎馬行來慢。更有金銀草共糧。原被華兵攔住了。把這些保護賊兵好比那砍瓜切菜一般。殺了無數。後軍大將剛纔到。見影聞聲已着忙。勢促途窮誰敢戰。哀呼痛哭盡求降。張都督曉得前而還有兩路伏兵。所以不去追趕。又見衆賊兵投戈哭拜。也就按定大軍。許其投降。衆兵不敢再殺。依舊退在兩邊。張都督命湯常二將。細細收拾糧草輜重。自己監押降人。仍歸寨內。先把這些婦女點一點。共有百十人。小半是張起鶴帶來的丫環。大半是衆賊將擄掠的民間婦女。當下吩咐道。汝等不消懼怕。且在此權住一宵。本帥自遣人往城中傳諭。凡有丈夫父母。明日各來收領便了。諸婦女眼偷抬。見了這將軍生得好人材。規模雖大非因惡。言語寬和度景恢。六魄三魂方按定。齊齊叩首在塵埃。這一夜雖然擁擠無牀鋪。也覺心安夢不危。慢表張郎營內事。再談逆賊出重圍。兵了三分剛留一。幸喜華兵不緊追。一氣跑來將十里。方纔立定把頭回。查查婦女並車輛。半點俱無大失財。六將投降如豹死。孟興國痛哭淚盈腮。張起鶴嘆聲嘆。那知又喫小兒虧。然而人死難重活。元帥還宜止痛悲。且願自家留了命。到山歇息再商裁。老蠻口應心中苦。勉強前行不舉哀。約莫又行三四里。忽聞吶喊響如雷。抬頭一看驚非小。又有華兵當路排。飄曳旂旛鳴戰鼓。兵戈耀眼月爭輝。橫刀立馬旂門下。正是英雄何世威。賊將恃知難。竊因一聲大叫馬兒催。宣花斧起當頭劈。教習掄刀急架開。認得他是孟興國。一來不可放他歸。二來要報私房恨。睜裂雙睛睨兩眉。大戰操心方數合。賊王縱馬也沖來。淡烟姊弟同迎住。賊衆如潮往上推。華卒相迎焉肯放。喊聲動地捲泥灰。刀鎗劍戟如麻亂。戰鼓齊鳴畫角吹。兩下交鋒人馬混。賊

頭心似火中炊。急欲前行無意相爭鬪。(白)手內鬆了一鬆。(唱)卻被如彪鎗刺懷。擗透掩心並鐵甲。血流肉破痛哀哉。熬痛負氣獅聲吼。盡力還將兩手抬。隔過鋼鎗攔畫戟。如飛一馬去冲圍。華兵雖衆馬能阻。賊衆紛紛在後隨。與國要跟跟不上。眼光一閃就當災。世威手起鋼刀落。劈斷左臂隨。湊巧跌來揪住了。割其首級帶金盃。一齊交付隨身卒。放馬還來把賊追。大半賊兵還在後。兩員賊將命中該。撞着了淡烟姊弟鎗和戟。盡傷沙場好怨誰。奮勇華兵爭殺賊。賊兵無主亂成堆。死傷滿地屍骸積。鮮血成渠浸綠苔。(白)追殺一回。賊兵死者一半。放者數千。還有幾千。跟着張起鶴已去得遠了。何世威吩咐女兒兒子。收拾了地上的盔甲器械。先往張都督營內報功。自己乘着月光。重又往前追趕。再說張起鶴走了多時。不聽見敵軍聲息。方纔立住了馬。回頭一看。可憐軍士不滿三千。頭目又少兩箇。連孟與國也並不見了。急急問時。有看見的軍士說。已被華將殺了。張起鶴聽了這句。只氣得竹軟筋酥。大叫一聲罷了。馬上跌將下來。氣死在青草地上。(唱)傍邊嚇壞衆番奴。簇擁團圍動手扶。叫喚連聲方得醒。賊王兩眼淚如珠。捶胸頓腳號陶哭。不住還將元帥呼。可惜你父子一家投奔我。實指望同心協力建皇圖。事成之後身安享。列土分茅慶有餘。誰料忠臣天不佑。傷哉只得幾場輸。可憐四個能離將。相繼而亡骨殖無。別個死時還可解。你今身死在中途。剩得我單身怎往虬龍寨。就去之時勢轉孤。料想再爲興旺日。此身不久斷頭顱。誰說道人生百歲終須老。只可惜我你英雄大丈夫。不能夠平定江山興帝業。今朝死得不心舒。賊王坐地哀哀哭。左右兵丁像木徒。頭目三員無可奈。上前相勸強支吾。雖然大勢今朝敗。還望王爺自保軀。打點何方先歇馬。報仇雪恨尙堪圖。遲疑猶恐追兵到。急奔前程免後虞。強徒聽。更嗟呀。我此刻心神昏亂。意模糊。不知走向何方好。你們若不甘心受煎磨。只好捨死忘生跟着我。東西南北任馳驅。黑天昏地。隨心撞。悉聽傍人喚馬驢。或者命中該未絕。東隅雖失看桑榆。安身得所重興旺。捨此而行別計無。

三將聞言皆唯唯。請王就此上龍駒。殘兵整頓重登道。強做心雄胆氣粗。且往虬龍山內走。這叫做憑人至死縱然愁。癡心還想當初福。別有乾坤可住居。那曉得惡貫滿盈天不赦。命窮祿絕待何如。其時已是三更後。乘月而行數里餘。前有疎林當大道。忽聞號炮響連珠。賊兵本是傷弓鳥。炮響心驚脚下虛。不敢上前奔立定。又聽得喊聲大起震雲衢。一彪軍馬林中出。五色旂騰映月鋪。雁翅排開人不少。當中一將貌魁梧。紅袍白馬黃金甲。聲似鐘鳴叫賊奴。候你多時今始到。速來獻首莫躊躇。賊頭又見中華帥。氣擁心窩野鬚鬚。大叫一聲休說了。既然相遇在窮途。勢如騎虎難相讓。若再回身豈丈夫。生死關頭從此決。必然與你見贏輸。只是大家不許添幫手。須要單身近一驅。元帥回言何用講。自當親手捉強徒。強徒此刻真拚命。縱馬搖鎗口大呼。直奔中華郭殿下。將軍氣色甚安舒。側身閃過方回手。百勝金鎗刺額顛。敗將殘兵從後看。拚生只得向前趨。凌霄郭七同監押。更有偏員楚其徐。各領雄兵旂號轉。霎時變做一重城。團團裹住逃來賊。戰鼓齊鳴畫角鳴。恰好世威隨後到。也來幫捉網中魚。三賊將衆嘍囉。眼見中華人馬多。心內明知非對手。只因路絕怎能過。大家只好拚生上。喊吶高聲賽鼓鑼。劍戟刀鎗齊砍擊。人龍馬虎亂奔波。黃沙滾滾空中漾。旂幟層層風內飄。果然是地慘天愁明月掩。三更殺到四更初。雖說道一夫拚命人難敵。到底是衆寡懸殊怎奈何。一萬華兵無倦怠。三千賊衆漸消磨。徐榮楚二爭功績。更有成龍元帥哥。頭目三員無大用。一齊砍死赴鄴都。賊軍更覺難逃避。宛以羔羊入虎窠。盡被中華兵將殺。屍如山積血成河。這也是勢關緊要難留手。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賊兵既已殺完。官兵就是空的了。噫。隊伍重歸排立定。團團只把眼兒陵。張起鵠雖知勢敗難回挽。卻不肯束手甘心入網羅。誓死沙場須一決。展開鎗法會騰挪。娘胎本事都拿出。發泄精神滿肚窩。好比那酒醉斑彪跑白地。弄風猛虎舞山坡。搖頭獅子依稀像。擺尾蒼龍一樣模。恨不得挑破

天門鼻轉了地。掀翻世界倒黃河。千軍萬馬非其對。若是他人已嚇。幸遇重瞳親對敵。憑他性發像風寬。眼中只當平常看。按定心神氣也和。拚得精神磨一夜。殺得你筋疲力盡看如何。神鎗擺處飛龍繞。閃閃金光密又疎。籠罩渾身無空隙。威風八面自巍峨。世威等衆傍邊看。兩下衣裝差不多。耀得眼睛花碌碌。耳中但聽響兵戈。這陣交鋒更比尋常異。虎鬪龍爭信不說。欲要來幫幫不得。呆呆只把手兒搓。二人惡戰沙場上。直到那漏鼓吹殘五下鐘。月落星稀天漸曉。鷄聲喔喔鳥離窠。重瞳直是神仙體。力足心雄不減初。起鶴威風都發盡。腰酸手軟背如蛇。金鎗血迸征袍透。眼暈頭昏骨也酥。元帥看他神已失。金鎗不去刺心窩。背梁一擊噤然響。逆賊身如撲火蛾。頭重脚輕翻下馬。衆將軍拍手笑呵呵。兵丁發喊如雷震。擁上前來衆手拖。奪了長鎗牽住馬。麻繩預帶幾條粗。金盜寶甲先寬下。玉帶紅袍盡剝除。逆賊已經發了暈。死灰面色氣全無。衆軍只顧牢牢綁。老七忙將師父呼。此賊雖然年已長。倒還是一身白淨好皮膚。可憐綁得花蛇樣。又被鎗傷鮮血污。我見猶然心不忍。你今看了竟何如。心神惱。何武師。只礙當前有帥爺。不使口中高喝罵。連連白眼釘頑皮。衆軍綁得多停當。還把他來上馬騎。收拾了地上刀鎗盜與甲。東方曙色已稀微。元戎下令回兵馬。打鼓鳴鑼展帥旗。一路鞭敲金鐙響。擒拿逆賊卽班師。哨兵先報城南寨。大悅張郎急整衣。率將開營迎大帥。歡容稱賀手相攜。下鞍同進蓮花帳。一夜勤勞諒已疲。軍士投戈俱卸甲。一邊造飯要充飢。元戎也把輕裝換。洗面先嘗茶一卮。與着張郎同講論。一邊傳諭大營知。督爺又問元戎道。逆賊而今已受羈。還是此間隨斬首。或當監解上京師。元帥道。若論大典原該監解進京。只恐他身負重傷。耐不得這許多時日。莫若就此間斬首。使萬衆皆知。爾首進京。皇上料無譴責之理。正說間。侍軍排上早膳。逸少道。既然今日就要殺他。可賞他一頓酒飯。吃了好死。軍士奉令。果然拿了酒肉湯飯。送到大營門口。張起鶴被他們捉到營內。已是醉了。嗚呼。睜眼細看。

心明白。已在華營不用提。長嘆幾聲天絕我。不由雙淚也淋漓。身軀綁得難行動。躺在塵埃像死屍。正在悽惶軍士到。酒餉湯飯盡拿齊。便呼守卒相扶坐。口內皆稱奉督爺。賞你一餐須吃飽。少停頭頸就分離。賊王聽了心先碎。勉強回言我不飢。肉飯魚湯休與我。酒還吃得幾杯兒。小軍答應忙斟上。好酒三斤不算奇。一氣喫完仍睡倒。又有那一班將士善遊嬉。喫飯無心都到營門口。郭七將軍最弄癡。走近身來叫張起鴿。我見你日前何等好威儀。稱王號據城池。仗了妖魔鬼怪妻。作法與妖排惡陣。天昏地黑把人迷。自誇本事無人敵。竟想要一統山河垂手移。那曉得享福無多剛半載。就弄到冰消瓦解寸無遺。單槍獨馬遭人捉。索綁繩穿肉褪皮。躺在營門成甚樣。頭南脚北手東西。我問你冲天冠。被何人探。繡蟒紅袍那個撕。玉帶藍田還在否。黃金鎖甲送誰披。更有那軍師元帥俱何往。皇后妃嬪在何處棲。怎不前來同救駕。難道說聽憑御體去凌遲。湯繩武笑微微。休說這不在行中的蠢話兒。這是他一向稱孤並道寡。自然應得至如斯。若然有一人相伴。與着那孤寡之稱豈合宜。背後常英接口說。你們休得把他譏。此間雖只無相伴。可曉得那班元帥軍師與后妃。已在黃泉先等候。他身若是赴陰司。自然的忠心赤胆重隨駕。更有那萬馬千軍都會齊。依舊威風真顯赫。白人王做不成。鬼王也做了一個。倒沒人好去征剿他。也管比在陽間更覺稱心些。大家說得哈哈笑。起鴿心頭烈火飛。自一骨落坐起來。睜着眼大喝道。你們這三個死囚。不要歡喜透了。你們有口。我也有口的。你們是想說完了。等我也來說幾句話兒。你們拔長了耳朵聽着。你三個。有甚奇。雖然與我出同師。武場初遇曾相較。手段人人比我低。若遇着主考。公平君有道。狀元久已中區區。你們只好同叉出。壞在奸刁沐老兒。挾了私仇傷國典。賢愚顛倒亂支持。然而却也非稀罕。看你們鼎甲同登五載餘。也不會掛印封侯居極品。還是個偏裨小職。位低微。我雖失所身為賊。倒也曾經赫赫威名四海馳。若是天心能佑我。何難一統鎮華夷。無如命運多。

乖彥 好比那威鳳祥麟不遇時 虎落平陽遭犬笑 龍遊淺水被蝦欺 天亡項羽何消說 並不是生就無才力最低 你們雖然爲將佐 無功食祿我皆知 止不過靠人之福留殘命 也要來亂語胡言對我嘻 竟以爲同學少年俱不賤 五陵裘馬自輕肥 殊不曉衛青不敗由天幸 李廣無功爲數奇 我的話兒如此說 你們聽聽再尋思 強徒一淚漫天謊 直壓得三位將軍莫措詞 楚大官人拍手笑 賊因倒會念唐詩 我們不是通文客 休得和他辯是非 少刻總來頭落頸 看他還有甚支離(自)正說間 恰好何世威自內而出 手裏拿着一張告示 着小軍張掛城門 曉諭百姓 於西時斬賊之意 見衆人立在營門 便說你們可也奇怪 這個人原是向來認得的 何苦敵也不要喫 趕來看他 胡鬧些甚麼 凌霄笑道 不要說起這三位高徒 都看武師面上 所以來與他講講 誰料他真是死不服輸的 原是滿口誇張 說四海之內 都沒有他的對手 無奈是天亡了他 如今請你這師父來 評論評論 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 世威聽了 不覺冷笑一聲 又對張起鶴道 你這斷從小就一味自負 所以弄出這般大禍來 如今死在臨頭 怎麼還不省悟 也看我與你做過幾年師弟 今日說不得再訓你幾聲 好好的聽着(自)我想你出身原是好門閥 積祖經營最有錢 只爲那嫖賭的父親消敗盡 至於母子受饑寒 隨有那白進忠一力來撐持 雖說道外假仁名內有奸 卻也曾撫養你身三五載 一般的攻書上學費周旋 你若甘心不與他違拗 自在逍遙喫與穿 或者再尋生意做 可不是一生安穩在家園 偏是你性凶頑 不肯隨他要跳船 忽地又來投了我 我雖師範欠端嚴 然而也不爲欺你 衣食常包還把武藝傳 我做教師三十載 別家徒弟盡英賢 諸如張郎常湯章 大小雖殊總做官 況且你身非比別 人人說我有心偏 若果能學到精微處 穩取科名豈待言 雖叫你學未成功先自負 胡爲亂作在鄆鄆 隣里鄉黨人人恨 連我心虛臉上慚 無可奈何帶你商船上 也要你歷涉方知世路難 又誰料到得杭州剛數日 無端大鬧海棠軒 並將師父身軀賣 席捲貨財一溜烟 逃轉京中也罷了 又把自家孩子去強奸

害他一敗無收束 身子常陪大眾眠 無怪沐公仇切齒 會場又出理當然 幸而又有盟都督 賭氣收留
在帳前 效用年餘官可望 偏偏又是到雲南 尋閃氣 討狀元 逃出番邦誘吐番 擾亂邊疆將半載
已經罪惡重如山 衛家父子都梟首 獨你這漏網之魚又脫圈 流入暹羅爲島主 真所謂禍中反得福無
邊 若是風波歷盡知寅畏 謹守身家不逞贊 還有誰來追究你 保穩榮華受享福縣縣 奈何心竅皆茅
塞 不看風頭扯滿帆 妄想癡心重過海 豈不是遊魚自向網中鑽 飛蛾撲火渾無二 抱石投江也一般
力竭計窮身至死 糊塗尙不悔從前 聲聲只說天亡我 我替你從頭算一番 生長到今二十九歲 所
爲所作有餘年 那椿不是饒天倖 天意原曾把你憐 都是自家偏作死 我今與你細談談 從今也好心
明白 死去魂靈莫怨天 倘得投胎重轉世 更須換一副好心肝 做一個老誠忠厚循良子 寧可無能去
種田 切勿投師重學武 習成繡腿與花拳 不歸正道成何用 枉累宗親辱祖先 碎副凌遲身死後 還
落個千秋萬載賊名傳 武師一片公平論 逆賊呆呆聽到完 仔細思量真不錯 一聲長嘆把頭顛 眼中
滾出悽惶淚 腹內生疼亂箭鑽 開口還將師父叫 果然講究出根源 我今雖只知明白 懊悔無門總莫
言 你的爲人原算好 確是我喪心負你反成冤 如今應了從來話 年老之人送少年 你也從今休恨我
我身死去到黃泉 若然果有投生路 來世須當補報還 郭七將軍重又笑 你今既已悔從前 (白)可還
有幾句。(唱)生離死別心頭話 索性與師父今朝講一番 (白)起鵲道只這幾句就是我本心話了。至於身死之
後。是若要衣棺成殮。郭永忠料想不依說也徒然。所以也沒甚說了。(唱)這裏言談時已久 一張告示到城關
滿城百姓都知道 短巷長街實鬧喧 擒斬賊王無限喜 不分老幼盡來觀 好比那長江後浪推前浪 任
你沙場地界寬 頃刻擁來無空隙 單單不敢進營盤 更有這大營衆將都來到 入寨先將元帥參 恰好
外邊軍政到 紅輪將墜再牌懸 郭殿下 最尊嚴 重整金盃把甲穿 都督生成人逸宕 隨身只着便衣

冠一同來到營門坐。將士推排立兩邊。劊子忙來提逆賊。口中還要寒麻團。賊王自曉無生理。緊閉雙睛硬兩肩。拖出營門朝內跪。一聲號炮響狼烟。兩邊劊子刀齊起。割肉猶如切菜般。鮮血淋漓真個痛。心腸勝似滾油煎。身頭動。口難言。縮脈抽筋沒洞鑽。一世凶殘人殺盡。那知天道有循環。傷哉今苦多於昔。萬剮千刀獨自擔。肉已割完方破肚。刀頭先把賊心剜。肝腸臟腑多抽出。綠絲紅紅滿地攤。末後方將頭割下。單剩了一身骨殖棄荒山。拔山勇士今何在。蓋世英雄只等閑。數載稱王威發透。死來不值半文錢。魂歸地府闔王怒。多少冤家對殿前。鐵石鎗敲銅棍打。極形還要上刀山。阿鼻地獄常囚禁。要想投生難上難。這是他罪惡通天該受報。人人稱快不稱冤。開情只有何無敵。到底曾經好在先。又聽他鳥死鳴哀言幾句。心中未免帶些酸。預先縮進營中去。不忍將他正眼看。劊子提刀頭獻過。石灰桶內好裝安。封皮外貼標名姓。同着孟興國的首級。作對成雙旗上懸。逆賊既誅無別事。鄉民大半散如烟。(自)還有好些奉了張都督之令。要來識認妻女。(唱)言而有信張都督。便把收留婦女們放出營門憑識認。共來七十有餘寬。或爲小戶貧家女。也有名門富室女。夫認妻房爹認女。可憐被掠半年間。而今方得重相會。花再開而月再圓。感不盡將軍恩似海。齊齊跪到打圍圍。叩頭八拜方纔起。各自歸家休再談。尙有轎娘二三十。乃是賊王手內舊丫嬛。國亡主死無歸着。一概交與何淡烟。帶轉大營同住頓。死中得活盡歡然。(自)又與這真小姐是熟落的。當初姊妹稱呼。如今時移勢變。情願做他的手下。真小姐聞說較精死了。也落了好些眼淚。衆婢女素無仇隙。自然也好好看承。何淡烟又訴說張起鵠的死法。那慕容公主聽了。倒有些膽寒。暗想道。幸虧我早些降了。若不然被他們捉住。怕不也是這樣。白無雙過了一夜。已是心地清明。聽說張起鵠死了。也是暢快。這些閑話。表過不提。再說郭殿下還在小營。與張都督計議道。如今逆賊已誅。海內船隻。我自差徐榮與楚絳霄下海招集。尙有虬龍寨一處。明日還要賢弟一行。逸少道。這個容易。但不知

那寨中還有幾多兵馬。如彪在傍道。寨內精兵都被孟興國帶出來殺盡了。如今留守者。不過老弱數千。督爺若去。小將愿引引導。包管一舉成功。逸少大喜。(唱)此宵安穩無他事。軍士投戈睡得酣。次日天明皆蚤起。軍中飯熟一同餐。督爺要往強人穴。點了隨身將幾員。並有何家賢父子。雄兵一萬正旗靡。披營寨。炮聲喧。竟往虬龍一座山。元帥移兵重過北。仍歸大寨聚軍安。捷朝露布紅旗插。差了偏裨將兩員。木桶雙雙盛賊首。乘舟下海過雷廉。星馳報捷京中去。好使朝廷心放寬。再表右軍張逸少。提兵起馬赴東南。路無百里行來快。傍午時光已到山。放炮先將人馬扎。師徒商議在營間。寫張告示先開諭。付與如彪射進關。說到此間書且歇。閑文不必再而三。下回張郭班師轉。先要把朝內之情講一番。起復舊臣誅逆賊。諸公耐等莫心煩。

第四十二回 楊一清智激監軍謀除國患 明天子恩加義弟寵賜龍章

卻說孟興國身死之後。就有好些敗卒。逃轉山中。說知天兵利害。這班窮山軍士。已是恐懼不安。合寨女人。正在號天痛哭。恰好天兵已到。又射進這張告示來。不過說及早歸降。免受屠戮之意。衆嘍囉看了。無不歡喜。竟擁進寨中。把這女眷們一齊綁起。將零碎金銀。大家分了。盔甲器械。聚在一堆。旗幟上邊。就寫了一個降字。(唱)然後開關。同出寨。納降齊到大營前。張都督。也心歡。慰諭溫和沒怒顏。本寨暫留師父掌。自家止領卒三千。岑祥岑瑞俱隨侍。更有如彪小將官。一衆黎人開引導。進山一路細觀瞻。外形險阻天生就。內有平陽地與田。士卒住房皆草屋。牛皮大寨在中間。督爺外帳將身坐。黎卒紛紛進裏邊。內眷無多數十口。麻繩鐵索一齊牽。拖拖扯扯都來到。哭哭啼啼淚淚漣。都督從頭觀仔細。半爲年少半中年。高低不等容顏別。內有雙雙更出尖。望去形容如處女。並肩而跪手相攙。面龐體態都相似。好像同胞姊妹般。

左首看來十七八 右邊更小髮披肩 一般的丰姿嬌弱身材好 粉面蛾眉態自然 身在流離心恐懼 青
衣蓬首卸簪鈿 香銷翠袖啼痕溼 一種輕柔最可憐 但惜金蓮都不裹 數來十相未完全 當時吩咐將
名報 婦女驚慌出口難 拜倒身軀齊俯伏 幼年美女更含慚 (白)都是小嘍囉在傍邊代報 原來孟興國有
八個姬妾 大小媳婦 共六房 這兩個年輕的 都是姪女 從小就沒了父母 長名如燕 次名如鶯 大者十八 小者十四
歲 孟興國撫養成人的 (白)都督聽來心暗喜 正所謂泥污之中生碧蓮 顛頭又令休難為 好好將他帶一
邊 再往後營查庫藏 金銀米麥積如山 (白)這便是孟興國的 (白)多年劫掠存留下 他只道子子孫孫用
不完 誰料一朝時運倒 傾家相送命傷殘 並連妻妾和男女 一概相陪入了官 都督看完重出外 早
又是紅輪西墜暗漫漫 現成米麥並柴草 造飯充饑休絮煩 事未完工難即去 今宵且在寨中權 衆人
都在前營宿 自與如彪內帳眠 小將忽將都督告 剛纔孟氏二嬋娟 向來淑善心腸好 不比全家大小
蠻 與我娘親和和睦 如今大禍受牽連 督爺可好開恩典 救了他們兩命全 (白)逸少答道 你來說情 我
豈有不想之理 只是這兩個女兒 都有些姿色 若只單救了他兩個 留在此處 未免原要流落終身 我的意思 索性
把他們帶了回去 你明日有空 先與他姊妹說知 叫他們不要害怕 如彪笑道 若然如此 想是督爺愛了他們 何不
待我今夜就去叫他們來服事服事 可不更好 (白)都督回言休亂道 若然挈帶轉幽燕 如鸞實你為妻子
年紀相當正好頑 如燕也非無福相 自當配個好夫男 如彪口內無言語 暗暗心頭也喜歡 一夜無詞
天又亮 東方日出鳥聲喧 將軍自率隨來卒 更有黎奴五六千 都是執鋤扒鏟類 分頭拆毀幾重關
萬人動手如兒戲 那怕銅牆鐵壁堅 半日之間都折盡 紛紛擲碎土和磚 強徒妄用心多少 瓦解冰消
一霎時 關已拆完重入寨 得從寬處總從寬 婦人一衆都開鎖 放出營門聽自然 只把這兩位姑娘留
下了 如彪已把話兒傳 貪生怕死人常事 豈敢推辭有別言 米麥金銀車上載 豬羊牛馬衆兵牽 柵

欄拔去收皮帳。諸事調停要出山。老少黎人隨後送。張郎又復諭諸蠻。從今須服王家化。不可爲非再作奸。山可居而田可種。官糧交納例如前。誰人無事來尋事。眞算逍遙物外閑。倘有重思爲亂者。只看那孟家父子胆如天。尙然身死而家滅。若輩還宜求自安。吾言謹記休忘卻。管教飽煖享清閑。衆黎感泣聲聲應。送出將軍就轉還。自此洗心爲善類。這便是恩威並濟化凶頑。張郎回轉營中去。大小三軍喜色添。來日天明重起馬。一程回到大營盤。見兄備述山中事。又把這些所得之物。一概交明並不瞞。元帥看來俱適用。單單多了二嬋娟。口雖不說眉頭縐。似覺心中惹厭煩。帳下偏裨多竊笑。暗思都督太心貪。想因二女容顏美。所以收爲侍妾看。張督爺心內明知。也不與他們辨白。只顧把孟家二女。送進後營。這兩位姑娘。雖只出身蠻地。倒也性格溫和。還愛講些禮義。女工針指。倒也曾習學。若說舞劍掄刀。一些不會。與這沈媚娘原是向來熟識。相見之時。不消說的是彼此喜歡。至於這一位張飛香小姐的性情。春風和調。竟是一位女孟嘗君。不論高低皆接應。何妨食客有三千。慕容公主何人虎。也喜人多聚一團。冷淡天生真小姐。雖非量窄要拈酸。心中恰把張郎笑。枉做堂堂副帥官。身在軍中納若此。閑花野草會牽纏。那知道這位張都督。芥蒂全無實坦然。只與元戎商大事。雖然賊破地方安。行軍切忌班師草。整頓還須有一番。第一日宰羊殺豬。大犒軍士。至於滿營將佐。也吃個盡醉方休。第二日就着楚絳齊與徐榮下海。去招降張起鵠的船隻。又將所得的糧草輜重。細細造起冊來。這兩個強盜的家財。併在一處。倒也不少。白銀三十五萬。米麥共二十萬石有餘。異寶奇珍。金珠細軟。共六十四箱。盔甲槍刀馬匹之類。也不計其數。郭殿下一一分剖起來。因各處倉庫俱被賊兵用完。就兌出三十萬銀子。解送府城。稍充公餉。其時督撫大臣得了捷報。早已委下衆員。署理府經之事。郭元帥撥差解到銀子。自然領去。儲庫應用不提。其餘五萬。以及米麥就留作軍需。原省了國家之費。把那金珠異寶。封鎖進上。又將衣服彩緞綾羅。分給了大小將官。至於自己與副帥。眞個絲毫都不取。合營

將士無不感服稱頌。這便是不負君命的大臣。只怕當今之世。料也沒有賞給方完。恰好徐榮楚絳霄也到了。訴說起鴟兵船。有賊將哈力猛。帶五千軍卒。一概投降。現在營外。元帥遂傳哈力猛進見。慰諭一番。饋以酒食。次日就把張起鴟手下的降卒。與公主帶來的番兵。一併傳齊。連着那船內的。還有三萬之數。頭目共有十四員。當面開諭道。汝輩生長遼羅。各有父母妻子。本帥不便強留。今日仍送汝等歸國。衆番人聽了。喜不自勝。伏地叩謝。榮彪等又去拜辭。騎馬娘娘。此時公上觸緒傷心。好生淒慘。又留不得他們。只得各賞些金銀寶物而已。嗚呼。他們無別話。不過說此行歸去。到三仙。大王舊德須當記。君照墳塋化紙錢。說罷之時。珠淚滾滾。一班頭目也淒然。

從今一別無重見。誰曉得騎馬喬裝不是男。出帳相隨張副帥。一同下了海鯨船。何家父子爲同伴。楚

二徐榮作領前。金鑼響。破聲喧。旌旗蔽日彩雲鮮。順風直抵遼羅國。國主慌忙領衆官。出廓恭迎中

國帥。方知殺賊細情端。不勝感戴天朝德。兩患俱除樂自然。又送上禮物諸般並謝表。降兵三萬盡收

還。轎軍更有羊和酒。果然是上將威名振百蠻。從此妖氛皆斂跡。將軍更不久停連。開船回轉瓊州界

時候將交八月天。元帥調停諸事畢。方纔擇日凱歌旋。新署事。地方官。文一洵而武一班。恭送元

戎加慎重。更兼百姓女和男。焚香跪道俱垂淚。眼看將軍去不還。感念恩威無日盡。大家商議共捐錢

府城之內把生祠造。敬視千秋廟貌瞻。此係後文都表過。如今還把正書談。大軍依舊分三隊。楚大

官人獨領先。元帥居中都督後。隨行更有衆嫻嫻。妙容小姐多仁孝。又帶年高繼父棺。一路上波靜風

恬船隻穩。鳴金掌號勢威嚴。行來已到徐聞縣。黔國公爺尙未還。出寨相迎同敘坐。勸留二帥飲華筵

席間取笑重瞞道。女冠強梁信不凡。初次遭擒原未服。而今可喜竟相安。應知古語非虛謬。果然是

月裏嫦娥愛少年。從此老成須退步。少年萬事可當權。元戎一笑稱言重。會記無多數載前。若有人稱

年紀老。明公便不以爲然。如今何忍心腸改。五十纔交鬢未斑。竟把少年甘讓我。風流興致頓消除。

沐公笑道非如此。若在他我豈甘。只爲當初逢殿下。年方二七正加冠。而今已作中軍帥。我實應該算老年。談笑多時人盡醉。方纔席散各歸船。自郭成龍與湯常二人原是沐公部下。當晚辭別郭張二帥。還要隨主將南回。兄弟分離。師徒撒手。一向熱鬧慣了。都是十分不快。張都督極會做情。早已揀選六名嬖婢。分送三人。說帶去一路上好幫侍服侍。三位將軍歡喜稱謝。衆偏將見了。都有羨慕之意。張都督一想。我帶這許多環原也沒用。趁此空閒之時。就每人一個分賞了他們。其餘少數只留幾個。伏侍沈媚娘與妙容小姐。也偏裨個個心歡喜。感佩張爺度量寬。各自領回船內去。也省得一堆擁擠鬧喧。倏而又見東方亮。黔國抽身早著冠。把一個奸官李超親送過。相辭也要轉雲南。重瞳率衆殷勤送。都督船頭別泰山。莫道英雄無淚酒。端只爲別時容易見時難。沐公歸鎮今休表。郭帥張郎望北還。一路平安無別故。閑文不用再而三。如今要說朝中事。補敘前文表一番。自講到劉瑾與衆奸黨濁亂朝政。荼毒忠良。已是衆所共知的了。自去年爲誣陷郭殿下謀反。敗露奸謀。雖與張綵同問了這個長繫之罪。正德天子還不忍廢棄他們。等郭張出師數日。就降旨赦了出來。仍復舊職任事。劉瑾張綵屈而復伸。心驕志滿。在天子眼前自然越發小心。趨奉到了外面任意橫行。幾位大臣莫可解救。那王鏊已致仕而去。李揚二公雖然在位。卻也敢怒而不敢言。劉瑾自家也曉得衆怨騰積。後來終久不妙。遂與張綵計議。不如索性反起來。弑了天子而自立。方免被人暗算。這毒案要緊做太子在旁邊。竭力參撥。張綵只貪富貴。滿口讚襄。劉瑾大善。許他事成之後。必當列土分茅。封一個王位。只有焦芳過於貪酷。似乎張綵是他引起來。如今做到吏部。應請聽他的使喚。自己儘得這些官員的財賄。壓着張綵。把他們轉調陞遷。張綵自己雖也貪財。被這個焦芳日日驅遣。心中卻也不服。就在劉瑾面前說老焦貪財無厭。不是共事之人。莫若先把他去了爲妙。劉瑾也很有些厭他。果然常着大衆。連次把他發揮。大概說年老昏蒙。不堪辦事等語。焦芳被他罵得置身無地。只得上本乞休。劉瑾從中批准。連夜收拾資財回鄉去了。自此劉瑾以張綵爲腹心。日夜計議。暗收勇

士私鑄刀鎗。打點這一年之內。就要做出大事來。只怕郭張二人。擁兵在外。英勇絕倫。意欲先害了他兩個。方好舉動。無奈他們過海之後。連報捷音。天子甚是喜歡。那裏插得下口。正在無計可施之際。不料甘肅界內。又反了一位安化郡王。封於寧夏。名喚竇鏗。秉性凶頑。久蓄異志。適值四月中。有大理寺少卿周東。也是劉瑾一黨。當田在寧夏。虛報五十畝爲一畝。百姓受害。俱有怨言。卻被這安化王得知。就藉此爲由。乘了這一個題目起釁。就同護衛衆將軍。鼓譟狂呼夜舉兵。先斬周東提首級。次攻撫院殺軍門。總兵又是無能輩。一聽風聲已落魂。未及提兵並調將。出衙遇賊也歸陰。其餘文武諸官府。一概投降保命根。庫藏金銀何用說。逆王據住夏州城。又與那一班黨羽同商議。作事從來要有名。未可公然稱帝號。必先收服衆人心。諸謀士顯才能。大筆橫揮草檄文。歷數奸奴劉瑾罪。奉天討賊自尊稱。欲清君側非謀反。不殺忠良不害民。檄召四方宜助力。掃除國患共興兵。檄文遠近皆傳到。督府魂飛郡邑驚。處處城關嚴守備。飛章雪片奏朝廷。君王覽表龍顏怒。海寇猖狂尙未平。張郭能臣都在外。逆藩又敢弄刀兵。當時傳諭諸臣輩。速議何人可出征。劉瑾此時心亦餒。不能作主強評論。聽憑閣部從公議。保舉忠良楊一清。舊日曾爲都御史。才兼文武智謀深。也因觸了劉奸怒。廢黜歸林已數春。天子悉依臣宰議。詔書連夜出神京。星飛來到丹徒縣。起復才高御史臣。馳驛來都朝王闕。君王當殿重加恩。舊銜之外加新職。總制關中各路兵。敕命增書憑賞爵。又差張永去監軍。國營挑選精兵馬。將士從征數十人。自這楊御史。原是由將入相之才。少年時節。有智養之號。當時點選將校。有一個遊擊。姓仇名銳。就是後來嘉靖手內仇鸞的父親。他的爲人。不比兒子。先時曾做過安化王的護衛。楊御史素知他忠勇多能。就點他挂了先鋒印信。又密地指授他擒賊之計。仇銳先鋒遵主帥。口中絕不露風聲。領兵一萬爲前隊。曉夜兼行數百程。直抵關西寧夏府。大軍屯扎在前營。逆王正坐中軍帳。聞報先鋒姓名。卻是舊時親信將。也會受我許多恩。便羞心腹奸

謀士 名喚周昂最有能 來見將軍陳利害 勸他助逆反朝廷 此言恰中先鋒意 並不推辭一口應 竟領全軍投順了 逆王大喜不疑心 當時賜宴相留款 仇賊虛誠做得真 楊飲盡歡方告別 回歸寢帳醉沉沉 來朝詐病還裝吐 只說頭眩腹又疼 堅臥床中扒不起 逆王那曉內中情 候而已是三天過 聞報楊公統大兵 相近無多將入界 逆藩猶是意昏昏 又差周賊來營內 計議如何退此人 不料將軍先定計 低頭伏枕假呻吟 一聲咳嗽為傳號 帳後烘然起伏兵 擄住周昂先擊死 驢頭割下手中捨 將軍下榻穿袍甲 上馬提刀出帳門 奮勇一呼人馬集 爭先殺進逆王營 此時嚇得魂飛去 措手無方已被擒 部下雖多兵與將 正所謂蛇頭已斷足難行 一班逆黨都拿住 兵馬如沙四散奔 止剩空空營一座 仇將軍也不去追尋 但將逆賊君臣綁 等候元戎楊大人 少刻楊公兵已到 先鋒率衆遠相迎 備陳依計擒奸逆 元帥頗頭讚有能 張中貴 在旁聽 不覺驚呆了神 暗想楊公真不醜 果然智略貫羣英 奇謀妙算人難測 不費張弓賊已平 我輩無才焉可比 智囊之號豈虛稱 因而心內多欽服 願與相交作友朋 首逆已擒兵已散 大軍駐扎捲旂旌 滿城百姓開門接 元帥監軍進了城 也有許多未了事 查盤倉庫看金銀 內庭官眷都看守 餘黨追拿衆賊臣 大略本該元帥主 只因天子重監軍 楊公又是固融客 不比剛強固執人 凡事謙和頻遜讓 每邀張永共調停 頗知世事張中貴 深感楊公不自尊 因此上事遇疑難常請教 隨身約束衆親軍 循規蹈矩無驕暴 並不胡為擾衆民 所以楊公心亦喜 與他漸漸結交深 百凡和好無違背 竟像同胞手足親 兵駐夏州已數月 許多雜事盡完成 秋交夏過天涼爽 擇日班帥要轉京 自這一張永發出餉銀 犒賞從征將士 每人百金 內中有劉瑾一個外甥 一個表姪 都是錦衣千戶 原不會有甚麼軍功 張永又與劉瑾不合 就獨獨不賞這兩個 楊御史勸道 此二人雖只無功 卻是劉司理的親戚 怎好薄他 張永聽了這句話 不覺勃然變色道 先生你不曉得 別人怕這劉瑾 咱便其實

不怕他。元帥笑道：「監軍就不怕他，也要看同事面上。何在乎這二百金？張永被他勸化不過，只得照數補賞了二人。」
（白）奸位才高楊御史，察顏觀色已知情。心中暗暗生歡喜，等到黃昏上了燈。後帳之中排小宴，特邀張永共談心。兩傍侍從皆心腹，飲過醇醪四五巡。元帥停杯方問起，適聞尊論與神情。似乎不合劉司理，某等皆因是外臣。所以與他心各別，明公卻是彼同寅。如何亦有參商處，可許從頭見教明。張永聽他重問及，不覺的搖頭嘆氣眼圓睜。酒杯攔下把先生叫，說起他來氣死人。曾記得先帝手中十數載，當今還在做儲君。咱與他一同侍奉東宮內，原是同僚兄弟稱。有苦同當勞共服，有衣共著食平分。彼時卻也曾相約，富貴之時也要勻。一自當今登了位，初分職事共沾恩。就被那先朝頑命諸元老，厭惡猶如眼內釘。吃盡千虧並萬苦，幾回要死又重生。天照看，到如今，外面冤家已斷根。我輩雖然居富貴，無非職掌衆團營。獨他在內爲司理，勢要威權日漸增。欺虛外人無對手，竟將我輩也欺凌。全然不念當初誼，白道官居極品尊。相勸之言毫不聽，自由自主目無人。居然一位劉千歲，藐視同班輩。士輕，殊不知他便這般裝體段，咱家豈是小廚們。偏偏不肯將他怕，幾次和他口角爭。他也不能拈出我，因而記恨日加深。如今漸至如仇敵，見面無情冷似冰。別個面前我不說起，只因元帥老先生。高情見愛真知己，所以今宵敢直陳。張永說完懷怨話，楊公俯首若沉吟。咨嗟半晌重開口，某係多年做逐臣。但聽人言京裏事，爭傳八虎亂朝廷。而今得與君同事，細察毫無惡薄心。竊駭所聞非所見，又聞尊論甚光明。方知衆口喧傳謬，鱗鯉難分爲水渾。不是有緣逢觀面，終於莫辨和假真。從今楊某當欽服，指日還朝見聖君。必對同僚揚盛德，免教白璧久蒙塵。楊公一派天花讚，喜得監軍骨也輕。拍手哈哈而大笑，先生高論最公平。咱家也是修來福，知己相逢足稱心。盛德之稱當不起，只求日後轉京城。時常來往休嫌棄，當個同枝戚與親。也使旁人說一句，老張相與大賢人。不比那老劉常被忠良

罵 咱就是面上增光百二十分 說罷提壺斟美酒 起身雙手奉元勳 楊公也是抬身接 一飲而乾放手
樽 歸座歡容重啓口 既承雅愛定交情 不才尚有衷腸話 敢向明公細細陳 喜遂顏開張太監 連稱
妙極願相聞 忙將交椅橫拖過 坐近楊公側耳聽 白楊御史又屏退從人方纔說道 安化王的檄文上面歷
數劉瑾罪名 道他將危社稷 公在京中 亦知他果有謀反之意否 張永說道 謀反之意 咱雖未曾得知 然而揆情度
理 將來大抵也是有的 楊公道 既是料來必有 我想明公也曾受過天子降恩 何不發覺此事 以除國家大害 誠爲
美舉 張永嘆道 咱非不知身受帝恩 只是有一件難處 目今萬歲爺待他的恩典 更不比當初 外臣奏他 別樣過端
尚且不信 咱若去奏他 造反 那裏倒肯相信起來 朝廷不信 還是平常 倘或要問起誣陷罪來 這便如何了得 一清
道 若然如此 難道就由他 弒君篡國不成 張永道 這個不是 咱家小看他 也未見做得出 他若反起來 京中現有許
多人馬 外邊還有好幾位能臣 怕不捉住了他 立刻碎屍萬段 一清道 若依此說 某又替公擔憂 公與他內雖不合
衆朝臣卻不得知 若到劉瑾一敗之時 必定把公等算在逆黨之內 董卓等之禍 差不多就在面前 所謂火炎崑崙 尚
玉石俱焚 試問當此爲難之際 公又何以自全 這張永聽到此間 不覺呆了一呆 道 此論不差 但咱實係才疎學淺
幹辦不來 老先生既然見愛 咱家萬望明白指教 一清道 公若肯聽 某當得盡言 爲今之計 只要到了京中 明公定
入宮侍駕 今那安化王的檄文 現有在此 你須帶了一張 等到劉瑾不在面前 方可進呈御覽 並奏他欲圖謀反之
狀 天子若有遲疑 公即免冠叩首 再行哭奏 乞求降旨 著宿衛 先查劉瑾私宅 若無叛逆情形 則願當誣陷之罪等
語 天子必然省悟 此所謂免非常之禍 又建不世之功 劉瑾既誅 天子必進公爲司理 然後禮賢下士 悉反劉瑾之
所爲 看古來宦官 大抵皆是奸貪嫉妬之前 要流芳史册者 爲漢之呂強 唐之張承業耳 明公若能如此 則可與二
賢鼎立爲三矣 愚意以爲千載一時 求之而不得的盛事 不知明公意下何如 楊御史 最聰明 果然是個
智多星 連篇講論 明而徹 張永從頭聽到根 句句無差 真有理 憑他太監性兒 陰 不覺的一腔熱血胸

前湧 激起忠君報國心 椅上抬身雙袖搥 揚眉豎目頸兒伸 胸膛一拍高聲喊 委實今朝罷不成 深
受國恩當報効 願拚一死諫朝廷 不勝之喜楊元帥 既是明公有赤心 報國輸忠天亦助 管教逆園立
成擒 萬民得福皆公力 重整朝綱在此行 滿酌大杯雙手奉 請公快飲壯行旌 張太監 喜欣欣 接
過連忙一口吞 話得投機情更熱 傳杯遞酒到三更 方纔撤席同安臥 五鼓敲殘鷄又鳴 發砲鳴金人
馬起 三軍浩蕩走途程 旛旗招展風飄漾 涉水登山到北平 大帥班師非小可 君王特遣貴臣迎 將
軍自入金吾衛 戰馬皆歸龍虎營 元帥監軍同上殿 三呼九叩見明君 少年天子龍顏悅 稱贊楊卿智
術精 不費兵戈擒大逆 實爲社稷棟梁臣 (自)楊元帥叩首謝恩 自然也有一番辭讓 原來明朝國法 如有宗
室背反者 必遵皇祖遺制 要斬首朝門 獻俘太廟 張永已把安化王 併同逆黨 解至朝前 天子率領百官 上五鳳樓
判斷典刑 又到太廟獻俘 諸事已畢 天子起駕回宮 楊御史也退歸公館去了 張永隨駕回進內宮 其時馬永成等
都來賀喜 劉瑾也只得搭在數中 原來劉仙桂 還是初秋時候 皇上差他去巡河 就帶了萬全河南去了 所以不在
駕前 天子又命置酒賞勞 張永劉瑾等一同侍坐 恰好郭殿下 平賊捷報也到京 天子十分歡喜 只顧與張永講這
兩處月兵 同時寧靖 實是國家之幸 所以用者這班得力能臣 張永說 這是萬歲爺洪福齊天 得以容易太平 永享
昇平之福矣 一頭說 關着心 看看劉瑾 覺道他神情愈氣 愈覺得比前不同 大抵他的死日到了 所以如此 當時口
中絕不提起 只做歡歡喜喜 倒連連勸他喫酒 劉瑾真是睡在鼓中 再也不防備 有這大禍 (唱)糊塗兀是同歡笑
暢飲開懷到日沉 席罷之時君亦醉 歌殘舞歇管絃停 閹奴撤過殘餚酒 點起宮妝各樣燈 劉瑾今
番該倒竈 已經喫得醉醺醺 叩頭辭駕先回去 張永瞧他出了門 即便起身雙膝跪 口稱奴婢有言陳
事關秘密防疎漏 伏望吾王屏衆人 天子未知朝內變 以爲還是甚軍情 當時坐上忙揮手 叱退傍
邊衆小臣 只剩魏彬邱鉞等 六人侍立兩邊分 監軍方取懷中檄 長跪君前兩手擎 高鳳接來鋪案上

經祥剪去燭花星 君王斜靠沉香椅 醉眼醜態看不清 仔細端詳方會意 低頭按紙默無聲 沉吟半
响方開口 想他們彼在關西此在京 何得備知劉瑾惡 這般歷歷數來明 若言別罪還相信 說到這謀
反之言太失真 劉瑾受子恩不淺 豈堪如此喪良心 這都是逆藩煽惑旁人意 捏造謠言豈足憑 張永
叩頭呼萬歲 逆藩雖只假虛名 然而劉瑾行非法 奴在邊關耳盡聞 叛逆陰謀懷已久 私藏甲冑暗招
兵 指期要取明天下 萬歲如何看得輕 酒醉官家真闊大 搖頭只把懶腰伸 口稱天下由他取 此刻
須知夜已深 我醉欲眠卿且退 耳邊咕略最堪憎 縱然有此翻天事 自有明朝可理論 說罷將頭朝後
仰 迷迷竟是閉龍睛 此時急壞張中貴 扯住了龍袍半幅衫 不願羅磚鋪滿地 蟬冠探下散烏雲 頭
磕破 血淋淋 兩淚交流放極聲 口叫爺爺呼萬歲 若將天下付他人 卻教聖體歸何處 那能夠九五
安居號至尊 萬里江山非小事 聖心何不再思尋 老奴身受天恩重 豈有虛言敢誣君 萬歲若疑奴妄
奏 只消立發羽林軍 先查劉瑾私家內 若果全無造反形 奴願自當欺妄罪 殺身喂犬也該應 這幾
句方纔嚇醒了君王醉 龍目雙眸坐起身 口說一聲既如此 自然就要去查清 谷大用 馬永成 邱敏
相同一魏彬 更有羅祥與高鳳 順風多想立功名 齊聲力把君王勸 造反無差必是真 事在燃眉運不
得 今宵就要把他擒 若然等到明朝發 洩漏機關了不成 天子點頭稱是也 汝今速去要當心 先拿
逆賊封門戶 來日抄家我自行 張永叩頭稱領旨 起身率領弟兄們 出宮上馬如飛去 點了金吾半萬
兵 二鼓方交時未晚 秋高氣爽滿天星 街坊熱鬧人來往 突見明盔亮甲軍 個個驚慌忙躲避 猜疑
不著甚來因 金吾疾走如風捲 白刃如霜火似林 到了劉奸私宅外 原來前後已關門 分兵後戶將門
守 前面登時響一聲 打破牆門人似水 滔滔湧湧進前廳 這時候合家大小都酣睡 夢內驚回落了魂
手脚酥麻身亂抖 不知弄出甚奇文 (皂)衆內官走熟劉家 (唱)將身綁縛扛擡去 叫他呼天總不靈 太

太房中幾嚇死。合家無主亂紛紛。有幾個多能幹僕心中急。取了衣裳又帶銀。趕出牆門跟着看。悄然打聽爲何因。(白)張永把一千人犯解到錦衣衛來。着指揮點過。收禁獄中。然後入宮覆旨。其時五鼓將交。諸大臣已在朝房聚集。天子即傳諭衆臣。一同隨駕到劉瑾家內來。天子坐在正廳。兩位閣臣侍坐左右。以下諸官率領着一班內侍。並同宿衛禁軍。各處搜查財物。搬至廳前。恭呈御覽。衆太監報名註籍。不敢隱藏。自早至暮。點記分明。共計黃金二百萬。白銀八百萬。紗羅綾錦百萬端。奇珍寶玩。明珠首飾衣衫。及動用什物。不記其數。末後庫房地窖之內。搜出許多盞甲刀鎗。又有劉瑾日常在手的一把扇子。兩根大骨雕鑿漏空。內藏着兩口半指闊三寸長的純鋼匕首。天子逐一看完。不覺龍心大怒道。這賊奴果然要反。若非天地有靈。朕已中了他的毒手矣。當下把什物銀錢發戶工二部收儲。將金珠寶玉。截回宮。這一夜仔細思量。深悔從前之誤。次日清早。又發手詔。宣諭羣臣。自從正德二年以後。所改政令。悉復如舊。並籍沒賊臣張縉之家。衆大臣聽了。這道詔書。就像雲霧陰霾。忽然見了天日。不覺人人喜躍。個個揚眉。望闕三呼。歡聲動地。隨即去抄了張縉的家私。也有劉瑾之半。又將他老母妻妾。一併收監。僕從家人。登時趕散。隔壁就是張都督的府等。沐夫人得知此事。甚是喜歡。此時麗玉小姐十分着急。自然差遣家人。到朝前打聽。那張縉便有家人送衣服來穿了。只這劉瑾還是精赤條條。心裏又急。身上又冷。此番不比前番。獄官也不肯來料理趨奉。劉瑾只得討個白簡。寫了幾行字。哀懇這禁子。送到朝前。尋一個舊時得用的小內侍。替他帶進宮內來。要求幾件舊衣遮蓋。恰好天子還不曾睡。接簡一看。不覺又是一個惘然。就着內侍。在這抄來箱籠之內。提出一百件單袷衣裳。飛馬賞賜。劉瑾接了。好不喜歡。擬想像去年一般。還能脫罪。亦未可知。張永得知此事也。着急起來。早上就到內閣衙門。說與李楊二相及楊一清等。連名具奏。請速將逆瑾。批飭法司勘實定罪。天子看了。就批發百官。准於明日在午門會審。(唱)君王上諭出深宮。臣宰歡呼謝聖聰。當日無言皆退出。來朝五鼓鬧匆匆。九重闕闕開宮殿。萬國衣冠聽曉鐘。香島爐煙分雉尾。紫閣深處拜真龍。君王又諭諸臣宰。

審問刁奴莫放鬆 文武叩頭齊領旨 玉塔之下珮叮咛 退班便到朝門口 武在西邊文在東 勳威貴臣
俱列坐 內官張永也相同 金吾奉旨提人犯 逆賊連名進九重 平日裏 好威風 軒昂氣概烈轟轟
一朝勢敗神威倒 不是堂堂舊日容 玉帶紅袍難挂體 青衣小帽鎖喉嚨 朝門走進寬刑具 劉瑾將身
跪正中 張綵旁邊來跪下 低頭默默服觀胸 衆大臣同聲異口呼劉瑾 汝本無知一下庸 供走使 在
王宮 得膺天寵致尊榮 職居司理非爲賤 子姪諸多盡受封 一向行爲原不法 只因聖主量寬洪 置
之度外無勞責 不望你謝德知恩略効忠 何得反思謀不軌 欲危社稷太心凶 罪益顯著奸謀敗 旨着
吾曹合問供 叛跡已彰須首認 免教刑法上重重 劉瑾聽 氣沖沖 總着眉頭口內噴 咱在皇宮幾十
載 豈不知此身久沐聖恩隆 因此上年來執筆爲司理 凡事無私只秉公 不顧身家單爲主 以致於冤
仇惹起了一籬蜂 人人說我行爲惡 朝也攻來暮也攻 攻到如今無結局 竟誣咱謀王造反在家中 諸
公試想其情理 咱是無毛一大蟲 並沒親男并親女 自家知活幾秋冬 一朝脚直雙睛閉 富貴榮華總
是空 何用謀王并奪位 強爲好漢學英雄 打成天下有誰傳代 一敗之時禍及宗 劉瑾雖愚不至此
果然無影又無蹤 朝廷終聽奸人語 列位須當諒此衷 據實奏聞疑可解 免教無罪陷牢籠(自)李楊二
公聽了不覺笑道你此時的說話到也來得通順無奈你先時不會理會得到此刻說也遲了如今且問你若不謀
反爲何要私造甲兵扇骨裏又藏着那兩把利刃這已是衆日昭著之事還不好好的招上的劉瑾又道咱一向督
着禁兵監造甲仗護衛皇宮那個不會曉得至於扇骨裏面這點點小刀原是頑耍之物不過帶着裁裁紙罷了那
裏就殺得動甚麼人難道也好算叛據不成你們這班小人自道奉着聖旨就做出這許多問官的虎勢來挾制於
人就好屈認竟不想一想頭上的紗帽是那裏來的大大小小那一個不出咱的手中咱若果然要謀反個個都
是同謀你想走了一個這一篇蠻話衆大臣聽了倒被他呆了一呆果然倒有些礙口幸虧恁惱了一位年長的王

親。乃是英宗皇帝的女婿。正德天子的姑公。駙馬都尉蔡震。聽了這些蠻話。他本不覺怒髮冲冠。走下來。劈面把他一掌。大喝道。好利口的賊奴才。你說那文武百官。都出在你的門下。就不好問你。我卻是多年國戚。與你無干。可好問問你。既然監造甲仗。保護王宮。只該把這些甲仗。置在宮內。爲甚麼藏在自家私室裏邊。平日禁軍。又不見取出來用過。深藏秘密。非反而何。還待賴到那裏去。(喝)這幾句。駁得凶。閹奴纔得減威風。算來無話堪回答。低着頭兒。臉上紅。駙馬翻身重就位。西涯學士與楊公。又將從逆高聲問。張綵驚呆像木鐸。口內呼冤。這叫屈。指天畫地告諸公。我雖與劉公兩下同鄉里。自小何曾識面容。數載之前方認得。也不過隨波逐浪與人同。登堂議論皆朝政。豈有陰謀在內中。天子信讒不細察。諸君何不想心胸。往常出入他們下。宰相居先六部從。我若與他謀造反。諸君難道也相通。禍關三族非定兒戲。定竊圖王豈易容。幾曾見一介書生手擎三寸管。從中指畫就成功。真個是夢中也不會提起。影響全無怎屈供。更不知那個奸奴冤陷我。抬頭不怕有蒼穹。滿心火發張中貴。便喝道。曉得你生成口舌凶。記得舊年冬底事。自家冤陷郭重瞳。如今也說人冤你。覆去翻來辯不窮。不動嚴刑焉肯服。一聲喝令賽雷轟。兩傍衛士齊上。揸住了張綵。劉奸勝虎熊。揸了不招隨後夾。法堂刑具盡包銅。向居富貴雙好賊。長在綾羅錦綉叢。此痛如何能領受。筋傷骨折耳通紅。喊聲好比豬羊叫。暈死塵埃氣不通。衛士方纔停了手。又將冷水噴頭胸。一時噴過方甦醒。眼目昏花似火攻。痛入心窩連骨髓。油煎肺腑箭攢胸。恨無地穴鑽身進。極汗渾如雨洗同。這等惡刑熬不起。總來晦氣已相逢。何須枉受多般苦。莫若招承且暫鬆。劉瑾悲啼張綵哭。算來飛不上天宮。大家只得都招認。謀逆情真罪不容。(皂)衆大臣又問。還有多少同謀逆黨。劉瑾一一招承。外面文官。只有親姪際華。並無別個在京。武職有指揮楊玉等五人。餘外諸官。並無干涉的了。(喝)李相楊公皆厚道。並不肯苛求使盡一帆風。當時也不窮追究。吩咐當堂贓了供。帶出午朝門外去。依然

鎖押下牢籠 此時方悔從前錯 不合貪心太弄空 敗露機謀身至此 莫說道爲王爲帝享侯封 欲求一命焉能得 往日風光似夢中 搶地呼天誰答應 捶胸嘔血也無功 牢中又值秋瘟發 張綵身嬌似女紅 疫氣纔聞先病倒 惡寒發熱意昏朦 時衰勢敗人情冷 那有醫生送藥鍾 每日止吞湯數口 奄奄一息命將終 慢言逆賊監中事 再說朝前各位公 審實反謀同去奏 當今天子怒重重 立差廠尉諸官校 悉捕羣奸議所從 楊玉諸人先下獄 一逸飛馬到山東 省城扭解劉廉憲 籍沒家財一例同 劉際華身任山東總數載 地皮刮盡害民窮 一朝伏法人人快 戶戶焚香喜氣濃 拜謝蒼天真有眼 頑皮更有衆兒童 看見他囚車身坐街前過 不怕旁逸校尉凶 石塊磚頭如雨點 打得他滿頭滿臉盡流紅 還有這遭冤百姓把瘋官罵 解到京中去做齊頸公 閑話甚多休瑣碎 何須煩述幾重重 其時到了皇都地 激旨金塔覆聖聰 上命法司嚴勘問 承招立案責親供 擬成斬決君王准 收禁天牢與逆黨同（白）當有首相李東陽奏稱劉青雲亦係重犯如今尚在河南倘有消息傳諠恐其逃匿未便請旨捉拿免生意外之端天子從其所請即着差官校尉權解來京定罪與逆瑾一同正法可也（唱）君有命 臣就遵 校尉登時點四名 一位差官一道旨 相爺還有話叮嚀 程期趕緊休遲誤 莫被刁奴賺脫身 天使應聲辭別去 此言按下且消停 書中先說劉仙桂 七月中旬到省城 奉旨巡河官接送 洋洋得意自爲尊 昂然竟是欵差樣 眼底何曾有別人 忘却了流落山東陪客睡 吹彈身着女衣襟 小人得志把官腔擺 不記得父是行醫小出身 更有這助惡萬全爲伴侶 作威作福當官親 鵝頭鴨頸裝身分 虎視鯨吞勢甚橫 案詐銀錢無厭足 汴梁官府合遭瘟 只圖自己私囊飽 那管河工怠與勤 一任當差承辦好 還是呼么喝六把人輕 來時丹桂尤含蕊 今已是黃菊花堆滿地金 名色巡河公事畢 擇其吉日要回京 長亭外 擺餞行 豐盛程儀送起身 秋色晴明人意爽 一行車馬便登程 半天行得無多路 又見西山日漸沉 幹僕連忙尋旅店

落車下馬店家迎。房間潔淨多寬廠。粉壁明窗不染塵。小二搬餅將燭點。山珍海味及時新。一餐晚膳黃昏候。聽得誰樓初起更。酒醉青雲安睡早。萬全獨坐冷清清。欣然步月閑遊玩。一個童兒後面跟。颯颯風吹衣袂薄。微微露滴彩雲輕。碧空皓魄明如鏡。四處寒蛩唧唧吟。走進一座茶館店。聽些閑話飲香茗。旁邊一個年輕客。北直回來是本地人。共坐喫茶人幾位。高談闊論說新聞。京中內監名劉瑾。欲奪江山起反心。妄想登基謀帝室。私藏甲冑置刀兵。不知怎樣風聲露。抄沒家財禍及身。事實情真難抵賴。法司嚴訊已招承。看來不免凌遲罪。收入天牢候典刑。可惜了赫赫威權司理監。一場富貴化浮雲。長篇話。碧波清。嚇得個萬賊猶如冷水淋。一個寒噤身立起。手中茶碗跌得碎紛紛。幸虧小使還知竅。取出銅錢百十文。賠茶碗。出店門。急歸寓所報青雲。小劉尚在兩柯境。忽聽得急叫連呼。陡一驚。醉眼朦朧開口問。大驚小怪為何因。自萬全極聲說道。京中千歲不好了。這一句話。早把青雲的酒意驚醒了。連忙問道。千歲有甚麼不好。萬全便道。大禍來了。你且穿好了衣服。與你細講。青雲就急急把衣裳着好。跨下床來。萬全就將茶客的話一一說完。嚇得青雲魂膽皆消。放聲大哭。說此事若是真的。叫我如何是好。萬全道。想此人無怨無仇。決非平空捏造。定然不假。如今哭之無益。商量逃命要緊。要曉得千歲犯此重案。料來無以挽回。少爺雖是繼子。焉能寬赦。必有旨意下來拿捉。幸虧地方上尚未傳聞。只怕再隔幾天。就知道的多了。事不宜遲。連夜動身。走爲上着。青雲哭道。我此時盤費雖有。弄得無家可奔。有國難投。教我逃到那裏去。萬全道。也只好且到前途尋個僻靜所在。暫爲避避。打聽消息。再作理會便了。唱。劉仙桂。像小兒。嚇得來已經半死半如癡。本來腹內無才料。此刻尤加沒主持。樂極生悲從古說。眼中惟有淚如珠。萬全作主忙收拾。差個跟班說與店家知。本要此間留過宿。來朝趕路甚舒徐。只爲方纔到着街坊去。接到京中手札書。千歲病危將不保。少爺要趕程連夜轉京師。算清飯。無他詞。就把行李衣箱付健兒。主僕匆匆齊上馬。羣馳電掣。

尙嫌遲 還虧明月當空照 不用燈球手內提 不走官街行僻路 倉皇那管路崎嶇 垂頭喪氣劉公子
馬上無言暗自思 不知那個仇人施毒手 煽風撥火奏丹墀 害人不淺傷天理 罪及全家九族除 無數
金銀歸國庫 乾爹心血付溝渠 高車駟馬從今絕 瓦解冰消枉弄癡 好事不成成惡夢 不堪回首想當
時 錦衾綉被家中慣 到此刻歲月披星泣路歧 野徑荒涼人寂寂 亡家去國夜奔馳 早又是東方漸白
天將曉 纔走程途百里餘 只見一座高山當面阻 參天樹木影參差 不知此山叫做何名色 可否躡身
作避居 一路觀瞻行已近 萬全說與少爺知 人疲馬乏難行路 且上山頭歇片時 仙桂點頭驅騎走
家丁健卒後隨趨 山跟揀一塊平陽地 幾個親隨跳下駒 就把那坐褥茶來鋪設好 請少爺萬全坐身軀
其餘席地旁邊坐 這就叫彼一時來此一時 幸虧火酒乾糧皆備帶 解開包裹略充饑 青雲不嘆還嫌
飽 露冷難禁添一件衣 頓足捶胸長嘆氣 肝腸挽結意難舒 萬全說若非我到茶坊去 平地風波杏不
知 不幸之中還有幸 端的是神差鬼使佛扶持 如今既做逃龍鳥 日後飛騰尚有期 我若此間山勢好
况兼囊內有餘資 不如暫作安身計 躲避凶鋒且待時 縱使差官來省地 只行大道走通衢 焉知在
這深林內 也只好往返徒勞轉帝畿 計出萬全仙桂允 鷓鴣欲借一枝棲 誰知現有山中主 那許閑人
作住基 正在商量空打算 不堪防巡山哨卒上邊窺 鑼聲一響如蜂擁 趕下山來快似飛 此際衆人魂
不在 手無寸鐵怎撐持 被嘍兵雲時早作餛飩陷 辨不出東南西北與西 入地不能開地穴 昇天那有上
天梯 層層棍棒攔人路 密密刀鎗耀眼迷 家將無多難抵敵 甕中提蟹卻依稀 繩穿索綁都擄去 剝
下這箱籠行囊與坐騎 担的担來背的背 到好像螞蟻擺陣搶黠皮 一齊擎到山頭上 手衆人多只片時
頭目點明看守定 內營去稟大王爺 書中有話宜交代 要把這強盜頭兒先表提 (白)浩氣冲霄漢 腰懸
帶血刀 殺人乘月夜 放火趁風高 俺姓許名貴 混誰不怕天 乃天馬山寨主是也 二弟北海蛟騰勇 三弟小狍狂周

瓊。雖是異姓弟兄。到也肝胆相托。還有一個同胞妹子。名喚娟娟。也有一身武藝。配與二弟滕勇爲妻。山頭聚義以來。招集四方豪傑。打劫過往客商。收得頭目數十員。盡皆精銳驍雄。雄兵雖不滿一萬。都是身強力勇。糧草充足。金帛盈餘。宮殿巍峨。寨柵堅固。雖有官兵來過幾次。這些倒運將官。只曉得太平食俸。那裏有甚麼真才實料的本事。被他們殺得丟盔棄甲而回。却不是三位英雄的對手。以後他們自保身家。也不敢來了。這也不在話下。想俺綠林寄跡。又有兩弟匡扶。豈可埋沒終身。必要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現在招兵買馬。置造軍裝。欲奪大明天下。但是舉動起來。還少個有才有智的丈人。共商大事。所以吩咐手下。凡遇讀書士子。不許傷他性命。必要解上山來。待俺親自發落。今有巡山頭目。稟稱黎明時候。有一班過路人。想是上山歇腳的行李。甚是沉重。有個年輕主兒。衣冠齊楚。却是文裝。還有一個伴當。其餘都是僕從。並無勇力。已經一併拿下。請俺過目。爲此升坐中軍大寨。早見頭目人等。戎裝侍立。刀鎗劍戟。排列如林。便乃傳令道。請兩位大王進來。小囉嚶答應一聲。忙到外營。高聲稟道。二位大王有請。南山擒猛虎。北海起蛟龍。俺滕勇是也。莽狂雖然小。吞人氣自雄。俺家周瓊便是。既然老大有令。我就此走遭。當時同進帳來。朝上打一拱道。小弟們有禮。許貴道。二位賢弟。休得客套。一同坐了。我有話講。二人齊聲問大哥升坐大寨。不知有何正事。許貴道。也沒有甚麼正經。只爲今早有一宗生意。送上山來。輻重到也不少。據說有個少年。像是讀書之輩。如若合式。意欲留他做個幫手。是以升帳待他。看看山寨的威嚴。就不敢不從了。滕勇道。老大哥也忒煞過慮了。此人既已捉住。卻如釜內之魚。不殺就是他的造化。還敢強到那裏去。周瓊道。話雖如此。也是論不定的。但是大哥既要聘他。以後就是朋友了。到要用個請字。似乎冠冕些。許貴道。這也不差。就叫兩名頭目。去把這一班人鬆了捆綁。給還衣服。對那年輕主子。說我傳請。不可輕棄了他。頭目應聲領令而去。且慢講他。先把這強盜的賊形。說與公聽聽。(也)許大王頭戴鬪龍貂。身着盤龍錦綉袍。粉底皂靴。登上。獅蠻寶帶。挂腰刀。板刷眉兒。銅鈴眼。鬚捲黃螺。鼻華高。滕勇面如鍋底黑。獠牙闊口。下扒超。周瓊五短。獸兜臉。鬚額高。額眼。

又回 這便是強盜生成凶惡相 真堪嚇壞小兒曹 再言倒運劉仙桂 一夜無眠馬上跑 略得消停逢巨寇 猶如霹靂半空敲 早知避難還遭難 何必昨宵忘命逃 自悔不該投險地 粗心誤入虎狼巢 既經盜手來拿住 料得焉能生放饒 這的是宿世冤家逢狹路 不明不白喪山坳 想到那鋼刀過頸難消受 魂魄先飛上九霄 更有萬全真急煞 身軀捆得痛難熬 宛像飛蟲逗進蜘蛛網 打算今朝死一遭 僕從諸人惟有哭 可憐抖做一團糟 忽然頭目前來到 將捆縛開鬆又把衣服交 並說大王傳請見 聞言無不喜心苗 好比那鬼門關上重回轉 可與頭兒留得牢 宋曉大王因甚事 非惟不殺反相邀 青雲摸不着頭和腦 只得跟他往裏抄 次第而行臨大帳 但見大王三位相咆哮 虎皮椅上排肩坐 無奈低頭曲脊腰 四揖完時三叩首 大王舉目共觀瞧 果然是秀眉俊眼人文雅 華服鮮衣風帶飄 不識此人誰氏子 料然財產必豐饒 富家豈不將書讀 必定胸中學問高 勝勇拂然開口說 俺看他容顏宛若海棠妓 並無半點剛強氣 莫不是女着男衣來潤滑(自)就真是男子 像妖嬈一般也是沒用的東西(唱)不如拖去快開刀 三大王說道休囉唆 爲甚你動不動心如野火燒 這是他宦室之兒妓養慣 故而柔弱軟苗條 莫將混話來相戲 把老大招賢事弄毛 虧這周瓊言幾句 那勝勇一腔怒氣立時消 口稱罷了哈哈笑 省得你們同心我作喬 說罷三人同立起 連聲得罪也彎腰 傍邊坐位忙排好 龍井香茶獻一遭 動問姓名何貴業 青雲拱手訴根苗(自)我乃北京人氏 姓劉名喚青雲 表字仙桂(唱)父是內官司理監 君恩榮寵沐王朝 自家職受金吾衛 奉旨巡河不憚勞 公務已完難再緩 皆因貪趕路程遙 茫然錯過招商店 地陌生疎到小路抄 驚動寶山權歇息 三生有幸遇英豪 仰蒙不殺恩非淺 乞放回京足感叨 說與父親酬大德 定當遣使送金條 青雲本性原奸滑 把那逃避情由一總包 再不料強盜偏偏知細底 呵呵一笑把頭搖 原來司理劉公子 失敬多多罪莫逃 我是有言從直講 回京兩字莫心焦 昨聞京探

傳飛報 御駕親臨將劉府抄 搜出甲兵爲實款 尊公業已下天牢 又願旨意拿公子 只怕差官到此在
明朝 你要歸家歸不得 自投羅網不能逃 莫如權在山林住 拋却文章講六韜 待授你 用心習武練
鎗刀 後來還可將仇報 打聽分明算計高 小狸狎 北海蛟 也將邊鼓一同敲 盡言此地安身好 正
合青雲心一條 假做吃驚稱阿吓 亂接兩手動悲號 只因我在河南地 那曉家中大禍招 就是我立刻
進京也難救 反做了飛蛾自撲火中燒 父親性命原難保 一脈香煙教那個祿 生又不能死不可 正如
孤鳥失窠巢 既承列位施仁義 願與英雄共結交 但有下人俱在外 還有個萬全術士是同高 敢求一
併來收錄 其効軍前犬馬勞（自）許貴道些須小事 這有何妨 叫他們進來便了 但不知萬全公子何以稱爲術
士 莫非有甚法術的應 青雲道 他說曾遇異人傳授 靈驗如神 也曾試過 大王收在麾下 若到行軍之際 也是用得
着的 許貴大喜道 這也妙極了 正說之間 小嘍囉已把萬全等領進一個個報名叩見 站立兩邊 大王把萬全一看
相親平常 既有法術 這到不足爲論 就賞他一個座兒 又對小卒道 去揀一所潔淨房間 安排床榻 把少爺的行李
一齊搬進房中 待他檢點 好隨時應用 嘍囉答應而去（明）忙吩咐 備酒餚 山鷄野鴨共羊羔 強徒喫慣燒
燒味 加料葱蒜與椒 遞位青雲爲外客 三人挨次敬香醪 萬全另席營房坐 也算是絕處逢生好運
交 飯罷收舖無別幹 香茶慢飲共逍遙 青雲也把強人問 三位英雄氣宇高 請教姓名何貴號 願聞
始末緣同胞 回言周姓勝同許 向在山中作採樵 結義雖非親手足 心無私曲勝同胞 今留公子爲朋
友 莫笑吾們是草茅 仙桂躬身稱豈敢 既爲知己把客文拋 情投意合多歡暢 說說談談與致豪 撇
過閑文提正事 尊公司理掌當朝 因何忽起謀王念 洩漏機關禍反招 大志未成先受害 傾家蕩產命
勾消 莫非還有誣冤處 真假休瞞講一遭（自）青雲道 事却是真的 並非枉屈 只不知怎生洩漏的 青雲話尙
未完 那萬全隨機應變的假話來了 連忙接口道 我家千歲 這個念頭 有一個原故的 只爲去歲夏天 少爺書房登

寢千歲進去。只見床上張牙舞爪。一條金龍嚇得魂不附體。那條金龍忽然不見。只有少爺熟睡在床。心中奇異。因想這金龍出現。必是公子的元神。當時並未聲張。遍覓星家。將公子年庚推算。據說大貴非凡。是帝王命格。又有相士說。竟是九五之尊。但不能容易登基。必至家破人亡。方成大業。千歲爲此起意的一班強盜。聽這萬全說得來。有模有樣。再不料他妖言惑衆。都信以爲真。許貴驚異道。原來如此。那相士到是神仙。如今恰恰應了。周瑾道。這原是時運不齊之故。不過遲早罷了。俺們兄弟三人。原是異姓手足。不如與公子一同結義。併力同心。待時而動。有何不可。滕勇搖手道。不是這等講的。公子出身高貴。而且又是真命帝主。到是大哥讓了他。先做一個寨主罷。許貴道。二弟所論。正合我心。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劉青雲此時正恐求之而不得。假作推辭說。感蒙三位大王仗義收留。難人已出望外。斷斷不敢僭越的。許貴道。我意已決。不必固辭。揀日不如撞日。快排香案。傳令各營大小頭目。虬龍殿站班伺候。又命嘍兵伏侍青雲更換服式。對天祝告。插血爲盟。然後升坐正位。一齊參見已畢。青雲自己立爲小劉王。封許貴爲開國將軍。滕勇爲定國將軍。周瑾護國將軍。萬全爲保國真人。至於頭目人等。俱有陞賞。當日宰牛殺馬。大排筵席。合寨士卒。概有賞。一個漏犯餘生心太狂。居然位號立劉王。以爲得計。圖王業。有這班強盜。賴坏被鬼扛。竟當他爲真命主。封官授職。賭風光。癡心欲奪明天下。只怕爬不上天庭。要落坑。惡貫滿盈。終有日。來避來早自承當。丟開天馬山中話。且說校尉差官到汴梁。本府裏明人已去。無從開讀聖人章。身承王命難統攔。酒席程儀送下船。立刻開船飛也快。要將旨意覆君王。沿途一路關心看。仙桂的形蹤竟渺茫。莫不是知因先遁走。高飛遠避奔他方。此時却也難猜測。且自安心趕路忙。直到皇都方曉得。青雲果未轉京邦。原封丹詔忙呈繳。李相廷和進豹房。奏上官家生一笑。無如逆監想逃亡。卽傳旨意頒該部。廣緝文書各地方。若敢窩留同治罪。街坊告示遍傳揚。那知隔得無多日。又有廷臣上表章。內侍展開呈御案。君王龍目細觀詳。原來是青雲已入彀人黨。擄掠民財將百姓傷。天馬

山中爲盜首。旂旛高扯攬稱王。避封從逆將軍職。買馬招兵積草糧。若不剪除成後患。請兵及早勦南陽。看完不覺龍心怒。賊子因何這等狂。無法無天尤勝父。封人官職自封王。養成銳氣終非妙。旨着羣臣去熟商。議妥誰能勝此任。發兵助戰滅山崗。朝房正在同斟酌。有一位名喚延齡身姓張。乃是當今親母舅。建昌侯位貴椒房。忽來請旨河南去。自願提兵將小醜降。楊李二公皆暗想。此人武藝却平常。幸虧仙桂非曉勇。這一對天尊上戰場。本領相同真敵手。就差他去也無妨。當時依允來回奏。喜動天顏滿贊揚。母舅尙然回報國。他人豈不效忠良。忙提御筆封元帥。次日黎明下教場。挑選雄兵軍伍整。監軍職分魏彬當。第三天束裝丹陛辭天子。浩蕩旗旌出帝邦。大將南征非一日。此時不及細談量。後文交代今休表。要講那戰勝班師的郭興張。前後分開爲兩隊。歸心如箭恨途長。其時已到登萊界。合省官員碌亂忙。文補服。武戎裝。出郊迎接跪沿塘。紛紛手本船頭遞。家將收來送進艙。(白)郭殿下看那登萊府的名字。還是舊時屬下。尙未陞遷。就傳他進見。問問京中的消息。登萊府就把那劉瑾之事。一一稟知。郭殿下喜得舉手加額。當令兵丁上岸。催遣人馬。日夜兼行。要緊進京。去看劉瑾正法。郭殿下去不多時。張都督的人馬也到。其時日已垂西。他有女眷拖累。上岸就扎了營。真小姐寫了一封書信。差人送到家內。備言父親靈柩。已在海灘。只要家中去接之意。真縣尊的公子。連忙請了幾位親戚。又僱了百十名夫。飛馬出城。兄妹相見。哭了一場。然後扶柩上岸。這真縣宰死於未亂之時。不曾有甚旌獎。七品官職。靈柩進不得城。只好暫停在寺院之中。張都督又差人上祭。不免熱鬧一番。這一夜妙容小姐。也不會睡。與哥哥同坐靈前。講講別後之言。這公子的爲人。到也是達些世務。聽他說就要進京去的。也不敢強留。只記着父母出京之時。曾受張家千金聘禮。此去到京。必然就要出嫁。我若毫釐不管。殊覺不好意思。因此一到天明。就差人趕到家中。設了五百紋銀。(嘆)無多大。裏一包。當時囑咐妹多姣。愚兄守制家中住。遠隔京師路甚遙。一切妝奩難製備。拜託妙才大妹去承挑。

此銀帶去隨身用。添湊零星略解嘲。小姐看兄情意實。自然收受沒推敲。更衣拜別離僧院。眞府家丁送出郊。車至營前軍正起。仍隨大隊走滔滔。此時上下歸心急。曉夜兼行近路抄。元帥前途行得快。先鋒更有楚凌霄。數天已到城門外。探馬流星報入朝。大悅當今年少主。便差文武衆臣僚。出城迎接征南帥。元帥謙辭不敢驕。兵馬先鋒營汛地。自家解甲又除刀。更蟒服。戴金貂。象簡烏靴白玉鞵。各位將軍隨在後。人人束帶盡穿袍。一同到了朝門外。帝重親臣功又高。擺駕特升金殿坐。晉晉仙樂奏雲韶。鐘鳴鼓響朱門啓。香爇爐烟溢赭袍。元帥領同諸將士。玉塔拜舞見神堯。天顏大悅加褒獎。賢弟行軍鞍馬勞。婦盡妖氛功莫大。從今與朕共逍遙。自凌雲謝道。臣愧並無才能。全虧將士同心。仰賴陛下之洪福耳。就獻上冊籍。內官接來。呈於龍案之上。天子展開略看一本。是記載兵將的功勞。一本是登記所得的財物。又有一道暹羅國的謝表。愈加歡喜。道不斬無罪。不掩有功。衆帛無所取。金玉無所愛。眞乃是大臣之器。良將之才。不負先王之命。今且退歸私宅。休息一宵。待朕與衆大臣議定。自有升賞。郭殿下叩頭謝恩而出。帶了楚凌霄。白如玉一班家將。回到府內。那宅歡迎。夫妻見禮。好不熱鬧。黃昏時候。張都督也趕到了京。曉得此刻不能見駕。就把兵馬歸還了十二團營。自家便服帽裝。帶了一班女眷回府。順路就將眞小姐送回女博士家。娘兒再見。姊妹重逢。悲喜交集。一時也說不盡他。只講張都督到了府內。適值沐夫人於數日前回家。看母還不會回來。也只得把衆女眷送進後堂。自有管家婆料理承值。那岑祥岑瑞也在外廂安頓。自己與郭殿下。何武師等坐在書房。這一夜初到家中。也無心睡覺。大家寬坐飲茶。逸少問起明朝若去見駕。這慕容珠便怎生佈置。凌雲道。有何佈置。不過叫他囚首青衣。伏闕待罪。聽憑天子發落而已。何世威道。若到朝門。天子必然召見。殿下還要吩咐他。好把李超激反之事。婉轉奏明。切不可又使這蠻性。惹得天子動怒。還要殺起來。就難以解救了。逸少笑道。他若到駕前。焉敢再使蠻性。這倒不必慮他。我只怕天子見了他的姿色。又要生出別樣枝節來。也論不得的。就是皇上不要。別人見

了。也要疑心。說你愛他親美招降。空生物議。莫若待我去替他奏明。不待他去的好。凌雲想一想道。到也不差。依你便了。(唱)早已是堂中夜宴安排好。共坐開懷飲酒殺。闔論雄談張逸少。歡呼暢樂好逍遙。年來血戰沙場地。今日方能解戰袍。萬慮皆忘心願足。傳杯弄璋到月兒高。世威大醉先安睡。風送譙樓四鼓敲。兄弟重新洗洗畢。換其公服要趨朝。家人左右提燈照。穩坐龍駒慢慢跑。久別皇都花錦地。舊時風景又觀瞻。只見這紛紛車馬填街巷。簇簇紅燈燭影搖。行到朝門車馬歇。弟兄跨下駿鞍韉。衆官見了張都督。恭喜連聲盡曲腰。久別征塵勞貴體。妙不過尊顏不減舊丰標。我們坐食朝廷祿。皆沐將軍汗馬勞。都督謙辭頻接應。躬身答禮也彎腰。說道偶然微倖休稱譽。總賴君王福分高。同行走。進午朝。朝房揖遜坐金交。只爲凌雲固執人皆礙。格外留神怕惹毛。飲過龍團茶一錢。又難呆坐靜悄悄。因說起青雲奉旨做巡河使。路上聞風漏網逃。天馬山頭來駐劄。一班草寇聚成巢。如今現在河南地。自立爲王旂上標。皇上已差張國舅。統兵勦賊去立功勞。諸官說罷張郎笑。仙桂非愚却也刁。竟不想斷業不成終被獲。罪名加重要殺千刀。重瞳說道該如此。他若還慮後思前算一遭。諫阻逆謀何至此。這便是亂臣賊子一家招。其如畫虎翻成犬。報應昭彰天不饒。彼此閑談時不覺。早又是五更三點曉星高。(百)其時宮門已啓。早有內侍出來。傳諭道。聖駕已御謹身殿。著百官進謁。衆臣聽了。便到謹身殿來。朝拜已畢。天子見了張都督。愈加喜歡。也是懃勞鞍馬之功。逸少謙恭謝恩。然後便奏慕容珠待罪。請旨發落。原來公主歸順之時。郭殿下就有過奏章。天子已是知道的了。此時又爲劉瑾逆謀敗露。所以深信當初激反是真。即便降旨道。去年之事。皆係劉瑾作弊於前。朕已備悉。速將李超下獄。與劉瑾等同正法。其慕容珠雖有作亂之罪。姑念悔過投誠。朕當赦免。今既來京。諸卿斟酌。當何以處置。宰相楊廷和出班奏道。女寇本有不赦之罪。陛下既廣好生之德。恩寬免死。還防野性難馴。陛下卽於當殿擇一有功武臣。賜他爲妾。方能制馭。則威德兩全。永無後患矣。臣意如此。伏候

聖裁。天子一想。此言實屬至當。就對張都督點頭一笑。逸少就走近御座來。天子悄然問道。此女若還容貌可人。朕就把他賜你何如。逸少驚道。這個臣斷不敢領旨。天子道。這却爲何。莫非是醜陋的麼。逸少道。臣也並不以貌取人。只因豎女與臣姊同生死。不好把他們拆散之故耳。天子聽了。默然半晌。只得降旨道。既然如此。就將他赦作良民。任其擇配可也。(唱)殿下此時心已放。張郎喜色上眉梢。一同代把恩來謝。君進深宮臣退朝。兄弟同歸私宅內。何世威與善楚凌霄。相迎便問盤姬話。逸少將情講一遭。說罷又將仙桂事。河南落草逞雄驍。從頭述與師尊曉。教習聞言把手搖。何物狡童要思皇帝做。已把那些微頑福早開銷。若還稍覺知天命。隱避偷生或可逃。註定自家尋死路。饒他有脚也難跑。凌霄接口言稱是。這是他一向行爲。且驕。自作孽時還自受。惡人那有好收梢。(白)凌雲道。剛纔皇上把賢弟喚到身邊。交頭接耳。却是說些甚麼。逸少依實而對。凌雲頓足道。皇上既有此意。賢弟何不謝恩。須知我之本意。原不要他。令姊雖只愛他。若說是君命賜你。涼他也不能不依。怎倒辭了。可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逸少吓道。你又不曾預先與我說過。數我那裏知道。若是公然領受。你竟算不惱。也防衆口批評。說我仰恃君恩。奪人之愛。所以便回絕的吓。凌雲道。這也不必說了。(唱)只好待我將來重作主。終於與你結冤交。張郎失笑稱多謝。若有真心須在朝。何待歸家重問我。豈非在此騙兒曹。聰明懵懂由伊算。決不癡心砍木梢。王子聞言不再說。由他自去口嘮叨。此言傳到深房內。驢馬聞知喜氣饒。難得君王恩浩蕩。雖然封贈未曾叨。料來是姻緣從此無更變。我也悠腸放一條。(白)此時慕容公主也是十分歡喜。正在共坐閒談。恰好郭殿下着麗玉小姐過來。拜望飛香淡烟。此時還是男裝。也不用迴避。(唱)同相見。在閨房。彼此通名坐兩傍。麗玉千金抬鳳眼。先也把這一羣女伴細端詳。只見那慕容公主多姣美。鬢質瓊姿壓衆芳。孟氏二姬俱靜婉。絕非粗魯出蠻邦。何家女。淡姑娘。雖是裙釵把男子裝。看去渾非閨女樣。威風凜凜貌堂堂。媚娘沈氏中年婦。出產江湖走索娼。面貌爲人都

可喜 笑談有致舌生香 這一位右軍都督同胞姊 就是夫君嫡正房 駙馬規模成習慣 金冠綉帶錦衣裳
烏靴內裏紅蓮足 脂粉全無着面龐 更覺亭亭超格外 神清骨秀異於常 容俊雅 韻飄揚 氣宇
寬宏出大方 體態安閑兼貴重 言詞清楚又溫良 風流彷彿張都督 玉潤珠輝放寶光 十相完全真不
愧 怪不得哥哥起了歹心腸 而今幸得遊鄉里 指日和夫結鳳凰 與我同居真是美 免教形影歎淒涼
玉人也是留心看 此女容顏不算強 但喜神情並體態 溫柔靜好更端莊 大家風範猶然在 不似其
兄蕩且狂 逸少向來曾說過 爲人淑善甚賢良 我今豈可將他慢 惟願和諧百歲長 彼此心中俱敬愛
閑談共把細茶嚐 麗玉千金提起當年事 原是一家兄欠主張 有累多才賢姊妹 流離頗沛棄家鄉 榜文
遍貼無尋處 只道音容已渺茫 啓奏當朝難解釋 故將小妹特賠償 幸而姊姊今旋里 缺月重圓感上
蒼 但是鵲巢鳩久佔 今朝相見甚慚惶 飛香小姐微微笑 賢妹謙詞我不當 大抵萬般皆是數 姊雖
曾受小災殃 微軀猶幸歸鄉里 虜髮絲毫未受傷 又喜閨中添雅伴 可不是禍中得福更非常 令兄之
怨休提起 愚姊心中久若忘 賢妹也休生芥蒂 只要大家安穩過時光 淑姬感服聲聲謝 又聽得笑語
盈盈玉珮瑤 原來是沐氏夫人回府第 隨身帶着四梅香 自走進房中 少不得又一番相見 沐夫人與兩位
姑娘原是從小認得的 其餘四位却是初逢 沈媚娘領了孟氏姊妹也過來行了禮 問其姓氏 知是何武師的偏室
並不輕慢 於是換次坐下 彼此心頭喜氣揚 別後衷腸談大略 要說細情且等空時
光 你談我講添歡笑 少刻丫環進酒觴 八位裙釵分兩席 自沐夫人陪着三位姑娘 與慕容公主一席 沈
媚娘如鶯如燕坐了一席 鳴傳杯弄瓊飲瓊漿 席終已是紅輪墜 沐夫人滿面春風興倍常 說道兩位
姑娘既回家內 就要改換女裝的了 吩咐丫環速去取了衣裙首飾 到這裏改換起來 也好大家看看 丫環答應而
去 又有兩個先走過來 伏侍兩位千金 解帶除冠寬大服 重新洗面巧梳妝 少停衣飾俱拿到 紅綉鞋

兒有一雙。上下通身更換畢。一班侍女看從傍。人人都把飛香讚。真是神仙降帝鄉。昔也風流如宋玉。而今豔麗比王嬌。爲男不見姣柔態。爲女仍無蠢俗腔。任意行爲無假借。自然的爲男爲女總相當。

(自)飛香道。若說我扮男。不帶姣弱。我自信這五年以來。任情放蕩。大抵是真。若說如今換了女裝。不帶蠢俗。就只怕未必。公主道。這倒不是謬語。端的改了女人。也不見甚麼男相。看那面龐。慍慍恰又依舊一般。真個我也有些不信。這造物之巧。怎麼就全用在你一人身上。沐夫人笑道。這些閑話。都不必說了。只是我催着姑娘。改男爲女。竟拆開了公主的佳塔。這便奈何。傍邊淡烟接口說道。這倒不妨。假的了。就有真的換來。想也換得便宜。諒他絕不怨恨嫂嫂。公主娘娘雖然性躁。因與沐夫人初會。不好十分相魯。只得讓他說了幾句。(唱)紅燈點上方分手。都督更衣進內房。關別姣妻將一載。殷勤問慰敘離腸。夜深夫婦同歸寢。只有那守禮重瞳不進房。原在碧梧軒內住。四更起臥去朝王。(自)忽有錦衣衛飛本奏聞。逆臣張綵。已於昨夜三更氣絕。請旨發落。衆大臣曉得秋蘆正發。劉瑾等也有了疾病。却停留不得了。(唱)即時請了行刑旨。捆綁諸奸出獄堂。張綵雖然身已死。當他活的一般腔。屍骸重。四人扛。鑼鼓相迎到法場。劉瑾專權凡五載。肆行不法亂朝綱。京中百姓人人恨。到如今好比雲開見日光。老幼歡呼跟着走。高樓婦女也推窗。百官朝散都來看。圍賊平時氣概昂。此際出監魂已落。身軀嚇得已如僵。際華更有諸奸賊。個個癡呆像木椿。迨至法場齊跪倒。一聲炮響振穹蒼。行刑劊子提刀起。國法難饒按典章。賊子亂臣俱寸磔。剜心剖腹扯肝腸。可憐一個劉千歲。自小深宮伴帝王。享盡榮華並富貴。作威作福害忠良。一朝惡滿而如此。威福榮華在那廂。只落得史冊留名稱逆瑾。天公報應果昭彰。其餘衆賊無從論。可嘆關西吏部張。枉有才高兼貌美。青年早貴步朝堂。只因誤入奸邪道。禍及妻孥產業亡。身斃囹圄猶不免。碎屍粉骨有餘殃。紅顏美妾皆拋棄。白髮慈親更可傷。半世風流成一夢。丰姿誰復羨張郎。賊臣斬盡人人快。忽有年少英雄走進場。

却是淡烟何氏女。看殺人依舊扮男装。自取一錠白銀。付與這劊子道。你把那劉瑾的心肝。揀出來與我。劊子手道。要他何用。淡烟道。我曾有個親戚。死在他的手內。所以要買去致祭一番。劊子連忙取來。奉送淡烟。接了上馬回家。與公主飛香一同祭奠。慕容籍泉下亡靈。諒亦吐氣矣。這個例子一開。劉瑾的仇家不少。蜂擁而上。沒有心肝。只好買肉。你一塊。我一塊。一霎時。買得精光。劊子手。平空造化。倒發了一筆大財。明見肉已買完。人也漸散。劉瑾一個屍骸。只剩得幾根骨殖。還有這些賊臣的家眷。都禁在獄中。僕從賓朋。都逃走已盡。還有甚麼人來買辦衣棺。其時郭殿下。也在法場前。畢竟看內人一面。也仁心不記從前惡。吩咐家人茂與芳。多帶銀錢投鋪內。買來一口好沙枋。法場盛殮親妻舅。碎骨零屍好好裝。暫寄城西僧院內。後來遣使送還鄉。這的是善人到。底心存善。不比奸人只逞強。以下諸奸誰殮殮。一齊丟入萬人坑。事完兄弟同回府。衆將相迎聚一堂。元帥更表先入內。勝子都說與白無雙。你知張綵身亡了。可否家中哭一場。如玉開言生一笑。此言問得好荒唐。你曾口見他身死。尙且全無淚一汪。我在家中何所見。無端反要動悲傷。何世威接口道。這倒不差。你與他相好在前。秀颯與他相好在後。你既不哭。何怪於他。逸少笑道。哭雖不哭。我想一樁舊事來。却也有些傷心。記得當初。他在我家作寓。我還不曉得。只當他是好人。所以與他喚弟呼兄。打點做一生好友。他又對天立誓道。我若後來負了賢弟。必當死於牢獄之中。市曹之上。我當時便笑道。既已死於牢獄。怎又死在市曹。難道是半瘋病死了。重又戮屍的麼。他又拉我立誓。我也信口說道。我若負了你。後必割腹剜心。死於刀劍之下。那曉得如今大家都應了出來。楚凌霄道。應雖應過。但他死是真。督爺爲甚原會活了逸少。道。有個分別。他負我在前。我負他在後。所以我死了還能復活。他死後戮屍。不得還魂了。何武師說道。雖如此。終是你從小輕浮不付量。一見相投情最熱。至於愛極反相傷。如今虧你還提起。不怕人來抓面龐。逸少回言真不怕。清閑還要備壺觴。葦中親去將他祭。看你還能否與鬼鬧一場。大衆廳前同說笑。重瞳殿下進妻房。千金家內先聞

報 正哭親兄淚滿裳 見了重贖方立起 蛟綃強拭淚千行 含悲動問夫君道 聞得哥哥已慘亡 更不知家眷將來何處置 可能性命保無妨(自) 凌雲道令兄之罪實由自取 小姐也不必過傷 至於家眷等若遇貪官虐政 酷吏當權 也難免刀劍之禍 所幸李楊二相 政務寬仁 各家眷屬 所以只問得流徒之罪 令兄的家眷已定在海南 也不是甚麼極邊瘴之地 小姐亦可放心(也) 玉人聽說還流淚 福建雖非蠻貊邦 但苦母親非少艾 年華過五鬢斑蒼 一朝家破親兒死 料得心肝已痛傷 若再流離身遠徙 焉能耐得路途長 可憐有女難相救 今世何能再見娘 說罷哀哀還痛哭 重贖看了也悽惶 憑欄久 細思量 相勸裙釵莫斷腸 向曉尊堂原淑善 只因連累在兒郎 我心非不想援救 只爲匆匆沒主張 須待逸少商量方可定 當時便命一梅香 出廳請進賢都督 備道其情要熟商 大笑哈哈張逸少 老兄何苦太裝腔(自) 一個丈母有了難 你做女婿的 不肯出頭去救他 反要來尋着我 已是不該的了 難道對着我 不直說要我救他 還是甚麼商量商議 他家伯母 原是個好人 我要救他 却也容易 只是要交代在前 切不可對着旁人也說不關你事 總是逸少與張吏部有交 所以偏護了他的母親(也) 夫人聽說先稱謝 都督抬身出外堂 受託必須終了事 少停就去見君王 君臣隔面多時久 今日重逢喜倍常 張永已升司理監 衆內官爲誅劉瑾也相幫 人人進爵還增祿 同侍官家在兩傍 飲酒開懷歡且笑 別來之話共談量 張郎不等君王醉 便把心頭事一樁 卽席奏聞求赦免 這也是不關大體小文章 聽情天子顛頭允 殊諱忙傳字幾行 宰相也知因御弟 不來爭執費支當 獄中救出尙書母 王子差人接岳娘 母女重逢俱痛哭 猶如一夢醒黃梁 榮華富貴隨風盡 產業蕭條子又亡 殘命雖留心更苦 幸虧這位好東床 通情達禮看承厚 反比親兒百倍強 因此上苦到極來還可解 譬如獨養女紅妝 錦衣玉食原無缺 養老天年送下坑 比到那流徙他鄉還略勝 正應了從前俗語叫半邊光 閑文剪斷休煩惱 慢說京師要講汴梁 唱聚綠林劉公子 欺天蔑法草

頭王 終朝習練刀鎗法 略略粗知算不得強 探馬常差京裏去 訪明前後事椿椿 已知張永私呈奏
同道相欺搦暗鎗 害得人家如此樣 粉身碎骨罪難償 戴天仇恨終須報 不殺他時怨怎忘 又開得
張建昌 提兵將次到南陽 無名之將何須懼 管取殺得他來精打光 自有軍師施法力 教他認認我小
劉王 氣只氣惡人四眼張靈雀 得勝還朝喜氣揚 起復舊臣加龍錫 滿朝盡是狼豺狼 乾爹已定謀王
罪 不久身歸刀下亡 追念前情原不忍 並不是忘恩坐視硬心腸 只因懼怕張和郭 不敢離山去劫法
場 欲要救時難以救 雖非其父也心傷 一朝得了行刑報 望北悲號哭一場 虛設靈幃排坐位 三牲
五鼎供豬羊 合營將士俱來拜 挂孝三天算治喪 此際青雲情亦慘 身穿重服孝衣裳 咬牙切齒聲聲
恨 痛恨昏君正德皇 賊將萬全齊勸解 自家保重好商量 只要廣收人馬錢糧足 就好開兵奪地方
殺上皇都真易事 冲鋒有我弟兄幫 少不得舊皇帝讓了新皇帝 捉住仇人將命抵償 老千賊既死不能
甯再活 想來也是數該當 收成註定難相強 且免悲啼莫過傷 吩咐廚丁將筵席備 快些擺酒喚他娘
喚幾個拾來婦女多姣俏 歌唱吹彈皆在行 席上爭妍鬪色笑 筵前鬪技逞新妝 酒闌人散黃昏後
醉擁紅裙入夢鄉 要曉得仙桂原非真孝子 過幾時丟開腦後不思量 這的是亂臣賊子皆如此 那有真
心痛父娘 山上事情交代過 正文仍講帝都邦 君王既悔從前失 大奮神威振紀綱 委任賢臣楊共李
不容奸佞亂朝堂 當時依附劉好者 盡數驅除似犬羊 劉宇焦芳皆削籍 曹元革職也還鄉 肅清朝
廷人心快 海宇昇平樂四方 逆黨橫行驅逐盡 有功陞賞也該當 九重降旨催封贈 宰輔辛勞數日忙
(白) 衆大臣已議定封爵。進呈御覽。天子看看別人不錯。但只永忠却是先王繼子。當初誤被劉瑾讒誣。從不會有
好處待過他。如今又有這大功。若只封個公爵。未免輕了些。隨又傳諭出來道。本朝大將。雖無在生封王之制。然郭
永忠乃係先王義子。不可拘衆將之例。要改封王位。衆官想道。如郭凌雲者也。這使得。遂不再爭。翌日詔下。封郭水

忠爲靖南王。張雋爲清遠侯。皆賜丹書鐵券。追封三代。其楚檜授羽林衛指揮。楚雲徐榮。授龍驤衛。虎翼衛。千戶。何世威。戰功居多。因其不願授職。賜加二品冠帶。其子何勇。授羽林千戶之職。何淡烟。雖係女子。亦屢有戰功。特賜黃金綵緞。婚嫁之後。當隨夫封贈。吳養亦授百戶。以下偏裨。及雲南將佐。皆隨功陞賞。沐雷仍賜金帛袍帶。又因義弟尙未賜宅。卽將張綵之宅賜之。並敕改造王府。屋宇款式。悉照親藩宮室之制。又進楊一清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封仇鉞爲咸寧伯。征西將士。一概論功賞賚。(自)君思下。錫龍章。文武歡呼謝帝王。新進英雄皆授職。楚家兄弟喜非常。自然遣僕回山左。也算男兒當自強。致祭先人祠與墓。一番重整舊門牆。功成百戰何無敵。本意無非把徒弟討。豈料福從天上至。又將官職蔭兒郎。白秀崑雖有微功績。只爲他不願爲官願隱藏。所以重瞳不啓奏。任他瀟灑過時光。死生結契雙兄弟。戮力同心在戰場。汗馬功勞天子重。一封侯爵一封王。門前更比當初盛。賀客填門日日忙。半月以來方少暇。早又是季秋將盡菊凋黃。(自)其時張都督。心緒稍安。自然要到沐家。望望岳母。乘便西園內去。看看香兒。敘過一番闊別。香兒已知劉張二處。一敗塗地。也悲傷嘆了一回。猶幸早先走脫。從此不怕人來追尋。只是記挂着姑娘與表姊。不能夠去會會。逸少勸說道。日後終歸一處。此時不必心焦。香兒也只得罷了。逸少回到府內。又寫了一封家書。着日行八百里的快馬。趕到家中報喜。並請問姊姊出嫁之事。隔不多天。這一日快馬回京。家將呈上太爺太太的書信。兄弟二人拆開同看。不過都是歡喜之言。並云飛香既已回京。不宜耽擱。囑付凌雲。卽於今冬完娶等語。二人看了。又商議一回。張綵的房屋。本來高大出羣。又且極其華麗。只要稍爲修理。置辦什物。舉姻之後。慢慢改造。也不遲。半衙堂內。還要開一重門。以便兩家來往。此事只要郭殿下發出銀子。張府中門客下人儘多。自然分頭料理。張都督又請問夫人。幾時好迎娶小雅。夫人笑道。我旣替你聘定。自必全始全終。你只要現成安享便了。次日沐夫人便到眞家。看望這小雅。別來兩載。又是死裏逃生。今得重逢。真謂悲喜交集。講談不盡。女博士設席款待。夫人就脫起要擇吉完姻。懇請

游允女博士因是向來熟識。況且連姻已久。有何推託。遂一口應承。沐夫人大喜。稱謝而回。張督爺也是心滿意足。就擇定十月初三。兩家一同行聘。念六與姊姊畢姻。自己的吉期。擇在十一月十六。家中用人儘有。銀子又多。更有這位何武師。百凡在道。婚嫁脫不得他。一併交託與他。做了個大總管。也從來能者最多勞。兩府權宜。獨自操。幸喜精明兼定性。不須喝六共呼么。自然令出人人服。事事安排有律條。都督雖知平日慣。也恐他過於煩雜。要動心焦。每逢要處。還幫埋。只有重隨身分高。國務當心家事淡。公餘樂得享逍遙。這一夜兄弟同在書房坐。自何世威還在賬房。白無雙偶然高興。同了小將如彪往外跑。逸少因而問起。過幾天你和家姊結冤交。却把這慕容公主何安放。還有個博士先生怎結稍。殿下聽他提及此。喲然長歎。把頭搖。自逸少問道。爲何發此一歎。凌雲道。慕容珠之爲人。本來凶頑可恨。當時聖旨。雖說任其婚嫁。我却斷不能收納他。作此故違法紀之事。至於女博士。我也不用瞞你。更加是對面無緣。巧中成拙的了。還要提他則甚。逸少道。這等說來。自姊姊之外。只有一個麗玉。又且無才無貌。殊覺沒趣了些。只好將來多買幾個美婢。湊些熱鬧的。了。凌雲道。婢妾成羣。非我所願。幸眼前還有個意中之人。而且情理頗順。只不知緣分如何耳。逸少急問是誰。凌雲道。我所願者。卽何將軍也。逸少驚笑道。若是淡烟。我記得自小就與你講過。你說不敢屈他爲副。怎麼如今又想起他來。這是甚麼原故。凌雲也笑道。你可曉得。有句古話。就叫做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初年幼居安樂。那有深心算計高。目下可稱時勢變。我看他果然越長越英豪。非惟迥別裙釵類。更比男兒百倍高。令姊若無他保護。身軀久已喪波濤。我非木石無知者。因此上愛慕私心起一條。若要此人爲副室。非但成全令姐死生交。我身又得英雄助。何懼乎三伐漁陽兩渡遼。一世爲人心願足。豈比尋常脂粉門妖嬈。你是我同心異體真兄弟。對面何妨說一遭。自逸少道。這個主意原也不差。既然如此。我就與你爲媒。師父是我拿得穩。再無不肯的。凌雲道。話雖不錯。我却又深曉他的素性。若不是他本心情願。就是父命。也必不肯依。你若去造次。

爲媒。只恐白惹一場懊悔。逸少道：「我想姊姊與他這般相得，你又有這等人才，真是十全其美的了。他也不該有甚麼不願。」（也）王子回言承謬讚，恐他不是你心苗。明爲月老還宜緩，要好先從捷徑抄。探彼真心情願否，再行說合始爲高。張郎笑道：「難題目，要我去私做媒人先探信，又不能明說暗中挑，怕不惹他心大怒，聲如劈竹把耳光起。」重瞳又道：「非如此，原要你謹慎而行，莫戲調，得便先將賢姊問，他們契合比同胞。」諒來已早知心腹，或擬分枝或共巢。說與你知傳向我，可是不知不覺免招搖。（也）逸少喜道：「這也不錯，既然如此，我是個性急之人，不能久耐，今夜就要進去問問，若果能速擺得來，就好與姊姊一同出嫁，也省得重費一番周折了。」（自）凌雲不語頭允，性急張郎似火燒。即便抽身朝內走，中堂路轉不多遙。竟來姊姊房門外，一槩丫環把眼瞧。不約而同皆立起，低頭垂手有規條。（自）都說督爺來了，逸少問道：「小姐們都在房內應衆丫環說道：「夜飯方完，夫人着人來請閑話。」二小姐與積公主一同去了，只有大小姐身子有些不健，所以不會過去逸少道：「既然小姐不快，你們怎不進房伏侍？」到反駁在外邊，衆丫環道：「這是小姐吩咐，此時沒甚事情，不消伺候，也好各人做些針指，因此出來的。」貼身伏侍，還有一個秀奴，逸少聽了，暗暗歎喜，以爲事有湊巧，不枉我進來一次。（也）走在外房還一看，燈光雖亮靜寥寥。只有個秀奴使女聞聲息，先把門帘向外鼻。走進青年都督賞，飛香獨坐把燈挑。見是兄弟擽身接，相對重新坐下談。逸少開言呼姊姊，想因途路久煩勞。故而不快難行動，可要延醫把藥餌調。小姐回言無甚病，適問嫂嫂遣人邀。偶逢力倦因辭謝，莫聽丫環信口噏。（自）逸少見他笑靨如常，精神不異，就明白他爲嫁期已近，所以不肯出房，便道：「原來如此，這便還好，說了幾句，却好秀奴送上茶來。」逸少呷了一口，便說天氣將寒，這樣茶如何喫得。况茶味也不好，飛香道：「如此快去重泡了好的來。」（也）說能回身還自取，錫瓶遞與貢尖芽。秀奴也當真情話，提起茶壺急急跑。都督看他身去後，開言又喚姊多姣。弟來實奉凌雲命，有一句機密之言趁此宵。四顧無人來問你，准期回覆在明朝。

(自)飛香駭然道。他有甚麼話要來問我。逸少就將凌雲之意。述了一遍。飛香聽罷。不覺也是一聲長歎。半晌無言。逸少見他這般光景。忍不住笑道。我常說凌雲喜歡要嘆氣。原來姊姊也會嘆氣。真是一張床上。睡不得兩樣人。飛香啞道。休得胡言。你聽我講。(唱)若說起此情。不待旁人問。我也爲結義情深。未忍拋。自脫番營歸本國。便與他背人商議。二三遭。巨耐他許多難事。皆依我。獨有這容易之言。反作喬。憑你勸他心不動。打成主意。最堅牢。(自)逸少道。既然如此。姊姊可曾問他。畢竟爲那一椿不願呢。飛香道。豈有不同他。竟答得直截痛快。說道。我和你相依數載。(唱)雖然姊妹相稱愛。譬如那男子聯盟比同胞。也不過患難相扶而已矣。所以自從過海。共還朝。始終保護心無二。並不會把你丟開獨自逃。至若終身婚嫁事。豈同患難要分勞。一瓜一蒂從來說。何苦相連趕鬧吵。反被人言食富貴。小船跟着大船搖。各從配偶方爲便。不算我薄義忘恩待你鳥。愚姊聽他真決裂。無從口舌再嘮叨。(自)逸少聽罷。此時也覺意興索然。停了一回。說道。他這些口氣。不過自負英雄。寧爲雞口。毋爲牛後之意。殊不知若去別尋配偶。雖然做了正室。料想這個對頭。再也不如凌雲。所謂爲小而失大了。飛香笑道。這句話。未免也是執於一偏之見。便你眼中意中。只有這個妙人。他却看得了然平淡。我見他身在軍營。也不曾怕甚麼元帥。也不怕被旁人傳說。每常背後。總還要說笑批點幾聲。所以打得定這般主意。逸少聽了。也笑道。姊姊尙然要說笑。兄弟那怪二姊。不要批點凌雲。(唱)但想他既然不肯把凌雲嫁。自然是見識生成格外高。別個更加難說起。除非是當今天子着龍袍。玉人聽說輕搖手。莫怪我爲姊輕浮把弟嘲。無奈你句句不離心上話。他須不像你分毫。(唱)逸少笑道。弟之淺見。不過如此而已。姊姊大才。自然曉得。他必定終身有所屬意。今歸本國。終不然還要想做男子不成。飛香道。論他的爲人。居心高傲。其實又像是個安命之人。若想再做男子。爲何就肯改裝。若說兒女之私。先有所屬。這是我又信得過他。斷然沒有的。不可亂猜。(自)但記得無非也在軍營內。酒後狂言與致高。屈指評論諸將士。常常稱讚楚凌雲。驍勇不愧人中傑。以外無人

在眼梢（自）逸少道。若說楚凌霄。固是一員勇將。然而據我君去。到底遠遜於凌雲。這真是各人心愛了。飛香道。我也不過說他。曾經稱讚而已。那裏就有甚私心相愛。你不要胡言亂語。惹出事來。逸少道。我也理會得的。這句話。豈可說與別人知道。如今事既不成。何須要等明日。今晚就回覆凌雲便了。說罷就起身而出。走進書房。幸虧這白無雙還未進來。郭殿下見他喜色全無。料來不能成就。問道。可是去不會說妥。（也）逸少回言真不安。備將姊話訴。摺消。難為你襄王。空把行雲望。又誰知神女無心別處飄。從此勸兒休記憶。莫如還訪舊藍橋。重聽聽。縵眉毛。心怪錯釵兩樣刁。半晌沉吟重歎息。我知此女性雄驍。宜乎不肯居人下。果爾心如鐵石。牢。幸喜未曾明舉動。不然徒惹遍傳謠。姻緣本是前生註。足上無繩難強邀。我也不將他怨恨。若然說起楚凌霄。算來却是天生偶（自）所以從前在瓊州交戰的時候。（也）曾把長鎗換大刀。況且是吾心腹將。豈堪妬忌學奸梟。莫如趁此爲媒灼。成就英雄兩意調。也算一樁歡樂事。你身諒也沒推敲（自）逸少笑道。你既這等大方。我也更無他說。只要打點妝奩便了。話已說完。恰好白無雙進來。張都督也就起身而去。此時淡烟與這公主。同轉房中。飛香怕這珠兒出言無狀。此時故不提。到次日得空。却也不瞞淡煙。原把凌雲之意。並將自家回覆之言。細細對他說了。又道。我雖替你回絕。只怕凌雲未必甘心。或者還要對着武師面懇。亦未可知。何淡煙真是曠達襟懷。聽了這些話。也並不着惱。只說你替我回了。諒郭殿下也是個明達之人。決不恃強威逼。你到儘可放心。飛香想來。果然不錯。於是彼此不言。所以這件事。沒有外人曉得。無奈這慕容公主。終是乖覺。被他察顏觀色。已有些知風。心內好生不悅。倏忽已是十月初三。要講行盤正事。那郭張兩家的媒。飛香小姐的外公。錢老員外。已經去世。母舅錢雲鶴。此時又不能進京。只得請楊廷和李東陽兩位宰相。來做了替脚。張真兩姓冰人。乃是沐駙馬與族兄都督。張都督因知沐繼先做的月老。如今沐駙馬又在雲南。幸虧二公子夢鸞。已受錦衣僉事之職。現在京內。也與哥哥做了替身。天子又有兩分金珠綵緞。分賜郭張二人。太后娘娘。也有一分。獨賜與南京殿下。貴家

作事。不比平民小戶。下聘之時。就要請客。所請的客。皆是勳戚大臣。此時郭殿下還不曾搬過新宅。送盤請客。却也要在新宅內安排。結綵懸燈。一般熱鬧。兩位主人。分作兩處。西邊廳上鋪了禮盒。送到東邊廳上來。既有便門。也就不用轎馬上街。只在家內。迴廊曲折。約來也有一二里長。捉弄着媒人喫苦。張都督看過收下。發付回盤。李楊二相。回到西邊廳上。郭殿下與衆客相陪。先是上席飲酒。(唱)這裏行盤又擺式。媒翁兩位下塔攤。雖然路近因牆隔。款式還須馬上騎。傘蓋高張鳴鼓樂。家人盡把絳紅披。扛抬禮盒來東首。眞府排場也不低。家乏男人賓客少。全虧博士用心機。外邊只有儒英相。目下稱呼改太爺。接進大媒廳上坐。茶湯三道是常儀。從容揖遜同登席。禮盒紛紛僕從攜。送進內堂權上擺。(自內裏到有好些女客。是與女博士相熟的。)(唱)團團繞桌看東西。綾羅錦綉妝花綴。翡翠黃金寶釧珠。奪目驚心光綵射。人人讚美又稱奇。當時吩咐都收過。答聘諸珍世上稀。酒過三巡湯一道。二媒放瓊就相辭。出門上馬回張府。眞姓家人共小廝。放下回盤人注目。朝冠嵌寶是金絲。猩紅蟒服藍鞞帶。粉底朝靴不染泥。更有文房諸寶玩。大郡瑪瑙共玻璃。衆賓看罷俱稱美。料都是博士先生潤筆資。今日盡歸賢妹丈。可見得蛾眉慷慨勝男兒。(唱)張都督將回聘收拾進內。然後擺上酒來。款待大媒。兼留來使。其酒席之豐盛。不說可知。又有舞女伶態歌童。按曲。比那西邊宅內。更覺繁華熱鬧了許多。賓主盡歡。直飲到酩酊大醉而散。眞家的來使。領賞叩謝而歸。張都督乘着酒意。走進書房。恰好郭殿下先已在內。還有何家父子。楚氏兄弟。一同侍坐。喫了一回茶。講過了幾句閑話。逸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知所記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賜金蓮洞房迎淑女 評玉貌雪夜宴婢媼

前回書中唱過。烽烟盡熄。三帥班師。奸宦伏誅。人心大快。張郭兩家。擇日一同行聘。親朋宴聚。賓主盡歡而散。

說張都督乘者酒興。走進書房。郭殿下先已在內。何家父子。楚氏兄弟。一同侍坐。吃了一回茶。逸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對着師父道。男大而婚。女大而嫁。原是世之常禮。如今郭老大不日完婚。我是不消說娶了一個又一個。你老人家娶了繼室。只有淡烟姊妹。也是二十歲的人了。怎麼還不替他揀個對頭。何世威聽了。不覺笑道。這句話你休對我講。當初令堂老太太過繼淡烟的時候。原說許親出嫁各樣在他。如今令堂雖然不在京。現有你這兄弟在此。怎麼又要經由着我。逸少也笑道。雖然如此。到底我比不得母親。終要師父作主。許了人家。妝奩贈嫁。自然一概在我。快些想想。眼前若有中意的女婿。請說出來。就要這位元帥爲媒便了。(鳴)世威聽了。自語。開言便乃喚賢徒。人家養女多憐惜。真乃猶如掌上珠。貌又高來才又好。自然要當心擇婿。揀門閥。我的女兒怎與人同論。且莫說出產貧寒相貌粗。只有這舉動行爲人盡曉。殺人不怕血模糊。比方男子還剛暴。淑善溫良半點無。嫁到人家爲媳婦。怎能夠柔聲下氣待翁姑。丈夫若是無能輩。他要行凶打丈夫。夫若強梁不懼內。他又不能委曲受些須。定然打倒無休歇。直弄到室內操戈自剪屠。以此想來。心下冷。實情不敢亂支吾。倒不如由他養老閉門內。還覺安然免後虞。逸少聞言。真好笑。你也枉爲好漢。走江湖。平生眼力多高妙。望影知人與衆殊。爲什麼看到自己親骨血。茫然反不辨賢愚。難道是當真年老心昏。沒有精神到眼珠。據我看來。毫不確。雖然二姊妹豪粗。行爲動作皆端正。禮義天生不待拘。豈是勇而無禮者。但教配得好兒夫。必然相敬如賓友。那有凶頑逆丈夫。你既畏難。推不管。自然還要伏區區。選其佳婿。將他嫁。包管平安福有餘。(自)世威道。若果這般。原是絕妙了。郭殿下也笑道。令愛之爲人。真乃女中豪傑。不可以平常巾幗相看。武師既委逸少主婿。我當作伐。指着凌霄道。若楚將軍者。無論其功名才藝。即取其義俠矜憤。確可與何將軍匹敵。未知賢弟以爲何如。(鳴)逸少點頭稱最好。原來你我意相符。英雄必與英雄配。除了他身別個無。楚大官人聞此話。連忙出位。把督爺呼。英雄之贊言何重。我有何能敢自居。休

論官卑並祿少。只看這出身草野自強徒。如何可備乘龍選。辱殺了千金貴重軀。哈哈笑。勝子都。老兄不必太謙虛。英雄作事須從直。客套虛腔豈丈夫。只此片言當面定。大家不用禮拘拘。竟於廿六良晨日。乘便而行見諒子。兩姊一同完娶了。也省得重新擇日事多餘。凌霄聽彼言詞決。到底英雄非腐儒。果然就老實遵依不遲謝。世威失笑手拈鬚。思量養女真堪恨。贈嫁賠錢還不在乎。嫁與他人還罷了。偏偏許了這囚徒。向來相熟爲同輩。若到成親改口呼。似覺便宜雙倍失。果然是我自家愚。自張都督見他一笑。便說這等女婿。我們替師父揀得不差。難道還有甚麼憎嫌。是這等旁觀而笑。世威道。又來說鬼話了。我若有甚憎嫌。還肯對你笑麼。逸少道。既不肯嫌。我再送一房媳婦與你。這個孟如鴛。頗有姿色。沈姨又一向愛他。我就把他許了如彪做妻子。還等沈姨領去。養在身邊。歇過幾年。就好完娶。只要你老人家也要做些身分。不可先去抓灰。嗚氣而且笑何無敵。不耐聽他亂嚼。立起身來先走了。衆人掩笑徐徐。重瞳知道他身醉。就把他扶到中門喚女奴。點了紗燈相接進。歸房安睡解羅襦。來朝早起方清醒。朝罷歸家莽服除。正色又將師父囑。我非吝惜較錙銖。既將兩姊相同嫁。過繼同胞不少殊。你不要自避嫌疑分兩等。妝奩缺少不豐肥。世威謹奉賢徒命。庫內金銀任所需。俗語有錢三日辦。財多可使鬼推車。不須半月皆停妥。件件搬回廳上鋪。又請賢徒親過目。果然重輕沒些須。自逸少看過。先着衆人把淡烟一副。搬進西邊別院擺設。做了新房。這都是銅錫木器之類。至於衣衫首飾。自有沐夫人料理。逸少又對師父道。這邊一路。雖是從屋。倒有幾十間。沈媚娘也有住房。師父如今可到此間歇息。數日之後。二姊再成了親。翁婿兩家。相隔不遠。可是絕好的住場。交代已畢。然後去通知了沈媚娘。媚娘十分感謝。果然帶了如鴛。與幾個婢女。先搬在內房。何世威因在書房住慣。其實懶得進去。嗚天生要娶張都督。關裏偷閑鬼畫符。未到黃昏先備酒。并將楚氏弟兄。拖同進內。看規模。也與新房差不多。沈氏媚娘忙出接。華妝麗服貴嬌娥。年方四八風流在。喜極

張郎像着魔。點起珠燈擺下酒。又呼婢女唱贊歌。尊卑促坐同談笑。美酒頻斟金巨羅。飲到開懷頻自贊。思量師父在當初。妻亡女幼無家室。流落杭州賣馬騾。雖到郭家爲教習。雄心壯志已消磨。常言不想飛騰日。只要把女送他人別處無。不是黃冠爲道者。定然削髮做頭陀。虧得我再三力勸相留挽。以至如今喜一窩。久斷琴絃能再續。佳兒英勇善提戈。又兼選得乘龍婿。滿目風光樂且和。享福無窮人敬仰。回思往日事如何。若然真去爲僧道。托鉢遊方度日過。那有今宵人賀喜。新房重對舊仙娥。算起來總是爲徒來出力。如此賢徒世豈多。你也心中明白否。我今看你尚糊塗。世威深恨他誇口。半响開言我豈不知。一向原會將你贊。寬洪大量最疎通。非惟師父沾恩惠。天下媒夫沒老婆。個個好來尋着你。濟人之急賽嫦娥。這回惹發張郎氣。就把杯中熱酒呵。劈面噴來如雨點。嚇得如彪雙手拖。世威掩面抽身走。笑壞了英雄楚大哥。立起身來朝外望。王爺不到是因何。人大胆無收束。師不成師徒不徒。鬧到幾時方散歇。街坊已打二更鐘。各人去罷休頑了。莫惹新娘怒眼睜。楚二官人連答應。就將都督兩邊扶。閃然一笑同時退。脚步踉蹌到碧梧。却見無雙還侍立。重瞳端坐正觀書。(白)弟兄二人扶在椅上。一同退去。小廝又送了茶。逸少吃了幾碗。便覺清醞了。又講究正事。郭殿下問道。聞你也只收拾一處新房。這個孟如燕。又置之何處。逸少笑道。老兄你也不像真知我者。難道我見了女人。就要收做小妾的麼。焉知不是嫁與別人。凌雲道。不收他。原是有正經之處。但不知要嫁與誰。逸少道。我的意中。要賞與楚絳霄去。只還沒有與絳霄說知。凌雲道。如此我到要另選一個的了。逸少道。你要與誰。凌雲道。秀嶠今年也是十九歲了。揀一個配與他。再分幾間從屋與他。也就成了個家。白無雙聽了這句話。就急得滿面通紅。雙膝跪道。殿下何出此言。如下這等人。正所謂不齒於丈夫之内的了。還要成甚麼家。難道把父母辱沒得不夠。還要辱沒着傍人。這個念頭。如玉是夢裏也不想。求殿下也切不可提起了。凌雲道。何必如此。以前之事。也是你父母種了孽根。所以罰你受報。其實與你

鍾千。至於你如今既已改邪歸正。原就是好人了。若不娶妻生子。斷了祭祀香烟。難道倒不是得罪於祖宗父母麼。無雙叩頭道。祭祀雖重。禁不得如玉在前。的醜名。若生出兒來。也要被他人說笑。叫他們有何面目爲人。以此專可得罪於祖宗父母。再不遺羞於兒女。萬望殿下體諒。張都督笑道。這到極是有見識之處。老大也不必強他。我却又想起一事來。你妻子雖不要娶。色却原是好的。在張吏部家中偷他小妾。人所共知。到張起鵠營中。又私通那妖婦。又是衆目共見。從前我們沒有內容。養着你。還不妨。如今大家都有了妻妾。再留你在家。就覺不便了。我的主意。要打發你出去。老大也切不可與我做喬。無雙聽了。愈加着急道。這又羞了張吏部與張起鵠。是怎樣待我。殿下與世兄是怎樣待我。我難道恩怨都記不清。竟敢恩將仇報麼。逸少作色道。你雖知道。別人却不知。以假爲真。也是常事。卽如老大與你。原不會有甚私情。爲何就被人說是有的。將來你雖不偷他的妻妾。焉知別的人又不會說是偷的麼。說口傳謠。那個能夠替你們辯白。與其懊悔於後。莫若防備於前。我已決意這般。你求我也是沒用。明日就着人尋幾間屋。打發你去。寧可日間來吃飯。夜裏却斷不許來。(也)張都督有深心。主見無差。是正經。殿下聽來。真是理。心雖未忍也難爭。無雙那敢重分辯。惟有汪汪兩淚淋。直石着都督歸房來睡下。方纔自己上床。衾吹紅燭。閉雙睛。心亂如麻。夢不成。回想從前多少事。本來是我不該應。雖然遇着仇人婦。何苦貪花昧本真。張綏家中通二妾。蠻姬舞鶴也奸淫。更兼一位妖王后。爲了私情盡殺身。雖幸我身還在世。算來實是害人精。後來之事焉能保。怪不得張郎把我噴。欲待換身挨不得。若然出了這驕門。自知年力俱差長。不怕男兒動手擒。只恐冶容招婦女。紛紛擾擾又相侵。淫波再落誰相救。慾海茫茫到底沈。把穩微軀花下死。焉能快樂似如今。必須設法換身住。三鼓思量到四更。覆去翻來千百轉。方纔得計妙難云。只消如此并如此。疾舉鋼刀斷舊藤。既使傍人無藉口。又叫婦女絕淫心。世兄豈得遺驅逐。管取安然過一生。思量定。樂滿心。神安意穩睡沉沉。候爾日出雞三唱。兄弟雙雙盡起身。

區爲事忙同告假。不須趕早去朝君。張郎纔到書房內，却見家童走進門，（自）稟道：沐二少爺親送賀禮在外。逸少笑道：這個例子一開，更要忙了。（唱）整頓衣冠來出接，夢鸞早已在廳前。三人見禮分賓坐，用過香茶把禮目呈。殿下接來觀仔細，價該數百甚豐盈。沐家一向常來往，自必全收領盛情。都督又留親內弟，書房便酌再談心。夢鸞應諾重歸座，禮物諸般放滿庭。自有家奴收進內，又來楚氏二將軍。更兼一位何無敵，正在言談共講論。忽見書房一小使，披頭散髮汗淋漓。連扒帶跌飛跑進，高叫王爺禍事臨。又叫候爺不好了，白家公子命歸陰。快些請到書房看，大衆聞言盡吃驚。呵吓連聲齊立起，重隨說道是奇文。夜間好好歸房去，早起還聞咳嗽聲。此刻如何身便死，你會見彼怎生行。（自）小廝道：早間原是好的，剛纔還叫小的取衣服。小的拿了走到床前，忽聽他狠的一聲床也震得老響。小的慌忙揭帳一看，只見他把被頭推在字邊，精赤條條。褥子上流着許多鮮血，一口解手刀丟在床外。想來自刎而死的了。只不知傷着那裏。（唱）衆人聽了尤驚駭，爲甚無端把死尋。口內說時飛也走，沐家公子也隨行。關烘烘趕進書房內，揭起羅幃衆目觀。却見無雙身仰臥，面如白紙少紅星。雙睛閉，口翻青。遍體肌膚似冷冰，一流鮮血床中滴。上身竟不見傷痕，下身細看方知道。嚇得面面相覷出了神，只有張郎反大笑。幾乎笑倒地，塵塵重腦稍覺心安放。急向箱中取寶珍，止血靈丹傷處搽。又呼小使取茶津，世威接向喉中灌。楚氏雙雄叫喚頻，痛暈無雙原不死。悠悠半晌就還魂，咽喉氣復雙睛轉。見了重瞳兩淚傾，何楚衆人俱不解。齊齊動問是何因，忽然下此無情手。自取鋼刀置極刑，性命幾危人嚇壞。難道不想娶婦養兒孫，無雙掩淚還搖手。又對張郎說一聲，我已自宮虧大體。從今見色也難淫，世兄可把嫌疑釋。容我安居過此生，大笑哈哈張逸少。我非逼你這般行，既然是你誠心發，斬斷邪根淨了身。我也自然無別慮，不妨留你在家庭。只是你後來不可重生悔，想起裙釵又怨別人。（自）無雙道：既已自宮，何悔之有。沐二郎問

道。到底是何緣故。逸少笑道。少刻與你細談。(唱)當時又命諸童僕。抱起遺傷白秀峴。血污褥兒來換去。重
新蓋好睡覺衾。羅幃放下紗牕掩。書室真如蠶室溫。先進些兒湯與粥。紅爐架好再煎參。般般料理都
停當。然後相同出外廳。恰好廚房辦酒到。王侯公子衆將軍。分爲兩席東西坐。共舉金杯酒慢斟。(自
張都督就把昨夜要打發白無雙出去之事。細講一番。楚凌霄等方纔明白。沐夢鸞從前與無雙不合。此時到讚嘆
了幾聲。飯畢辭回。少不得把這樁新聞傳播。衆朝臣無不駭異。再說張都督送出悲慟。就喚楚絳霄道。我因你尋覓
姊姊。費了一片心機。上年所給千金未足以償辛苦。所以帶得孟如燕。有心償你。郭殿下未知我意。昨夜忽然問起
來。害得秀峴幾乎送命。所以我也上緊起來。當面與你說了你的性格。不比令兄。今日也是好日。到不如趁早成親。
也省得看了別人發痒。(唱)張都督。真妙人。善將美女做人情。絳霄喜得渾身快。叩謝侯爺命謹遵。便
與哥哥先料理。重睡不管事紛紛。進軒且把無雙看。都督單身入內庭。喚出如燕孟家女。備言在外許
婚姻。絳霄雖未官高顯。年少人才頗出羣。把你配他非是屈。也能五品授宜人。妓娃不敢多開口。唯
唯低頭奉主君。微笑飛香呼弟說。爲何酷喜做媒人。淡烟接口稱善也。想是年來家內貧。所以這般包
管事。不知賺了幾多銀。張郎笑道休諷誚。我做媒公非愛銀。只不過相女配夫無缺漏。端妍好歹甚均
勻。古傳月下持繩者。若肯公平似我心。包管世上佳人俱得所。何來怨女斷腸吟。(自說笑一回。來到外
面。就把何世威住宅之後。又收拾一帶新房。沈媚娘先在那邊照看。沐夫人起初也猜丈夫留這如燕。要做小妾。此
時知道。方纔解了一段疑心。四個丫頭。更是歡喜。(唱)少時日落紅燈上。鼓樂來催要起身。沐氏夫人呼婢女
把這新娘打扮換衣衿。又將首飾金珠翠。插滿雲鬢件件新。打扮完時方拜別。丫環相送出中門。來
偏院。喜盈盈。也有笙簫共喜賓。楚二官人真造化。良宵不負就成親。大姑娘雖是黎嗣女。秉性純良
靜且溫。內事也能相執掌。並無潑悍與狂輕。絳霄素性貪花色。懼內專工做小心。得此姣妻如至寶。

更兼沈氏與如鴛 住居貼鄰常來往 也笑裊敘福分深 此是閑文休細表 正文還講郭將軍 君恩教賜榮華宅 雖未興工起殿庭 堂宇規模原是好 重施繪飾愈鮮新 更兼置買諸般物 桌椅樣條件件新 盡是花梨楠木類 不多也費數千金 鋪陳內外多周到 長街之中有便門 兩府相通來往易 此朝廿二 是清晨 重贖便請張賢弟 爲有言詞說與聽（自）張都督來到書房 凌雲迎着道 那邊房屋已收拾停當 廿六 就是婚嫁之期 今日却要搬過去了 特與賢弟說知 逸少停了一回 方纔答道 你既然去意已決 只管走就是了 對我講些什麼來 難道我好扯住了你麼 凌雲道 這也是出於上命 非我本心 所幸就在間壁 況且開通了門戶 你亦可來 還是同住一般 何用如此不快 逸少道 這也罷了 但不知你要帶多少人去 凌雲道 白秀峴既已淨身 自然要隨我過日 張麗玉雖爲側室 娶親時候 就要經管內房 並有他的母親 也要一同過去 楚凌雲是我親信之將 何談烟又是令姊契密之人 若常住此間 未免往來不便 我已點定一帶從房 待他們舉姻之後 也要移過那邊 至於家人小使 也在今日點定便了 逸少聽了 方不再說 却好何世威開進執事單來 請殿下自行分派 凌雲看了一看 隨把舊日親隨 以及新收奴僕 一一填寫名字 不能備數者 又在張府分過好些添湊 衆家人領了執事單 隨即進來 叩謝 郭殿下又吩咐道 我與侯爺雖爲異姓兄弟 自幼以手足相看 目下雖然分居 原與一家無二 近日頗聞汝輩稱說 郭府張府 新親舊親等語 大非我意 自後只許稱東府西府 不許分別姓名 衆家人唯唯奉命 當時就走過西府內來 各供執事 不片刻東府內就發下副妝奩 不消說的齊整 郭殿下因娶親在心 卽心緒匆忙 這一日也不會邀請外客 到了午後 就起身往新張宅來 都督與何家父子 楚氏兄弟 以及一班門客 盛服相送 白無雙雖不會全愈 已能穿衣下床 自有兩個小廝扶掖而過 到了西府 自然周圍觀看一番 門戶廳堂 不消說的軒昂華麗 中門西首 另有一所書齋 本是張綵在生休息之處 郭殿下又親自經營調度 更加修理得精緻細雅 直像個仙家風景 自題一匾 名曰清輝 此時自己不住在外邊 就把右首一房 與白無雙做了臥室 撥兩個小廝服事 待他好了 原要管

理這些花木琴書。較之東府的碧梧軒。更加僻靜安穩。賓客人人讚美。白無雙喜不自勝。就在房中睡了。衆人原到前廳坐下。隨後麗玉小姐。請了母親。帶了一班丫環僕婦。沐夫人與沈媚娘。猛家姊妹。一般熱鬧。送過內堂。也是郭殿下預先點定。後邊一帶內房。本是張太太住處。原與他住了外邊一帶正屋。樓下鋪做新房。樓上安放器物。新房左右。還有兩座樓房。東邊一座。就是擦翠樓。擺設與麗玉小姐居住。也應了昔年夢內之事。中門外靠東首。還有數間從屋。也收拾得潔靜光明。這是等楚凌霄夫婦過來住的。其餘丫環僕婦。只要隨便居住。不用細說。(唱)通房屋已看清。書中交代算分明。孟冬正是天光短。轉眼西山日又沈。執掌廚房能幹僕。酒宴備辦已完成。席分內外人傳進。王子張郎與衆賓。寬坐廳前同飲酒。人逢喜氣倍精神。席間講論皆歡暢。安發書齋白秀峴。身體未強難侍席。這班走使下人門。誰人不曉他根脚。盡道王爺心愛人。越要趨承來討好。佳話另說最鮮新。銀盞美酒殷勤奉。小使攙扶坐起身。如玉自知從此後。根深蒂固少災星。雖然獨坐無人伴。也是關懷酌數樽。只有年高張太太。相從幼女過家庭。雖然首席端端坐。觸緒悲來不自勝。回想自家榮耀日。子爲極品貴朝臣。門前車馬如流水。日用盤資費萬金。此處閨房惟我主。實指望百年富貴好收成。誰知道勢若冰山一旦傾。院宇廳堂還是舊。可憐契券屬他人。雖然女婿多仁厚。奉養無虧勝子孫。到底算來非本願。焉能對景不傷情。老人家想到淒惶處。美酒佳餚懶入唇。又爲人前難痛哭。淚珠暗暗拭羅巾。千金識透高堂意。也覺傷情酸楚心。挽手慌忙來勸解。又虧一位沐夫人。春風口角多圓活。不論冤仇只論親。安慰年高休氣苦。更有個媚娘伶俐可人心。說幾句插科打趣閑文話。如燕如鶯二美人。以及隨來諸婢女。還將美酒勸頻頻。老夫人難却諸人意。只得個強把悲傷撇在塵。自古消愁惟有酒。放量痛飲到酩酊。因而接盞無推讓。各位招致盡歡欣。沐氏夫人呼婢女。筵前唱曲又彈箏。此間飲酒多歡笑。再講那姊妹兩雙在隔隣。只爲于歸期在即。深藏繡閣夜沉沉。更兼一位

盤公主 陪伴飛香不出門 夜飲完時無別事 燈前促坐飲香茗 飛香手挽賢公主 我等雖非同母生
一向相投稱手足 嫌疑客套久忘形 有言直告無慚愧 今夜三人尙不分 數日我須歸郭氏 他身匹配
楚將軍 雖然各是從夫主 幸喜他們預說明 不久遷移新宅去 仍然且夕可相親 算來惟你多牽掛
須要商量是怎生 何淡姑娘接口說 此言何必再談論 他身待你非同我 兩意纏綿似一身 夫婦雖虛
情義實 况兼立誓指天盟 百年長老無分別 生死相隨直到今 你既于歸王義弟 自然以實告夫君
將他接去同完娶 也不枉數載空虛夫婦名 (白)飛香道。我的心中原要如此。只爲他近來主意不定。所以直到
今朝。還要問他一個的實耳。公主搖手道。我這幾日也曾反覆思量。嫁是到底不嫁他的。淡烟道。畢竟爲何公主道。
其說有二。你且聽我道來。(唱)第一來我與他身雖契密 此人面目太無情 登州會後他須曉 我也曾爲彼
空勞一片心 誰料他身如惡煞 沙場屢屢肆欺凌 恨不得將人碎剮心方快 只記怨仇不記恩 其後招
降非本意 止不過逼於妻命強依違 受降之後隨軍內 也不過當我偏裨將一名 他自巍然居上座 我
常聽彼指揮行 並無破格相看待 目下班師到了京 雖說分居還未遠 算來二月有餘零 何曾一見他
顏面 可見其心若路人 若對他人談此話 我知斷斷不能聽 因而莫若休提起 免受他冷面如霜笑幾
聲 (白)淡烟笑道。這等說來。也不過怪他不曾與你親熱之意。殊不知中軍帳上。不能不面目森嚴。他做了元帥。自
然不好脫體。至於日下。雖在一家。到底內外有別。他也沒本事來對你溫存。(唱)自古男兒多好色 况兼汝貌實
傾城 其心豈不深相愛 實只爲境界匆忙用不得情 你是蠻囚全不諒 我身傍看到分明 (白)公主道。我
雖是蠻囚。眼珠尙在。神情意氣。也再無看不出之理。大抵倒是他用情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也曾這般體諒他。淡烟
笑道。我若有情。早已嫁他去了。何必另許別人。公主道。即使這般。我也還有第二着。你不願。你且聽我講來。(唱)我的
爲人誰不曉 生居海島自稱尊 翻天事業都曾做 手下常提數萬兵 目下雖云時速退 正所謂大蟲雖

瘦性猶存。他身與我可同體。名位高低可不論。這個千金張麗玉。無才無色又無能。原是他身時運好。平白無端沐帝恩。紫誥花封先受過。居然二品次夫人。我身若是隨伊嫁。不過偏房賤妾名。縱使他難欺壓我。我須自曉氣難平。焉能鬱鬱居人下。抹殺英雄過此身。以此實然難奉命。你們休得再思尋。(自)淡烟道。你若嫁了他。他既貴爲御弟。封贈一妻兩妾。也是平常。怕道請不動一副封誥麼。公主笑道。他便貴爲御弟。我却是個罪人。敎作良民。已是朝廷的恩典。還好去請誥封。我到沒有這般奢望。飛香聽罷。不覺呆了道。這等說來。你是決意的了。(也)凌霄固未相關切。不嫁伊家事亦輕。但只是我你相同過五載。當初何等最情深。終不然一朝撒手重分別。却不是枉費心機爲甚因。說罷眼中珠淚落。娘娘笑道甚癡形。既然與我同居慣。心事如何尙不明。難道身軀爲女子。必然就要配男人。如今老實和盤說。你便爲妻過隔隣。我只認爲親駙馬。雖然不嫁郭凌雲。此身原要相隨過。只要你作主相留有茶飯吞。父母俱亡堪自主。誰能逼我去重婚。樂得個逍遙自在無拘束。地久天長兩下親。你既不愁多寂寞。傍人又不敢相輕。豈非一等高強策。比你還要勝幾分。依我而行真受用。莫學這小兒之態淚盈盈。(自)飛香道。若果然這般。我原是稱意的了。只怕恐同居日久。美色移人。他設或又要起你來。又作何主意。公主想了一回道。你只依着我。不要打合他。寧可等他自己有言。然後再行商酌。淡烟答道。看你不倒新長了些拿班做勢的學問了。既然如此。姊姊真也不用憂愁。竟等三朝之後。就接了他過去住下幾時。少不得有個着落。若說一生無伴。終世孤眠。郭殿下也不是這樣呆子。飛香聽說。也笑將起來。正說閒。聽得外邊熱鬧。却是張都督與沐夫人飲酒回來。飛香小姐怕他們吃醉了。要來打混。(也)慌忙呼婢關門睡。放下羅幃息了燈。何淡姑娘居別榻。飛香公主尙同衾。一宵無語天明起。沐氏夫人費苦心。(自)這日先把何淡烟送過偏院。交與沈媚娘承值。楚凌霄入贅諸事。也有兄弟相幫。酒席之費。原在大廚房取用。這些家人門客。隨說楚大官人真好造化。那個有他這便宜。(唱)一口不能談兩處。候爾

廿六是良辰 女家事尚難清楚 且把那西府之中唱個明 東方晴 未五更 合家大小盡起身 家人小
使多忙亂 內外懸紅結綵燈 債相樂工俱呼到 分頭四處請佳賓 少停車馬如雲集 紗帽紅袍坐滿庭
賀喜吃茶方熱鬧 忽聞聖旨降門庭 原來敕賜金蓮燭 當今太后母儀尊 又將粉黛三千內 挑選宮
娥十二名 賜作迎駕歌舞女 御酒肥羊海陸珍 兼命內官供職事 重贖拜受帝王恩 擺開香案時將午
一片笙歌細樂鳴 盛禮安排諸祭桌 正廳先要祭宗親 祭完樂止華筵到 絕妙梨園演戲文 只爲家
無尊長在 般般都要自擔承 新郎親送媒翁席 衆客皆依次序行 文武分班徐入座 佳餚疊上酒頻斟
家奴輩 內官們 來往奔波脚不停 幸是人多能料理 寒天鬧得暖如春 止嫌日短難留挽 轉眼時
光已近申 席罷之時賓半散 方纔打點去迎親 雖然隔壁通來往 大禮須知省不成 執事旌旗聯絡擺
新郎奠雁也同行 君王御賜金吾衛 一半饗儀賜貴臣 俗語龍頭抄遠走 讚成十字告諸君 講到那
郭府中 迎親富貴 古來稀 當代少 豈比平家 論功名 原說是 一人之下 在王城 單只有
號炮難升 排執事 數里長 雙羅開道 硬紅牌 金字寫 字字驚人 清道旂 飛虎旂 飄搖映日
繡龍旂 綵鳳旂 招展如雲 眞珠傘 裝花蓋 層層嵌寶 黃羅傘 紅寬傘 面面銷金 軍傘輩 吏
卒們 排班喝道 老家奴 年幼僕 捧帖提燈 御營軍 排的是 半朝鸞駕 紫金瓜 明銃斧 白節
黃旌 虎頭刀 雁翎刀 光飛白練 七星劍 吳鉤劍 氣吐青萍 八稜鏡 銀裝鎗 鞭抽豹尾 月牙
鏢 天方戟 槍掛紅纓 更有那 筆硯搗 流金寶鑑 軟皮鞭 枳木棍 禁止閑人 金吾將 羽林軍
人人年少 佩弓刀 紛簇擁 五采龍亭 內供着 君恩賜 金蓮畫燭 雁亭中 擺列着 雙雙鳴雁
配肥羊 擔美酒 古禮須遵 奏笙簫 鳴古樂 粗細相勻 好一對 大媒翁 當朝元老 李太師
楊學士 山斗齊名 領親人 輪不到 衣巾之輩 多是那 同朝友 貴戚公卿 金鑲轎 明窗轎 高

張黃蓋 迎風馬 獅子馬 足踏紅塵 進賢冠 側注冠 貂蟬覆耳 飛魚服 坐蟒服 水浪連雲 白玉帶 文犀帶 官高爵顯 起花帶 黃金帶 只算平平 仙鶴補 金雞補 朝陽孔雀 白澤補 青鸞補 更有麒麟 領親官 行過了 新郎纔到 論丰姿 看服式 事事超羣 戴一頂 紫金冠 蟠龍扎額 綴珍珠 鋪翡翠 雙舞珠纓 穿一領 絳紅袍 龍飛五爪 襯貂皮 垂佩玦 玉帶腰橫 騎一匹五花虬 鞍轡雕玉 錦障泥 連環鎧 靴踏雲根 瓊瑤面 賽凝脂 依稀皓月 重瞳目 欺碧水閃爍明星 眉插鬢 聚神威 威行關外 口丹珠 司法令 令比雷霆 想神情 全不像 潘安宋玉問風流 難比擬 衛玠王珉 果然是 大羅天 真仙下降 出榮華 起富貴 絕俗離塵 隨從的 有一班 驍雄家將 着鮮衣 乘怒馬 紅錦披身 新郎過 細樂吹 鑾儀又到 透沉檀 提爐內 香霧氤氳 隨後是 細馬馱 宮娥十二 指誇尖 眉門巧 燕趙娉婷 春花面 秋水瞳 雲肩綉帶 小蠻腰 樊素口 翠袖紅裙 彈新曲 整齊齊 琵琶象板 奏清音 一對對 風瑟鸞笙 紫瓊簫 出秦宮梅花玉曲 鈿篋篋 依古制 雁柱銀箏 九雲羅 配的是 玲瓏方向 八瓏瑛 相問着 宛轉胡琴金珠翠 宮樣妝 紗燈百盞 嵌玻璃 鏡瑪瑙 五色奇珍 取成雙 和合兒 綵衣花帽 兒鮮妍年少小 脂粉妝成 然後來 七香車 光華奪目 挂流蘇 攢八寶 綉幔朱輪 飛雲傘 雉尾扇 昭陽特賜 位王妃 須不比 平等閑人 還有這 奉王差 宮官數十 戴金冠 侍拂帶 隨色衣衿 分左右 護香車 蟬聯並馬 到完來 名後擁 盡是家丁 備黃昏 多帶燭 燈籠火把 添熱鬧 還放着 炮火流星 經短巷 行長街 行人住步 聽金鑼 聞吶道 坐者抬身 驚動了 靠街坊 高樓婦女 倚朱欄 凭曲檻 罷綉停針 觀執事 聽笙歌 驚心動目 喚姑娘 呼姐姐 議論紛紛 癡呆的都當他 城隍出會 知事者 方曉得 御弟迎親 論風光 端的是 筆難盡記 唱文書 終只好 大

概談論 約莫來 繞過了 衙衙十里 早到了 都督府 嶽嶽侯門 這時候 張府中 一般熱鬧 盛
鋪排 差不遠 玉闕瑤京 門結綵 地鋪毡 燈光如畫 燭千枝 香萬縷 座滿賓朋 雙月老 衆官
員 停車下馬 進華堂 稱賀喜 揖讓彬彬 執帖使 叩尊前 先投拜帖 升輿禮 隨奉上 衆目觀
淨 紫金杯 碧玉纒 金蟾蟒服 象牙雕 朝天笏 錦袋裝成 數無多 只四色 般般高貴 担挑來
缸蠟燭 吉炮高升 張都督 石一回 照單收下 大庭前 絲竹奏 管樂齊鳴 吹一套 迎仙客
女家常禮 韻鏗鏘 聲未已 大啓中門 清遠侯 與衆官 降塔迎接 靖南王 雖寶馬 直上高廳
移玉趾 站紅毡 恭行奠雁 有鴻臚 司贊禮 起拜平身 後堂中 先聚集 各家女眷 大都來 勳
貴戚 太太夫人 隔珠簾 看新郎 人人喝采 貌堂堂 威凜凜 氣冠羣英 這規模 端不愧 親王
御弟 自應該 豐絕世 善武能文 單差得 眉宇間 太無春色 恐衿懷 多冷淡 未必温存 二王
爺 行完禮 先回西府 東府中 還擺酒 款待佳賓 又聽得 樂聲喧 香車進府 喜娘們 忙忙去
服事千金 閉珠屏 參拜了 銷金和合 沐香湯 開粉面 罩上紅巾 賢弟媳 到此時 實無閑空
事紛紛 還帶着 待客支資 衆丫環 代夫人 齊齊痛哭 引得個 蠻公主 也放悲聲 娶親人
巴不到 香車早駕 念催妝 詩與賦 樂奏頻頻 好一位 何武師 身兼內外 賬房中 他是主 計
點來人 全紅帖 用賞單 職分大小 按規條 無缺漏 犒賞千金 二媒翁 飲過了 茶湯半席 對
張郎 重作禮 致意殷勤 想仁兄 爲着那 南京殿下 似連枝 如手足 雙鳳馳名 望友形 總角
交 已非一日 舊相知 今夜裏 又是新親 婚姻事 非等閑 更宜相諒 早升輿 休錯過 吉日良
辰 張都督 聽此言 笑而曰 諾 出華筵 當衆客 便換衣衿 何郎體 寬下了 貂裘紫綺 沈郎腰
除下了 玉帶藍田 露出那 翠花藍 長袍跨馬 整金冠 還結好 領下朱纓 換一條 九連環

繡轡軟帶 緊烏靴 揹穿袖 進了圍屏 有幾個 愛嬌頑 青年侯伯 倚金交 同目視 帶笑評論
王義弟 本是個 人中俊傑 雖未知 新娘子 可否傾城 有一句 俗言語 娶妻看舅 但看這 張
逸少 便可銷魂 神飄逸 性風流 行爲皆俏 俊鷹兒 堪勝個 紅粉佳人 有了這 賽潘安 可人
妻弟 便使道 妻貌醜 也是甘心 果然的 郭重誠 前生種福 笑吾曹 空富貴 怎比他身 這都
是 局外人 閑情別致 那張郎 真性急 已進房門 諸婦女 見侯爺 忙忙動手 把千金 扶出了
綉帳鸞衾 張都督 到床前 輕舒猿臂 把同胞 親姊妹 骨弱肌輕 他本是 好英雄 何消費力
鼓樂隨 紅燈照 步比騰雲 離綉房 出華堂 人大悅 喜娘們 奉錦轎 放進佳人 衆官員 與
大媒 然後告別 起香車 離貴府 一棒鑼聲 送親人 有許多 又添執事 張都督 并衆友 上馬
同行 沐夫人 相送了 姑娘出外 又勸那 蠻公主 扶去暗痕 同挽手 出後堂 身心稍暇 再觀
瞧 何氏女 花燭成親 楚凌霄 何淡烟 英雄匹配 管絃中 燈燭裏 一對新人 參天地 拜家堂
送歸別院 飲交杯 成合登 世俗常情 撒棗果 散兒童 新郎出外 何武師 還料理 也在高廳
楚絳霄 喚哥哥 先行拜見 兩相看 同失笑 翁培難稱 也有這 伍營中 偏裨將佐 虎翼軍
右騎衛 下屬同寅 還添那 張府中 高低門客 戴儒巾 穿闔服 朱履盈庭 齊謹慎 不喧嘩 同
登吉席 舉金杯 齊奉勸 楚大將軍 內堂中 女眷們 一般飲酒 慰淒涼 消寂寞 笑語生春 酒
如海 肉如山 人人犒賞 管廚房 忙得個 目暈頭昏 用錢財 好一似 黃河瀉水 指揮間 標發
處 盡是金銀 這便是 富豪家 方能如此 等閑人 誰可比 說也心驚(唱)表過東邊張府事 再談
花輪出鷓門 此番不用多抄遠 將就行來數里程 問轉南王府第 笙歌嘹唳邊行雲 書房先請新郎
出 再請嫦娥下九層 並立紅單行過禮 金蓮畫燭兩行擎 紅燈簇擁笙簫沸 引入仙宮闕苑門 擺殿

眞非凡世有。香烟如霧逼人噴。坐床撒帳皆常套。合盞交杯大禮成。這是佳人多厚福。雖然數載受知
幸。歸來今得成花燭。貴顯風光百倍增。禮畢新郎仍出外。重登喜席宴諸賓。張郎到此方閑坐。心境
開舒骨也輕。文武諸公皆熟識。此時且莫論新親。依然脫套如兄弟。席上生風興致增。（自飲酒間。就有人
問起白無雙可曾全愈否。逸少笑道。諸公何以得知。衆官都道。聞之於沐二公子。逸少道。原來如此。近日已搬過這
邊。只是傷痕尙未全愈。所以不能起身。改日好些。叫他出來再見見列位便了。（唱）言談久。酒數巡。只因王子
性端疑。平生不與人調戲。色氣雖和體自尊。所以諸官無敢戲。只將巨盞敬頻頻。却又是天生大量如
滄海。並不推辭任你斟。到口皆乾無數目。非惟不醉更清靈。衆人那得如他量。酒後添杯反醉昏。不
等席終都告退。紛紛轎馬散如星。來人領賞都回去。四鼓頻敲夜已深。廚僕匆忙收剩酒。張郎也是倦
沈沈。便門穿過回東府。兩處新房盡掩門。絕代佳人逢帝子。超羣俠女配將軍。果然半點無差缺。地
設天生兩對人。鄙俗之言焉可用。金雞唱徹又天明。（自）楚凌雲與何淡烟。乃是向來認得的。不消再看。至於
這位郭殿下。雖與夫人同在軍中。不止數月。然而帳分內外。尊重自持。從不曾去望他一望。（唱）直到今朝出帳同
梳洗。方舉重瞳看玉人。秀色可餐真絕世。冰肌玉骨水爲神。蛾眉螭首天然麗。長短相宜骨肉勻。正
目端容尤自可。若還巧笑定傾城。果然彷彿張賢弟。不愧同胞共母生。五載愁腸今日解。一生志願已
完成。心歡自爾雙眉展。一笑無言向外行。行至書房門已啓。童兒酒掃預相迎。無雙床上披衣坐。口
內逗將恭喜稱。閑坐片時早點過。紛紛賀客又填門。無非酒席相留款。關得頭眩耳也昏。直到晚來方
散去。明朝還要看新人。能言僕婦分頭走。遍請夫人太太們。並有當今皇長姊。只因新婦久馳名。各
家內容俱欽慕。應許來朝必到門。止有妙才真博士。避嫌辭謝不應承。（自）這夜黃昏。稍覺閑空。麗玉小姐。差
人過去請了沐夫人與慕容公主過來。先到新房。同坐下。吃了許多細果清茶。沐夫人性情豪放。少不得說幾句

笑話。麗玉小姐道。明日三朝。家內並無尊長。只因小妹素來愚鈍。辦事不諳。家母又爲心緒不寧。不肯出外。相公吩咐。還要請嫂嫂過來代做主人。沐夫人道。既然如此。當得効勞。明早就過來便了。正講得熱鬧。恰好這郭殿下同了那位賢弟走進房來。沐夫人迴避不及。張都督笑道。若論新親。自然不見。我們却是兄弟。見見何妨。省得來往之間。大家不見。沐夫人本是大方。遂依言立定。與凌雲見了個禮。郭殿下雖非邪路看人。看女客的眼力。却又最尖。心內想道。此人神情舉動。綽有父風。怪不得逸少有些畏懼。才能服衆。端的不差。心內思量。沐夫人却不知道。略停片刻。就同着公主去了。張逸少因是自家姊妹。做了新人。所以並不肯嘲笑。(唱)閑談論。也開懷。手內還將細果棧。直到更深方別去。來朝紅日照窗紗。門前轎馬如雲至。都是公卿貴戚家。太太夫人難計數。河陽公主也乘車。沐夫人早早來西府。接進中堂先用茶。(白)不一回。新人出房。麗玉小姐自居卑下。請以側室拜見。飛香再三不肯。沐夫人道。姑娘既與都督稱爲兄妹。便同是手足之親。豈可這般拘執。只宜姊妹相看。爲是。麗玉小姐聽說。方纔立在下邊。拜了四拜。原是姊妹稱呼。飛香還禮。又與賓客一一拜見。(唱)然後酒筵相款待。少停紅日又西斜。新人露面登筵坐。絡索珠冠九鳳遮。玉帶腰垂衣綉蟒。湘裙低罩鳳頭鞋。玉裏金裝愈顯姿。容麗。恍若神娥降碧霞。讚嘆連親諸女眷。當今皇姊更開懷。暗思女貌能如此。方算驚人絕代佳。配與重曠真不愧。明珠白璧兩無瑕。又聞家內姑娘說。(白)何淡烟的英雄氣概。(唱)比着從前更堪誇。絕類男兒無女相。慕容珠雖是一豔娃。姣姿豔質炫人目。可惜今朝未見他。(白)此時何淡烟也在東府內露新。沒有外邊女眷。就是沈媚娘。孟家姊妹。與慕容公主兩席相陪。西府席終之後。衆女眷都作別去了。沐夫人又把公主娘娘留住。同進新房。與飛香小姐重新見禮。共敘闊別之情。公主也當作自家姑嫂一般待。(唱)看女眷相憐。從古有。雖然不至笑喧嘩。大家也不拘常套。細語談心咬露牙。彼此忻然相敬愛。不知漏鼓已三擗。(白)直至宮娥稟道。外客已散。僕從門候了多時。請娘娘回去罷。公主聽了。方纔作別。三位夫人不能款留。只得等

到中門。沐夫人又囑道：「明日我家姑娘入朝，敢請嫂嫂引領一行。」公主應諾而去。次早飛香小姐裝束登車，先到沐家門口。河陽公主果不失信。（嗚呼）駕車也出公侯府，內監前驅逐次換，直進坤宮朝太后。仁慈聖母喜無涯，連聲讚：「果然佳。」又把宮娥內使差，引見乾清宮內去。朝參皇后拜金階，夏娘娘也是頓稱羨。敕賜平身坐飲茶，因為其夫封御弟，王妃之禮特相加。庫中取出黃金錠，珠翠裝成龍鳳釵，宮嬪飛魚諸異錦，玉盤堆滿賜妓娃。夫人拜受方辭出，太后宮中席已排。歌舞齊呈絲竹奏，飲到西山一點隊。碌碌娘娘也賜奇珍寶，又撤宮燈是絳紗。擁護還添諸內侍，風光一路走天街。行來已至藩王府，下落香車進內衙。副室夫人房內等，恭迎姊妹笑添花。除冠解佩更衣坐，細問皇宮景致奢。少刻重騰身進內，二夫人疑內也藏乖。起身即便相辭去，王子寬衣要脫靴。慷慨夫人開口道：「今宵有事告君家。」東樓姊妹多賢德，為副多年屈了他。妾既與君完聚了，自應相愛永和諧。豈宜再把人辜負，渺若無聞不置懷。今宵勸君休在此，登樓好去伴裙釵。噫然一笑賢王子，海量寬洪信不差。但恐怕纔過三朝無此理，還宜略把世人遮。且容月滿方從命，此女端莊性不邪。况與夫人都契合，料無怨恨與嗟呀。夫人正色回言道：「彼既端莊不怨嗟，君更不宜相負彼。忍教寂寞度年華，閨房之事誰來管。俗忌何須挂齒牙，吩咐丫環將燭照。再三推請莫遲挨。」（白）郭殿下見他這般慷慨，也就喜而不疑。兩處臥房，只隔着一帶廂屋，來往甚是容易。是夜果然就到麗玉小姐房內去了。（嗚呼）這也是數年空挂夫妻號，今夜方開連理花。還虧得穩重裙釵能靜守，不然怨恨必交加。（白）次日清晨，天子又賜下封語，贈郭氏三代，皆為王爵。正妻張氏封靖南王妃，清遠侯張雋封贈如例。兩家接了封語，少不得連着回門會親。又是一番熱鬧，飛香小姐還是拜望各家女眷。乃請沐夫人相陪，先到沐府內拜望了黔國夫人，與河陽公主。次及各家勳貴，向與張郭兩家來往通問者。河陽公主與各位夫人，皆待以王妃之禮。又是郭殿下自家謙退，到底不是帝室宗支，不可十分忘本。所以一門大小原只

許叫夫人。這一日又同了何淡烟姑嫂三人。都到女博士府中拜望。真老娘娘。懶於見客。所以從不下樓。還是姊妹二人。出廳迎接。小雅與飛香淡烟原是熟識。女博士却是初逢。相見之時。彼此識認。真所謂閨房才子。巾幗英雄。互相讚嘆。都做姊妹稱呼。女博士設席款留。飲酒間大家論談。也是合式。小雅問沐夫人道。姊妹既來。何不拉這位慕容公主。也來與家姊會會。夫人笑道。他們今日都是新婦拜門。我若一併拉他。這人性格有些怪異。差不多就要跳起來了。寧可下次拉他來罷。他却也曾說過。要認認博士先生大雅道。叨在比鄰。正可不時來往。改日再來相請便了。席終之後。又往各處閑觀。那廳上的御賜匾對。進來的時候。已看見的了。以下書室臥房。無處不到。但見琴書滿。洒花竹幽深。絕無閨閣之風。真是名家氣象。最後又有一帶小樓。上掛着麻姑畫像。並有郭殿下的真容。擺設者都是香花淨水。玉磬金鐘。滿架道書。其清幽潔淨。更非別處可比。飛香小姐。不勝讚嘆道。此真所謂紅塵不到之處。何異乎洞府仙宮。真是萬劫修來。享着這般清福。若妹等塵埃碌碌。酒食自謀。真俗殺矣。女博士道。姊妹休得謬讚。富貴榮華。方是人生大福。如小妹者。乃是生來命薄。不得富貴之人。只可如此而已。何得竟以清福相推。這幾句女博士本是隨口應酬。沐夫人肯會揣詳語意。就對了他點頭一笑。虧得飛香小姐一時倒不會理會。直到用過晚膳。方纔作別。回到府中。又是三路分開。衆婦女接進還房。原來凌雲已在房內。自然夫妻相見。更換衣衾。重新坐下。飛香不是十分狡詐之性。又且扮慣了男子。舉動言談。大有哲人風致。郭殿下雖然嚴厲。到了閨房之內。也就不比外邊夫婦之間。如賓若友。都喜講些閑話。(唱)逍遙坐 茶一甌 達人何用假妝修 飛香小姐當夫婿 稱讚東隣俊女流 字畫都無脂粉氣 神清骨健冷如秋 妾雖頗學爲詩畫 自分須常遜幾籌 王子停杯微笑道 人才固有劣和優 然而亦有工夫異 評論難瞞識者眸 此女初在閨閣內 雖能翰墨把心留 然而筆法猶疎嫩 自到京中過幾秋 望重名高爲博士 自知局面已難收 必然更把工夫用 惟恐當場臉面丟 所以近來諸字畫 習成老練洗輕柔 居然像個名家體 何懼高懸五鳳樓 若論夫人真本色 詩詞警敏

露風流 筆鋒秀逸天然俊 尙比他身勝一籌 只爲工夫微欠缺 譬如質美未曾修 因而反把他人讓
幸喜年輕未白頭 若肯用心學不倦 再將筆墨細搜求 管數博士傾心服 拱手反來門下投(白)飛香道。
若論工夫。妾身止不過幼年隨父。偶學塗鴉。其實不會用甚工夫。至於天分。更加比不得他。他的字真是龍盤鳳舞。
勢欲凌霄。妾身寫來。那有這般雄勁。凌雲道。他的筆法雄勁。果然較勝夫人。至於風采秀麗。其實不如遠甚。夫人不
信。只要把相貌與他比。便也彷彿可知了。飛香道。以相貌取人。失之子羽。況且他的相貌。也是上等人。何在妾身
之下。相公要這等過謙。凌雲道。夫人又說錯了。我的平生。從不肯虛讚他人一句。夫妻相對。難道到肯學起客套來。
況且女博士又不是我親人。何用替他謙遜。(唱)微笑夫人還暗想 此人實是有機謀 深心對我言無失 一
派光明好應酬 我本實心無妬忌 今宵偏要把伊勾 當時又謂夫君道 博士從前細底由 妾已盡聞無
復問 但思近歲在皇州 同歸既已辭公主 選侍兼能抗冕旒 立誓閉房因底事 實因昔日在登州 公
堂曾受將軍約 義不相拋付小鷗 凡是親支皆備曉 君家既已到燕幽 自家妻妾皆完娶 何忍將他度
外去 寂寞紅顏圍閣老 青燈獨對冷金綢 殊非盛德仁心事 何不高才早定謀 一總相親成眷屬 也
不枉神仙指引鳳鸞儔 重聽耳聽夫人說 若要遮藏我便邱 只當平平無異者 也言昔在濟南留 麻姑
指引蓬萊道 錯認丹青用力求 及至相逢渾不是 又聞被屈受拘囚 因而義忿相提拔 誰料羣奸欲報
仇 婆媳成章行毒害 幸而天不助奸謀 斯人因禍反得福 我亦心歡萬慮丟 若到公堂吩咐語 也不
過道他骨可嫁王后 並不會指名道姓須歸我 自落官腔不怕羞 却不知他的心腸如此執 反來把我做
推頭 竟連聖旨多違抗 目下雖然事已休 真算得不可將身人再嫁 我又焉能再去談婚娶 纔得安身
又把禍事招(白)飛香道。若要娶他。先求太后。太后若能做主。皇上料也不能不依。凌雲道。這個更加不可。大凡人
性無不相同。假如我你有件不願之事。被尊長挾制而行。面雖不敢回拗。心內也要不悅。況且皇上之性。我所素知。

此時若勉強而行，必定更加積怨。俗語說事不過三。從前一爲無雙，二爲逸少，未曾至死者幸也。這一次那裏還保得來。怕不送了性命麼？飛香笑道：從前有劉璋進諫，所以屢遭罪譴。此時劉璋既死，又聞天子悔悟，前非待君勝於昔日，料也不至復萌妬忌了。凌雲道：天子若果寬洪不計，爲臣者却又更當自盡其心。這姻緣勢所不能成就的了。（白）看來也是前生業，因此上今世相逢事不倖，只好虛名辜負過，譬如織女對牽牛，夫人若是憐同調。

但與他來往詩文唱酬，相認親情常不斷，也堪代我贖前尤。重隨說罷真心話，賢達夫人笑點頭。 答道君雖如此說，但恐女人雖不是輕浮，癡情終比男兒甚，還想吹簫上玉樓，見你無情他抑鬱，悲

傷致疾事堪憂。（白）凌雲道：這也不消慮得。他既達文通理，況且出場既久，難道這點事勢還不知，所以他辭詔之時，原來是終身不嫁的了。（白）此時料必心明白，冊上原藏賦好逑，況且身榮能奉母，終身安享足悠悠，隔牆雖有潘郎在，諒不重生意外愁，若是夫人難信我，將來來往或同遊，留心細細將他察，可有癡腸爲我勾。（白）飛香聽了，且笑且智道：若然如此，相公與他竟是知己朋友，妾雖明諧配偶，而誠見愚頑，唐突多矣。但此後若與來往，相公可還要見他。凌雲道：既不親見，之非徒無益，兼且招拍，我就要請他相見，他也必以嫌疑不便爲辭。將來若果相逢，夫人切不可提及此話，使他不悅，只道你有心譏諷了他。飛香聽他說得周到精詳，口裏只好答應。心內却終有些疑他假裝冠冕，郭殿下也曉得他未必相信，却也不再去爭論真假。趁好撇開，又說起明日是遷移吉日，我已對何武師與逸少說知。淡烟夫婦就移過這邊來了。夫人此後可也不愁寂寞。飛香道：如此甚妙。還有一事請問相公，就是那慕容珠與妾身相處已久，情意相投，若留在那邊，終覺來往不便，妾欲接他過來同住。相公可否容他。凌雲道：這些小事，豈有不容之理。夫人只管接來便了。飛香喜道：既然容許，還有一事商量。此女向與與妾身同甘苦，過來之後，料不肯改適他人。相公何不納做偏房，也使他終身得所。這却不比女博士，乃是勢可得爲的了。凌雲聽了，不覺笑這夫人賢惠，真是互古希逢。無奈這件事，情又有些不能奉教。飛香道：這却爲何。

可是也怕皇上加罪麼。凌雲道：若論正理，皇上雖然赦他，然而在我手內招降，也不能竟收爲妾。果是有干法禁之事，所喜皇上不會要他，這還可保無罪。飛香道：既然無罪，何以爲難。敢是嫌他貌醜。凌雲道：這等女人，若還要嫌他不美，就是矯情之論了。飛香道：如此畢竟有何不願。凌雲道：我非不願，只爲他有不願耳。飛香道：他有何不願。相公又何以知之。凌雲道：幾時就講過的麼。凌雲笑道：何必他講。我若料不透他，昔在瓊州交戰之際，被他用這幾番毒計，早已死無屍骨了。還到今日麼。夫人若不信，我就講講何妨。此女而貌雖妍，性情狡悍，有眼空一世，雄視萬夫之意。彼時投服者不過計窮力竭，勉強偷生耳。然而戰場仇毒，隱隱在心，不至抽刀行刺，便算他頗知天命了。倘若與我同衾共枕，心必不甘。此其一也。夫人與他愛如一體，名分固可不論，但還有這個麗玉，先受過二品誥封，他豈肯屈節相從。反居其下，做一個無名側室。此其二也。有此二端，可是成就得的麼。飛香聽了，默然半晌，又道：設或他敬慕英雄，甘心屈節，相公又待怎麼。凌雲道：他如有意，我豈無情。但傍人之言，未足取信。除是他自家吐實，對我一言，我自然收納了他。飛香聽罷，忍不住笑道：這等說來，你們倒是矜懷暗合的。凌雲道：何謂矜懷暗合。飛香遂把慕容公主的話，也述了一遍。凌雲道：可又來他既有話在先，夫人何必再來問我。（吧）況且他既然與你心相契，不把前情付水流，情願終身無改適，相陪陪閣度春秋，算來也是歡心事，豈容分離事可憂。卿既安然，吾亦喜。何消與彼共衾。夫人聽了無言語，答應含糊放玉甌，談論多時人已倦，已聞二鼓傳譙樓，方纔閉戶同歸寢，錦帳重重放玉鉤，年少新婚夫與婦，翠帷春暖麝蘭幽，飛香只爲疊公主，轉轉心中費熟籌。思想夫君容貌冷，內中非不善風流，珠兒氣質雖剛勇，癡念卻如魚上鉤，與我夫妻原是假，猶然不肯便相去，誠能到此同居住，不怕他們兩避羞，日近日親寒變暖，終須成就鳳鸞儔，思量到此方安臥。一聽晨鐘報曉籌，夫婦抽身同起榻，重瞳冠帶服貂裘，東邊會合張都督，同赴朝門拜冕旒，賢德夫人梳洗罷，香湯一瓊潤公喉，便差侍女來東府，見了娘娘稟事由，公主聞言心亦喜，當時吩咐衆丫頭。

便把這隨身動用衣箱類 發過腰門事周 堂上夫人心有主 就把他臥房鋪設在樓西 何淡烟也把
妝奩發 沐氏瓊花難強留 午後一同相送過 搬家熱鬧與兜兜 酒筵直到黃昏後 一概閒文且暫丟
飛香是身既從夫非昔比 免不得也將內政略營謀 堂前雖沒翁姑奉 推敬夫君禮數優 手足看承張麗
玉 絲毫忘記乃兄仇 重譴又是多循環 任是官高着紫裘 力可拔山才蓋世 又何曾欺凌婦女特王侯
正妻才美無嬌妬 側室謙卑更淑柔 夫婦三人如一體 相親相近最綢繆 (白)然而好便好。又一樣生得
闊達。不比別家恩愛夫妻。寸步不移。郭殿下自清晨出外。公務之餘。只在書房閒坐。白無雙此時已經全愈。張都督
又日日過來說笑開懷。竟不走到內室。兩位夫人也從不猜疑查究。不是敘在中堂講話。就是到房內閒頑。姑忌全
忘。逍遙脫洒。更是世間難得之事。(唱)何淡烟本是剛強性 幸虧這楚大官人也不邱 所謂英雄逢俊傑 因
而意氣也相投 慕容公主雖孤獨 又虧他不像尋常婦女流 既與飛香居住近 或時他處去閒遊 姑姑
嫂嫂皆相熟 玩月觀花飲玉甌 婢女隨身便使喚 雖無權柄統貔貅 清閒也覺心安穩 忘了家亡國破
愁 這一日天氣嚴寒將下雪 東邊府內少年侯 團爐已掩紅妝坐 順到西邊來應酬 撒下重瞳佳趣少
因而也想入溫柔 抬身出了清輝院 行至中堂慢舉眸 只見夫人朝外坐 窗前站個俏丫頭 看來正
是鳴鸞女 見了王爺氣不敢抽 (白)當下走將進來。原來慕容公主在內多時。此刻進內房解手。所以只有飛香
起身迎接。凌雲着着鳴鸞問道。他那主兒幾時過來了。應。飛香答道。就是那一天與二姑同過來的。相公敢是忘了。
凌雲道。怎得忘記。爲何從沒有見他。說罷就在這內堂坐定。飛香小姐聽得他的口氣。就對鳴鸞做了個眼色。鳴鸞
會意。慌忙走進內房。報與公主道。姑娘快去見見他。不要被他怪我們無禮。公主冷笑道。我是日日在裏面的。他自
己只在外邊。叫我那裏去見他。還有你們直恁胆小。他就怪我。此地須不比戰場。不怕割了我的頭去。鳴鸞道。總來
在此就出去走一回兒。也不算折了甚麼志氣。公主聽了。方纔慢慢的立起身來。此刻原有傍晚時候了。(唱)衣裳

雖是現成穿。但恐剛剛穢起沾。洗淨尖尖重整理。又將青鏡照雲環。這是他從來愛好天生就。非是姣妝爲所歎。移俏步。勸金蓮。外房走出到中間。抬頭果見伊人在。不免將身上上邊。慢啓櫻桃呼殿下。托相知竟不拜尊前。二王爺看見姣娃到。已曉夫人暗裏牽。略略抬頭身不起。飛香見妹喜增添。抬身挽手邀他坐。公主是背後雖然出大言。見面終須心就餒。還記他中軍帳上禮森嚴。邊巡退立渾無主。似覺身軀在兩難。王子見他不敢坐。方纔啓口放溫顏。此間不比中軍禮。有話何妨坐了談。公主聞言方應是。夫人舉手接香肩。扯他坐下身相並。爐內香茶已預煎。美貌宮人忙奉上。娘娘執瓊尙頭低。重暈又見他如此。暗想裙釵真惡頑。難得我身尋樂境。你偏似怯又如慚。然而既已身來此。相對焉能竟嘿然。倒要與伊談幾句。看伊何策閉牙關。當時茶罷將言問。聞得邇來已數天。不比住居東府內。因何竟不見容顏。娘娘耳聽他身問。便覺心焦滿肚烟。話在喉嚨熬不住。沉吟答應眼斜觀。俺雖到此有旬日。只爲着殿下匆忙有萬般。外室常居希進內。一家無異隔天淵。因而未敢輕來候。恐費清心要動煩。且喜今朝歸甚早。多因書室未盤桓。重曠聽。想胸前。開口如何就帶酸。我正怪伊伊怪我。莫非還像有些緣。思量到此情難禁。一笑回頭道果然。連日書房常有事。今朝幸值體氣開。天寒正合圍爐飲。對酒談心也不煩。自飛香喜道。既然飲酒。索性去請了麗玉來。凌雲道。這倒不必。此人素性愚鈍。又且滴酒不聞。坐在席上。就像泥塑木雕。有何趣味。就空了他罷。飛香一想。這也不差。就着婦人傳話催喚內廚房取酒。衆丫環又點起燈來。公主欲待告辭。却被飛香扯住抵死不放。恰好外面也送進酒來。就喚丫環擺起交椅來。若論夫妻原可對坐。只爲難屈這公主坐在橫頭。所以索性讓這位王爺正面而坐。自與公主坐在兩邊。看官到此不要怪他出身是千金小姐。又做了極品夫人。不應該拉着別人。與自己丈夫作耍。做混賬之事。(嗚)須曉他本性風流非固執。又防公主氣難甘。因而脫盡閨房套。學做牽頭撮合山。割愛贈人忘自己。當今誰得似他賢。

丫環送上皇封酒 不用鑿鑿奏管絃 公主娘娘居側坐 雖非面嫩怕羞慚 然而自遇重瞳帥 雖說相隨數月寬 所謂軍威常整肅 何曾對飲共閑頑 此時忽地相同坐 到底身心不自安 既不能撒手無情 逃席去 又不敢對他洩論與雜談 威風過住難施逞 竟與那軟弱無能是一般 蓋世英雄王義弟 平時雖說性端嚴 然而有個情和禮 一者生成眼界寬 數載未逢傾國色 二來只爲早居官 若非君國憂愁重 便爲私居氣惱纏 因此上雖有榮華常鬱鬱 從來女色未曾沾 如今境界非同昔 富貴功名百事全 國忠已除家室遂 一門歡喜慶團圓 雖非放蕩思淫樂 到底無憂心自歡 別致閒情容易起 金交獨坐而朝南 重瞳睨視雙公主 只見他雲鬢堆鵲巧樣新 綠鬟金貂相掩映 寶釵橫插二龍攢 蛾眉秀奪春山翠 俊日光欺秋水寒 素色狐裘長蓋足 玲瓏鳳頸配香肩 任他風雪多寒冷 神采如春色更妍 脂粉不施真面目 桃腮杏臉自天然 平心論 棄前怨 如此裙釵信不凡 飛去廣寒疑似許 坐來玉帳宛如甘 吳宮西子羞應避 漢苑昭君比亦難 南國無雙稱不愧 北方獨立豈爲慚 人生若與他相配 原要風流福分担 非是我一向無情常脈脈 實因家事太紛繁 如今宰爾身心暇 且把閒情用一番 試看他往日英雄真共假 可能夠終身不落美人圈 心思量 未開言 公主娘娘在側邊 酒過三杯神路定 秋波再舉石賢藩 思量昔日沙場會 好似凶人降九天 自坐中軍尤凜凜 渾似雲霄與冰岩 我道他天生面目威而正 號令能行閭閻間 爲甚今朝全不是 忽然變作好容顏 威風八面都收束 腰帶輕裘稱體穿 舉措雖尊無厲色 言詞雖寡自溫然 睨人一笑回眸處 大有深情密意含 對此形容誰復曉 殺人似草破心肝 難道爲席前高架紅爐火 因此上鎔化冰霜不見寒 看了一回重又想 飛香昔日在三仙 規模打扮依稀似 態度風流更可觀 與我相同常出外 真如彩鳳配文鸞 誰知道如今事變時移多 翻覆 陰陽無定女非男 一個人形全變改 紫袍脫去換裙衫 金冠玉帶都拋去 新樣梳妝插翠鈿 不

風光稱駟馬 反爲婦女伴人眠 他雖適意多歡笑 我的矜懷實未然 好像奇珍遭劫奪 又如幻夢醒

邯鄲 思量到此真堪恨 頓然的一陣濃霜罩牡丹 擱下金杯停玉筯 四肢無力靠檯沿 迷離俊眼觀紅

燭 如醉如癡促遠山 對面飛香還未解 合他要把話兒攀 那曉他耳雖聽得毫無應 還是重瞞心暗關

看見他身神色異 想來有事在心田 開言便把夫人叫 是你糊塗事不諳 苦苦留人同飲酒 一房混

雜女和男 惹人動氣何曾曉 道你聰明竟像煞 色飛香聽了方把他仔細一看 真個不差也 當他爲着嫌疑

不悅便說既如此 果然是我不該 如今還請相公往外邊去罷 公主聽了這句 方纔驚醒轉來 慌忙說道 我並不會

着惱殿下 勿這等多疑 凌雲道 既非着惱 爲何耳若無聞 豈不知一人向隅 滿座不樂 也看賢主人一團美意 不該

這等負他 公主被他說得無言可辯 只得對飛香道 你是向來知我的 其實爲想着一件事情 所以失於應酬 不料

殿下又見怪起來 你可該替我分割分割 飛香也笑道 你說了就是一般 又要我分割甚麼 凌雲接口道 我也未嘗

怪你 你若果無介意 須要滿飲一杯 色說罷呼環重進酒 娘娘自覺意難安 幸虧素量原能飲 便舉金杯

一氣乾 正半重盪方大悅 飛香小姐更心歡 丫環又乃頻頻奉 疊進佳餚碗共盤 公主娘娘當此際

也防愁緒動悲酸 從來解悶無過酒 既飲須將一醉拚 因此並無推却意 小杯飲過大杯傳 香濃城

珀朱唇映 醜醉多時已半酣 因惱丟開心亦壯 漸忘畏憚與嫌疑 任他主帥當中坐 也當同儕婦女看

席上生風頻笑語 燈光映奪倍鮮妍 玉容泛出桃花色 醉態風流更勝前 色飛香小姐見他們飲得開

懷 神情漸洽 自己到把酒杯擱住 剛剛這鳴鸞拿了酒壺 走到身邊說道 駙馬素來喜飲 再請幾杯 郭殿下聽了忍

不住一聲失笑 公主被他一笑 又提起方纔心事來 咄的一聲道 他此時已是夫人 還叫甚麼駙馬 飛香道 此時怎

好改了稱呼 色公主聞言心更惱 你今休得想癡顛 當初住在吾家內 雖是裙釵扮作男 那個不會尊

敬你 威風尤勝在中原 怎奈你自家有福難消受 日日相思兩淚漣 逼我登州來寄信 害得個父王無

罪死含冤 國亡家破單留我 身似浮萍浪裏顛 目下雖然隨你住 你身却已現真原 既然愛把夫人做
往日之情一旦捐 還要這駙馬之稱成何用 聽來可也要羞慚 後來再有誰人叫 我便抽刃斷舌尖
（白）飛香笑道：這等說來，竟是不愿隨我的了。但不知你的心上，又打點了那一塊地方，好去另立門楣，重招駙馬。
（唱）公主回言由我意 不拘西北與東南 想來只在乾坤內 水盡山窮又有天 王子聽他說得好 笑面
稱善把頭顛 酒杯又對夫人說 這纔是應了唐詩一句言 看你如今何設法 真做了英雄無策庇嬋娟
花枝將屬他人手 從此蕭郎沒處看（白）公主接口道：這句詩原用得不確，真是借來押韻耳。（唱）他若是果有
英雄豪傑氣 也能塞外統兵權 怕什麼千軍萬馬沙場上 火樹槍刀劍戟攢 縱會將人提掣住 豈云無
策庇嬋娟 因他不是英雄略 所以無能是這般 還要來唱字咬文空比擬 正所謂蝦蟆跳在鐵盤兒 料
來靠你終無益 却不如趁早分開各自安 橫公主 果然蠻 只知利口快心田 那曉得話兒說在機關處
笑壞了聰明駙馬賢 舉手連聲稱是了 我原只會誦詩篇 書生那有英勇略 乃是無能力軟棉 屈配
尊嚴誠有愧 難得今宵醉後吐真言 英雄到底把英雄愛 既是心堅意也堅 卽此何妨跟了去 我身再
不把衣牽 娘娘又道休胡說 我不過想起前情對殿下談 誰是英雄能愛我 你又要這般性急怕担延
重瞳目視夫人笑 猶恐他身竟說穿 風景全銷何趣味 忙將靴底蹴金蓮 飛香會意方停口 侍婢又將
美酒添 素性深沈郭殿下 雖然自把美人憐 也不去出言狂妄輕相戲 恐他羞慚變玉顏 稚氣裙釵還
不曉 依然說地又談天 直飲到香消蠟盡方終席 已聽樓頭一鼓殘 再飲香茶喉舌潤 自知酒力不能
担 朦朧星眼精神怠 急急相辭要去眠 駙馬還防他跌到 又差二婢謹扶攙 二王爺目送妓娥去 方
始抬身進裏邊 少刻夫人身進內 卸妝遣出衆丫環 方纔動問兒夫道 適聽珠兒話一篇 可見其心原
屬你 並非漠漠兩無關 我正要問他的實方停當 你又因何暗阻攔（白）凌雲道：夫人差矣，你當他酒後真

言。我看他還是醉話。你若再去。明日道破。必定又要發起惱來。可不煞盡了風景。飛香笑道。他是被你殺伏的敗將。所以初時見你。猶是恐懼不安。後來見你相待溫和。自然喜出望外。纔肯出這幾句真話。你怎麼這等怕起他來。凌雲道。即使是真。也只要大家心照就是了。何必再去問他。試思彼時婢女成行。耳目羅列。他肯講出來否。飛香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就背了婢女問他。凌雲道。若去問時。包管一場乏趣。以後還要不敢與我見面。你若有心爲我。斷不可問他。飛香道。這又是甚麼講究。你若有意愛他。自然就要早些成就。若果不能成就。單要他見面何爲。凌雲頓足道。夫人容貌像個雅人。怎麼講的都是俗語。從來男女行樂。何必定在衽席之間。只如這般飲酒閑談。便有種不卽不離之趣。慕容珠雖然威勇。也有些領略得來。你是一個文人。怎麼倒不曉得了。鳴從今夜。告卿知。以後留心萬勿提。他若是果有三分情意。在斷不肯翻然撒手便高飛。住居又在吾家內。好比那檻內名花難動移。朝暮相看心便足。又何必同床共室做夫妻。重瞳說罷飛香笑。暗想斯人說話奇。主意安排多別調。又像那狸貓不叫會偷雞。光明嫁娶非其欲。倒想花前月下會佳期。我固無從來勉強。但恐怕那人未必肯遵依。偷期暗約也難成就。終是悠悠若路歧。當夜無言同睡了。詞中再說慕容珠。酒深力倦歸房睡。直到那金雞報曉啼。夢醒翻身開醉眼。窗前曙色已稀微。起床料得還嫌早。且再安眠過片時。欵綉枕。挽青絲。又把那內房昨夜飲瓊卮。重瞳相待諸行徑。自己言談與笑嘻。歷歷想來原記得。猛然懊悔自家疑。雖然是把飛香請。出口因何不細思。講甚英雄並俊傑。却不被眼前這位二王爺。推詳我要將他嫁。婢女旁聽也動疑。無故失言皆爲酒。如今懊悔也嫌遲。躊躇半晦難成寐。又聽得烏鵲聲聲噪樹枝。只得喚起丫環先洒掃。自家然後再穿衣。下床梳洗開窗看。不見長空蝶翅衣。寒雲開散將見日。庭中雪積似凝脂。自看了一回。吃過早膳。衆丫環又去掃雪。堆起一座假山。嘻笑頑耍。這日正是冬至。郭殿下五鼓入朝。飛香小姐又起來得早。梳洗停當。又想着公主之事。終久不肯去開。帶了兩個丫環。走來看望。

恰好公主已在樓下。相見坐定。公主就問道。我昨夜飲酒過多。說了好些醉話。你自然不作爲我過意。殿下可曾怪我不恭。飛香笑道。你又不曾觸犯他。他怪你甚麼。倒極是喜歡。我又想着你們既英雄遇合。敬慕相同。何不依我之。言。早成花燭。多少事好。公主聽了他這句。不等話完。就劈面一啐道。我不過與你取笑。你就詐出這等歪講文。章。我若肯嫁他。早先就對你說了。難道清醒時候的說話不作準。倒要把這幾句醉話。作起準來。可是惹我動氣。飛香小姐真正倒運。冬至清晨。就被他兜面一啐。(嗚)啐得個眼花撩亂昏頭腦。頓口無言。像木雞。方信夫君言不謬。

原是我熱心太過。反招非。算來真個無從說。只好丟開悉聽伊。恰好丫環茶送到。接杯飲過。便相辭。

(白)公主道。敢是怪我。所以就走了。飛香道。那個怪你。只因我時時有事。不常常在此間。你若不怪我。可同到那邊去坐坐。公主笑道。這等匆忙。管的這只是些柴米油鹽。真所謂大材小用。還要愛做這個夫人。我如今索性空閑。倒也乾淨。就同你去也不妨。飛香也笑道。我既不是英雄。自然只好管管這些家務了。還算甚麼大材小用。說罷。就前後而行。過了天井。剛纔出得角門。偏偏這位郭殿下。早朝已退了。他雖然仍掌中軍。畢竟封了王位。若無大事。也不會到督府軍中。政事都是衆將官到府稟明。朔望之期。還要登堂恭拜。(嗚)這時候廳官參過都辭退。正要還房更換衣。恰在中門行進內。城隨玉環響塔。娘娘一見重瞳面。自覺惶惶沒意思。倒退金蓮忙縮轉。明人腹內已先知。庭心直這問房內。廊下夫人步履移。行至房中夫已至。丫環侍候站齊。朝衣服去更常服。王子開言便問妻。我勸夫人休說起。爲甚麼偏偏趕早去對他提。害他見我無顏面。急急奔逃頭也低。(白)飛香停了一回道。我並不會說破。想是他自己怕羞。相公若要見他。再去請他來。就是。凌雲笑道。這話哄誰。你若不去道破。他有甚麼怕羞。此時既已退回。你就發了全帖。也請他不動的了。飛香正要回答。恰好張都督也走將進來。與姊妹賀節。所以打斷了話頭。略坐片時。就與郭殿下同往外邊而去。這一日慕容公主滿心懊悔。真個不曾進來。(嗚)獨坐西樓甘寂寞。清閑惟有誦唐詩。直到那晚餐用過收盤盞。鼓起譙樓是戌時。欲

要安眠嫌太早。推窗步出履沾泥。仰觀皓魄當空挂。雪月交輝賽玉池。此際歡然諸悶解。猶如仙露沁肝脾。不知不覺穿庭過。自因為衆丫嬈正吃夜飯。天氣又冷。也不去呼喚他們。(唱)所以無人伴主兒。單身走出雙扉。西角門中轉步移。行過圍屏剛半截。只因冬夜冷淒淒。周圍窗戶多闌緊。月照空庭人影稀。遙望正房燈火亮。又聞人語問高低。猜疑恐是重贖在。立定身軀聽是非。(唱)你道談話的是那個。原來是何淡煙。他爲賀節而來。與麗玉小姐一同閑坐。飛香小姐留他吃了夜飯。所以此時還在外房。公主雖然聽得聲音。又恐郭殿下也在裏邊。我若撞將進去。這些死囚越發不是好人。又有許多說笑。所以只管立住了側耳而聽。那知事無湊巧。偏偏這位郭殿下留住了張都督在書房小酌。直到此時。張都督方去。他纔得進來。(唱)奴僕到門皆退出。單單走進二王爺。抬頭忽見西廊下。皓月光輝映玉姿。有美一人身獨立。分明正是慕容珠。隨身又無丫嬈輩。獨立徘徊若有思。難道羞慚真爲我。因而欲進尙遲疑。此番不向中庭走。步轉迴廊也過西。公主是聽得靴聲從後响。回頭一看到心虛。慌忙閃過將他讓。又不好覷面相逢當不知。勉強開言和叫過。重贖立定問姣姬。既來何不房中坐。看月還該把伴攜。獨倚闌干天又冷。不妨風露暗侵肌。娘娘半响回言道。偶意閑行到此間。夜既深沉人欲睡。進房攪擾不相宜。重贖笑道何言也。夜飯方完未一時。誰便思量尋好夢。明明怪我故推辭。(白)公主聽了仔細思量。昨夜這些醉話。原是我自己說差。飛香今日所言。料也是一想情愿。他在席上端的不曾惹我。難道真好怪他。便說這個豈敢凌笑道。既然不怪。爲何早間遇見。就倉卒退回。此刻相逢。又避而不往。公主道。早間爲相送姊妹。原不會打點要進來。此時也是將要回去了。殿下纔進來的。豈算有心迴避。凌雲道。既然到此。爲何又不進房。此時不是交戰之時。難道還要打探軍情麼。公主被他問得急切。真正無可推頭。(唱)沒奈何一笑重開口。打探軍情是健兒。身在軍中未曾會。况且不是戰場基。安居日久承恩待。既少軍威把弱欺。人各有心誰怨望。揆情度理可無疑。聞此話。二王爺

對... 養他一世罷了。(唱)王義弟 本非獸 因曉夫人度量妙 不有疑空妬忌 他回 飛香又道既如此 也算他一片真心把你隨 衣食閑居也罷了 養生途死正應該 二夫人接口呼 賢姊 此子本非下賤胎 因此上雖落風塵心尙好 能將恩怨兩分開 終身諒是無更變 這是可知王府 勢巍巍 他須用個穿宮監 從今後稟事皆可入內閣 三位夫人交口說 那曉得慕容公主觸衿懷 思量 他在瓊州地 曾獻無雙自倒煤 今夜又來尋着我 心肝反覆甚行爲 正當怨氣無門出 借此生端就發 揮 冷笑一聲龍玉手 桌間放下小茶杯。(白)何淡煙問道爲何發此一笑。公主道。我笑你們這班婦女。全沒些 志氣。一個白無雙罷了。何必就要這樣讚他。淡煙道。貴賤雖殊。善惡有辨。我們在此稱讚。誰要你來聽他。你是聽見 讚了別人。就要動氣的吓。公主道。我並不動氣。只在這裏希奇。飛香道。信口閑談。也沒甚希奇之處。公主道。聽我講 就明白了。(唱)我想這無雙本是低微貨 竟算生成俊眼眉 男子貪花無骨節 因此上視爲珍寶貼身陪 你們乃是裙釵體 一向聰明道有才 爲甚也將他愛慕 人人說起就心開 你稱我讚無休歇 恨不得同 他做一堆 照此情形而看去 全無綱紀事堪危 幸虧一個張都督 倒是明人有主裁 早逼他身行極計 方能斷絕禍殃胎 若然也是糊塗性 溺愛頑童任他爲 怕不是一味餘桃輕換去 滿園花柳最堪悲 藥家宅裏秦宮入 趙后樓中赤鳳來 任是王宮並貴府 也須弄到不成規 娘娘口內嘮叨說 氣得二位 夫人面色呆 淡煙姑娘聽不過 回頭照面一聲吓 我們在此同歡樂 你在何方吃了虧 特地趕來胡鬧 嘲 這般無矩又無規。(白)公主道。自然吃了你的虧。所以特來與你嘲鬧的。淡煙道。我並不曾欺你。你不要吃了 凶人的虧。拿我善人出氣。公主道。你既不會欺我。許多人坐在這裏。誰要你一個招坦。淡煙道。他們是一家人。被你 說也罷了。我又不姓郭。爲何要連我說在裏邊。公主道。既然不姓郭。何苦也要這等迎合人心。我就說了你。你待怎 的。飛香道。你敢是又吃醉了。全說這些混話。(唱)娘娘又道誰人混 你自糊塗自取災 若有才情如令弟 誰

能與你沒尊卑。口中說着斜睨眼。又把那上坐之人看一回。此時重瞳心亦怒。暗思何物狠裙釵。這般翻面無情意。說話猶如劍與錐。當面將人如此罵。分明當我是烏龜。我今若要將他正。一者原因自己獸。不合輕將顏色放。惹他就把染坊開。二來家政非軍法。無故難將寶劍揮。吐罵徒然何所益。然而不可又裝呆。也須略使他知道。拂袖昂然貴體抬。走進內房重坐了。娘娘倒覺笑盈腮。以爲出了私房氣。却見鳴鸞走進來。即便相辭還舉手。我身生就是粗坯。語言唐突休見怪。明日重來把罪賠。說罷抽身忙去了。閉門歇息上樓台。(白)公主便去了。這裏四個人。心內各有一想。郭殿下便道。他是眼前報怨。飛香小姐。只當爲了早間之話。所以又來殺狠罵人。何淡煙道。他還記了瓊州之事。所以深恨這白無雙。更有這位麗玉小姐。雖然忠厚。在榜邊倒看得出點風勢。又猜他與丈夫有些芥蒂。所以在這裏發醋撒酸。殊不知這公主娘娘的心內。却又並非一事。竟像樣樣有些相關。此時三位夫人。看他去了。也不會大家說破。不過大概說他出言無忌。不好作準而已。何淡煙曉得郭殿下動了氣。就起身作別。麗玉小姐相送出來。順路進東樓去了。飛香小姐然後也走進裏邊去。(唱)只見那二王爺獨坐金交椅。冷笑連聲又嘆唉。此女猖狂天下少。直把我這般輕薄當飛灰。想是他本心要把張郎嫁。因此上兩次三番讚有才。果爾這般真易事。消停就待我爲媒。成全好事把妝奩贈。免使他見我生噴屢縐眉。(白)飛香道。這些話就與昨夜一般。都是信口胡言。那裏就好作準。凌雲道。據他今夜之言。可知昨夜所謂英雄豪傑者。必定就是指着逸少了。飛香道。這也未必。若果屬意於他。彼時就住在東府內了。何必要搬過這邊來。若替他說親。包管又是不肯的。凌雲聽了。也不再言。(唱)坐久寬衣同入寢。來朝曉色透羅幃。重臨梳洗堂前去。年少夫人體慢抬。公主西樓身早起。(白)又想着昨夜這些說話。(唱)一時雖只暢人懷。只恐怕飛香未曉其中細。怪我胡言理不該。到要和他明白講。免教彼此動疑猜。早飯完時便把衣衫整。穿過朱門進內闈。相見夫人同坐定。思量告訴細根荑。(白)那知飛香小姐。只當是他說慣的。

混話。此刻見他歡歡喜喜的來了。丟過半邊。那裏還去重新提起。公主欲待告訴。又見房中婢女衆多。難於啓口。況且這般笑話。到底有些礙口。想了一回。也只好譬如沒有的了。倒講講閑話。直吃過了午飯。還不會出去。恰好這位二王爺又自外而進。嗚呼。此時原是端嚴貌。公主連忙站起來。那曉重瞳全不理。但將冷眼看裙釵。伴若無知竟往房中去。此際娘娘又一呆。暗恨斯人真萬惡。昨宵把我當嬰孩。肆行輕薄橫拖走。便是皇明律上該。我不過幾句言詞聊答敬。你就要這般着惱逞雄威。居然又是將軍體。轉眼無情對阿誰。可見原非真愛我。將來便有怒如雷。我本身是剛強性。須不比路柳牆花到處栽。豈肯反來遷就你。何妨撒手就分開。當時就把飛香別。回轉西樓日漸垂。從此正房都不走。也免得受他冷氣逼人吹。自飛香曉得他們有了芒刺。也不便再去請他。郭殿下見他不來。又深恨他驕傲無禮。然而大家賭氣。不肯開口查問。他這一日悶坐書房。白無雙偶然困倦。鑽在床上睡着。更覺一無所事。信手開了文盒。檢點筆墨。不意又拿着了在蓬萊驛內畫的眞小姐這幅小像。若說畫過之後。從不曾再看。這也不好撇清。只因自到京中。與張都督住在一處。隨卽領兵出外。直至近日回來。又值家事匆促。足足一年光景。其實不曾看過。此時攪在手頭。嗚呼。猶如久別重相遇。不覺開心又展懷。細看芳容猶如昔。頓而愁緒上雙眉。追思身在蓬萊地。雖是閑情戲筆揮。且喜形容能逼肖。因而未忍化飛灰。收藏祕篋常珍重。癡想神仙既作媒。有日終成鸞鳳偶。那時亦可向妝台。逍遙展玩評高下。兩幅眞容也會一堆。豈料巧人徧弄拙。肝腸雖合勢相違。姻緣二字難提起。數載逍遙兩隔開。聲息無聞猶是可。而今偏又到金台。住居咫尺牆垣近。內眷相通熱往來。雖然大家明事勢。又兼理法制錯釵。我無堂上援琴誘。他不登牆把宋窺。前日夫人親問我。我還正色把他問。然而此念終難釋。耿耿前心只挂懷。他既爲子曾立志。豈真聰敏變成呆。毫無半點重思憶。況且他親妹行將我弟歸。綢繆也應生成念。花前月下暗徘徊。雖無紅葉傳春恨。我自明知不用猜。於禮雖然非我過。

論情到底實堪悲。一場好意翻冤業。寂寞紅顏爲阿誰。欲把素心伸寸紙。恨無青鳥致深閨。若云見面談衷曲。理上尤加不可爲。大抵終身無別計。只堪解渴望青梅。各將紙上形容看。便算夫妻貼體隨。想到神傷迷半啣。既而又省自家默。會記得。數年來。遷徙流離歲月危。夫婦君王兄與弟。人人分散不成堆。般般都是違心事。所以愁煩日皺眉。目下已經重遇合。親情畢敘暢衿懷。若因小事重重悶。似覺貪心非有才。及早放開休介意。免教心火暗焚炊。精神血肉俱消耗。壯膽雄心漸漸灰。想罷抽身朝外走。空庭玩雪又觀梅。這便是情之所至還能制。免受相思病與災。(白)這是邪殿下之話。表過不提。如今再講博士府中。自妙容小姐吉期一定。也在辦理嫁妝。十分忙亂。巫氏娘娘。久已不管家事。自然還是女博士作主。真箇英在外相幫。外邊全副妝奩。不消說的都是周備。內中金銀珠寶。錦綉綾羅。都是女博士房中之物。拿出來添湊。所費銀錢。却也不少。妙容小姐。心內不安。倒要阻當姊姊。我家寒素。人所共知。姊姊也是女流。又不曾封侯拜相。就從儉辦去。別人也不好憎嫌。何苦要像仰攀他家一般。這等傾囊奉送。博士笑道。賢妹休說這些古板之話。愚姊雖不曾封侯拜相。到底如今不比當初。手足之間。自顧些體面罷了。那裏能夠去與張家賭賽。況且他們還有聘金在內。我不過些細添湊。何至傾囊。你只管放心。就是二小姐阻他不住。只好由他。大抵自聘之後。(唱)一月外鬧嘲嘲。日費銀錢似水流。人見妝奩誰不讚。盡言博士愛同胞。出身雖是貧儒女。今日行爲量甚豪。猶如人家兄與弟。真不愧才名絕世動當朝。佳人爲理家庭事。弱體難兼兩役勞。筆墨因而權攔起。日間經管事如毛。清閑惟有黃昏後。夜飯完時漏鼓敲。姊妹歸房無別事。擁衾相對坐良宵。雖然隔壁隣居近。恩義猶然未忍拋。細敘分襟期在即。千言萬語絮叨叨。至親手足無嫌諱。兩下心腸似一條。(白)妙容又說起妹兒過去之後。自然不久歸寧。沐夫人與姊姊。素來相熟。就是那位飛香小姐。也是磊落風流。極其好客。必定還來相請。姊姊也好不時過去走走。又好認認這慕容珠。(唱)博士先生罰妹語。預先回絕把頭搖。瓊

花與我雖相熟。前歲皆因公主邀。方到他家留一宿。及今二載隔遙遙。夏間沐府來相請。倒也會經走一遭。此後妹兒雖嫁過。莫怪我至親面上反妝姣。實因這位張都督。人物風流舉動佻。連次往來非所便。飛香雖只愛相交。我身又爲重鹽事。怎敢重將禍患招。縱使相交我不往。寧拚白費酒和餚。請他姑嫂常相較。庶免傍人將我嘲。(白)妙容道。姊姊既欲遠嫌。小妹也不好相強。只好請他們過來便了。說到此間。不覺又嘆息道。當初姊妹二人。都是神仙指引。所遇者都算當代英雄。小妹從前雖受過一番艱險。目下已算身有所歸。姊姊近來雖然處境平安。只是姻緣舛錯。終是美中不足之事。(唱)妹子尋思多不信。從前顏色未知交。神仙既肯將他引。救出沉淪苦海濤。目下因何仍若此。想必乃仙家止可示分毫。欲成大事謀爲處。終要凡人把力勞。妹若于歸張氏後。嘗將此事細推敲。張郎若肯成人美。自必將言奏聖朝。或者君王過數載。前情已向半邊拋。重贖便可來求聘。以外閑人也不敢嘲。博士聞言稱不可。妹兒看事忒輕飄。我身到底年差長。已把那世情識透不疑猜。若少君王求匹事。慈航尚可覓藍橋。既然有此相阻礙。縱使重贖蓋世豪。汗馬功勞麟閣畫。若將此種病根挑。必然惹起龍心怒。反害他又把金章換下腰。往日風波今可鑒。切莫再起這心苗。(白)妙容道。若然如此。乃神仙指引。竟是有始無終。傍人看來。到底是一樁缺陷。女博士道。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尚有缺陷。何況於人。個個都有十全其美的麼。(唱)況且我昔年身受俞仁害。命似遊魚入網撈。不是有些緣分者。焉能救出虎狼巢。然而一見公堂後。想是那薄上姻緣已注銷。所以安身剛半載。重重又起惡波濤。無非阻絕姻緣路。人力焉能再處調。說罷悽然頻嘆息。兩行珠淚溼蛟綃。(白)妙容道。姊姊既然執見。妹子也不敢再勸。但既已看明事理。又何必生此無益之悲。女博士道。不思婚配者義也。觸緒興悲者情也。(唱)雖然事勢今如此。但想他救拔恩同日月高。既不能侍奉閨房酬夙愿。豈容漠漠竟相拋。因而數載心如一。非獨興悲在此宵。(白)妙容道。姊姊既不嫁他。就是長年思念他。亦未

必知道。何必苦了自家。(唱)博士又言非此說。他爲男子立王朝。自然無暇重追想。我不過自盡微忱心半條。若要全忘無感念。除非骨化與形消。自家姊妹無容隱。你不要笑我癡迷識欠高。博士說完多少話。深情感動妹同胞。不禁也是生情楚。珠淚相陪滿袖梢。感嘆多時方睡去。金雞唱徹又來朝。(自講這女博士爲人。與郭殿下真算得天生配偶。隔夜雖然提了這些心事。所說原是數載皆然。並非一朝感動。心內便常有此事。外邊行動。原也不異尋常。不比那些才微器淺之人。稍有心事。就要形於顏色。所以清晨出外。依舊喜笑雍容。料理妹兒之事。此時吉期已近。就有各家女眷。相送添箱之禮。河陽公主也遣使女賜來。不消說更比別家豐厚。又說駙馬已於前日回京。恰好來得湊巧。女博士也是歡喜。自然托他回家致謝。不必細談。再說沐駙馬回京之後。天子大悅。自然慰諭一番。仍居舊職。次日也要拜望親朋。少不得郭張二姓又進去。看看妹子沐夫人。因爲娶親忙亂。次日回家說過。只好住一夜。這張都督也與郭殿下同來。(唱)登堂答拜賢妻舅。駙馬相留用酒餽。至晚重曠先拜別。夢熊又把妹夫邀。內堂敝坐閑談論。無非是妾婦爲媒興致高。良久張郎方出外。西園閑進見多姣。只因正事多忙亂。(自)自班師到京之後。諸事匆忙。不能時常到此。香兒一見逸少進來。便含淚說道。恭喜你指日完姻。不知將我如何安置。自後有兩位夫人管住。愈加不能來的了。逸少道。我此時雖顧你不得。然而我既與你相處多時。斷不得新忘。故縱使夫人以後不準我來。我終是男子。他那能步步跟我。隨我怎生說法。必定也來住了。香兒道。你此時這等說。到了那時。少不得又忘記了。竟算好來是這等遮遮掩掩。到底不是長策。逸少道。依你心內。却是如何。香兒道。依我想來。當初遮飾。大半是劉家勢力耳。此時劉瑀與吾家這幾個惡兄。一齊亡故。外面就不要怕誰。只要你好好的與夫人說。把我接了回去。索性住在一起。可要省了你許多跋涉。逸少笑道。這話你又說得太容易了。我去年就與你說來。夫人若是寬洪仁厚。原可不怕劉家。儘可接回同住的了。(唱)只爲夫人常恨你。因而瞞隱到今朝。若然一旦將情訴。何異將油火上澆。見你進門成就發。直如獅子勢咆哮。一場

打罵終難免。還防性命沒處逃。五姐回言奴不怕。夫人雖則性確驍。豈無幾個傍人在。定必哀憐代討。總打過也須留下我。料然不至吃鋼刀。(自)逸少道。竟算不死。留在家中。恐未必將你好待。香兒道。十分好待。我却原也不想。(也)但思若在中民戶。妻妬偏房把氣淘。便有這食少衣單常凍餓。辛勤動作任鞭敲。你那裏。灑灑富貴王侯府。奴婢猶然養得姣。縱使夫人心恨我。也須體統剩分毫。決不至身軀貶入廚房下。汲水担柴把火燒。也不過冷淡看承無顏色。這也是世間常事眼中瞧。况兼我看夫人相。雖是威嚴不算刁。我既身微甘作妾。儘併萬事不矜驕。小心曲意惟從順。他也終將怒氣消。(自)逸少道。這也難保。從來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當。(也)縱使夫人凶帶直。還有這丫環四個口器鬻。同謀合黨兼懷妬。定然的摘過尋非背後挑。諒你如何能抵對。終須處處有殃招。小心獻盡無人喜。雖在閨房勝坐牢。一言一動難如意。那時懊悔也徒勞。莫如還是分居處。妾不爲低妻不高。任你呼奴並使婢。自由自主最逍遙。紅樓綉閣端然坐。好比無王別一朝。便道夫郎希見面。也不至身軀束縛受煎熬。我因念你身姣怯。慮後思前甚心焦。你再自家須細想。切不可癡心還像小兒曹。(自)香兒道。我這條主意。也是反覆思量。並非一時之見。那些丫環刁猾。我也盡知。只是去到那邊。拚得逆來順受。諸事吃虧便了。逸少笑道。這又何苦。到底是甚麼算頭。難道真是快活得不耐煩了。香兒道。我也別無他意。其實爲住在此間。終要被你撇於度外。莫若到了家內。死死活活總還在你的眼前罷了。逸少笑道。原來如此。這就是你大了一年長出來的見識了。你既決意。我也必要依你而行。只是過這幾日。再緩緩說與夫人。你又不可焦躁。香兒聽了。方纔拭了淚痕。安心而睡。次日清早。已是十四日。逸少上馬出園。沐夫人也回府內。因是從前說定。所以新房就做在自己的對房。一切鋪排。與正室無異。不多一回。真府中就送過全副妝奩。極其華麗。衆夫人進房觀看。無不讚美。(自)洞房鋪設賽仙宮。專候神娥降碧空。熱鬧未完添熱鬧。門闌喜氣事重重。夫人心愛真家女。不遠前盟有始終。格外留心無懈怠。威權他掌在堂中。

內驅僕婦丫環輩 外役家丁共小童 事事安排俱極早 不等到臨時無主亂匆匆 才警敏 景恢宏
明察絲毫秋水瞳 賞罰嚴明無敢拘 行爲不愧父家風 又思自己成親日 夫婿雖然位顯榮 不過右軍
都督職 如今業已受侯封 必須更比當初勝 竟與那郭府成親彷彿同 逸少深知妻子性 愈加倣作又
裝聾 萬般悉任他爲主 樂得身軀自己鬆 以此上外面親朋俱讚賞 內堂目觀衆姣容 人人稱服瓊花
量 是有那班婢女頑嘻口唧噥 這位夫人威勢好 宛然似中軍獨坐女元戎 殺人如草張都督 百戰沙
場有大功 恢復瓊州爲副帥 見了那重瞳殿下只稱兄 如今反像隨征士 拱手惟將號令從 又想到公
主娘娘真可惜 當初也是一英雄 今朝退位無權勢 正不知何日飛騰再化龍 一切閑文休細表 來朝
已是吉期逢 君王賞賜加恩厚 賀客如前禮更豐 良時到 綵燈紅 香車寶馬過隣東 親朋盡是當朝
貴 更有原媒駙馬公 迎入新人回貴府 笙歌響處翠烟濃 夫妻一樣雙行禮 送入藏姣寢室中 都督
回身方出外 想起了前年曾受累無窮 被人灌得如泥爛 虛度良宵到曉鐘 今次學乖須謹記 又虧主
席有重瞳 危然正坐如菩薩 鎖壓諸邪各潛蹤 任是皇親沐駙馬 也防他要皺眉峯 大家不敢胡斷鬧
文質彬彬勸幾盅 席罷之時方半醉 齊齊作別去匆匆 此時逸少無邊喜 送客回身便拉兒 欲進中
門朝內走(自)郭殿下既能鎖壓別人自家却也不喜嘲鬧 酒脫了手(也)便門抄轉自家中(自)此時內堂女眷
也散了喜席 都坐在沐夫人的外房吃茶講話(也)燈光相映嬋娟面 翠繞珠圍香霧濛 見了新郎齊立起
猶如一帶錦屏風 人前做趣張都督 男女嫌疑不挂胸 信口稱呼皆姊妹 身軀向上眼朦朧 對妻作個
深深揖 立起身來手再拱 稱謝夫人滄海量 一場好事代經營 我身坐享平安福 你任勤勞玉體慵
此際猶然陪客坐 譙樓二鼓已擊琴 我今告罪安眠去 暫撇秦樓上楚宮 戶外嚴寒霜凜凜 雖然人去
綉線空 也宜早早歸床睡 明日操心再費工 更有一言須拜託 略求收拾响喉嚨 毋不可開出房門就

把丫環罵 使我心虛睡不濃 又把新人驚壞了 猜疑嫉妬棄前功 夫人聽說兒頭啐 休得胡言放屁同
我的妬名人盡曉 何嘗自許量寬洪 只因小雅吾心愛 因此極力周全事一宗 既把便宜相送你 決
無他話自翻供 但只有言對你先交代 切不許自此無拘骨節鬆 未過一年并半載 又想去別尋花柳似
狂蜂 那時莫怪人心惱 任你央求總不容 大笑張郎稱領教 我非三歲幼孩童 自然得意當留手 豈
真要廣置偏房學汝翁 今夜一言當面定 比如立誓對蒼穹 一班姊妹爲明證 從此收船放了篷 倘有
胡爲心異口 但憑軍法試青鋒 奇談惹得人人笑 盡道新郎發酒風 焦躁夫人伸玉手 將他又出外房
中 張郎趁勢回身去 走進新房門一重 恰好各家諸婢女 齊來問候點燈籠 飛香等輩俱分散 此際
張郎樂滿胸 迢迢夜 是仲冬 曲房深閉少寒風 雲屏翠幌如圖畫 錦帳鴛衾映玉容 煖炭爐爐香裊
裊 高燒銀燭夜溶溶 阿嫂已在黃金屋 不用踰牆鑽穴工 千日相思今日了 方知枯樹夜操弓 雲鬢
一彈非遊麝 畢竟良緣月下逢 夢裏高堂成寶鏡 不愁無處覓仙蹤 歡娛只恨良宵短 三唱金鷄日又
紅(白)張郎督梳洗出房 無非待客飲酒 沐夫人理過正事 就走進新房 坐在幔中 與妙容小姐低聲鼓話 又叮囑
道此人狂態 賢妹已經深知 此番我便作成了他 只恐他越發心雄胆壯 不是我怕你妬忌 此後就要協力同心 大
凡言動之間 總要把他留心禁約 切不可一味高尚 獨讓我做這惡人(媽)小姐點頭而應諾 黃昏客散畫堂中
張郎帶醉回房內 屏退諸環抱玉葱 並坐燈前方敘舊 說起那前年正月乍相逢 不知何故情牽惹 好
比蛛絲縛雁鴻 勞心力 費經營 百計相求未肯從 半載方能乘閒隙 雲梯夜人廣寒宮 豈期好景仍
虛負 反致桃源路不通 怨氣難伸幾致死 夢魂何處覓飛瓊 那知天下希奇事 我的夫人一向凶 避
避忽然生愛慕 玉成好事慰私衷 彼時便擬成連理 又被冤家半路冲 遠調瓊州隨父去 幾乎跌破鏡
青銅 至於賊寨重相會 雖在千軍萬馬叢 刀劍林中相教你 比着那相思罪孽總輕鬆 到如今明諧花

燭成夫婦 不與私情苟合同 彼此勸君休客套 儘堪談笑兩和衷 張郎得意叨叨說 小姐低頭面帶紅
逸少見他全不睬 希奇偏要問重重 三翻四覆頻呼喚 親手還呈茶一盅 半晌佳人方啓口 妾身質
地本凡庸 生下日 處貧窮 嫵媚風流素不工 深坐樓窗非炫色 豈期忽爾勳英雄 投箋挾彈頻挑誘
彼時節惟恐風聞及父翁 耐氣吞聲惟隱忍 半年未許片言通 至於姊妹誠心發 情理難違始曲從
其後瓊州遭賊擄 娥眉幾至變沙蟲 感君不記從前惡 救拔微軀出網羅 目下成婚真有幸 女羅得附
倚雲松 又承姊妹相看待 不論尊卑錫寵榮 但恐紅顏終薄命 况兼慈魯欠玲瓏 不能消受風流婿
轉眼新妝又入宮 更有目挑心念者 何難舉步過牆東 那時依舊成拋棄 却不道數載風情總是空 逸
少聽他言有意 羞慚不免謝姣容 當初是我真狂妄 攪亂清閨罪不容 所幸既成鸞鳳偶 前仇儘可付
東風 至於後事何消慮 我亦爲官受帝封 豈敢常爲無法事 况兼美女世難逢 若說那尋常粉黛閑花
草 却不在區區眼界中 可保得夫婦恩情常愛護 莫將煩惱事牽縈 (白)小姐聽了。不覺暗笑道。這等說來。
可知見了美女。原是要的。况且這雙眼力。也不算真高。那裏就拿把得定。張都督看他的神色。就曉得心內尚
有不然。左右問着舌頭。少不得又像對沐夫人一樣半癡半醉。說了許多混話。方纔解衣而睡。次日三朝。還有一番
熱鬧。大約與郭府相同。不消再說。四朝之後。纔得清閑。沐夫人既把小雅娶到家中。其相待之情。不消說更加莫逆。
(唱) 知他一向身姣弱 不比得自己身強氣烈轟 因此上一切勤勞仍自主 任他幽逸坐房中 出房也只
閑談笑 又見他贈嫁隨來四女童 骨相粗疎無細作 特將軟翠與輕紅 贈爲親近隨身侍 主既推誠婢
亦忠 事事殷勤能盡職 玉人心內也寬鬆 銀屏金屋深居住 羅綺珍饈體腹供 得婿風流如宋玉 綉
帷春滿不知冬 姊妹同居更比同胞勝 你我皆忘一處銘 暮樂朝歡情燕好 閑愁那得上眉峯 香兒腹
內雖懷妬 畢竟分居道不同 鴛燕雙環年盡長 識時更不敢橫縱 並虧這位張都督 八面渾圓四路通

雖愛新人不棄舊 既知正室量寬洪 又憐飽女無聲勢 天理良心要秉公 憑着一身才學好 諍和護
衛解酸風 禮義外表分三等 情好均勻處處濃 因此閨房無聲隙 然而尙未及重瞳 不煩心計勤調護
妻妾天然睦且雍 這便是才德淺深關數化 稱呼却配弟和兄 此一回唱完兩府迎親事 下一回再看
奇文在西府中